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刘醒龙文选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序

机遇是命运的笑声。回头伫望人生之这种感慨油然而生。在我的小说处女作中，我曾经将机遇写成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十年以后，我想将这句话作一个小小的修订，从前的说法显然是出自一个胸有大志而又期期不遇的落魄人之口，它冷落了许许多多的日夜辛勤劳作的普通人们。实际上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关键是自己的期望值有多大，太大了就会喧宾夺主、反仆为主，使本来存在的东西变成了不存在。那么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机遇是每个人一生中偶尔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那年春天，我在小说处女作将发而未发之际，随县里的一批业余作者，跑到安徽霍山境内的小镇漫水河，住在那里写东西。小镇很宁静，一条古朴的小街至今还令我念念不忘，特别是灯光初上时，走在那满是山风醇香的青石街面上时，常有一种寻梦般的感觉，仿佛随时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有天中午，正在床上休息时，同行的一位文化站长闯进房间，说我的老师来了。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深山小镇，谁会是我的老师呢？可他的话是真的，随即就见到两个中年男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安徽文学》的苗振亚和温文松。他们正要到我们县去看望我，不料客车在这小镇上抛锚了，他们给县里打电话时，才知道我正巧也在这个镇上。我后来常常独自回想，普天之下何其大也，怎么偏偏我能与他们窄路相逢，真是苍天有眼吗？苗振亚先生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他对我的影响与关怀一直持续到今日。作为大山深处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许多古怪的念头与作法，只有遇上他时才头一次被人肯定。我一直有这样的后怕，如果那一次客车没坏，我与他们失之交臂，文学于我此生将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在由苗先生编发的处女作中，我慨叹着机遇，我们见面后的几天相处，却只字未提机遇问题。

命运板着的面孔，只有机遇才能改变。机遇却不能主宰命运。它更多的只能是阴霾满天时云缝里的阳光，是心绪忧郁愁肠百结时的喜悦，是给行走不便的草鞋球鞋解放鞋系上一根带子，是给一头两岁黄牯或三岁水(牛沙)栓上一只牛鼻栓，它们唯一的直接效果就能影响信心的变化。

命运是不公平的，当年一位省内著名作家提醒我，必须多费三倍的力量才能达到与城市人同等的位置，原因就是生长在乡下。命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偏颇反倒让我等一些外省人、外县人练成一副沉重而踏实的脚板，不走则已，一走起来，步步都是咚咚震响。然而，当有了机遇以后，命运又变得平等了。在深山老林历尽艰难采到仅有的一株灵芝，没有理由不百般珍惜。汇百川百物的城市里可以炫耀的荣华太多了，人们便变得朝秦暮楚，空耗许多心血。所以机遇是命运的平衡块，不同的命运也因此而发出同等的光焰。再不好的命运，再平常的机遇，它都是上苍的一种给予，需要我们做的是紧紧抓住它们，决不放弃。

秋风醉了

电视播完晚间新闻以后，王副馆长才回家。王副馆长进家门时，妻子仿兰已领着女儿睡着了。客厅里，只有老父亲趴在地板上，认真地补着一双旧胶鞋，屋里有一股胶水的香味。父亲见儿子回来，问他吃饭没有。听说儿子还没吃晚饭，父亲忙起身到厨房去弄。

王副馆长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一会，忽然闻到一股煤气味，他连忙钻进厨房，一把将煤气罐拧死。父亲说：“怎么关了？正准备点火呢！”王副馆长说：“你不是点火，是打算放火。跟你说了一百遍，要先将火柴点着，再开煤气开关，你总是记反了。”父亲说：“我见你媳妇也常常先开煤气，再划火柴。”停一下，又说：“就怪她，怕女儿玩火，总将火柴藏得连我也找不着。”

王副馆长劈手夺过火柴，转身将门窗都打开，让风吹了一阵，再关牢后，这才将煤气灶点燃了。又随手将一只锅放上去，加了些水，说：“煮点面条。”正要走，见父亲一双黑手从柜子里抽出来，他连忙说：“我自己来，你歇着去吧！”一边皱着眉头从父亲手里接过两只鸡蛋，一边将父亲推出厨房。

王副馆长将鸡蛋面做好了，盛到碗里，正要吃，父亲又返转来了，冲着王副馆长说：“我听说，有件事对你不利。”王副馆长搁住筷子问：“你能听说什么重要事情？”父亲说：“下午，李会计的娘送鞋来时，亲口对我说的。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也只偷了一只耳朵，没听准什么，反正是李会计在家里说的。”王副馆长想了想说：“你别瞎操心，到中间去搅和。我的事你想关心也关心不了。”父亲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说着就退回去。

吃完面条，顺带将手脸脚洗了一把，出厨房时，见父亲仍在客厅里补胶鞋，他说：“一双破胶鞋，你想补出一朵花来？”父亲说：“这天怕是要下雨了，人家到时要穿呢。”王副馆长懒得再理睬，开了房门，就往床上钻。

仿兰仍没醒。王副馆长在床上坐了一阵，还是忍不住用手去摸妻子。摸了一阵，仿兰终于醒了，朦胧地问：“什么时候回的？快睡吧！”王副馆长说：“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仿兰振作了些。王副馆长继续说：“组织部约我明天下午去谈话，我想，可能是要我当正馆长。”仿兰说：“这也叫喜事？代馆长都当了快三年，人都累脱了几层皮。

现在，你就是坐着不动，百事不做，也该送你一个馆长当一当。”王副馆长说：“话是这么说，可人家如果成心不让你升这半级，你也没办法。”仿兰说：“所以你就把这个响屁，当成了喜事。”王副馆长说：“你以为我当上国家主席才是喜事？这好比月月发工资，明知这笔钱是你该得的，可一到领工资的时候，人人都挺高兴，都把会计当成了菩萨。”

仿兰打了一个呵欠。女儿忽然叫了一声：“我要屙尿！”仿兰连忙跳下床，抱起女儿要去卫生间。一开房门，见公公正蹲在客厅地板上，忙又缩回来，仿兰只穿着乳罩和三角短裤。她将女儿往丈夫身上一扔，回头钻进被窝里。

王副馆长抱女儿去上卫生间。路过客厅时，朝父亲说了几句重话。待他从卫生间返回，父亲已上床睡去，破布、破胶皮撒了一地板。

关了房门，仿兰说：“他又是没洗手脸就去睡了？下回，他的被窝你帮忙洗。”王副馆长不作声。放好女儿，他又续上刚才的话题，说：“领一个月的工资，就说明自己有一个月的价值。让我当正馆长，也就说明我有正馆长的价值。不让你当，就意味他们不承认你有这个价值。”

仿兰猛地说一句：“就像猪婆肉不是正经肉一样？”王副馆长说：“差

不多是这个道理。”仿兰又说。“只有你把狗屎当金子。换了我，我倒要先考虑考虑这个馆长能不能当。要当也得提它三五个条件。”王副馆长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算了，睡吧！明天上午这一道难关，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仿兰说：“谁叫你充好汉，领导要安排亲戚子女到文化馆，你答应就是，这个单位又不是你私人的。我们图书馆只有十个编制，却进了二十一个人，工资奖金反而比你们发得多。领导子女来是好事，可以通过他们走后门找财政要钱嘛。”王副馆长说：“文化馆是搞文艺的，不考考试就答应进谁，那怎么办？”

有一阵两人都没说话。王副馆长一翻身，胸脯贴到仿兰的背上，他正要将手伸出去，仿兰又开口说：“你父和李会计的娘关系怎么这密切，是不是在谈朋友？”王副馆长一愣。仿兰继续说：“这一段你父经常带着孩子到李家去串门，今天下午，他又将李家的破鞋，抱了一大堆回来补。”

王副馆长记起父亲刚才说的话，他当时还以为父亲补的是自己家的鞋。但他仍替父亲辩解：“我父当了一生的补匠。这两年不让他上街摆摊，他就像丢了魂似的。能帮人补鞋，就证明他活着有价值。你也别乱猜。”仿兰说：“又不是我的亲老子，我才不管呢！你只告诉他，别脏了我的屋子就行。”

王副馆长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他翻了一下身，将自己的背对着仿兰的背。仿兰说风灌进被窝里了，他也懒得理。

睡了一阵，王副馆长感到有人在推自己。睁眼一看，天已经亮了。

仿兰见他醒了，就不再推。说：“快起床去看看，你父在外面哭呢！”

王副馆长一听，真的有哭声，就连忙起床，披着衣服冲出房门。果然是父亲老泪纵横地坐在小板凳上哭泣。

王副馆长说：“你怎么啦？”

父亲抹了一把眼泪，不说话。王副馆长有些急；“父！你是伤是病，先开个口呀！”

父亲喘不过气来。王副馆长上去帮忙在背上捶了几下。平缓后，父亲说：“昨天夜里，他们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王副馆长一惊：“谁？”同时心里马上判断，可能是李会计他们见父亲老和他娘在一起，就起了报复之心。

父亲说：“你爷你奶，你太爷太奶！”

王副馆长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他们早已作古了，怎么会打你呢？”

父亲说：“他们托梦给我，在梦里打我！说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所以王家香火在我手上断了，王家上千年的血脉让我毁了！”父亲抬起手，指着脸让王副馆长看，“我这张老脸都打乌了，灯儿，我只生你一个儿子，你说什么也要还我一个孙子呀！”

房门一响，仿兰款款地走出来。王副馆长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仿兰故意轻描淡写地说：“父，你也不必伤心，只要他愿意，我们离婚，让他再去娶个会生儿子的姑娘就是。”

王副馆长忙说：“仿兰，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仿兰说：“这话让人听了该多舒服！”说着就进了卫生间。

王副馆长好说歹说，总算将父亲劝歇住，不再哭了。原先他打算早上和父亲说说，要他别给外人补鞋，别丢他的面子。父亲这一闹，他就不好开口了。

洗漱完毕，他到厨房去，想和仿兰说话，做点父亲爱吃的泡蛋。进去后，见仿兰已经做了，他就转身去给宣传部的冷部长打电话。

冷部长是县委常委，电话自然是公家安装的。王副馆长的电话安装得不明不白。文化馆准备将旧房拆了盖舞厅，几家建筑公司来抢这笔活。其中八建公司借口说为了便于联系，抢先给他家里安了一部电话。所以，他一拿起话筒，就感到当不当一把手，确实不大一样。

冷部长有个么姑娘叫冷冰冰，暑期参加高考，考了二百九十分。冷部长想到文化馆的干部只要有专长有才华，文化水平不高不要紧，就想将冷冰冰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于是，他托人将么姑娘写的几篇日记和作文送给王副馆长“指教”。经人一暗示，王副馆长明白，冷部长是要他主动去找他要人才。

今天上午这场考试，本是单独为冷冰冰安排的，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说文化馆公开招聘文艺人才，搞得全县来报名的不下一百人，光县委、县府两个大院的干部子女就有十几个。弄得王副馆长骑虎难下，只得假戏真做，请了几个评委，将一百多人筛得只剩下十个人，参加今天上午的最后面试。

王副馆长拨了一个号码，等了片刻，那边就有人声传过来，娇滴滴地问找谁。王副馆长就说：“你是冰冰吧？我是文化馆小王，请你爸，冷部长接电话。”说完这话后，王副馆长等了好一阵，话筒里没有人声，只响过一阵公鸡的打鸣声。仿兰都催了几次要他吃饭，可他不敢放话筒。那边终于传来了冷部长的声音。

王副馆长先说自己昨天晚上在他家等到九点多，见部长忙还没回来，就只好先告辞，等等，然后，又说今天的面试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以冰冰的才华，名列榜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这时，外屋里仿兰大声喝斥谁，说：“送什么礼呀送--王馆长不是见东西眼开的人，都给我提回去，凭真本事考嘛，何必来小动作。”

王副馆长见声音好大，忙将话筒上的送话器捂住，一转念头，他又放开了，并对着话筒说：“评委都是我亲自挑选的，政治上绝对可靠，不会自行其是。”他说“政治上”三个字时，语气特别重。

等了一会儿，冷部长在那边说：“有件事现在说不知误不误你们的事，冰冰她病了，不能参加面试。”

王副馆长正要再说点什么，那边电话已经挂上了。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出了房门，冲着仿兰说：“你刚才发什么神经病？”

仿兰说：“其实没人送东西来，我想和你作个配合，让领导更相信你。”

王副馆长说：“你是在画蛇添足。”

这一变化，让王副馆长食欲大减，只喝了两口粥就提着皮夹子上班去了。

3

文化馆办公楼与宿舍楼本是一个整体，只是将一半设计成宿舍，另一半作办公用。

王副馆长从家里走到办公楼大门前只用了两分钟。

还没到上班时间，看门的郑老头还没来，他从皮夹子里找出一把钥匙，将大门开了。

人进去后，又反手将门重新锁上。

一进办公室，他就坐在椅子上发问。问了一会，他记起下午要到组织部去谈话，就连忙找出笔记本写起来，他先将代理馆长这几年的工作作了一些回顾。

一写到自己的工作成绩，王副馆长就兴奋起来。他推开门，走到阳台上，细细打量这一幢五层楼的建筑物。文化馆大楼县里叫了十几年，馆长换了几任，都没建起来。轮到他代理馆长，只用了十四个月，大楼就树了起来。县长还多次在一些重要场合里说，要向文化馆学习，帐上没有一分钱，却盖起了一栋价值八十万元的大楼。所谓文化馆，实际上就是指的他。

王副馆长朝下看时，见宣传部秘书科的小阎领着一个人，正在楼下观望。他就叫起来：“小阎，上来坐一会吧！”

小阎和那人说了句什么，就领路朝楼梯间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办公室门口。

坐下后，小阎相互作了介绍。王副馆长知道随小阎来的这人是小阎的老师，听说文化馆公开招考干部，特来看个热闹。小阎的老师姓马，王副馆长看了几眼，总觉得有些面熟。老马看出他眼里的意思，就主动说，前年县里搞“金色的秋天”摄影作品展览，他有一幅作品入选了。他来文化馆拿入选证时，有些不好意思，就说自己是代人来领的。

王副馆长记起有这件事，他还记得这幅作品名叫《秋风醉了》，作者是一个副乡长，作品本来很差，但名字取得好，作者身份又特别，王副馆长就力举让这幅《秋风醉了》参展。王副馆长本想问问老马现在作什么事，但见小阎起身告辞，他自己也忙，便作罢了。

临出门时，老马握着他的手说：“日后还望多关照。”

王副馆长说：“对来自基层作者的作品，我一向强调要特别关照。这一点请放心。”

老马没说什么，只是轻轻一笑，有点意味深长的样子。

和小阎握手时，王副馆长半天不松开，扯着问：“冷部长对我们这次考试，不知有何意见或指示？和我说一说，马上我们的舞厅做起来了，老哥每天送你两张票。”

小阎也学老马轻轻一笑，说：“冷部长对你工作中的锐气很欣赏，多次要部里的中层干部向你学习呢！”

王副馆长说：“他这么看重我，那他的冰冰今天怎么不来参加考试？”

小阎说：“这是冷部长的私事，我也不知道。”

王副馆长从小阎脸上看不出什么暗示，只好放他走了。

小阎刚走，李会计来了。问他今天的考试是不是按时举行。王副馆长怀疑他怎么这样问，是不是他已经知道冷冰冰不来参加考试，加上想起父亲昨晚说的那些话，心里忽然有了一股气，就说：“有什么变化，我会通知你的。”

李会计停了停，正要走，王副馆长风来一支烟，随口问：“听人议论，宣传口最近像有什么人事变动，你消息灵通，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李会计一边低头点烟一边说：“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王副馆长就问他，让通知人建公司今晚来人谈判，拆；日房盖舞厅的事，通知了没有。李会计说已经通知了，今晚他们正副经理都来。隔了一会儿，王副馆长又问他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事进展如何，听说有些阻力，他答应过几天帮忙跑一下，疏通疏通。李会计当即表示感谢。王副馆长盼他嘴里能

透露点别的什么，见他问一句答一句，半句也不愿多说，知道无益，就叫他走了。

门外陆续走过一些人，是馆里的干部来上班了。王副馆长一看表是八点半，离考试开始，还有一个钟头。他便又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汇报。

成绩自然有一大堆，不然他不会连续被评为省地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王副馆长想光说成绩人家会说你骄傲狂妄，还应该说点缺点。他最大的缺点是不大听话，上面的指示，他总要添点什么或减点什么，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和不折不扣。譬如说这次招考文艺人才，本来看准一个好苗子选进来就是，他却要别出心裁，组织一个评委会，搞初试和面试。

宣传口的干部全归冷部长管，没有他点头，谁也提拔不起来。王副馆长觉得既然冷部长不计较这点，将他由副转正，自己不就冷冰冰的事检个讨，就太不近人情了。这种缺点的根本问题是个性太强，宁折不弯，遇事不讲究调和，态度强硬，方法简单。王副馆长又安排自己在说了这一通后，一定要说说老罗的事。

老罗是馆里的音乐干部，他本是在下面一个乡电影队当放映员，因和县委书记是同学，才调到文化馆。来馆不到一年就搞了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姑娘。弄得那一阵，天天有人来找老罗算帐，搞得全馆乌烟瘴气。宣传部、文化局都不敢处理。那时，前任馆长刚调走，王副馆长刚刚开始代理馆长，上面将这事交给他处理。他将心一横，给了老罗一个行政记大过、停发当年奖金的处分。奖金停了半年，县委办公室就有人来说情，但他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结果他在馆内的威信一下子起来了。

正在盘算这小骂大帮忙的主意时，电话铃响了，隔着一道墙，清晰得很。跟着李会计在那边屋里喊：“王馆长接电话！”

他过去拿起话筒，听出是县政府文卫科的史科长。史科长说上午来考试的人当中，有个叫肖乐乐的，他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的妹妹，一定要特别关照。王副馆长嘴上应承了，心里却骂道：“二十几岁，卵子还没长圆，就想在老子面前玩领导的味地真是睡着后笑醒了。”

放下电话后，李会计问他这次收的报考费怎么处理。王副馆长问清有差不多五百元时，就说：“再添一点，凑一千元，将银行那笔贷款的利息付了。”

李会计说：“是不是作奖金发了算了。银行的钱，一千两千地还，他还嫌麻烦。”

王副馆长说：“没办法，银行这笔钱没还清，住在这房子里就不舒服，你同大家解释一下，现在为我捧捧场，将来会有大家的好处的。”

回到办公室，见屋里看一个挺好看的女孩。他心里有几分好感，就主动问她找谁。女孩说她叫肖乐乐，找王馆长。王副馆长想起刚才电话里史科长的口气，一点好感立即消失了。他接过肖乐乐递过来的条子，看也不看就放在桌上，借口叫肖乐乐出去放松放松，以免考试时太紧张，将她打发走了。

肖乐乐走后，接二连三地来了不少人，都是递条子的。王副馆长数了数，九个人参加考试，递的条子却有十三张。条子上落款的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史科长在里面只算是一个小爬虫。

王副馆长瞅着那堆条子，犯了难，那些写条子的人都是不好得罪的。而这次招考只录取一人，原定是要录冷冰冰，那九个人只是陪着练练，再好他也不敢录取。

他想了一阵，想出个主意，就唤李会计过来商量。

李会计听说他准备让每个评委，给参加考试的人，统统都打九分，就摇头，说：“这会让人看出问题来。不如规定从八点五到九点四，共十个分数。评第一个人时，第一个评委打八点五分，第二个评委打八点六分，第十个评委就打九点四分。评第二个人时，第一个评委打八点六分，第二个评委打八点七分，第十个评委打八点五分，这样依次排下去，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每个人都是七十一分六分。”

王副馆长见李会计脱口说这许多数字，就说：“你好像预先就知道许多事一样？”

李会计说：“王馆长这样说，以后我就不敢为你当参谋了。”

王副馆长说：“等我当了馆长时，一定举荐你当副馆长。”

李会计望着他不说话。

王副馆长说：“我还想将评委秘密打分，改为公开亮分，免得有个人不听话，私下下我的绊马索。”

李会计说：“这个主意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粥面看饭面，谁若是抬谁的分，看得清清楚楚，谅他们无论如何不敢得罪冷部长。”

王副馆长说：“很对，如果今天九个人得分一样，我就可以一个不取，这个名额还是冷冰冰的。”

商量好后，李会计就去通知评委们来开碰头会。

王副馆长数准十个人都到了以后，就说：“我先给个东西大家看看，然后请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分数，怎么个打法。”

说着，他将桌上的十三张条子，递给评委们过目。

评委们看后，一个个脸上很严肃。

王副馆长说：“这样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将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我是很看不惯的。我的意见是一个也不录取。”

评委中有几个人齐声附和。

忽然评委中有人问：“怎么没见到冷冰冰的条子？”

王副馆长说：“她病了，不能参加今天的面试。”

大家齐声“啊”了一下，然后都说就按王馆长的意思办。

九点半时，评委们鱼贯进入考场。一坐定，王副馆长就宣布面试开始。

由于不收门票，来观看的人很多。

开始几个七十一分六分出现时，大家都发出各种惊叹。特别是第九个七十一分六分出现时，考场轰地一响，像是天上打了一个滚雷。

等王副馆长重新出现在台上时，考场猛地静下来。

王副馆长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尊重评委的意见，慎重地进行研究。”

参加考试的人，都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一个个不知说什么好。王副馆长说了几句安慰话，他们就随大家往外走。

一屋人中，只有两个人在笑。王副馆长认出，这两人一个是小阎，一个是小阎的老师老马。

等人都走完后，王副馆长立即给冷部长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本来想下午亲自来汇报，但是组织部约他下午去谈话，所以就先将结果报告一下。他这样说，本是想探探冷部长的口气。冷部长只说了一句：“你的高招真多，我都防不胜防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王副馆长猜不透冷部长话里的意思。回家吃中午饭时，说给仿兰听，仿兰也判断不准。

4

下午，各机关都是一点半钟上班。王副馆长一点钟从家里出发，到组织部只用了十五分钟。

干部科的门敞着，有两个人在办公桌上下象棋。王副馆长冲着执黑的一方叫姚科长，又冲执红的一方叫张科长。二人都朝他点点头，说声你来了，又埋头厮杀去了。王副馆长见红方张科长走错一步棋，就想提醒他，终究是强忍住没有开口。黑方姚科长赶紧挥车叫将。张科长一看，将虽将不死，却要丢一只马。他懊悔不及，连连说自己不该太冲了。太冲了总要吃亏的。后一句是姚科长说的。

这时，墙上的石英钟响了一下。张科长忙一推棋子，说：“上班时间到了，不能下了。”

姚科长说：“这盘棋你是输定了。”

张科长说：“那倒未必，古话说先死而后生。老王你说是不是。”

王副馆长说：“其实姚科长的棋也潜伏着危机。”

一边议论，一边将棋收拾好了。

姚科长又叫张科长给王副馆长泡茶，说张科长是输家，输家就得受罚。

张科长却反叫姚科长给客人泡茶，理由是姚科长爱跳舞，若不待王副馆长客气点，等文化馆舞厅建起来后，不买票就不许进。

姚科长不以为然，说他不信王副馆长会拦在门口。

张科长说，王副馆长自然不会拦在门口，但他会请两个素不相识的民工守门，看谁有力气硬往里闭。

说着话又进来了一个人，是宣传部小阎的老师。老马进门后，腼腆地冲王副馆长点点头，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

姚科长和张科长扯了半天皮，倒底谁也没去泡茶。

王副馆长趁他俩扯皮刚告一段落，赶忙插进来说话。他知道一会儿管县直机关的徐副部长就要来了，等他来了自己就只好主动谈自己今后工作的设想。趁他没来，自己就开始说，等他来了，正好可以听到一部分，而这些事闲聊时说，比正式汇报效果要好。譬如说建一个高档舞厅，闲聊时可以说星期六晚十点半以后，舞厅灯光改为烛光，舞曲一律是慢三、慢四，而且还要设几处屏风，跳到最抒情时，可以转到屏风后面去。又譬如，建一个镭射电影厅，专放一些进口电影，因为镭射视盘是采用激光信息处理的，无法进行剪接，所以刺激性很强的镜头特多。等等这些，都不能在正式汇报时说，说了就要犯大忌。

王副馆长说，他打算年内将舞厅建起来，明年再投资搞镭射电影，后年搞一个健身房，这中间再看准机会办一个公司。

徐副部长果然在王副馆长说到最精彩处时走进来，除了老马起身上前和他握手，别人都没多大反应。

徐副部长一直津津有味地听，直到王副馆长将话说完，才开腔。他说：“我们开始谈正事吧！”

姚科长赶忙起身给徐副部长倒水，却被张科长捷足先登了。

徐副部长接着说：“文化馆的工作，这两年在王代馆长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

考虑到上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县里就不能小看它。所以，冷部长和我们商量过后，决定调西山乡副乡长马金台同志到文化馆担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

王副馆长听到这话，脑子里轰地一响，眼前泛起一层黑点。

徐副部长下面讲的什么，他听不大清。只见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他下意识地握住，抬头一看，见是老马。

老马说：“从前我是你的业余作者，现在转到文化战线上来，我仍是你的业余作者，因为我不算太内行，有些事还需要王馆长你多加指点。”

王副馆长定了定神，勉强开口说：“一个锅里吃饭的人，好说，好说！”

徐副部长又说：“你俩一正一副，分工是这样的：老马抓全盘，兼管人事。小王抓业务，兼管财经。不知你们有别的意见没有。”

老马说：“没有。我服从安排。”

王副馆长说：“我只管管业务就行，别的都归老马吧！”

姚科长忽然说：“一个人事，一个财经，是最重要的两件事，让一个头头管不好，缺少一种平衡机制。”

王副馆长本是赌气，听姚科长一说，就不再坚持了。他知道不管人事和财经就没有威信。

徐副部长说：“小王，我知道你心里有意见，哪个副职不想转正？老马比你大十多岁不是？你在年龄上有优势嘛！年轻人要经得住磨练和考验。”

王副馆长不作声。

徐副部长又问老马：“有什么困难没有？住房问题？家属问题？”

老马说：“家属是半边户，田里的事离不开人，就算了。但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县里读高中，看看能不能搞几间宽敞些的房子？”

徐副部长说：“文化馆做了新房子，腾一套出来没问题吧？”

王副馆长想了想说：“只有腾李会计的房子了，他在西街上买了一套私房，按政策有了私房的就不能住公房。”

徐副部长拍了一下巴掌说：“就这样定了。”

张科长说：“具体的还是王馆长去落实。这是老马的事，老马不便出面。”

王副馆长说：“我这个副职说话，不知他听不听。”

姚科长说：“我知道，你把文化馆几个人盘得像猴子一样，大家都听你的。”

王副馆长说：“你这样说可不好，老马来当一把手了，可别让他以为我在搞拉帮结派。”

老马忙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左派。”

大家都笑起来，王副馆长也笑了笑，样子有点吃力。

于是，徐副部长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谈话是不是就到此结束。我还约了别的同志来谈话。”

老马和王副馆长一先一后走出来。在走廊上走了一阵，又在楼梯上走了一阵，二人都没说话。

走到办公楼外的花坛边时，王副馆长正想随便找句什么话和老马说说，老马先开口了。

老马说：“王馆长，你看我几时上班合适？”

王副馆长忽然生起反感，说：“你是一把手，想几时上班都行。”

老马说：“那就明天吧！”

王副馆长说：“那我就回去通知，明天上午开个欢迎会。”

老马说：“大家见见面也行。”

又走了几步，二人就分手了。老马住在招待所，与王副馆长走的不是一条路。

王副馆长在回馆的路上碰见了李会计。李会计从银行取款出来，站在路边喊他。

王副馆长和他走对面后，立即就埋怨道：“你知道要调外人来当馆长，怎么不直接告诉我？”

李会计说：“怕你感情上受不了。只好让我妈向你父递个信，暗示一下。”

王副馆长说：“刚谈过话。老马要来馆里住，还相中了你那房子。徐部长指名让我督促你将房子腾给老马。”

李会计说：“老马没来馆，怎么知道的？”

王副馆长说：“上午宣传部的小阎领他来实地看过了，只是你我还在蒙在鼓里。”

李会计立即骂起来：“我日他老马的娘，第一斧头想砍我，别想！”

王副馆长提醒他；“你的党员还在预备期呢！”

李会计说：“预备期我也要日他娘！”

王副馆长说：“骂归骂，房子还是得让给老马。另外，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开全馆大会，欢迎老马到任。”

说完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顺顺气，当心将取的款丢了。”

李会计在身后直蹬脚，像是说宁肯不在文化馆干，也难咽下这口气。

5

在家门口，王副馆长正碰见老罗从屋里出来。见了他，老罗边阴阴地笑，边点点头，并不说话，就走了。

王副馆长很奇怪，老罗平日见了他像见了仇人，怎么今天倒亲自上门了呢？

进了屋，就见父亲的一副驼背正对着门口。

听见脚步声，父亲说：“还有什么要补的吗，罗同志？”

王副馆长一扬嗓子说：“你同志个屁！”

父亲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是自己的儿子，就说：“伢儿，你怎么了，也骂起老子来了？”

王副馆长一愣，避开这个话题：“我问你，姓罗的来干什么？”

父亲说：“没什么，让我给他补双鞋！”

王副馆长再也忍不住了。叫起来：“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你这不值钱，给他补鞋？”

父亲说：“我补了一生鞋，只认鞋不认人。”停一下又说：“你说老子不值钱，老子就不值钱。老子一生只认破鞋，不认好鞋。没有那些破鞋，能有你光亮堂堂的今天？”

王副馆长说：“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姓罗的今天是在损我，欺负我。他知道老马要来当馆长，我没法管他了，才敢让你给他补鞋的。”

他说着便跳到走廊上，大声说：“姓罗的，把你的臭鞋提回去。”

老罗在走廊另一头站着回答：“你说话怕是算不得数的。你父亲说过，

补好后亲自给我送来。”

王副馆长说：“你不拿那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老罗说：“扔不扔我不管，我只找你父亲要这双鞋！”

王副馆长正要说些什么，父亲从身后门里钻出来，平静地说：“罗同志，请稍等会儿，这鞋我马上就补好给你送去！”

老罗和王副馆长忽然说不出话来。

父亲佝偻着身子趴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将鞋补好。然后稳稳地走到走廊那头，轻轻地将鞋交给老罗。

老罗说：“王师傅，我给你钱，要多少？”

父亲说：“我有儿子养，要钱做什么？只要你日后记得有个王老头给你补过鞋就行。”

老罗的脸一点一点地红了。

王副馆长知道父亲要对自己说什么，他没有在客厅里坐，径直进了卧室，关上门后，开始拨电话机上的拨号盘。

这次他要的是八建公司的经理。经理姓石。

他先将馆里领导班子变动的情况和石经理说清楚了。

电话里的石经理急了：“那你们拆旧房建舞厅的事有变化没有？”

王副馆长说：“从明天起就不归我当家。我说不准。”

石经理说：“好歹还有一个晚上，你支持我们一下吧，我老石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我是滴水之恩必报。”

王副馆长沉吟一阵，才说。“那就按原计划，晚上见面谈。不过有句话说在前，我知道你们手上的活不多，所以，合同造价不能太高。起码要让明天上任的一把手找不到毁合同的把柄。”

石经理在电话里答应了。

放下电话，王副馆长正准备上幼儿园去接女儿，仿兰抱着女儿从门外走进来。

王副馆长问：“怎回得这样早？哪儿不舒眼吗？”

仿兰说：“还不是为了你的事气得肚子痛！”

王副馆长说：“你都知道了？”

仿兰说：“代了这几年馆长，起早摸黑地干，人瘦了几圈，到头来让别人坐享其成。”

王副馆长说：“昨晚你不是劝我别干这差事吗？”

仿兰说：“劝归劝，事到临头，就得争那口气。”

王副馆长听了心里怦然一动，禁不住脱口说道：“这口气我非争回不可。”又说：“这个家看看到底由谁当。”

晚饭仿兰弄了点酒，王副馆长一口气连干三杯。

一直没说话的父亲，忽然开口说：“老罗送鞋来补时，说从乡下调了一个人来当馆长，这事可是真的？”

王副馆长说：“单位的事你少问。”

父亲说：“我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老罗说，新馆长已和他通了气，准备重用他。”

仿兰鼻子嗤了一声：“这也不是什么绝招，每个新来的头头，总是要利用先前的反对派来站稳脚跟。”

这话让王副馆长动了心思。反对派他不怕，怕就怕有人向老马那边倒

戈。幸亏让他管财经 7 老马管人事。馆内的干部子女，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上小学和初中，没有待业的，不会求老马找事做。而财经上讲究一支笔签字报帐，谅大家不敢做得太过分，以免得罪了他。至于业务，老马是个外行，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他像已经获胜一样，又喝了三杯酒。仿兰并不劝他，第一回由他喝去，在往常，她是绝不允许丈夫超过三杯的。

晚上，和八建公司的谈判是在外贸宾馆的一间客房里进行的。客房分为里外两间，大部分时间是王副馆长和石经理在里面屋里单独谈，石经理带来的人和文化馆的李会计在外屋吃点心喝咖啡。

王副馆长要求八建公司，明天就派几个人去扒旧房子，人别多，”进度慢不怕，房子拆完后，停一阵再开始挖屋基，也不要搞得太快，屋基挖好后，就完全停下来。前面几点，石经理没有意见，只是认为屋基挖好后如果不做好屋脚，日后再做时，会有大量的返工。王副馆长当即表示，承认五百块钱作为返工费。

谈妥这些，他俩就开门，唤各自的随从进来，在合同上正式签字。按照乙方文化馆的要求，合同签字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合同规定，舞厅造价为二十万零八千五百元。

合同一签定，石经理就让八建公司的会计拿出一个红纸包，说按建筑行业的规定，王副馆长可以拿总造价百分之五的信息服务费。红纸包包的是一万元现金。王副馆长坚辞不接，并表示他决不做违犯党纪国法的事。后经协商，决定由八建公司给李会计家安一套燃气热水器，王副馆长这边则定为，待他父亲百年之后，由八建公司承担全部丧事费用，并负责建造一座墓。至于多余的钱，暂时留在八建公司的帐上，待适当时机，凭王副馆长的条子，请文化馆全体人员到北戴河旅游一次。

签完合同出来，天上下起了雨，趁石经理打电话叫车来送他俩时。王副馆长问李会计，明天上午的会，是否通知到每一个人了。李会计叫声哎哟，说事情太多，他将这事忘了。王副馆长知道李会计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说破，只说，那就来几个算几个。

第二天早上，王副馆长准时七点半钟到馆里上班。还在一楼就听到头顶上有不少人在说话。上到二楼，见会议室的门已打开，老马和先到的几个在聊天。大家笑咪咪地认真听老马讲他当副乡长时的笑话。

王副馆长在门外站了一会儿，陆续又来了些人，连一向只来领工资的退居二线的老馆长也病怏怏地来了。王副馆长突然觉得李会计是不是在和自己玩瞒天过海的把戏。他昨天说忘了通知今天的会，但今天大家到得出奇的齐，还有会议室的门只有李会计有钥匙。李会计若倒戈，那他今后的处境就惨了。

正想着，李会计在楼梯上出现了。

王副馆长便说：“你像个预备党员，好积极呀！”

李会计一愣后才说：“门不是我开的。是老罗一大早上我家去拿的钥匙。我还没起床呢！老罗说是老马叫他去拿的，老马还叫他去通知全馆人员今天来开会。”

听了这话，王副馆长才放下心，说：“老马启用老罗，简直对全馆其他同志是个侮辱。”

李会计说：“我看没有人与老罗为伍。”

王副馆长说：“我们今天就开始，不让老罗的尾巴翘起来。”

李会计点了头。

王副馆长走进会议室，一坐下就对老马说：“开始吧！”也不等老马示意，就提高嗓门说：“今天这个会没别的议程，专门欢迎老马来馆里当馆长，请大家鼓掌欢迎。”大家都鼓了掌。他继续说：“老马以前专和农民打交道，抓火葬、抓计划生育、抓积肥很有办法。现在他要和各位文化人打交道，初来时可能会力不从心，希望大家多支持。”

下面请老马发表就职演说！”

老马一开始就说他那张获奖的摄影作品。他说：“我与文化馆是有缘分的，那年借人家一部旧照像机，随手拍了一张《秋风醉了》，就被王馆长慧眼看中，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说着，老马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照片让大家看。

大家从手上传了一遍，都不说什么，只有老罗连声说好。传到王副馆长手上，他看到照片上，一位老农民正在旷野里仁望着，一阵秋风吹过来，将老农民头上的草帽吹下来，正好落在蹲在他脚边的一只小狗头上，小狗抬起前爪，活像一个人。

老马又说了一通客套话，然后是大家发言表态。先是老罗说，老罗说他感到新馆长到任后，各方面有耳目一新的味道，他本人争取在新馆长的领导下，创作出好的音乐作品，评上省政府颁发的“屈原文艺奖”。老罗刚说完，搞文学创作的老宋说，新馆长能让老罗获此殊荣，那也一定能让我拿回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大笑起来。

李会计最后说：“老马看中了我那套房子，是看得起我，过两天我就腾出来。也算是以实际行动迎接新馆长吧。”

王副馆长及时插嘴：“说不定什么时候，上面给我们调来一个副馆长或副书记，希望在县城内有私房的同志向李会计学习，届时积极给予配合。”

接下来老马将正副馆长的分工宣布了。然后就散会。

老罗正要走，李会计叫住他，问会议室的茶杯怎么少了四只。老罗摇头表示不知道。

李会计说：“不知道不行，你开的门，茶杯少了该你负责赔。”

老罗说：“你以前就丢了，别想往我头上赖。”

李会计说：“你才是赖呢！昨天上午考试，四十只茶杯还一只不少。”

老马出来打圆场说：“几只杯子，丢了算了。”

王副馆长马上说：“这可不行。馆里订了制度呢，除非你宣布以前的制度全部作废。”

老马愣了愣说：“既然有制度就按制度办。”

李会计说：“听见没有，老罗，四个茶杯共九块六角钱，在这个月的工资里面扣。”

拿钥匙时，我说过会议室里小东西多，丢了不好办。你说没问题，丢了你负责。你说话可得算话。”

老罗气急败坏地说：“谁敢扣我的工资，我要闹得全馆的人都领不成工资。”

老罗边说边往外走，刚走到门口，猛地楼下传来一声巨响，跟着一股尘土冲天而起。

大家赶忙用手捂住鼻子。

老马冒着灰尘走到走廊边，探头一看，见一群人正在推那幢先前曾作电视录像厅的平房周围的临时棚子。

见老马一脸的疑惑，王副馆长装出一副对不起的模样说：“忘了和你通气，拆这房子是准备盖舞厅的。”

老马问：“签合同了吗？”

王副馆长说：“上个月签的。”

老马不作声。

李会计将会议室的一张旧办公桌腾出来，给老马用。办公桌有七成新，王副馆长嫌它旧了，别让人见了说他欺负老马是后来的，就要李会计去买张新的，反正会议室也要桌子用。老罗自告奋勇要去帮忙抬回来，老马推辞几下，也就随他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老马和老罗就抬回了一张新办公桌。就摆在王副馆长的对面。老罗拿着发票去找李会计报销。李会计见上面只有老马的签字，就不给报销，要他去找王副馆长签字。老罗回到馆长办公室，将发票递给老马，并说你签的字没有效，非得王馆长签了字才行。老马瞅着发票怔怔地没反应，王副馆长伸手拿过发票，飞快地签上“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将发票丢在桌面上。老罗见老马不说话，只好拿上发票出去了。

老马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说：“我在乡里工作时，乡长和管财经的副乡长签字的发票都能报销。”

王副馆长说：“你那是乡政府，是权力机关，这儿是文化馆，是事业单位。”又说：“县里各机关都是这样。”

老马没话可说，就要了一份馆内全年工作计划去看。

下午，老马又找李会计，将与八建公司签的合同要去查看。王副馆长听李会计说后，也去了会议室。老马刚看完，正一个人在那儿抽烟。

王副馆长说：“到处找你才找着。昨天上午考试的事，得好好研究一下，不得出个结果，可没法向考生们交代。”

老马说：“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副馆长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看你这一把手的了。”

老马说：“那就拖一拖吧，拖到最后，就不了了之。”

王副馆长仿佛才看到桌上的合同书，“哟，你在重新审查舞厅合同呀。正合适，查出问题还来得及处理。”

老马支吾说：“我没这个意思，只是想看看未来的舞厅是个什么模样。”

王副馆长问：“建价还合理吧？”

老马说：“没办法比这更合理了。”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楼下和拆房子的工人聊天，李会计将他喊到一旁，告诉他老马买办公桌的那张发票有问题。办公桌都是一百五六十块钱一张，可老马的这张发票上写的是二百一十元。于是他就偷偷去查了一下，原来是老罗从中做了手脚，瞒着老马，偷偷给自己买了一对藤椅。

王副馆长想了想，让李会计别声张，先压一压再说，等到扣茶杯钱时，老罗若闹就一起处理。但到发工资时，老罗拿着工资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老马这几天一直要李会计腾房子，他不便直接和李会计说，老是找王副馆长，要他催一催。王副馆长趁势和李会计说了这事，李会计答应后天搬。王副馆长却说，楼下拆得这样乱七八糟的，你不怕将彩电、冰箱和家具碰坏了吗。李会计立即心领神会，说等房基做好以后，马上就搬。

王副馆长将这话传给了老马。

老马当时没作声，过后他向冷部长作了汇报。冷部长就让小阎给王副馆长打电话，限李会计三天之内搬家，否则，每一天收十元钱的房租，或者老马住招待所的钱由李会计出。王副馆长认为这样做不妥，让小阎转告冷部长，说如果老马是普通干部，这样做倒没多大后遗症，但情况不是这样，他这个当二把手的，就不能不请领导慎重考虑。

说这些话时，李会计就在旁边，他几次伸手夺话筒，都被王副馆长挡回去了。

李会计气得脸发白。王副馆长放下电话对他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就让让步吧。”

李会计赌气不答应。

王副馆长说：“我作个主，馆里给你报销全部搬家费用。”

李会计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勉强同意了。

到搬家时，李会计将屋里的灯泡、锁全部下走了，还用砖头在客厅正中砸了两个大洞。

老马搬来文化馆后，一连几个晚上屋里是黑的，不知线路上出了什么问题，崭新的灯泡没有一个发亮，最后只好将全部线路换了，才算解决问题。

老马的两个孩子也来文化馆住。老马在乡下总是吃现成饭，文化馆没有食堂，他只好自己烧火做饭。因为没做惯，他的孩子总说他做的菜，还比不上学校学生食堂做的。

那天，老马接王副馆长的父亲到他家帮忙补破鞋，二人聊起来后，老马说他真不该到文化馆里来。

自从老马来后，王副馆长上班总是迟到。这天，他一进办公室，老马就告诉他，人事局将冷冰冰分配到文化馆来了。王副馆长问是上面硬性分的，还是馆里自愿接收的。

老马犹豫了一下，才说是他点头同意的。王副馆长说，你是有权同意。

老马也不客气，就和他商量，给冰冰安排个什么工作。王副馆长就说这些天了，你心里总有所考虑吧。老马就说他想将冰冰安排搞文学创作。王副馆长说他没意见，只是老宋的工作得重新安排。老马说，就是老宋的工作不好安排，他才犯难的。王副馆长说，经营部不正好缺个副主任吗。老马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便同意了。

冷冰冰来报到后，老马约老宋到办公室里谈了一次话。谈到半中间，老宋拍起桌子和老马吵了一架，还指鸡骂狗地将冷部长骂了一通，冷冰冰当即气得哭着跑出文化馆大门。

第二天，一上班，老宋就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他说他不愿做老马的长工，让他给老马赚钱，还不如自己去挣点现成的。

报告是给王副馆长的。老宋不愿见老马，他说他见了老马，就会变成杀人犯。

王副馆长将报告复印了一份，将原件交给了老马，自己揣着复印件去了一趟宣传部。

正好冷部长在秘书科坐着。他将复印件给了冷部长。冷部长扫了一眼后不高兴地说：“怎么老马连这点小事也处理不好，这多年的副乡长是怎么当的。”

王副馆长说：“文化馆的人，个个都难盘。”

冷部长觉得自己失言了，就不说话。

王副馆长像是无聊地找话说，他敲了敲办公桌，问小阎知不知道办公桌现在几多钱一张。小阎说多不超过一百六，少不低于一百五。王副馆长笑起来，说小阎衙门坐久了不知民情，老马前些时亲自去买了一张和这一模一样的办公桌，不多不少整花了二百一十元。

他说完后，并不去看冷部长，但他从小阎的眼里看出，冷部长脸色没有以前好。

7

冷冰冰上班的第一天，就将双腿的膝盖都摔破了。她早上起晚了，没吃早餐就来上班。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她才起身上街去买油条。走到一楼楼梯口时，正遇上王副馆长，她和他打了个招呼。没提防脚下有一堆乱砖头，踩上去后，身子一歪，王副馆长伸手没扯住，冷冰冰人横着倒下去，左膝盖当即就出了血。她爬起来，一边哎哟直叫，一边往前瘸着走，一根废钢筋正好勾住她的大摆裙。这次王副馆长及时拉住了她，她只是双膝跪了一下，不过右膝盖仍出了血。高跟鞋跟也扭断了。

冷冰冰流着泪问王副馆长：“这破房子要拆到哪年哪月才能拆完呀？”

王副馆长说：“你问老马去，老马不弄点钱给建筑公司，他们当然干得不起劲呀！”

王副馆长将冷冰冰扶到家里，给她的膝盖上搽了红药水，又敷上消炎粉。

王副馆长的父亲见冷冰冰的鞋跟坏了，就要给她修一修。

王副馆长正想说什么，李会计在楼下喊他接电话，他就匆匆去了。

电话是县爱国卫生委员会打来的，说下个月五号，省爱国卫生检查团要来县里检查验收，文化馆拆房工地必须迅速清理好，县长发了话，否则，因此评不上文明城镇，是要处分人的。王副馆长答应，他一定将此事转告老马，尽快按上面的要求，将环境搞好，不丢县里的丑。

老马因要给两个孩子做饭、洗衣服，加上在乡里工作散漫惯了，上班从不守时。王副馆长等了一会儿，见老马还没来，就给他留了个条子。回头看看日历，见已是月底三十号了，就又在条子上加一句，说自己这几天带冷冰冰下乡走访业余作者去了。

王副馆长回家时，冷冰冰正在试鞋。

他问她想不想和下面的业余作者见见面，相互熟识一下。冷冰冰因自己一下子成了全县业余作者的头头，早就想下去转转，所以就一口答应，也不管双膝怎么痛，跑回家拿上行李，就去车站赶十点钟的班车。

冷冰冰走后，父亲告诉王副馆长，说冷冰冰告诉他，她多次在冷部长面前说，老马是个平庸的人、无能的人，文化馆的工作要想搞上去，必须依靠王副馆长。

听了这话，王副馆长忽然觉得，其实父亲帮人补鞋，得到最大好处的是他，父亲这样作既可以帮他联络与别人的感情，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他给仿兰打了个电话，仿兰听说他和冷冰冰一起下乡，有点不高兴。王副馆长就开导她，说人家是县委常委的千金，我就是有贼心，也无贼胆呀。

王副馆长和冷冰冰走后，老马才到办公室，见了条子，他有些无所谓。在乡下，这类检查他见得多了，无非是到时拣个好去处领着检查团逛一逛，然

后用好酒好菜款待一番，就没有不合格的。老马不知道，机关工作对此类事是极认真的。机关的人都是你上班我也上班，你下班我也下班，一起看报，一起聊天，你起草文件，我起草报告，都是一样的事，难分个高下。能分出高下的就是门上贴的“最清洁”、“清洁”、“争取清洁”等一类的纸条。

老马到拆房工地和工头打了声招呼，要他们将工程垃圾顺顺，别太招人眼。

过了两天，老马正在家洗衣服，李会计喊他去办公室有事。老马拖了一会，想将几件衣服洗完，还剩最后一条裤子时，老罗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冷部长在办公室等了半天，见老马还不来，发了一顿脾气后走了，要老马立即到宣传部去见他。

老马慌了，一扔衣服，手上的肥皂泡也顾不上擦，关上门就往宣传部赶。

到了宣传部后，才知冷部长专门为清理文化馆工地上的垃圾而登门的，冷部长是爱国卫生委员会的主任。离五号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可文化馆仍没有一点动静。文化馆地处县城最繁华路段，进县城的车辆和行人都要路过其门前，它的好与差，都是藏不住，躲不掉的。冷部长登门时就很恼火，没料到又坐了一番冷板凳，若是当时碰见了老马，他恨不能给他俩耳光。

弄清冷部长的意思以后，老马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场表示两天之内就是用手捧，也要建筑公司的人将垃圾处理完。

老马回馆后，一边打电话，一边怪李会计没有把话说清。李会计辩解，说冷部长来自自然是有事，没事他来干什么，总不会是特意来看望老马的吧？

这时八建公司的电话通了，老马说他要找石经理。接电话的说石经理出差到武汉还没回来。老马就说那就找其他副经理。接电话的又说，只有一个副经理在家，但他不是分管文化馆工地的。老马还是要和这个副经理说话。副经理接了电话，问清意思后，为难地说，各工地都承包了，必须由分管的副经理才能解决。

老马说了半天仍没有说服对方。放下电话，他直接去工地找工头，要他们赶紧将工地清理一下。工头硬梆梆地说，他们施工从来就是这样，工程完了才搞清理。

老马急了，说：“若不听我的，这工程就不让你们做了。”

工头一点不慌地说：“那样更好，我们可以白拿一笔赔偿金。”

老马急得团团转，心火上来，牙床肿得像红萝卜，一整夜没合上眼。第二天起床，眼没睁开就出外奔波，结果仍是徒劳一天。

晚上，老马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给冷部长打电话，说这事他干不成，撤了职也没办法。冷部长无奈，就答应明天到文化馆工地现场办公。

四号早上，老马去工地转悠时，碰见王副馆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王副馆长问他怎么脸肿成这个样子，像是被鬼打了。老马说是上火牙痛。王副馆长没往下问，径直回家去了。

早饭后不久，冷部长来了，跟着八建公司的头头也都来了。石经理表态表得很好。

但他刚说完，分管的副经理就说，这么多的垃圾，就是日死狗一样地干，一天也拉不完，就是两天也很勉强。

大家一算帐，果然有道理。

冷部长一直没说话。

李会计这时说：“听说王馆长回来了，叫他来，看看他能想出什么办法不？”

冷部长听了就点点头。

李会计转眼就将王副馆长叫来了。

王副馆长听了大家的述说后，后退几步到街中心站了一会，然后又爬到对面二楼的阳台上看了看，下来时，他说：“有个主意不知行不行，这垃圾咱们一点也不搬，像大城市街上搞建筑一样，用塑料编织布围起来，让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大家听了都说好。

冷部长脸色也缓和了些，说：“就这样试试，我明天早上来验收。”

冷部长说话果然算话，第二天一早就来了。老马和王副馆长，还有石经理都守在工地旁。

冷部长绕着塑料编织布看了两遍，果然围得滴水不漏，便满意地笑了，但他并没有表扬王副馆长。王副馆长原以为他会这么做的，心里已算好，如何回答。所以，他有点失望。

石经理走后，冷部长到文化馆办公室坐了一阵。他对老马说：“小王代了几年馆长，为馆里树起一栋大楼，你可别连一栋小楼也树不起来哟！”

老马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在文化馆干一阵，当然也想给大家留点什么作纪念。”

从这起，老马开始特别关注舞厅工程。

老马一过问，房子拆得比以前快了，过了一个月，”地基也挖好了。

可是，就在地基挖好后的第二天，八建公司将人员设备全部撤走了。理由是文化馆必须预付十万元。十万元到了帐，他们才复工。

老马便开始四处筹钱。

财政局、银行、计委，他每家至少跑了十遍，才找到一点门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有个妹妹叫肖乐乐，会唱歌跳舞，可是户口在农村，肖科长放风说，如果能将内乐乐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他可以帮忙在地区财政局搞到五万元财政拨款。

老马觉得此事是千载难逢，就召集王副馆长、李会计等开馆务会。

老马说：“五万元，光利息就可以养活肖乐乐。何况这是财政拨款，是百分之百的划算。”

大家都表示没意见。

老马说：“那就把肖乐乐作为上次考试的合格者，进行录取。”

大家仍没意见。

过了不久，肖乐乐就来馆里报到，被安排在音乐组，和老罗在一起。

又过了不久，肖科长打电话来，说五万元已经汇出。

李会计接电话后，就和王副馆长说了。

王副馆长说：“我们建这栋楼吃那多的苦，还落下十万元的债。老马来，挑好房子白住，从不过问过去的债，一心只想建舞厅，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太不公平了。”

李会计说：“其实，只要和银行透透风，他们就会用这笔钱去冲旧帐的。”

王副馆长想了想说：“这样也行。反正我们也是为公，自己得不到半厘钱的好处。”

李会计说：“确实如此。”

上午，李会计提前下班去了一趟银行。

下午上班时，李会计瞅空对王副馆长说，一切顺利。

老马等了半个月不见五万元到帐，他就拉李会计亲自去银行查帐，才知道这五万元被银行扣下，还了过去的贷款。

老马求爹爹告奶奶，说了一个星期好话，最后还是肖科长出面，银行才吐出一万元，不过是贷款，期限一年。

八建公司用这一万元，将舞厅的地基填起来后，又停了工。

8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家看电视，外面有人敲门。

外面很黑，刚开门一下子没看清，待那人进门后，才知道是老宋。

多时不见，只听说老宋发财了。王副馆长一见他那副油腻腻、红光光的脸面，就相信这话一点不假。

老宋见面就说：“我想整一下老马这狗日的。”

王副馆长说：“那口气还没消哇？”

老宋说：“除非老马垮台。”

王副馆长说：“老马湾不了。”

老宋说：“我看未必。上回的考试，大家意见大得很，若是知道老马私自招收了冷冰冰和肖乐乐，他们不把文化馆闹个底朝天才怪。”

王副馆长说：“你可别到处煽动人造反！”

老宋说：“你怕什么？”

王副馆长说：“你还想不想回文化馆？”

老宋说：“老马一走我就回。”

王副馆长说：“这事牵扯到冷部长，若是得罪了冷部长，可不得了。还有，冷部长知道我和老马不大合拍，说不定他还猜疑是我谋划的呢！”

老宋说：“妈的？没料到还得放那老东西一马。”

又说了一会儿话，老宋从包里拿一条“阿诗玛”送给王副馆长。他不肯收。老来说，这是他刚才打麻将赢的，没花本钱，不收白不收。王副馆长笑一笑后，不再推辞。

送老宋出门时，见外面开始下雨了，王副馆长就连忙叫仿兰收阳台上的衣服。

半晚里，王副馆长被雨惊醒。起床关窗户时，他发现雨下得很猛，很恐怖。

这场雨下了一个星期，县里主要领导都下去防洪。领导下去时都要带一名记者，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被一、二、三、四把手带去了。冷部长只好叫文化馆派个搞摄影的人，随他一道下去。

老马见此任务重大，就自搞奋勇地随冷部长下乡。

老马在乡下干的时间长，有经验，他想借此机会，在冷部长面前挽回一点影响。他鞍前马后随冷部长跑了五天，回来后，冷部长果然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他。

这一阵县电视台都是关于抗洪救灾的新闻，由于没人扛着摄像机跟着冷部长，所以电视上一直没有冷部长的镜头，只有几条口播新闻里提到冷部长。

这时，地区群艺馆下发了一下通知，准备在全区搞一个“抗洪图摄影

作品大展”。

老马灵机一动，便决定先搞一个全县关于抗洪救灾的摄影作品展览。

王副馆长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共征集到一百多幅作品。老马也从自己的摄影作品中拿出十余幅，放入其中，然后由馆内几个在摄影的人，从中挑出七十幅参加展览。

王副馆长也在其中。

他对老马的作品很有兴趣，他说老马拍的这一组作品在用光和造型上，都与《秋风醉了》有质的区别。老马的这组作品以冷部长在洪水到来之际的各种动作和表情为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家一致同意这十幅作品全部入选。

展览定于九月一日开幕。八月三十一日，先搞了次预展，主要请领导来审查。冷部长听老马汇报了展览内容，很是高兴。刚好地委宣传部熊部长下来检查慰问，冷部长就邀他一道来看预展。

熊部长和冷部长进展厅时，老马带头鼓掌，王副馆长和参展作品的作者也都鼓了掌。

冷部长扫了一眼那十幅关于他的作品后，就回头注视熊部长看这些作品的表情。

熊部长顺次序细细看，看到有特点的作品还评说几句。当看到老马的十幅作品时，熊部长忍不住耸起了眉头。尽管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动作，但还是被冷部长和老马他们发现了。

老马回头再看自己的作品。不免大吃一惊，别的作品上，投入抗洪的干部群众一个个都是泥猴子一般模样，唯有自己摄下的冷部长，上着白衬衣，下穿丝袜和胶鞋，旁边还有一个人替他打伞遮雨。老马喃喃地说：“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边说，两腿边发起抖来。

冷部长送熊部长回宾馆后，又回到文化馆，展厅里只有老马一个人，他正在将自己的作品往下取。冷部长将手中的茶水瓶，一下子摔到老马的面前，并大吼一声说：“老马，你真是一头教不转的蠢猪。你可误了我不浅啦。”

老马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冷部长走后，老马镇定精神，到暗室里泡了几个钟头，仍挑不出一张有关冷部长抗洪的比较象样的照片。

他在暗室得坐到天黑，听见孩子在到处喊，他才出来。

第二天正式展出，县委书记要来剪彩，冷部长不能不来。

剪完彩，进了展厅，冷部长看见昨天老马取下照片的地方，换了一幅二十寸的大照片，也是关于他的。

县委书记看了这幅照片，直说拍得好，拍出了冷部长的精神面貌。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王副馆长。

只有他们俩自己清楚，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当时冷部长还是个科长，有一天，他拖着板车去煤厂买煤，回来时遇上了雷阵雨，他将衣服脱下来遮住车上的煤，冒雨往家里拖，正赶上王副馆长拿着照像机在路旁屋檐下躲雨，就将他这狼狈样子拍了下来，照片洗出来后，还和他取乐了一阵。

冷部长过后托冷冰冰捎了一句话给王副馆长，说他的鬼点子真多。

王副馆长拍的这张照片被选送到地区参加展览，受到一致好评。并被改名为《宣传部长》发表在省报上。

九月底，冷冰冰悄悄告诉他，老马要被调走了。

果然，没隔几天，老马就被组织部找去谈话，让他去县农科所任党支部书记。

9

老马一走，上面又让王副馆长代理馆长。

他一个电话打到八建公司石经理的家里，要明天就让舞厅工程重新开工，并且在一个月内竣工。石经理叫了一阵难处，最后双方商定，大后天正式开工，十月中旬交付使用。

王副馆长又在馆里宣布，舞厅十一月一日正式开业。

他估计，每年一到十二月，县里就开始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所以，自己在这之前必须干出点实绩来，别把这次良机错过了。

王副馆长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就让李会计准备两千块钱现金，他要到省里去要钱。

李会计忙了两天，也只筹到五百元。

走的头一天中午下班之前；老宋忽然来了，找着王副馆长，要求重新上班。

王副馆长见他来，心中就有了主意。老宋说了以后，他就答应下来，但要老宋向馆里上缴一点管理费。老宋一点没犹豫，反问上缴多少。王副馆长说就两千吧。谁知老宋眉头也没皱一下，就从怀里掏出一叠百元票子，数了数后，抽出一半扔给王副馆长。弄得他一时后悔，想真该将数字说大一点。

后来，王副馆长想出一个补救措施，让老宋陪他一道上省里去要钱。

在宣传口，王副馆长会要钱是出了名的。他平时对上面的人舍得下本钱，所以急需钱时，总有人出来帮忙。

这回出去，又得到老宋的鼎力相助。老宋在外面跑了大半年生意，对省里的人现在想的什么非常熟悉，想尿尿的就送夜壶，想睡觉的就送枕头。再加上在党的机关工作的生意朋友帮忙，来来去去，只一个星期，就从文化厅和财政厅各要了五万元。

回来一说，冷部长还不大相信，半个月后，省里的钱到了帐，大家才服了。

王副馆长从省里回来，发现父亲又抽起搁下多年的旱烟筒。

晚上和仿兰亲热一回后，仿兰告诉他，女儿近一段老喜欢喝他父亲泡的水，昨天她将女儿喝的水尝尝后发觉，那水里有一股旱烟味。王副馆长并不在意，解释说，旱烟气味本来就很重，加上父亲的手摸了碗沿，气味就更明显了。

仿兰又告诉他，他走后的第三天，老罗喝醉了酒，从老马屋里出来后，站在走廊上，指名道姓地骂王副馆长心太黑，杀人不用刀子，难怪他家要断子绝孙。他父亲听了这话后，气得拿上补鞋用的割胶刀，要去找老罗拼命。幸亏李会计在场，他力气大，才拖住。

王副馆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也不给我家争口气，一胎生下个儿子。”

仿兰捶了他一下说：“你有本事再弄个准生证，我一定给你生个儿子。”

王副馆长说：“不说这无味的的话了。不过老罗这杂种，有机会再犯在我手上，非要整得他跪着走路。”

第二天，王副馆长在家休息，睡懒觉睡到上午十点还未起床。躺在床上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细细听，听出是李会计的娘，又送鞋来让父亲帮

忙补。

二人拉了一会儿家常话，父亲便改了话题，问：“你先前说，如果第一胎生下的孩子残废了，就可以生第二个？”

李会计的娘说：“那还有假，我儿媳妇的同事头胎生个孩子是哑巴，计生办的就让她生了二胎。两胎还都是儿子呢！”

父亲叹气说：“人家怎么有那好的福分。”

又说了一阵，李会计的娘约好来拿鞋的时间就告辞走了。

王副馆长穿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父亲吃了一惊，问：“你没上班？”

王副馆长说：“出差累了，休息半天。”

刚刚完牙，李会计就来传话，说冷部长打电话来，不同意这么随随便便就让老宋回馆里上班，不然，单位就成了厕所，可以随便进，随便出。冷部长要馆里写出正式报告，老宋写出全面汇报，送给他看看后再说。

王副馆长和李会计商量一阵，觉得老宋的汇报可以叫老宋写，就说馆里要，别的都得瞒着老宋。

后来这事老宋还是知道了。他当着冷冰冰的面说：“你爸爸是个伪君子。”

老宋心里对冷部长的怨恨越发深了。

老马走后，人还住在文化馆，新单位没有房子给他住，他也舍不得搬出这套三室一厅。

王副馆长抽空上老马屋里坐了一回。去时，老马正在喂罐头瓶里的一只金鱼。

王副馆长说：“你这么喂，不出三天，鱼就会憋死。我有一只鱼缸，闲着没用，送给你好了。”

说完，就转身出门，不一刻，真的拿来一只鱼缸。

老马非常感谢。

王副馆长问他在新单位工作怎么样。老马说，那单位里头本来就多了，他去后，只是每月主持开两次支部会。幸好学会了喂金鱼，他还准备栽几盆花。王副馆长说，难得他这么快就想开了。

老马将金鱼换地方时说：“上次老罗赖着在我这儿喝酒，我又不好撵他。结果喝醉了，骂了你的人，搞得我真不好意思见你。老罗这人是令人讨厌，我当初想依靠他开展工作，真是有眼无珠。”

王副馆长来老马屋里，本来是打算问问那次老罗借酒装疯的情况，同时暗示一下老马，让他少过问馆里的事。见老马主动说起，反觉自己过虑了。就说：“当初，在一些事上，我与你配合不好，你走后，才觉得实在可惜。”

又问了老马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王副馆长便推说有事，得走了。临出门时，他许诺说过几天送两条名贵金鱼给老马。

第二天，他就给老马送来一只墨龙和一只狮子头。

到了十月半，舞厅进入了内部装修阶段。天气也渐渐凉了，王副馆长就让石经理拿出那笔钱，安排全馆的人到北戴河旅游。

老马也去了，是王副馆长请他去的，还让他在路上带队。

王副馆长自己没去，他一人在家照料舞厅的事。他让李会计每天打个电话回，汇报路上的情况，特别是大家的情绪。

李会计打电话回，总说大家情绪很高涨。

这天，仿兰冷不愣了地问他一句：“你听说过用烟油泡水喝，可以让好人变成哑巴的秘方吗？”

王副馆长说：“小时候，好像听大人们这样说过。”

仿兰不再说话，等王副馆长上班去后，她并不送女儿上幼儿园，对王副馆长的父亲说她要去烫发，趁父亲不注意，她偷偷溜进父亲房里，躲在蚊帐后面。

过了一会儿，女儿叫渴，要喝水。

仿兰看见父亲倒了一杯水，然后用一根细铁丝，从旱烟杆里一点一点地掏出些烟油，放到茶杯里搅了搅，便端给女儿喝。

仿兰大叫一声，从蚊帐后面跑出来，夺过那杯水，一下子浇到父亲脸上。

事情也巧，王副馆长到办公室门前准备开门，才发现钥匙忘了拿，就转身往回走。

在楼前碰到宣传部小阎和组织部姚科长和张科长站在路边说话，他就走拢去凑和了几句。

大家都盼舞厅早点建成。王副馆长再次许诺，到时候他负责供应他们的票。

”等回到家里，正好听到仿兰在骂：“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想害我的女儿，我到法院去告你！”

王副馆长一步跳入屋内，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仿兰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她原以为丈夫会帮她一起惩罚父亲，谁知王副馆长走上来，照准她的左脸扇了一耳光，又朝右脸掠了一巴掌，并骂道：“你这个不行孝的女人！为了一件小事就将开水往父的脸上浇，将父的脸烫成这个样子，叫我如何出去见人，大家会指着我的背，骂我是只要老婆不要父亲的家伙。你以为喝点烟油水，就真能让人变成哑巴？你到医院去问一问！真的这么容易，那天下的哑巴不知有多少！”

仿兰被王副馆长两耳光打懵了。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抱起女儿就往外跑。

王副馆长知道她是回娘家去，也不阻拦，反说：“想通了就自己回来，我没空去接。”

仿兰走后，屋里只剩下王副馆长和父亲。

王副馆长将正红花油往父亲脸上抹了些，什么话也没说。刚抹了几下，父亲挣脱他的手，钻进蚊帐里，用被子包着头，一声声地低嚎起来。王副馆长听见父亲在哭诉：“巧儿，你怎么不带我一起走呢，让我留在阳间活受罪。”巧儿是母亲的乳名。

王副馆长一听到母亲的名字，眼泪就流出来了。母亲生下他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母亲死时，他还叼着她的奶头。之后，父亲打光棍将他带大。

家里这一番闹，外人并不知道。

这天李会计打电话回，说旅游人员已到了武汉，明天就可以到家。

王副馆长接完电话后，就给仿兰单位打电话。仿兰接着电话，听见王副馆长要她回来，不然，全馆人员明天回了，将这事传出去，那就会将他所有的优点一扫帚扫掉了。

仿兰在电话里只是嗯嗯，没说回，也没说不回。

天黑后，王副馆长见仿兰还没回，就叹了口气，准备到仿兰娘家去接。

走到半路上，碰见仿兰拖着孩子过来了。

晚上，王副馆长待女儿睡着后，就开始厚着脸皮撩仿兰，撩了一阵，他就得手了，夫妻俩顿时就和好如初。

仿兰口来后，父亲就搬出他已多年不用的补鞋箱，到街上去摆了一个摊。每天早上，仿兰母女俩没起床他就出了门，夜晚等她俩睡后才收摊回家，三餐饭都是王副馆长送到街上去吃。

外出旅游的人回来，见八建公司已将舞厅修好了。

王副馆长召集大家开会，讲清离十一月一日舞厅开业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他要求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克服一切困难，不分昼夜加班，一定要将舞厅内的各种设施装模搞好。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答应了，连老罗也表了很好的态。

文化馆的人从没有这样齐心，刚好整五天，就将一切都布置妥当了。

那天下午，王副馆长将电闸一合，舞厅内顿时华灯齐放，音乐悠扬，大家忍不住跳了几支曲子。

冷冰冰回家吃晚饭时，朝冷部长描述了一通。冷部长搁下碗筷，要冷冰冰陪他到舞厅去看看。

冷冰冰连忙给王副馆长打了个电话。王副馆长得信后，又以冷部长的名义，请几个有关单位的头头来看看。同时，又让肖乐乐她们几个，好好打扮一下，晚上陪冷部长他们好好跳一回。

冷部长来后，对舞厅的一切都很满意，只是说舞厅还应取个名字。

王副馆长连忙检讨自己的疏忽。

冷冰冰趁机在一旁说：“老马搞了快一年只搞了个屋基，王馆长却只用一个半月就搞起来了。你再让他这么‘代’下去，我都对你有意见。”

冷部长弹了女儿一指，说：“只要真是人才，总会有用他的时候。”

王副馆长忙说：“那是。那是。”

冷部长他们玩到十点半才走。

他们一走，王副馆长就召集老宋、冷冰冰和李会计商量给舞厅取个什么名字。大家要王副馆长先说。王副馆长就说：“老马那张摄影作品，不是叫《秋风醉了》吗？我把它动一个字，叫‘醉秋风’如何？”

大家想了想，觉得似乎还不是最好。

往下，每个人都提出了十几个名字，都不满意，和这许多名字一一比较，“醉秋风”反越显得合适。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就叫“醉秋风歌舞厅”。

第二天上午，王副馆长就舞厅的名字向冷部长作了汇报。

冷部长听后，沉思一阵，突然说：“不行！不行！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旧社会的妓院。”

王副馆长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料到冷部长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冷部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圈，说：“我有主意了，依然是这三个字，只是将它来个本末倒置，叫‘秋风醉’如何？”

王副馆长心里有苦说不出，嘴上却连连叫好。

十一月一日晚七点半，秋风醉歌舞厅正式开业。

没几天，地区报纸就刊载了一则消息：我区第一座现代化舞厅日前在

某县文化馆正式开业。该项工程几经磨难后，在现任负责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只用四十天就完成了全部基建和装潢任务。

王副馆长尚未看到报纸，小阎就从宣传部打电话来质问，这则消息是谁写的？光你王馆长一人努力，就没有领导的支持吗？

王副馆长知道小阎口气这样硬是有来头的，他背后是冷部长。

舞厅开业一个星期，就纯收两千元。李会计告诉他这个消息后，又告诉他另外一个消息，上面已确定，小阎来文化馆当馆长。

10

小阎上任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像老马。老马年纪大，我年纪轻。处理事时，可能没有老马考虑得周到。”

这话明显是一种示威。

果然，这次分工时，王副馆长只分管业务，其余人事、财经，小阎都揽了过去。

小阎来之前，舞厅由老宋负责。老宋对付那不买票进舞厅的人，有几套办法，所以舞厅一直收入很高。小阎来后，将老宋换

了。他怕老宋有意见，就让老宋回文学组，说是让老宋发挥专长，加强文学创作的力量。老宋有苦说不出，只得忍了。小阎让肖乐乐负责舞厅。他每天至少要从肖乐乐那里拿走二十张舞票，拿到县委和县府院子里去作人情。

李会计经常到王副馆长面前诉说，说这个舞厅简直成了小阎的私人乐园。

王副馆长一点权没有，也就无计可施。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提了几个开展大型文艺活动的方案，小阎都同意，但又附上一条件，说要做到以活动养活动，实行经费自理，馆里最多只负责活动结束后，加一次餐。他只好自己打退堂鼓，弄得小阎还在支部会上批评他，说他光说空话，只有计划，没有行动。

有一次，他发现冷冰冰刚写完的宣传牌上错一个字而造成政治错误。他装作没看见，赶忙走开。可是，宣传牌挂出之前，小阎还是发现了问题，及时改了过来。

舞厅收入虽然没有老宋负责时高，但仍是够可以的了，全馆的人员只要没有旷工，每月都能拿到十几元的额外奖金。所以，小阎为人虽然霸道，大家也还觉得可以忍下去。

转眼到了五月。

这天，小阎将老宋叫到办公室，要他写一篇纪念“延座讲话”的文章。

老宋说他这一段老是头痛，连借条也写不了。

小阎在全馆人员中，唯独对老宋有点胆怯，有一次他对冷冰冰说，全馆人都无法把他怎么样，将来他要栽跟头，可能就栽在老宋手上。

老宋因手里有了大把的钱，回文学组后，他将往日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清点了一下，然后就常往省里跑，每跑一次，就有一两篇作品发表出来。弄得老宋名气日益大起来，连冷部长都不敢轻视他。

小阎见老宋不肯写，就转而叫冷冰冰写。

冷冰冰花了五天时间，将文章写了出来。交给小阎看后，小阎说很好，很合他的意。

然后就叫人沙到宣传栏上去。

这期间，老宋又去了一趟省城，兴致勃勃地回来时，猛地见宣传栏上的文章，不由得火冒三丈，拣起路边的废砖头，将宣传栏砸了一个大窟窿。

老宋行李也没放下，扭头就去休干所，找宣传部的元老董部长告状。

董部长一听说冷冰冰写文章，将全县过去的文艺创作，说成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假大空”的虚伪繁荣，顿时火冒三丈。冷部长是董部长提拔起来的，所以他才格外生气。但他不好直接骂冷部长，毕竟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他给冷部长拨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听说文化馆最近组织人写了一篇好文章，他想拜读一下，等等。

冷部长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亲自到文化馆将小阎臭骂一顿。

冷部长也是急了，不管旁边还有个王副馆长。

等冷部长走后，王副馆长装作随口说：“看来世上真的没有常胜将军，谁都会有克星的！”

小阎听了默不作声。

自此以后，小阎谨慎多了，对老宋越发客气。老宋不卖帐，他跟王副馆长说，这只小牛犊下场肯定还比不上老马。

王副馆长的父亲在街上摆了半年鞋摊，人显得更苍老了。王副馆长托好多人劝父亲收了这鞋摊，他自己也求了许多遍，父亲就是不答应，说要我回去，只有一个条件，叫你媳妇给王家生个儿子。父亲吃饭仍是一日三餐送。有时候，王副馆长有事不能送，仿兰就请老马帮忙送。因为这，王副馆长和老马的关系特别亲密起来。

父亲帮人补鞋，人家给钱他就收，人家不给钱，他也不要。偶尔将人家的鞋弄坏了，他就买一双新的赔出去。

宣传栏事件过后不久，冷冰冰花了一百多块钱，给冷部长买了一双皮鞋，作为生日礼物。冷冰冰将皮鞋从商店里拿回来时，小阎见了直夸漂亮。

过了几天，小阎去宣传部，见冷部长脚上的新皮鞋破了一个洞。一问才知道，前天，冷部长下乡去，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个小偷抢一位老头的钱包。冷部长让司机停车，带着车上其他的人一起上去捉那小偷。小偷急了，拿出刀子来威胁。急切之中，找不到其它武器，冷部长就脱下皮鞋迎战。小偷到底被抓住了，但新皮鞋却被刀子戳了一个洞。

小阎在秘书科，干惯了跑腿的事。见此情景就习惯地叫冷部长将鞋换下来，他拿去找人补一补。

冷部长也是习惯了的，小阎一说，他就依从了。

小阎提着冷部长的皮鞋，到街上问了几个鞋摊，要价一个比一个高，他就找到王副馆长的父亲，要他帮忙好生补一补。

王副馆长的父亲听说这鞋值一百多元，就说。“我还从没补过这么好的鞋，冷部长让我补，是瞧得起我。我就是将身上的皮割一块下来，也要将它补好。”

王副馆长的父亲不知道现在的皮鞋越好，皮子越薄，越不耐穿。他用钳子夹住洞边的皮，想看看洞里面破成什么程度，手上还没怎么用力，那皮子就哗地一下，被撕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

他一下子傻眼了，生怕自己一生的名誉被这双鞋毁了，就拼命想办法补救。结果，鞋面上的洞，由小变大，由一个变成几个。

小阎过了一个小时来拿鞋时，一见鞋成了这个样子，就急得跳脚，大声说：“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补什么，去买一双赔给别人算了。”

王副馆长的父亲手一哆嗦，鞋子掉了下来。

小阎又说：“你补不了就该早点说一声，我好找别人去。到了这一步，看你怎么赔？你若不赔，我就将这破鞋挂在你的颈上，让你去游街！”

王副馆长的父亲将头埋在双膝中，不敢目半句。

这时，肖乐乐来传话，说冷部长打电话来，让他赶紧送鞋去，冷部长有事要出门。

小阎于是说：“这样，这鞋我先垫上钱，买一双赔人家，回头你将钱还给我。”

小阎说完就走了。

这天，王副馆长到县铸造厂当该厂“红五月歌咏比赛”的评委主任去了，中午饭由老马帮忙送。

老马送饭时，见鞋摊上没人，等了一会仍没人，他没在意，将饭盒放在小板凳上，自己先回了。

傍晚，王副馆长回来时，见父亲的摊子是空的，一个叫花子正捧着父亲的饭盒大口吞咽，心下起了疑问。他捧走叫花子，将鞋摊收拾好担回家。再一打听，便知事情不妙，忙叫上几个人帮忙寻找。

他沿着护城河找了个来回，没有发现什么。

往回走到十字街，迎面碰上老宋。

老宋急忙忙地说：“快！快去医院！你父亲在那儿卖皮呢！”

原来，王副馆长的父亲等小阎走后，就打定主意到医院里卖血。医生见他年纪大，没有答应。刚好，一个被火烧伤的人需要植皮。医院刚开始做这种手术，没人敢卖自己的皮肤给别人。王副馆长的父亲愿意卖，一化验，正合适。医生刚要下刀子时，老宋赶到了。

王副馆长一进医院，就听见父亲在手术室里叫：“我自己的皮，我愿卖，谁也管不了！”

父亲一见儿子，叫得更厉害了，还伸手抢医生的手术刀和手术剪。

王副馆长说：“父，再怎么难的事，还有儿子替你顶一阵呢！”

父亲说：“你别管我。我什么用处也没有了，还不如一刀一刀地割死了好！”

王副馆长说“你真要这样，那我还有什么颜面出去见人？干脆先将我的脸皮割了！”

说着，他双膝一弯，人就跪在地上。

老宋说：“王师傅，王馆长大小也是个领导，你这样不讲情面，不等同于拆他的台吗！”

闹了半天，医生也有些烦，开始撵王副馆长的父亲走。轰的轰，劝的劝，总算将他弄下手术台。

这边王副馆长早被人牵起来，大家一起到外面的休息厅坐下，听王副馆长的父亲诉说事情经过。

父亲痛心地说：“我一生的名声，全叫这双鞋毁了。”

大家对他这话没兴趣，一齐大骂小阎。

老宋说：“这次不把姓阎的整倒，我就四只脚走路。”

众人都义愤填膺地说了许多话。

王副馆长的父亲要王副馆长将鞋赔给小阎。老宋叫别赔。他不同意，说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天经地义的。老宋说，这回若赔了，那就是天不经地

不义。

王副馆长的父亲一急，加上饿了两餐，头便昏起来。王副馆长赶紧让护士给他推了一瓶葡萄糖。

七拖八拖就到了晚上十点。看热闹的人都散了，只剩下王副馆长和他父亲。老宋推说有事，先走了。

等他俩回到家，仿兰已搂着女儿哭过几场了。她以为父亲是为了她而出走的，那样，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戳她的背脊骨。见父亲回来，她连忙起身热情招呼。

父亲只想睡觉，直往房里钻。

这时，老宋来了。

老宋先回家，写了一篇新闻稿，《鞋匠割肉卖皮，只缘官官相逼》。老家将文章给王副馆长过目。

王副馆长见文章中点了冷部长的名，就不同意，要老宋删去冷部长，他说冷部长是被小阎利用了，他是无辜的。

老宋嘴上答应，却没有改，仍然原封未动地寄给了省报。

没多久，文章登出来了。不过不是登在省报上，而是登在省报办的内部参考资料上面。冷部长那一条线还是被删干净了，读文章觉得那鞋是小阎自己的，标题也被改成《老鞋匠失手本该赔偿，年轻人可恶逼他卖皮》。

又过了几天，县里派人到馆里，讨论如何给小阎处分。大家一致认为，给他一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就够了。

半个月后，小阎的处分下来了，是双开除加双留用察看。并调到老马当副乡长的那个地方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和别的犯案人一比，大家都认为处分太重了。老来说这是舍率保车。

小阎走时，王副馆长派李会计和肖乐乐将他一直送到学校。他俩回来时，说学校对小阎的安排还可以，教附小的思想品德课，课不多。

12

王副馆长又开始代理馆长了。

这次他汲取了前两次代馆长时的教训，有事多请示，多组织部备案。汇报。

其实，在讨论给小阎的处分时，他就开始想自己这次如何代馆长了。所以，小阎走后第三天，他就去找冷部长汇报自己的工作计划。

冷部长听说他要搞镭射电影，就泼了一瓢冷水，说电影是电影公司的事，文化馆不要把这池水搅浑了。还说，能将舞厅办好就很不错，别把风头出得太足了。

王副馆长当时没争辩，心里却说：烧三根香，放两屁，菩萨不说话，问你自己过不过意？我就是代一回馆长，做一桩大事，搞得你非提我当正馆长不可。

他回文化馆后，让李会计去外贸宾馆订了一桌酒菜，将公安局、工商局等有关单位的关键人物请来吃了一顿。王副馆长在席间说了搞镭射电影的事。县里的人只听说过这码事，上省城时，见镭射电影都在一些高雅的地方放映，也没机会开眼界，便都答应大力扶持这件新生事物。

等冷部长察觉时，王副馆长已将营业执照拿到手了。就连买机器的钱也已筹到了一大半。

接下来王副馆长要到深圳去买机器，当然，主要是联系片源问题。

仿兰过去从不拉王副馆长的后腿，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放王副馆长出去。王副馆长的父亲，自那次从医院回来后，就一蹶不振，躺在床上只能靠王副馆长每餐送碗粥度命，开始是小便失禁，这几天大便也失禁了。王副馆长一走，剩下媳妇怎么好料理公公呢！

王副馆长先一想，觉得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后一想，镭射电影的事已是骑虎难下了，不一气呵成地办好更不行。他打定主意瞒着仿兰偷偷走，家里的事只好将她逼上梁山。

隔了一天的早上，他装着起来给父亲擦洗身子，将阳台上没干的衣服卷成一团塞进提包里，开开门悄悄走了。

这次去深圳，李会计、老宋等都想与他作伴，他却选了冷冰冰。他想通过冷冰冰来缓和与冷部长的关系。

在深圳，他俩一起选中机器后，王副馆长就有意避开了，让冷冰冰一个人去和老板谈价钱。回来时，冷冰冰给家里每人买了一枚金戒指，还送了一枚金戒指给仿兰。王副馆长心知她吃了回扣，想到回家后，仿兰这一关不好过，他就代仿兰收下了。

王副馆长走后没多时，仿兰就发觉了，她追到车站，客车刚开出两分钟。回屋后，见父亲那番模样，本想不理，又于心不忍，狠了狠心，只好闭上眼睛给父亲擦。她刚动手，父亲却弱弱地叫着：“不，不，不！”

正在为难时，李会计的母亲提着菜篮来了，说是看看王师傅好些没有。见此情形就说：“你去帮我将菜买回，我去替你找个人来帮他擦。”

仿兰心想谁愿做这下作的事，就多了个心眼，先出门去，在楼下躲了一会。见李会计的母亲还没下来，她就悄悄返回去，走到窗外，她听见屋里有女人低低的抽泣，和哗哗的水响，偶尔还能听到父亲的低声叹息。仿兰退下后，去菜场买了李会计的母亲要买的几样菜，又自己掏钱买了两斤猪肉搁在篮子里。她买东西时，头一回不性急，不管别人怎么插队，都不心烦。

回家时，见屋里仍只有两个人，仿兰就说李会计的母亲不该没帮忙留住来帮忙的人，她买了一块肉本来是要谢那人，现在只好给李会计的母亲了。谦让了一阵，父亲在床上叫李会计的母亲收下，这事才算完。

然后，仿兰要李会计的母亲每天上午请那人来一次，她借口图书馆每天上午忙，离不开人，将门上的钥匙给了一把李会计的母亲。李会计的母亲推也没推就接受了。

王副馆长惦记着家里的人，拼命往回赶。到了县城，一出车站他就扛着机器先到办公室。

进门后，见从前老马和小阎坐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陌生人。

一问，才知是刚上任的馆长，姓林，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王副馆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无话。

倒是林馆长见他这热的天出差回来，连忙又是敬烟又是泡茶，还打开电扇，对着他吹风。

吹了一会儿，王副馆长一连打了几个喷嚏。

王副馆长打了几个喷嚏以后，回家就病倒了，烧得很厉害，老是在三十九度左右不退。连医生也吃惊，这么年轻力壮的一个人，未必真叫一个小小的感冒治趴下了。熬了一个星期，总算退烧了，跟着又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每天吊一瓶氨基酸，前后一算帐，一场感冒花去文化馆上千元。

住院的后几天，王副馆长嫌医院吵，吊完氨基酸以后就回家。

回到家里，他依然睡不着觉，一个问题反反复复地想个通宵。

父亲半夜里总是发出恐怖的呻吟，醒后就唤他去，哭诉祖上人在梦里是如何地用酷刑折磨他，说他教子无方，让王家香火断了。

王副馆长心头压力更大了。老想自己这几年何苦这样卖力呢，什么好处没捞着，反而连个儿子也没有，弄得一家人都伤心。第一次代馆长将文化馆大楼建起来了，第二次代馆长，修了一座舞厅，第三次代馆长虽然只有二十来天，也干成一个镭射电影，可这些都被别人拣了便宜，自己却是吃力不讨好。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吊氨基酸，李会计来看他。李会计告诉他，镭射电影今天搞首映式。李会计给了四张票，让他给医生护士，以表示感谢。

王副馆长将这票随手递给在旁边照看的那位护士。护士拿着票出去一会儿，几乎全内科的医生护士，都来朝他要票。

这时，李会计尚未走。王副馆长就问他还有票没有。李会计说票倒有，但都是给县里领导的。王副馆长一听，劈手将李会计手里提包夺过来，拿出里面的票，一人撕两张，边撕边说：“有些当官的吃人不吐骨头，这两张票他们当便纸使还嫌小。”

其它科室的医护人员，闻讯也来了。一大摞票转眼就剩下十来张。李会计一把抢回去，讨饶般地说：“这几张是给关系户的，实在不能再给了。”

没票的人仍在缠着王副馆长，他只好叫李会计回头再送二十张舞票来，然后，只要他在这儿住着，保证每天十张电影票，十张舞票。

看过镭射电影的人，回来都说够刺激。秋风醉舞厅的曲子，又迷死个人。所以，医院上下都对王副馆长很好。

那天晚上，父亲呻吟又起时，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试试让医生帮忙开个假证明，说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到计生委去弄个准生证，让仿兰再生一胎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医院。

他不去病房，而是去内科高主任家。高主任一家都成了镭射电影迷，见他到了，忙让坐。他先将从深圳带回的一条“万宝路”递上，再说自己女儿身体如何不好，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希望高主任高抬贵手，帮忙确认一下。

高主任笑着问：“是确诊，还是确认？”

王副馆长一慌不知说什么好。

高主任的爱人在一旁说：“你这老高，何必明知故问。王馆长是个老实人。”

王副馆长听了这话，索性将家里的一切都摊开说了。

高主任听了，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病情诊断书，填写起来。边填写边说：“人就是这样，政治上进不了，总得在生活上有个精神寄托。”

写好后，就递给王副馆长。

王副馆长一看，全是按自己说的写的，而且连医院的公章都预先盖好了。

高主任说：“我是第一次这样看病的。”

王副馆长见他写得这样从容，不相信这是第一次，就问：“不知到计生委那儿的手续怎么办？”

高主任说：“管他怎么办！你将这个诊断书直接交给李水蛇，他自然会

亲自替你办的。”

高主任的爱人说：“李水蛇的肾不好，全靠老高给他治！不过申请书你可要写一份。”

高主任又说：“等你拿到准生证时，往你父亲眼前一晃，准保他的病能好！若是没好，我就将这条‘万宝路’还给你！”

王副馆长针也不打了，回家写好申请书，又找李会计盖上公章，便去找李水蛇。

李水蛇是计生委李主任的绰号。见了高主任的诊断书，果然不敢迟疑，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准生证交给了他。

王副馆长随即打电话，要仿兰到医院妇产科去下避孕环，说他已搞到准生证了。仿兰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从妇产科回来，王副馆长将准生证真的拿给父亲看了看。父亲眼珠一亮，忽然就坐起来，接过准生证，双手捧着，先哭一阵，接着大笑起来。

等父亲平静些后，王副馆长就和仿兰进了卧房。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滋味很特别。王副馆长一声说：“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仿兰一声回答：“我一定要给你生个儿子！”

下午，王副馆长去办出院手续时，碰见高主任的爱人。高主任的爱人教他每次同房之前，夫妻俩都用小苏打水洗下身，成功率会高很多。

父亲的病一天天见好了。当他听到仿兰已经怀孕时，就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过了几天，见自己走路已稳当些，父亲就要回乡下去，说八个月他可以养两头大肥猪，等仿兰生孩子时，他就将猪卖了钱，给她母子俩补身子用。

王副馆长拗不过，只得由他去。

王副馆长每天去办公室点个卯就回家做家务，家里的一切事他都包了，让仿兰整个地歇着。

农科所半年前开始做花鸟虫鱼的生意，老马屋里这类东西很多。王副馆长隔三差五地去拿一样过来，时间不长，屋里就变得一派鸟语花香了。

王副馆长每天晚上七点半左右，必到秋风醉舞厅和镭射电影厅门前转一转，遇到熟人，就叫看门的放进去。

林馆长不管他。

当过兵的人，总是讲义气。林馆长在他生病时，曾来家探望过，当面说自己是雀占凤巢。林馆长还吩咐李会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王副馆长要票，也不管是舞票还是电影票，要多少就给多少。对别人却卡得很死。

仿兰对王副馆长说：“小林这是在用软刀子捅你呢！”

王副馆长说：“我已经死了那个心，不想当官了，他捅我有何用！”

他照旧每天去拿票。别人拿不到票，便渐渐对他有意见了，开始时见面还说几句话，到后来，就只点点头称呼一下就完事。就连者宋和李会计也变得生疏了。不过老罗是例外，过去老罗见了他总像仇人一样，但近一段变得客气了，有时还和他开个小玩笑。

和外面熟人的关系也变了。以前，王副馆长工作挺忙，和熟人碰面了，仓促拣几句要紧的说了，便走路。现在不同，上街买菜，不过五百米的路程，可没有两个小时是回不来的，因为只要碰见熟人，不管有事无事，他总要走拢去，站着和那人说一阵。

有一次，王副馆长在街上碰见了冷部长。他见冷部长提着菜篮买菜，有些惊奇。冷部长说：“今天是星期天，买买菜，让人轻松一下。”

王副馆长马上说：“那我每天都买菜，不就每天都是星期天？”

冷部长笑起来，问他这一阵在忙什么。

王副馆长说他搞了几十盆花，光早晚搬进搬出就把人累死了，而且各种花浇水的最佳时间不一样，更是把人搅昏了头。还要喂鸟，那东西比养儿子还艰难。

他说了一大通，冷部长听得有滋有味，没有打断一下。只是在他说完后，冷部长才问，馆里的工作近段搞得如何。

王副馆长半年多不问馆里的事，就胡乱说，基本上是按你的讲话精神去做的。

冷部长一听这话就来了劲，问大家对他的讲话有什么反应。

王副馆长哪里知道冷部长的什么讲话，都是编的，见冷部长追问，就只好再编，反正是拣好的说。

冷部长很高兴，说过一阵闲了，他要到文化馆来蹲一段时间的点。

隔了几天，冷冰冰来家里玩，临走时，她说冷部长想要几盆花。冷冰冰说过就自己去挑，结果，拿走的都是名贵品种。王副馆长很是心痛了一阵。

林馆长的爱人和小孩在哈尔滨，转业时，林馆长要回南方，爱人不同意，闹僵后，林馆长一个人回来了。他没要别人腾房子，就将馆长办公室隔出半间做卧房，一个人住在办公楼上。

王副馆长有天去点卯时，进林馆长的卧房坐了坐，发现屋里的一盆昙花很眼熟，想一想后，记起这是冷冰冰上次从他那儿拿走的。

第二年开春时，仿兰生产了，王副馆长如愿以偿地得了个宝贝儿子。

王副馆长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正在亲仿兰的脸时，护士进来说外面有人找。

王副馆长出来后，见走廊上站着面黄肌瘦的一个人，他半天才认出是小阎。他要和他握手，小阎忙将手藏到背后，说他有黄疸肝炎。王副馆长连忙后退几步，将儿子送回产房，再返回来说话。

小阎说他住了几十天的医院，钱用完了，病没全好，医院要他拿钱来，不然明天就停他的药。他托人给学校捎了几次信都没动静。今天早上，他从病房窗口，看见王副馆长领着大肚子的仿兰进了妇产科，才瞅空溜出来的。

小阎要王副馆长无论如何要帮他一回。

王副馆长说：“你是我儿子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按乡下的规矩，他得拜你为干爹呢！”

这个忙我一定帮。”

正说着，王副馆长的父亲喜颠颠跑来了，见了儿子就说：“我把两头肥猪卖了，得了八百多块钱。”

王副馆长说：“小阎在这儿呢！他病了，住院，想借点钱！”

王副馆长的父亲说：“借什么！我还欠你一双皮鞋钱呢！”

说着，数了一百二十块给小阎。

小阎谢过后要走，王副馆长叫住他，本想问那次他为何不将冷部长说出来。又突然不想问，只说了一句祝福的话。

儿子满月时，王副馆长大请了一顿。席上人多，但他还是发现冷冰冰没有来。他打电话到冷部长家去问。冷部长的爱人说，冷冰冰昨晚就没回，她也在到处找。席间，李会计、老宋他们借花献佛，向林馆长敬酒。平日酒量很大的林馆长，没喝几杯就醉了，一句句地嚷：“我不怕！大不了去坐两

年牢！”大家都笑起来。

自有了儿子后，王副馆长白天连点卯也懒得去了。等儿子九点钟左右醒后，先抱着他去图书馆吃奶，返回时，若天气好就到文化馆办公楼上转悠一下，文化馆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白胖胖的小子，都说王副馆长的这项“希望工程”搞得很好。

镭射电影由于片源问题，已不那么红火了，但还是稳赚不蚀。秋风醉舞厅仍然门庭若市，所以王副馆长每天晚上必到。

这天组织部姚科长给王副馆长打了个电话，说他的小舅子谈成了一个女朋友，今天晚上他的一帮朋友想到秋风醉舞厅庆贺一下，王副馆长问多少人，姚科长说，大约二十左右。王副馆长一回答应了。

晚上，他抱着儿子往舞厅门前一站，将一大帮人呼呼啦啦地放了进去。林馆长也在旁边，他像什么事也没看见一样，一个劲地和王副馆长的儿子逗笑。

过了一阵，林馆长说：“今天宣传部开会，表扬了我们，说全宣传口就文化馆的班子最团结。”

王副馆长说：“全靠你支撑。”

林馆长：“以后就靠你了。”

王副馆长正要说什么，冷冰冰来了。林馆长就和冷冰冰进去跳舞去了。王副馆长进去看了看，觉得他俩跳得很投入。

舞曲完了时，姚科长的小舅子走拢来，说他哥哥让他捎个口信，说文化馆这几天可能有大变化，要王副馆长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个心理准备。

王副馆长心想，无非是说我不干工作，要撤我的职，我还早就不想干了呢！

回家后，他没将这事告诉仿兰，他怕她着急，影响奶水。

第二天早上，王副馆长正在洗尿片，忽然从门外闯进一大群人。为首的是组织部姚科长，还有宣传部，文化局的一些头头。

大家坐下后，姚科长先说话。

他说林馆长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一年之内致使冷冰冰两次怀孕，两次刮宫，上面已决定对他进行撤职查处，文化馆馆长，从今日起由王副馆长担任。由于时间仓促，正式任命通知要过几天才能下达。姚科长还强调，冷冰冰的事在文化馆只限于王副馆长一个人知道。他最后还特地传达上面领导同志的意见，说王副馆长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各方面都成熟了，因此适合担任一把手工作。

没容王副馆长推辞，大家就裹着他到文化馆去开大会宣布。

会议上，王副馆长见林馆长自始至终都镇定自若。冷冰冰没有参加会。其他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林馆长嘴上答应检查，可是隔了一天，他就和冷冰冰私奔到深圳去了。

王副馆长升任馆长后，家里请了个小保姆，又将父亲从乡下叫回来。尽管这样，他仍心挂两头。馆里的工作，他要大家按部就班去搞就行，老宋提了几个改革发展的方案，都被他锁在抽屉里，其中包括搞健身房的方案。

上任两个月后，冷部长说要来看看。

王副馆长慌了，将近期来的文件、简报和领导的讲话找了一大堆，想先弄清上面是怎么说的，再想自己如何汇报。

正忙时，肖乐乐哭啼啼进来了，说老罗刚才在办公室里调戏她。王副馆长想也不想就说：“老罗就是这么个脾气，爱沾点小便宜。你就当和一个不情愿的男人跳了一回舞得了。以后自己小心就是。别再哭，让别人知道了不好。这种事，丢面子是女方。”

肖乐乐出去后，他发现还缺冷部长的一个讲话。就打开老马、小阎和小林使用过的那张办公桌上的抽屉。他意外地发现，老马多年前拍的那张照片《秋风醉了》，被谁扔在里面。他拿起来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心里觉得醉溜溜的，不敢看那戴着草帽的小狗。

老罗走进来说：“你儿子在家哭呢！”

他放下照片，慌忙要走。老罗又说，“是和你开玩笑。你父正在家教小保姆补破鞋呢，小保姆不愿意，你父就劝她说，保姆不能当一生，学了手艺就能挡一生，只要人穿鞋就少不得鞋匠。”老罗探头看了一下小林从前的卧房说：“这好一盆昙花，他怎么不带走？”

他递了一支烟给老罗，却没有火，老罗说我去弄火来。老罗一走，他就连忙锁上门，往家里走。他还是放心不下儿子。

他在路过老马的家门口时，听见老马在训斥两个孩子，说不想读大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他猛地想到，可不可以说，不想升官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呢？

菩提醉了

天上下起了小雨，庄大鹏赶忙将放在外面的半袋水泥提进屋里。屋里乱七八糟地放了许多杂物，地面上到处是水渍，他提着水泥瞅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他用脚将桌子底下的两只凳子勾出来，摆好了再将水泥放上去。刚放好，卫生间里传出声音来，说给我泡杯茶。

说着话，两个泥猴一样的人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庄大鹏赶忙泡了茶端上来。

这两个人是从乡下进城来揽活的泥水匠，文化馆这两年的泥水活都由他们做。庄大鹏是副馆长，分管行政，点工的事都是由他负责。元旦过后，眼看春节又要到了，庄大鹏想将卫生间重新装修一下。那天在街上无意和这两位聊起时，他们主动答应免费帮庄大鹏做了这事。庄大鹏就真的买了材料，又请上十天假，回家张罗起来。他原以为这点事有十天时间足够，谁知拖到十一天了还没有完工。这两个泥水匠开始时倒还积极，干了两天就推说别处有事，每天抽空来弄一下，还不停地要烟抽要水喝。庄大鹏很恼火，心里打定主意，从今往后，文化馆的泥水活再也不给他俩做了。

泥水匠将凳子上的水泥提起来，随手放在地上，又从柜子上找了一张报纸垫在凳子上面，便要往下坐。

庄大鹏忙说，这是新报纸，刚送来的，我还没看呢。又说，你身上这样子，还怕弄脏了？

泥水匠说，我是怕弄脏了你的凳子。

庄大鹏说，别说笑话，就这样坐吧！

庄大鹏拿过报纸，飞快地浏览了一下。

泥水匠说，有些什么新闻，是不是又开始搞什么改革了？

庄大鹏说，你怎么也这样关心改革？

泥水匠说，我当然关心，过去总是别人改我的革；现在我也想找机会改一下别人的革。

庄大鹏笑一笑说，巧得很，今天报上一篇关于改革的文章也没有。

他抓了抓报纸。泥水匠接过去看了看，头版显要位置登的是省里一家剧团晋京演出大获成功的消息，其次是一篇科技扶贫的文章，其它几篇小文章说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跳进冰河救起落水儿童，和省易经研究会成立人大一位副主任兼任主席等等与改革毫无关系的事。

泥水匠还要看二三四版。庄大鹏一把抓过报纸，他说，改革的事只登在头版，头版没有后面更没有。你还是抓紧点时间，早点将这事干完吧！

泥水匠说，我帮你做事又上不了报纸，抓那紧干什么，又没有一分钱工钱。

庄大鹏一愣，脸上就变了色。

这时，门外有人叫，庄馆长在家吗？

话音刚落，孟保田就进了屋。

庄大鹏忙说，孟馆长你怎么有空来？

孟保田说，顺路的事，见门开着，想你一定在家，就进来看看。

孟保田进卫生间看了看，出来时说，这点活怎么上十天了还没干完？

庄大鹏说，老李他们事多，忙不过来。

孟保田说，老李，你别也学着狗眼看人低，庄馆长可是这文化馆领导班子最年轻的哟！

坐在凳子上的泥水匠听了这话连忙站起来，说，孟馆长，我老李怎么会是那种人呢，我还指望你们给点小钱过日子呢。

说着，泥水匠就进卫生间去敲敲打打地干起活来。

庄大鹏听出孟保田话里有话，就将他请到卧室里坐下。

庄大鹏一边递烟一边问，馆里这几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孟保田说，你几天没去馆里了？

庄大鹏说，整十天了。

孟保田说，也怪，怎么你就一点风声也没听见。

庄大鹏有些急，他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孟保田说，老孔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想了三天，搞出一个今年的改革方案。

庄大鹏松了一口气说，老孔就爱赶潮流，搞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孟保田说，这一回和往常不一样，他要先从领导班子动手。

庄大鹏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他说，他想怎么动手？

孟保田说，我也是听宣传部的小郑说的，他在部长的办公桌上见过老孔的报告，他说其中一条就是将现在的副馆长改成馆长助理，助理由馆长提名报宣传部、文化局批准。

庄大鹏立即骂了一句，狗日的老孔，文化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你也想用来搞资本主义试验！

孟保田说，副馆长一向是组织部下文任命的，老孔这样搞其实是在文化馆施行他的个人专政。

庄大鹏愤愤地说，老孔的野心太膨胀了。不过，我是不怕他。孟馆长，

过去你总是比较软，缺少斗争精神，这次你不能再缩手缩脚了。

孟保田说，你是二把手，我听你的。

庄大鹏说，按体育比赛的计分方法，老孔是一把手得三分，我是二把手得两分，你是三把手得一分。我俩加起来最少可以和老孔斗个平手。

两人正在商议，外面又有人叫庄馆长。

庄大鹏听出来说话的人是馆里搞美术的小段，他就叫孟保田在房里坐着，自己出去应付。

小段见他开门出来，便指着地上的水泥说，这么潮的地方怎么能放水呢，我帮你找个地方放。

说着，小段就满屋转，然后冷不防将头伸进房门。孟保田不及躲避，正好撞上她的目光。

小段忙说，孟馆长也在这里呀，刚才我还到处喊你接电话呢！

孟保田硬着头皮说，哪儿的电话？

小段说，我也没问，是个女的，她说过一个小时再打来。

孟保田借口回去等电话，顺势告辞走了。

他一走，庄大鹏就问小段，说，是不是你舅叫你来的？

小段说，是的，他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去开馆务会，研究今年的工作。稍一顿，她又说，你别总是我舅你舅的，孔馆长和我的亲戚关系是从老远扯拢来的。

庄大鹏想也不想就说，你转告老孔，我家的事还没做完，还得请几天假。

小段欲走，庄大鹏拦住她，说，水泥还没放好呢，你不是说帮忙找个地方放吗？

小段说，地方我早就找好了，只怕你不愿意。

庄大鹏说，什么地方？

小段说，你那床上。

庄大鹏说，我是不愿意，不过我愿意将你放在上面。

小段看了看手表，见已到了下午五点，就笑着说，行，那我就上床去了。

说着就往房里走，庄大鹏连忙拉住她的手，一边往大门外扯一边说，我知道你已心有所属，我哪敢夺人之爱！

小段装作不肯走，嘴里说，你这人一点男人味也没有。

小段刚走，孟保田不知从什么地方闪出来，神色不安地对庄大鹏说，我看她是老孔派来探听风声的，她回去一定会说我们在一起搞阴谋活动。

庄大鹏很不屑地说，孟馆长你也太胆小了，大小我们也是文化馆的两个领导人，在一起碰个头，谈谈工作，这是很正常的嘛。

孟保田说，这话也对，不过我还是对老孔有些耽心，老丁在官场上滚了几十年，到头来被老孔整得去守门卖票，我们怕不是他的对手。

庄大鹏说，老丁卖票，不是老孔整的，是他自己要去的，他从图书馆调过来时人就蔫了。

孟保田正要再说，庄大鹏的妻子梅桃一溜小跑钻进屋来。

一进门梅桃就抱怨说，下雨了，也不知道给我送把伞。

庄大鹏说，我正准备送呢，谁知道你会提前回来。

梅桃说，我在路上碰见小段了，你怕是被她缠住了吧？

庄大鹏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段是老孔的人，和我亲热得起来？

庄大鹏将小段的来意和孟保田得到的消息对梅桃说了一遍。

梅桃说，怪不得连泥水匠也欺负起我们来了。

梅桃走到卫生间里，将几件砌匠用的工具一样样地甩出大门，然后要那两个泥水匠滚蛋，剩下的活儿她用高价请别人来做。

两个泥水匠站在那里很尴尬，嘴里不停地道歉。

庄大鹏和孟保田上去劝了半天，泥水匠反复保证，今晚就是不睡觉也要将屋里的活全部干完。梅桃总算松了口气，喘口气后，拿上雨伞到小学里去接儿子。

夜里，庄大鹏和梅桃吵了一架。

泥水匠是十二点之前走的。他们将屋子收拾完，上床睡觉时已是凌晨一点半了。庄大鹏钻进被窝后，正想将梅桃搂在怀里，却被梅桃一掌推开。

梅桃说，你这个副馆长当得太窝囊了，你要是硬气一点，老孔也不敢这么盛气凌人。

庄大鹏有点扫兴，勉强说，不管怎么说，大家在一间屋子办公，再说都是为了公事，哪好那么认真地闹呢！

梅桃说，怕什么，只要破一回面子，以后就能破罐子破摔。

庄大鹏说，老孔很精，他不会让我们有破面子的机会。

梅桃说，有机会你和小段闹一回，老孔准心痛。他一出面干涉，你就借题发挥。

庄大鹏说，这事也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样。话说回来，都怪你吵着要盖私房，放着馆里的公房不住，跑到这郊外来，什么都不方便。馆内的事也没法及时知道，这一回若不是孟馆长通气，糊里糊涂地跑去开会，挨了问棍还不知道。

提到这房子，梅桃就不高兴。庄大鹏总说自己前年差一点就当上馆长了，就是因为盖了私房，才没有提升他，而将老孔提起来了。这之前，老孔也是副馆长，但位置是排在他的后面。梅桃不服气，老是争辩，说老孔的提升主要靠的是县委宣传部何副部长，老孔是何副部长中学时的同学。

梅桃不愿说话，她起床周尿，才发现痰盂放在后门外没有拿进来。后门外是一片坟山，梅桃很怕那些乱坟，天一黑她就不敢开后门，有事总是支唤庄大鹏出去，而且还不准走后门，要从大门前往后门弯。她说后门吹进来的风阴森森的，一沾身子就得感冒。

梅桃要庄大鹏去拿痰盂，庄大鹏先是不愿出热被窝，随后又改了主意，要先和梅桃亲热一回。梅桃要他先去拿了痰盂，回来再说。庄大鹏怕吃亏上当，非要先亲热了再去拿。

讨了几回价，见庄大鹏还不让步，梅桃有些生气，一撩被窝跳下床便往房外走。

庄大鹏还不以为然地冲着她说，坟山上有七八个鬼，你一开门它们就进来了。

梅桃不搭话，庄大鹏听到屋里有一种哗哗的水响，正在发愣，想这婆娘是不是将尿撒客厅里了。忽听见梅桃在外面叫了一声哎哟。

跟着，梅桃就骂起来，说，庄大鹏，你这狗日的！

庄大鹏连忙爬起来，也没顾得上穿衣服便往外跑，他一下子冲到后门，后门却是关得好好的。回头找时，才发现梅桃在卫生间里。

卫生间刚装修完，水泥还未干，梅桃蹲在便坑上时，脚下踩的那地方一下子塌了，她光着屁股正好坐在便池里。

庄大鹏上去扯起梅桃，并随口说了句，还没干，谁叫你来用一它！

梅桃当即就和他吵起来。

庄大鹏顶了几句后，就忍住不还口，还端了热水来给梅桃擦洗。

梅桃反复骂庄大鹏除了和老婆睡觉以外，没有一处像个男人。

梅桃闹到三点钟过后，才歇住嘴上床睡了。

庄大鹏却睡不着，又不敢翻来覆去，怕弄醒了梅桃。梅桃的话很伤人，但他一点也不怪她，相反，他觉得这些都是老孔抢了自己的位置造成的。假如自己当了馆长，肯定比谁都潇洒。老孔的那点本事他很清楚，老孔是搞民间音乐的，成天只会将“黄鸡公，尾巴拖，三岁讶儿会唱歌”这类现成的民歌套来套去，然后说成是自己创作的，居然也在上面弄回几个什么奖，拿回来在县里领导面前到处炫耀。他自己是搞摄影的，从十八岁进文化馆，差不多二十年了，海内外各种摄影比赛的奖证，他已积攒了几十个，有两幅作品还参加了全国摄影作品展览。那一回，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里报导影展消息时，镜头虽然是一扫而过，但他还是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那两幅作品。解放四十多年，县里业余文艺创作上了中央新闻的，他这是唯一一次。当初宣传部派人来馆里考察馆长人选时，他的呼声最高，可最后，依然是老孔捷足先登了。

庄大鹏实在想不通，自己哪一点比不上老孔，竟让何副部长看不上眼。

那次考察之后，县里开党代会。何副部长没有资格坐主席台，庄大鹏在台下的人群中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何副部长坐在正中间的位子上，前后左右都够不着，必须用中焦镜头，但光线又不足。他特意请电视台打灯光的小王帮忙，让小王将灯光照住何副部长，才拍下一张何副部长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照片上，何副部长的笑非常动人。报纸出来后，庄大鹏找熟悉何副部长的人打听，何副部长似乎对这张照片很满意。他当时很是高兴了一阵，以为提拔正馆长的事十拿九稳了，谁知到头来一场欢喜一场空。

天蒙蒙亮，庄大鹏就悄悄地起了床。他用水和了一些水泥，将昨夜梅桃踩塌的便坑一点点地修车补好。天气很冷，庄大鹏的手一会儿就冻僵了，几个指头呆呆的一点也不听使唤。他咬着牙干了一个钟头，天大亮时，总算将便坑修好了。

修好便坑，庄大鹏赶忙弄了半盆温水，将一双手放进去泡着。浸了一会，一股暖气顺着手臂跑到全身，庄大鹏忍不住快活地打了一个哆嗦。这时，梅桃在床上翻一个身，跟着又一连翻了几个，并且动作都很大。庄大鹏似乎明白了什么，连忙打开后门，去拿痰盂。

痰盂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庄大鹏找了一根木棒，将冰捣碎了倒掉，这才拿进房里。

梅桃也不说话，爬起来方便过后，又钻进被窝里睡下。

庄大鹏轻轻地叹了口气，转身到另一间房里将儿子唤醒，将衣服一件一件地给他穿好。接着又将牙刷挤上牙膏，杯子里放进半杯热水和半杯冷水，然后交到儿子手上。趁儿子站在门口刷牙时，他赶忙用开水冲了一杯奶粉，又打开煤气灶煎了两只鸡蛋。

儿子洗过脸，吃完早点，他就骑上自行车送儿子上学。

路过文化馆时，他看见老孔正拿着一把扫帚在扫文化馆门前的那块地，不时有人和老孔打招呼。刚好何副部长跑步回来，路过此地，他也和老孔打了招呼，说，老孔，这块地你也承包了吗，总是只见你扫，你也要改改革嘛！

老孔回了一句什么，庄大鹏没有听清。他也懒得听，脚下一使劲，骑着车子飞快地驶过去。老孔看见了他，冲着他叫了一声，他装作没听见，只顾往前驶。

返回来时，庄大鹏见老孔还站在门口。

老孔远远地喊他，庄馆长！庄馆长！

文化馆门口就一条直街，没处可躲，庄大鹏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老孔说，我刚才喊你你没听见？

庄大鹏说，什么时候？我没听见。

老孔说，有你的电报，昨晚送来的，我帮你收了。

听说是电报，庄大鹏有些紧张，忙问，哪儿来的？

老孔说，武汉。

老孔从口袋里摸出电报交给庄大鹏。

庄大鹏也顾不上别的什么，当着老孔的面就拆开了。

电文上写着：作品已获奖，请于本周内来影协领取奖品。

老孔伸头看了一下，说，什么作品？

庄大鹏说，我交了好几幅，也不知是哪一幅。

说着，庄大鹏就要走。

老孔忙说，听说你家里的事已忙完了，上午来开个会吧！

庄大鹏心情很好，就说，有空我就来一下。话刚出口，他便意识到不对头，家里的事半夜才做完，他老孔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老孔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说，早上他碰见了那两个泥水匠，他们告诉我的。

庄大鹏没说什么，扭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回家后，见梅桃还在床上躺着，庄大鹏就问，你今天不上班？

梅桃没有理他。庄大鹏在床前站了一会后，又掏出电报对她说，我的作品又获奖了。

他将电报放在梅桃的枕头上，梅桃一翻身将后脑勺对着他。他心里很气，但没有表露出来，又问梅桃早上想吃点什么，是面条还是稀饭，还是上街去买糯米酒酿。梅桃依然一声不吭。庄大鹏没有办法，只好去厨房给自己做了一碗面条。

吃完面条，他打定主意到馆里去看看，家里的这种气氛呆着实在没意思。

庄大鹏骑车来到文化馆门前，他见铁栅栏门开了一条缝，估计可以钻过去，就懒得下车，扶稳龙头就往里骑。车子的前半部已过去了，老丁突然从走廊里揭出来，庄大鹏一慌，车子的脚架挂在铁栅栏门上，他一下子没稳住，连人带车翻在地上。

老丁过来将压在庄大鹏身上的自行车搬开，庄大鹏爬起来推了老了一掌，嘴里说，老丁，你怎么走路像个鬼，一点动静也没有。

老丁笑一笑说，你该摇一下铃。

庄大鹏说，我摇了铃。

老丁说，那怪我在想事没听见。

庄大鹏说，想什么事，是不是又在算命卜卦？

老丁说，早上起床后，我用《易经》推算了一下，知道今天有场口角。

庄大鹏一愣，说，我不信你学到了这种程度。

老丁说，《易经》能不能学通，关键是各人的造化，邵海华不也是四十岁左右才开始研究《易经》，他现在成了《易经》大师。

庄大鹏说，有空你帮我预测一下。

老丁笑了一下，没作表示。

庄大鹏进了馆长办公室，见老孔和孟保田都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着。老孔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些什么，老孔写字的姿势很特别，人斜坐着，本子也斜着放着，别人看上去别扭死了，可写成的字一个个都是正的。孟保田则在看报纸，他看得极认真，一支烟夹在手指上，烟灰都快弯成了一只钩子。

见庄大鹏进来，他们都冲着点了点头，并不说话。

庄大鹏的办公桌上积了一层灰，还堆了一堆旧报纸。

庄大鹏忍不住嘟哝一句，改什么革，改得办公桌上灰没有人抹，报纸没有人夹。

老孔的笔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往下写。

庄大鹏抬起嗓门叫道，老伍，你过来一下。

老伍应声从隔壁办公室里走过来。

庄大鹏说，你这办公室主任怎么当的？报纸堆了这大一堆，也没夹一夹。

老伍说，庄馆长，对不起，这事现在不归我管，我辞职了。

庄大鹏说，为什么要辞职？

老伍说，我跟不上馆领导的改革步伐。

庄大鹏听出这话的味道来，当着老孔的面不便追问，他就说，那办公室的事现在归谁负责？

老伍说，好像是小段吧！

庄大鹏便又叫起了小段。叫了几声无人应。

老孔在一旁说，别叫了，我让她打印一份东西去了。

老伍走后，庄大鹏找了一块抹布将桌子抹干净了。然后装作洗抹布，出门找老伍了解情况，找了一圈没找着，最后才听老丁说，老伍上街买菜去了。

上楼时，庄大鹏记起电报里说的事，便拐进办公室，准备打个长途电话，问问自己的哪幅作品获了奖。进屋后，他见电话机换了新的，以前是转盘式，现在是按键式。他以前提过几次，要老孔将电话机换一换，想到老孔到底听进去了自己的意见，他多少有些高兴。

省影协的电话，过去他每月总要打几次，那号码他记得烂熟。庄大鹏一上去就按了一下 027，结果是忙音，又按了几次，仍是忙音。后来，他将节奏放慢了些，一按 0 就出现了忙音，他这才意识到这新电话机可能是带锁的。他翻过电话机一看，那背后果然有一个锁孔，锁芯上的小缺口正对着那锁定两字。

庄大鹏一扔话筒，转身来到馆长办公室。

他问，电话是谁锁的？

老孔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孟保田趁其没注意，偷偷朝他呶呶嘴。

庄大鹏又问，电话是谁锁的？

老孔依然不作声。

庄大鹏有些火，便大声说，老孔，电话是谁锁的？

老孔扫了他一眼，说，你问问小段吧！

正巧小段抱着一大叠油印材料走进来，听了老孔的话，她随口说，问我什么呀？

庄大鹏阴着脸，说，电话是你锁的？

小段说，我是按制度办事。

庄大鹏说，什么制度，我怎么不知道！

小段将他领到办公室，指了指电话机旁边的墙上，上面果然贴着一张电话使用规章。

规章规定，除了馆主要负责人以外，任何人打电话必须先到有关人员，也就是小段那儿登记，并经主要负责人认可确为公事以后才能开锁通话。

小段说，你要哪个单位？

庄大鹏正要说，忽然意识到什么，他反问，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小段说，你是副馆长，当然是你领导我。

庄大鹏说，那你凭什么过问我的事。

小段说，我这是按制度办事。

庄大鹏一拍电话机，说，这狗卵子制度我还没有点头呢。

说着，他一伸手将墙上那制度撕了下来。

小段说，庄馆长，你别朝我发脾气，我是小兵一个，有狠的，你们作领导的相互斗去，别在我身上出气。

这时，老孔出现在走廊上，他隔着窗户对小段说，庄馆长有急事，你把锁开开。

小段不肯，说，制度是你订的，怎么执行起来又变了呢，要么电话仍像以前一样不上锁，谁爱打哪儿就打哪儿，要么就坚决按制度办事。

小段的声音特别高，她一大声讲话，楼上楼下办公室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

小段说，这个办公室主任你不让我代理就算了，让我代理一天，我就要认真负责一天，任何人也别想例外。

庄大鹏抓住小段这句话开始反击，他说，那老孔要打电话，你登不登记？

小段一下子怔住了。

庄大鹏说，这锁有几根钥匙？

小段说，我不知道，电话机是老伍买的。

老伍说，有两根钥匙，我都交给你了。

老孔说，另一根在我这儿。

庄大鹏说，要登记大家都登记。

老孔忽然正色说，庄馆长，你要搞清楚哟，文化馆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老孔这话一出口，围观的人都笑起来了，说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去了。

老孔说，文化馆的自由化倾向太严重了，现在是到了该纠一纠的时候了。

老孔说完这话，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庄大鹏正要走，老孔叫住他，说，干脆就这件事为契机，将馆里的改革方案先讨论一下。

庄大鹏不理他，依旧走自己的路。他走到大门口时，孟保田从后面追上来，将他拖到一边，反复劝了一通。庄大鹏冷静下来后觉得孟保田的话很有道理，如果老孔趁自己不在场时，将那个所谓改革方案强行通过了，那岂不是误了大事。

他们往回走时，见小段正通知老丁也去开会。老丁不肯参加，说没有人卖票，他脱不了身。又说这两天电视录像的片子好，看的人多，卖票的特别忙。

庄大鹏说，你是副书记，这样重要的会议，你不能逃避。

老丁说，我不是逃避，从图书馆调过来时，我就申明了，只做一个普通干部。

见劝不动，庄大鹏和孟保田就上去一人架着一只手将他拖走了。走出十几步，从他怀里掉出一本书来。小段伸手抬起来，是一本《易经》。

到了馆长办公室，见老孔已将小段打印的那些材料摆在各人的办公桌上，小段给四个人都斟上一杯茶水便往门外走。

小段走路的样子很诱人，特别是丰满的下肢一扭一扭地让人见了心跳不已。庄大鹏看了几眼，回过头来，见老孔也在看小段，眼睛里有一股不寻常的光泽。

庄大鹏故意咳了一声，老孔一回神，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庄大鹏迎着他的目光，一点也不回避。他见到老孔的眼神中有几分虚怯。

老孔故作镇静地说，孟馆长，你先将这份草案读一读吧！

孟保田说，我咳嗽了好几天，说是咽炎，不能多说话，还是让别人读吧！

老孔转向老丁说，老丁、丁书记，你读一读怎么样？

老丁说，我读不好，在图书馆干了十几年，读报读文件的事，都是别人代劳。

老孔又说，庄馆长，你呢，行吗？

庄大鹏说，这东西是你起草的，你熟悉，还是你亲自读吧！

老孔只好拿起那叠材料正要读，又放下来说，那就叫小段进来读吧！

庄大鹏说，不行，她又不是馆领导人，没资格参加。

孟保田说，过去，只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可以由人代读，现在连江泽民、李鹏都亲自站在那里读报告呢！

老孔无奈，只好亲自读。

老孔说，《文化馆改革方案》（试行）。第一章，馆长助理责任制。第一款，馆长助理由原副馆长改任而成，馆长助理由馆长提名聘任，并文化局、宣传部、组织部备案。馆长有权对馆长助理作出解聘决定。馆长助理的工作只对馆长负责。第一条，馆长助理只接受馆长下达的任务；第二条，馆长助理必须每周向馆长口头汇报工作一次，每月必须向馆长书面汇报工作一次；第三条，馆长助理只负责分派的工作和任务，不得干预未经授权的任何事情。第二款，馆长助理的奖与罚……第三款，馆长助理的工作实绩的考核与计分方法……

后面的一些条款，庄大鹏没有听清，耳朵里只有一片嗡嗡响。

老孔读完后，又说了一通话。庄大鹏慢慢地冷静下来，听见老孔在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到文化馆改革成败的关键。要想成功，就必须先解决班子问题，所以要先从领导自身上去考虑。老孔要大家先发表一下意见，然后再将草案发下去，征求全馆干部职工的意见。

老孔说完后，伸手拿过桌上的保温茶杯猛喝了两口茶水。

庄大鹏也端起茶杯，慢慢地呷了一口水，细细地咽下去，一口水尝了几分钟，然后又去呷第二口水。

孟保田则一直将那只盛满水的茶杯握在手里，两只手轮换着一会儿烫烫手掌，一会儿烫烫手背，一会儿又将茶杯举起来贴在脸上。

老丁坐在一个角落里，他微闭双眼，双臂抱于胸前，嘴里像是在喃喃地默诵着什么。

庄大鹏觉得屋子里的寂静的味道真是好极了。他看了看老丁，忽然觉得老丁脸上挂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这种微笑在他看来特别熟悉，可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庄大鹏正在极力回忆，孟保田在一旁忽然开口说，嘿，你看老丁这个样子像不像一尊笑佛？

庄大鹏禁不住附和说，是的，是笑佛，就是城西那庙里的笑佛。

老丁像是没听见，一点动静也没有。

老孔不高兴地说，别扯远了，说正经的吧，孟馆长，你开个头吧！

孟保田说，老孔，这个头我可不敢开，这副馆长的工作问题只能由上面来安排，我们自己怎么好说呢。当然，只要有组织部的红头文件，该要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就怎么办！

老孔碰了一个软钉子，停了一下，又回头说，庄馆长，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让大家参考参考。

庄大鹏说，让老丁先说，老丁当过图书馆的馆长，对怎么领导副馆长很有经验。

老孔只好又去点老丁的将。

老丁睁开眼睛，轻轻地说，我对文化馆工作不熟悉，就没有发言权。

老孔说，你一来就扎到基层去卖票，都快半年了，怎么说不熟悉呢？

老丁说，老孔你这话算是说对了，如果现在讨论怎样卖票，我真的可以说上一通，可现在是在讨论副馆长和馆长助理问题。

老丁说完从怀里抽出那本《易经》看起来。

庄大鹏咳了一声，说，都不说？那我就说几句。这改革既然要从领导头上改起，那为什么不从馆长头上动手，而要从副馆长身上开刀呢？改革的事每个人都得参加，都要荣辱与共，不能由少数人来指挥别人怎么改革，把苦果都给别人吃，甜果自己全留下。文化馆的改革为什么老也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总是领导改。群众的革，而群众却改不了领导的革。副馆长算什么？算个鸡巴！连电话都无权打，他还能妨碍改革大业！昨天还是副馆长，今天就成了馆长助理，这足以见得它的无足轻重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要真改革就得先从最重要的位置下手。

庄大鹏说话时，老孔拼命地往本子上记录着。庄大鹏说得很快，老孔记不赢。庄大鹏说完后，老孔还追记了几分钟。

趁老孔在记录，孟保田起身出了屋子。他一走，庄大鹏也跟着走了。

老孔想作个小结，他在屋里等了十几分钟，见他们没有转回来，才知

他们并不是上厕所去了，他只好对老丁宣布散会。

庄大鹏到学校里接儿子，半路上碰见了梅桃。

梅桃一边走一边嗑着瓜子，见了熟人就停下来笑着说几句什么，一点也不似在家里的那种模样。

庄大鹏将自行车靠上去，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梅桃见了他，脸又阴下来。

两人并肩走了一阵，庄大鹏说，我今天差一点和老孔吵了起来。

梅桃忍了一会儿才说，为什么？

庄大鹏说，老孔让小段代理办公室主任，我 ffJ 都不知道。他让小段将电话锁了起来，除了他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要打电话，必须由小段登记，他批准才能打。

庄大鹏还将馆务会的情况也对梅桃讲了。

梅桃说，你该吵，你吵得对，你还该吵得狠一些。

说着话，梅桃脸上就变了色，变得和平常一样温柔好看，并绕到庄大鹏这一边来，轻轻地挽着他的胳膊。

两人接了儿子，一齐回家。

梅桃让庄大鹏歇着，自己下厨房做了几道好菜，又亲自替他斟了几杯酒。庄大鹏好久不见梅桃这样高兴，自己也很兴奋，便痛痛快快地将酒全喝了。

刚吃完饭，梅桃就要他将儿子送到学校去。庄大鹏看了看手表，见一点钟不到，而学校是两点上课，他正要等会儿再送，忽见梅桃眼里放出一点异样的亮光。他心里一热，连忙将儿子送到学校。等他回家时，梅桃已在被窝里躺着。

一阵风雨刮过后，梅桃搂着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我恨你有时一点男儿味也没有，别人都骑到你头上了，你都在忍让。要是你老婆有一天让人欺负了，你未必也还忍让！

庄大鹏贴着梅桃的脸说，我这回真想通了，与其忍让被人欺负，不如和他拼个鱼死网破。

梅桃说，也不一定。老丁先前在图书馆要多狠有多狠，仗着是一把手，总想改副职的革，结果还不是被那几个副馆长撵下了台。你看他现在比谁都乖，见人大气也不敢出。

正在说话，外面有人叫了。

庄大鹏穿了衣服起床开门，见门外站着文化馆的老伍。

老伍见他那模样就问，大白天里和谁在屋里干好事？

庄大鹏正要说，梅桃在房里先开口，说，大鹏不是老孔，没有那么多歪心眼。

老伍笑一笑说，我真不该冲散你们的好事。

庄大鹏也笑着说，老夫老妻的，成天在一起，机会多的是。

老伍坐下来，喝了一口庄大鹏泡上的热茶说，庄馆长，这一回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

庄大鹏说，谁叫你那么傻，要自己辞职，老孔早就巴不得换掉你，你这样做正好是自投罗网。

老伍说，也怪我当时太不冷静。那天老孔找我谈话，说办公室从今年起只设半个岗，所以还必须兼半个岗，老孔说馆里半个岗的事有几种，一种

是每天早上起来上食堂里煮稀饭、做馒头，供应全馆人员的早餐。一种是每天将全馆的卫生打扫一次，每三天将厕所和灰道掏一次。办公室主任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副馆级，但待遇上从来都是如此规定的。

我也明白老孔这样做是逼我下台，可当时那口气实在咽不下，在气头上，我便声明辞职。

老孔当即接受了，并要我从昨天起到文学部上班。

庄大鹏说，我和老孔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最近才发觉他这个人心理很阴险。

梅桃穿戴好了，从房里走出来，说，老伍你这样做是对的，办公室主任算个什么官，不过是跟昆虫一只，掉了就丢了。

老伍说，梅桃你在岸上说话不腰痛，我在河里撑船可就吃亏了。

庄大鹏说，也吃不了什么大亏，等老孔一下台，这办公室主任仍归你当。

老伍说，老孔他要下台？

庄大鹏说，这就看我们如何努力了，人心齐，泰山移，老孔只不过是一堆牛屎，说去掉就能去掉。

老伍说，庄馆长，我听你的指挥。

庄大鹏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应当知道老孔的蛛丝马迹，知道他干了哪些违法乱纪的事。

老伍说，老孔这人很精，什么事都留着后路，都防了一手，很难找到他的漏洞。

庄大鹏说，我就不信他没有辫子让人揪。

老伍想起一件事，说，老孔和小段的关系有点不一般，有一回他老婆跑来找我哭诉，说那天小段躺在竹床上乘凉，老孔忙上去将她拉起来，说她来了月经，不能这样躺在竹床上，要垫一床单。老孔回屋拿了一床床单铺在竹床上，才让小段睡下。老孔的老婆说她做月子时老孔也没有这么细心过。她还说，有一回她看见老孔伸手摸小段的脸，小段则用手在老孔的脸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庄大鹏很兴奋地说，这样的材料好，还有经济方面的没有？

老伍说，经济上的事只有会计知道。

庄大鹏说，你可以从侧面找会计了解一下，这样的事我出面不方便。

两人又说了些话，庄大鹏就要老伍去找孟保田，过一会儿他也去，装作是无意碰上的，然后一齐做孟保田的工作，要想搞倒老孔，没有孟保田出面是不行的。

老伍起身先走，庄大鹏在屋里坐了半个小时，和梅桃说了些亲热话后，才有些不舍地出了门。

孟保田没有做私房，他住在文化馆院内。

庄大鹏去他家时，正碰见老孔从自己家里出来，两人见面时只是点了点头。

庄大鹏在门上敲了几下后，老伍将门打开了，并小声对他说，孟馆长病了，正在床上躺着呢！

庄大鹏心想，这个老孟怎么病得这样巧。他嘴里没作声，走进房里，问候了几句，然后单刀直入地说，希望孟保田能和他一道出面到县委会去将今天上午的事汇报一下。

孟保田说，我腿上无力，实在走不动。

庄大鹏说，你有没有力别人也不知道，不过，这事若让老孔恶人先告状，那我们往后的日子就惨了。

孟保田只好起床穿好衣服，跟着庄大鹏和老伍一道出了门。

三人走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县委会的楼上，一问，知道郑副书记在家，且这会儿正闲着。他们敲开门，郑副书记正在看小说。

庄大鹏将上午的事详细汇报了。他说话时，郑副书记一言不发。待他说完，郑副书记又叫孟保田和老伍作了补充，直到他们都说完了，郑副书记才开口说话。

郑副书记说，文化馆的事由宣传部何部长主管，这事你们可以直接向他汇报。说着郑副书记话锋一转，说，今年春节活动你们怎么安排，要抓紧，时间已不多了。不要老惦记着自身的得失，要多为人民群众着想，不要搞内耗。

庄大鹏他们告辞后，就去找何副部长。

何副部长不在家，他出外开会去了，四天后才能回来。

庄大鹏心知找何副部长告老孔是凶多吉少，听说他不在家反倒有些高兴，这给他们一个商量对策的余地。

往回走时，他们商定，庄大鹏赶紧去省里将奖品领回来，孟保田和老伍在家拿出一个春节文化活动方案，待何副部长回来后，借口汇报工作，再将老孔的事说出来。

庄大鹏回家和梅桃说了计划，梅桃很同意，她将家里的钱都找出来，留下二十块，其余两百多块都给了庄大鹏垫着做旅差费。

第二天一早，庄大鹏搭上去武汉的客车，车上没有熟人，他懒得和陌生人说话，在车上睡了两觉就到了武汉。

下车后，他到小东门搭上 14 路车到博物馆站下，吃了点东西，然后就进了影协的办公楼。这地方他来过很多次，一点也不用问。影协的人也很熟，几个人见了他都笑着说，获奖专业户来了。

庄大鹏客气几句后，从旅行包里拿出些茶叶，见人给了一包，大家见是黄山绿茶都很高兴，说过年有好茶喝了。又说还是老庄讲义气，不像有的人一阔就变脸。

有人将奖证拿给了庄大鹏，庄大鹏一见只是一个三等奖，心里有些不高兴。他强忍着看清得奖的是一幅名叫《醉》的作品时，心里不由得有些吃惊。

《醉》拍摄的是何副部长在党代会上的情形。那次他挑选送省参赛的作品，开始庄大鹏并没有挑上它，在他拍摄的作品中，比它强的有几百幅。后来何副部长托人捎了个信，说他的作品题材单调了。庄大鹏一下子就明白了何副部长的意思，便抽了一幅作品，将何副部长在党代会上的照片插进去。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幅《醉》居然能够获奖。

影协的人解释说，今年的作品太平淡了，看上去千篇一律，倒是《醉》的那种粗糙的感觉给评委们留下一种不大不小的刺激。开始不少评委都说要给个一等奖，可待投票结果出来后，却变成了三等奖。

晚上，影协的人留他在食堂吃了一顿便饭，说是便饭，酒还是有的。

影协还给了他一份文件，上面写明了，建议有关单位给《醉》的作者发给不低于八十元的奖金。

吃完饭，庄大鹏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湖北饭店，他要了一个双人间的铺，一夜花去四十多元。

睡了一夜，醒来后，庄大鹏就喜气洋洋地搭上了返程车。

一回县城，庄大鹏就先去文化馆报销旅差费，他出门时几乎将家里的钱都带走了，梅桃一再叮嘱他一回来就要到馆里去报销单据，免得家里到时无钱用。

庄大鹏风尘仆仆地走进财务室，要了一张报销单，飞快地填好以后，又随手交给会计小吴。

小吴说，老孔没签字，我不敢报。

庄大鹏说，谁作的规定？

小吴说，小段以办公室的名义通知我们的，庄馆长你不能怪我，我也有为难之处。

庄大鹏说，我不会怪你们的。

说完他拿上单据就上楼去找老孔。

老孔正和小段说得高兴，见庄大鹏一脸怒气地闯进来，不由得有些紧张，忙起身问候了一句。

庄大鹏没理会，他将报销单往桌上一扔说，怎么现在什么都得你签字？

老孔说，馆里财务上有些乱，得采取一些严厉措施。

庄大鹏说，我看上厕所的人更多更乱，你最好也来签字批条子。

老孔不说话，低头看了看报销单据，然后说，庄馆长，对不起，这旅差费不能报销。

这话让庄大鹏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脖子上。

老孔说，你这上面的住宿费超标了不说，关键是馆里有了新制度，从今年起，除了地区文化局和群艺馆，省文化厅和群艺馆的有关工作和任务，其它一切部门通知的业务活动费用由有关人员自理。

庄大鹏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制度？

老孔说，昨天开会时你不在，孟馆长、丁书记都参加了，大家是一致通过的。

庄大鹏实在忍不住了说，老孔，我知道你的心思，你见我这几年业务成绩突出，奖拿得多，就想卡我，你这项规定是专门为我制订的。

老孔说，庄馆长，你要怎么想我没办法，可是有一点，馆里的钱不论节约多少我个人都拿不走。

庄大鹏说，老孔，这旅差费你到底报不报销？

老孔说，你硬要我说，那我只好说，只有两个字：不报！

庄大鹏说，姓孔的，你要是真能顶住不报，我就从你胯里爬过去。

老孔说，我要是给你报了，我也从你胯里爬过去。

庄大鹏气呼呼地从楼梯上往下走时，听到头顶上有人小声说，狗咬狗，一嘴毛。另一个人则答道，槽里无食猪拱猪。他想看清说话的是谁，等了一阵，却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庄大鹏没有立刻回家，他先去找孟保田，可敲了半天门却无人答应。他想，狗日的老孟，一定是听到自己和老孔吵起来后，便有意躲了。他便使劲在门上踢了两下，才转身走开。

半路上，他碰见从银行存卖票款返回来的老丁。便在路中间拦住，向老丁追问详情。

老丁摇头说昨天会上的事他一点也没听进去，不止是昨天的会，文化馆所有的会他都没兴趣听，他开会时总在想《易经》，那东西比天底下一切东西都有味道。

庄大鹏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放老丁走。

老丁走出几步，他又拦住他，要他用《易经》推算一下，他这次的旅差费能不能报销。

老丁蹲在地上，用一只木棍划算了半个小时后，一口咬定，庄大鹏的旅差费不仅能报销，而且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

听了老丁的话，庄大鹏肚子里的气消了一些。

他一进家门，就见孟保田正在沙发上坐着与梅桃说话。梅桃脸上有泪痕，像是刚刚哭过。猛地见了她，梅桃忽地又流出了眼泪。

庄大鹏忙问是怎么回事。

孟保田解释说，他在街上碰见熟人，听说庄大鹏已回来，就匆忙赶来想通报情况，不料庄大鹏没回，只有梅桃一个人在家。他将就馆里昨天开会的情况和她说了。梅桃正在着急，怕庄大鹏报销不了旅差费，她下星期一要给儿子做十岁生日，请柬都发了，到时候若没钱备酒菜，那可太丢面子了，一急之下，梅桃就哭起来。

庄大鹏免不了先安慰梅桃一番，说有《醉》获奖这件秘密武器，他肯定可以斗过老孔。待梅桃情绪稳定下来后，他才问孟保田昨天开会的事。

孟保田说老孔太狡猾了，先将财务制度读了一遍，再叫他和苦了发表意见，又说宁愿提意见也行，他允许他们保持沉默。后来老孔问了几遍有没有意见，他们真的不作声。

谁知老孔竟说，默认就是表示同意，他宣布财务制度获得馆务会一致通过，并不由他分说，便宣布散会。

庄大鹏将老孔骂了一通后，也觉得这事难以再推翻了，往后只能一件事一件事地处理。

孟保田又将他和老伍计划的春节文化活动方案对庄大鹏说了一遍。庄大鹏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可以改进或补充的地方，便点头同意了。

孟保田走后，梅桃说，老孟这个人有点靠不住，得防着一点，昨天会上他要说不同意可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像是有意不说，给老孔创造硬说他是默认了的机会。

庄大鹏说，我也正这么想，老孟这么主动来家里说清楚，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知道老孟对我这几年的突出成绩很妒嫉，他巴不得老孔这么限制我一下。

夫妻两人商量好，往后凡事对孟保田得留一手，防止他倒戈。

由于有一种危机感，虽然只分别了一夜，但晚上庄大鹏和梅桃上床以后，表现得分外恩爱。

第二天中午，庄大鹏听到消息说，何副部长率人回来了。庄大鹏匆匆吃完中午饭，就到文化馆邀孟保田一齐去何副部长家。

何副部长正准备上床午休，见了他们明显露出一些不高兴来。

庄大鹏怕何副部长下逐客令，便开门见山地将获奖作品《醉》和获奖证书拿出来，一边给何副部长看，一边告诉他说，《醉》先前获一等奖的呼声很高，但后来由于有人捣鬼，只获了一个三等奖，弄得连省影协的人都觉

得很遗憾。

何副部长看着照片，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他说，老庄你这几年在业务工作上很突出，要借这次获奖，在县电视台上好好宣传一下。下午你亲自去电视台一趟，就说是宣传部的意思。

庄大鹏连忙点头答应，然后又露些苦笑来，说，可老孔对我一点也不支持，连旅差费也不给报销。

何副部长要过旅差费单据，庄大鹏趁势将省影协要求有关单位给予获奖作者奖励的文件递上去。何副部长看了看后没有作声。

孟保田眼看要冷场，连忙开始汇报今年春节的文化活动安排。他刚开了个头，就被何副部长打断了。何副部长问，这么重大的活动老孔怎么不参加汇报。孟保田说，这是郑副书记亲口交待给他和庄馆长的任务，他们不清楚郑副书记的意图，只好如实照办。

听说是郑副书记意思，何副部长就不再追问了。

孟保田汇报说，今年春节文化活动仍以县城关为中心，总体构思为《百兽闹新春》，具体计划是：组织十条龙、二十对狮子、五十只蚌壳精进城，从正月初二开始，到正月初四结束，为期三天。同时，县直各单位每家门前要悬挂不低于两盏以上的宫灯。宫灯来源，可由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按各单位的订货来扎制。

孟保田尚未说完，何副部长就兴奋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副有话迫不及待地说出来的样子。

果然，孟保田一说完，何副部长就表态说，这个计划好，它可以把整个春节造爆了，你们再具体地规划一下，哪个乡镇出几条龙、几对狮子、几只蚌壳精都要写清楚，我向郑书记请示，亲自来当这次活动的总指挥。

庄大鹏见机会来了，就说，这只是我和孟馆长的想法，还不知老孔支不支持。老孔他现在是一手遮天，为了强化自己的主要领导形象，把别人变成名副其实的次要领导，他正在将副馆长改为馆长助理，并且实行聘任制。这会儿我们跟你汇报工作，回去后还不知他聘不聘我们呢！

何副部长当即说，这个老孔，文化馆副馆长的任免是宣传部的事，他怎么可以这样乱来呢！

孟保田又将电话机上锁的事说了。

何副部长听后沉吟了一阵，然后要他们回去带个信给老孔，晚上七点半，正副馆长都来宣传部开个会。

庄大鹏和孟保田在回文化馆的路上，反复权衡，想判断出这次汇报后，何副部长的态度对他们究竟是有利还是无利，直到进了文化馆的大门，他们也还拿不定主意。

老丁独自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摆着舞票和电视录像票，这会儿没人来买，老丁就捧着《易经》入神地看着。

庄大鹏上去招呼一声，要老丁帮忙算算他和孟保田今天的运气。

老丁开始不答应，缠不过了才被迫说了四个字：有得有失。

路过办公室时，他们见老孔正在打长途电话，老孔憋着嗓子说普通话，那声音南腔北调的八不像，难听死了。

庄大鹏不愿和老孔讲话。何副部长的意思是孟保田向老孔传达的。

老孔听孟保田传达时，脸上有一丝冷笑。

隔了一会儿，老孔出了馆长办公室到隔壁办公室里去打电话。庄大鹏

悄悄地顺着墙走到窗边听了几句，知道老孔在和何副部长通电话，他刚好听到老孔反问的那句，老孔说，要我带四百块钱来干什么？何副部长在电话里怎么说的，庄大鹏不得而知。电话打到最后，老孔和何副部长开起玩笑来。老孔问何副部长这次出差在外面跳舞没有，有没有遇上中意的舞伴，等等。

庄大鹏一听到老孔说话的那语气，心里就沉重起来。

他一刻也不愿在办公室里坐，拿上获奖作品和证书就去了电视台。

电视台的人一见到《醉》，二话没说就操起机器拍了一条两分钟的新闻，并讲好今晚在本县新闻节目里播出。

庄大鹏刚想给何副部长打个电话通知一声，电视台的人已抢先和何副部长通了电话。

离开电视台，来到街上，庄大鹏见一座电话亭里正空着，便决定还是给何副部长打个电话。他拨通了宣传部，何副部长接了电话，问他有什么事，他就将晚上要播新闻的事说了。何副部长一点反应没有，只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就搁下了话筒。

晚上，庄大鹏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宣传部，不一会儿何副部长也来了。两人谈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庄大鹏心想学着老孔和何副部长开点小玩笑，但一见到何副部长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想好的笑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接着老孔和孟保田几乎是同时进来了。

何副部长看了看表，但并无开会的意思，他将办公室的电视机调到本县台的位置上，然后回到藤椅上偷懒地坐着。八点钟左右，本县新闻开始了。庄大鹏的摄影作品《醉》获奖的消息放在第三条上，播音员只说是获了省内大奖，没说是三等奖。画面上反复出现何副部长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

新闻一播完，何副部长就将电视机关了，并宣布开会。

何副部长先说了很长一段，主要讲文化馆工作如何重要，又对文化馆的工作进行了肯定，然后就开始表扬庄大鹏，当场宣布由文化馆发给庄大鹏奖金四百元，鼓励他今后再创作出比《醉》更好的作品来，并指示老孔，今后凡是影协和新闻单位通知庄大鹏参加的活动，其费用文化馆应一律予以报销，同时相应打给这些地方的电话，也要一律给予方便。

庄大鹏心里正高兴，何副部长又说，关于文化馆副馆长改为馆长助理的尝试，应以稳妥为主，不要搞一步到位，可以先设一个副馆长，一个馆长助理，取得经验后，若好就全部改为助理，若不好，可以退回来，仍旧搞副馆长制。

庄大鹏猛一听还以为是件好事，是对老孔的所谓改革的沉重打击。

接下来就只剩下研究春节文化活动的人员安排了。尽管活动的计划是庄大鹏和孟保田出的，但最后被委以重任的仍是老孔，老孔当春节文化活动办公室主任，庄大鹏和孟保田分别是第一行动小组和第二行动小组的组长。庄大鹏负责召集民间艺人扎制宫灯，孟保田负责和各乡镇联络，督促各个龙灯、狮子和蚌壳精的排练与及时行动。

散会后，何副部长叫庄大鹏单独留下，他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谁知何副部长只说，他这次的旅差费就不要再在馆里报销了。庄大鹏没料到一下子能领这么多的奖金，当然就应允了下来。

回到家里，庄大鹏将会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梅桃听。梅桃没听完就叫起来，说，你真是个苕，上了当还不知道。

庄大鹏一时没拐过弯来。

梅桃说，过去你和老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却一分为二，一个成了副馆长，一个成了馆长助理，这不是明摆着被分化瓦解了吗？你要是仍当副馆长，老孟肯定会对你有意见。反过来。老孟若仍是副馆长，他还不上和老孔钻到一条裤子里去！

庄大鹏听了梅桃的话，身上出了一层冷汗。他这才意识到老孔和何副部长的关系好到了何种程度，他觉得自己原先想争取何副部长支持自己的企图，真是痴心妄想，比下井里捞月亮的猴子和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还傻。

尽管梅桃再三安慰他，庄大鹏仍蔫了不少，一连几天，他很少到文化馆去。他知道老孔只会聘自己为馆长助理。果然，没过几天，他就见到了宣传部的红头文件，自己被改聘为馆长助理，孟保田仍为副馆长，老丁仍是副书记。

文件下来的那天，老伍跑来坐了一下午，要庄大鹏不要灰心，他正在搜集老孔的问题材料，只要找到三五条，就可以将老孔撵下台。

庄大鹏怕自己这个样子又被梅桃瞧不起，就振作精神，下乡去跑了几天，找了十几个扎匠来文化馆扎宫灯。扎匠一来，各单位订购宫灯的人也来了，庄大鹏就显得格外忙碌起来。

由于离春节放假只剩下二十来天，扎匠们几乎天天晚上得加班，所以庄大鹏常常也得陪着熬到半夜。

孟保田保住了副馆长，心里挺感激老孔，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整天泡在乡镇里不回来，弄得别的乡镇有急事时，老孔或者小段都必须下去跑。

何副部长不时来馆里转转，见了这番景象，很高兴地说，改革和不改革就是不一样，这一下子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

这天傍晚，庄大鹏吃了晚饭正要出门到馆里去加班，老伍推门进来了。

老伍脸上一副神秘色彩，进屋就小声问，屋里有外人吗？

庄大鹏说，没有。

老伍不放心，仍到各个门口看了看，见屋里真的没有外人，他才兴奋地说，这一次，我可抓住老孔的尾巴了。

老伍说，上个星期四，老孔和小段分别搭车去石桥镇和李河乡检查春节文化活动的筹备情况，到石桥镇要经过李河乡，他俩本可以一起坐同一辆车走，可是他俩却分开一个上午走，一个下午走。老伍说，他们越是这样他倒越怀疑。随后他就留心打听了一下，结果发现，老孔那天没有到石桥镇，小段那天也没有到李河乡。所以，这中间肯定有名堂。后来，他一直泡在财务室，看他们怎么报旅差费单据。今天下午，老孔终于进了财务室。老伍装作到桌子上找图钉，凑过去一看，发现老孔的住宿发票是用一张白纸条代的，上面写的理由是发票丢失了。老伍转身到办公室给在地区工作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朋友的弟弟在石桥镇政府管理客室，他要他们帮忙查一下上星期日来客室住宿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位姓孔的。那边查了一下后，回话说，那天住宿的人当中，没有姓孔的。

等老孔拿了钱出了财务室以后，老伍故意套会计小吴的话，问怎么现在空白条子也可以报销。小吴说，只要老孔签了字她就给报，反正是国家的钱。老伍问老孔给谁签过字没有。小吴说老孔前天给小段签过类似的条子。

庄大鹏对这个消息反应很好，他要老伍用点心，查出那一天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只要证据确凿，就不怕老孔不受处分。

梅桃拿了一碟瓜子上来，然后坐在一旁，说，光有男女作风问题，还

搞不垮老孔，一定要找到他的经济问题。

老伍说，老孔昨日中午领着两个泥水匠在楼上指指点点，像是要整修下水道。

庄大鹏说，是不是先前在馆里做事的那两个？

老伍说，不是，是两个新的。

庄大鹏放下心来，说，你瞄准点，他们肯定要朝老孔进贡。

老伍捏了一撮瓜子正要走，庄大鹏叫住他，说，馆里的电话机锁了，你怎么可以打长途呢？

老伍笑了笑，不肯明说。

庄大鹏说，你一定也有钥匙，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是和老孔串通一气，朝我要诡计！

老伍忙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在邮局有位朋友，是他告诉我一个办法。先将电话上的按键乱按一通，邮局的程控电脑就会说，对不起没有这个号码，请查对清楚后再拨。

这时，可按一下压簧，并迅速地按下 0 键，电子锁就通了。县里的程序电脑反应慢，它的程序还没调整过来时，电子锁就一点用也没有。

庄大鹏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去找小段和老孔要钥匙。

老伍说，我怕打电话的人一多，反而暴露了目标。

庄大鹏坐不住，要到文化馆去试试这法子。

路上，夜风很大，他们走得很快。还没进文化馆大门，就听到住在五楼的扎匠们吵吵嚷嚷地响成一片。

庄大鹏不管这些，和老伍先去了办公室。

小段不在，她和老孔在隔壁馆长办公室里悄悄地说着什么。

庄大鹏拿起耳机，试着拨了两次武汉，都没有拨通。老伍在一旁教他手法要再快一点，他又试了几次，终于通了。他在区号之后，又拨了省影协的电话号码，只听见嘟嘟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响，却无人接。他记起省影协办公室夜晚是无人上班的，便有些扫兴地放下了耳机。

这时，五楼上的吵闹声越来越响。

庄大鹏听到隔壁小段的高跟鞋磕嗒地响起来，就抢先几步，跑到走廊上。刚站稳，那边屋里的老孔和小段也出来了。

听了一阵，老孔说，庄馆长，你去看看，处理一下，若是处理不了，我再回去。

庄大鹏对老孔说话的语气很反感，却又没办法，只好朝五楼攀去。

一到五楼，他就闻到一股酒气。

庄大鹏留了个心眼，没有直接进去，而是悄悄地将门边的一个小徒弟招出来。一问才知道，扎匠们说在馆里干了十来天，眼看过年的时间就来了，想提前预支点钱，捎回家去。天黑时，他们和小段说了这意思，谁知小段一口拒绝了，说不干完活就不能付钱。

扎匠们生起气来，趁着酒意闹事，要将扎好的宫灯放火烧了，然后卷起铺盖回家。

庄大鹏略一思索，想好一个主意后才进屋。

他一进去，扎匠们就围上来找他说理。说他们过去无论是在公家还是在私家里干活，只要干到一半，总能顶支一部分钱，他们说还从没碰到过像文化馆这么不讲理的单位，真是越有文化越不讲理。

庄大鹏问他们要预支多少，扎匠们说七十决八十块都行。庄大鹏随口表态，干脆每人先领一百块钱，这样好算帐。扎匠们很感动，说他们就是日死狗，也要将宫灯按期扎好。

扎匠们分别打了领条，庄大鹏一一在领条上签上“同意领取”四个字，再署上自己的名。

他吩咐扎匠们明天上午找小段领钱，今晚的活必须干到下一点。扎匠们都点了头。

庄大鹏下了楼，来到馆长办公室，见老孔和小段还在那里说话，他就没有进去，只站在门口说了声，扎匠们的事我已处理好了。

老孔似乎无心和他说话，只是嗯了一声。

庄大鹏转身往家里走，一路走他一路冷笑。到了大门口，见老了怀里抱着一只烘篮，坐在那里等人买票。

庄大鹏上去说，丁书记，这门口连鬼都没有一个，你还守在这里干什么？

老丁说，不一定呢，昨天晚上九点钟我还卖出去两张票呢！天冷谈恋爱的人没去处，正好可以到录像厅里坐一坐。

庄大鹏不好与他争什么，走在大街上他一直在琢磨老丁失败的原因，按说那两个副馆长都不是他的对手，可结果还是一败涂地，连经营了十几年的老巢也丢了，跑到文化馆来干起卖票的事。

他到家时，梅桃已睡了。

他将洗脚盆搬到房里，一边泡脚，一边和梅桃说话。说的自然是老丁的事，梅桃一口咬定，老丁大败的原因是他最后将图书馆所有的群众都得罪了，老了也是总想改别人的革。

庄大鹏想不出别的道理，就同意了。但他又有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文化馆的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呢？

他和梅桃商量了多时，才得出结论，老孔很聪明，他想先从干部头上动手，杀鸡给猴看，或者先将班子稳定，下一步他不可能不触动群众利益，到那时就有好戏看了。

上了床，庄大鹏好半天也睡不着，他有一种预感，觉得用不了多久，自己也会像老丁一样，只管卖票，不问其它。

第二天，他有意不起床，在被窝里睡懒觉。半上午时，孟保田在外面叫门。起初他不答应，后来，孟保田说他知道他在屋里，他有急事。

庄大鹏想起自己忘了叫梅桃将大门反锁了，只好爬起来开门。

开了门，他说，孟副馆长，这贵的脚，怎么来了？

孟保田说，庄馆长，你别挖苦我，早知老孔用的是离间计，还不如和你一道当个助理算了。

庄大鹏说，你别得了好处又来卖乖，你心里没有一定的想法，别人能离间得了。

孟保田说，这事各人凭良心，若光凭说是说不清的。你快到馆里去一趟，孔馆长有急事找你。

庄大鹏冷笑一声说，哟，怎么不叫老孔了？

孟保田脸一红说，我这是礼貌，他总是称我们为馆长呢！

庄大鹏说，你回去告诉你的孔馆长，我今天生病了，要休息。

说着，他就摆出一副送客的架势。

待孟保田走后，庄大鹏锁上门，不声不响地跟上去。

孟保田没有发现庄大鹏在后面跟上来，他一进馆长办公室就对老孔说，老庄他在家装病不愿来见你。

老孔说，他怎么说的？

孟保田说，他说大不了你将他的助理职务解聘了！

庄大鹏在门外听了这话，一下子跳进去，说，老孟，你再说一遍，这话是谁说的？

孟保田措手不及，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庄大鹏说，我不像你，我不懂什么叫离间计，我只搞阳谋，不搞阴谋。

这时，老孔插进来说，都是误会，别再说了。庄馆长，我们先说点紧急的。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同意，就答应预支钱给扎匠们呢！

庄大鹏说，我这是按照馆长助理责任制规定去做的呀，你让我管扎匠们的事，我就管了。

老孔说，我没叫你答应可以预支呀！

庄大鹏说，可你也没说不让我答应嘛！

老孔生气了，说，庄馆长，你这是存心不与我合作！

庄大鹏说，恰恰相反，是你存心找我的叉。不过，你也别发火，我签的字不值钱，我去宣布作废就是。

庄大鹏说着就要上五楼去。老孔连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襟。

老孔说，你别再煽风点火了，扎匠们闹了一上午，刚刚歇下。我已叫小段去银行取钱了。那两千块钱是各单位订购宫灯的预付款，原先准备给全馆人员发点过年费；这下子让你一风吹了。

老孔这话一会儿就传遍了全馆，庄大鹏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指桑骂槐地咒他。庄大鹏不敢再得罪群众，便装作没听见。有事没事，他都和扎匠们泡在一起，所以宫灯扎得很快，到腊月二十七就全部扎完了。

腊月二十八，各单位放年假，之前他们都将宫灯在门前挂好了。入夜，何副部长上街来检查，见满街五彩缤纷，就不断地夸老孔，说如果不是老孔果断地抓改革，就不会有此新面貌。

庄大鹏见何副部长只字不提自己，心里很不服气。

检查完后，庄大鹏来到老伍家，他要老伍加紧注意老孔和小段的行动，估计放年假之前他们若真有关系，就一定要找地方幽会。

第二天上午，老伍匆匆赶到庄大鹏的家里，说他刚刚在老孔的办公桌抽屉缝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晚十一点公园门口等”几个字。老伍说他看过之后，又依照原样塞在那道抽屉缝隙里。

庄大鹏沉吟了一阵，他有些怀疑，这样的腊月寒天，干吗要这晚去幽会呢？在梅桃的一再怂恿下，他终于决定和老伍去捉奸。

晚上九点，梅桃给他们做了一些酒菜，两人吃过后便到了十点。他们悄悄来到公园门口，找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

半个小时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跟着又刮起了北风，庄大鹏冻得直打哆嗦，到十一点时，见仍无人来，就要回去。老伍要他再忍半个小时，他们可能迟到了。庄大鹏不肯，老伍又减到十五分钟。

又熬了十分钟，仍无动静。他们正要回去，不知从哪里钻出几个巡夜的联防队员，并不由分说地将他俩带到派出所去关了起来。

派出所的人都认识他们，只是他们自己没法说清那么晚躲在那里干什

么，虽然人熟也不好放他们。

腊月三十中午，有的人家在吃团圆饭了，老孔才来将他们保出去。

老孔什么也没问他们。他们知道自己上了老孔的圈套，也不便说什么。

庄大鹏一到家就发起烧来，三十、初一都在床上躺着。由于老孔说的那话，馆内群众都认为是庄大鹏使坏，才让他们少领了百多块钱的过年费，所以初一里没有多少人来拜年，只有老伍、老了来过。老孔和孟保田在天黑后，也结伴来坐了坐。

正月初二一大早，各乡镇参加春节文艺游行的队伍就进了城，老孔叫庄大鹏在家休息，街上的事有人张罗，免得他上街后一累一冻后，旧病没好又添新病。

庄大鹏怕老孔又趁机散布他的坏话，这大的活动，文化馆一年只有一次，他不露面的确容易招人议论。若硬撑着去了，恐怕真的会惹上新病。

正在犹豫之际，梅桃忽然在门口惊喜地叫起来，说，老庄，快放鞭炮，何部长来拜年了！

庄大鹏一时不相信，待出了房门，才见何副部长果真从门口进来了。

庄大鹏连忙点了一串五百响的鞭炮，扔在何副部长的脚下。鞭炮昭昭叭叭地响完以后，庄大鹏说，恭喜何部长新年如意发大财。

何副部长不作声，只是笑，在屋里转了半天，庄大鹏和梅桃叫了好几遍坐，他才坐下来。

梅桃上了瓜子、糖果和菜水，便要去张罗菜，留何副部长在家吃中午饭。

何副部长很坚定地说声，不！

又说了几句闲话，何副部长就正色说，我亲自来找你，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要你去完成。政治局的一位常委近日要来我县慰问、考察。昨天晚上县委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每一个参加接待的人员，你被选作了我县的唯一一名摄影记者，这是你的光荣，但责任也是重大的。这事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讲，常委来是一级保卫、严格得很，一点也不容有闪失。馆里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会直接和老孔讲清此事的。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庄大鹏又惊又喜，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反复地说着，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何副部长带着庄大鹏来到县委办公室，将他亲自交给郑副书记。

郑副书记分管组织和政法，他被委以这次一级保卫工作的常务副总指挥。何副部长想在一旁听点消息，但郑副书记挥手叫他走开了。

郑副书记为了显示重视，就向他和盘托出了挑选他的经过。庄大鹏听后才知道自己这是抢了何副部长的位置。何副部长也爱照相摄影，他还亲自给郑副书记打电话毛遂自荐愿意当一回摄影记者，但郑副书记对他的摄影技术信不过，仍然挑了庄大鹏。

庄大鹏领了任务回来，老孔又在家里坐着，他心知老孔是来探听小道消息，便故意一点风不透，让老孔干坐。逼得老孔只好直接问他。他马上顶回去，说，郑书记交待了纪律，关于常委的事，一律不许外传。

老孔觉得没趣，坐了坐就走了。

庄大鹏参与接待常委的事一传出，来家里拜年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从下午到晚上，来的人没有五十个也有四十个。原计划可以吃用到正月十五的

瓜子、鞭炮，一天就光了。

晚上九点以后，屋里静下来。没有外人时，庄大鹏和梅桃反而更兴备。一夜之间他们接连亲热了三次。梅桃还喘着气说，她有好几年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了。

常委哪天来县里，大家都不知道。常委的行程属于绝密。郑副书记带领参加接待和保卫的人，每天从早到晚守在县委宾馆里，一连守了五天，才得到准信，常委明天上午到达。

初八这天，常委来了。

庄大鹏知道自己的任务。常委带来了一大帮名记者，那些人手脚快，机器好，脾气也大，抢镜头时，常常动手推人。庄大鹏拍新闻片反应比他们慢，就老是挨他们推搡。

庄大鹏没空计较，他要将在常委同县里每一个干部握手或交谈的镜头拍下来，以留作资料。

常委在县里呆了三天，既访贫问苦，也考察星火计划，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这样就苦了郑副书记，他总要在常委到达之前就带领保卫人员控制现场，待常委走后才能撤离，然后又要拼命赶到头里去，控制下一个现场。所以，三天都快过完了，还没有机会和常委握手交谈。

郑副书记心里很急，那模样庄大鹏看了个清清楚楚，他见所有人的镜头都有了，就缺郑副书记的，心里也觉得若真的一张也没拍着，日后见了郑副书记可就不好办。

庄大鹏留了个心眼，密切注意着郑副书记的举动。

初十下午，常委看完县里最后一个点，准备乘车到安徽省去视察。上车前，常委见附近有棵古树，树身上有个很大的洞，就走过去看了看。

这树洞是最后一站保卫工作最大的隐患，树又不能砍，但树洞里的情况谁也搞不清，没奈何，郑副书记就带着县公安局两个身手最好的侦察员守在树洞前。

常委走过来时，郑副书记又紧张又兴奋。跟在常委身后的县委第一书记介绍说，这是县委郑副书记，这次视察的保卫工作都由他负责。

常委伸出手说，辛苦了！

郑副书记赶忙抓住常委的手紧紧地握着。

庄大鹏看到这个情景，连忙举起相机，按下快门。

常委走后，庄大鹏同所有的人一道深深地嘘了口气。

三天没休息好，庄大鹏一到家就上床蒙头大睡起来。睡得正香，他被汽车喇叭声吵醒了。回过神来，听见外面有人叫，庄大鹏是住这儿吗？

庄大鹏从窗户里往外一看，见一辆桑塔纳轿车里坐着郑副书记。

他连忙将门打开。

郑副书记进门就问，照片冲出来了没？

庄大鹏说，还没有呢！

郑副书记说，什么时候可以冲出来，我晚上来拿行吗？

庄大鹏想了想说，行！

吃过晚饭，郑副书记真的又来了。

这时，庄大鹏还没有进暗室。他便说照片还没洗出来。主要是因为老孔卡他，他没有好药水和好相纸，那些次品货化学反应又慢又差，他怕将底片弄坏了，不得不倍加小心。

郑副书记忍不住说，老孔这人到底怎么样，我听宣传部的老何说他很不错，还想报副局长呢！

庄大鹏见郑副书记主动问，就大胆地说，据大家议论，老孔这人作风上和经济上都有问题。

郑副书记说，有真凭实据吗？没等庄大鹏回答，他又说，听说老孔将你聘为馆长助理！

庄大鹏说，还不是仗着何部长是他的老同学，给他撑腰！

郑副书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庄，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找我反映。你是个人才，不能让人随便压制。

郑副书记站起来要走，庄大鹏向他保证，明早他一定将照片送到他的办公室。

庄大鹏忙了一个通宵，将照片弄了出来，准时送到了郑副书记的办公室。

郑副书记捧着那张放大到十二寸的照片，看自己和常委握手的模样，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吩咐秘书上街买了一个最好的像框，夹好后，挂在办公室里，他要庄大鹏再将照片放大一张，然后挂在家里。

庄大鹏国馆上班后很是有股傲气，他大咧咧地朝老孔要了电话机的钥匙，打开电话机，和影协的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他故意放大音调和对方谈常委的事，弄得老孔和小段他们都竖着耳朵听。

风光了几天后，庄大鹏就和老伍商量如何搞到老孔错误行径的确凿证据。

老伍被上次的事搞怕了，心有余悸，脑子也不灵活了，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来。

老丁不知为何喝醉了酒，整个下午都在大门口高声朗读着《易经》，读一段后，又解释一通。那些话大家都听不懂。只听得懂他说他研究了自己和图书馆几个副职们的命相，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自己的克星。会计小吴在一旁逗他，问他研究过文化馆的情况没有。老丁说他一来就研究过了，文化馆几个头头的命相都是相克的，特别是老孔和庄大鹏。初看命相是老孔克庄大鹏，但庄大鹏的大运好，所以到头来反克了老孔。

除了文化馆的人围观外，过路的人也聚了不少。小段来吆喝几次，要文化馆的人都去上班，大家都没理她。

后来，老孔跑来铁青着脸将老丁拖到楼上办公室狠狠骂了一通。老丁一句也没听进去，依旧在读《易经》，气得老孔将那本《易经》夺过来，几把撕成粉碎。

老丁酒醒后，大家纷纷笑话他。老丁自己还不相信。会计小吴说，要是当时有个录音机录了下来，看你还赖不赖。

庄大鹏听到这话，心里一动，跟着就想到了县剧团演出时用的那种无线话筒。

他拉上老伍就往剧团跑，老伍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路都是糊里糊涂的。

庄大鹏在剧团找了一个熟人，向他打听无线话筒的使用办法，弄清了用无线话筒并配上调频收录机就能进行现场录音。

庄大鹏很高兴，返回的路上，他将自己的计划对老伍说了。老伍听了也觉得切实可行，而且百分之百地保险。

他们到五金商店问了问价，无线话筒要九十多块钱一只，调频收录机最便宜的也要两百四十块钱一台。

庄大鹏原想将两件东西的钱由两人平分了，但老伍不同意，说搞倒老孔，庄大鹏就有可能当馆长，谁的收益多，就应该多出点钱。庄大鹏想想也有道理，就不好反驳。又想到录音机家里也正需要，说不定将来还可以拿到馆里去充公报销，他就同意由老伍买无线话筒，自己买调频收录机。

庄大鹏回家和梅桃说了买调频收录机的用处，梅桃有些心痛平白无故花这么多冤枉钱，但想到这是关系到庄大鹏的前途大事，就咬着牙答应了。

老伍买了无线话筒，庄大鹏买了调频收录机。

庄大鹏借口光线不好，风又大，将办公桌移到紧挨着老孔座位的位置。然后将无线话筒藏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无线话筒的电波发射距离只有五十米，庄大鹏的家离得太远，接收不到，他只能带着调频收录机猫在老伍的家里。

老伍的窗口正好可以望见馆长办公室。

第一天，他们见小段从那门里进去，就赶忙打开调频收录机，只听到一阵高跟鞋响声后，有几声很微小的滋滋声。庄大鹏说这是接吻声。果然，过了一会儿，老孔小声说，青青，我爱死你了。小段说，你不是爱死我，你是想用胡须扎死我。两人一阵想笑，老孔忽然说，有人来了。

庄大鹏也连忙从窗户朝那边看去，见走廊上并无人影。

调频收录机里，老孔说，我骗你的，看你吓成这个样子。小段说，你只知道骗人，你说给我的金项链呢？老孔说，昨天就买好了，可回家时没藏好，被她发觉，我只好顺水推舟说是给她买的。小段说，你也许就是真给她买的。老孔说，你莫赌气。有件事我总是不放心，去年年底我们一起住的那夜，不该用真名，老伍好像一直在暗中调查，若是查出来了可就麻烦了。小段说，什么时候我再去那里住一宿，趁机将那发票存根偷出来。老孔说，你可要小心，小段说，你放心，女人做这种事不会被人注意。停了一会儿，老孔又说，晚上我们约个地方行吗？小段说，算了吧，老伍和庄大鹏的那双眼睛，就像贴在我的背上。老孔说，怕什么，现在对男女的事管得松，只要是双方愿意，谁也干涉不了。小段说，你们男人脸厚，我可受不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谈馆里的工作，上半年搞哪些项目，下半年再搞哪些活动，等等。

庄大鹏和老伍听得乏味，就将调频收录机关了。

关机之后，他们笑着说起刚才听到的情话，才意识到不该没有录音。要录音就得有磁带，庄大鹏和老伍商量了好一阵，决定先由老伍买一盒，用完后，下一盒由他买。他们估计真正录满两盒，那就够老孔受的了。

庄大鹏回家将偷听到的事都对梅桃说了。梅桃说她早就看出老孔和小段关系不同寻常。

庄大鹏和老伍偷听了一个星期，除了发现老孔和小段确有私情外，其它什么问题也没听见。倒是那天那两个泥水匠到了办公室，见四周无人，便将两百块钱给老孔，结果被老孔严词拒绝了，还说他们若再这样，文化馆的活儿他就去请别人来做。

庄大鹏和老伍听到这话时，都不相信这话是老孔说的。

这天，庄大鹏在家耽误了一会儿，到馆时，见老孔和孟保田正在小小说什么，他进屋时，他们立即停下来不作声。庄大鹏装作没注意，在屋里坐

了一会，便匆匆忙忙跑到老伍家，迫不及待地打开调频收录机。

只听见孟保田说，庄大鹏和老伍最近像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老孔说，我也觉得他们有些鬼头鬼脑的样子。孟保田说，我看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搞改革得罪了他们。老孔说，我不怕，他们感不出三尺高的尿。孟保田说，老庄利用他手中的照相机笼络了不少领导，我觉得你应该再培养一个搞摄影的，何部长的儿子不是想到文化馆吗，干脆就让他来，来了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老庄手里的照相机要回来，交给何部长的儿子实习。免得他老拿什么奖证来压馆里。老孔说，你这个建议行到是行，可就是何部长的工作做不通，他要儿子到电视台搞摄像。孟保田说，也是，那事比摄影更时髦，不过，馆里唯一一部照相机得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老孔说，来硬的老庄不吃，得来软的。我有一个设想，干脆让老庄在一楼开个照相馆，让他自负盈亏。收录机里滋滋地空响了一阵后，孟保田说，这样恐怕不妥，一来馆里更控制不了他；二来，以他现在的名气，开个照相馆还不发大财！老孔说，孟馆长你说得很对。’

庄大鹏在老伍家里气得直发抖，破口大骂说自己从前太小看这个王八蛋的狡猾了。

孟保田刚走，小段又进了老孔的办公室，照例先接了一个吻，大概是老孔将手伸进了小段的衣服里，小段小声叫着，哎哟，冰死我了。接着，小段说，五金公司来了人，听说我们装修舞厅在买音响，他们愿意优惠卖给我们全套音响，每一万块还可以给一千块钱回扣。老孔沉吟一会儿说，音响可以在他们那儿买，但回扣一分也不能要，馆里现在很不平静，有人在抓我们的把柄，所以，在经济上连半点问题也不能出。经济上出了问题，谁都不敢出面担保。小段嗯了一声，正要走，老孔忽然又说，青青，我真没料到你会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献给我！小段说，我也没料到。

庄大鹏和老伍商定，停一个星期不听，免得被他们发觉。

下午，庄大鹏一进馆长办公室，见老孔和孟保田又在窃窃私语，不由得不动气，忍了半天没忍住。

他说，老孔，老孟，我有个想法，我想在一楼开个照相馆。

老孔和孟保田一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庄大鹏说，我在这屋里坐着你们总感到不平静，而我也想有个平静的地方呆一呆。

老孔说，这个问题我答复不了，你是副馆长级干部，得请示部局后才能决定。

庄大鹏说，你们是不是怕我发了大财。

老孔和孟保田很奇怪，听庄大鹏的语气像是完全了解他们上午的谈话。

庄大鹏说了一通后，就平静了些。然后就有些后悔，生怕自己的话里露出了破绽。

他对一脸狐疑的老孔和孟保田说，中午在家里吵了嘴，心里憋得慌，你们别见怪。

一连几天，庄大鹏哪儿也不去，要么坐在办公室里看书看报，要么就到大门口帮老丁卖票，并听老丁讲《易经》中的奥秘。

老丁讲得云来雾去，他越听越糊涂，但他还是很乐意听，他就是要装出一副无聊的样子，让老孔他们消除疑心。

这天，庄大鹏正在办公室里用老伍教的法子给影协打电话，老孔的老

婆忽然在楼下叫嚷起来。

老孔的老婆说，庄大鹏，你给我出来！

庄大鹏不知何事，连忙搁下电话，站到走廊上。老孔也闻声出来了。

老孔的老婆大声说，庄大鹏，你给我说清楚，你老婆说我这项链是老孔要送给别的女人的，你今天就给我将那个女人交出来。

小段本来已走到门口，听到这话，又退了回去。

老孔的老婆在楼下挥动着金灿灿的项链。

庄大鹏说，这种事怎么问我呢，你应该问老孔！

老孔骂了一句后朝楼下吼道，你给我滚回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老孔的老婆说，现在嫌我丢人现眼，你当初干什么去了，眼瞎了吗？

老孔正要说话，梅桃从大门里钻进来，脸上有几块血迹。

梅桃呼天抢地地还没见到人就哭喊，庄大鹏，你老婆叫人打成这个样子，你要是个男人，就出来帮我出这口气。

老孔的老婆见梅桃进来，就扑了上去，非要撕碎她的嘴，敲光她的牙齿。梅桃长得瘦弱，老孔的老婆生得粗壮，一交手就分出了强弱。

庄大鹏见梅桃吃了亏，就飞快地从楼上跑下来，当胸一掌推开老孔的老婆，将梅桃护在身后。

老孔的老婆退了几步后，又扑上来，朝庄大鹏又是撕又是咬，还骂老孔不下来帮她。

在大鹏忍住不还手，他朝楼上喊，老孔，老子不打女人，你给我下来。

老孔犹豫一下，还是下来了。

庄大鹏指指梅桃的脸上的血，朝老孔左脸甩了一耳光。后又指指自己脸上的血，再朝老孔的右脸甩了一耳光。

庄大鹏一动手，老孔的老婆忙扑上来帮老孔。这边梅桃见势不妙，也冲了上来，顿时四个人扭成一团。

会计小吴在旁边见了，乐得直叫，快来看混合双打。

楼上，小段见此情景，赶忙给何副部长打了电话，说庄大鹏在馆里打老孔。

何副部长赶到时，老丁已将他们四人分开了。他铁青着脸说了句每人交一份检查来，然后就叫老孔上楼去了。

庄大鹏顾不了别的，赶忙上老伍家，偷听他们在说什么。

他先听到何副部长的半句话：……像个鸡巴馆长！老孔说，我没还手，是他们在打。

何副部长说，你心里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那项链是不是准备送给别的女人的？那女人是谁？你说清了我才能保你呀！老孔说，是小段。何副部长说，连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你他妈的连兔子都不如。老孔说，可这事谁也不知道呀！何副部长说，你以为天下就你最聪明？老孔说，我知道，这是庄大鹏在捣鬼，他的矛头实际上是在指向你，他仗着攀上了郑副书记，明里暗里总和我作对。何副部长说，所以你更要小心，郑副书记一直对我有成见。那年他当中学校长时，和一个女学生通奸，被我撞见了。其实我谁也没说，可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老孔说，那这事怎么办？何副部长说，你和老庄一人交一份检查，然后叫你老婆不要闹，就说她若再闹下去，我就有可能撤你的职。

庄大鹏听见何副部长叫老孔唤自己去，就连忙从老伍家出来，出门时

正好碰上小段。

小段不看他，却老朝老伍家里看。

何副部长对他很客气，委婉地批评了几句，说他对家属管得不严，以后要多加注意，等等。

正在说话，小段拿着一只收音机进屋来，说，何部长，这收音机里有你的声音呢！

何副部长不怎么信，他拿过收音机，大声喂了几下，收音机里果然也同时喂了几下。

小段说，这屋里一定藏着无线话筒，这是调频收音机，它能收到无线话筒的信号。

何副部长当即将老孔、老丁和孟保田叫来，要他们将各自的抽屉打开。

几个抽屉打开后，里面并没有无线话筒。

小段冲着庄大鹏说，庄馆长就剩你的了。

庄大鹏红着脸说，我忘了带钥匙。

老孔正要说什么，何副部长拦住他，说，老庄不是那种人，搞艺术的人讲的就是一人格，他不会低贱到去窃听别人的秘密。

何副部长说话时并不看庄大鹏，而是看着老孔。

何副部长要老孔带他去看看舞厅装修的情况，出门时，他又喊上孟保田、小段和老丁。

庄大鹏感到何副部长这是在有意给他机会，他连忙开了抽屉，将无线话筒揣进怀里。

回家后，见梅桃的鼻子还在流血，他安慰了几句，就拿上录音磁带去找郑副书记。

在路上，他觉得这一回不但老孔非垮不可，就连何副部长也自身难保。

郑副书记将录音磁带一段段地听了，一边听一边说，这老孔太腐化了。可听到最后，郑副书记却一句话也没说。

这时，秘书推门进来说宣传部何副部长打了电话来。郑副书记点点头，然后拿起桌上的耳机。电话通了好几分钟，郑副书记只是不停地嗯。

郑副书记放下电话耳机，盯着庄大鹏看了十几秒钟，然后说，录音磁带都在这儿？有没有复制？

庄大鹏被郑副书记看得心里发慌，不知他为何这么看自己，便如实说，还没来得及复制，都在这儿。

郑副书记忽然变脸，将那堆磁带扔到地上用脚踩碎，并严厉地说，庄大鹏，你太不像话了，将克格勃的一套学来对付自己人，这还像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等候组织处理。

庄大鹏不明白，怎么郑副书记说变脸就变脸，比六月的天气还变得快。他回到家里时，一直在等待音信的老伍，问他郑副书记表态没有。庄大鹏只知道摇头什么话也说不出。老伍很着急，接连追问几遍。

庄大鹏才吃力地说，你回去吧，我们俩这回其完了。

说着，他往沙发上一仰，眼里滚出几颗泪珠来。

梅桃见状，忙收起自己的痛苦样子，先将老伍劝走，回头再问发生了什么事。

庄大鹏依然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几天，庄大鹏才恢复过来。并对海桃和老伍说了当时的情况。

然后，他也记起问梅桃那天为何同老孔的老婆吵闹起来。

梅桃说，她那天上菜场买菜，无意之中吐了一泡痰。不料正巧吐在老孔的老婆脚边，那女人说梅桃是故意的。两句话不对劲，就开始当众相互揭短。

庄大鹏在家呆了半个月，天天提心吊胆地等处分，可处分总也不来。老伍也一直不见上门。

这天，老丁给他送来省影协的一封信。他趁机问馆里的情况如何。

老丁说，一切照旧，山没动，水设移。

庄大鹏拐弯抹角地说，大家对我有什么反映没有？

老丁说，大家说你那天不打女人百只打男人，很有股西方人的味道，过瘾得很！

庄大鹏说，没说别的？

老丁说，别的再没什么可说了，再说只有说改革。

庄大鹏见老丁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便越发不放心，因为按规律，处分越重，事先就越保密。

老丁走后十几分钟，小段来了。

庄大鹏站在门口不让她进屋，说，是不是通知我去开会？

小段说，你是不是拜老丁为师，也学起了《易经》？

庄大鹏说，你要是想我学《易经》，我就去学！

小段装作不懂他的话，说，县里马上要开人代会，抽你到会务组搞宣传，何部长要你今天下午到招待所报到。

庄大鹏听了这话，不由得愣了半天。

下午，他到招待所报了到，领了一只人代会工作人员的绿牌牌和十个彩色胶卷。他见大家对自己仍像往常一样客气，没有一点异样的言行。

吃了晚饭回家，他才记起影协来的那封信，拆开一看，是举办今年摄影作品大赛的通知。一个熟人在通知的边上写了一行字，希望他今年拿出更好的作品，不知为何，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上床后，梅桃主动向他求欢，他也来不了精神，结果让梅桃很不满意。

会议期间，庄大鹏多次碰见郑副书记和何副部长，碰面时，他们总是主动过来同他握手说话，像是一切事情都未发生过。

散会后，庄大鹏到文化馆走了一趟，他发现自己的办公桌这次不仅没有堆满报纸，而且还被擦得干干净净的。孟保田说，桌子是老孔亲自抹的。

从这天起，庄大鹏又开始天天来文化馆上班。而老伍则成天在外面拉赞助，写报告文学，他弄到一个书号，准备出一本报告文学集，郑副书记答应为此书写序。

没事时，庄大鹏就搬个椅子和老丁一起坐在门口，一边聊天，一边卖票。有熟人在门前经过，他就大声和他们打招呼。

老丁总爱和他讲《易经》，但他总也听不懂。老丁说他这是六根本净，心思还在尘世里浮沉。庄大鹏不承认，说自己早把名利看得空空的了。老丁说他看空了也无益，他生就了是个凡夫俗子，该在宦海中飘泊。

半年过去，庄大鹏的处分还不见下来，他自己甚至已将此事忘记了。省影协通知的大赛，他无心再去创作新作品，只从过去批剩下的作品又挑了几幅寄去应付一下。何副部长有天给他打电话，询问今年有没有什么比赛活动，若有应该将那次常委接见郑副书记的照片寄去试试，何副部长说，他给

那幅照片取了个名字《早春》，他说郑副书记很欣赏这个名字。庄大鹏告诉何副部长，寄作品的截止日期已过了。何副部长要他到省里去活动活动，一应经费他负责让老孔报销。庄大鹏后来从会计小吴那里预领了三百块钱，带着梅桃一齐去了趟武汉。他根本就没去影协，就在黄鹤楼、东湖里转了两天，又去武汉商场和六渡桥买了一天衣服。回来后，他对何副部长说，今年省影协也改了革，评委的思想水平都提高了，坚决不肯开后门。何副部长只好叹气让他明年一定记着再寄去。

开馆务会时，小段依然通知他参加。老孔还每次不忘点名叫他谈谈想法或看法。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凡是老孔提出来的东西，他便表示赞同。

他不作声，文化馆就安静下来，一件件工作也就有条有理地进行下去。有的还搞得有声有色。

到了下半年，文化馆开始不断受到表扬。

年底，馆里开会总结今年的工作。

先是领导带头汇报自己这一年来做了些什么事。老孔是一把手，管全盘当然不用进行自我总结了，他只总结全馆的工作。因此，第一个讲的是孟保田。按照上面先前发的任职通知，应该是庄大鹏在前，然后是老丁，最后才是孟保田。但这大半年来，由于庄大鹏一薦，百事不问不管，从上到下都把孟保田看成了二把手。所以，遇事老孔说了，就轮到孟保田说。老孔谈了今天总结评比的意义以后，孟保田便毫不客气地说起来。

孟保田概括自己在领导工作上，今年配合老孔作了十件大事，同时在自己的业务工作上也做了十件有一定影响的事情。孟保田是搞书法的，他的业务工作主要是帮助县里的一些领导作字画，有时干脆摹仿他们的字体，替他们写。老孔说这也叫辅导。孟保田辅导的几幅作品，在省地举办的老年书画比赛中频频获奖。

接下来是老丁说。老丁说，我今年百事没做，只卖了三万三千六百九十零半张票，发送赠票二千七百七十一张，合计三万六千四百六十一张半。

开会的人都笑起来。

老孔笑着问，哪来的半张票？

老丁说，不知怎么地票款里多出两角钱来，刚好是半张票的价，我就将余下的票撕掉了半张。

老孔说，不错不错，积微成巨，从小见大，老丁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好好学习。老丁，你这有什么要补充的？

老丁说，没有了。

于是，大家就都将目光转向庄大鹏。

庄大鹏有些尴尬地说，我今年只找了几个扎匠来扎宫灯，另外，平时还协助老丁卖了一些票，没什么好总结的，明年再努力吧！

他一说完，老孔就站起来说，庄馆长太谦虚了，你今年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嘛！作品《醉》再次在省里获大奖，县电视台还作了专门报道，今年我馆工作上上了电视的，包括这次一共也才四次嘛！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你代表全馆同志，参与接待中央最高领导，并且非常完满出色地完成了接待任务，这在我馆历史上是开天劈地头一回，是可以写进馆史的重大事件。还有，馆里今年的各项改革，如果没有你的主动配合，还能顺利完成吗？因此，我建议大家在评先进时，投庄馆长一票。

老孔的话让庄大鹏大吃一惊，他感到老孔已经有了何副部长和郑副书记那样的气度。

大家见老孔评价庄大鹏如此公正，自我总结时便都丢下顾虑放开来说，因此总结会的气氛既融洽又热烈。

老孔及时给何副部长打了个电话，请他来参加一下。

何副部长抽空来听了半天后，不由得大发感慨，说改革的确是副灵丹妙药，没有改革就没有文化馆今天的景象，他鼓励文化馆将改革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

隔了几天，宣传部来了两个笔杆子，将文化馆的改革经验写成材料，散发到全县。

老孔劲头十足，又想在春节期间搞一次大型活动。他搞了一个计划上报到宣传部，何副部长很有兴趣，但由于规模太大，必须请示县委领导。他将报告送上去后，却被郑副书记打回来。

郑副书记在报告上批示：国家对国庆节尚且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中庆，三年一小庆，去年春节兴师动众进城演出，弄得乡下一片冷清，今年可否组织城里文艺团体下乡演出，还情于农民？来而不往非礼也，请宣传文化部门酌情考虑。

文化馆传达郑副书记的批示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唯有老丁不知为何忽然笑出声来。

会计小吴在一旁嘟娥，大过年的，把我们往农村撵，你还有心思笑！

老丁说，我没笑哇！

小吴说，大家都听见了，你还赖！

老丁说，我真的投笑。

见老丁极为认真的样子，庄大鹏就解围说，老丁是没笑，是菩萨在笑。

庄大鹏知道老丁这是在卖傻。

郑副书记的意见馆里讨论了一天也没个结果，最后还是老孔硬性规定，正月初三、初四、初五和正月十四、十五，一共五天，全馆人员分成三队，由孟保田、老丁和庄大鹏各领一队，下去慰问演出，东西南三片，一队负责一片，节目自备。老孔自己跑面上，小段在家里留守看电话应付日常事务。

到了正月初二，庄大鹏名下的那些人一齐跑来请假，都是些急得不能再急的理由。

庄大鹏说自己无权同意，也无权不同意。大家明白他的意思，都说，我们不让老孔和小段发现就是了。

夜里，庄大鹏去给老丁拜年。老丁说他名下的那些人都请了假，就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

两人一商量，决定干脆合二为一，两人一道下去跑，不到乡镇，专钻山沟，也不告诉老孔他们到了哪里，老孔也无法查证。他们吃点苦，让别人在家过个安稳年。

第二天一早，庄大鹏和老丁就悄悄地搭车下了乡。头一天半，他俩跑东片，后一天半，他俩跑西片。庄大鹏会唱多种戏曲，尤。其擅唱山里人喜欢的采茶戏。老丁会说快板书，加上学了《易经》，常常一边打着快板，一边就在炕子里的人群中扯出一位来，数落着此人的家事、过去和未来。所以，他们所到之处大受欢迎。原计划初五下午回县城，结果被人一再挽留，直到初七下午才回。

他们还没回，县电视台就在一条口播新闻中，播送了县文化馆组织演出队，到东片和西片演出的情况。不知何故没有提孟保田带队跑的南片。

回来后才知道，孟保田虽然硬将分到他名下的那些人都拖下去了，但那些人都不愿出节目，孟保田只好搞几个大合唱，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看。那些放了假的新闻通讯员也不愿为他们写新闻稿。

庄大鹏和老丁到家的第二天，两个队的人偷偷请他们在一家餐馆里吃了一顿鸳鸯火锅。

从餐馆里出来的路上，庄大鹏醉醺醺地问老丁，那次为何说他可以反克老孔，怎么不见灵验。

老丁也半是朦胧地说，快了快了，就在这一两年之内的事。

庄大鹏说，老孔狠到没有一个对手了，谁还克得了他？

老丁说，老孔最厉害的对手是老孔自己。

正月十五过后，老孔又开始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搞改革方案。

那几天，孟保田有些惶惶不安，庄大鹏装作没看出来，私下却对老丁说，孟保田是怕老孔也将他改成协理了。

三天过后，老孔才露面，并开始召集他的手下开会讨论自己精心构思的改革方案。

就在老孔将自己反锁三天的这段时间起，庄大鹏、老丁、老伍都陆续听到消息，说老孔马上要提升，有三个位置供他选择，一是文化局副局长、二是文联常务副主席、三是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

孟保田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所以他愈发显得焦躁不安。

老孔的方案一公布后，大家才发现内容很保守，出发点只是稳固去年以来的改革成果，在加强社会效益的同时，适当注意提高经济效益。

庄大鹏想了想，也明白老孔的良苦用心。马上要高升的人，走之前是不能出差错的，不然就会搞得鸡飞蛋打一场空。换了庄大鹏自己他也会这么考虑的，这是当领导的起码常识。

这天老伍在街上碰见庄大鹏，便说他听到小道消息说，老孔建议由小段来接替他留下的位置。

老伍说，老孟这次可以舔女人的屁股了。

庄大鹏笑笑后说，女人屁股香，舔得更舒服。

这是庄大鹏最后一次听到关于老孔将要提升的消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仿佛已将这事给忘了。倒是老孔和小段表现得越来越焦急，隔一阵就主动和别人谈老孔提升的事，问别人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有一次，小段还问过庄大鹏，同时还暗示庄大鹏到郑副书记那儿去探探口气。

庄大鹏也想知道上面对此事的态度，就借口找郑副书记，问他和常委握手的那张照片能不能送到省里去参赛。在郑副书记同意他送去参赛之后，他装作是无意间随口问了一句，说，老孔的工作好像是要动一下吧？

郑副书记却不着边际地说，最近，中央可能有新的精神要下来。

庄大鹏吓了一跳，那意思像是老孔要调中央工作。

没过多久，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开始大力宣传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庄大鹏将那些文章反复看过之后，才恍然悟出郑副书记那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现在需要的是有经济头脑的人才，要优先提拔懂经济的人，老孔不懂经济就肯定无望了。

庄大鹏发现老孔也及时地领悟到了这一点，一连十几天，老孔总在看

一些有关股票和市场经济的书刊，还不停地做笔记，与人谈话时，多数用的是经济语言。

庄大鹏在家对梅桃说，老孔这人是有些了不起，他太精了。

梅桃不以为然地说，老丁昨天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越精的人越傻，越俊的人越精。

庄大鹏说，那你认为我傻不傻？

梅桃说，文化馆没有比你更俊的了！

庄大鹏说，可我还是一点也不精，我是真傻了。

老孔重新将自己反锁起来，不过这次他似乎没有以往那样沉浸其中。有天上午，小段和小吴在隔壁办公室里大声齐唱《真心真意过一生》，老孔从自己办公室里冲出来，毫不客气地将她们吼了一通，说想在文化馆上班就别唱，想唱就调到剧团去。

庄大鹏见状，心里想，老孔这次是不是动真格搞改革了！

老孔这一次将自己反锁了一个星期才拿出一套方案。

方案之一是，提倡在岗人员以自己的业务专长为依托，在兼顾业务工作的同时，创办经济实体，一年打基础，两年求发展，第三年才向馆里上交利润。

方案之二是，为鼓励馆内干部通过各种关系谋求上级财政部门的拨款，今后馆内一律按所获财政拨款的百分之几发给有关人员作为奖金和服务费。

方案之三是，从本月起，行政节支奖暂停发放，待年终时，将根据每个人的工作实绩的考核情况酌情发放，坚决做到奖勤罚懒，并根据好般差，拉大档次。

方案之四是，将一楼大厅临街的墙全部打开，标价出租。

馆务会讨论时，庄大鹏、老丁都跟着孟保田和小段说好。

老孔有些激动，说，改革到了这一步才算触动了大多数人，因此，领导班子要格外保持团结，保持过去一年来的坚强的战斗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馆领导先带头。譬如，在馆长曾要求办个照相馆，那时没政策，条件不成熟，但现在完全可以搞。小段、段主任也可以搞个美术装满广告公司，这是她的专长。孟馆长长于书法，也可以考虑办个什么培训班、学校等。老丁嘛--

老孔一时没想出老丁可以干什么。

庄大鹏下意识地说，老丁可以办个人生预测中心。

这话一出口，小段带头笑起来。

老孔说了许多，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

散会时，会计小吴进屋来，说，有件事，趁各位领导都在，请帮忙解决了。

老孔说，现在大家都在改革，忙得很，你的事可不可以放一放！

小吴说，那可不行，县直幼儿园发了文件，今年新生每人得交一千元集资款。先集资后报名，今天是集资的截止日期。

老孔说，往年不是五百吗？

小吴说，现在什么东西不涨价？

老孔说，今年的大气候不一样，这集资款恐怕得由自己出。

小吴说，怎么过去都由馆里出呢，我女儿才三岁，她是犯了什么重大错误呢，还是汉奸特务，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呢？

老孔正要回击，小段在旁边使了一个眼色，老孔停了停才说，这样，钱你先垫着，你这种情况馆里今后还有，得慎重研究一下。

小吴说，我之后就轮到小段了，小段生了孩子，还愁没人供他上幼儿园。

小段红着脸不接话，径直朝门外走去。

跟着老孔也走了。

小吴坐在办公室里哭了一通，最后还是听了庄大鹏和老丁的劝，答应就按老孔说，自己先将集资款垫上，待以后研究了再说。

傍晚，老伍来到庄大鹏家，说他刚才在城外，看见小段在一片树林边等老孔，他问庄大鹏有没有兴趣去捉奸。在大鹏说他不爱动，那是老孔的艳福，冲散了他们的好事会遭报应。老伍就说他也不想管这闲事，干脆就当老孔和小段是在研究改革好了。

庄大鹏问老伍这一段拉了多少报告文学。老伍伸出了一双手。

庄大鹏说，十篇报告文学赞助款总在两万块吧？

老伍避而不答，只说，我现在一点不在乎文化馆的这点工资了，老孔怎么改革我都不会慌的。

半夜里醒来，庄大鹏想起老伍的话不由得一个人笑起来。梅桃被他惊醒，责怪他深更半夜发什么疯。庄大鹏将老伍说老孔和小段在城外幽会是研究改革的笑话说了。

后来，庄大鹏对梅桃说，我们也来研究一回改革。

说着便翻身将梅桃压住。

老孔的改革方案，没有像预期那样在文化馆引起强烈反响。方案公布了两个星期，也没有人到老孔那儿来报名办公司。老孔以为是温度不够，就将何副部长请到馆里来，再次进行动员。

何副部长讲完话就要走，馆里的几个领导将他送到大门口。

分手时，何副部长对他们说，今后文化馆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你们要自我努力。

庄大鹏很奇怪何副部长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回头看了老孔一眼，见老孔也露出些不解的神色来。

回到会议室，会计小吴先放了一炮，说，上面正在千方百计找财政部门商量，想将文化馆也变成吃全额补贴的单位，别人又没叫我们改革，我们却屈眼不痛抠着痛，自己挑起来砸自己的铁饭碗，想出风头也不能拿别人的温饱问题来作抵押呀！

小吴还对女儿上幼儿园集资的事有气，说话很尖刻，老孔忍住没有计较。

接下来有人附和小吴的话，但大多数人都说，过去总是领导来改群众的革，这一次希望领导先带一下头，自己改一下自己的革。等领导干出经验来，他们再学着干。还说领导若不先体会一下，尝尝梨子的滋味，又如何能领导别人进行改革呢！

大家发言时，老孔心神不定地出去打了几次电话，庄大鹏装作上厕所，站在走廊上听了听，才知道老孔是在我何副部长。他明白，老孔急于想了解何副部长那话的准确含义。

下班之前，老孔问，对这几个方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会后个别找我谈。

大家都不作声。

隔了几天，庄大鹏才搞清楚，何副部长将到邻县去担任宣传部长，并进入县委常委。

老孔情绪低了两天后，又开始张罗馆内的改革。

小段出人意料地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办起了“扬子江美术装满广告公司”。老孔将一楼的一间大房子交给小段做店面，至于交不交税金却只字未提。但老孔明确宣布，第一年内，小段的工资仍在馆内领，而公司所赚的钱完全按馆里的改革方案办。

宣传了个把月，总算办成一个公司。

何副部长最后表扬了文化馆一次，就到邻县走马上任了。庄大鹏听到消息，何副部长的荣调，是郑副书记找他那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学帮的忙。

改革的事告一段落后，老孔就带上两千块钱到省里疏通关系要钱去了。

老孔在省里住了十天，这中间小段借口购买材料也到武汉住了三天。小段回来时，连一寸材料也没带回。老孔的老婆天天来馆里打电话寻找老孔的行踪，馆里的电话仍然锁着，她打电话的方法是老伍教的，老伍还教她找到老孔住的宾馆后，先打楼层服务台的电话，让服务员去查老孔的房间里还有谁。可惜，老孔的老婆不会说话，她找到了那座宾馆，但楼层服务员不愿到老孔的房间里去查看。老孔的老婆说老孔一定将服务员收买了，她说老孔做这种事比谁都内行。

老孔回来后，将两千块钱都变成了各种单据和条子。

小吴不肯报销白纸条，老孔就发脾气，还说她若不想干了可以辞职，反正现在是改革年代，允许人才流动。小吴没办法只好如数报销了。

老孔在办公室里对庄大鹏他们讲，他这次找省财政厅要了三万块钱。

孟保田说，两千换三万。十五比一。比县里哪个企业的利润都高。

庄大鹏还是常和老丁一道在大门口卖票。小段的公司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头一个月，小段总在公司里坐着，人也不怎么精神。之后，小段在公司里坐的时间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精神，并接二连三地请了几个人当雇工。

老孔常和小段一起上上下下地跑生意，有时各自骑着自行车，有时小段就坐在老孔自行车的手架上。

不过，大家都不相信小段能赚很多钱，都想等着看小段破产后怎么下台。

中秋节后的第三天，老伍来馆上班时，在楼上楼下到处说，小段私人在城南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大家正在怀疑时，小吴也开始说开了，她说得比老伍清楚，小段买这套房子花了三万八千块，全部现款。

中午，大家提前下班，随小吴偷偷到小段买的那套房子附近看了，果然见小段和老孔在那阳台上站着，并用手比划着什么。老伍说，这肯定是准备将阳台改成封闭式的，那样又得再花三千块钱。

大家这才相信小段办公司发了大财。

返回的路上，小吴他们气得脸都红了。

小段买房不久，省财政厅的那笔钱到了帐。按照早先的改革方案，由于这笔钱是老孔去要的，所以老孔应该得到三千块钱的奖金和服务费。

为了这事，老孔还是很慎重地开了馆务会。他一提出来，孟保田就说，规定早就有，政策也是旧的，对照条款，该得多少就得多少。

老孔又问老丁的意见。

老丁拍着手中的《易经》说，我给你算过，你今年有一笔意外之财。

老孔忍不住问，你还给我算过别的没有？

老丁说，你四十岁左右要交桃花运。

老孔打断老丁的话，说，别说这无聊的东西了。庄馆长，你再说一说。

庄大鹏心里觉得不妥，他想你老孔是法人代表，你本来就有责任去解决馆内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嘛。但他嘴里却说，有规定就按规定办吧！

老孔见大家意见很一致，就说，改革年代本无定规，我就当一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当即，老孔就打了领条，到小吴那儿将三千块钱领走了。

庄大鹏以为小吴他们会借机将这事张扬出去，或者找有关部门告老孔一状，出奇的是大家都没有作声。

转眼就到了年底，老孔见一连几关都顺利闯过来了，就开始着手搞年终奖金分配方案。

这天，老孔亲自通知，让孟保田、老丁和庄大鹏到他家里去开会。

老孔的老婆被他支到在黄州上技校的儿子那儿去了，屋里除了馆里领导以外，再也没有别人。

老孔先说之所以将大家叫到家里来，是因为他考虑到年终奖金发放方法，事先事后都绝对不能透露出去。老孔说，他想了很久，香港老板那种给每个职员单独发红包的方法，是很可取的，它可以使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份收入，而老板又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决定每个人按实际状态应得到的报酬。所以，他打算也采用这种办法。

老孔详细地说了每一个细节，第一步先从会计那儿将奖金总数将现金提取出来，并由四位馆领导在领条上集体签名，给会计作报销用。第二步再由四位馆领导中的一人造好发发表，并裁成一张张的单独的小纸条。第三步就是由某个领导单独地找到某个具体的人，由其签字领款。最后再将所有签过字的纸条重新粘贴好，交给老孔备案存档。

对老孔这份详细的计划，庄大鹏觉得实在是无可挑剔。如果换了他，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

孟保田也连声说好。剩下老丁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随后，老孔又提出，下半年扣下未发的行政节支奖，共有三千一百元，可设一等奖三个，每个奖金五百元。二等奖三个，每个奖金三百元。三等奖七个，每个奖金一百元。

对于这些大家也没意见。

接下来就开始讨论谁得一等奖，谁得二等奖，谁得三等奖，谁不得奖。

孟保田先开口，说老孔今年抓改革成绩突出，他不得一等奖，别人就更不能得。

老孔则说，一等奖应该给孟保田，馆里日常事务全靠他在抓。

剩下一个一等奖，庄大鹏和老丁都知道自己无望，他们能评上一个三等奖就不错了。

所以他俩都提出应该给小段，不管怎么说，能这样做就很了不起。

评完一等奖后，老孔和孟保田又提名庄大鹏和老丁获二等奖。这是他俩所意料不到的。

评完领导后，小段在外面叫门。老孔安排小段的公司今天中午请客。他们在餐馆里吃喝了一顿，并在酒席上将剩下的一个二等奖和七个三等奖都

确定了。

一向不请假的老丁，在领了奖金后突然请了半个月的假。

庄大鹏开始并无警觉，但当小吴问老伍须了多少奖金以后，见到他们交头接耳的神色，他也跑去找老孔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他刚走，几个没有领到奖金的人就在馆里闹了起来。

庄大鹏前脚到家，老伍和小吴后脚就赶到了。他们要他提供奖金发放的详细情况。

庄大鹏起先不肯说。他们就将自己摸的情况，写在纸上让庄大鹏看。庄大鹏看过后不由得不服气若伍和小吴的聪明劲，馆里谁得了多少奖金推算得一个不差。

老伍和小吴得的都是一百块钱。

庄大鹏劝他们说，算了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的人还没有呢！

老伍说，全部奖金只有三千一百块，可你们五个领导却并得了两千一百块，这叫谁能服气！

庄大鹏听了这话不由不愣，他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经老伍一说，他觉得这奖金发得是问题。他便把整个的来龙去脉都对老伍和小吴说了。

小吴的火气最大，她女儿的集资款者孔至今还不给她报销，所以她说，看你老孔这回怎么躲得过去。

小吴将没有奖金的和只得三等奖的人都发动起来，不声不响地忙了一个星期，不仅将老孔和小段以夫妻名义住旅社的发票存根搞到了手，还搞到不少证明。证明某人某月某日曾给老孔送了何种礼物，请他帮忙解决何种问题。小吴还将老孔报销的白条子，以及那笔三千元的奖金加服务费的领条都复印了，装订成一份整整齐齐的材料，然后找到庄大鹏，要他领头告老孔。

庄大鹏却死活不肯出头。

老伍当过办公室主任，小吴又去找老伍领头，不知为什么，老伍也躲了。

小吴只好亲自去找郑副书记。

郑副书记看了材料，当着小吴的面打电话将县纪委书记叫来，要他亲自抓一下这个案子，不能让某些投机分子趁改革之机中饱私囊。

老孔被停职反省时很不服气，说他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改革的殉葬品，还说他为这一点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因此而被押上刑场，他也会高呼共产党万岁！

老孔停职后，庄大鹏被临时指定代理馆长。决定宣布后的当天，先前的两个泥水匠就提了一大包东西来家看望。庄大鹏答应以后有泥水活时，会优先考虑他俩。

泥水匠一走，梅桃问，你真会请他俩到馆里干活。

庄大鹏说，有活总得请人干吧，人都是这样，你以为别人就不会势利眼！

庄大鹏在馆里召开了连续三天的信务扩大会，他将老伍和小吴都扩大进来，再加上原来的老丁和孟保田，他也请了小段，但小段不来。她说她做生意上了瘾，对别的事没有兴趣。馆务扩大会的议题是如何将文化馆的改革事业进行下去。

大家都对从前的一些作法进行了批评，只有老丁和老伍很少发言。老丁不说话是很正常的事，但老伍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和让庄大鹏感到不可理

解。

大家越说，庄大鹏反而越觉得着孔的许多作法是有道理的，自己若当了正馆长，说不准还要从中进行借鉴。

有天中午，庄大鹏没有休息，来到办公室在笔记本上写自己关于文化馆工作的一些打算。忽听见隔壁办公室的门被人打开了。有人进去打电话。电话通了后，他听见打电话的人是老伍。

老伍问对方，他写的关于郑副书记的报告文学什么时候能登出来，他要求越早越好，并一再要对方多多关照。

庄大鹏听了，心里不由一动，等老伍走后，他也到隔壁办公室打起长途电话来。他向省影协的熟人，自己的有幅摄影作品叫《早春》，他想补寄过去，但不知有没有希望获奖。那边的人说，今年评委的口味又变了，都有唯美倾向，对新闻性政治色彩太浓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庄大鹏不由得很失望，对着电话机愣了半天。

下午，他叫小吴买了一只锁，又做了一只小箱子，将电话机锁了起来，留了一只耳机在外面，只能接，不能打。钥匙他都要了过来，不给任何人。老伍看着上了锁的电话机，不笑，也不说话。撅着嘴一个劲地逗小吴的女儿。

一个星期后，庄大鹏见到新来的报纸上有篇老伍写的报告文学，正是写的郑副书记。

老孔死活不认错，也不肯退钱，大家都以为肯定会受很严重的处分。但结果只是调到图书馆当工会主席，并保留正馆长级待遇。

元旦之后，宣传部新来的徐副部长找庄大鹏和老伍集体谈话。宣布老伍任文化馆馆长，庄大鹏为书记。徐副部长说，这是部里的意见，也是郑副书记的意见，让老伍担任馆长并负责全馆业务工作，是因为老伍比较懂经济。

离开宣传部，一路上，庄大鹏和老伍断断续续地说着话。谈到老孔，老伍说，哪个当领导的想将自己改革得一点好处也没有了呢！

半路上，庄大鹏将电话机箱子的钥匙掏出来，揪下一根递给老伍。老伍接过去，随后挂在钥匙串上。

远远地看见文化馆大门时，庄大鹏忽然没头没脑地说，其实像老丁这样过最舒服。

老伍说，真正让你变成老丁了，你又会不舒服。

停了停，庄大鹏又说，那回买调频收录机的发票，你什么时候签个字？

老伍说，等等吧，太急了会显眼的。

1993 . 12 . 18 于英山

清流醉了

上午十点钟时，阴了两天的天空终于下起雨来。开始只是飘着濛濛的水雾，几分钟后那水雾便变成了雨珠子，一串串地砸在玻璃窗上。不知道是谁先叫了一声，说下雨了下雨了。县文化馆办公楼内立即骚动起来，好几个窗户被推开了。有的人伸头仰脸，有的人只是摊开巴掌，试试雨有多大。

文学部主任高南征站在窗前看了一阵后，转身踱进隔壁的表演部。趴在桌面上的胡汉生抬起头来冲着他点点头，刚要再伏下去，高南征说，你不

是一直盼着下雨吗，老天爷给你送雨来了。

胡汉生有些惊讶地说，是吗，我怎么没注意！他起身走到窗口伸出双手接了一阵雨水，然后在脸上擦了几把，转身时露出一副惬意的样子说，这一回我家那两亩半麦子总该发芽了！馆长这是在往那黑板上写字，其内容十有八九是通知开会。他侧耳细听，那声音很流畅，一点也没有停顿，也没有粉笔在黑板上的敲打声，他想徐馆长的心情一定很平常，下午的会上也就不会发什么脾气骂谁批评谁。

徐馆长后来在走廊上泛泛地大声说道，各部室负责人请通知一下上午没来上班的人，下午的会一个也不能缺席。

徐馆长依然没有开门，高南征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上消失了。徐馆长一走，办公楼上又喧闹起来。大家都聚到走廊上，看那黑板上的白粉笔字。下午两点，召开紧急会议，不准缺席。这紧急两个字让大家来了兴趣，一时间纷纷猜测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猜了一通，都没猜出个名堂，倒是小甘一句话获得了大家的认同。小甘说很有可能是评职称的事。高南征扳指一算，从八七年评职称开始，到现在已整整五年了，按规定是到了晋升的时候了。他不由得抬头看了一下胡汉生和老张，又迅速地将目光移开。他发现胡汉生和老张也在看着自己。

高南征一低头，看见黑板下面的地上有一摊水，他有意转过话题说，你们看这水，像不像是从徐馆长身上滴下来的。

胡汉生最先响应，他说，老高这话有道理，刚才徐馆长在黑板上写字时，我听见有一种嘀嗒声，像是衣服上面的水在往下滴。你们看这一长溜湿漉漉的脚印。

大家闪开一条缝后，见地上真的有两行水汪汪的脚印。一行进来，一行出去。顿时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过一会儿，老张才说，徐馆长这个人工作起来还真是挺卖命的。

有几个人随声附和了几句。

高南征立即不满起来，说，他是馆长，本来就应该带头干嘛。过去打仗，总是当头头的在前面呼喊跟着打冲锋，这是传统。

胡汉生出来圆场说，都十一点了，下班回去吧，还要通知人来开会呢。

高南征看了看手表，说，真的十一点了，怎么过得这么快，一篇稿子还没看完。

老张心知高南征这是在借故下台，便说，我也是，一个调查报告都写了七八天还写不完。

胡汉生说，现在都这样，做之前以为小事一桩，可一旦上了手，哪家事都让人感到棘手。

高南征说，胡汉生你又说别了，是棘手，不是辣手。

胡汉生笑一笑没作声。

老张说，真是说不清，眼看着这一年就要过去了，忙忙碌碌干了十一个月，回头一望，竟想不起自己做了哪几件事。

高南征心里瞧不起老张，文学部十一个月中出了五期《清流》，创下了文化馆自学小靳庄活动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他从宣传部和文化局等有关方面得知，今年全县文化工作“十件大事”可能要将其列入其中，并且位置还不会太靠后。他本来想说世上万般事情当中，就数玩最最累人，话都到嘴边

了，他还是憋住没说。

一旁的会计兰苹忽然快嘴利牙地说了一句，老张你是徐馆长的大脑和喉舌，别看做事的是手和脚，可累总是你大脑先想到，喉舌先说出来。

兰苹这几句话让大家哄笑起来。高南征甚至还在兰苹肩上拍打了几下，夸她虽然来文化馆只一年，可说起话来已经十足的文化了。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徐馆长一直偏袒调研部，正是他将调研部比作大脑和喉舌的，另外还将文学部和美术部比作腿，将表演部比作手。他没说谁是心脏，然而大家都明白徐馆长将这个留给了自己。

老张跟着笑了几声后，又解嘲地说，如果我真是文化馆的大脑，你们可就沾光了。

因为我现在正在想让文化馆每人来一个副高职称。

高南征一听见老张说职称二字，便扬头而去。下到一楼，见外面雨下得正大，他便挥手拦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回头招呼胡汉生，说是他请客买单，捎他回去。胡汉生犹豫了一下，说自己带着伞。这工夫兰苹跑上来，笑嘻嘻地说女士优先。

高南征同兰苹只顺一半的路，到要分手时，兰苹竟叫踩三轮的人往自家方向走。说过之后，她朝高南征笑一笑，同时身子动了动。高南征感觉两人挨得更近了。这以前他俩一起跳过好多场舞，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紧贴在一起。而且前面有帘子挡着风雨，小空间里只有他们两个。高南征以前有两次在这样的雨天里，透过三轮车的帘子缝隙，看见里面的男女在接吻。

兰苹不停地说着话，同时身子也在不停地晃动，弄得高南征非常紧张。兰苹临到家时，伸出手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摸了一下，然后就叫停车。兰苹下车的地点离她家虽只有一百多米，却是在一个拐弯的后面，拐过去才能看见她家。兰苹走后，高南征一个人坐在车棚里，回忆刚才说的许多话时，竟然绝大部分不记得了，只记得兰苹说她最讨厌胡汉生。

高南征本来还要通知小汤下午去馆里开会，因为兰苹这一绕，再去小汤家就远了，踩三轮的人要他一起给一张钱才去，他觉得不划算，便放弃了通知小汤的想法。

回家后，高南征一边做饭，一边想下午开会的事。文化馆里他、老张、胡汉生和徐馆长都是中级职称，按照比例最多只会给一个副高指标。八七年开始评时那文件上就说了，文化馆原则上不设副高以上职务。所以，现在即便放宽限制，一个肯定是到了顶，绝对不可能有两个。现在四个中级职称的人年龄都差不多，徐馆长最大，胡汉生最小，他俩之间也就相差几岁。一旦谁上去了，其余三个这一生便没什么指望，除非上去的人中途调走或死亡，空出那唯一的指标。高南征心情忽然沉重起来，刚才三轮车上的那点野情一下子被压得粉碎。

思想一走神，高南征先是将红菜苔炒焦了，接下来一不留神又将猪肝炒老了。他刚将菜端上桌子，妻子就在门外嚷起来，并用手不停地擂门。

高南征青着脸上去将门打开，并低声说，小姬，你别像猫叫好不好，我今天心情不好。

小姬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她进到房里将外套脱了，出来时将鼻子伸到桌面上闻了闻。她一声不吭地将红菜苔倒进垃圾袋，然后重新炒了一盘红菜苔。

小姬从柜子里拿出半瓶酒和两只杯子，说，先喝两杯酒顺顺气，然后

告诉我为了什么。

高南征喝了三杯酒后才将评职称的严峻形势向小娅分析了一通。

小娅说，先进可以让，模范可以让，当官也可以让，这评职称切切不可让谁。

高南征说，那三个人当中，胡汉生和老张不是我的对手，只有老徐、徐馆长，他是馆里当家的，什么事都得从他那儿过手，这评职称对于他来讲简直是得天独厚。

小娅说，你不能先表了态，领导虽然厉害，可说到底还是怕群众，至少群众可以闹事，当领导的就不能。

高南征说，光靠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小娅说，你手上不是有《清流》吗，在县里它就是造舆论的党报！你可以用它来造舆论嘛！

高南征说，到底是搞新闻的，首先想到的是舆论。

小娅在县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她说，你将自己这几年获奖的情况整理一下，我先在电台里为你搞个人物专访，回头再在《清流》上发一下。

高南征说，搞我的专访还不如搞一个人事局长的专访，我可以做撰稿人。

小娅说，这个没问题，干脆两个专访都上。

高南征不好再推了。其实他自己清楚，这几年获的奖几乎都是水货，凡是大奖赛，只要肯交钱总能寄个获奖证书来，小娅不知底细，总将这些当作了不得了的事。

吃完饭，高南征花了半个小时将自己的作品和获奖证书理了理。五年来虽然发表的作品只有十几篇，可获奖次数竟有三十好几，证书摆在那里差不多有两尺来高。他看着红灿灿的一大叠不由地轻松地笑了笑。

看看时间不早了，高南征就出门往文化馆走。半路上，他远远地看见胡汉生在和一个人边走边说话，他觉得那人很像小汤，等追上去，才发现果然是小汤。

他拍了一下小汤的肩膀说，我去喊你，你倒先走了。

小汤说，胡老师说有紧急会议，我便跟着他来了。

高南征说，上午怎么没来办公室？

小汤说，家里有点事，煤烧光了，买了五百斤煤灰。

高南征正想说小汤有事该打个招呼，随即就想到评职称的事，到时候还得靠小汤这样的群众评议，得罪了他们就会得反对票。

他酸溜溜地说，胡汉生，我真得向你学习，这么关心群众。

胡汉生忙说，我是到小汤那里去借书，他说他看过一部好小说，我想看看能不能改成戏。

小汤也说是这么回事。

高南征说，你怎么从不向我推荐什么好书？

小汤说，你是我的嫡亲老师，应该是你向我推荐才是！

高南征笑起来，说，小汤，你应该到外交部去工作。

三个人边说边走，走到文化馆才下午一点四十分。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高南征坐下后扫了几眼，发现只有小甘和徐馆长没有来。他想一想觉得不对，应该还有一个人没来，他再次打量一遍后，才肯定是老张没有来。他马上意识到老张一定是已经开始为职称之事四处活动了。正在想老张会用些

什么招数，老张急冲冲进来了。也没看清形势，老张就检讨，说自己不该来迟了。

兰苹抢白他一句说，等徐馆长来了你再认错吧，别找错了菩萨磕错了头。

老张看了看周围，尴尬地笑了一下。

以往开会，徐馆长没到之前大家总是极活跃，不是相互说笑话就是非要胡汉生来几段荤歌荤戏，闹得男男女女，都像疯了一样。所以，文化馆的会远近闻名，不管是文化局还是宣传部的领导，只要是来文化馆开会，绝对是提前半个小时来看大家怎么乐。今天大家虽然来得早，可是仿佛都没有了兴趣。兰苹说了几次要胡汉生来几曲，胡汉生见大家不作声，也就推说嗓子疼不肯开口。

等到两点钟，小甘来了。小甘一进门就说，今天的会延期，徐馆长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爱人说是今天上午叫雨淋的！

高南征没作声，带头站起来往外走。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总不见小汤进来，又见大家都聚在胡汉生的办公室里聊天，他突然不好受起来，随手将桌上的一份稿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就在这时，高南征听见了徐馆长的脚步声。

徐馆长在走廊上叫，开会了，都到会议室去。

徐馆长果然是病了，脸上很灰暗，他坐在沙发正中说，现在开会。

高南征小心翼翼地竖起耳朵，听了半天竟没有一个与职称有关的字。徐馆长说，为了迎接全省文化工作大检查，文化馆近期内必须做好几件事。徐馆长布置工作总是以调研部开头，文学部结尾。他首先要求老张他们在十天之内将文化馆全年工作总结和大事记搞出来，然后牵头并由各个部门配合搞一个五年来全馆综合成果展览。接下来他要表演部排一台一个半小时的晚会节目，并且节目中不能少于两个小戏，不能多于两个独唱，时间也是十天。美术部只有小甘一人，小甘又是中专毕业回来才三年，徐馆长对他从来没有过高要求，这一次也不例外，只让他布置一个农民美术作品展。最后说到的是文学部，徐馆长要高南征和小汤十天之内将《清流》最后一期印出来，同时还要以一个分馆和三个重点文化站为依托，办几期业余创作培训班，关于活动经费，徐馆长要兰苹作如下安排：调研部一千二，表演部一千四，美术部三百五，文学部一千一。

高南征第一个跳起来说这个任务无论如何完不成，就是再增加一倍的人手，增加一倍的经费也无法完成，他说《清流》的印刷周期就得半个月，这还不算约稿编稿。

接下来胡汉生也叫苦不迭。

只有小甘说他争取完成。

老张正要说话，徐馆长一把打断他的情绪，阴着脸大声说，我现在体温是三十八度九，我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明天到省里去要钱，指标是五万，谁要是觉得我这任务轻松，我可以跟谁换，当然去要钱的活动经费多一些。三千。你们谁跟我换，现在就可以提出来。一个人不敢，两个人一齐来也行，只要你们能要回五万块钱，你们都来给我换也行；我保证将所有的事都做好。

这话将高南征一下子镇住了。

徐馆长见无人作声了，便说会议到此结束。他说结束以后又说兰苹一个人留下来。

高南征爬了一层楼，回到办公室，正在那里生闷气，小汤进来，说他有他的电话。

高南征又一次下到一楼，经过会议室时，他见兰苹正同徐馆长红着脸争着什么。电话是小娅打来的，小娅要他马上回家拿上资料来广播电台。旁边有人，高南征不便解释什么，只是含糊地说情况有变化。小娅说她知道情况有变化，这才急急地将这事重新作了安排；小娅要他半个钟头以后立即赶到人事局。不容高南征说什么，小娅就将电话放下了。往回走时，他见会议室里只剩下徐馆长一个人。徐馆长唤了他一声。他在门口停下来，人却没进去。

徐馆长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工作量大了些？

高南征说，大一点怕什么，我们又不是为你徐馆长打工，是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力呢！

趁着徐馆长没接上话，高南征转身走了。回家的路上，高南征看见兰苹在一棵树底下用手帕揩眼泪，他忍不住走上前去问缘由。兰苹告诉他，徐馆长要她陪他一起到省里去要钱，他说管钱的那个处长特别喜欢跳舞，所以他希望兰苹去公一下关。要不来五万块钱，馆里今年的穷坑就填不满。兰苹不愿去做这样丢人格的事。徐馆长就说她不去也行，他可以花钱请一名小姐，但这钱将来只能从兰苹奖金里面扣。兰苹说徐馆长说这要钱的事是会计的本职工作，她想不去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行或者调走。

高南征听了很生气，他说，姓徐的这家长作风也太邪了，他这么热爱革命工作，那干吗不将自己的女儿带去公关。

兰苹说，高南征，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高南征说，若是我偏不去，看他能不能生吃了你。

兰苹说，可徐馆长这人是敢说敢做的。

高南征说，到时候我们大家为你撑腰。

正在说话，高南征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扭头一看竟是小娅。小娅站在远处的屋檐下，见他一点点地走近了就说，这么亲热，怎么不合打一把伞！

高南征说，徐馆长要兰苹当舞女呢。他将经过说了一遍。

小娅就换了话题说她下午一上班就发现她们电台的副台长已亲自为文化馆老张做了一个专访，还签了字要在全县新闻联播节目中连插四次。她见老张抢了电台的先，就不能让高南征居其了。她亲自到电视台同专题部的商量了半天，决定拍一个人事局长同高南征在一起谈我县文学人才的专题，借人事局长的嘴来宣传高南征，这比什么舆论都有力。

高志征等小娅说得差不多了才告诉她，馆里根本就没评职称这一说。小娅愣了愣，走了一百多米才开口。

小娅说，人事局我已约了何副局长，他是分管评职称的，早点宣传只会有好处，还不让人家觉出这是有意安排的。不是年底就是年初，这职称反正是要再评一次的。

高南征到了电视台后才知道小娅找的是什么关系，怪不得她只谈专题都不说具体人，原来她找的是她同他结婚之前，做姑娘时谈的第一个男朋友。他心里不快，但还是陪着何副局长将专题片拍完了。

这个疙瘩直到晚上睡觉时，小娅将嘴巴拱在他的颈后说他今天表现得特别像一个男子汉后，才得以解开。小娅还说她看了毛片，很不错，特别是何副局长说的那句话效果好极了。

高南征知道小娅指的是哪句话，何副局长说别的人只能做到著作等身，而高南征却做到了奖证等身。

小娅还说专题部老唐这回用的是最好的带子，这种录像磁带平时只用在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节目上。老唐就是小娅的第一个恋人。

兰苹没有听高南征的话，她还是跟着徐馆长一道去了省里。高南征得空同胡汉生谈起这事时，不禁万分叹惜。

高南征同小汤分了简单的工，头三天他们分头到分馆和文化站里跑一下，确定办培训班的日期，同时顺带为《清流》组稿。第四天他们集中精力将稿子编好送到印刷厂，再花上二十块钱到学校里请一个老师帮忙校对一下。从第五天起，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办那培训班。

高南征跑的是一个分馆加一个文化站，无论是分馆馆长还是文化站站长都死活不同意办这个培训班，理由是现在业余作者对文学创作已不感兴趣了，过去的老作者纷纷出门打工做生意，花钱请也请不到他们来。高南征知道他们是不愿意出钱，按照惯例，不管办什么培训班，最少中午学员们的那顿饭是要管的。如今分馆和文化站都是靠一点可怜的补文收入来养家糊口，有什么活动，名义上是花公钱，实际上是用的私钱。高南征不能捅破这层纸，若是说到钱的问题上那就更不好办。

那天中午，他在分馆吃饭时，分馆馆长老陈将镇上管文教的书记镇长找来作陪。一上桌他们就说到昨晚的电视，他们说没看电视还不知道高南征是个大人才，他们要高南征好好带一带，在他们镇上培养几个文学人才。高南征连忙将这次下来的意图说了。那书记镇长二话不说就将板拍了，要分馆配合将这次培训班办好。当着面高南征将日期敲定了，还请书记镇长届时来培训班上讲几句。书记镇长满口答应下来。

高南征怕变卦，吃了饭便要走，却被老陈死死拖住，非要他去家里小坐一阵。高南征没办法，只好去老陈家。

老陈领着他在几间屋子里参观了一下，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一床旧棉絮里还偎着三个老人。老陈说这是他的父母和岳母。老陈的妻子则躺在另一床旧棉絮里，她已经病了半年。医生开了药方却拿不回药，因为没钱。

转了一圈，老陈什么也没说，倒是高南征不好意思起来，主动说这培训班就不搞一天了，只搞半天，上午九点钟开始，中午十一点结束，这样老陈就可以省下几桌饭钱。

再到文化站时高南征就有经验了，他先将乡里的分管领导叫上，然后再谈培训班的事，一下子就谈妥了。

高南征提前一天回到县里，他以为小汤仍在乡下忙碌，在家躲了一天，写了一篇综述全县文学创作情况的大块文章，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文字是讲他自己。小娅说这样不够，必须有一篇专门文章。他想了很久才咬牙决定冒充省作协那位理论家的名字，写一篇评介自己作品的评论。他的这个想法还瞒着小娅，他怕小娅知道了会瞧不起他。

做好这些事以后，高南征准时来到文化馆，他一看考勤表，小汤竟比自己提前半天回来。他问了问小汤，一切都是按原定计划确定的。等到编《清流》的稿子时，他才看出小汤的把戏。

《清流》是一个对开四版的小报，过去好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历史，直到那年编文化志时才搞清它创刊于1948年刘邓大军南下县城第一次解放时。几十年风风雨雨，它一直默默地为县里培养人才，就连一直被县里引为

骄傲的现任省里日报总编，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清流》上发表的。至于县里的大小笔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曾是《清流》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高南征要小汤将他送出来的稿子给他看一看。小汤一下子递上四篇散文和一些诗歌。

高南征看了一遍，除了一篇散文外，其余的都是写乡镇企业的。实际上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广告文学或者马尼文学。高南征最反对这种东西，他说宁可《清流》不办，也决不发这种东西。高南征拿起红笔正要将这三篇稿子枪毙掉，小汤在一旁说这是文化站组的稿，事关这次培训班办不办得成。高南征明白这是文化站拉的赞助，他愣了半天才说出下不为例几个字来。谁知小汤抛出其中一篇说文化站答应了人家，这一篇要上头版。

高南征正要回绝，小汤忽然将头伸长了些，去看那条评论。

小汤有些惊疑地问，高老师真不错了，都有名家评你的作品了。

高南征忙掩饰着说，小汤，你以后可要注意别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特别是文化站，他们是文化馆的下级呢。

忙了一天，总算将版面划好，高南征和小汤一起到印刷厂将事情一一作了交代。刚吩咐完，小娅忽然来了。

小娅将一篇稿子交给高南征，说是退休在家的县委老书记段书记看了电视后很激动，写了一篇谈高南征的文章，要《清流》发一下，另外地区报纸可能也要发。高南征当即将自己冒名写的那条评论撤下来，将段书记的稿子换上去。段书记的稿子短一些，高南征就让小汤趴在印刷厂办公室的桌子上写了五百字的编者按。

回到家里，小娅才显得高兴起来，说有段书记的文章在此，到时谁敢不买账。

高南征不作声，只有他知道，段书记现在的年轻妻子是他在乡下蹲点时好上的，嫁了他以后一直被县委大院的人瞧不起，特别是那一口土得掉渣的山里话，因此她偷偷找上小娅，跟着学说普通话。

分馆的培训班第一个开办，业余作者们以为分馆中午有酒席，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个。

等到十点钟镇里的头头还没来，高南征就先讲。他讲了刚好半个小时，就让给小汤讲。

小汤讲了二十多分钟，正要结束，书记和镇长一齐来了，还带着秘书和通讯干事。书记也不客气上去就讲了四十多分钟，接下来镇长也讲了四十分钟。他本来还要讲，是被书记打断的。书记说时间到了，先去吃饭，回头再讲，镇长停下不讲，但人并没有走。大家都在等老陈招呼吃饭。老陈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嘴唇哆嗦着不知说什么好。

秘书发现情况不对，便将老陈拉到一边说，教育上有句话，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些业余作者是你文化上的孩子，一年到头就盼这一回，再怎么穷你也要挺过去，不然就太丢书记和镇长的面子，他们来帮你开会，连饭都弄不到吃的，以后你的工作领导就不好支持了。

老陈说，这么多人我上哪儿弄饭呢，餐馆又不赊我的帐。

秘书说，我帮你联系，你签字结帐。四十人就挤一挤来三桌，标准按八十搞。

老陈战战兢兢地点了头。

到吃饭时，三张桌子上挤满了人。高南征几乎没办法举筷子，所幸

是书记镇长和大家一样都挺高兴。老陈没有坐，一直站着在三张桌子旁边张罗。吃完饭，将领导和学员们送走了，老陈去签字结帐时，一见竟吃了二百四十块钱，顿时眼泪就出来了。

高南征上去劝，老陈一把抱住他放声嚎啕起来。老陈哭诉着说自己原准备年底给老婆买点药，给三个老人添一床棉絮，再给孩子做件新衣服，可现在这些计划不仅落空了，就连过年肉也被这一餐酒席吃去了。

高南征见餐馆门口集了許多人，他怕影响不好，便说，这顿酒席钱算文化馆的，过几天你拿发票来，我们一齐找徐馆长让他报销。

高南征好不容易从老陈这儿脱身。接下来三家却很顺利。特别是小汤联系的两个文化站，不仅吃喝抽住安排得很好，临走时还送了一些土特产给他俩。而最让高南征感到意外的是，这两处还在街上贴了标语，标语上写道：热烈欢迎我县著名文学家高南征同志来我站传经送宝。当然，每条标语后面都另有一行字，称本次活动由我乡著名企业家XXX独家赞助，XX企业领衔赞助。尽管这样，高南征还是批评小汤一通，他要小汤别染上浮夸风。他说这些话时语气一点也不重。

高南征和小汤凯旋而归，别的部门的工作才刚刚出现眉目，就连徐馆长也没完成好自己派给自己的任务，钱是要了一点回，只有三万五，离五万还差一万五。徐馆长在全馆大会上宣布这剩下的一万五，过了年就会给的，他同时宣布兰苹的工作能力很强。

高南征回家同小姬谈起这事时，小姬撇着嘴说，说不定这是兰苹用身子换来的。高南征不相信，当然也不是完全不信而是不太敢信，他认为如果真的这样那徐馆长就太卑鄙了。小姬用手指戳着他的额头，说他怎么还没有将世界看穿，像徐馆长这种人只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手段他都敢用。高南征本想着徐馆长辩一句，因为他觉得徐馆长这回去要钱目的是为了馆里的全体干部职工，他自己也得不到太多的好处。他最终没有说是因为他觉得实在没必要在妻子面前为别人辩解，特别是徐馆长，就更不值得了。

兰苹从省里回来以后一直没有来馆里上班，大家都在忙碌，电话无人接，走廊无人扫，不免对兰苹有意见。徐馆长解释说兰苹生病了在家休息。高南征问休息多长时间，徐馆长遮遮掩掩地说十几天吧。后来，高南征同小汤一起去印刷厂取《清流》，路上他们又说起兰苹，小汤忽然说，这么不敢见人，莫不是得了性病吧！高南征当时吓了一跳，过了一阵才说那不太可能，不过看徐馆长那种心虚的模样，倒像是他自己欺负了兰苹。

小汤不理解，因为他觉得如果徐馆长和兰苹真的在省里来了那么一梭子，兰苹也不致于这么生气，不管怎么说假若到了这一步，徐馆长各方面总不会让兰苹吃亏的。

高南征和小汤一人扛着一捆《清流》往文化馆走，半路上碰见一群熟人。高南征连忙停下来，抽出一叠《清流》散给他们。那些人扫了一眼后便取笑他，说两个专业户登在一块儿了。高南征有些转不过来弯，那些人就指着段书记的文章和小汤拿回的文章说，这不，一个获奖专业户，一个养鸡专业户。高南征脸色一下子变得不好看了。那些人不管他这些，继续说《清流》登出这样的文章实在让人感到掉份。高南征知道他们在说小汤拿回的那篇文章，可心里仍不舒服总感觉是在暗射自己。

回到办公室，高南征将报纸摊开细看。段书记的文章名叫《南征北战领奖忙》，小汤要发的文章名叫《大公鸡喔喔叫》。两篇文章搁在一起，光看

题名，就感到后者是在影射前者。他气一上来，便哗地几下将桌上的报撕成碎片。

小汤扭过头来问，高老师，你生什么气？

高南征憋了半天才说，这张报纸没印好。

小汤说，我还以为你对这篇《大公鸡喔喔叫》有意见呢！

高南征说，不过你这篇文章的标题不太好。

小汤说，上级不是总号召我们要贴近生活吗！

高南征还要再说什么，胡汉生领着分馆老陈来到面前。小汤搬了椅子让老陈坐下，胡汉生则在一旁站着。

老陈也不客套，一坐下手就往口袋里伸，并说，高老师，发票我带来了。

高南征将发票接过来，扫了一眼后递给小汤，说，你写句话证明一下。

小汤说，高老师，你是主任，要证明也轮不上我。

胡汉生将头凑过来看，高南征便将经过一一对他说了。胡汉生一边叹气一边说，这种情况是该由馆里报销。

高南征说，小汤，你去看一看，徐馆长若在四楼展厅就将他叫下来。

老陈忙说，我和小汤一起去，我来了应该先去看他。

高南征一把按住他说，你别动，你是从一线来的客人。

老陈说，你们总把我当客，其实分馆同你们是一家，我的工资还是从兰苹手上领呢！

高南征和胡汉生都笑起来。他们正在问老陈家中情况，徐馆长和小汤进来了。

徐馆长同老陈寒暄几句后，高南征就将老陈的来意说了一遍。高南征将发票伸出有一小会儿，徐馆长才接过去，他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后，也不说话，随手将发票放在桌上。这时胡汉生递了一支烟给徐馆长，徐馆长接过去后要胡汉生也给老陈一支，他说老陈偶尔也抽包把烟。大家都在等徐馆长表态，徐馆长却拿过一份《清流》看起来。一边看一边笑。徐馆长说这标题取得好。高南征一看，他指的是《大公鸡喔喔叫》。接下来，他又大声读起段书记的文章。徐馆长以前是唱民歌的出身，嗓子很亮。他一边读一边夸段书记文章老辣，才华横溢，褒贬恰到好处，他还说段书记的文章有十九世纪俄国那些评论家的风采。那些评论家看着三流的小说诗歌，但能写出一流的评论文章来，现在评论家都是靠一流的小说诗歌来养家糊口。

正说着，徐馆长忽然问胡汉生，你的那台晚会到底怎么样了？

胡汉生说，就等老张腾出手来就可以彩排了。没有老张的锣鼓，演员动不了。

徐馆长说，你先用嘴念一念那锣鼓点子嘛！

胡汉生知趣地走了。徐馆长又问，这期《清流》花了多少钱？

高甫征说，一千零二十。

徐馆长说，不是一千块整吗，怎么多出个零头。

高南征将请人校对的事解释了一番。

徐馆长立即不高兴起来，说，这是你们份内的工作，怎么可以擅自请人呢，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也擅自请人，那还要各个部门做什么呢！

高南征说，我想我们还没有超出你划定的范围。

徐馆长说，还没有？两三百块钱的一顿饭你都可以作主--

老陈在一旁忙说，高老师是见我家情况太可怜了。

徐馆长一甩手说，这事同你不相干，这是馆里的财经纪律问题，没有主管领导点头，谁也不能随便表态。

高南征说，当时情况特殊，来不及请示。

徐馆长说，现在谁都在搞特殊，胆子一个比一个大。

高南征说，徐馆长，我哪儿特殊了，我不过是回来和你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报销！

老陈在一边急了说，高老师，你可得说话算话，你答应了回来报销的。

高南征沉默了一阵才说，徐馆长，我是替你作了一回主，这发票报不报销，你现在说一句话。

徐馆长说，你也别急，这事我得研究一下。

高南征说，馆里就你一人负责，你说一句话就行。

徐馆长说，财经上的事还有兰苹呢，等兰苹上班了再说吧。老陈，反正这钱你也没有出，就先在餐馆里欠着。

徐馆长说完起身走了，出门时头也没晃一下。

高南征安慰老陈半天，老陈一直不说话。他只好将他带回家里吃午饭。吃完饭他用塑料袋装了两个苹果罐头递给老陈，老陈这才表示自己该回去了。老陈出门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正要关门的高南征说，这二百四十块钱就全指望你了。高南征说不出话，挥挥手叫他快走。

下午一上班，高南征就去找兰苹。走到上次兰苹从三轮车上下来的地方时，他犹豫了一下。他怕兰苹万一真的染上了性病。虽然他懂得性病的传染途径，光是见见面说说话是不会有问题，但他还是觉得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多加小心总不会有错，高南征没有损过那道弯，他连兰苹的家门都没望见就回馆里了。

他刚一进门就听说今晚胡汉生负责的那台晚会要彩排。徐馆长已经分头去请有关领导去了。上楼梯时，高南征碰见老张正在叮叮当地搬锣鼓，老张嘴里不停地嘟哝，说胡汉生不是个东西。高南征问了三遍才问出原因。胡汉生耍了一个花招，自己跑到宣传部和文化局去吹牛说晚会节目如何精彩，惹得那些没事干的领导非要来看戏。徐馆长只好叫他放下手中的事，给胡汉生帮忙。

高南征后来将老张的话学给胡汉生听，胡汉生没有笑，这一点让高南征有点失望。

胡汉生只是叹口气说谁叫馆里只有老张会锣鼓呢。高南征有点不满意胡汉生这种作派，其实胡汉生是怕自己工作落到最后，因为文学部工作已完成，美术部也差不多了，他不想法绊老张一下，调研部的工作也会完成在他们前面。

整个下午老张在三楼演出厅里将锣鼓敲得惊天动地地响，惹得街那边的几家机关，纷纷打电话过来表示抗议，徐馆长也被吵急了，忍不住对老张说，留着力气晚上再狠狠敲吧！

高南征记起段书记喜欢看戏，就抽空给小娅打了个电话，要她请一下段书记。

文学部分派了两件事，徐馆长怕演员不熟悉台词，让小汤在幕后提词，高南征本来被派到门口去维持秩序不让无关的人进场，高南征觉得这有损自己形象，主动提出到台上去搬布景，他说他熟人太多把不紧门。徐馆长也怕

出事影响演出效果就同意了。

正式演出之前四十多分钟段书记就来了。段书记虽然休息了，可威信还有，徐馆长见了他就像孙子一样，又是追烟上茶，又是搬椅摆几。段书记不理他这一套，拿着一张《清流》站在舞台中央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看。看过之后段书记要见高南征。高南征见徐馆长满地找人，便故意躲到天幕后边，等徐馆长找到门外去了以后，又连忙钻出来上去同段书记说话。

段书记问他小娅怎么没来。高南征说小娅今天值夜班，其实小娅在家没事，但她有意不来，同一个退了休的县委书记相处，只能是秘密状态最好，不然会让现职觉得不好受。说了些家常话后，徐馆长又转回来了。高南征推说有事，他握了握段书记的手后，转身去了后台。

徐馆长追上来问，你刚才去了哪儿？

高南征说，我就在这儿呀！

徐馆长说，我怎么没看见你？

高南征说，你只盯着领导呗！

徐馆长正要说什么，高南征一指门口说，还不快去接着。他回头一看，宣传部和文化局的领导都来了。

演出之前，高南征让小汤将第六期《清流》分发给了所有到会的人。他自己躲在大幕旁悄悄看了几回，发现多数人都在读一版上的文章。他每一回都使劲看，可就是看不清那些人脸上的微妙之处。台下的灯光有些暗。

后来，徐馆长飞快地从大幕旁钻进来，压着嗓门说，开始了，开始了！

胡汉生将几个还在背词的演员弄到台中央造了一个型，大幕就徐徐拉开。胡汉生搞了二十多年的表演辅导，对于晚会节目的确有些研究，几个节目下来，高南征也有几分入迷。只是老张不服气，锣鼓一到间歇处，他就不停地数落台上哪儿不行哪儿有错。最后的压台节目照例是小戏。这个戏是胡汉生自编自导自演，开场锣一响，胡汉生就来了几个跟斗。接下来是亮相，台下的人看清翻跟斗的竟是四十来岁的胡汉生时，段书记带头鼓起掌来。一听到掌声，胡汉生就来了劲，念白唱腔响亮又悠扬。

高南征没事站在老张的锣鼓架旁，老张用锣鼓指着胡汉生说，他翻跟斗时腰塌了，像只癞蛤蟆。又说他翻高腔时偷了懒，将三个高音省掉了。接着又说他的念白发音错了。

老张正说得起劲，台上的胡汉生忽然大声念起锣鼓点子来了，他亮了一个相，同时嘴里“仓”了一声，接着又走开台步同时嘴里不停地念着：“得得得--得、得、得--仓！”胡汉生又亮了一个相。台下哄地一声笑了起来。

高南征忽然明白这是老张将锣鼓点子打掉了，便赶紧说，老张，你的锣鼓没有打。

这时，老张也明白过来了，他举起锣锤时，脸上白得像是在演曹操。

戏一演完，老张就要走。徐馆长及时发现了，张口将他喝住，待领导们都走了以后，徐馆长将他臭骂一顿。光是王八蛋就骂了十几遍。胡汉生在一旁不停地劝徐馆长，说都是他不好，他不该急中生出这么个智来。

高南征一听到徐馆长骂老张是王八蛋，就预感到要出意外，因为老张的妻子一直同她单位的头头搞着皮绊，而且还不怎么避着老张；所以老张最忌讳人说王八二字。

果然，徐馆长骂得正起劲时，老张忽然扑上去照着徐馆长的脸就是一耳光。老张还不罢休，拿起大锣要砸破徐馆长的头。高南征见势不妙，连忙

上去将老张箍住。另一边胡汉生也眼疾手快地将徐馆长扯开了。老张气坏了，说，徐怪种，我非要将你的嘴撕得像展一样。又说，我们在你手下工作，连你的儿女都不如，你敢骂我我就敢打你，领导动口，群众动手，到哪儿也不犯法。

闹了一个钟头，直到老张的妻子闻讯赶来，才平息下来。老张的妻子冲着徐馆长咋了一口后，挽着老张的手走出演出厅。

第二天，高南征正在办公室里猜测老张何时才会来上班，胡汉生说三天左右，小汤说最少也得一个星期，小甘则说得有些邪乎，他认为没有一个月老张消不了这口气，大家正说着，老张竟从门口进来了，而且一脸的喜气洋洋，进门就说他今天中午请大家上馆子喝酒。高南征以为老张神经出了问题，不到十一点就准备走，老张发现后将他死死拖住。

拉了十来分钟，老张忽然流出眼泪来，他掏出一百块钱说，这是我妻子给我的，她要我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这病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

高南征有些糊涂，老张又说了一通，他才明白原来老张妻子作风不正是因为老张结婚不久就患了阳痿，昨天这一闹，血气一上来，加上回家后妻子一温存，这毛病竟一下子全好了。

高南征放下心来，随老张上餐馆好好闹了一通酒、徐馆长没有去，席间也无人提起他。

隔了几天，检查团来到文化馆，演出时，老张依然打锣打鼓，没出一点娄子。

检查团对文化馆工作很满意，徐馆长说这多亏馆里有几个得力干将。检查团的人说，没有你这个帅，将再多也没有用。徐馆长便半开玩笑地说，真那么好，那就请上级给我们点副高级职称的指标。高南征听得清清楚楚，检查团的人说估计问题不大。

高南征转眼就将这消息告诉了胡汉生。胡汉生摇摇头，高南征以为他不信，正要发誓，胡汉生说分下来一个指标，他是不抱任何幻想的。高南征要他无论如何也要争一争，如果大家都不争，那就便宜徐馆长了。胡汉生说他现在只关心家里的两亩半麦子。

高南征回家同小娅说起这事，小娅要他这些时一定要坚持上班，而且每天都要到一楼大办公室里去转几回，有电话也要主动接。

果然，没过多久，高南征就接着了人事局的一个电话，要文化馆派人去开职称会议。

高南征将这话告诉了徐馆长，徐馆长倒没有避讳，他大大方方地说，好事又来了。

徐馆长头天到人事局开会，第二天就在馆里作了传达，他说上面给了文化馆一个副高级职称也就是副研究馆员的指标。凡是有馆员中级职称的都可以报，如果助理馆员觉得自己够条件，也可以破格报。高南征扫了一眼会场，只有老张一个人显得特别兴奋，胡汉生有些无动于衷地在那里翻着一张《清流》。

徐馆长说，要申报的每人先交三十块钱到我这里，我再去人事局那里买申报表。

老张当即就交了钱。胡汉生张开嘴要说话，高南征以为他也是报名，谁知他竟说出请假的话来，他说这几天天气好，地上没冻，他要回乡下给那两亩半麦子浇一遍大粪过冬。

高南征正要上去拦住胡汉生劝他切莫为了芝麻丢了西瓜，老陈从外面进来了。

老陈一见在开会，正要退出去，徐馆长宣布散会。

徐馆长见了老陈就说他来得正好，这晋升副高职称的事就不用下去传达了。老陈忙推辞不听，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能混个中级职称就不错了，他若是能当上副教授，院里的狗都会笑出尿来。

老陈说，徐馆长，你若是能将这培训班吃饭的发票报销了，我就比评了副高职称还高兴。

徐馆长说，发票的事你也别太急，总会有个办法的。你和老高先聊一聊，我去打个电话。

徐馆长走后，老陈又缠上了高南征，没办法他只好又将老陈领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后高南征又打算给他两瓶罐头，不料老陈不肯接，支吾一阵后才说，如果他家有用不着的旧衣服就给他几件。高南征去房里翻了一阵，拿了几件半新半旧的衣服让他拿走。

夜里高南征一边洗脚一边同小娅说话，小娅要他无论如何也得将胡汉生拉着一起申报副高职称，让胡汉生作个陪衬来壮大声势，不然后人越少越难对付徐馆长。隔着门说了一阵后，小娅忽然失声叫起来，说，老高，那件旧灯芯绒夹克呢？

高南征说，我将它送给老陈了。

小娅冲出来说，你怎么能将它送人呢，我将存款折放在那荷包里呢！

高南征一听心里也有些慌，他三下两下就将脚擦干，穿上衣服和鞋就去弄自行车。

高南征骑着车子刚出县城，一辆桑塔纳从后面追上来，并在身旁刹住。小娅从车上跳下来，让他将自行车放在桑塔纳的后厢里。高南征上了车才知道这车是段书记的。

高南征赶到老陈家时，老陈一家人已经睡着了，敲了半天门才有人起床。老陈却不在家。一说起来才知道老陈一回家就发现了存款折，他怕高南征着急，当即抄小路又去了县城。他们往回赶的路上，小娅直说老陈家作孽。

他们到家时，老陈已在门口蹲了一个小时了。小娅很感动，非要留老陈在家里睡一觉。第二天，小娅将家里的棉被送了一床给他，另外又给了几件小孩穿的衣服。老陈挺感动地说，他好几年冬天没有睡过这么暖和的觉。

送走老陈，高南征骑上自行车去胡汉生家。二十几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他只问两次就找到胡汉生家，门口的晒场上有几个人正在太阳下打麻将，其中一个老头长得同胡汉生一模一样。高南征上去一问，果然是胡汉生的父亲。因为刚好四个人，胡汉生的父亲下不了场，他不好意思地问高南征是不是来找胡汉生有事。若有急事可以到隔壁院里去找，他在那儿帮乡剧团排戏。高南征还在半路上就听见一片参差不齐的鼓瑟声，他爬上一处土坡刚好望见胡汉生正在前面的晒场中央指挥着什么。在接近晒场时，他听清了正在排演的是《山伯访友》。

胡汉生突然发现高南征站在旁边，不由得吃了一惊。高南征一点也不给他面子，说，你就是这样给小麦浇大粪过冬呀！

胡汉生说，哪里哪里，是赶上了；他们硬将我从地里拖来的。

高南征说，职称的事你不能不管，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百分之百地去努力。

胡汉生一口答应下来，说，行，我一回去就申报，大不了那三十块钱白送人家。

高南征说，也不，这三天下来，他们少不了要给三几百的犒劳你。

胡汉生忙说，我明后天就回馆。

高南征回去时，自行车在山路滑了一下，他不轻不重地摔了一跤，幸好人没伤着。

他像老张一样交了三十块钱给徐馆长同时也将胡汉生的也代交了。胡汉生来馆后，立即将钱还上。往后几天，他们几个一直在忙着填表。徐馆长组织了一个群众评议小组，几个部主任都在里面。表格填好后都交到徐馆长那儿。又过了几天，徐馆长通知评议小组开会。

高南征第一个被评议，所以他得回避。具体意见他不知道，但他有把握觉得自己得到的评价是优秀。接下来是老张和胡汉生，他俩的最终评价是基本合格。最后评的是徐馆长。

徐馆长将自己的材料读了一遍。他还没读到一半时，高南征和老张的脸就红了。徐馆长读完后却不回避，理由是他是评议组长，可以例外。

高南征实在忍不住了，他说，徐馆长，你不能贪天功为己有，将我们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说成是你辅导的结果。

老张也接着说，我的调研文章不是你指导的，你怎么可以不讲事实呢。

徐馆长大言不惭地说，我是馆长，你们在我的领导之下做工作，当然就是我的成绩了。

说着话他们就吵起来，动作一大之后，不小心将徐馆长前面的记录搅散了。高南征眼尖，一下子发现自己只被评作基本合格。老张和胡汉生也发现了自己是基本合格。胡汉生还文诌诌地说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怎么还只是基本合格呢！老张则火爆多了，他抓起一只茶杯摔到徐馆长面前，吼道，姓徐的，未必文化馆就只你一个人在做事！

徐馆长也被激怒了，他站起来大声说，跟你们说实话，这回评职称，你们只是个陪斩的，不管你们议不议，评不评，都是非我莫属。

说完之后，徐馆长夹上自己的申报材料扬长而去。

大家气愤不过，当即决定会文化局和宣传部反映情况。不料第一个去处就碰了软钉子，文化局崔局长听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完之后，出乎意料地反问一句，说，如果你们不承认自己的工作成绩也是馆长的工作成绩，那文化馆的工作成绩也就不能算文化局的工作成绩，文化局的工作成绩也不能算县政府的工作成绩，县政府的工作成绩也不能算省政府的工作成绩，省政府的工作成绩也不能算国务院的工作成绩，国务院的工作成绩也不能算政治局的工作成绩，这样一来，还有谁去当领导？领导不全成了吃白米干饭的了！

高南征怔了半天才说，崔局长，你不能这样无限上纲。

崔局长说，你看你又误会了当领导的意思，我是启发你们好好思索一下。

从文化局出来，高南征又领着老张他们往宣传部赶。宣传部的几个领导更干脆，说，如果只有一个指标，他们肯定倾向让徐馆长先上，这样有利于开展工作。

老张提出再去人事局，高南征想到何副局长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关系，不能让这大呼隆给用了，便说还是回去冷静地商量一下。胡汉生也说，光凭这些可能搞不倒徐馆长，得有更多的材料。

高南征被这话提醒了，他当机立断让大家回馆凑一份详细的文字材料。

回馆时，正好看见老陈在一楼楼梯上同徐馆长说话。老陈手上依然拿着那张发票。

高南征同老陈打了一下招呼，自己先上到二楼。他以为老陈还会来找自己，可是一直到下班也不见老陈来。他想一定是徐馆长怕对立面太多，将这发票给报销了。

吃晚饭时，高南征将一天的事详细同小娅说了一遍。小娅眼也没眨就说，你们这是缘木求鱼，现在的男人怎么这么蠢，而且是一蠢就是一堆！你们怎么可以就事论事呢，现在行政上本来对知识分子拿高职称高工资有意见，你们不能往伤口上撒盐，老徐大小也是个官，沾了行政上的边，他们不维护他还能维护谁！应该一箭双雕，对上只说老徐不适合当馆长，这样伸手要职称就是他的一条罪状。

高南征顿时恍然大悟。当即放下碗筷就去找老张和胡汉生商量。他们决定写一封告状信，并联合全馆人签名。胡汉生支持这么做，但他又不愿签名。他说自己是党员，他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反映这些事，同时，他没签名到时还可用中立立场来说些话，高南征见他话有道理，就没有勉强他。

半夜里，高南征想起一件事，他见小娅起床小便就忍不住问她怎么想到这种主意的。

小娅说她搞了几十年播音，各种各样的广播稿那字里行间的名堂，什么正话反说，坏话好说，小骂大吹，等等，实在见得太多了，不学也学到了大学水平。

上班后，高南征做了半天工作总算让小甘签了名。这样四个部已有三个部明里反徐馆长，再加上暗反的胡汉生，可以说非常有力了。但高南征还想拉上后勤这一摊，所以他咬着牙决定去找兰苹。

兰苹正在家百般无聊地织着毛线。一见高南征高兴得跳了起来，说，我就知道你会第一个来看我！我这一生的清白算是让老徐这狗东西毁了。兰苹说着就哭了起来。

高南征忙说，你别太在意，其实外面什么也不知道。

兰苹不相信，高南征就赌咒发誓。兰苹伸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一想到兰苹可能有性病，高南征差一点恶心呕吐出来。他用茶水漱了一下口后，他将馆里这两天发生的事大致说了一遍。兰苹听说要撵徐馆长下台立即兴奋起来，将自己在省城受辱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那次她被徐馆长拖到舞厅陪那个处长跳舞，徐馆长弄了一个小包厢，借口买茶水先走了。跳了一圈舞后，那处长就动手摸她，还说他一看动静就知道她是处女，说着就动手捏她的乳房，她当时就被吓昏了，醒来后见裤裆是湿的，她以为自己被强奸了。徐馆长百般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处长从来不强迫女人，而且在舞厅里也不可能强迫。她不信，回来后一直不敢去上班，怕怀孕，直到来了两次月经她才放心。兰苹说她已准备明天去上班。

兰苹在告状信上签了字后，高南征就要走。兰苹要他多坐一会儿，兰苹说，全文化馆，她最喜欢高南征，高南征无论叫她做什么她都愿意，高南征叫她现在就嫁人。兰苹说她只想嫁给他。高南征慌了，不顾一切地往外走，边走边说，如果不修改《婚姻法》那就得等到下一世。

高南征他们拿上告状信再去有关部门时，情况果然不一样了，无论是崔局长还是宣传部的领导，全都非常认真地记录他们反映的情况，并口头表

示他们认为徐馆长是有些问题，譬如领导作风恶劣，个人主义严重等，当然具体情况还要作调查研究。

自从高南征他们将告状信递出去以后，徐馆长的模样明显萎了，他什么事也不管，口口声声说等问题落实了以后再说。但他每逢说了这话以后，总要补上一句，说看这几个五八蛋能将老子怎么样，他这话愈发激起大家将他撵下台的决心。

老陈因为年关快到，餐馆逼债，来文化馆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每一次都被徐馆长空手打发回去。老陈没办法，只好将高南征送棉被衣服的恩情丢在一边不顾，又开始频频找高南征。

宣传部和文化馆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来文化馆开过一次会。高南征觉得这事得加一码，便去找了一下段书记。段书记很气愤，说他革命几十年总是想着别人，怎么现在都变得要别人想着自己呢！他在电话里将宣传部的领导和文化局崔局长臭骂了一通，要他们立即将徐馆长的乌纱帽摘下来扔进厕所里去。高南征从段书记家里出来，半路上碰见宣传部领导和崔局长坐着小车匆匆往段书记家赶。

小娅知道这事后，连声说蠢蠢蠢，比猪还蠢。高南征后来才知道崔局长他们怕段书记是假的，他们一方面做出个尊重老干部的样子，另一方面又安抚徐馆长，要他在问题落实以前，继续大胆工作。他们这样做也是给现任书记看的，让现任书记知道他们并没有被老同志牵着鼻子走。

眼见着徐馆长有些还阳了，高南征和老张嘴上急出了燎泡。这天，他们在办公室里商量了一条对策，决定以《清流》的名义开一个迎新座谈会，请段书记到会。

他们把会议日期定在徐馆长父亲七十大寿那一天。徐馆长不知道段书记要来，开会时讲了几句话就回家张罗去了。其实高南征那天根本就没有安排中午的招待酒席，但是十二点散会时，他们执意留下段书记和到会的作者，说徐馆长有吩咐，等他回来后上餐馆去聚一聚。等了四十多分钟还不见踪影，高南征便去喊徐馆长。徐馆长家正在开席，高南征只说作者们不肯走，非要文化馆招待一番。徐馆长顾不过来，随口说这事以后再补。高南征回来后对段书记说，徐馆长不知为何在家大宴宾客，县里的一些领导也去了。

段书记当即笑了笑，他拍了拍高南征的肩膀，然后转身走了。

段书记走后，高南征越想越觉得那笑里有内容。

果然，小娅半下午时打来电话，要高南征速去准备几样时兴的菜，段书记晚上要来家喝酒。小娅特别指出，这是段书记自己提出来的。

高南征和小姬忙得差不多时，段书记同他那年轻妻子一起来了。那女人开口说话时，用的全是普通话，而且发音还比较标准。

段书记只喝三杯酒。喝完最后一杯酒，段书记才说明来意，他说徐馆长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想玩他，他动半个小指头就能对付。他叫高南征别再瞎跑了，夜里写封检举信，明天就到文化局和宣传部去，告诉他们若不处理徐馆长，就将这事上交到省里。段书记要高南征少写别的只要写徐馆长用美人计拖人家处长下水就可以了。

段书记走后，高南征同小娅研究了好久也想不出其中的奥秘，他们觉得省里绝对不会管县里的小文化馆长。不过他们觉得段书记在政界混了多年，肯定知道其中关键所在，听他的不会错。

第二天一上班，高南征和老张又去文化局和宣传部，他们将段书记教

的话说了一遍就回来。办公室的冷板凳还没有坐热，崔局长就亲自来馆里找他们谈话，同行的还有宣传部一个副部长。

崔局长和颜悦色地劝高南征别将这事上交，部里和局里会尽快处理的。

没过几天，调查组又来了，他们分头找人征求意见，问谁接替徐馆长最合适。小汤说高南征，高南征则选了胡汉生，别的人也是这两种意见。

腊月二十四，文化局来人通知说明天上午领导要来文化馆开会。高南征正在高兴，老陈推门进来了。

老陈也不顾小汤在场，说，高老师，听说你要当馆长了！

高南征忙说，莫瞎猜，越猜越没希望。

老陈说，我刚才将发票递给徐馆长，徐馆长都说让我来找你。

高南征想了想说，这样，老陈，为了这点钱你腿都跑肿了，这样，我先借你一百块钱过年，等你将发票报销了再还我。

老陈接过钱后，说了一连串感谢的话。

高南征送老陈出门时，见胡汉生正操着大扫帚在文化馆大门口一把一把地扫着，他正要问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刚好一阵北风吹来将嘴堵住。北风过后，高南征也找了一把扫帚扫起来。

扫厂一阵，忽然头顶上有人说话。高南征抬头一看，徐馆长从二楼窗口伸出半个身子，说，哟，两位候选人在搞竞选，拉选票呀！

胡汉生笑一笑没作声。

高南征一扬头说，徐馆长，你可要想通点，别往下跳哟！

徐馆长将身子缩回去，片刻后，他从楼梯上走下来，冲着高南征说，老高，你现在越高兴，将来会越来越失望。

高南征说，我喜欢失望。

第二天，崔局长来馆里宣布，免去徐馆长的馆长职务，改任文化馆工会主席，保留正股级待遇，同时任命胡汉生为文化馆馆长。

高南征对此多少有些意外，思想怎么也集中不了。崔局长请他谈点感想时，他想了半天，才想到一句话。

他说，现在当领导，群众要求他大公无私是不太合情合理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能做到大公小私，千万不能搞成大私小公或大私无公。

老张则说得更直率，他说，希望新领导能汲取老领导的经验教训，时刻记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兰苹说，我本来投的是高南征的票，现在胡汉生被上级选中我也很欢迎，我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胡馆长别按公关小姐来要求我！

大家笑过一通后，胡汉生开始作就职演说，他说，前天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担这个担子，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想了两天，我只想好一句话，今后干一切工作时，一定要实事求是。

徐馆长最后发言。他说，我无话可说。

散会以后，胡汉生请各部门负责人留下研究新年工作。徐馆长一个劲往外走，胡汉生说，徐馆长，工会工作你也要考虑一下。

徐馆长说，工会是搞罢工的，没什么好考虑。

年前最后两天，文化馆都在开会，换了馆长大家也没有想出新招，最后还是决定新年工作基本照过去的规律搞。

正月初一，高南征和小娅去段书记家拜年。两家人一起闲聊时，小娅向段书记讨教，为什么这么快就撤了徐馆长，而先前却怎么也拱不动他。段

书记告诉他们，这是因为部局头头怕将那个处长抖落出来，这样多年以来建立的供给渠道被切断了不说，新上任的处长也会因此产生惧怕心理，不敢落入陷阱，从而难以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这样一龙带九江，弄不好会产生无人敢与之来往的局面，县里的文化工作也就难以开展。

高南征和小娅听后连连点头，出了门，小娅禁不住自嘲地说，我这点水平还常常自吹，段书记一泡痰就可以淹死我！

高南征忙说，今天是大年初一，你瞎说什么呀！

让高南征感到意外的还在后头。过完年一上班，兰苹就告诉他，徐馆长的副高职称批下来了。高南征不相信，兰苹就将工资表给他看。果然，徐馆长的工资比他高出了九十多块。上个月他们还是相差无几，徐馆长只是多了一年的工龄工资。徐馆长的副高工资是从去年十月补起。

高南征正在纳闷，老张气忿忿地来找他，说，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好处却叫当官的都占据了。

高南征觉得自己同老张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有点懒得同他附和。

老张蔫了几天，但在胡汉生找他谈过一次话以后，他人又兴奋起来。

高南征幸亏有小娅相劝，她要他想开点，只要居家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其它的少点多点都没关系。高南征明知小娅也很失望，为了不让她更伤心，他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个正月里竟然写了一篇小说，两篇散文和四首诗，尤其让人宽心的是，小说一寄出去就在省报副刊上发了出来，并且后面还附有作者简介和短评。

报纸来的那天，胡汉生将高南征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胡汉生说部局里有个意见，想在馆里配一名副馆长，他说他已推荐了高南征，所以他希望高南征近期以内能干出一两件让人看得出说得着的事来。他还提醒高南征，以后遇事别到处告状，因为在领导心目中，自古告状的无好人，结果总是多家吃亏。高南征倒是信了他的话，因为他一直觉得胡汉生的提拔，完全是因为没有参与告状的缘故。

馆长没捡到，副高没捞着，能混个副馆长也可以作个安慰。高南征连续两天泡在办公室里思考如何干一件有影响的事。临下班时，他听见胡汉生在走廊里用粉笔在写什么。

胡汉生写粉笔字同徐馆长不同，徐馆长写时不断地发出一些咚咚声，有点刚劲。胡汉生则只有连绵不断地吱吱声，就像一只老鼠在不停地叫。

胡汉生写完离开后，高南征走过去看了看。见又是通知明天上午开会，并说县委县政府要组织奔小康工作队下到农村半年，文化馆分配了一个名额，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看完通知后，高南征马上想到自己应不应该报名。回家后他又同小娅商量了一晚上，最后还是觉得报名为好，反正孩子已上了地区重点高中，负担不重。如今下乡是谁也不愿干的事，他主动报名，肯定会有好的影响。

第二天的会上，大家果然都不愿报名，推来推去各自都有充足的理由。高南征一直不作声，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才说，如果没人肯去，那我就去。

胡汉生很高兴，当着大家的面打电话告诉文化局和宣传部，说高南征主动要求下乡扶贫。

当天晚上，县电视台在口播新闻里播出了这条消息。新闻节目过后不久，段书记的年轻妻子来学普通话，她捎来段书记的口信，段书记说高南征着得可爱又可怜，高南征和小娅又一次弄不懂段书记的话。

高南征被分派到全县最穷的细坳村，同行的还有县一中的一位教师小孔。县里姓孔的人特别少，所以一见面他就觉得小孔一定同组织部干部科的孔科长有某种关系。

在细坳村呆了一个月后，高南征搞清楚这个村以前并不那么穷，至少在全县也是个中等偏下的水平。后来群众对村干部不满意，三年两头换一茬，可结果村子却越来越穷。

高南征和小孔拼命地作调查研究，他们除了人心涣散之外，没有找出任何结论，一个月以后，他们对没完没了地同群众谈怎么奔小康的事感到腻了，而且群众比他俩更腻，虽然一个星期只开一次会，可能到上三十人就算很不错了。

有一天，小孔同他在山坡上躺着晒太阳时，突然提出他俩可以轮流住在村里，就像值班一样一人一星期转着来。高南征觉得这样不合适，但他同小孔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小孔一旦要这样做，他也无法不同意。第一次转到他头上时，他还强撑着不回县里。到了第二个轮回时，他忍不住照小孔说的去做了。

回家小住一星期，他和小娅特别亲热，他将家里的日子同细坳村的人作个比较后，觉得自己没有生活在那里就应该对现在的一切都知足了。

高南征住在家里，不敢出门，他怕遇见熟人传出去影响不好，只是天晚以后才同小娅一道捡偏僻的胡同遛一遛。

这天，他同小娅走到一条胡同中央时，听见后面有一辆三轮车驶过来。高南征连忙拉着小娅闪到一边，刚好有黑乎乎的一堆什么挡住他们。三轮车在离他们十几米的地方停下来，他看见一个女人探出头来望了望，随后才同一个男人从帘子后面钻出来。男人一声不吭地付了车钱，那女人则抢着用钥匙去开胡同边的一扇门上的锁。门一开，二人像贼一样飞快地闪身进去了。

高南征觉得这两个人影有些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是谁。小娅胆大，拖着高南征在门外守了个把小时，后来实在抗不住冷，加上周围有一股难闻的臭味，他们只好作罢。

高南征返回细坳村的第二天，小孔便回城了。这么来来去去，六个月很快就到期了。

谁知到期之后，并没有人来通知他们撤回去。这时小孔才露出他的真底细，那个孔科长果然是他的堂兄。他去孔科长那儿打听，回来后说孔科长要他们耐心等待一阵，县委领导这一阵忙别的去了，暂时无法研究这件事。小孔同高南征交了底，说自己是副校长人选，这次下了乡，回去就可以正式任命。高南征也将自己的情况说了，还托小孔回去替他多多打听一下。

由于不知道哪一天会来人通知他们撤点，高南征和小孔不敢再偷偷往回跑，天天守在细坳村。这天，他们到附近一座庙里去转了转，然后到附近镇上去改善一下伙食，一直到天快黑时才回村。刚到村边就听说县里有人来找他们。他们回到住地后，才知来人是小汤。

小汤见了高南征，说上三句客套话后就开始骂胡汉生，他说胡汉生是婊子养的，趁高南征不在家，将他一个正儿八经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调到办公室去打杂跑堂，再另外请了一个据说是胡汉生的外甥的落榜高中生来编《清流》，将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全县权威性的刊物，糟蹋得不堪入目。

小汤说，现在馆内都在传说胡汉生同兰苹的关系有些暧昧。

小汤说，胡汉生将一楼办公室腾出来，办了一个商店两个公司，在里

面做事的全是胡汉生的亲戚朋友同学。

高南征对小汤的话将信将疑，他想到自己将要当副馆长了，便主动做小汤的工作。

劝他将事情搞清楚再说。

高南征说，胡汉生这样做可能都是从工作上考虑，新官上任嘛，总得有个新气象。

小汤说，高老师，你别以为旁观者清，其实你是旁观者浑，馆里人都说胡汉生这是下你的黑手呢！

高南征说，不让编《清流》，我会更闲，腾出手多写点作品。

小汤说，高老师，你若这样想，那今天这趟路算我没有跑，不过我还是劝你尽快回馆里去。

小汤说着就要走，高南征怎么也留他不住，只好由他去。小汤一走，天就彻底黑了。

高南征有些替他着急。他不知道小汤在镇上是不是真的有同学，一夜没有睡好。天一亮高南征就赶到镇上，他见早班车上没有小汤心里就有些慌。熬到九点多钟，才见到小汤在一个姑娘的陪同下出现在小站旁边。两人模样有点亲热，高南征就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小汤走后第三天，县里终于来了通知宣告奔小康大讨论暂时告一段落。高南征和小孔走时，别的村干部都说有事不能脱身，只有村长和村长专门组织的二十个小学生站在村口送他俩。

高南征回县城的第二天就到馆里上班。办公室门开着，他走进去时，屋里的一个年轻人用一副审视的目光看着他，问，你找谁？

高南征走到自己办公桌前，也不说话，打开抽屉拿出一只玻璃瓶就去外面水龙头底下冲洗。回到办公室，他拿起热水瓶一摇见是空的，就说，你，去打点开水来。

年轻人愣了愣后提着热水瓶出去了。再回来时，他一脸笑容地给高南征泡上茶，嘴里说，你是高老师吧，我叫严华，我舅说你至少还要一阵子才回，没想到这么快就回了。

高南征没想到这人真是胡汉生的外甥，正不知说什么好，胡汉生从门口进来了。

胡汉生说他前天接到通知，正准备今天弄车去接，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高南征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随后胡汉生将他领到一楼，先看商场，随后看文化艺术开发公司和万利贸易公司。胡汉生将高南征介绍给他们，同时也将他们一一介绍给高南征。高南征记不清其中有多少个姓胡的，他只记住六个正副经理中，有四个是姓胡。

胡汉生说馆里对他们的要求是第一年生存，第二年巩固，第三年发展。高南征几次想问每年向馆里上交多少，不知为什么一直没说出口。胡汉生要他休息一阵再上班，高南征谢绝了。

这时，大家陆续来上班了。高南征先碰见小汤，小汤朝他眨眨眼，什么也没说。随后是小甘。高南征擂了他一拳，问又画了什么新潮画。小甘笑笑说他画了一幅画，取名叫《操他妈的》。高南征说那他一定要看一看。小甘不着边际地说，若想看现在就看到了，若不想看挂在鼻尖上也发现不了。小甘蓄了一把胡须，样子很嬉皮。高南征说他这样子都赶上马克思了。小甘说文化馆真正的马克思是胡汉生。小甘刚走，老张又来了。几个月不见，老

张容光焕发了许多，一身西装还系着领带。老张直夸胡汉生比徐馆长强多了，说几个月时间文化馆就变了面貌。老张说这番话时，胡汉生正在旁边转悠着。所以，老张这话格外夸张。

老张的话还没说完，兰苹就在一边叫起来，说，我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好的运气，原来是老高回来了，看来你是文化馆的福星。

高南征说，文化馆的福星应该是胡汉生！

兰苹朝胡汉生飞了一眼接着说，你一回来我们就要加工资了。这回真的要套改，每个人最少也要加几十块。兰苹扬了扬手中的文件。

老张说，胡馆长还没看文件呢，你不能乱宣传。

兰苹不屑地说，老张，你怎么像被人抽了筋一样，越来越像个奴才走狗！

老张红着脸看了看胡汉生。高南征以为胡汉生会装作没听见走到一边，谁知胡汉生竟一点不避讳，冲着兰苹说，你让小汤写个通知，上午开会传达一下。

高南征下意识觉得这三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微妙。他回到办公室时，严华正在桌上设计《清流》的版式。他有意在严华眼前晃动了一下，严华竟像没察觉。

高南征忍不住说，严华，这刊物都选了些什么稿子拿给我看看。

严华说，我还在划版，等版面划好了，一定请你指教。

高南征生起气来说，你知道主编同编辑的关系吗？主编没签字的稿子是不能发表的！

严华说，高老师，对不起！我昨天同馆里签了合同，今年的《清流》由我承包！

高南征愣了愣后起身正要去找胡汉生，小汤在外面大叫开会了。

开会之前，高南征对胡汉生说散会以后他找他有事。

高南征基本上没听清兰苹读的文件上说了些什么。他反复在想一个问题，为何胡汉生要抢在他回来之前，将《清流》承包给严华。胡汉生这样做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好不容易等到散会，会议室只剩下两个人时，高南征开门见山地问，胡汉生，这《清流》承包的事到底是怎么搞的。

胡汉生一笑说，我正准备同你谈呢。是这样，我打算让你将表演部的工作也兼管起来，这样，你就不必具体负责《清流》的事了。《清流》就让严华去闯一闯，他许了诺，一年办十二期，比过去翻一番，而且不要文化馆花一分钱。

高南征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他想了一阵才说，表演部的工作我不适合。

胡汉生说，这是过渡，当副馆长就得对各项业务都熟悉。老张也要兼管美术部，上面也要借此考察一下你俩。

中午，高南征在饭桌上同小姬谈起这些事，小姬主张他借口汇报下乡去的情况，找崔局长探听一下口风。高南征认为有道理，下午上班后他就去了文化局。

崔局长听了高南征的汇报后，将他表扬了一通。高南征趁机问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崔局长随口说了句要他听胡汉生的就是。高南征就将《清流》已被承包的情况说了一遍。

崔局长说，承包好！承包好！过去我还怕胡汉生太稳没闯劲呢！

高南征说，可是这几期《清流》都成了那些公司老板和个体户吹牛拍马的专刊了。

崔局长说，你下乡几个月就落后于形势了，现在文化就是要与市场经济接轨。

高南征见情况与己不利，就起身告辞了。崔局长在身后不失时机地提醒他，现在各方对文化馆工作很满意。高南征明白这是在告诫他别再想像状告徐馆长那样乱来。

一想到徐馆长，高南征才记起回来后就一直没见到这位工会主席。回馆后一问，才知道徐馆长被抽到县开发区指挥部去搞宣传了。他被抽走后就没有回过文化馆，每月的工资也是叫老婆来代领，党费也是叫老婆代交。

高南征忽然觉得有点累，他找到胡汉生说自己还是想休息几天，胡汉生满口答应。

那天上午，高南征提着篮子上街买菜，听见有人喊，扭头一看，竟是小孔。小孔告诉他，自己的副校长任命书已经下来了，小孔问高南征的情况怎么样，听说到现在还什么动静也没有，小孔主动说这几天他就去找他堂兄打听清楚。

隔了一天，小孔就找到高南征的家里来，告诉他，文化馆根本就没有报他什么副馆长。高南征问有没有报老张，小孔说任何人都没报，他以为报告在文化局或宣传部那儿压着，还特意让他堂兄打电话委婉地问了这两个地方。当然，问的方式很巧妙，只说是文化馆按建制应配一正一副两馆长，组织部近期准备研究一批干部，若有考虑就早点上报。这两处的答复是，近期内不考虑提拔副馆长。

高南征气得只会反复说一句话，他说，妈的，没想到老猫反被小鼠耍了。

小孔走后，他一个人仰在沙发上，回忆起段书记的话，这才体会到自己的确是个可爱又可怜的苔。

忍了几天，高南征没将这事对小娅说。他将四个月的假一算，准备在家休息二十天。

从第五天开始，小娅就不停地追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问到第七天，小娅开始乱猜测。

他只好将实话说了。小娅先是一呆，接着眼泪就开始往外流。

正在这时，老陈敲门进来了。

一听老陈又提那发票的事，高南征心烦意乱地说，你找我，我正要找你来讨回那一百块钱呢！

老陈慌了，他说，高老师，你可不能这样逼我。是胡馆长他让我来找你和徐馆长的。

如果你们都不管，那，那我只有卖儿卖女来还这笔债了。

小娅见老陈这样可怜，忙擦干眼泪来劝他，说，反正大半年都等过来了就再等一阵。

实在不行我在广播电台里帮你呼吁。

老陈不知小娅为何流泪，只觉本便久坐，又说了几句恳求的话后，便起身离去。

高南征以为自己在家呆的时间长了，胡汉生自己不来，至少也会派小

汤或兰苹来看一看。可是直到二十天满，馆里也没有任何人来。

第二十天，高南征来到办公室，见自己桌上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尘。严华不在办公室，小汤说他出去找愿意被写成报告文学在《清流》上发表的单位和个人去了。严华桌上有一叠新出的《清流》，他见四旁无人就拿起一张翻了翻，除了头版头条是县委书记和县长视察县开发区的一篇特写以外，几乎全是写企业经理和公司老板的报告文学。只是在一些补白的地方有几首小诗。题头位置上，主编高南征上面添了一个总编胡汉生。

高南征扔下《清流》，锁上办公室，走了几步，碰见老张正在扫走廊。他冷笑一声，说，这么早就为登基作准备，还不知要扫秃几把扫帚呢！

天上下着雨，高南征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刚好看见胡汉生从一辆三轮车上下来。

胡汉生伸出手找踩三轮车的人要票。踩三轮车的人说他们从来就不用票。胡汉生说我这是公事，没票怎么报销。说了半天，胡汉生还是将踩三轮车的人弄下来写了一张证明条。

高南征又想起徐馆长被雨淋病了的事。他踱进商场，刚好看见那个姓胡的经理，正从收款台上将一大把现金塞进口袋里。

这时，胡汉生在身后喊他。他转过身去，胡汉生问他休假满了没有，说自己正准备抽空去看看他。高南征口里说了声谢谢好意。

这场雨下了好几天，高南征想搞清馆里各种承包的情况，天天都去上班。询问起来，小甘什么也不知道。老张反而问他查这些干什么。只有小汤说了点实情，他说《清流》现在这样搞，一期赚个三五千是没问题的。高南征一听说全年几万块钱收入就这么轻易流进胡汉生的外甥口袋里，着实吃惊不小。小汤说，现在承包的详情只有胡汉生和兰苹知道。高南征决计找兰苹谈一谈。

瞅着兰苹下班，他拦了一辆三轮车将兰苹捎上。二人一上车，高南征就发现兰苹同以往有些不同，用手拍打他的手背时，显得比先前老练了。

高南征问，馆里现在能够报销三轮车票了？

兰苹说，没有哇！

高南征说，前几天我看见胡汉生朝踩三轮车的人要票，说是报销。

兰苹说，他呀，他是领导，特殊情况可以报销。

高南征说，以前徐馆长宁可遭雨淋也不坐三轮车。

兰苹说，你别提他，我一生都恨他。

高南征说，好好，我不说他。说别的吧，《清流》承包是怎么订的合同？

兰苹说，没有合同，馆里只发严华的一百五十块钱的工资，其余一切都不管，然后他保证出十二期刊物。

高南征说，那公司和商场呢？

兰苹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事与你无关嘛！

高南征说，关心馆内大事嘛。

兰苹说，这事我没有义务同你说。

高南征这时才明白无误地觉得兰苹真的变了，他想不通胡汉生如何将兰苹笼络的。

小娅分析说，女人如果死心踏地地维护一个男人，那她一定是爱上他了。高南征本想说这规律用在兰苹身上不合适，他怕小娅猜疑就没有作声。

夜里，高南征刚进入迷糊状态，小娅猛地将他推醒。

小娅兴奋地说，我想起来了，那天夜里碰见的那对野鸳鸯很像胡汉生和兰苹。

高南征说，这不可能。他边说边回忆，心里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像。

小娅说，在这种问题上，你要绝对相信女人的感觉。

小娅当即将高南征拖起来，穿好衣服出门去那条小巷守候。守了一个小时，那屋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高南征上去在那门上摸了摸，才发现上面吊着一把大锁。小娅不死心，她说她一定要将这事搞清楚。

第二天中午小娅一到家就兴奋地说，她搞清楚了，那套房子是兰苹的同学的，她俩一向玩得好，同学的爱人在部队，她去随军后将房子托兰苹照看。

高南征相信小娅的预感以后，就留心起来，他果然发现每个星期一下午和星期四晚上，胡汉生和兰苹都要偷偷去那房子幽会。证据确凿以后，小娅要高南征去捉奸。高南征坚决不同意，他说自己是有身份的，不能去做这种下三烂的勾当，哪怕是唆使人去也太掉份了。实际上，他心里明白，自己这是不愿意将兰苹逼到绝路上去，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对兰苹太绝情了点，他要是兰苹好一点，兰苹是不会走上这一步的。小娅有些生气，一连几天都不搭理高南征。

这天，老陈又来了。说了几句话，高南征忽然有了主意，他叫老陈星期一上午来家里。老陈走后，高南征将自己的主意对小姐说了，小娅这才眉开眼笑起来，高南征趁机将她抱进房里好好温存了一回。

星期一上午，老陈早早地来了。高南征为了避嫌，已在星期六请了假，说是这几天去省里走一走，在家里猫着不出去。

老陈是下午两点钟出去的，三点不到就回来了。老陈说，他按照高南征的指点找到那间屋子，他上去敲了半天才将门敲开。

老陈说，高老师你说胡馆长在那里，可开门的是兰会计。她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胡馆长。兰会计说胡馆长不在这儿。我正不知该怎么办，兰会计主动问我是不是为了去年那发票的事。我说是以后，兰会计就将发票要过去，说她作主报销算了。兰会计还叫我将来回跑的车票也给她，我说没有车票，我来县城总是骑自行车或走山路。兰会计给了我三百块钱，这多的六十块钱她让我写了一个因车票丢失的领条。

老陈将一百块钱还给高南征。

高南征说，你真的没看见胡汉生？

老陈说，真的没看见。

高南征说，你应该听我的话，一直等他出来，别去敲门。

老陈说，我怕天色太晚，回去又得走夜路，让家里人惦记。

老陈千恩万谢地走了以后，一直守在家里等候消息的小娅非常失望。她责怪高南征计划不周密，这一次打草惊蛇以后，再也别想捉住他俩了。高南征他不相信老陈没有看见胡汉生，他觉得老陈其实不简单，是他们将他小看了。他这时才有点后悔，自己不该那么顾面子，他应该亲自去将胡汉生逮着。现在，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了。

过几天，再想起这事时，高南征又有点庆幸老陈没有当场捉他俩，不然兰苹可就惨了。

兰苹又开始不来馆里上班。胡汉生在会上解释说，兰苹在家里给每个人填工资套改的表格。老陈每月还是来文化馆一两次，他每次来时总是躲着

高南征。有一次，小汤告诉高南征，说老陈在他面前说不愿意看到文化馆因为争权争利而闹得七零八落，他那个分馆还得靠文化馆吃饭活人。

兰苹再上班时，已是秋凉季节了。兰苹一上班就跑到高南征的办公室，问他这一次为什么不去看望她。高南征本来想说，他一去就将胡汉生得罪了，但他说不出口，只好说，胡汉生说她在家为大家谋福利，所以就不敢去打搅。兰苹出乎意料地说了一句话。

她说，其实，有时我很恨胡汉生，觉得他像那个还乡团胡汉三！

高南征没敢接着往下说，他不知道兰苹这话是真是假。

过了一阵，套改工资批下来了，文化馆人人都长了一大截工资，每间办公室里都是笑声一片。玻璃脏了有人抹，走廊的垃圾有人扫，下班时电灯也有人关，一楼电话响了二楼三楼的人纷纷抢着跑下去接，对胡汉生借承包公饱私囊的议论也少了。特别是第一次领到套改后的工资那天，好几个人都朝胡汉生递了烟。

高南征工资排在徐馆长之后，列全馆第二。领工资的第二天，他头一回主动对严华说，《清流》有什么难处要他帮忙的尽管说。严华也不客气，将新一期的校样分了一半给高南征。高南征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校对好了。

这种气氛只维持了半个月。半个月以后，不知从哪里传出话来，说从下个月起套改后增加的那部分工资将由各部门自行解决，因为财政上没有下拨这笔款项。往年徐馆长总能从上面多要个七八上十万块钱，今年胡汉生当馆长，他招聘了几个人进来，却没有从上面多要一分钱回。

这消息让老张特别紧张。大半年以来，他第一次主动找高南征说话。高南征也不知道此话真假，他明白老张的儿子刚刚考上大学，每个月铁定地要寄一百二十块钱去，若套改工资不兑现，那他的日子就难过了。高南征便怂恿老张去问胡汉生，他说以老张和胡汉生的关系，胡汉生会提前同他打招呼的。老张在胡汉生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胡汉生说后天开会，一切决定在会上宣布。高南征听见老张低声骂了一句什么。

虽然只隔一天，高南征同老张他们一样，觉得时间特别长。好不容易盼到开会，才知胡汉生真的要各部门为馆里分忧，部分实行自食其力。老张当场就急了，他说他算了一笔帐，光是办公司和商场出租房屋的钱就可以发清这部分工资。胡汉生立即反驳他，说这是文化馆自己的公司和商场怎么可以收房租。老张说那至少也得用上交来补足房租数额。胡汉生批评老张是杀鸡取蛋，分光吃光的小农意识。老张火了，马上大声回答说担心有人是资本家意识，将一切都装进自己的荷包。

胡汉生不同他争了，他说，这件事我当馆长的带头，明天我就去乡剧团搞辅导，用辅导费来补足这部分工资。

胡汉生宣布，全馆只有兰苹一个人例外，因为兰苹是会计，得采取国外高薪养廉的办法。

高南征见老张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就想到该向他交底了。散会以后，他瞅空对老张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老张看了他一眼后，不声不响地跟上来。上了大街，高南征单刀直入地问，老张，胡汉生是不是许诺要提拔你为副馆长？

老张愣了愣才说，是的。

高南征说，你没想到吧，他也许许诺要提拔我当副馆长。实际上他谁也不会提拔，我到组织部问过了，不管是你还是我，胡汉生连半个字材料也

没有上报。

老张喃喃地说，我还以为他是近段才变了的，原来一开始他就在耍弄我！

高南征说，我实在没想到胡汉生比徐馆长心还黑，不管怎么说，徐馆长还为馆里做一些事，胡汉生只想自己往腰包里塞。

老张说，狗日的胡汉生，我就不信比徐馆长还难对付。

高南征说，这可不一定，徐馆长你能找机会当面掴他的耳光，胡汉生就不一样了，他说话做事连反驳都困难。

老张说，这你放心，我有铁证。他同兰苹搞皮绊。

高南征说，你有证据？

老张说，我妻子的一个朋友告诉她，说兰苹让胡汉生领着偷偷去她那卫生所里刮过胎！卫生所里还记着他们身份证号码呢！

高南征想了想说，光这不行，必须有经济上的问题才有力，现在当干部最怕经济上出问题，上面有精神八百算贪污，三千就犯罪！

老张点点头后说，我这搞调研的谁也不买帐，如何能挣回那让胡汉生扣下去的工资呢？

高南征说，不如我们也办一期《清流》，找企业赞助几千。

老张说，《清流》不是被胡汉生的外甥承包了吗？

高南征说，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同老张分手以后，高南征又折回文化馆，他在财会室外面转了几次，直到没人时才进去。高南征告诉兰苹，他听老张说兰苹同胡汉生一道去过一家卫生所，老张准备过几天就去查那卫生所的病历档案。兰苹脸都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南征叫她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去将那病历毁了或改了。

从财会室出来，高南征一路上想不通自己在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帮兰苹和胡汉生。他明白，其实只要这一宗事，胡汉生就得下台。

第二天傍晚，高南征从窗户里无意中发现兰苹站在楼下并不时朝上张望。他猜兰苹一定是有事又怕到家里，便找个借口哄骗小娅，说自己去找老张有事商量。

兰苹果然是找他。她说卫生所的档案已全部毁了，整个过程她都没有告诉胡汉生。

高南征相信兰苹的话，因为他今天亲眼看见胡汉生像只绿豆苍蝇一样，到处找兰苹。兰苹流着眼泪告诉他，她真的恨胡汉生这么不明不白地夺去了自己的贞洁。

高南征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

回屋后，高南征见小娅正坐在沙发上一个人独自流泪。他忙上去捧着她的脸问，你怎么啦？

连问了三遍，小娅才说，老高，你说实话，刚才为什么出门去。

高南征怔了怔后说了实话，我见兰苹站在楼下，以为有事，就去看了看她。

高南征将这两天的事一一对小娅说了。他说，不管胡汉生多么可恶，但我们不能伤害兰苹。老陈是对的，他那样做太对了，不然就毁了一个年轻姑娘。

小娅听完他的话以后，一声不吭地进房倒在床上。高南征独自坐在沙发上，下半夜他迷糊了一阵，醒来时发现小娅正跪在面前轻轻地吻他。高南

征轻轻地回了几个吻，然后将她抱起来放在怀里。

小娅说，我想了半夜，为什么当初那么多人追我，而我偏偏选择了你。现在我才明白，是因为你身上的人情味比别人多。

隔了几天，老张气愤地告诉高南征，说他去卫生所时，发现那份病历档案已被人毁了。

高南征和老张一起过上小汤，到底下去跑了一趟，很顺利地将一期《清流》的稿子及赞助款搞到了。回来后，他去找了一下段书记，然后就将稿子送到印刷厂。他们三人轮流守在印刷厂，不到一个星期，《清流》就上了机。开印那天，刚好严华送稿子来印刷厂，他当时没作声，转身就走了。半个钟头以后，胡汉生就赶到印刷厂，要高南征立即停机，否则，他们将要承担由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赔偿。

高南征说，我们这期头版可是正宗文艺作品。

胡汉生扫了一眼，见都是些格律诗，就说，你别用老秀才酸倒牙的摇头晃脑之作来坑人。

高南征马上说，胡汉生，我记住你的话，这些诗可全是皮书记写的。

胡汉生一下子不作声了，他拿起一张印了半截的《清流》一个人看了半天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走了。

天黑时，胡汉生破例来到高南征家，说鉴于当前的特殊情况，今年最后两期《清流》还是由高南征来操办。胡汉生同高南征说话时，小娅故意挑了几个怪模怪样的梨放在茶几上，而且还不给刀子。

一期《清流》使高南征他们赚了两千。老张和小汤来了劲，打算下一期力争赚三千。

高南征不同意，他说，这肯定是胡汉生的圈套，我们得便宜就不好追查他的问题了。再说一整年《清流》没有给业余作者发多少稿子，说什么也得利用这个机会安慰一下他们，免得让他们寒心。

小汤和老张有些不情愿，商量半天，最后决定利用这点权力，将四版增加到六版，三版发文学作品，三版发那些有偿的文章。

这时一年又要过完了，进入十二月份后，有事没事总也显得忙一些。

高南征他们拉到一笔赞助，就想组织业余作者搞一次辞旧迎新笔会。搞笔会就得到省里去请报纸杂志的编辑来讲课，加上又要联系地点，又要通知业余作者送稿来，然后又是选稿定人发通知。这中间小娅对他说，她碰见人事局何副局长了，何副局长问高南征今年怎么不报副高职称。高南征想馆里唯一的指标已叫徐馆长占了，报上去也没有希望，便没有往心里去。胡汉生没有到笔会上去，高南征礼节性请他去时，他说要去省里要钱，没空。高南征心里也不愿他去，也就没有勉强。

忙了二十多天，总算将笔会圆满结束了。同时今年最后一期《清流》也出刊了。他们一算帐，除去一切开销，两期加在一起一共赚了四千多块钱。他们很高兴，因为就算胡汉生明年仍不兑现套改工资，他们也有了底。

高南征打算在家休息几天再上班。回家的第二天早上就被老张从被窝里唤起来。老张告诉他，胡汉生不知使出什么鬼花招将徐馆长调到计划生育委员会去了。高南征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徐馆长走与不走都与自己不相干。

老张说，你怎么还转不过来弯，徐馆长一走，这副高职称的名额不就空出来了吗！

高南征一下子清醒过来。

老张说，现在省高评委已经开过会了，由于他俩都没申报，只有胡汉生一个人参加评审，再加上他带了不少东西到省里去活动了一番，所以就顺利地通过了。

高南征没想到自己又一次被胡汉生耍了，他和老张气冲冲赶到文化馆，找胡汉生讨个说法。

胡汉生说，我已经通知了，不信你们自己去看，还在黑板上写着呢！

高南征真要去，老张说，别看了，的确是在那里写着。昨天回来后，我总感觉馆里有什么事，夜里就过来看了看。

高南征执意到二楼去看了看，黑板上果然还留着胡汉生亲自写的通知，通知下边另有一行字：保留十天。

高南征和老张在文化局，宣传部和人事局之间乱碰乱撞了两天，一点结果也没有。

老张向省地有关部门写了封检举信，高南征认为意义不大没有在上面签字。

老张将信投出去十几天后，仍不见反应，就有点泄气。高南征趁机告诉他自己的想法：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将胡汉生撵下台、撵出文化馆。

高南征和老张找到小汤和小甘他们，要他们一起出面告倒胡汉生。小汤他们几个很积极，只有小甘不愿意出面，他说自己要赶一幅画参加明年春季画展。高南征见凑足了八个人，就没有强求他。

他们凑了胡汉生的一些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抵抗中央精神，将《清流》这块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地变为家族的自留地；第二，以权谋私，擅自招聘亲戚朋友到文化馆工作，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第三，在公司和商场的管理上有意制造混乱，以图中饱私囊，第四，极端的利己主义，将一些符合条件的业务骨干置一边不顾，偷偷摸摸地将副高职称据为己有；第五，无视国家政策，扣发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套改工资。

高南征一行八个人，闯进文化局办公室，非要崔局长接见他们。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崔局长才露面。

崔局长看了材料以后，慢吞吞地说，《清流》的情况也许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现在不少人都夸它成了县里的党报了呢！套改工资文化局到现在也一分钱未发，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上，胡汉生还是有良好愿望的。关于副高职称，这个担子由我来挑，说实话，就算全馆的人都报了，我们也只能批胡汉生，谁叫他是馆长呢，馆长就应该是全馆政治和业务上的权威。至于公司和商场，搞市场经济对文化人来说都没有前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当然，胡汉生也不是没有错误--

老张忍不住说，崔局长，胡汉生太会利用假象了。我说一件具体小事，他总说馆里经济困难，限定每人每月只能领一本稿纸，可他全家都用文化馆的稿纸揩屁股，他老婆还说用稿纸习惯了，用卫生纸没味道。崔局长不信可到他家厕所里去看一看！

崔局长忽然将手中茶杯猛地往茶几上一放，大声说，老张，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把文化局长当成什么了？你懂不懂，文化局长是国家公务员！

高南征连忙出来圆场。

崔局长一挥手表，你们都走，什么时候学会尊重人了再来找我！崔局长好像要故意气他们，人刚走到走廊上就大声叫办公室秘书通知胡汉生来文

化局商量春节文化活动如何搞。

回馆的路上大家都怪老张不会说话，将老张弄得灰溜溜的。高南征怕影响老张的士气就说，崔局长是成心找碴，当领导的人就善于突然用罩子将人罩晕，然后将人打发走完事。大家约好下午去宣传部。

下午两点，高南征和老张，小汤他们聚齐了。在路上他们碰见好几拨宣传部的人慌慌张张地走着。到了宣传部后，才发现偌大的几间办公室，只剩下一个女秘书。高南征上去同她说话时，已调到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徐馆长也进来了。大家相互点点头，高南征听徐馆长同女秘书说话后才知道，宣传部的一个女科长生二胎时受了罚，现在又要生二胎，临产期快到了才被发觉，县委书记发了怒说如若她不引产，就要改组整个宣传部。

那女科长闻讯躲了起来，宣传部上至部长下至干事都出门找去了。徐馆长则是来作配合的。

大家的兴致一时被引到这个话题上。

高南征瞅空问徐馆长为何要离开文化馆。徐馆长说胡汉生与他达成了交换条件，他离开文化馆后，胡汉生负责将他女儿接收到文化馆，具体工作已谈妥，也是编《清流》。

徐馆长说他女儿明后天就去报到上班，他希望高南征日后多加关照。徐馆长又说，他知道自己一离开文化馆职称就丢了，可是没办法，女儿大了又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流浪会出问题，他只好牺牲自己。

高南征说，你走的时候怎不对我们说一声。

徐馆长说，我不想说，是因为想让你们能有个比较鉴别，看看是不是真的会一任比一任强！

高南征说，早知这样，真不如同你合作下去。这话徐馆长并没有听见，高南征是在心里说的。

接下来的几天，馆里搞年终总结，大家对胡汉生的意见提了几箩筐。最后胡汉生说了些要在新年改进的话，可他在新年工作计划中设想的基本上还是老套。唯一有区别的是没有让大家再去想办法挣那套改后增加的那部分工资。

元旦这天，高南征同小娅正在屋里包饺子，兰苹突然来了。一进门就哭成个泪人儿。

小娅很不高兴地说，新年第一天你无事来我家哭，若是今年有什么不吉利，我可要找你的麻烦。小娅没有用我们这个词，使高南征不好多说话。

兰苹咽咽地说，刚才我看见胡汉生领着他老婆到医院里去做人工流产！

听到这话，小娅放下手中的活，将兰苹领到房里去说话。门半掩着，高南征听不清她们在说些什么。

高南征一个人将饺子包好，又煮熟，然后叫她们出来吃。兰苹出来时，已不再流泪了。

一边吃饺子，小娅一边劝兰苹。兰苹说她这几天就将胡汉生的经济材料清理出来交给高南征。

吃完饺子两个女人又到房里说话，幸亏有几个业余作者来给他祝贺新年，才使他少些失落感。

兰苹吃了晚饭才走。她一走，高南征就问小娅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娅故意不慌不忙地将厨房洗刷后才告诉他。原来胡汉生一直在骗兰苹，说自己已同老婆分居七八年了，二人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兰苹一直信以为真，她虽

然并不怎么喜欢胡汉生，可一想到已失身于他，所以只要胡汉生能对她保持贞洁，她也只好凑合着一步一步地走着瞧。今天上午她陪嫂子去医院检查胎位，正好在妇产科碰见胡汉生送他老婆去医院做人工流产。

兰苹当时就丢下大腹便便的嫂子跑到这儿来了。

高南征问，她说没说胡汉生最开始是怎么引诱她的？

小娅说，她说了，可我不能对你说！

高南征说，为什么？

小娅半开玩笑地说，我怕你学会了，也去这样害别的姑娘！

高南征说，你别这样防范我好不好！

小娅说，你知道她为什么单来我家？

高南征摇摇头。

小娅说，我将原话对你说一遍，她说，她认识的所有男人中，她真正喜欢的只有你！

高南征立即表示出不相信的样子来。

过完元旦，徐馆长的女儿真的来文化馆报到上班。胡汉生召集全馆人员为她召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开会时，高南征见小甘用手指蘸着茶水在茶几上写了一行字。散会时，他走过去看了看，后来他对小甘说，他终于看见了小甘画的那幅名为《操他妈的》画。小甘用茶水写的就是这四个字。

当着胡汉生的面，兰苹将一张《清流》递给高南征。高南征走到无人处才打开，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各种数据。第一项是违纪开支五千六百二十一元，其中白条四千零三十六元；第二项是严华的收入，其中工资收入一千五百元，通过《清流》获得各种收入二万七千二百零三角三分，合计二万八千七百零三角三分，往下还有好几项。

高南征从兰苹的帐目上受到启发，他将《清流》上经由严华发出的文学作品统计了一下：小小说四篇，散文六篇，诗歌十四首，演唱材料共三件，按字数算最多只够《清流》的一个版面。

再次去文化局之前，小娅叮嘱他们一定要在交谈之前先营造一个较好说话的气氛。

高南征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同大家一起策划了一个方案。

崔局长来见他们时，高南征说，局长，我看这些时你累瘦了，先讲个笑话慰劳慰劳你。你放心，绝对是与文化工作有关。

高南征说，有一个搞非法出版物的个体老板，他不光倒买倒卖，还开了个地下印刷厂，专门承印一些坏书。为了不暴露目标，这些工人全是他的亲戚的孩子。又为了不让这些孩子学到书中的那些坏事，这拣字的事全由他自己和老婆来承担。有一回，他们接了一本特别黄特别淫的书，交印的人要得非常急，夫妻俩只好昼夜不停地加班。那书特别刺激，两人又怕耽误生意，不敢停下来回房亲热。男人正在难熬时，忽然看见他老婆拣了两个铅字塞进裤裆里。

说到这里，高南征停下来不讲了，而问崔局长知不知道那是两个什么字。崔局长想了半天没想出来。高南征就告诉他，两个铅字，一个是鸡，一个是巴。崔局长当即笑弯了腰，连连说这是新闻出版股管的事。

等崔局长笑够了，高南征才示意老张将兰苹写的那个帐单递给崔局长。崔局长只看了一遍，眉头就皱起来。他们在文化局同崔局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崔局长最后请他们考虑一下，如果胡汉生不再担任馆长，谁来当馆长最合适。

从文化局出来后，大家议论了半天。小汤说高南征可以。老张马上说，按照上次的经验教训，凡是参与告状的人是不可能接班的。这么一筛选，大家一致想到了小甘。

高南征从小甘敢于在茶几上写那几个字这一点来看，也觉得小甘能胜任。但高南征觉得还是应该对小甘考察一番。

小甘的爱人的单位刚盖了新宿舍。高南征他们去时，小甘正在布置新房。新房设计很讲究，大家见了都羡慕不已。

小甘也很兴奋，他说，他有个计划，先将这房子装修一遍，然后再搞一套原装的先锋音响和一台84厘米的画王彩电，往下还有全套不锈钢炊具，微波炉，洗衣干衣两用机，真皮沙发，红木家具。

一算帐，没有十万不行。

高南征说，你哪来这么多钱？

小甘说，现在铜版画、铜版字又流行又值钱。操他妈的，我要是当了馆长，就去买一台钢板印刷机，拿来私人用，一年时间就能将这些置齐。

高南征和小汤，老张他们相互望了望，好一阵后，小汤才问，一台钢板印刷机要多少钱？

小甘说，不低于八千，不高于一万。

离开小甘家，一路上大家脸上都很严肃。过年之前，文化馆再无人说起撤换胡汉生之事。崔局长主动找过高南征和老张，两个人都躲避不见。放年假那天，文化馆发了不少年货，胡汉生说这是公司和商场出钱买的。高南征用自行车运了两趟，才将这些东西运回家去。

初一那天，高南征和小娅照例去给段书记拜年。段书记问到文化馆又要换馆长的事后，说了一通让人费解的话。他说搞干部终身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防止大面积腐败，而不搞终身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大家都趁在台上时拼命地往自己怀里捞，像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段书记说，现在说的是实事求是，做的实事求是。

他们刚说了告辞的话，崔局长也来给段书记拜年了。见了高南征，崔局长就问他文化馆馆长人选想好了没有。高南征随口说，最好请徐馆长回，他不回就让胡汉生继续干。

回家后，高南征在书房里翻出一份早年的《清流》，那上面有一则故事新编，说的是有一个地方蚊虫特别恶，官府便将死回绑在此地的木桩上让蚊虫咬死。有一个人却躲过此难。别人问时，他说，蚊虫吸血时千万别动，它饱了以后也叮在那里不动，这样就挡住了别的想吸血的蚊虫，若一动惊跑了饱蚊虫，让饿蚊虫补上来，一批接一批地吸下去，肯定会血尽而亡。

他刚看完，小孔来家里拜年。高南征到门口放鞭炮时，小孔也将那故事新编看了，然后笑着说，依他看，细坳村的人应该好好学一学这篇文章。

正在说话，徐馆长领女儿进来了。他没说过年时的那些套话，而是唱了一首吉祥民歌：

财门大打开，
元宝滚进来，
滚进不滚出，
金银堆满屋。

小娅满脸堆笑，说徐馆长这么好的嗓子不当文化馆长太可惜。徐馆长说他女儿的嗓子比他还强。高南征问起那个超生的女科长情况，徐馆长说他

不能说，大初一的不吉利。

这时小孔要走，高南征将他送到门口。小孔回头开玩笑说，什么时候带着那蚊虫的故事到细坳村再搞一次奔小康大讨论。说着话小孔滑了一下，高南征忙提醒他小心脚下。

天上地下到处都是白雪。

1995.1.21. 苦旅途中

去老地方

窗外的树叶一阵簌簌响后，没有关严的窗户缝里传出呜呜声。正在沙发上闲坐的杨一忽然想到，二季稻一割完就该搞冬播了。他记起自己从前在大队里当团支部书记时，总盼着冬播，因为冬播结束后，总会放几天假，好好歇一歇。过了一会儿，杨一又想到，已有两天没人来通知他去开会了。他觉得情况有些反常，因此在心里断定，最迟在今天下午肯定会有人来送会议通知的。

杨一刚刚这么一想，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他瞅着电话人却没有动。电话铃响了七八声，办公室秘书小洪从外面走进来。

小洪拿起话筒说，喂，我是文化局办公室，请问你找谁？

杨一听见耳机里的那个声音在说找杨局长。

果然小洪将话筒递过，说，杨局长你的电话。

杨一不接话筒，说，问问他是谁，有什么事？

小洪对着话筒问了几句后，说，他说是你的邻居，姓方，有急事请你帮忙。

杨一说，就说我有事，让他半个钟头以后再打来。

小洪依杨一的话说了，放下话筒退出屋子。

杨一的邻居中姓方的只有一家，是个个体户。他们平时几乎没什么往来。这倒不是二人之间有什么芥蒂，主要是大家都在忙，杨一忙着开会，个体户则忙着做生意。个体户买了一部七成新的吉普车，出出进进总拣宽处走。杨一家的后门有条小路直通文化局办公楼，路两旁环境很幽静，他喜欢一个人从这路上走着上班，走着下班。所以，他们虽是邻居却很少见面。

杨一不明白他有什么事要找到自己帮忙，琢磨来琢磨去，他才断定，极有可能是在做黄色书刊生意时被查获了，来找自己求情。

他走到走廊的另一头，推开虚掩着的门。屋里两个人正在下棋，见了他，那两个都不免尴尬起来。

杨一说，汪股长，怎么不下了，这棋还没有分出胜负来呀！

汪股长说，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扫黄工作如何搞，觉得累了，才下盘棋散散心。

杨一说，比分多少？

汪股长说，三比三，平--

汪股长意识到什么，突然不说话了。

杨一推开窗户，望着院子里的一群麻雀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用石子打

乌，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时的那个准头。

杨一说着，随手抬起桌上的一只车，朝着一只麻雀扔去。没有碰着。麻雀也不飞，只是跳着躲闪一下。杨一又扔了几颗棋子，依然没有砸着麻雀。

他说，你们也来试试，比比赛。

汪股长他们没办法，只好拿起棋子往外扔，三下两下就将棋子扔光了。

杨一依然不动声色地说，汪股长，最近有没有黄色书刊案子？

汪股长说，没有大案，只有小案。

杨一说，什么样的小案？

汪股长说，有两个书贩子卖了十几本裸体画册。

杨一说，叫什么名字？

汪股长说，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

杨一笑起来，说，老汪，你这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呀！

汪股长说，我不是在开玩笑，他们真是叫这两个名字。

杨一想了想说，怎么这么巧，简直像是一种兆意。

杨一没有问出姓方的人来，便往门外走。一边走一边说，汪股长，棋子都在院子里，你们去捡回来吧！

他没有回头，只听见身后有一种不知所措的嗯嗯声。

半个钟头还差五分钟时，电话铃又响了。

杨一没等小洪进来接电话，自己将话筒拿起来。他听见对方说，喂，文化局吗，我叫方继武，请问杨局长回来没有？

杨一说，我就是，老方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方继武说，我现在在文化局门口的电话亭里，我马上过来和你当面谈。

杨一放下电话，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刚看了几行，方继武就进来了。

方继武坐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扔给杨一，嘴里说，杨局长天庭发亮，红日高照，是不是又要高就了？

杨一说，老方你说话也不看个时辰，县里党代会、人代会刚开完，该升的都升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哪里还有我的位子。

方继武说，那可不一定，时运来了钢板也挡不住。

杨一说，你越说越神了，我不信时运。你还是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方继武扫了一眼杨一面前的文件说，杨局长忙，那我就不好多占时间，只有直说了。

方继武咳嗽了一声，继续说，我在七一路装修了一座酒楼，现在什么都搞得差不多了，可这名字还没有取好。没名就办不来营业执照，真是把入急死了！

杨一说，店名还不好取！找几本旧时的书，比照上面的茶馆饭店来一个就是。

方继武说，这法儿有人教过我，只是现在餐馆酒楼太多，将那些现成的店名都用了。

杨一说，你找我是要我帮忙取店名，

方继武说，没办法，你是老邻居，又是老文化，这事对你可是小菜一碟。

杨一说，不过虽说事小，真要取好也不容易。

方继武说，那是那是，像武汉的音通城、北京的全聚德，真是要多好

有多好。

杨一说，我看老通城、全聚德的名字并不一定好。它们是因为豆皮和烤鸭做得好才响起来的。时下的饭店酒楼与它们不同，哪家也就是那么几样菜。说兴扣肉时大家都做扣肉，说干偏泥鳅好吃又都一齐上干编泥鳅，一家做酸菜鱼大家便知道往鱼里搅酸菜，一家卖啤酒鸭大家又都往鸭子里倒啤酒。倒是店名一个比一个新鲜，连凯撒大帝和伊丽莎白都用上了，光图个虚名。

方继武说，杨局长说的话很有道理，我这家店子就是想在特色上下功夫，至少要时常保持三五样全城别处没有的菜。至于店名，不管怎样还是得有点新鲜刺激感，让人过目也好，人耳也好，都不能忘记才行！

杨一说，真要让人不能忘，我倒有个主意了，不如干脆在门前用一只鳖和几只鸡蛋做个广告牌子，店名就叫王人蛋酒店！

方继武连忙摇头摆手说，杨局长这意识太超前了，小县城里的人哪能懂这种大幽默。

杨一见方继武有些不高兴，忙说，老方你可别多心，我只是随口说句话，没有别的意思。

方继武正要回话，杨一大声招呼外面大办公室的小洪端杯茶上来。很快，小洪就给方继武端了一杯茶，并随手往杨一的杯子里添了半杯开水。

方继武呷了一口茶说，杨局长怎么还用这种玻璃杯子，别的局长最少也用了磁化杯，好的都有了不锈钢真空杯。

杨一将玻璃杯拿在手中玩了几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文化局是清水衙门。

方继武马上说，杨局长若是将我这店名取好了，我送你一只不锈钢真空杯。

杨一说，我可不敢要，端着那杯子看是好看，可心里不舒服。我在台上讲话作报告，话筒边放个不锈钢真空杯，台下人就不会听我的话了，而在议论这个林子到底是谁送给我的，我又给了谁什么好处。

方继武说，要是别的领导这样想，那还开不开会，工不工作！几十万一台的小车都没有人说了，何况这几百块钱的杯子。再说，你这店名若取出特色来了，过来过去的人就会打听是谁的杰作，那时我顺口替你一证明，这杯子不也就成了按劳取酬的一部分了！

杨一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老方，你这活我就接了。什么时候要？

方继武说，我巴不得现在就要。

杨一说，现在可不行，我还得研究研究，咨询咨询。

方继武接着杨一的话说，杨局长，这些都行，只是别考察考察！

杨一一愣，跟着就明白过来，他说，行，公事和私事不一样，这考察就免了！明天早上你来我家取店名。

说着话二人都笑了。

杨一将方继武送到大门口后，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将他送出这么远。按平常标准，自己起身离应走几步，将送的意思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再重视一点送至自己办公室门口便十分足够了。眼下这样有些失身份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太想有一只不锈钢真空杯了，这是第一次有人开口说要送一只真空杯给自己，他有些不能自持了。

杨一回到办公室，喝了两口水，然后将小洪叫进来，要他马上到图书

馆去借几本旅游指南之类的书来。小洪搁下手里的工作，马上骑着自行车去了。

小洪刚走，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杨一等它响了十几声，才伸手拿过话筒。一个女人问小洪在不在。杨一听出来是小洪的女朋友小凤，立即客气起来。小凤来过几次文化局，每次见到杨一，脸上的笑意都溢满着青春的美丽，让杨一心里也很激动。

杨一说，你是小凤吧，小洪出去了，马上就回。是不是有急事？有急事我帮你转告一声。

小凤在电话里说，不麻烦。他去哪儿了？

杨一说，他去图书馆办点事。

小凤说，那我打电话到图书馆去。

杨一问小凤知不知道图书馆的电话号码，小凤说知道，然后甜甜地道了一声谢，放下了电话话筒。

杨一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发怔。过了片刻，他拿起电话拨了图书馆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图书馆馆长老侯。

杨一说，老侯，怎么几天没见到你的人影。

老侯说，有两件事，我正准备明天来局里汇报呢！

杨一说，什么事，你现在说吧！

老侯说，还是明天亲自来汇报好。

杨一说，是不是电话里说不方便？班子闹不团结了？和群众吵架了？

老侯说，都不是，当面说好，可以和局长加深感情。

杨一说，老侯你可真是猴子。我有个事和你说一说，你先别压电话，等一等，我去拿笔记本。

杨一搁下电话后，并没有去找笔记本，他拿上一张《中国文化报》坐下来，慢慢地从第一版翻到第四版。他一看表，才过了十分钟，便用手指在电话压簧上轻轻按了一下，话筒却依然搁在一边。

话筒里传出一声接一声的忙音。他知道，老侯这时一定在拼命地拨着文化局的电话号码。他暗笑了几声后，忽然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同小洪吃什么醋，不让小凤将电话打到图书馆。杨一脸上有些发烧，他站起来，走到走廊上的水池边，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擦了一把脸。

杨一往回走时，听见汪股长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难忘了将电话机放好！杨一不作声，也不看他，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刚坐下，电话就响了，他听汪股长说话的口气就知道是老侯。果然，跟着汪股长便大声说，我看看杨局长在不在办公室。随后，汪股长走到门口来，小声问，老侯的电话，接不接？

杨一说，不接。

汪股长转身对着话筒说，杨局长出去了，你明天上午再打电话来吧！

杨一将汪股长唤进自己的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阿诗玛隔着桌子扔给汪股长，嘴里说，你拿去拍吧，免得在我这儿搁久了，坏了。

汪股长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吗？应该是我给烟局长你抽才是。

杨一说，都是为党为革命工作的人，哪个抽哪个的都一样。

汪股长坐下来自己将烟点着了。

杨一说，老汪，你这几年一直在搞扫黄工作，你说说那些书里面都有哪些新鲜东西。

汪股长说，其实那些东西看多了便千篇一律，就像好东西吃多了发腻一样，没有一点味道。

杨一说，不过这种书有些地方往往特别讲究，譬如饭店酒店的名字。

汪股长说，这也不一定，外国人就很随便，什么阿拉斯加，曼哈顿，都是些现成的名字。

杨一说，恐怕是中国人写的外国书才这样，外国人做什么事总寻个刺激，他们不会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

汪股长一愣，说，局长这一说我倒真的像是开了窍。外国人的确是这样，我记得有本书上写的店名，几乎全是动物，什么火鸡、猩猩、眼镜蛇、毒蜘蛛等等，一个比一个吓人。

杨一说，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有意思的店名。

汪股长说，局长今天怎么有这样的雅兴？

杨一说，搞文化嘛，什么知识都得贮藏一些。

二人正说话，小洪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

杨一挥手让汪股长走了。不一会儿，小洪抱着一提书走进来。杨一说了句你辛苦了后，拿过一本书就看起来。翻了几页，他又抬起头来，冲着门口说，小洪，刚才小凤来过电话找你，我让她打到图书馆去，她找到你了吗？

小洪说，没有。可能是占线了，老侯抱着机子死打，外面的电话怎么进得去。

杨一不再作声。在他埋头翻书时，他听到小洪在外面不停地打电话，拨通一个号码他就问一声小凤在不在，问了七八次后，他才歇下来。换了平时，杨一肯定要出面干涉。文化局的电话没有交电话费被卡了两个多月，上个星期总算弄了一笔钱将电话费交了，电话这才又响起来。因此，杨一在会上反复讲，任何人再也不准用办公室的电话说私事。

杨一忍着没说，只是将一本书往桌上重重地放了一下。外面屋里，小洪不再打电话了。

翻了半天书，竟没有一个中意的。旅游书上标的尽是一些星级饭店宾馆，那些名字口气太大，不适合小地方，容易让人产生高消费的联想。

半个钟头下来，杨一就厌倦了，他将那棵树一推，开口叫小洪进来，问，图书馆就这么几本书？

小洪说，只有这几本。

杨一说，每年拨了那么多钱，老侯他不买书都拿去干什么了！

小洪说，老侯刚才还在叫苦，说明天要来约你一起到省里去要钱，回来买一批图书。

杨一说，我不听他的，他要钱是想给职工搞福利。

这时，电话铃响了。小洪看了杨一一眼，杨一佯作什么表示，小洪便转身去接电话。

小洪喂了一声后，那口气就变了，杨一马上明白这一定是小凤打来的。他以为小凤会在电话里同小洪争吵几句，谁知小凤的甜言蜜语一点一滴都从小洪的回应声中漏出来。尽管小洪将声音压得很低，可杨一还是清楚地听见他说的话。

小洪说，就这样，七点半钟，老地方，不见不散。

杨一心里禁不住反复呼叨，老地方，老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他随手拿起一支笔，在玻璃台板上一遍接一遍地写着老地方，老地方，

也不知写了多少，玻璃台板上几乎都快写满了。他从最下面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包开过封的餐巾纸，抽出一张，划着圈将玻璃台板上的字迹一圈圈地擦去。纯蓝墨水像夏日的天空春天的湖水一样，漾起一道道波纹般的东西。杨一有点出神，似乎想起了自己的那段无邪无虑的青春年华。

怔了一阵，杨一忽然站起来，一边锁好抽屉一边对外屋的小洪说，我有点事先回去了。

小洪应了一声。杨一出门时也没有来得及看他一眼。

家离办公室不远，一会儿就到了。杨一看见自己家门敞开着。他没有先回屋，而是走到方继武的楼下，大声叫道老方在家吗？

一个女孩从阳台上伸出头来说，方老板出去了，一会儿就回“。

杨一说，他回来后你让他来找我，我住那儿。

女孩说，我知道，你是杨局长。

杨一没有多说，转身进了家门。

妻子正坐在沙发上打毛线，见了他就问，你怎么也提前回了？

杨一说，我找老方方继武有点事。你呢？又是收完了税就先回了？

妻子点点头，起身给他泡了一杯茶，然后挨着杨一坐着。杨一喝了一口水，放了茶杯后顺手摸了一下妻子眼角的皱纹。妻子看了他一眼，然后轻轻笑了一下。

杨一说，你还记得老地方吗？

妻子说，什么老地方？

杨一说，年青时我们见面的地方。

妻子说，你说河边的那棵大柳树呀！

杨一说，那时我在柳树下等你将心都等碎了。

妻子搁下手中的毛钱说，那时也真有意思，见面时从不说爱情，总是谈工作，谈如何当个先进工作者。

杨一说，也不知现在的年青人见面时说什么！

妻子说，反正不会谈工作。

说着话，妻子将脸贴到杨一的脸上。杨一稍一动，两个人就吻到一起。不一会两个的身子就都有些颤抖。杨一起身特门门上，然后一弯腰将妻子抱起来，便往房里走。他觉得自己好多年没有这么冲动过，而妻子那模样也是好久没有过的。他将妻子放到床上，刚刚解开两粒扣子，外面的门就被敲得哈哈响。

方继武在外面喊，杨局长，杨局长在家吗？

妻子小声说，别理他。

杨一一下子从兴头上跌下来，他丧气地说，我们有事要商量呢！

杨一打开门，方继武见了他忙说，杨局长，怎么样，是不是有了？

杨一说，有是有了一个--

方继武忙说，这样，站着说话不方便，还是上我家去说吧！

说着也不管杨一推不推辞，就在前面走了。杨一跟着方继武上到他家二楼，他努力不去看方家那些豪华摆设，坐在那里等着方继武敬条上烟。

杨一说，我取了一个店名，既高雅又通俗，叫老地方酒楼。

方继武像是愣住了，好一阵才说，老地方酒楼？这名字谁不会取？谁不会说？

杨一说，可就是谁也没有往这上面去想。从艺术规律来讲，这叫人人

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

方继武说，这么大老实的店名，究竟有什么妙处好处你先给我解释一番吧！

杨一说，首先这名字好记；其次它是独一份；第三它给人一种亲切感，哪怕是头一回光顾，也像是来过许多回一样；第四它还有一种爱清气氛，人家订好酒席后通知客人说是去治地方，那感觉还不是跟去和情人约会一样；第五--

方继武高兴起来说，杨局长，你别说第五了，光这四条就够打动我了，行，就叫老地方酒楼。

方继武起身到隔壁屋里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叫道，水莲，那不锈钢杯子你放到哪儿去了？一个女孩应遵，还不是放在老地方。杨一听到这话不由得笑了起来。

正赶上方继武回到屋里，见他笑就问为什么。杨一就说他在笑那女孩在替他的酒楼作广告，方继武不由得也笑了起来。他打开墙角上的一只立柜，现出一排光灿灿的不锈钢真空杯。杨一正欲数一数有多少，方继武取了一只后将拒门关上了。

方继武送上林子说，一点小意思。

杨一说着玩笑话，我看你的小意思还不少。

方继武一副无奈的样子说，一共十只杯子，只怕还不够打发呢？

杨一心知这些杯子将要作什么用途，他没有再往下问，低着头将亮镀银的杯子反复玩了一阵。禁不住说，这杯子实在好。

方继武说，用这杯子的人都不会自己掏钱。不过，杨局长你是例外，这是你劳动的报酬。

尽管有方继武补充的这话，杨一脸上仍然不大好看。方继武察觉了，连忙合开说别的。他要扬一帮人帮到底，索性将“老地方酒楼”这几个字帮忙写了，他好去找人做一个大招牌。杨一谦虚了一阵后还是答应下来。方继武转身去弄笔纸墨视。场一以为他是上街去买，便说不用买他回屋里去拿。方继武却说他有现成的。方继武去了一阵，果然拿来一堆书写的东西。

杨一很奇怪，说，你家里怎么有这种东西，

方继武说，做了这多年生意，才发现文化太重要了，文化差只能做小生意，做大生意胸中墨水少一点都不行。我准备日后酒楼走上正轨了，自己就开始练练书法，从中参悟一些从别人那儿学不来的东西。

杨一当即表态说，真要学我可以帮你！

说过之后，杨一便铺开纸，正要写才发现没有毡子。方继武愣都没愣，转身就抱了一床毛毯来铺在桌上。杨一朝夕心中有不少感慨，但他没有作声，提笔蘸了浓浓的一笔墨，便在纸上写开了。

杨一写了七八张纸，还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他又写了三张，最后一张总算让自己露出一丝笑意。

他一撂笔，对方继武说，就这一张。说着将其它的都拢到一起读成一只大纸团。

杨一拿上不锈钢真空杯回到家里，女儿文文已放学回来了。文文一见到杨一手中的杯子，马上说，爸，你也搞起腐败来了！

杨一说，我什么时候腐败了？

文文说，同学们都这么说，凡是用这不锈钢真空杯的人，都是搞腐败

的。

杨一说，别瞎说，起码我是用劳动换来的。

这时妻子过来打圆场，吩咐他们洗手吃饭。

吃饭时，文文已将杯子的事志光了，高高兴兴地说她们班上的女同学这个星期天要去老地方搞野炊。妻子问她老地方在哪儿。文文说那是她们的秘密，不能告诉家长，免得大人们知道了跑去干涉。妻子便威胁说文文若不说明，她一分钱也不给她。文文一点也不怕，说她们不要一分钱，全都到野地里去找。杨一心里感觉到了什么，可又说不出。

晚饭后，文文到学校上自习去了。杨一看罢新闻联播，又拿起节目报查找晚上的电视节目。正在看时，妻子一身皂香地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在他面前温情脉脉地站住，然后说，早点睡，好吗？

杨一点点头，可他分明觉得自己已没有多少情绪，身上也没有力气。

睡了一觉，早上起来将该做的一一做过之后，杨一就提着包准备会上班。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将不锈钢真空杯拿上，这才走出大门。

到了文化局，办公室门还锁着。若在平时杨一会一直这么站着到别人来开锁开门，今天杨一心情不一般，他一会也没待，掏出钥匙开了门，接着又拿起电热壶到走廊头边盛了一壶凉水，接通了电源，然后就在一边听着电热壶里的滋滋响。

小洪来时，水还没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路上碰见图书馆的侯馆长多说了几句话，来晚了！

杨一笑眯眯地说，恐怕是昨晚在老地方乐得太久了吧！

小洪脸刷地一下红了。

杨一不管他，继续说，还是你们这种年龄好，再过几年就会被社会污染！

说着话，水开了。小洪赶忙去取水。杨一见小洪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就有意不跟进去。眨眼功夫小洪就在里屋叫起来。

小洪说，杨局长，你也搞到这么漂亮时髦的杯子了！

杨一说，什么搞到，你这话不对。

小洪说，我一直不相信文化局长为什么就低人一等，用不上这不锈钢杯子，杨局长这可是为文化局争了光了！

杨一说，这可是我自己劳动得来的。

这时，文化局的人陆续到齐了。杨一趁机将这杯子的来历说了一遍。说完后，大家轮流将这杯子把玩了一番，一致说，这杯子虽然资，但感觉的确不一样，有一种贵族味道。

正在说话，老侯从外面进来。他接过杯子看了一阵，说，在电视新闻里，我总是看到这东西，今天算是第一次见识它了。老侯一边说一边就打起趣来，他说，我原想弄这么一只杯子来巴结一下杨局长，这下子可得想别的办法了！

他刚一说完，老汪就带头声讨起来，他说，老侯，你别尽卖假屁眼，几时见到你从身上拔了一根毛下来。

老侯说，你别冤枉好人，我若是真的结点好处，文化局怕是没人敢要。

老汪说，老侯，你这家伙只会搞手淫的名堂！

老侯说，手建好，只要心意到了就行。如果我真的送点什么给杨局长，那还不等于坑他害他！这时节，胆小也是一件好事。

杨一一开始还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烦躁起来。他说，都忙各人的去，少说些无聊的话。

大家都散去后，老侯一个人走到杨一的办公室。

老侯说，杨局长，我找你有件事。图书馆的经费太紧张了，想到省里去要点钱。

杨一说，这是应该的，你去就是。

老侯说，可有些关键人物还得你去疏通一下。

杨一说，老侯，你安排工作很具体呀！

老侯连忙赔笑说，哪能呢。为了工作，请杨局长多包涵。他压低了嗓子继续说，我原来真的打算这回一起去省里时，给你弄一只不锈钢杯子。

杨一正色说，老侯，你应该知道我的人品，你若是来这一套，过了年你就该考虑让贤了。

老侯忙说，好好，算我放了一声臭屁。换个角度吧，不管怎样，图书馆总是你属下的一个单位，文化馆、剧团、新华书店、电影公司，你都出面帮他们要钱，未必就单单落下我这一家，图书馆又不是小夫人养的。

杨一拿起杯子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茶，慢慢地品了一阵，放下杯子时，他笑起来，说，老侯，你这一说，我们反倒亲近了，这样，你找个要钱的理由，写个报告。先别打印，我们一起推敲一阵后再说。

老侯忙说，行行，我这就回去办。他顿了顿，说，还有一件事请示一下，县政府办的政通公司星期天开张，给我们发了请柬，我们去不去，要去带什么贺礼。

杨一说，不是说不难党政机关办公司吗？

老侯说，名义上是驻深圳办事处办的，实际上是政府办公室直接管。

杨一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不过若是我，我会装作出差去了，不知道这事。

电话铃忽地响了起来，待响声消失后，小洪在门口小声说，政府办公室的王主任要你亲自接电话。

杨一拿起话筒后，才知王主任说的正是政通公司开张的事。王主任要各局一把手届时务必到场，同时还开玩笑地让他吩咐二级单位，别送匾来，匾多了不好处理，干脆送点现金省事。

杨一放下电话忍不住说，县政府真会做生意。

老侯这时想开溜，杨一喊住他，说，没办法躲不过了，你回去准备点现金吧！县政府的面子谁敢不买。

老侯一副无奈的样子，说，估计得送多少？

杨一想了想说，送单数肯定不行。双数最低是两百，你先按双数两百准备吧！

老侯走后，杨一便给教育、体育、农业等几个穷局委打电话，问他们的打算。后来，计量、水产、宗教等局先后打电话过来问文化局打算送什么送多少。杨一有点生气，因为这些单位都是副局级而没有一个正局级单位主动打电话过来问的，好像文化局也是一个副局级单位。杨一吩咐小洪再有别的副局级单位打电话来问，就说没收到这样的通知。

他刚吩咐不一会儿，工商银行许行长竟打电话过来询问。杨一马上明白，工商银行是把他们当作了最穷的单位来摸底细的。于是他故意说准备送一千二百元现金。许行长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便将话筒压下了。

闹了一上午，大致摸清了，一般单位都打算送两百块现金。杨一就正式让小洪通知下属几个单位，一律按两百的标准送。

下午快下班时，小风又来电话约小洪，小洪又说七点半老地方见。

杨一想起方继武的酒楼，下班后就绕了几步，走到七一路上一个人慢慢地通。过了一个街口，远远地看到许行长在前面走，他连忙紧走一阵，眼看就要追上，许行长一转身拐进街边的一座酒店。杨一路过那道门时，听见里面一片喧哗声。走了不到两里远，酒店就见到好几家，只要是声音大一点的地方，他总能听出一些熟悉的人来。

杨一有点不想去方继武的酒楼，可走到这地方只有一条路可走，若往回家则绕得太多。杨一只得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就看见那酒楼了。

方继武正在楼下指挥几个人安装那酒店的招牌。他一回头正好看见了杨一，连忙说，杨局长来得正好，你一会儿就能见到真面目了。

杨一赶紧说，我只是顺路从这儿走的。

方继武说，顺路更好，这个样子作专程来我还没办法接待呢！

方继武拖着杨一进了酒楼。酒楼有三层，越往高层越豪华，第三层全是一个个的小包厢，虽然还未打扫干净，可已经看出那种不寻常的味道来了。

杨一问，这房子你花了多少钱？

方继武说，整整花了八十万，包括装修。

杨一说，乖乖，图书馆那么高一栋楼也才用五十万，你这么一座小楼竟花了八十万。

什么时候才能将投资收回来？

方继武说，这就靠杨局长以后多多赏光了！

杨一说，指望我，不用三天你就得关门。

方继武说，这我不担心，政府里面的大老板多得很。

杨一说，我可真是替你担心。

方继武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掏出一根钥匙打开一扇门，说这一间已完全修好了。

杨一进去一看，果然是沙发椅、卡拉 OK 唱机一应俱全，杨一拿起话筒试了试，一点声音也没有。

方继武说，你后天来吧，后天来就可以唱歌了。现在省里的领导已不兴跳舞了，都愿意到包厢去唱歌。

杨一莫名其妙地点点头，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知道。往外走时，他告诉方继武，县政府办了一家政通公司，星期天开张，肯定要大清一顿。若来得及，不妨将这笔生意拉过来。方继武一算，时间是紧了点，但赶一赶完全没有问题。方继武要谢杨一提供的这条信息，从口袋里掏出一整包红塔山香烟，塞进杨一的口袋，还说这笔生意若做成了，另外还有谢礼。

杨一回到家中，对妻子说起方继武做一座酒楼花了八十万，没借一分钱的债时，妻子怎么也不敢相信，像方继武这种没文化的人，怎么会弄到那么多的钱。

晚上十点多钟，杨一已经上床睡了一会儿，忽然外面有人叫门。杨一听出是方继武，就吩咐妻子别开门。方继武叫了一阵也就不叫了。杨一似乎是刚睡着又听到有人叫，迷糊之中，他感到妻子起床了。杨一不耐烦地说妻子不该理他。妻子却告诉他天已亮了。

杨一穿好衣服走到客厅里，方继武连忙站起来，说，那件事成了。我

昨晚找了政府办公室的王主任，他答应了，星期天，十桌酒席全安排在我那酒店里。

杨一说，就为这你一大早来敲门？

方继武说，昨晚回来时，我就想告诉你，可叫了半天你们都睡着了。

杨一说，我们是睡着了。

方继武说，起初正主任还有些犹豫，后来我将店名朝他一解释，他就笑着答应了。

杨一说，你那柜子里的不锈钢真空杯是不是又少了一个？

方继武说，买回来就是准备送人的。

方继武走后不久，小洪匆匆跑来，说西河镇修路时发现了一座古墓，有被哄抢的危险，镇文化站带信来，要县里赶紧派人去保护。

杨一让小洪赶快去让司机备车，同时和公安局的联系一下，叫他们去两个人，另外叫文物管理所也去两个人。

杨一匆匆吃过早饭，赶到文化局时，别人都已来了。只是公安局和文物管理所都只来了一个人。公安局是抽不出人来，文物管理所则是找不到人，其他人都不知去了哪儿。

杨一明着脸说，车上还空着一个位子，小洪你也去！

小洪说，我不懂文物。

杨一说，谁天生就懂，不懂就学。

小洪不敢作声，什么行李也没拿就随车走了。

伏尔加行驶到县城旁边的河堤上时，杨一发现小洪双眼紧紧盯着一处地方。杨一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白茫茫的沙滩上有一片绿草地，几株纤弱的小柳树散落在草地，晨风顺河而下时，柳树的摆动很迷人。

杨一说，小洪，我看河滩上有张彩色报纸，很像是办公室订的《电影时报》。

小洪的脸一下子红了，好一阵才说，现在彩色报纸有好多家，县团委订的《青年人报·月末版》也是彩色的。

杨一说，你这是怎么啦，小洪，无缘无故地自己将自己搞成个心虚的模样。

小洪不再作声。杨一却心中有数了，他断定小洪和小凤一定是在这里约会的。

正走着，杨一忽然啊了一声。

小洪忙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杨一说他将一份有关文件忘在家里了。也不用吩咐，司机就将车掉了头，径直开到杨一家门口。杨一开门进屋，将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不锈钢真空杯塞进提包后，又回头钻进车里。

古墓虽然是明代的，可没有什么东西。从墓的碑文上看，死者是一名七品县令。陪葬的物件却只有一只陶罐，是用来点长明灯的，墓也不曾被盗过。大家想不出道理，认为这不符合明代的规矩，后来只好说死者是一名清官。

处理完这事，杨一本来可以马上返回，却碍不过镇上领导的再三挽留。而文化站也想借局长的到来请一请镇领导，联络一下感情，便串通司机，说是方向盘出了毛病要修一修。几下一凑，杨一就在镇上留宿了一夜。

镇上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好在酒喝多了话特别多，就泡在一起瞎吹乱侃。大家都羡慕杨一手里拿的杯子，说他手里抱着的是一头肥猪。杨一也

醉醺醺地说，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喝茶，所以他死后，一定要用这杯子泡一杯上好的龙井放在他的墓里，其它的什么东西也不要。大家齐声说，果真那样，五百年后有人发掘他的墓时，也会称赞他是一名清官。

再往下说就说到女人身上了。

中间杨一岔开话题，说县里新近有一家叫老地方的酒楼要开业，那是全县第一流的，若去县里不可不去那里开开眼界。

大家刚吃过饭对酒楼没兴趣，异口同声地要杨一坦白交待在剧团里有没有相好的。

杨一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说大家若有他也就有，大家若没有他也就没有。

歇了一夜。第二天，杨一干脆顺路将几个乡镇的文化站都检查了一遍，直到天黑以后才回家。

一进门，文文就叫嚷她正准备到电视台去播寻人启事。杨一由她撒娇。

文文说，你再不回，我和妈妈就打算离家出去。

杨一说，我记得明天是星期天，你和同学们一起去野炊。

文文说，我说真的，妈妈也要走。

杨一说，你去哪儿？

妻子忙解释道，我能去哪儿呢，单位的方姐前年离了婚，现在又找了一个男的，明天结婚，要我去帮忙张罗一下。

杨一松了一口气，说，正好，明天县政府的政通公司开业，中午请我们吃饭。

星期天上午八点半钟，杨一就带着小洪来到政府会议室，王主任正指挥手下的人布置会场，见了他忙上前来握手。

王主任说，不是说好九点半钟吗？怎么这早就来了。

杨一说，文化单位穷，送的礼品少，跟在别人后面不好看，便想抢个先，用情来弥补不足之处。

王主任说，杨局长你这个情我代表政通公司领了。

说着，就招呼一个人过来登记，交了钱。杨一在一旁没事，便东一句西一句地和他们闲扯，刚打听到李县长要在开业庆典上讲话，计量局胡局长也带着他的办公室秘书来了。计量局正在登记，水产局江局长又到了。

先来的都是一些穷单位，说的话也和杨一说的差不多。杨一在旁边听了很不自在，同时心里感到同这些副局级单位的局长在一起有些掉自己的份。他看了小洪一眼。

小洪心领神会，马上说，杨局长，我们是不是先去将那个事办了。

杨一点点头。二人走出县政府大楼，却没个去处，想了一下，杨一说，我们去老地方看看！

小洪一怔。

杨一说，就是我们中午要去的酒楼。

老地方酒楼果然全部布置好了，里里外外堂皇得很。杨一一进门就高声叫喊，老方，老方呢？

方继武正在三楼包厢里调试卡拉OK，听见有人叫，忙跑下来。

杨一笑着说，我们是来打前站的，看看中午李县长用什么标准来招待我们。

方继武说，王主任吩咐过了，两百块钱一桌，不包酒水。

杨一说，我还以为至少不低于三百呢。

方继武说，开业时的两百比日后的五百还强，我只打算保个本就行。因为来的都是各单位一把手，我只想留个好印象，以后真把“老地方”当作老地方。

说着话，杨一走进厨房，他见满地堆的是鸡鸭鱼肉。经方继武提醒，杨一看见那鱼是清一色的武昌鱼。方继武说这是早上三更跑到集贸市场上去守来的，今天全县城没有武昌鱼，武昌鱼都被他买来了。

杨一说，你这店有多少个台面？

方继武说，三楼五个，二楼五个，一楼散席还有七八个。

杨一说，那今天中午怎么安排，三楼包厢的档次明显高于二楼。

方继武说，王主任都安排好了，局长们都进包厢，其余的在二楼。

杨一说，这恐怕不科学，局长里面有副局级的，二级单位里也有副局级的，譬如剧团团长就和审计局局长是平级的。

方继武说，我不懂这些，谁坐哪里由王主任亲自安排。

杨一说，你在政府门前开酒楼，不懂这个不行。

方继武说，这个问题对于我，真好像是关公门前耍大刀。

小洪忽然提出要试试方老板的卡拉OK的质量。三个人便一齐上了三楼。方继武拿了一摞飞图唱碟让小洪挑，小洪挑了半天挑出一张。方继武拿着走出包厢，他人还没回来，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晚秋》的图像。

小洪唱了几句就停下来，说是要将混响开关调一下。方继武不知哪是混响开关，正要隔壁去喊人，小洪走到唱机前面一躬腰寻了一个旋钮，拧了几下，再唱时效果好多了。小洪仍不满意，说回声不行。他又躬身弄了一阵，然后叫方继武将《晚秋》从头再放一遍。

杨一坐在沙发上看，一点插不上手，也插不上话。

蓝光一闪，音乐起来了，小洪嗓子一扬，只一句唱下来就让杨一吃惊不小。他不明白，这个小洪在剧团时唱黄梅戏唱得像鬼叫，不得已才调到文化局当秘书，怎么这流行歌唱得如此之好。他一边听一边琢磨，那个美丽的小风姑娘天天约小洪去老地方，一定是被他唱的流行歌曲迷住的。

过了一会儿，杨一猛地想到女儿文文：若是文文听到小洪这般地唱歌，一定也会迷上他的。文文和那帮女同学什么都不迷，就只知道迷歌星。

杨一想走，他看了一眼那歌词又不愿走。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伤感起来。

小洪一连唱了好几首，但后面的都不如《晚秋》唱得好。杨一一看表，已到了九点半，便硬硬地说了一句，快开会了。

走到外面，杨一说，怎么样，这老地方不错吧？

小洪兴奋地直点头，一点也没察觉这话里的双关意义。

再次来到政府会议室时，里里外外已挤满了人，杨一走到登记簿前看了看，见大多数单位都只进了两百块钱，包括工商银行也是两百。

杨一抬起头来时，正好看见许行长冲着他笑。

他一走拢去，许行长就说，你文化局好大的胆子，敢定政通公司的调子。让大家跟你学从一数到二百。

杨一意识到这事的不妙之处后说，妈的，本想赶早，却赶出鬼来了。老许你也是的，号称全县第一大财团，干嘛也凑这个两百的热闹呢！

许行长说，现在不是时兴见机行事吗？跟着大家一起混最把稳不过。

一边谈话，一边看周围的动静，杨一发现王主任的脸色不大正常，虽然是在笑，但明显的有些勉强，甚至还有几分恼怒。

杨一看了一会儿就看出名堂来了。不少单位都是先派个人来探听虚实，看看别的单位送了多少，这才回去将在楼下等候的头头叫上来，所以弄得大家好像都约了一样，一出手总是两百。

这时，老侯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使了一个眼色将杨一唤到一个角落里。

老侯说，杨局长，我刚才听说王主任生文化局的气，说是我们昨天到处打电话，约定今天只送两百块钱贺礼。

杨一急了，说，这是哪个狗日的瞎嚼蛆！

老侯说，王主任作了调查。他说别的单位虽然也相互问过，但最先打电话问的是文化局。

杨一说，那我叫银行送一千二百块他怎么就没查出来。

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不怕，说了约了又怎么样，还敢为这事撤我的职，开除我的党籍！

老侯说，事情到此还是得想个办法，文化系统还有文管所、剧团、文化馆没有来，不如你到下面去拦住他们，让他们一家多送两百，这样说不定可以排除嫌疑。

杨一开始还在犟，等他转过弯来时，那几个单位已将贺物交过了，依然是不多不少整两百。

瞅着王主任那开始发青的脸色，杨一不由得有点慌。他一咬牙说，小洪，你快去找汪股长，让他以文化市场管委会的名义，送一千块钱来。

小洪说，那点钱不是说好留下做过年福利的？

杨一发狠了，说，让你去，你就去。

小洪办事还算能干，离十点钟还差五分钟时，他和老江匆匆赶来了。一千块钱交上去，王主任总算冲着他们笑了笑。

九点半的会拖到十点钟才开。

李县长在上面讲话时，小洪悄悄地告诉杨一，说方继武刚才在路上骂大街，说连县政府都说话不算话，订好的酒席又不要了，逼得他只好将好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又拿到市场上去卖。杨一听了心里很不好受。

坐在那里，杨一听见审计局胡局长和水产局江局长在小声说笑，说今天县太爷请客，他们一定要放开肚皮喝一顿。杨一心里冷笑了一声。

李县长讲了半个小时，开始他还能忍住没有露出政通公司政企一体的本质，讲到后来就不时显一下原形，要各单位以后大力支持县政府办公室将公司办好。

李县长讲完后，银行、工商和税务的头头都被请上去说了一阵祝贺的话。尔后，王主任又亲自讲了一通。王主任讲完后就宣布散会。

杨一要往外走，但周围的人都不动。他就开玩笑说，都十一点半了，未必你们还打算听谁的报告。

这时，王主任毫无表情地咳了一声，大声说，本来中午要留大家吃饭，地点都选好了。可是县里领导不同意，让办公室带个好头，所以只好将这顿饭取消了。

会议室里的百来个人一下子哄了起来。

许行长笑着大声说，王主任真会做生意，一开张就纯赚两万多块钱！

王主任一点也不客气，说，你要是觉得不该来祝贺，那我们就退还给你。

许行长也不买他的帐，继续开玩笑，他说，我有个主意准保你们稳赚不蚀。过十来天，你们将政通公司撤了，再成立一个致富公司，又让大家来祝贺一遍；过一阵再撤了它成立一个政强公司……一个月成立一次，一年不就可以赚个二十几万。

会议室里的人都大笑起来。王主任也忍不住笑了，一边笑一边说，老许，你就仗着自己是线上管的干部，老和我们过不去。

许行长说，哪里哪里，我还吃着县里的粮，喝着县里的水呢！

大家一边向外走，一边小声议论，这话只有许行长敢说，因为他的任免县里管不了。

其实，不只是杨一，大家几乎都明白，王主任是嫌贺礼进少了，才有意赖掉这一顿饭。

下楼后，黑鸦鸦一群人站在大门口竟不知往哪儿走。文化系统的几个二级单位的头头都在杨一后面跟着。杨一说，你们怎么不回家吃饭呀。

老侯说，跟家里说好了，中午不回去吃，老婆没有打我的米。

几个人都说他们也是这样。

杨一记起自己也没地方去，就说，干脆你们几个选一个人作东道，我也跟着沾点光吧！

大家都说这样最好，选来选去，选到老侯头上了。

老侯说，我们图书馆最穷，你们别欺负穷人。

杨一说，老侯你就潇洒一回吧，平常有事总是他们几个单位抬着。今天就这么几个人，每人来碗素面也行。

老侯只好应下来，然后就开始沿街找餐馆。一连看了几家，都是些老一套的花样，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大家都不满意，继续往前找。

小洪不知为什么老往回望。杨一就问，你望什么，是不是发现小凤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小洪说，我在看那么多人怎么没有跟上来，莫不是王主任将他们留下了！

杨一说，王主任有那么傻，钱都塞到胯里夹着了还会拿出来！

又找了几家还是不怎么中意，大家正在犹豫，忽然看见方继武踩着一辆三轮车，拖着一筐武昌鱼在往回走。

杨一叫了一声，老方，这鱼怎么不卖了？

方继武看了他一眼，说，政通公司没有请的客，都涌到店里去了，我只好又赶到集贸市场，幸亏这鱼只卖出去几条。怎么样，你 OJ 也去吧，正好还有一个包厢。

方继武说着话，三轮车已驶出好远。

杨一说，怎么样，就去老地方酒楼，过过包厢的范。

老侯一咬牙说，老地方就老地方。走吧。

一行人走进老地方酒楼。二楼大厅已经满了，果然都是开会的那些人。

杨一走过去问，怎么王主任改了主意也不通知一下我们。

审计局胡局长说，屁，是我们当机立断，自己可不能亏了自己。

方继武将他们引上三楼，开了一间包厢，坐下后，杨一便叫老侯点菜。

杨一说，今天侯老板买单，就由侯老板作主。

方继武说，我出个主意，你们就别点了，就按先前王主任定的菜单，我呢，依然按王主任谈的那份给你们优惠，这样你们方便我也方便，可以避免浪费。

杨一说，他们也是这样？

方继武说，都一样。

杨一转向老侯说，侯老板，你说呢？

老侯说，那就随大流吧！

菜一道道地上来了，厨师的手艺果然不同别处。杨一吃得高兴，便叫小洪唱几首卡拉 OK。小洪第一首歌就点了《晚秋》。隔了好长一段时间，音乐和图像还没出来，小洪就叫来服务员问。服务员说了声对不起，再解释说，玫瑰厅里几个客人都点了这首歌，正比赛着唱。他们只有一只唱碟里有《晚秋》，所以只好请小洪稍候。

小洪问，我们是什么厅？

服务员说，菊花厅。

杨一插上问，那三个厅叫什么名字？

服务员说，一个叫牡丹厅，一个叫山茶厅，一个叫紫穗厅。

杨一说，你去将你们老板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服务员去了一会儿，方继武就来了。

杨一说，你这几个包厢的名字取得不好，与老地方酒楼的店名显得不协调，哪有将牡丹菊花作者地方的呢，老地方一般都是柳树、樟树、槐树、桂树和松树下面。

杨一用眼角唆了一下小洪，小洪眼睛里有个亮点在闪闪发光。

方继武说，杨局长的话很有道理，我回头就改过来。

这时，玫瑰厅的门开了，服务员往里送菜。一阵《晚秋》的旋律飘出来，那个男人唱得棒极了，实实在在比小洪强多了。杨一让小洪过去看看谁在唱，小洪刚走到过道上，玫瑰厅的门又关了。

过了一会，服务员来给他们上菜。小洪便问刚才玫瑰厅里谁在唱《晚秋》。杨一听到服务员说是李县长时不禁大吃了一惊。

听说李县长在唱《晚秋》，小洪就点了几首别的歌。都是六七十年代流行过的，大家都会唱，可一开口又都说找不着调了，勉强唱下去后，又说自己唱得比以前差得多了。

吃罢饭，老侯他们先走了，小洪陪着杨一慢慢地踱着步。很长一段时间，杨一都不说话。小洪有意几次提起不同的话题，杨一就是不搭腔。小洪有些尴尬，正在找理由和杨一分手。杨一忽然开口要小洪陪他到城郊走一走。

走了半个小时，杨一站在一段旧城墙上不走了。”

杨一原地转了一圈后，喃喃地说，谁把那棵大树砍了？

小洪知道杨一想起了！日事，不声不响地在一旁站着。

杨一又说，那时候一唱歌浑身就来了劲，现在成天酒肉穿肠过，人却越来越没精神了。

小洪知道杨一这是在同他说话，然而他答不上来。

杨一忽然扭过头来，说，你今晚还去老地方吗？

小洪嗯了一声。

杨一说，那草地和柳树真好，别用什么彩色报纸来糟蹋它们。

孔雀绿

化铜炉里的铜锭渐渐地溶化了，颜色也慢慢地由红而白，变得越来越耀眼，炉子旁边的几个人便不约而同地戴上了墨镜。

吴丰最后一个戴。他刚一戴上，车间主任郑华就笑话他。

郑华说，老吴，你戴上墨镜，活像香港黑社会里的杀手。

吴丰说，我知道，我老婆总说我一副凶样子，其实是银样蜡头枪。

郑华说，你是面恶心善。

郑华将一只勺子伸进化铜炉，将铜液上的浮渣捞了些上来，倒在地上。地上曾有废机油和柴油撒泼过，铜渣一沾地，立即有一股烟冒起来，他们后返几步，看着铜渣很快凝结成黑褐色的块状。

吴丰说，这铜屎还有什么用？

郑华说，铜屎不值钱，卖到废品站和废铁的价差不多。说到这里，郑华忽然止住不说了。

稍停一会儿，他又说，怎么徐厂长还不来？他表了态，说今晚一定来看浇铸试验。

若成功了，他要当场发奖的。

吴丰看了看化铜炉，说，恐怕等不到他来，铜已化好了。

郑华到车间门口看了一阵，回来时说，不等了，老吴，开始试验吧！

吴丰到墙边，将电闸合上，屋子中央的一部机器就高速旋转起来。他吩咐郑华用勺子在化铜炉里舀了一勺子铜液，然后浇到那正旋转着的机器上的一只漏斗里。铜液顺着漏斗注进机器里，飞溅起来的火花立即布满了车间。

几朵火花溅在郑华脸上，郑华嗷嗷地叫唤着，又不敢动。强忍着将一勺子铜液都倒进机器里。他退到一边时，脸上已起了几只血泡。

郑华说，你们见死不救，也不来帮帮我。

吴丰说，我守着电闸，怎么敢离开？万一机器出问题，得赶紧拉闸。

郑华说，我没说你，我说金汉文、李义！

一边站着的金汉文马上说，你是主任，工资奖金又高，不像我们，一天的工资还不够买包烟，若再受工伤，就连一角钱一瓶的白开水也喝不起了。

李义说，你受伤越多，越有希望升副厂长。

郑华说，别以为副厂长很了不起，我要是有钱送礼，早就干上了。

金汉文说，这不，区别来了，我们想挣钱糊口，你已在考虑挣钱搞腐败了。

说着话，吴丰拉下了电闸，机器立即转得慢了，大家眼睁睁地望着它完全停下来。

然后，郑华吩咐金汉文和李义用专用工具将正中心的那只暗红色的模具取出来。

吴丰走过来，用榔头在模具上敲了几下，一只圆溜溜的铜套便从模具里钻出来。

郑华用一只铜板尺在铜套上量了量，说，老吴，这狗日的离心浇铸机，硬是让你逼出来了。等会儿得了重奖，可得陪我们好好撮一盘。

吴丰笑一笑说，起码得试十件才行。

金汉文和李义说，我们不是领导，来陪你搞试验，你得请我们的客。

说着，他们便上来搜吴丰的口袋。

郑华说，不能这样，你们还叫他师傅呢！

郑华的话没有人听。吴丰自己心里有数，他摊开双手说，搜吧，搜吧，搜到值钱的东西全归你们。

搜了一阵，李义终于找到了五块钱。

吴丰有些愣，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怎么会有五块钱，他记得自己早几天就一文不名了。

李义拿钱去买东西。好半天不见回来。吴丰他们又铸好三个铜套了。

金汉文忍不住要去看看，他怕李义吃了独食。刚走到门口，李义进来了。

不待大家问，李义主动说，我听徐厂长和人吵架去了。

郑华说，徐厂长和谁吵？

李义说，厂里的几个供销员。他们要徐厂长兑现奖金，不然就罢工。

吴丰说，多少奖金？

李义说，日他娘，每人都是一万块以上。

金汉文一扔手中的工具说，咱们还搞什么屁革新，老子在前方卖命，他们在后方享福。

郑华说，我们几个月没见奖金的影子了，原来钱都被这些家伙分了。

李义说，不干了，不干了，都下班回家去吧，有老婆的喂老婆，没老婆的喂枕头。

见李义和金汉文真的要走，吴丰忙说，就剩几个铜套了，铸完了再走吧，别半途而废。

金汉文说，徐厂长这一吵架，肯定不会来了，你给我们开奖金吗？

郑华见他们这样，就劝起来，说，吴师傅是徐厂长的大红人，跟着他你们吃不了亏。

我不是也有意见吗，可这事情还是得干完。

李义说，行，看在吴师傅的面上，我把这个班加完。

几个人重新干起活来后，郑华便去请徐厂长。

郑华回来时，吴丰他们已将十个铜套全铸好了。一见郑华那模样大家就知道没希望。

金汉文不死心，仍要问，徐厂长呢？

郑华说，还在吵呢，他们将徐厂长的茶杯也给砸了，还要砸开水瓶。

大家愣了愣，都没作声。

隔了一阵，李义才说，现在对付当官的就得这样，光来软的不行，得来硬的，必要时还要动刀子。不信我们打个赌，县城这一块天，只要一个厂长挨了刀子，所有厂长都会乖起来，准保月月给工人发奖金。

吴丰说，月月发奖金，那厂里不亏得更厉害。

郑华说，不发奖金，靠那几个干工资，怎么过日子？我要当厂长，管它亏不亏损，先将奖金发了再说，反正工厂又不是私人的，怕什么！

李义说，要是民主选举，我一人投你两票。

正说着，门外进来一个人，并接着问，投什么票？

大家回头见是徐厂长，一时说不出话来。

徐厂长并没追问，一边走一边伸手扣裤裆里的那几颗小扣子。他走到

机器旁，看了看地上的铜套，回头问，试验成功了？

郑华说，成功了。

吴丰马上接着说，还不能说成功，还得上车床车了以后才知道。

徐厂长说，对，铜套里的气孔问题没解决，就不能算成功。

徐厂长要郑华赶紧将铜套送去车，然后将结果告诉他。

徐厂长一走，李义就说，他是出来屙尿，顺便看看的。

吴丰说，别贬人家，这半夜了，要屙尿，一出办公室的门就可以，干吗要走这远。

金汉文说，你没当过领导不懂诀窍，开会开久了，出来屙尿时多走几步比什么都舒服。

吴丰不和他们闲扯，见地上的铜套已不怎么烫了，便将它们弄到一辆小平板车上，推起来，轰隆隆地往加工车间走。加工车间的车工大多是女的，李义和金汉文便不再和吴丰、郑华说话了，各人找了一个车床，和她们说话去了。

吴丰也选了一个车床，要那开车床的姑娘将每个铜套内外各车三刀。

开车床的姑娘叫江雪。她技术不错，只用半个钟头就按吴丰的吩咐将铜套全车好了。吴丰将铜套往车上搬时，铜套还有些烫。江雪在一旁要郑华开一个八小时的工时单。郑华不肯开八小时，只肯开四小时，汪雪就冲着他笑，还娇滴滴地说铜套将她的手烫起了泡，边说边将手伸给郑华。郑华笑嘻嘻地摸了几下后，便给她开了一张八小时的工时单。

被车过的铜套金灿灿的，在灯光下显得很耀眼，上面一个气孔也没有。郑华去找徐厂长报喜，却被那几个供销员堵住不让进。他只好隔着门对徐厂长大声吼了几句话。回到车间，他心里老大不高兴，李义和金汉文不停地讲徐厂长的坏话，骂他不是人说给奖金是骗他们的，到头来连个照面也不肯打。

郑华在机器旁蹲了一会儿，忽然抬头说，咱们自己给自己发奖金。这铜套每人拿一个回去卖了，厂里不查就罢，若查，就说是试车时都车成铜屑了。

金汉文说，郑主任，你这决定太英明了，选举时我也投你两票。

李义和金汉文都挑了一只大铜套，然后将压力机启动了，放上铜套。压力机哼也没哼，只轻轻两下就将两只铜套压成一副彻底的废品模样。

郑华拿上一只铜套也要上去压，同时也邀了吴丰。

吴丰不作声，隔了一阵才心虚地说，我不要这种奖金，但车间的决定我不会泄漏的。

郑华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工贼。

吴丰关了车间的大灯，锁上门，跟着他们往外面走。他空着手，其余的人都拿着一包东西，郑华他们昂首阔步理直气壮的样子，倒让吴丰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

吴丰和他们分手后，天上就开始下雨了。先是很小，但很快就大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将吴丰全身淋湿了。他走到家门口时，听到屋里的挂钟敲响了下半夜两点。

家里，老婆周芳已领着女儿睡了头一道觉。见他回来，周芳在床上翻了一下身，算是说知道了。

吴丰打开电冰箱，见里面只有一碗剩饭和一只碟子里放着的两块臭豆腐，外加一把白菜和几只萝卜。他打开底层的贮藏盒，见还有两只鸡蛋，就

拿了一只到灶上，正要磕开蛋壳，周芳从房里冲出来，一把将鸡蛋抢回去。

周芳说，我就知道你要打鸡蛋吃，这是给女儿留下的，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又碰上期中考试--

吴丰一撂手中的碗，说，说一句就可了，说这么多干什么！

周芳说，家里没钱了，未必我连说都不能说？

吴丰说，未必一说钱就来了！钱要靠上班去挣！

周芳听了这话，顿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就是嫌我没上班，只拿六十块钱的生活费。可这怪我吗？是我不想上班吗？厂里大部分人都这样，都没上班，都拿生活费！

谁叫你不当官，不将自己的老婆弄个金饭碗呢！

老婆这一哭闹，吴丰就软了。他钻进厕所里躲了一会儿，直到外面没有哭声后才走出来。他在客厅里洗脸洗脚时，周芳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洗脚时，吴丰觉得胃又痛了起来，就弯腰用拳头将胸口顶住。他有胃溃疡，一饿了就痛。

周芳见吴丰的胃病又犯了，便起身去了厨房。吴丰擦干脚正要进房去睡，周芳将一碗鸡蛋汤端出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吴丰刚要说什么，周芳却转身走了。

吴丰喝完鸡蛋汤，上床睡觉时，发觉周芳还在流眼泪，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周芳在棉织厂上班，七个月前，棉织厂就停产放了长假，月月只发点生活费。本来两个人的工资养一个三口之家就紧巴巴的，这么一来便入不敷出了。十天前，周芳将存款折上最后二十块钱取了出来，只留下一块三角钱的利息保个户头。周芳用这二十块钱上了些水果，提着篮子到车站附近去卖。卖了两天才卖完，一算帐还亏了一块多钱，她就不敢再去卖了。

吴丰对这回试制离心浇铸机是抱着极大希望的。若成功了，他估计最少可以拿五百块钱奖金。因为厂里现在用型砂浇注铜套，废品率高，损失很大，所以徐厂长才下决心让他带几个人搞技术攻关的。他一直盘算，有这五百块钱，至少可以支撑三个月，到时候棉织厂说不定就重新开工了。可今天晚上，徐厂长却没有到现场来兑现诺言，吴丰心里总有点不祥的感觉。

吴丰正想着心思，忽然隔壁人家里一男一女大声吵起来，不时还有玻璃和瓷器的摔碎声。

听到动静，周芳起床走到窗前听了听，回到床上时她什么也没说。吴丰其实已听清了，那对夫妻的情况和自己家差不多，只不过是男的在拿生活费，男的找女的要钱买烟抽，女的没钱给，争着吵着便打起架来。

那边闹了一个多钟头才停下来。吴丰和周芳却再也睡不着了，二人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周芳起床用高压锅煮了一锅粥，然后唤女儿起床吃。

吴丰也起床随着吃了早饭，女儿埋头吃粥，碟子里的臭豆腐她碰都没碰一下。吴丰明白她已听见昨夜的那番争吵了。他想解释，却无从说起。

女儿吃完粥，临出门时，猛地冒出一句：过去穷总说是资产阶级的剥削，现在穷是谁在剥削呢？

这话让吴丰和周芳吓了上跳。

吴丰放下碗筷说，我今天得弄点钱买点肉回来，不然三天没吃肉她准会骂社会主义。

周芳也放下了碗筷，但还是没有作声。

吴丰打开门后，一股浓烟迎面扑来，他从烟雾中穿过去，看清楚是那个卖烤红薯的老杨头在生炉子。老杨头见了他连说几声对不起，并用一只大蒲扇拼命将烟往街中间扇。吴丰摆摆手，让他别扇，别瞎费力。风是往这边吹的，人再怎么用力也奈何不了它。吴丰家门口这块地盘很好，老杨头和周芳谈妥的，每个月给二十块钱，他在这儿架炉子烤红薯卖。吴丰走出很远，还看得见老杨头烧出的那股白烟。

半路上，吴丰的胃又痛起来，腹内有一种想通畅的感觉。他找了一个厕所钻进去。

刚蹲下，门口又进来三个人，听口音，正是厂里的几个供销员。

一个说，昨夜算是白忙了，狗日的老徐软硬不吃，若是搓一夜麻将总有个输赢，可昨夜输赢都没有。

另一个说，我们决不能松口，一定要将上半年的合同兑现。老徐这东西精得很，不然，到下半年再闹时，他可以换一批人来取代我们，这时当年该进该出的已都搞得差不多了，主动权完全在他手里。

第三个说，供销科四个人，只要我们三个齐心，第一不向外发货，第二不往回收款，他老徐像个鸡巴，硬不了几天。

吴丰听着他们说的话，心里头直冒冷汗，胃痛也不顾了，等他们一走，就赶忙站起来穿好裤子直奔厂办公室。他知道，照厂里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若真是较上劲来一弄，不出一个月便也得关门放长假。

吴丰气喘喘地推开厂长办公室，猛地看见副厂长老田正在和一个姑娘紧紧搂在一起。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老田反应很快，说，进来，老吴，没事，她教我跳舞呢。边说边将手从那姑娘的衣服里抽出来。

吴丰说，我找徐厂长有事。

老田说，他刚走，你到其它办公室里去找找看。

吴丰退回来时，随手将门带上，然后在走廊上定了定神，这才去敲第二个门。

吴丰将所有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徐厂长。他正在厂门口犹豫，郑华拿着两支羊肉串走过来。

郑华说，老吴，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吴丰说，我有急事找徐厂长。

他将厕所里听到的事对郑华说了一遍。郑华用牙齿将竹棒上的一串肉叼下来，慢慢地嚼了嚼，并用眼角咬着吴丰。

郑华说，厂里这多人不着急，你着什么急？

吴丰说，没办法，我就这么个性子。

郑华说，我猜人家恐怕是有意让你当这个传声筒。他们几个连头发里都长着心窍，那么重要的话会随便说给别人听？他们看准了只有你这个老劳模还惦记着机械厂的前途，才特别漏个口风给你，让你报告徐厂长。

吴丰说，不管是真是假，这都是大事，我非对徐厂长说不可。

郑华说，也好，你可以顺便问一问奖金的事。

郑华走后，吴丰仍在大门口徘徊，见人就问见到徐厂长没有，最后终于打听到徐厂长在汪雪房里听歌。

汪雪住在厂集体宿舍里。四个姑娘一间房。江雪这星期上夜班，别的人都上白班，房间里只有她和徐厂长。

吴丰去时，房门半掩着，但他还是先敲了几下才将脚踏过门槛。

江雪站在房子当中拿着一只话筒正在唱歌，徐厂长斜躺在汪雪的床上听得正出神。

吴丰听出江雪唱的那歌叫《真心真意过一生》，他女儿在家里常唱它，他不太喜欢那些让人觉得无奈的歌词，但他却很喜欢那曲子和女儿唱歌时的那模样。

江雪唱完这首歌，也不待徐厂长吩咐，又跟着曲子唱起另一支歌。她一开口，吴丰又听出这歌叫《小芳》，也是女儿常唱的。他也会唱那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谢谢你给我的爱。汪雪唱到这句时，徐厂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伸手拿过话筒，自己唱起来，徐厂长的嗓子像破锣，沙沙地很刺耳，但他一开口，江雪的眼泪就出来了。

徐厂长吼了几句后，突然将音响关了，然后说，老吴我们走吧！

刚到门口，江雪在背后叫了声徐厂长，待他们回头后，她小声说，徐厂长，你可别累垮了，现在只有你和吴师傅，在真心为厂里前途着想，若想轻松一下，尽管上我这儿来。

徐厂长什么也没说，领着吴丰走了。

一边走，吴丰一边将供销员们的阴谋对徐厂长说了。

徐厂长沉默了一阵后，说，我不担心别的，我只怕这个厂会将像江雪这样纯洁的女孩染黑了。

徐厂长又问了一下离心浇铸机的事，听说试车成功，他连说了几声谢谢。吴丰想从他嘴里听到奖金这两个字，可是等了半天也没听到。没办法，他只好自己开口问。

徐厂长沉默一下说，奖金的事肯定要兑现，只是目前厂里实在有困难，拿不出来钱。

吴丰忙说，我也是没办法，家里的积蓄都贴进去了，不然我不会开这个口。

徐厂长说，我还不知道你吗，我让会计想想办法，力争先将你这点钱付了。

这时，田副厂长过来找徐厂长商量事，吴丰连忙告辞。

走了几步，徐厂长又喊住他，然后走过来小声吩咐，让他到那几个供销员家里去放个风，就说他不想干厂长了打算辞职。

吴丰说，你要辞职？

徐厂长说，暂时还只是虚晃一枪，镇镇那帮东西。

吴丰本想再说点什么，但徐厂长已转身和田副厂长一起走了。

天上又开始下起了雨，吴丰回家拿伞时，见周芳正在砧板上切肉，便走拢去问她哪来买肉的钱。周芳隔了一两分钟才告诉他，说是自己厚着脸皮回娘家找哥要了二十块钱。

吴丰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踏实了一些，他知道，有这二十块钱，周芳至少可以对付一个星期。那时徐厂长答应的奖金无论如何也可以到手的。

他心情好了些，出门时和老杨头打了个招呼，老杨头连忙递上一只烤熟了的红薯，他肚子有些饿，稍推一下便接下了。

剥了那层黑乎乎的皮，他几口就将红薯吃光了。他将手中的红薯蒂扔

得远远的，举着伞去找那几个供销员。

半路上，他碰见李义和金汉文正和厂里的几个姑娘合用着两把伞，在雨地里嬉闹着。

他和他们擦肩而过，竟连个招呼也没有。

吴丰跑了两家，都说是可能去了老丁家。等他找到老丁家，门却是锁着。他返回来正漫无目标地走着，忽然看见那几个供销员正在屋檐下躲雨。

吴丰连忙叫道，丁科长！丁科长！

老丁一见他，便说，吴劳模，这大雨还在为四化建设操劳哇！

吴丰说，昨夜加班，今天休息，瞎转转。

老丁说，你休息？正好我们是三缺一，不如上我家去凑一桌。怎么样小段，小陈？

吴丰忙说，不行，不行！

老丁说，吴劳模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不愿和我们一起乐？

吴丰说，不是，切切不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带！

老丁说，你那几个工资是小钱，都带上也不行。我们每人给你一百块，若赢了就还，输则我们包了。

吴丰想了想后，便点了点头。

进了老丁的家，大家也不客套，摆好板凳就上阵。

吴丰用别人的钱搓麻将，不知输的心疼味，打定主意专和大和，结果第二盘就让他捉住了，一下子就进了两百多块钱。四圈下来，他赢了一千块钱。这时，老丁他们要重新摸风，结果，小段和小陈没动窝。只是他和老丁换了个位置。

位置一换，吴丰的手气就没了，不用说大和，就是屁和也没和过一盘，眼看台面上的钱走得差不多了，吴丰便提起徐厂长托他转告的话。

他一边洗牌一边说，不知你们听说了没有，徐厂长他准备辞职！

老丁一听，立即来了神，说，你听谁说的？

吴丰说，我这话自然有来头，你们别问。

小段马上急了，说，老徐下不得台，他一下台，我们的合同别说马上兑现，恐怕得推倒重来。

小陈也要说话，老丁一使眼给堵住了嘴。

老丁说，我们的合同事小，厂里的前途事大，咱们厂这几年不是徐厂长撑着，换了别人早就破产了。

吴丰说，好话不能光背后说，你们也可以当面和徐厂长说说，给他打打气。跟你们说实话，就是刚才，徐厂长一个人跑到江雪房里去听歌。你听这歌词：看世间忙忙碌碌何苦走上这不归路，熙熙攘攘为名利不如开开心心交朋友。他点名要江雪唱这个，这可不是好事。一个大厂长跑到姑娘房里去听歌，那么忙，那么多事要做，这个样子就不怕别人闲话？这说明他已下了决心。

小陈说，老徐一向正派，不比老田，他这样做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老丁说，看样子，我们还得帮老徐一把，不然对我们更不利。

趁他们只顾说话，吴丰将一张拾元票子偷偷装进口袋。

待他定下神后，老丁便去给徐厂长打电话，请徐厂长来家里玩玩。说了几句，老丁就搁下电话，对大家说徐厂长马上就到。

吴丰又陪他们玩了两把，刚好将台面上的钱输光了。大家将牌推倒了，

然后算谁输谁赢。老丁说他输了两百，小陈说他输了一百，小段说他只赢二百五。

吴丰怕算细了露出马脚，忙打圆场，说，牌桌上从来都是赢家说少，输家说多。

大家便笑骂几句，不再纠缠。

这时，徐厂长在外面叫门。老丁忙去将门开了。

徐厂长进门就说，我还以为是三差一呢？不料老吴也在。谁歇歇，让我轻轻松松一回。

老丁说，想轻松我们负责奉陪，但有一句话我们要说在前面，你可不能起辞职的念头，这五百多号人全都靠着你这只领头羊呢！

徐厂长说，老丁说得对，别人都是狼是虎，只有我是只羊。

老了有些尴尬，说，别的不说，只要你在任上，我保证供销科围着你的指挥棒转。

徐厂长说，那好，我还是那个意思，这个月，你们若能弄回五十万货款，上半年的合同我就是卖老婆也要给你们兑现。

老丁说，你不辞职了？

徐厂长说，这要看今天这桌牌，若输了我还是要辞职的，因为它说明我这个当厂长的才能不如你们。

老丁忙说，那好，谁赢了谁当厂长。

说着大家就上了桌。吴丰没事。他替大家沏了茶后，便搬了个凳子坐在徐厂长和老丁中间看牌。看了一阵，吴丰就明白，他们三个今天是有意给徐厂长放铳。他们也和，可尽是屁和。徐厂长和得少，但尽是大和。这种牌局，吴丰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天头一回见到觉得很新鲜。可看了几圈后，便觉得没味，心想如今不正之风太多了，连牌桌上也乱得呼呼响。赌也赌不出真本事！

吴丰又看了一圈，便借故提前走了。连徐厂长也没说留他的话。

一出门，吴丰就将口袋里的那张拾元票子掏出来重新看了看。边看心里边想自己怎么变成如此模样了，这念头一起，他的脸不由得刷地一下红了起来。

外面还在下雨，吴丰在雨里匆匆走着，好像后面有人追来。

正走着，郑华在街对面高声叫他，他让过三辆汽车，然后走过去。

郑华说，这大的雨，你怎么没有带伞？

吴丰这才记起自己将伞忘在老丁的家里了，他嘴里说，出门时天还没下雨呢！

郑华说，找着徐厂长了吗？

吴丰说，找着了。

郑华说，现在哪儿，我也有事找他！

吴丰差一点说出来了，他顿顿后说，我在汪雪屋里见到的，后来他说要去开会。你找他有急事？

郑华说，车间工具室里又丢了一把游标卡尺，不知被谁偷走了，得叫厂里出面查一查。

吴丰说，偷卡尺干什么呢，又不能做别的用！

郑华说，拿去卖给个体企业呗，一把卡尺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呢！

吴丰叹口气说，怎么现在厂里什么东西都有人偷？

郑华说，靠山吃山，不然那点工资能养活谁！

这时，吴丰的肚子里咕啷响了一声。

郑华说，你还没吃中午饭？

吴丰说，正准备回去吃呢。

郑华说，吃了饭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再加一个班，再试一次机器。

吴丰说，徐厂长没通知呀！

郑华说，我们不能主动一点？搞技术攻关嘛，没点主动精神可不行。

吴丰想想觉得也对，不试它两三个班，确实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他还是要郑华和厂里打个招呼。

吴丰回家时，女儿已吃过了，周芳还在等他。

见他回来，周芳起身到灶上盛了两碗饭端到桌子上，桌子中间摆着一碗萝卜汤，几片猪肉浮在汤上面。几天没吃肉，吴丰尝了一口汤，觉得味道美极了。周芳夹起两块肉放在他碗里，他夹起来放回去，说还是留给女儿吃。周芳不依，非要他将这两块肉吃了。

二人正在相持不下时，门外进来一个女人。

周芳一见忙上去招呼，说，何大姐你怎么来了？

何大姐说，有事路过这儿，就顺便来看看。

周芳给她让了座，说，怎么样，家里情况还好吧？

何大姐说，好不起来哟，你家只有一个孩子，老吴又不抽烟喝酒，可我家不仅多一个孩子，老许他又成天烟酒不能断，日子实在难过呀！

何大姐和周芳是一个厂的，二人一向玩得很好。

周芳说，其实，越不抽烟喝酒就越没钱花，看你穿的戴的，哪一样比我差，上半年你还买了一件羊毛衫，可我今年一年连双袜子也没有买。

吴丰听了这话，脸上有些搁不住了，插嘴说，又不是不让你买，是你自己舍不得买。

周芳说，我现在想买，你给我钱呀！

吴丰说，我这时哪来的钱，又没到发工资的时间。

何大姐忙打圆场，说，我们这些人，富不了三天，穷不了一个月，饿也饿不死，胀也胀不死，见了要饭的又觉得自己了不得，见了发财的又觉得自己不得了，没法子哟！

周芳说，其实，我们已和要饭的差不多了，心里巴不得每天都是十五号。

吴丰埋头吃饭，不再说话。

两个女人又说了一阵后，周芳忽然说，你来是不是找我有事？

何大姐支吾一下说，我是有点事，刚才在街上碰见老吴车间的郑华，他问我要上次我借他的五块钱。我记得已托你家老吴还给他了，又怕这中间有误会，便过来问问。

周芳立即把眼睛来看吴丰。

吴丰这才记起，昨夜李义他们搜去的五块钱的确是何大姐托他还给郑华的。他不敢说那钱的去向，便推说自己忘了给郑华，还说下午一定给他。

何大姐说，如果还没给，干脆我亲自给他得了。

吴丰没办法，只好掏出那张拾元票子让何大姐我。

何大姐身上没钱，找不开。周芳便将拾元票子接过去，另给了何大姐五元。

何大姐一走，周芳就关上门，问吴丰身上怎么还藏着十块钱。

吴丰不愿说钱的来路，便谎称是厂里的奖金。

一听说奖金，周芳就来了劲，她知道，这奖金一发绝对不止十块钱。

她说，我不搜你的身，有多少，你自动变出来。

吴丰说，的确只有十块钱，多一分也没有。

周芳说，你骗三岁小孩去，棉织厂这么个情况，一发奖金也是三十五十，何况你们厂。

吴丰说，这次情况的确特殊。

周芳说，我不信，你可以不给我钱，但你必须对我说真实数。

吴丰说，我说五百一千有什么用，又不是向上级汇报成绩，这是过日子，来不得一文钱的虚假。

周芳说，你明白这点就好，就更应该说实话。

吴丰说，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四不嫖女人，我要留钱干什么呢？

周芳说，过去说女人的心思深，可现在男人的心思比女人深一万倍还不止。

吴丰说，你要是不相信就来搜吧。

周芳说，我不搜，搜出来的东西没意思。

夫妻俩正在僵持，周芳的哥哥带着一脸的阴云走进来。

周芳一见连忙扔下吴丰过去招呼。

周芳的哥哥坐下后，把眼睛盯在地上。周芳倒了一杯茶递过去。她哥哥双手捧着长叹了一口气。

周芳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声，哥，你怎么啦？

她哥哥说，这么大一个男人受女人欺负，还不如死了痛快。

吴丰听了忙说，哥，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有此同感！

周芳瞪了他一眼，说，你别瞎搅和。

她哥哥说，芳儿，你是该对吴丰和气一点。

吴丰在一旁说，她刚才还想搜我的身呢！

周芳正想说什么，她哥哥先开口说，你可别学你嫂子，那个婆娘不是人。

周芳说，嫂子又怎么啦？

她哥哥说，她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给了你二十块钱，从早上一直闹到现在，水瓶和茶杯全摔了，非要我将二十块钱要回去。

周芳一听，立即不说话了。

她哥哥说，我本来打算到别处先借二十块钱垫上，可那婆娘在街口盯着梢，要亲眼看着我这儿将钱拿回去。

周芳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大大小小的票子，说，我花了四块多钱，加上老吴发的一点奖金，刚好还有二十块多一点，你拿回去吧！

她哥哥接过钱说，我不是怕她，那女人不要脸，可我要脸。

周芳说，哥，我不会怪你的。

她哥哥说，过两天，我再想法接济你一下。

周芳说，哥，不用，老吴他发了奖金！

她哥哥说，你别瞒我，机械厂下月的工资都难发出了，哪来的奖金发。

吴丰忙说，是发了奖金，我搞成了一项试验，厂里单独给的。

她哥哥将眼睛直看吴丰，吴丰装着倒茶，走到一边去了。

周芳说，哥，你也别大怪嫂子了，她娘家的人都在农村，她想多省些钱帮帮他们也是人之常情。

她哥哥说，可是周家的人有困难为什么就不能帮一把呢！

兄妹俩说话时，都流了眼泪。

吴丰送周芳的哥哥出门时，看见她嫂子的身影果然在街口问了一下。

哥哥一走，周芳便对吴丰说，现在全家就剩这几角钱了，你总该将奖金全拿出来吧？

吴丰说，连你哥都知道我们厂的情况，怎么你就是不肯相信呢！

周芳说，当着我哥的面你都承认了，现在又想反悔。

吴丰说，我那是替你圆场。

周芳说，你非要我也像别的女人一样发疯放没是不是？

周芳说着就随手砸了一只茶杯。

吴丰慌了，忙上去抱住她，将她按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将十块钱的来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周芳听后，不由得又开始哭起来。

吴丰拿了一条毛巾上去给她擦眼泪，擦了两下，周芳忽然伸出两只手将他紧紧搂住，并拱开他的领口，使劲亲他。吴丰用手在她后颈上摸了一阵，又将手插进她的裤腰。慢慢地周芳的身子开始发起烫来。吴丰有些冲动一使劲便将她抱起来，走进房里，平着搁在床上。

脱光衣服，激动了一二十分钟后，二人极疲劳地偎在一起。

周芳小声说，你受了委屈，怎么不早点明说呢？

吴丰说，一个大男人，挣不了钱，却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谁还有脸往外说。

周芳在他肩头轻轻咬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吴丰说，不过，厂里是真的要发些奖金给我，我下午就去找徐厂长要。

停了停，他又说，我睡两个钟头，然后你喊醒我。

周芳说，你一个人好好睡一会，我不碰你了。

说着她就起床穿衣服。吴丰见她那白晃晃的胸脯就在眼前，心里有些不舍，便拉她一起睡。周芳返身陪吴丰睡了一阵后，还是起床了。

三点半钟，周芳喊醒了吴丰。

天上还在下雨，周芳满屋替吴丰找伞，没找着，她便问，老吴，你的伞呢？

吴丰说，丢在老丁家里了，我这就去拿。

吴丰擦了一把脸，便要往外走。周芳连忙拦住他。

吴丰说，你又怎么啦？

周芳在他胸口轻轻捶了一下，说，刚做了那事，淋不得而。

吴丰不由得笑出了声，周芳将自己用的花伞递给吴丰，吴丰出门时再次朝她笑了笑。

县城的街道很脏，被雨淋了大半天后，到处是一派泥泞。吴丰从屋檐下的干处走，穿过半条街，至少见到三拨厂里的人在小酒馆里喝酒。

后来，他碰见了棉织厂工厂长。王厂长说，到底是你们机械厂的人财大气粗，闹起酒来可以震动整个县城。

吴丰不知说什么好，便随口问王厂长去哪儿。王厂长说他刚递了辞职

报告，准备回家摆地摊去。

剩下吴丰一个人走时，他老想郑华说的那话，觉得这些喝酒的人一定是又揩了机械厂的什么油。

走了一程，来到老丁的楼下。老了住在七楼，他爬到五楼时腿就开始发软。他想，真是一岁年纪一岁人，过去睡个午觉干两回那事，下午还可以抡锤打铁，现在可是不行了，才一回就走路腿发软。他猛地觉得得赶紧挣点钱攒起来防老，待退休后光靠养老金是不行的。

他歇口气，爬完剩下的两层后站在老丁的门口，一听屋里还有麻将声，便举手敲门。

老丁在屋内问，谁？

吴丰说，我，老吴，我的伞掉你这儿了。--

小段开了门，放吴丰进屋。

吴丰又说了一遍，我的伞掉这儿了。

大家在全心全意地打牌，没人理他。

吴丰拿到伞后并不走，他站到徐厂长背后，看了一阵，又忍不住问，打了半天，谁赢了？

老丁说，老板不赢，天理不容！

小段说，老板今天这手气抓生产，不提前翻番那才出鬼呢！

小陈说，老板红运当头，再想辞职，那可是逆天行事啰！

徐厂长搁下牌，从台布底下拿出一叠“四老人”，数一数刚好十张。徐厂长将那叠票子往桌上摔了两下。然后说，有你们诸位如此竭力捧场，我就再为你们服务下去。怎么样，今天就玩到这里吧。老吴你是不是有事找我？

吴丰忙说，是有点事，是有点事。

老丁站起来说，吃点什么再走吧，老板！

徐厂长将台布里的几张拾元票子扔到麻将牌上，说，这个算我请客，你们自己到外面去点几个菜吧！老丁，你们几个明天每人先到会计那儿领三千块钱，下午就得出去，将货款弄回来，不然厂里的日子就过不去了。

老丁说，这三千算什么呢？

徐厂长说，先打借条，以后再一起算帐，行吗？

老了他们互相望了望，然后一齐应了。

出门下到楼底，徐厂长加快了脚步。吴丰有些追不上，便在后面叫了声，徐厂长！

徐厂长回过头来问，你真的找我有事？

吴丰说，你答应离心浇铸机搞成后，要当场兑现奖金，大家叫我来问问！

徐厂长说，是不是真搞成了？

吴丰说，我未必还会骗你！

徐厂长说，我相信你。他沉吟一阵，又说，我写个条子，你直接去找会计领。

说着，徐厂长就蹲在街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张五百元的批条。

吴丰拿到批条，腿也不软了，一口气跑到厂里。

会计见了批条后先是不肯接，说帐上一分钱也没有。吴丰听徐厂长和老了他们交待过，知道帐上有钱，便不停地朝他说软话，要会计帮个忙，通

融一下。

磨了半个小时，会计松了口，让他打个领条。吴丰连忙写了张五百块钱的领条递过去。

会计转身打开身后的保险柜，先将两张条子放进去，又随手取了一张条子，一边递给吴丰，一边说，棉织厂刚好欠我们五百块钱加工费，这是他们王厂长亲自打的条子，说好了这几天给，你急着要钱用，就只好麻烦亲自跑一趟，将钱要回来就是。

没待吴丰反应过来，会计锁上保险柜，说是到银行对帐去。

吴丰拿着白纸条，差一点急出眼泪来。他知道，棉织厂这个样子一两年之内是没指望能好转，待好转了，那时班子已换了人马，谁知人家认不认帐，所以，这条子实际上是张废纸。

吴丰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周芳一见他那副模样，就直朝他使眼色。他一留神才发现女儿眼圈红红的，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趁着空，吴丰问周芳女儿怎么了。周芳告诉他，女儿期中考试没考好，一回家就怪父母没用，挣的钱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一天到晚是白菜萝卜，搞得她这一段营养跟不上，一进教室就头晕。

吴丰强忍着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吃饭时，他和周芳轮流着将萝卜汤里发现的肉片夹给女儿，关于考试的事，他半个字也不敢提。

女儿吃完饭，进房换了一套衣服，说是考试完了，几个同学约着今晚出去听歌，她边说边将手伸到周芳面前。

吴丰知道她这是要零花钱。

周芳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她用手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将仅有的几角钱摸出来，放在女儿的掌心上。

女儿一嘟嘴将钱扔到地上。

吴丰见周芳的眼圈红了，忙走过去，将手中的纸条递给女儿看，并说，不是爸妈没用挣不了钱，你看爸爸本该拿几百块钱奖金，可单位却给这么一张条子。

女儿将条子反复看了看后，弯腰捡起地上的几角钱，塞进周芳手里，一声不吭地出门去了。

女儿走后，周芳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吴丰说，你今天哭了几场了，要当心自己的身子。

周芳说，不哭又有什么办法呢，满心指望你能拿点奖金回来，可结果只盼到一张无用的条子。

忽然门外响起郑华的声音，郑华说，老吴在家吗？

吴丰起身迎接时，周芳赶忙躲到里屋擦眼泪去了。

郑华、李义和金汉文从门口鱼贯而入。

一进屋，郑华就问，周芳呢？

吴丰说，在里屋做事呢！说着就提高嗓门说，周芳，出来泡茶，郑主任他们来了。

周芳应了一声，人仍没出来。

吴丰见他们坐定了，就问，邀得这么齐，找我有何事？

郑华说，听说你将奖金领回来了，我把他们邀来看怎么个分配法，大家在一起好商量。

吴丰叹了一口气说，奖金？奖银啰！

他将那张纸条递给郑华。

郑华看了一眼后，脸上立即变了色。

李义和金汉文接过去还没看完，就大骂起来，说会计是个阴险的小人，是婊子养的，将来他老婆要被人轮奸，等等。

骂了一通后，大家又开始埋怨吴丰，说他不该一个人去找会计，若是大家一齐去，想他会计就不敢如此欺负人了。

郑华说，会计曾找我帮忙做过一支双管猎枪，我若去了，他不会不给面子。

吴丰很委屈地说，一开始，你们都把我往前推，并没说要一齐去的话，怎么一出漏子就全怪我呢，我也不知道会计心这么黑。

这时，周芳从房里出来了，她一边沏茶一边说，依我说，这事还可以挽救。郑主任不是面子很大吗，不如你把这条子拿回去找会计换了现金回来。

郑华一下子被噎住，好半天才说，既然已经拿回来了，恐怕不容易退回去。

李义和金汉文说，事已至此，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五百块钱。四个人一人一百，剩下一百，谁有本事将条子变成钱就归谁。

郑华没意见。吴丰明知这样自己要吃大亏。因为当初试验开始之前，徐厂长就表态，就是要重奖为主的吴丰。现在这样，他们就变得没有区别了。只是到了这地步，他没法反对，只好也表示同意。

郑华说，老吴你也别不好受，现在有本事的人不是有技术的人，而是会弄到钱的人。

你说徐厂长、老丁、小段和小陈有什么技术，连挫刀都不会拿，可他们不照样人五人六，一天到晚赚大钱！

周芳不失时机地说，郑主任你也比老吴有本事。

郑华大言不惭地说，当然，不然怎么会叫我领导老吴呢！

这时，李义说，吴师娘，你是不是刚哭过，泪痕还没擦干净！

周芳用手在眼窝上抹了一把，说，报纸上天天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凭什么要哭呢？

金汉文说，那倒不一定，假如吴师傅在外面找了一个情人，你未必不伤心？

周芳说，我巴不得他找两个情人，能养情人的人都是大老板，老吴若能养情人，我这日子肯定会翻几番，那我不愿意？可他现在连老婆的半张嘴也养不了。

郑华说，你别说得那样好听，我也看出来你是哭了，是不是家里没钱了，和老吴吵嘴岖的？

郑华的话大对了，周芳无法再分辩，低下头不作声。

郑华说，老吴，你是厂里的老劳模，怎么不去找徐厂长反映一下？

吴丰说，连奖金都是这个样，还能有别的好处吗？

郑华说，李义，昨晚的那笔生意你得了多少钱？

李义说，八十五块。

郑华说，金汉文，你呢？

金汉文说，我多一点，八十九块。

郑华说，日他娘，我只得了七十八块。不行，我得找那老板算帐去。

李义和金汉文说，算了，反正吃的是夜草。别把事情闹大。

周芳说，你们作了什么生意？怎么不过老吴？

郑华说，邀了，他不参加。

周芳说，老吴，你怎么又这样傻呢，肉到嘴边都不知道吃，到头来却连水也没有喝的！

郑华怕吴丰说漏了嘴，忙说，不说了，过去的事不说了！大家都加班去！

说着便带头出了门。

吴丰在后面说，连奖金都拿不到，还加什么班？

郑华站在门外说，奖金做奖金说，加班做加班说，不能混为一谈。

周芳推着吴丰往外走，说，快去，跟着郑主任，你不会吃亏的。

郑华笑了起来，说，你不怕我将他骗去卖了？

周芳说，除非卖给我，不然谁会要他。

这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吴丰还在犹豫，说，这张条子谁保管？

郑华说，谁管都一样，在你手上你就先管着。

吴丰跟着郑华他们，一路说着闲话，走着走着，天上的雨停了下来。吴丰提醒大家说雨停了，郑华他们像是没听见，只顾说他们的闲话。这时，他们在说李义到底有多少个女朋友。李义咬定不会超过十个，金汉文却说至少在十五个以上。金汉文边说边点名，吴丰听见了汪雪的名字，但他不相信汪雪会真跟李义玩。

一路争着，到了车间门口，郑华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并顺势回头问李义，那么多女的，你这点钱怎么应付得过来呢？

李义说，如今这社会，有几个人是靠工资过日子？

郑华说，那也是。

说着话时，各人干开了各人的事。

吴丰负责称料，他正要按十个铜套的标准来配料，郑华过来吩咐，要他再加四个标准。见吴丰不明白，郑华就将大家叫到一起。

郑华说，我接了一件活，有家个体企业要买四个铜套，我和他们老板谈好了价，每件二百五十块钱，一千块钱现金他已预付了，图纸也给了。现在，大家生活都很艰难，我想给大家谋点福利。反正也不是哪个人独吞了。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就当是车间小金库里开支的奖金。如果谁有不同意见，我就将这笔钱退回去。因为这种事，大家思想必须绝对一致。

不容吴丰细想，李义和金汉文已连声说道，没意见，都没意见。

郑华说，没意见那我就先将奖金发给大家。

郑华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票子，数了数后，第一个递给吴丰。吴丰望着钱手却伸不出去。

郑华说，它不咬人，摸它可比摸女人身上的东西舒服多了。

吴丰手还没抬起来。郑华就将钱塞进他的口袋。

分完钱，大家开始干活。

鼓风机一响，化铜炉便越来越亮了。吴丰开始还觉得装钱的口袋沉甸甸的让人难受，干了一阵活后，身子便越来越轻松。旁边的郑华、李义和金汉文也干得比以往起劲多了。

正干得起劲，汪雪从门外进来了。

汪雪说，你们都想当劳模哇，这么卖力！

李义说，我们这是在发扬主人翁精神。

汪雪说，什么主人翁，一切都是当官的说了算！

李义说，江雪你怎么有空出来转转，定额做完了？

江雪说，屁，三分之一还没做完呢。我上厕所！

金汉文忙说，厕所里的电灯坏了，你不怕？要不要人陪？

江雪说，你真没出息，怎么从不说陪我下馆子、上舞厅、逛公园，是因为上厕所不花钱是不是？

她这话让大家愣了一会儿。之后，吴丰越想越觉得有许多的妙处，便带头笑出了声，跟着郑华他们也一个个地笑弯了腰。

金汉文吃了亏，又问，汪雪，你以后打算嫁个什么样的人？

汪雪说，你们一定会以为我会找个有钱的老板，那你们就错了，这种人只配做情人，找丈夫还得像吴师傅这样的人才行。

大家没料到汪雪择夫的标准会是这样，一时间都沉默无语。

炉膛里，大块大块的铜都已溶化了，一片片绿色的火焰像云霞一样飘起来。汪雪盯着那些飘飘荡荡的火苗，一动不动地站着，那样子非常好看。

吴丰忍不住多看了汪雪几眼，心想这么好看的姑娘真不该当个车工，简直是浪费人才。

汪雪忽然说，这是不是叫孔雀绿？

她用小手指着炉火，手掌和手背上都有乌黑的油污。

郑华说，什么孔雀绿？

吴丰也不知道。

李义和金汉文都不接话，大概也不知道。

江雪说，不知道就别问。这铜套还车吗？

郑华说，车，凭什么不车呢！

汪雪马上妩媚地笑起来，说，那还是给我车哟！

说着便将一只小指弯成钩伸到郑华面前。郑华和她拉了一下钩，并顺势在她手背上摸了一把，说，你这手像白馍馍。

汪雪转身要走，李义将她喊住，问，你能做会计的工作吗？

江雪不正面回答，只说，你说呢？

李义心领神会，忙说，我们这儿有张条子，你若是能将它换成现钱，给你百分之二十的回扣。

汪雪说，什么条子？

吴丰掏出条子递过去。

汪雪看了看，说，百分之三十，我承包了。

吴丰他们相互递了递眼色。郑华一咬牙说，百分之三十就百分之三十。

江雪将条子装进口袋，说，明天下午负责给你们三百五十块钱。

汪雪走后，四个人着实议论了一场，最后一致认为，漂亮女人比什么武器都厉害，换了他们自己，也会抵挡不住的。

离心浇铸机转了四次后，郑华拎起发烫的铜套放在平板车上，朝加工车间走去。

李义说，郑主任，铜套这么烫，没有一个小时冷不下来，你这么急干什么？

郑华说，铜套烫算什么，我的心比它还烫呢！

金汉文说，再烫也溶化不了别人。

郑华说，你想？我可不想！

郑华出了车间大门，消失在黑暗中。剩下三个人比先前忙了些。尽管这样，李义和金汉文还是抽空跑到加工车间门口偷偷观察郑华在那里干什么。每次回来，他们都说郑华在汪雪的车床旁和江雪聊天，那样子有些热火。

没有郑华，大家干得反比先前快，十一点时，余下的十个铜套都浇铸完了。李义和金汉文将手中工具一扔，说，吴师傅，场子你收拾一下，我们到郑主任那儿去帮忙。

吴丰将场子收拾好，正想也过去凑凑热闹。郑华他们三个推着平板车过来了。

郑华将加工好了的铜套每人递了一个，吩咐大家脱下外衣包好了，再往外拿。

李义打头，郑华在后，吴丰和金汉文夹在中间，四个人一齐来到大门口。见门卫在那里站着，吴丰心里有些发慌。

郑华忙走上去将身子挡住他，同时和门卫搭话。

郑华说，怎么还没睡？

门卫说，老板不让睡，说让加强检查。

郑华说，我们车间的游标卡尺被人偷了，你知不知道？

门卫说，知道，可有什么用，家贼难防呀！

郑华说，家贼不算贼。

门卫说，不是逼急了，谁会这么做呢！

郑华说，不是说工人是主人翁吗？主人从家里拿点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主人不拿未必叫公仆拿？

大家大声笑着从门卫面前走过。

离开很远，李义说，我今天才觉得自己像个主人。

不知怎地，他这话竟无人响应。大家默默地走着，到了郑华的家，一个个将铜套放下，然后回头就走，似乎都不愿说话，不愿打招呼。

吴丰走到家门前，见周芳正一个人站在门口张望。

吴丰说，怎么不睡？

周芳说，女儿出去听歌，还没回呢！

吴丰一看手表，都快十二点了，他有些急，说我们去找找。

吴丰和周芳锁上门，顺着大街走去。过了两个十字路口，见县文化馆门口的卡拉OK摊前围着一堆女孩子，他们走拢去一看，女儿果然也在其中。

女儿见了他们，脸上阴阴地不说话。吴丰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递过去，说，去，给你妈点一支歌。

女儿一怔后，立即笑开了。她挤到摊主跟前，点了一首《小芳》。

女儿的嗓子很好，一曲唱完之后，女孩子们纷纷鼓掌。

周芳却说，这歌一点也不好，你听听那歌词：记得离开的那个晚上，我俩来到小河旁--那么晚，一男一女到小河旁还能干好事！好好的一个乡下女孩被糟蹋了，被甩了，现在还有脸编着歌儿来唱。

吴丰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女儿抢先说，妈，你太庸俗了，你们大人怎么越来越庸俗呢！

女儿扎到女孩堆里去不理他们。

他们站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便开始往回走。

身后，又有一个女孩在点唱《小芳》。

走了一阵，吴丰将郑华发的那钱都掏给了周芳。

周芳问，这是什么钱？

吴丰说，搞不清，反正是发的。

来到家门口，吴丰绕着老杨头烤红薯的炉子转了一圈后，对周芳说，我看我们干脆也摆个炉子卖烤红薯。

周芳说，亏得你一个大男人想出这样的念头，我们一摆炉子，那老杨头怎么办？我们不能夺人家的饭碗，不管怎样，我们多少还有点工资，可老杨头什么也没有。

吴丰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不摆就是，你说那么多的话干什么，话说多了瘦人。

周芳掏钥匙开门锁时，听见吴丰在身后叹了一口气。

农民作家

1

媳妇说：“懒鬼，起来胀饭了。边说边掀被窝。孙仲望在被窝里翻动一下，不满地说：“哪有这样的媳妇，没有哪一天让男人睡个安稳觉。”媳妇说：“我把饭做得好好的，请你起来吃，你想必还有意见？”孙仲望说：“跟你说了好几次，叫你早饭做晚点。吃那早干什么？反正田里地里的活儿还没出来，无非是玩，不如多睡会儿。”媳妇说：“你这么爱唱戏，怎么就忘了戏文里说，好人睡得病，病人睡得死。”孙仲望说：“你是咒我病死了好去找野男人吵。”

媳妇立刻扑上来，要撕他的嘴：“你非得说清楚，哪个是我的野男人，说不出来，你就要还我的清白。”孙仲望躲了几次没躲开，脸上被媳妇抓了一爪，他火了，抡起拳头正要揍下去，有人在堂屋里走动，并叫：“孙仲望！”孙仲望随口一应：“是华文贤吗，就来了。”又压低嗓门说：“再闹就不客气你了。”

孙仲望系着裤带走出房门，请华文贤坐。华文贤说：“过去总说城里人爱睡懒觉，如今乡里人也学会了。”又说：“也难怪如今计划生育工作这么难做，种两亩田花不了一个月，其余时间不抹牌、不和女人睡觉，又能做什么呢？”孙仲望接上说：“所以，如今的女人特别能生孩子。”华文贤说：“也特别想生孩子，免得无事做，自己把自己养娇养懒了。”

媳妇递了一条热毛巾给孙仲望。孙仲望接住，用手指顶住毛巾，伸进嘴里，将牙齿擦了两下，又扯出来，将脸擦了两把，复将毛巾递回去。华文贤说：“你怎么不用牙膏牙刷？”孙仲望说：“牙膏涎乎乎的，用不惯，一到嘴里我就恶心。”华文贤说：“那就光用牙刷嘛。我就是这样。再蘸点盐，很好用。”孙仲望说：“还是用毛巾好，牙刷毛刺刺的，一弄满嘴血。”

忽然，孙仲望的媳妇在厨房里叫：“华文贤，你吃饭没有，没吃就多添双筷子。”华文贤说：“多谢，我吃了。”“我那媳妇，洋不洋，土不土的，学城里人，每天按时开饭。真是烦死个人，一点自由也没有。”孙仲望说：“这早，你找我有事？”华文贤说：“有事还找你干吗，不就忙去了？没有事干

才想找你玩玩！”

二人说了一阵闲话，孙仲望就开始吃早饭了。一碗饭吃了半碗，华文贤说：“要不，我俩牵头，和别人搭伙搞个业余剧团怎么样？”没等孙仲望开口，媳妇抢先说：“你想搞个剧团，怕是先得回去问你媳妇答应不。那年在宣传队演‘郭建光’时，为了那个‘阿庆嫂’，你可让媳妇整苦了，现在就忘了怕？”华文贤说：“那年主要是领导要整我，光她一个人行？现在不同以往，领导对这种事不那么认真了。”孙仲望的媳妇说：“所以你又想过那种风流日子。”

一旁的孙仲望这时嚼到一粒砂子了，咋嚓一声很响。他扑地一下，将一口饭吐到媳妇的脸上：“那你想过什么日子？连饭里的砂子也淘不干净。”媳妇捂着脸，哭着跑进厨房：“你别挑我的刺儿，我知道，一说剧团的事你就花了心。那年你领‘沙奶奶’去刮胎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么一闹，华文贤觉得没意思了，就起身告辞。华文贤一走，孙仲望就吼媳妇给他再添一碗饭来。连吼三声不见人应，他到厨房一看，屋里没人，后门是开着的。望了望地上的脚印，孙仲望知道媳妇肯定又是跑回娘家诉苦去了。他也懒得去找，又回到房里，倒在床上睡开了。

正睡时，华文贤又来了。

2

华文贤不等孙仲望起床就说：“这回是真有事找你，我俩一起写个戏怎么样？”孙仲望说：“你莫心血来潮，戏是大耳朵百姓都能写的？”华文贤说：“修张家河水库时，你当宣传员，不是老说要写个戏吗？”孙仲望说：“就算真的能写成戏，叫谁去演呢？”华文贤说：“我刚才到文化站那里去转了一圈，文化站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县剧团收购戏剧剧本呢！”孙仲望不信：“又不是牲畜家禽，怎么能收购呢？”华文贤就要他去看看。

西河镇不大，稍走一会儿就到了镇文化站门前。果然有一张告示贴在墙上，说是为了响应省委书记将黄梅戏请回老家来的号召，经过认真研究，县文化局、县戏剧工作室和县黄梅戏剧团联合决定，公开向社会征集戏剧剧本，并同时举行优秀剧本评奖活动，评出优秀剧本若干个，获奖剧本将发给奖金一千元，等等。

孙仲望动了心，要进屋找文化站长问详情。华文贤拉住他，说我们偷着写，别声张，成了就一鸣惊人，不成就僵旗息鼓。趁四周无人，华文贤将那告示撕下一块，刚好将“发给奖金一千元”这一行字去掉了。孙仲望不理解。华文贤说：“有一千元作诱饵，谁见了不动心。特别是镇中学的那些老师，穷得要命，见有这高的奖金，还会白白放过？他们水平高，动起手来，我们就没指望了。”

又说了一阵，他们商定下午还是到孙仲望家继续作商量。言毕，两人就分了手。

回家后，媳妇已在堂屋里坐着。孙仲望乜了一眼：“还当你不想活了，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走了。”又说：“你也真怪，从前我打你打得半死，也没见你往娘家跑，怎么越老越娇气，像你儿媳妇一样，重话都不能说一句了。”

厨房里忽然钻出一个人来：“爸，你又在表扬我哇？”孙仲望脸红了，他没料到儿媳妇猫在屋里。其实，媳妇并没有回娘家，她只是跑到儿子家去了。儿子见了挺生气，就让媳妇将母亲送回来。儿媳妇说：“大明让我给爸带了信，说你若再对妈不客气，可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孙仲望有火发

不出来，脸上有些紫颜色了。媳妇见了忙开口说：“都是气头上说的话，都莫当真。你有事先回去吧。”

儿媳妇走后，媳妇主动上来和孙仲望说话：“我看见你和华文贤在文化站那儿嘀咕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见媳妇眼里漾着笑，孙仲望心里一下平和了：“我们想给县剧团写个剧本，写好了可以得到一千元奖金呢！”媳妇说：“你分散一下精力也好，不然，五十岁的人，说不定还要上医院去丢一回丑。”孙仲望说：“我能让你丢什么丑？”媳妇不肯说，他想了半天才明白，是指上医院去刮胎。

中饭过后不久，华文贤就来了，手里拿着几本没用过的旧帐本，还有一支没有挂钩的圆珠笔。

华文贤一坐下就说：“我们先商量写个什么故事。”孙仲望忽然一阵紧张：“你打算真写呀？”华文贤说：“上午不是说定了吗？”孙仲望说：“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你一个人去写吧！”华文贤晃了晃头说：“我虽然读了初二，你只读过初一，但你唱本比我读得多，戏路子比我熟。其实，你也别太自卑，作家里面水平低的人多得很。水平低不怕，就怕没有生活。”孙仲望想了想说：“要不我俩先扯个故事架子。行，就写出来。

不行，就别去劳神费力。”华文贤说：“不！不行就再扯一个。”

开始扯架子时，华文贤说要写一个万元户。孙仲望却要写计划生育。争了一阵，孙仲望说，他看过县剧团的戏，演的都是儿女情长的故事，计划生育最容易写出儿女情长来。华文贤扳指一算，果然每个黄梅戏都是演的那种柔肠百折的事，就服气了。

故事却是极好扯，都是些现成的事。主要东西用的是孙仲望媳妇娘家的事，再加上镇政府门前计划生育宣传栏上公布的外地的几件事就成了。

编好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王家儿媳妇怀孕了，请人算命说怀的是女儿。王家老爹要儿媳妇去引产，儿媳妇思想进步，坚决不肯。王家老爹没办法，又不能容忍独生儿子不给他添个孙子。万般无奈中，王家老爹在儿媳妇生产之际，趁乱溜进产房，偷了一个胖胖的男婴，连夜跑回家。却不料，这男婴正是儿媳妇生下的。儿媳妇在医院痛失亲生骨肉，好不悲伤。另一好心产妇见此情景，心生怜悯，就将自己刚生下的女儿，暂借给王家老爹的儿媳妇。谁知假戏真作，搞得弄假成真。王家老爹的儿媳妇将别人的女儿认作骨肉，坚决不要自己的亲生儿子，而那位好心产妇又坚决要自己的嫡亲女儿。最后，王家老爹坦白了一切，两家人皆大欢喜。

接下来是分场次：第一场叫盼儿，第二场叫偷儿，第三场叫借儿，第四场叫争儿，第五场叫换儿或还儿。换儿是华文贤的意见，还儿是孙仲望的意见。两人争执不下。比扯整个故事花的时间还要多。还是孙仲望的儿子后来出了个主意，让写个括号把两种意见都写上去。让剧团的人去挑选。戏的名字他俩没有分歧，就叫《偷儿记》。

二人扯到这儿时，都来了精神，都说那一千元奖金非他俩莫属。

稿子由孙仲望执笔写，署名则是华文贤排在前面。因为是华文贤先知道这个消息、先起写戏的念头的。这里有个先来后到的原则。

华文贤在一个旧帐本的第一页上写着：大型五幕现代黄梅戏《偷儿记》，编剧：华文贤、孙仲望。然后，将一叠旧帐本统统交给孙仲望。孙仲望怔怔地盯着那些字：“若是哪天，戏台边的字幕真的这么打出一些字来，我可真不敢看。”华文贤说：“为什么不敢看，又不是偷别人的抢别人的。”孙仲望

说：“也是，我们脸上又没刻姓名，谁知道是两个地包子写的，说不定还当是两个大作家呢！”

华文贤说：“仲望，你几天能写一场？”孙仲望说：“最低也得三天。”华文贤说：“三天不行，最多只能两天半。要抢在最先交稿，不然等人家手里有一大堆稿子时，人家就不会看我们这破帐本了。”孙仲望听了直点头。华文贤又吩咐几句关于字迹要工整等话，就走了。

华文贤一走，孙仲望的媳妇就说：“你别与他合作。你看他那精，二十年前当会计时的帐本，还能留到现在。跟他一起搞，那一千元钱你可能一分也到不了手。”孙仲望说：“你怎么这样看人，他是你表弟呢！”媳妇说：“可你是我丈夫。”

3

儿子大明来问油菜什么时候割。去年腊月，儿子一结婚就和父母分家了，搬到菜园旁盖的新房去住。儿子其实是想父亲和他一起割油菜。孙仲望说，迟几天早几天都行。

他不管，今年他想吃点现成的油。儿子只好去和母亲嘀咕，母亲答应自己去割，儿子这才走。

这话，孙仲望听见了，他装着一无所知，爬到床底下，拖出一只纸箱，从里面找到几本黄得发黑的旧唱本，一头扎在桌子上，翻得满屋都是霉气。

旧唱本上尽是水词和荤词。特别是荤词，老让孙仲望想起年轻时的花花事。孙仲望看了两本，突然想到自己写的是新戏，看这旧唱本有何用处，他索性丢开旧唱本，摊开旧帐本，提笔就给那王家老爹写了四句唱词：

儿摘月亮父搭梯，
长大不是好东西。
找个媳妇一两年，
肚子不鼓他不急。

媳妇给他倒茶，见了这四句唱词，就说：“你这不是写自己吗？”孙仲望说：“你别瞎评论，这一写出来就是艺术形象，就不是这个那个了。”媳妇不服气：“只要你写的是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孙仲望争不出理，就不再说话，埋头用圆珠笔在旧帐本上写。

到晚上洗脚睡觉时，孙仲望已将第一场盼儿写成了。媳妇见孙仲望一口气写出这么多的文字，很是吃惊。睡到床上，孙仲望无论要做什么，她都没有推挡。

天再亮时，媳妇一喊，孙仲望就起来了。脚刚沾地，就又趴到桌子上，将夜里想好的第二场偷儿的开场词写下来：

婆打媳妇天下有，
公打媳妇天下五。
痛恨媳妇不听话，
想打想揍难下手。

刚写完，华文贤来了。孙仲望将第一场给他看，自己到堂屋洗脸吃饭。他胃口很好，吃了两碗油盐饭，想再去添，听见华文贤在房里叫了一声：“很好！”孙仲望说：“什么很好？”这时华文贤已走出来：“你写得很好，就这样，按我们商量的路子写下去。”孙仲望说：“有些地方我变了一下。”华文贤说：“适当灵活点也行，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孙仲望说：“这个自然。”华文贤说：“还有，你写‘我’字时，不能这样草，弄得‘我’不像‘我’，‘找’

不像‘找’。”边说边在帐本上指了几下，孙仲望连连点头。临走时，华文贤说：“有几个错别字，我改过来了。”孙仲望看了直拍脑袋说：“文贤，你水平是比我高。”华文贤说：“你今天争取再写一场。”孙仲望说：“行，只要没别的事打搅。”

华文贤走后，媳妇不满地说：“我看文贤好像成了你的领导，你一字一字地写，他却在一边指手画脚。”孙仲望说：“他过去在大队当会计，习惯了。再说，两个当中，总有一人说了算，不然怎么合作？”媳妇说：“不行，明天得让他帮我家割一天油菜。”孙仲望说：“你莫生这个企图，你就是花钱雇，他也不会到我家田里去。”媳妇说：“今天这《偷儿》一场你写在别的纸上，明天他来时，一切由我来说。”

第二天，华文贤一来，就见孙仲望在被窝里叫腰痛。问时，媳妇说孙仲望昨天割了一天油菜，腰都累断了。华文贤看帐本，还是上次见到的模样，一个字也没添。华文贤急了，说听文化站长说，镇中学的几个语文老师也在写，老师的水平极高，我们只有抢在他们前面才有希望。媳妇说，油菜若不割，秧也插不下去，那就难有什么希望了。华文贤于是一咬牙，答应帮他家割一天油菜。

天黑时，华文贤从田里回来。孙仲望极心虚，一下子交给他一场半戏，还留他喝了酒。华文贤累极了，喝完酒就回家，剧本也没带走，说是留待明天来看。

插秧之前，孙仲望将剧本写完了。

华文贤高兴地说：“我们终于将季节抢到手了。”孙仲望听说学校老师的剧本还只有一个提纲，也很高兴。然后，二人就商量剧本怎么交上去。华文贤同意孙仲望的意见，送到邮局里寄去。孙仲望去找牛皮纸时，华文贤迅速在第五场最后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若回信请寄西河镇西河村华文贤同志收。

他们将剧本包好，到邮局一算帐，邮寄费要拾元伍角，还要开包检查。华文贤说：“还不如亲自送去，来往的车费还要不了这多。”孙仲望也主张华文贤亲自跑一趟。说好，拾元钱，一人出伍元。孙仲望身上无钱，回家找媳妇要。

媳妇听了就骂他吝啬，说那大一本，写都写了，还怕到县里去见人，还怕多出五块钱。孙仲望受到提醒，心中起了猜疑：剧本又不是寄给敌特机关，怎么华文贤不让开包检查呢？

于是，他鼓足勇气，揣上拾元钱，和华文贤一起搭车到了县城。找到文化局，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人，姓杜。小杜接过纸包随手撕开，见到几只旧帐本，脸上就有些轻蔑的色彩。

孙仲望问：“还有比我们交稿早的吗？”小杜说：“你们这是烧的头香。”边说边信手翻帐本。孙仲望还想问若得了奖，奖金怎么发。华文贤怕露了马脚，想走：“剧本交了，是不是打个收条？”小杜鼻子响了一下：“我们这儿还从没做过这样的规定。”华文贤忙说：“那就算了。仲望，我们走吧，要赶车呢！”小杜说：“别忙，把你们的地址留下，有事好通知。”华文贤说：“上面已写清了。”说着拉着孙仲望朝外走。走到楼下，孙仲望说：“我的帽子忘了。”他返回小杜的办公室，将那叠帐本匆匆翻了一遍，发现华文贤写在最后面的那行字。

他拿起草帽往外走，心里很生气，但又怕是误会，一路上仍和华文贤

表现得很团结。

4

孙仲望一回到西河镇，就碰到镇上的赵宣传委。赵宣传委问他：“你们写剧本，这大的事怎么不先和我通个气？”孙仲望有些慌：“我不知道这事也要请示。”赵宣传委说：“不请示也该让我知道个准信，免得到时得了奖，还说我们当领导的不重视农民作家。”孙仲望连忙就在街当中，将《偷儿记》的故事说了一遍。赵宣传委听后想了一阵：“你们没写领导干部？”孙仲望说：“没有写。”赵宣传委说：“这不好，应该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重点，一定要突出。”孙仲望说：“我想过，因是写偷儿的事，不好串进去，怕损害党的形象。”赵宣传委说：“这说明你们的功夫下得还不够。宣传部的汪部长正在写一部《胜天歌》，他和我谈过这个戏的构思，将来你们若输给了他，主要原因肯定是没有从这一方面去进行很好的把握。”赵宣传委又说了几句关于不要骄傲翘尾巴的话，就匆匆地去赶一个会。

孙仲望一到家就对媳妇说：“镇领导称我为农民作家了。”媳妇听了经过，先是高兴，过了一阵又发起愁来：“听说当作家的人都喜欢闹离婚。”孙仲望说：“我是那种人吗？今后，你要我什么时候上床，我就什么时候上床，除非我有个三病两痛。”媳妇说：“不，你是男人，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孙仲望说：“对了，我们要相互信任。”

安抚好媳妇，孙仲望就去华文贤家。

华文贤是在镇西头家门口下的车，他没听见赵宣传委的称呼。孙仲望从镇东头专门跑过来，让他也分尝一下农民作家的滋味。

华文贤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我真该和你一道下车，不该省那几步路。”孙仲望说：“谁知道呢，车上人太挤，我也差一点随你下车透口气呢！”说着话，华文贤的情绪好起来，要留孙仲望在家喝几杯。孙仲望推不掉，就留下来。

华文贤的媳妇到别人家做客去了。家里只有半碗花生米和一碟霉豆腐，华文贤和孙仲望就用农民作家这个词，相互敬了对方三杯酒。到孙仲望往回走时，二人都有七八分醉意。

到家后，媳妇料理他洗完脚，自己先到房里去了。孙仲望吸着鞋到房里时，见被窝面上仰着一个白白的女人。孙仲望望了几眼，心火升得并不急。他取来一把二胡，就着《偷儿记》中的一段词，自拉自唱：

……无儿点灯灯不亮，
无儿吃饭饭不香，
无儿说话气不壮，
无儿站着没有别人长……

媳妇在床上听着，马上淌了一遍泪。孙仲望停住琴弓说：“我这唱词写得好，是（口沙）？把你感动了。”媳妇点点头：“我妈没有为我生下一个兄弟，我父临死之前就是这样说的。”孙仲望说：“我就是将你父亲的话拿来加工的。还有一段好唱词，完全是按你妈的话写的。”孙仲望又唱起来：

亲亲儿的脸，摸摸儿的身，
叫一声娘的儿，问一声娘的心，
儿呀，虽然分手才一天，
娘却老了十年人！

这一次，媳妇哭得更厉害。她小时候就是丢在路边，一整天无人要，

她父亲又将她拣回家的。

熄灯后，媳妇表现得从未有过的温柔，喜得孙仲望接连三次发誓，说他下一世还要娶她作媳妇。

第二天一大早，镇文化站长就在外面敲窗户，要他上午到文化站去开会。

孙仲望到文化站时，会议室里已有十几个人，都是镇里各单位的头头。华文贤也到了。孙仲望寻着华文贤的眼色，坐到他身边。刚坐下，赵宣传委就宣布开会，议的是如何庆祝六一儿童节。他俩的任务是赵宣传委亲自布置的，要他俩三天之内写一篇快板书和一段对口词，内容必须是少年儿童如何投身改革事业、做红色小主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赵宣传委再次称他俩为“我们镇里的农民作家”。孙仲望和华文贤激动得要死，连连应诺。赵宣传委还写了个条子，安排他俩到学校去体验一下生活。

去学校体验生活时，学校的人不大理睬他们，特别是那几个曾打算合写剧本的语文老师，当着学生的面对孙仲望说：“你何必要采访，就写自己当年如何不让儿子上学读书的事，准保有教育意义。”孙仲望红着嘟哝：“那时连饭都没吃的，读什么书哟！”

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决定干脆回来硬编。

这回往桌边一坐，孙仲望就想睡觉。三天过了两天，还没见写出一句词来。华文贤没有错别字可改，很焦急，生怕这第一回就将“农民作家”的牌子给砸了。再焦急也没用，孙仲望自己瘦了一圈也想不出该怎么写。

幸亏晚上开始下大雨，并且一直下到第四天还不见停。镇上通知，一切活动都停下来，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洪水过后，孙仲望在街上碰见满眼血丝、一路直打呵欠的赵宣传委，二人碰面只打了个招呼，别的什么也没说。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县文化局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孙仲望怕华文贤从中捣鬼做手脚，就听了媳妇的话，偷偷地给文化局小杜写了一封信。过了半个月，小杜回信了，说“华文贤同志在你之前也来信询问，现在一并回复如下：因县局领导工作繁忙，剧本评奖之事，暂未列入议事日程，故你们仍得耐心等待时日，一有佳音，即刻奉告”。这封信，媳妇不让孙仲望给华文贤看。孙仲望捱了几天，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到第五天上，他瞒着媳妇偷偷给华文贤看了。华文贤看后半半天无话。

5

又过了几个月，田里开始栽油菜了。

剧本和一千元奖金仍旧没有一点动静。赵宣传委见到他俩时，也不再称农民作家了。

孙仲望想，一定是赵早传委得到了内部消息，知道《偷儿记》写失败了。

果然，有天晚上，镇委会的高音喇叭里说：“我县首次公开征集优秀戏曲剧本活动日前圆满结束，积极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县委领导同志和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民作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的第一个交稿者，是西河镇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农民。经过专家认真评选，由县委宣传部部长汪国庆同志创作的《胜天歌》，被评为这次活动的唯一优秀作品。”听到这条消息，孙仲望仍然很高兴。毕竟自己的事头一回上了广播。

他到华文贤家时，华文贤正哭丧着脸。见了他，华文贤揉了一下眼圈说：“原指望能得点奖金，过个痛快的年，谁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过年费

还得下苦力去挣。”孙仲望安慰他：“没得奖，却得了个广播扬名也不错。”华文贤说：“可广播里并没有直接点我们的名。”孙仲望说：“虽然没明说，可西河镇谁不知道这是在表扬我们呢！”华文贤听了心情稍好一些，叹口气说：“只可惜浪费了那些帐本。”孙仲望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再说，它是过去大队的，又没花你一分钱。”

听了这话，华文贤忽然发起牢骚来：“你别以为我过去沾了集体的大便宜，就算沾了便宜又怎么地呢，谁不晓得沾，谁就是苕。就说这次评奖，《胜天歌》为什么能得奖，还不是见作者的官大。”孙仲望说：“话不能说死说绝，汪部长水平若不比我们高，能管得了这么多的文化人？”

忽然，华文贤的媳妇在门外哎哟一声，跟着就骂起来：“华文贤，这门前的台阶你今天晚上不修起来，明天我就去招个野男人来修。”华文贤听了一声不敢吭。孙仲望小声说：“台阶是该修一下，我进来时，也险些摔一跤。”女人又在门外哭叫：“华怪种，你聋了还是哑了，你要是长卵子的男人就站出来。”华文贤耷着耳朵想从后门溜。孙仲望拉住他：“算了，今晚我帮你，抬两块石头回来修一修。”

出门时，华文贤扛着杠子窜得像兔子。孙仲望在背后劝了女人几句，撵了半天才撵上华文贤。

二人在一堆石头前站住。孙仲望说：“这是学校盖房的石头吧？”华文贤说：“知道。你看那头有人没有？”孙仲望说：“鬼也不见一个。”华文贤说：“那我们快点系好石头，快点抬走。”正在手忙脚乱时，猛地一道手电筒光射在他俩身上，有人说：“真没想到农民作家竟是偷石头的贼，又是来体验生活的吗？”光亮射在脸上看不清说话的人，听声音像是学校的语文老师。“走，跟我到派出所去。”孙仲望很慌：“以前的石头确实不是我们偷的。”语文老师说：“我不管。捉住你，就是你干的。”华文贤被手电筒光亮照烦了：“别不懂礼貌好不好，老用手电筒照人的眼睛。”手电筒熄了一会儿，华文贤看见语文老师手上拿着啃得只剩下半截的黄瓜。华文贤招呼孙仲望将石头抬起来走。语文老师拦住说：“是不是由偷变抢了？”华文贤理直气壮地说：“你能偷黄瓜，我就可以偷石头。”

他俩抬着石头走出十几步，听到语文老师低声骂了一句什么。

回到家里，孙仲望脱衣睡觉时和媳妇说偷石头的事，媳妇听了，当即要他什么事也别同华文贤一起干。

6

差不多整一个月，孙仲望没和华文贤见面，只听说华文贤贩药材蚀了本，亏了两百多块钱，在外躲了六七天不敢回家，媳妇托人带信叫他回，他才敢进门。

这天，外面起了好大的秋风。孙仲望的媳妇扛着锄头，说是出去将刚烧的火粪拢一拢，免得吹散了引起火灾。

出去不一会，媳妇又匆匆返回来，说她看见一群人从小车上钻出来，打听往华文贤家去的路，有个女的她认识，过去是县剧团演青衣的名角，她猪是为剧本的事而来的。

媳妇要他赶紧去，莫让华文贤吃了独食。

孙仲望走到华文贤家门口时，很紧张，手脚都有些发抖。他硬着头皮走进屋去，见华文贤蜷在墙角，像一只饿瘪了的猴子。他媳妇当着一大群干部的面大声数落他。孙仲望进屋时，谁也没有理他。他在房门槛上坐下来，

听了一会儿才明白，这些人是为华文贤贩药材的事而来的。他从门槛上站起来时，心里很踏实。他朝媳妇说的那个女人看了一眼后，又忍不住看了第二眼和第三眼，第四眼被一个秃顶的胖子挡住了。他心里很可惜，这样好看的女人为何不愿穿那好看的戏装，做各样的眼色给人看，而要穿像灰狗子一样的工商服，板着脸训人。

一路上，孙仲望想，哪个男人有福和这个女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被窝睡觉。正想着，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扭头一看，文化站长在背后大步追过来。

文化站长撵上来说：“你怎么这大的架子，叫两声都不应。”孙仲望说：“我有什么架子？黄牛架子越大，累死得越快！”文化站长说：“这回你得请我的客。”孙仲望说：“别耍我，前年我想参加站里的业余剧团，请你几次你都不到。”文化站长说：“这回不一样，文化局的人要到你家去。”孙仲望瞪大了眼睛。文化站长继续说：“是为了你写的那个《偷儿记》。本来，他们按剧本上写的地址准备去华文贤家，我知道剧本是你执的笔，就叫他们来你家。现在，赵宣传委正在陪他们吃中饭，你快回去准备一下，他们回头就到。”

孙仲望激动得不得了，回家对媳妇直说快快快。扫了地，摆好桌椅，又去烧开水。

孙仲望接了十几次锅盖，水还没有开。媳妇叫他趁空去通知一下华文贤。孙仲望脸一沉，说媳妇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了原则，这一回若不是文化站长帮忙，他肯定要吃门心亏。媳妇直挠头说自己一高兴就不能举一反三。

水终于开了。又等了一阵，文化局的人仍没来。孙仲望肚子饿极了，就叫媳妇随便做点什么充充饥。媳妇烙了几张葱花饼，他站在门口跟着脚吃了。还不见人来。孙仲望心急火盛，口渴得很，将一瓶开水喝去大半瓶。

半下午时，文化局的人终于来了。其中就有小杜，其余的是徐局长、剧团的夏团长和戏工室的毛主任。媳妇认得小杜。小杜开始不认识孙仲望的媳妇，经她自己一说，小杜才记起自己在剧团当演员时，下乡演出，真的在她娘家住过，还和她睡过一张床。孙仲望的媳妇羡慕地说，小杜那时身子嫩得像水豆腐。这话惹得毛主任在小杜身上捏了一把，然后说，现在倒像块臭豆渣。大家笑一阵后，开始进入正题。

孙仲望的媳妇拎着小半瓶开水，拭了一圈，没有倒出一滴水，大家随手拿着的瓶子都是满的。

徐局长先问还有一位作者怎么没来。文化站长说，通知过了，可能人不在家。随后是毛主任介绍情况：这次征集剧本评奖，原本也考虑了《偷儿记》，后来因为不如《胜天歌》成熟，思想性也不如《胜天歌》深刻，加上只能评一名优秀奖，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又因为元旦期间，县剧团要带新剧目参加省里的戏剧节，为鼓励基层作者，县里决定，请你们二位到县里去住下来，修改《偷儿记》，让剧团带着《偷儿记》上省演出。

住宿费、伙食费全由县里出，每天另发两块钱的误工补贴。

毛主任说完，夏团长未经徐局长示意，主动开口说：“你们现在就要考虑一下，黄梅戏主角必须是女的，是旦角，《偷儿记》的主角现在是个老生，这样很难发挥黄梅戏抒情的优势。”徐局长毫不客气地打断更团长的话：“这些问题到县里去再说，到时先开个讨论会，让大家都来提意见。”徐局长又对毛主任说：“你还有一个问题没说。”毛主任当即出了一脸汗，赶忙掏出笔记本，急急地翻了一阵，复开口说：“你和老华后天，也就是二十五号坐早

班车去，到文化局报到，家里的事情在明天安排好，去后除非家里死了人、着了火，否则一概不准请假。”说完，毛主任用眼角色了几下徐局长。

徐局长不理他，却问孙仲望，《偷儿记》的素材是从哪儿来的。孙仲望的媳妇抢先回答，说写的就是我娘家的事。徐局长说，难怪读来这么亲切，还是要按毛主席说的办，一篙子扎到基层，搞专业创作的为什么反不及农民作家，差别就在这里。徐局长后面的话是对毛主任说的。毛主任听了直点头。

徐局长又问大家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小杜赶忙接着说：“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孙仲望说：“没困难，冬播都搞完了，在家也是闲着。”赵宣传委一直没机会开口，这时才说：“你和老华这一回一定要好好为西河镇两万农民争光。”徐局长已站起来了，边走边说：“你气魄还小了点，这个戏要争取演到北京去，也让我这个文化局长风光一回。”

孙仲望将徐局长送到门口，看着徐局长他们坐小车离去后，他站在门口和过路的人笑着打招呼。

忽然，华文贤像头发癩的公牛一样冲过来，气喘喘地问：“他们人呢？”孙仲望说：“工商局的吗？”华文贤急了：“你别装蒜！”这时，华文贤的媳妇也赶来了。

夫妻二人当街质问，文化局来人怎么不通知华文贤。孙仲望想到华文贤在剧本上做手脚的事，心里就很坦荡，一点也不脸红。他说他通知时，华文贤正在巴结工商局的领导，见他进来连问都不问一声，人都有个自尊，你不把别人当人却想别人把你当人，于是他一气之下才一声不吭地走了。华文贤又追查一千块钱的奖金。孙仲望说一分钱也没有。他不信，说这是骗局，并说狗日的孙仲望如果不分五百块钱给他，他就上他家去打砸抢。

孙仲望火了：“你敢再骂一句？”一边就揪住了华文贤的衣领。华文贤一把攥住孙仲望的头发说：“我骂了，看你能把我怎么办？”孙仲望说：“有狠你就再骂一句。再敢骂一句，我就揍扁了你。”华文贤的媳妇欲上前帮忙，被闻讯跑出来的孙仲望的媳妇扯住。

这时，赵宣传委折回来了。他将华文贤严肃批评了一通，说这样闹有损于农民作家这个光荣称号。华文贤不敢和赵宣传委顶嘴，听了详情后，他马上向孙仲望认了错。回家后，他让媳妇提了一只公鸡，送到孙仲望家赔不是。孙仲望见状立刻消了气，还让华文贤媳妇带了一斤糯米酒回去。

吃晚饭时，孙仲望喝了几杯酒，媳妇也喝了几杯。孙仲望想不通文化站长为什么那么恨华文贤。媳妇告诉他，文化站长其实是恨华文贤的媳妇，那回看电影，文化站长在门口收票，顺势摸了一把华文贤的媳妇，华文贤的媳妇回头就给了文化站长一耳光。孙仲望很敏感，问她被摸过没有。媳妇说，摸过，但不要紧，那是冬天里，她穿着棉衣，不像华文贤的媳妇，是六月天，只穿着一层薄纱。

7

二十四口日忙了一整天，晚上孙仲望一上床就睡着了。半夜里，忽然被赵宣传委的大声叫喊吵醒。稻场上的草堆着火了。白天忙着准备到县里去的事情，忘了将火粪拢一拢，晚风一起，火星飞到草堆上去了。幸亏发现得早，不然家里养的那头牛冬天就没什么吃的东西了。扑灭了火，孙仲望要谢赵宣传委，却找不到他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去搭车时，在街上碰见了赵宣传委。孙仲望说他要将在赵宣传委奋勇救火的事迹写成广播稿。赵宣传委严厉地制止了，说若是要写

广播稿，他就不准孙仲望到县里去改剧本。

在车上，孙仲望和华文贤说起这事时，华文贤说孙仲望真是茗过了心，赵宣传委那晚去稻场边能有什么光彩的事吗？孙仲望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

到文化局报到时，徐局长他们都不在，只有小杜在办公室等他们。小杜把他俩领上四楼，推开一扇玻璃门，见徐局长、毛主任、夏团长和十几个不相识的人，正坐在沙发上吃瓜子和水果糖。大家吃东西时，都是文诌诌、挺有学问的模样。徐局长问怎么才到。

他俩正不知如何回答，小杜帮忙说这趟车的司机缓性子，车开得慢。

他俩刚坐下，徐局长就说，五六十年代，鄂东的浠水县产生了四个农民作家，没想到九十年代，风水转到了我们县，一下子就产生了两个农民作家。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大家将他俩扶上马送一程，希望大家多对《偷儿记》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了头炮，听口气，他是上次评奖的评委，他说《偷儿记》在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点上，明显不足，更缺少时代精神。会场上最年轻的那个人忽地站起来，将前面人的话打断了，说《偷儿记》好就好在写出了生活的本质，不像别的剧本，搞假大空，迎合假繁荣。被反驳的人涨红着脸说，那你说汪部长的《胜天歌》是那一类呢？年轻人不說話。徐局长忙拦住，说今天不扯别的戏。大家沉默下来。

过一阵，夏团长说我来说几句，他说我初读剧本时吃了一惊，觉得它太好了，好得就像前几年轰动全省的《银锁怨》。徐局长一敲茶几，说老夏，注意你说话的语气。夏团长咽了一口茶水，继续说，我并不是说作者在抄袭，但《亲亲儿的脸》和《无儿点灯灯不亮》这两段，与《银锁怨》中的两段一模一样。孙仲望一听急了，说，怎么会呢，这是几十年前，我媳妇的两个上人说的话，西河镇好多人都会这几句话。小杜在一旁小声说，别人能争，你可不能争，你一争别人就不说真心话了，讨论《胜天歌》就是这样，大家都睁着眼说瞎话。

接下来是毛主任说。他说《偷儿记》里为什么要偷儿，没说清，理由也不能让人普遍接受，这一点不写好，这个戏就不能成立。孙仲望实在忍不住又争辩道，我觉得再清楚不过了。毛主任说，光你清楚不行，要让评委和观众都信服，除了偷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华文贤忽然来一句，说这不是鸡蛋里面寻骨头吗！徐局长又敲了茶几，说你们作者要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这个戏我们内定的标准很高，要向省委汇报演出，要力争超过《银锁怨》，不仅到人民大会堂里去演，还要到中南海怀仁堂里去演。

孙仲望和华文贤被徐局长的话镇住了，再也不敢争。

散会时，徐局长叫大家都去招待所吃顿便饭。孙仲望和华文贤坐在徐局长的小车里，前头走了，小杜也在车里，毛主任、夏团长他们都是步行。

吃饭时，大家都朝徐局长敬酒，一个个又认真又诚恳，说上任不到一年，全县文化工作就出现了新面貌。然后再说和农民作家喝一杯，沾沾山里的仙气等话。孙仲望、华文贤刚把杯子端起来，他们已将杯子送到鼻尖前闻了闻，随即转身走了。

半中间，上一道鱼。徐局长让放到他俩面前，说这是武昌鱼，又说知道武昌鱼吗。

孙仲望想说没说出来，华文贤抢先说，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是毛主席吃过的。徐局长点头让他俩多尝尝。中午的菜很多，但他俩连半饱也没吃到。每次他俩伸出筷子时，就有人转动桌上的转盘，不是空筷

子回，就是只央很少一点。幸亏有一盘炒肉丝，转盘上放不了，只好放在他俩面前的桌子上。他俩顾不了许多，将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等走进客房时，肚子已经饿了。

客房里有两张床，还有沙发、彩电，厕所也在房内，却不是蹲坑。是那年批判“四人帮”时，说江青上小靳庄也带着的那种抽水马桶。孙仲望在上面坐了半个小时，仍不通畅，只好站上去，蹲在上面，却担心将那瓷器踩破了，弄得心里很紧张。出来时，见华文贤正在啃馒头。一问，才知是小杜从餐厅里带回来给他们的。还剩下三个，孙仲望赶忙抓住两个。华文贤说：“别抢，我吃饱了，都是你的。”

孙仲望边吃边看电视。放的是《雪山飞狐》，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毛主任临走时，叫他们下午两点到原地点开会，他俩一直看到电视上打出十三点四十分时，才互相说，该去开会了。这时，毛主任进来了。毛主任恼火地问：“叫你们两点到会，怎么三点了才动身？”华文贤说：“电视上才一点四十分呢！”毛主任说：“那是招待所放的闭路电视，是转录的，上面的时间不算数。”

他们匆匆赶到会场。大家听毛主任一解释，都笑了。徐局长也不例外。下午，大家的劲头没有上午的足，好几个人在打瞌睡，徐局长打了几个哈欠。

四点多钟时，门外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张小嘴在徐局长耳边动了一阵。徐局长精神为之一振，喝了一口茶，大声宣布：“省戏研所的杨主任来电话了，他后天亲自来参加《偷儿记》的讨论。杨主任是我省的戏剧权威，他亲自来，说明这个戏大有希望。”

孙仲望和华文贤很激动地相互看了一眼。徐局长让毛主任宣布散会，留下孙仲望和华文贤单独吩咐一阵。

8

晚饭只有小杜陪他俩吃。毛主任一路跟到招待所门口，见小杜仍没叫他陪客，只好分手走了。吃完饭，小杜拿出两张电影票请他俩去看电影。他俩不去，说在家看《雪山飞狐》。小杜就拿着电影票走了。

晚上却没有放《雪山飞狐》，放的是“全县三民（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器乐）调演”的录像。里面的人他俩认得不少。他俩指着那些熟人大声说笑，弄得服务员进屋来提醒，说十二点了，别人要休息。

早上，二人都睡过头了。去吃饭时，餐厅已锁了门。正在为难，小杜在一棵大树下叫他们的名字。他俩走拢去，小杜递上一个大纸包。打开一看，是十个肉包子和一些花生米。小杜说，她见他们没起床，就买好早餐在外面等。他俩同时说：“杜秘书，你太好了。”

听到这话，小杜叹了一口气，很重。孙仲望问：“杜秘书这么年轻叹什么气？”小杜说：“光人好还不行，要命好。我命不好，成天忙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没人管。”小杜数说她家柴没人锯、煤没人做，明天就得吃生的了。孙仲望一咧嘴说这点粗活，我们抽空帮你干了就是。小杜谢过后，要他俩上午去一个，下午换另一个人去，反正剧本只能一个人写。孙仲望答应自己先去。

路不远。小杜住五楼，进屋时，小杜让他换上拖鞋。孙仲望的脚太大，几双拖鞋都试了，都穿不上去，他只好打赤脚，满屋有一股脚臭味，他自己不觉得臭，反而不明白小杜为何老捂鼻子。抽了一支烟，小杜就带他到楼顶上去。孙仲望看那堆煤像座小山，旁边的柴禾，最少有一卡车。小杜让先做蜂窝煤。孙仲望感到任务太重，赶忙操起工具干起来。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

汗，他用手一擦，脸上就是一片黑。小杜说去局里看看，走了。孙仲望一个人埋头干活。半上午时，有个胖女人上来转悠，问他帮人做煤几多钱一吨。孙仲望想了想说一吨五块钱。胖女人有些惊喜，说明后天也请他帮忙做两吨煤怎么样。孙仲望说做完这点煤他得回家去了。胖女人和他磨了半天，还将价提到六块钱。

孙仲望被缠不过，只好说了实话。胖女人情不自禁地说，难怪她男人叫汽车撞死了，谁叫她这样精。孙仲望听说小杜死了丈夫，心生同情，干得更卖力了。

一堆煤做了一半时，小杜回来了。叫孙仲望洗手洗脸，招待所要开饭了。孙仲望的手很糙，裂口里的黑东西怎么也洗不掉。小杜倒了一些什么水在他手上，又用她那双柔软的小手帮忙搓了一把。搓得孙仲望身上一阵阵发燥，脸上也红了。小杜松开他的手，失望地看着那些洗不净的黑迹，说真没法想象，这样的手竟能写出那样好的剧本。孙仲望不好意思地一笑。小杜吩咐，回招待所后，若有人问手上怎么弄得这样黑，你就说不小心将一瓶碳素墨水搞泼了。

回到招待所，华文贤还在看《雪山飞狐》。吃饭时，小杜问华文贤上午有人来过没有。华文贤说只有服务员进来打扫房间。吃罢饭，华文贤跟小杜走了。孙仲望一连看了三集《雪山飞狐》，眼睛都发胀了。有人推门进来，一看是毛主任。

毛主任叭地一下关上电视机，问他写了几多。孙仲望说没有纸，又不能写在手上。

他伸手一比画。毛主任问他的手怎么这样黑。孙仲望按小杜吩咐的说了。毛主任冷笑起来，说局里每天为你们花七八十块钱，你们却轮流去给人家作义务工。说着就要孙仲望随他出去一趟。

孙仲望随毛主任爬上楼顶。县城的风景在这儿看很不错。孙仲望一眼看见华文贤正在那边楼上做煤。毛主任指着问那做煤的是谁。孙仲望说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毛主任走时，又冷笑了一声。

傍晚，小杜来时，孙仲望将下午的事告诉了她。小杜当时脸色很不好看，吃饭时一句话也没说，吃完饭，小杜又要了一只烧鸡和半斤花生米，加上一瓶白酒，让他俩带回房去宵夜。临走前，小杜再三嘱咐，徐局长若问你们为何一整天没动笔，就说想听省里杨主任的意见后再写，免得走弯路。

干了半天活，身上到处发酸。喝点酒后，真比搂着野女人睡觉还舒服。他俩将酒菜消灭得一干二净。上床时，孙仲望问小杜帮华文贤洗手没有。华文贤听说小杜帮孙仲望洗了手，直说他有艳福。

9

孙仲望和华文贤睡得正香，毛主任进来掀被子，要他们起来吃早饭。还说，从今天起小杜不来了，由他负责《偷儿记》修改过程中的一切事。孙仲望和华文贤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毛主任叫服务员将电视搬走了，又将两本稿纸放在写字台上，半真半假地说，他每天要来数一数写了多少页。

他们下楼去时，外面一个女人拉着的小男孩，直冲毛主任叫爸爸。

这餐饭孙仲望和华文贤吃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毛主任的儿子简直不准他俩动筷子，一夹菜小孩就哭，拿肉包子小孩也哭，说这是他家的，不准别人动。他们只有喝粥。喝粥时小孩不哭。毛主任象征性地骂了几句，没有效，小孩一点不怕他。小孩的妈妈，大人不生小伢的气。孙仲望和华文贤真是

无法生气，看着小孩将肉包子的馅吃了后，将包子皮扔在桌子上。小孩吃饱后，由他妈妈领着上幼儿园去了。毛主任说他再去要几个肉包子。毛主任一走，孙仲望说，我们也走，我们又不是要饭的，受小孩欺负。华文贤犹豫一下，还是跟孙仲望走了。

毛主任将肉包子送到房间时，孙仲望和华文贤已在埋头改剧本，根本就不望那堆肉包子。毛主任一点也不尴尬，还凑近来说：“大家提的意见，你们一定要好好消化。”华文贤说：“像几碗粥一样，消化得那么干净，是不是？”毛主任说：“这个譬喻不太贴切。”

服务员在外面喊：“戏工室姓毛的接电话！”毛主任去了，转眼又回来，说：“杨主任来了！我去接待一下，你们还是抓紧时间改，需要见他时，我会通知你们的。”

毛主任走后，他俩就没心情写了。都猜杨主任是个什么模样，二人一致认为肯定是个戴金丝眼镜的老教授。后来，他们也像那小孩一样，吃光了包子馅，将剩下的包子皮合好，依然用纸包着放在原地方。正在窃笑，毛主任喊他们去见杨主任。

杨主任长得极像赵宣传委，只是比赵宣传委穿得好些。见面后，杨主任却对毛主任说：“小毛，你这搞专业创作的落在业余的后面了。要努一把力呀！”徐局长一旁说：“我们正想搞一个改革方案，准备将专业人员取消，实行合同制，并向社会公开招聘。”小杜插嘴说：“听说英山县创作《银锁怨》的重要经验就是，两年内拿不出一个像样剧本的专业创作人员，一律调出。”毛主任脸上红过后又白过：“杨主任不也是专业的吗，若不是杨主任前次来发现了《偷儿记》，说不定就埋没了呢！”徐局长听了这话，眉头皱了几下。

往下进入正题。杨主任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总的意思是，中国戏剧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所以《偷儿记》一定要在这一点上突破一下，写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悲剧来。杨主任的话水平很高，孙仲望和华文贤听呆了。杨主任一说完，徐局长马上表态，说杨主任的指示，将是《偷儿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后，大家都去吃饭。先说是汪部长要来陪，在餐厅里等了一会，又有信说江部长下乡未回不来了。杨主任说，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戏被我否定有意见。徐局长忙说是真下乡去了。大家就开始喝酒。喝酒时大家轮流敬杨主任，特别是小杜，一连和他干了五杯。

杨主任开始还很认真地推辞，说下午他还得跑一个县。小杜说明天再走，晚上她陪他跳舞。杨主任和小杜拉了钩后，就喝了个大半醉。醉时仍不忘说《偷儿记》，他说，这个戏成不成功，关键看剧中人死得成不成功，要死得出乎人意料之外，又在人意料之中，所以，这个戏要敢于写死亡，要写成死亡的艺术。

下午，杨主任躺在床上不断地说：“只要感情深，不怕打吊针。”县里的人又开会，徐局长快刀斩乱麻，叫毛主任找关系到公安局弄一些有关人员的死亡档案来，让孙仲望和华文贤看一看，开启思路 and 灵感。说完就去筹备晚上的舞会。

晚上去跳舞，孙仲望本不想去，但华文贤要去，房间又没有电视机，孙仲望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定主意去看个新鲜。在舞厅的角落里，孙仲望和华文贤守着杨主任、徐局长他们脱下的外衣，寸步也不敢离开。徐局长在剧团里挑了几个漂亮演员来陪杨主任。杨主任和她们每人跳一曲后，就不找她们

了，专和小杜跳。见杨主任跳得高兴，徐局长让舞会延长了半个小时。舞会上的事，叫孙仲望和华文贤的眼睛看得好累。华文贤说：“有空我也来学一学。”孙仲望说：“不怕媳妇打断你的腿？”华文贤不作声了。往回走的路上，大家仍说跳舞的经验，都说杨主任和小杜的慢三、慢四跳得有味极了。华文贤不知怎地改变了态度，厚着脸，凑到毛主任身边去和他说话。没人理睬孙仲望。

10

杨主任一走，他们就忙了起来。华文贤找徐局长，提出要毛主任参加修改。徐局长问孙仲望有没有把握高质量地拿下这剧本。孙仲望本来恼火华文贤这么自作主张，但见徐局长一点不拿架子，亲自来和自己商量，就同意毛主任参加进来。徐局长高兴地说，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这样做我就放心了。

毛主任一下子来了劲，将两人间换成三人间，自己也搬到招待所里住下。还买了一条阿诗玛送给公安局管档案的人，借了一堆所谓死亡档案出来。

孙仲望翻开第一个卷宗就叫开了蹊跷，说：“怎么这样将人命当成狗命，为了不能穿裙子就自杀。”华文贤和毛主任接过去一看，卷宗里记载的是，县一中高（二）班一名女生，因大腿长得不好看，不能穿超短裙而跳楼自杀。三人惊奇一阵就过去了，因为这是不能写进剧本里去的。

看了一整天卷宗，竟没有一个中意。毛主任有些失望，想了想，问：“你们在乡下，听没听说过有比较奇特而又动人的死法？”孙仲望摇摇头说：“乡下人好死的不说，歹死的，除了暴病以外，全是喝农药，上吊和跳塘，平常得很。”华文贤忽然问：“听说去年县文化馆一个搞创作的人死时，情景动人得很，好多人哭了。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写成戏呢？”毛主任说：一你说的是老谢！他真是个拼命三郎，长年累月趴在桌子上写，三餐饭都懒得做，就买了些饼干放在手边，得空就吃几块，造成长期营养不良，几种病一齐发作，几天工夫就死了。大家哭是哭他的才华！”孙仲望说：“吃饼干会死人？乡里好多人临死前，就盼能吃几块饼干呢！”说着话，孙仲望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了！”

上个月十二号的报纸上，不是登过一篇文章吗？那个冤死人的案子，西河镇的人看了没有不掉眼泪的！”华文贤也想起来了，连声说好。毛主任叹了一口气说：“那故事好是好，可不能写。”孙仲望不理解：“党报上登了的事，怎么不能写呢？”毛主任说：“没人说不让写，可我们没有必要去捅那个马蜂窝。”

忙了一整天，一点结果也没有。按徐局长的要求，今天必须将方案拿出来，明天开始动笔，最迟半个月后上排练场。进程没达到，毛主任有些焦急。

吃晚饭时，毛主任的媳妇和儿子又来了。华文贤不知什么时候搞清楚的，将那小孩叫作阿敏。阿敏还是不让孙仲望和华文贤吃他家的菜，连他不吃的豆腐也不能动。孙仲望和华文贤只好耐着性子，等阿敏吃完了再吃。阿敏忽然来了兴致，非要孙仲望吃他剩下的肉骨头。毛主任的媳妇好言劝了几句，阿敏不依，说爷爷总是啃他剩下的肉骨头，爷爷像他，他得代爷爷啃。阿敏的小手死死指着孙仲望。孙仲望脸涨得通红。华文贤见状忙插进来，说华伯伯是条大黄狗，最爱啃骨头。说着，边汪汪叫，边用嘴去叼桌子上的肉骨头。阿敏咯咯笑起来，要孙仲望也这样。孙仲望恼得手发抖。毛主任过意

不去，轻轻一拍桌子，说毛敏，你太不像话了。阿敏一扔碗筷，哭了起来。毛主任的媳妇嚯地站起来，抱着阿敏往餐厅外走，边走边说，小孩才五岁，未必你也是五岁。这话像说毛主任，又像说孙仲望。毛主任起身去追。

孙仲望再愠气也不会不吃饭，而且越愠气越是多吃些。华文贤也在拼命多吃。杨主任在这儿时，他一直憋着性子，不露出馋相来。现在桌上就他俩，就什么也不顾了。孙仲望见他老是吃肉，就说：“你不是爱吃骨头吗？”华文贤一笑：“那是和阿敏逗着玩。”孙仲望摇摇头：“文贤，我见你两天变得厉害，前后成了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华文贤说：“你是不是见毛主任和我亲热些，就吃醋了？”孙仲望说：“我俩都是一样的人，吃哪瓶子醋哟！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被领导，他们是领导。”华文贤说：“我和你也不一样。”孙仲望说：“哪一点不一样。”华文贤说：“反正不一样。”

旁边桌上，服务员将空碗空碟子扫得当当响，他们赶紧喝了半碗汤，起身离开桌子。

他们并不急于回房间，出了招待所大门，往街上溜达。城里的女人不怕冷，都快冬天了，大部分女人还穿薄裙子，搽香水。边走边看，忽然看到徐局长和毛主任在路边说话。他俩就走拢去。徐局长问修改顺不顺，生活安排得怎么样。孙仲望本来准备提点意见，华文贤又把话说在前面，说有毛主任的精心安排，一切都是顺风。孙仲望再提意见就显得不团结了，他就反话正说。他说，毛主任实在太辛苦了，一点也顾不了家，害得他的媳妇和儿子，也餐餐跟着我们一起吃食堂。徐局长听了这话，立即看了毛主任一眼，将毛主任的头看低了下来。徐局长将日程安排重申一遍后，就走了。

毛主任依然到招待所里睡。他惦记着剧中人怎样死最好，怎么也睡不着。孙仲望和华文贤没有着这个急，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半夜过后，毛主任将他俩唤醒，兴奋地说：“我想到一个好点子了。在最后一场里，让剧中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剩下那个女婴--在一片漆黑中，一团红光罩在襁褓之上，什么音乐也没有，只有那一声声啼哭！”孙仲望说：“那怕不行，为了一点小事死那么多的人！”毛主任说：“正是这样的效果。谁也料不到，这么一件小事会酿成这大一场悲剧。”华文贤说：“这点子太好了，梅兰芳和严凤英也想不出来。”孙仲望仍在犹豫：“我看还是不行。都死了，剩下一个婴儿谁养呢，这不是等死，不等于斩草除根成了绝户吗？”毛主任说：“这你就外行了！这叫象征！女孩象征纯洁，象征生命，象征明天，就是说寄希望于消灭了愚昧的崭新的明天。”孙仲望固执地说：“我不同意这样。”毛主任变了脸。华文贤说：“孙仲望，你别固执，这又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孙仲望不吭声，起身去卫生间解大手。许是心里有气，脚下重了，刚往抽水马桶上一站，抽水马桶咣当一下裂成两半，孙仲望重重地摔在地上，同时下意识地大叫了一声哎哟。

华文贤闻声冲进来，一把将他拉起来。毛主任阴着脸说：“谁叫你犟，报应。”外面有人敲门，开开后，是服务员。服务员探明是怎么回事后，指指门后贴的旅客须知，要孙仲望照价赔偿。孙仲望听到要他赔两百块钱，脸都白了。他捂腰趴到床上大声哼叫着，任凭服务员怎么催促，他一声声叫着，像是没听见似的。毛主任在一旁说：“现在装孬了，怎么不犟下去？”服务员知道毛主任是头儿，将目标对准了他，要他先替孙仲望垫付赔偿金。扯了

半夜，毛主任的瞌睡来了，他打了一个哈欠说：“算了，不扯了，等我们走时，你将它算进住宿费里。”

走的走了，睡的睡了，孙仲望歪在沙发上，直到天亮也没睡着。他腰没摔痛，屁股摔痛了却是真的。

天亮后，毛主任一醒过来，孙仲望就讨好地对他说：“毛主任，我想了一夜，想通了，还是你设想的那个点子最好！”毛主任一点不领情：“我们是二比一，你不合作也不怕。”停了停又说：“你还是去想抽水马桶好了。”

11

毛主任的媳妇和儿子再也没有来，吃饭时孙仲望感到一点意思也没有。毛主任总是将好菜放在华文贤面前，摆在他面前的多半是白菜和萝卜。

那天，他们一起找徐局长汇报了修改方案后，徐局长考虑了半天，终于同意了。回来后就开始改。毛主任将桌子移了个方向，自己坐在后面，孙仲望和华文贤坐在前面。

毛主任问乡里公公骂儿媳妇怎么骂，他俩就告诉他几种常用语。毛主任斟酌一番，拣了一种，润润色后记到稿纸上。虽然摆出作大手术的架子，但前几场基本上还是按孙仲望写的第一稿抄。

这天下午，毛主任写累了，想抽烟，孙仲望和华文贤抽的低档烟，他不愿抽，就掏了钱叫华文贤去买。华文贤出去一会儿，又返回来，身后跟着孙仲望的媳妇。孙仲望有些吃惊。毛主任正在聚精会神地想问题，只冲着她点点头。

媳妇坐下后，痴痴地望了孙仲望一阵，说：“你长白了，长胖了！”孙仲望说：“光吃，没处消，只有长肉。”媳妇说：“听赵宣传委说，你还抽空去帮人打短工。挣零花钱？”孙仲望说：“没有。只是刚来时抽空帮人做了半天煤。”媳妇说：“赵宣传委见我就问你的情况，镇长也上我家坐了一回。你来后怎么不写封信向镇里领导汇报，别让他们说你当了农民作家以后瞧不起人了。”孙仲望说：“我从未给领导写过信，不知道怎么写。”媳妇说：“一回生，二回熟么。今天你写好，明天我带回去。”孙仲望说：“你今天不回去？”媳妇说：“想撵我？还以为这些时你心里馋得发烧呢。城里的女人让你起了歪心思啦？”孙仲望说：“你尽瞎猜。三张床三个人，没你的铺。”媳妇说：“怕什么，往年修水利，一个工棚上百人，我们还不是照样睡。”

媳妇从包里往外掏毛衣，说天要变了，她怕他冻出病来还得她料理，不然才不跑这憋气路呢。掏完衣服，她又冲着毛主任说：“你出去一下，我和老孙有点事。”毛主任说：“别闹。正忙呢！”孙仲望的媳妇上前夺过孙仲望笔下的稿纸：“难怪徐局长要你下去体验生活，你一点也不知道下情。当年在水库住工棚时，有人老婆来了，大家都要出去避半个小时呢。”毛主任无奈：“罢了，我去叫服务员给你们开一个房间，不过只能住一晚，超过的自己掏钱。”孙仲望的媳妇说：“我就要多住几晚，钱不够，到时在我男人的奖金里扣就是。”

换一间房，门一关好，二人就往床上钻。因为太急，将床单也弄脏了。媳妇用脸盆装上水，将那一块浸湿后用力搓，边搓边对孙仲望说：“我在家听人说，华文贤给他媳妇写信，说你水平太低，改剧本你完全插不上手，主要靠他动笔。”孙仲望在另一张床上躺着说：“他只会动手拍马屁，现在是毛主任亲自动手改。”媳妇说：“那你当心，他像蒋介石一样，会从峨嵋山上跳下来摘桃子。”孙仲望说：“我知道，可我防不胜防，华文贤和他搅到一起了，

我有劲使不上，”媳妇说：“我看华文贤一定有什么企图。”孙仲望说：“华文贤和毛主席肯定要吃他的亏，只可惜，连我一起搭上了。”

华文贤在外面叫吃饭。门开后，华文贤开玩笑说：“表姐，我还以为你被肉钉钉在床上了呢！”孙仲望的媳妇说：“除非把你的鼻子借给老孙！”

毛主席和华文贤在头里走了。孙仲望在后面对媳妇说，他吃过毛主席吃的武昌鱼。

媳妇听了，就说今天要沾公家的光，也尝一尝武昌鱼的味道。

到餐厅坐下，孙仲望等毛主席开口加菜，等了半天没动静，服务员依然只送了一个四菜一汤来。孙仲望见媳妇直朝他使眼色，终于鼓足勇气说：“不知有武昌鱼没有？”华文贤笑着说：“表姐就想过夫贵妻荣的日子，就想吃山珍海味了？”孙仲望的媳妇说：“是又怎样！老孙写《偷儿记》，功劳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你们犒赏一下我也是应该的呀！”见她来真的了，华文贤进退两难，愣了愣后，硬着头皮说：“毛主席，我表姐想见个世面。”毛主席说：“这么晚了，哪来的武昌鱼？”

这时，一个服务员从旁边走过。孙仲望的媳妇拦住她，问有武昌鱼没有。服务员说有，要几条？孙仲望的媳妇回头问毛主席：“你表个态吧，几条？”毛主席说：“伙食标准局长定死了，一根鱼刺也不能加。”孙仲望的媳妇说：“那老孙一个人写的戏，怎么能够加一个作者又加一个作者？”毛主席说：“老孙他愿意这样。”孙仲望的媳妇说：“那老孙现在同样愿意。”毛主席说：“老孙愿意加武昌鱼，那就让老孙去加好了。我不管。”孙仲望的媳妇说：“那你管什么，管从峨嵋山上下来偷别人的桃子。”

毛主席气得一拍桌子，起身走了。孙仲望的媳妇说：“你不想吃，我也不想吃呢！”说着就将一碗汤摔到地上。见媳妇闹得不像话，孙仲望火了，上前就是一耳光，说：“你这臭婆娘，太好吃了，给我滚！”媳妇挨了打后，猛一怔，随着大声哭叫着跑出餐厅。

孙仲望坐在餐厅里发愣。华文贤说：“你不该打她。她脾气烈，说不定要出事的。”孙仲望听了，就起身去找。

找了一圈，不见人。他又唤上华文贤一起找。招待所周围的树林、墙角都找遍了，依然没有踪影。正说上街去找，就听见旁边有人议论，说有个女人发了疯，见汽车来就往轮子底下钻。他俩急忙往十字街跑，一大堆人围着的果然是孙仲望的媳妇。她将头狠命地往一辆汽车轮子上撞。司机拦也不好拦，拉也不好拉。孙仲望和华文贤冲上去架起她就往招待所拖。

回到房间，媳妇要死要命地闹。孙仲望冲着她说：“你腰上绑杆秤，自己称一下你的分量。别说是你，就是我，人家也很少把我当人。你以为自己男人写了一个戏，就什么都改变了？这是痴心妄想！我在这里连人家三岁的儿子都不如，还有你作威作福的机会？我只是人家的一只没有柄的夜壶，用时就双手捧着，不用时就一脚踢到床底下去。”他说了这话后，媳妇就平静下来。两人都不作声，坐到半夜，媳妇叹了一口气，说：“命里只有半升莫求一斗，我是将自己看高了。”孙仲望说：“想通了？”媳妇点点头。孙仲望说：“饿没饿？”媳妇又点点头，于是两人一起出门，上街买东西吃。

吃完东西已是下半夜两点半了。媳妇不愿回招待所，孙仲望就陪她到车站候车室，等头班车回西河镇。

孙仲望将媳妇送上客车后，往回走时，碰见了小杜。

小杜主动和他打招呼，还叫她身边的一个姑娘喊他孙老师，同时介绍，

说他是我县著名的农民作家。复又将姑娘介绍给孙仲望，说她是剧团的主要演员，演青衣的B角，名叫许小文。许小文是小杜的外甥女，她和小杜正要去找孙仲望，正巧碰上了。许小文说她最适合演《偷儿记》中的女主角，但团里好几个人在竞争，如果是公平竞争她不怕，问题是别人都有靠山，所以只好来找孙老师，孙老师是主要编剧，说话是有分量的，又有识人才的慧眼。

孙仲望不知怎么回答。小杜在一边说，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孙仲望说，这个忙实在不好帮，帮她等于害她。他说按现在的方案去演，到最后一场，女主角死之前疯了，将全身脱得光光的，在野地里追赶一只蝴蝶。许小文说她不怕，她愿意为艺术献出一切，再说不用真脱光，只要穿件乳白色紧身衣就行。小杜犹豫起来，说这件事以后再说，知道的明白没脱光，不知道的还以为真脱光了，你才十八岁，以后还想不想过日子？

不由许小文分说，小杜拖着她走了。

孙仲望回到招待所，正赶上吃早饭。华文贤见他外面回来，就问：“表姐走了？”孙仲望嗯了一声。毛主任勉强一笑：“我还当吃了早饭再走呢！”孙仲望说：“她还不至于贱到这个份上。”毛主任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终于没有说。

上午十点过后，夏团长来了。进门就说，你们这样写不行，团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愿演女主角了，大家都说，除非到武昌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找个婊子来演。毛主任一板脸，要夏团长回去说，谁演这个女主角，参加省里会演回来，肯定可以评上二级演员。夏团长不信他有这个把握。毛主任夸下海口，这个戏若不在省里拿个一等奖回，他从夏团长胯下爬过去。夏团长见毛主任将话说得这样死，就自找台阶下，说老毛得两个农民作家助阵，说话比打雷还响。

夏团长走后，毛主任对孙仲望和华文贤说：“剧本怎么能让演员左右！那几个女演员我了解得透亮，平时装出个大家闺秀的样子，真有事求你时，让她脱裤子上床，她也不怕丑。”

12

写到第四场后，毛主任执意拼命将剧中人往死路上领，孙仲望一点办法也没有。华文贤对毛主任的话言听计从，搞得孙仲望只能做一个吃闲饭的。闲得过意不去时，他就扫扫地，倒烟灰缸，打开水。碰到有字三个人都不会写时，就赶忙帮着查字典。有一次，毛主任对他说：“这几天没你的事，你可以回去看看，当心你媳妇又出事了。”华文贤也说：“顺便给我捎几件冬天的衣服来。”孙仲望说：“你们是不是想剥夺我的著作权？”这以后，毛主任就再也没叫他回去了。倒是华文贤吵着要回去一趟，但是毛主任死活不准假。

这天下午，华文贤和毛主任正在写王家老爹的儿媳妇临死前的一段唱词，房门被人敲响了。孙仲望开开门，门口站着华文贤的媳妇。

毛主任见了非常客气，亲自将华文贤夫妻俩到隔壁房间安顿下来，还说条件不好，愿意的话，请多住几天。

此一回，彼一回，两相比较，孙仲望心里很难受，不愿过去看。他翻了翻毛主任写过的稿纸，见王家老爹儿媳妇的那个核心唱段刚写完，整整写了三页稿纸。

毛主任回房时，孙仲望还没看完那个核心唱段。毛主任问：“写得怎样？”孙仲望说：“像诗。”毛主任说：“你还有点鉴赏力，我就是要写出诗情画意来。”孙仲望说：“只怕乡里人听不懂这些戏文。”毛主任说：“我向来

不去迁就愚昧，我的目标就是上省里去夺块金牌回。”孙仲望说：“我当初写这个戏时，老在想怎样写乡亲们喜欢看。”毛主任脸红了：“现在是我在写，我是专业作家，不是农民作家。”毛主任的声音很高，惊得华文贤光着上身跑过来，见孙仲望在沙发里坐着低头不语，又折回去了。

毛主任趴在桌上沙沙地写着，一句话也没同孙仲望商议。孙仲望呆坐在那里想着心事。

开饭的钟声响后，毛主任亲自去叫华文贤和他媳妇吃饭。到了餐厅，还没坐下，毛主任就招呼服务员来一条武昌鱼。媳妇听华文贤介绍武昌鱼的来历和特点后，就说：“多谢毛主任的看重。”毛主任说：“没什么，我只是怕大名鼎鼎的农民作家的夫人，来县里没吃上武昌鱼，也跑去寻死！”华文贤的媳妇说：“为了一条鱼没吃到口，跑去寻死，这也太不把命当命了！”华文贤暗拉了媳妇一把，媳妇会意，不再说了。

孙仲望一句话也没说，等服务员端来武昌鱼时，他赶着起身去接。盘子到他手里以后，忽地一歪，一条武昌鱼跑到地上去了。

孙仲望说：“大家莫怪，我失手了。”毛主任看也不看他，说：“没关系，服务员，再上一条。”服务员去去就回，说：“武昌鱼没有了，别的鱼要不要？”毛主任说：“不，只要武昌鱼！”毛主任一搁筷子，要领他们到街上餐馆里去找。孙仲望心里难受，不想去。毛主任说：“本来我没这个权利，是你媳妇帮我争取到的。你不去，不就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再说，她上次来没吃着武昌鱼，你可以代她吃嘛！”孙仲望只好跟着去了。

找了几家餐馆，都说没有武昌鱼。毛主任发誓，就是找遍县城也要找到武昌鱼。后来终于找到了，孙仲望一口也没吃。回来的路上，华文贤的媳妇说：“其实，武昌鱼还没有鲢子好吃，嫩嫩的，一点口劲也没有。”华文贤说：“早知这样，还不如给你来个土豆烧牛肉。”毛主任说：“舌头不一样。不过吃多了就能区别出好歹来。”华文贤的媳妇说：“那毛主任你是狗舌头。”毛主任说：“我待你这样好，你还骂我？”华文贤的媳妇接着说：“我们是猪舌头，只配吃粗糠烂食。”毛主任说：“难怪老华有这么多生动的戏剧语言，原来都是你在枕边教的呀！”

孙仲望听不下去，在头里走了。回房后倒头就睡。

13

半夜醒来，孙仲望口渴得厉害，头也很重。他爬起来拿起水瓶一摇，是空的，再摇另一瓶，有水，却不多。正待往杯子里倒，毛主任在桌子那边说：“做梦也想吃呀喝的。

留给我，我还要熬通宵呢。明天剧本要上排练场，就只执笔的老毛着急！”孙仲望放下水瓶，走到卫生间接了几口自来水喝下去。再睡时，身上更难受。

毛主任熬了一个通宵，将剧本改完，天亮时才上床睡。到七点半时，隔壁华文贤夫妻俩也不见起床。孙仲望勉强走到餐厅，喝了一碗粥，就一个人回房里睡下。

九点时，毛主任起床，叫上华文贤和他媳妇，上街过早。他们走时，孙仲望迷迷糊糊的，听有人叫了他一声，却答应不出来。华文贤将媳妇送到车站后，就和毛主任一起到剧团去了。

到了十一点，徐局长在剧团打电话到招待所，让孙仲望中午到剧团吃饭。服务员来传达时，孙仲望求她给文化局小杜打个电话。

小杜来到招待所，见孙仲望这个样子大吃一惊，赶忙给徐局长打电话。不一会儿，徐局长就坐小汽车来了，见面就说：“你没去看排练，我还当你在闹情绪呢！”小杜说：“是小毛说的吧？他专爱过河拆桥，贪天功为己有。”徐局长说：“你不要这样说，《偷儿记》不仅仅是老孙个人的成绩，它是各方面齐心协力的结果。”说着，他招呼孙仲望上车，到医院去看病。在车上，徐局长吩咐小杜，该用的药尽管用，药费在发展黄梅戏专项资金里开支。徐局长将孙仲望送到医院门口，就坐车回去了。

小杜领孙仲望到门诊上找医生看过，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感染风寒而已。医生开处方时，小杜俯在他耳边说了一阵。医生点头给开了一个很大的处方。小杜去药房拿药，竟是气喘喘地搬来两只纸箱。小杜将一只纸箱递给孙仲望，另一只她放在一个和她挺熟的护士那儿。小杜对孙仲望说，她给他开了五瓶补脑汁，希望能帮助他写出比《偷儿记》更好的剧本，是独立完成的，不用毛主任插手，为他自己，也为她争口气。小杜还让孙仲望对别人说，他害的是急性心肌炎。走到医院门口，徐局长的小汽车已等在那儿。

下午，徐局长来招待所看孙仲望。徐局长亲手倒了杯水给孙仲望吃药，还问他想吃点什么。孙仲望想也不想就说：“我要吃武昌鱼，一餐一条。”徐局长对毛主任说：“老孙有什么要求，你不用请示，直接去办就行。”毛主任眨眨眼睛嗯了一声。

剧本改好后，毛主任就不来招待所住。所以孙仲望和华文贤又搬回两人间，孙仲望将电视机要回来了。毛主任和华文贤天天往剧团里跑。孙仲望就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雪山飞狐》播完了，《天龙八部》刚刚开始。

看了三天三夜电视，孙仲望感到有些心烦，武昌鱼也吃得腻了，一动筷子就觉得腥味难闻。小杜却要他最少装一个星期，不然就不像心肌炎。

这天早上，华文贤无意中今天合排《偷儿记》。孙仲望很想看看自己写的戏，被演成什么模样了，便偷偷跟在华文贤后面，到了剧团排练场。

徐局长已到了，见孙仲望来，忙将他介绍给旁边的两个人，说：“这就是《偷儿记》的原作者，农民作家孙仲望。”这两个人，一个是分管文教的县委叶副书记，另一个就是写《胜天歌》的汪部长。叶书记问他多大岁数了。孙仲望说五十二岁刚满，吃五十三岁的饭。又问了孙仲望家里有几口人，几头猪，年收入多少，儿媳妇实行计划生育了没有，为什么要写《偷儿记》。孙仲望一一作了回答。叶书记对他的回答很满意，要汪部长组织一批笔杆子，将农村迫切需要精神产品的情况好好报导一番。徐局长又介绍毛主任和华文贤。叶书记说他知道华文贤，他贩过一批不合格的中药材，为这事我爱人还专门跑了一趟西河镇。孙仲望立即想起那天在华文贤家见到的那个从前的女演员。叶书记又指着毛主任说，小毛以前在水库工地当广播员，将红旗卷起农奴戟，念成红旗卷起农奴戮。说得毛主任露出难堪相来。

开锣时，叶书记招呼孙仲望坐到身边，毛主任被挤到后排紧挨叶书记的座位坐下，每逢演员演得不入戏时，他就在叶书记的脑后说这儿本该如何如何。演到最后一场，王家老爹的儿媳妇开始唱那核心唱段时，毛主任说，真正演出时，演员要裸体。叶书记一怔，问孙仲望怎么要这样写。孙仲望说原稿没有，是后来改时添的。毛主任忙说，修改时是我执的笔。叶书记说，谁让这样改的，这不成了精神污染吗？旁边的徐局长忙说，是省里杨主任的意见。叶书记这才不吭声了。

看完戏，孙仲望有些激动。夏团长过来问演得如何，他一连说了三声

好。叶书记却说，我怎么有一种酸溜溜、哭不出来的感觉。毛主任说，真正的悲剧就是要那种让人想哭哭不出来的效果。华文贤说，古文上有句话叫大悲无泪。一直没说话的汪部长开了口，说大悲无泪的下半句是大辩不语，那年审判张春桥时，他就显着这种臭样子。

说了一阵话，便由徐局长作正式小结，表扬了一批人，其中有演儿媳妇的许小文。

还让全体剧组人向带病坚持工作的孙仲望学习。

趁大家都听徐局长讲话时，孙仲望瞅空问夏团长，怎么将女主角派给了许小文。夏团长说，也不知她怎么将杨主任活动出来，打电话举荐她挑大梁。

中午，剧团办了几桌酒菜，宴请参加合排的全体人员。徐局长吩咐，专门为孙仲望做一条武昌鱼。孙仲望拦住要去厨房的夏团长，说他的病已经好了，不能再搞特殊化。

大家听说后，都说心肌炎好得这样快，真是一个奇迹。孙仲望心虚，当场红了脸。幸亏叶书记说，他最了解农民，平常小病不吃药，身上没有抗药性，所以吃药时见效快。

从这天下午起，孙仲望也开始往剧团跑，不用看戏，光看剧团那么多好看的女人，心里也舒服极了。夏团长很欢迎他去，说他一露面毛主任就狂妄自大不起来，灰溜溜的，变得主不是主，客不是客。他留心一看，果然是真的。有些地方演员把握不准，毛主任就上去给他们讲戏。好几次，毛主任先说的是“我写这段戏时是这样考虑的”，说了半截又改口，说“我们写这段戏时”如何如何。演员都不爱毛主任指手画脚的样子，特别是许小文，常常把毛主任晾在一边，跑过来问孙仲望。气得毛主任借故将油印的剧本撕了三本。

孙仲望一忙，就发现不了毛主任和华文贤在一旁咕。

那天晚上，华文贤没有回招待所睡。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剧团见到他。孙仲望问缘由，华文贤说夜里在毛主任家宵夜，喝醉了酒，就在毛主任家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

十点半时，有人喊孙仲望接电话。是赵宣传委从镇上打来的，说孙仲望家的牛让人偷走了，他媳妇要他赶快回去找牛。

14

孙仲望与毛主任、夏团长说明情况。夏团长还想挽留他，但毛主任一口答应放他回家找牛，还答应将情况向徐局长汇报。华文贤也怂恿他越早回去越好，牛是农民的宝贝，宝贝丢了哪有不找回之理。

临走时，毛主任将孙仲望的误工补助，用自己的工资先垫付了。孙仲望想回家找牛要花钱，而且马上要过元旦了，又得花钱，便收下了。

孙仲望到家时，天快黑了，媳妇正在堂屋里急得团团转。见了他，媳妇眼泪水婆娑地说，夜里将牛栏锁得好好的，天亮后起来倒粪桶，见牛栏门开了，而且地上有一排新鲜牛蹄印子，儿子又到武汉做工去了，没办法才求赵宣传委给他打电话。

孙仲望喝了一口水就出门去找，找了一个通宵，也没见到牛的踪迹。回家吃了早饭，又带上媳妇准备的干粮到远处去找。找了一个星期，一根牛毛也没发现。一头牛上千块钱，孙仲望以为这回蚀大财蚀定了。回到家，媳妇递上一封信，信里叫他别为牛的事着急，半个月后，准保原封不动地还他。

末尾未署名。孙仲望想，说不定人家是将这条黄牯偷去给母牛配种，或者是无牛户将牛偷借去犁田犁地，这样的事，时常发生。有了这线希望，孙仲望索性不找了，在家死等。

想通后，孙仲望心里宽松了。洗个澡，换了衣服，就到镇文化站去逛逛。

文化站长见他后问：“牛找着了？”孙仲望说：“还没有。不过有点线索了。”文化站长说：“其实有没有牛，对你都无所谓了。你和华文贤马上要到县里去当合同制作家，还要牛干什么。”孙仲望说：“站长，你别挖苦我。”文化站长说：“你别瞞我，华文贤的媳妇从县里回来后，就跟我说，她丈夫要到县里工作了。我想《偷儿记》的主要功劳是你的，华文贤能去，那你更能去了。”孙仲望一愣，说：“我真的一点风声也没听到。”文化站长说：“真是这样，你可就要当心点，别让他人将桃子摘去了。我听说，毛主任有点排挤你，是不是？”孙仲望点点头，文化站长说：“事故可能就出在这儿。牛真的丢了还可以想法再弄一条回。可这找工作的事，你得楔而不舍地找到底，不能错过任何机会。”

孙仲望谢过文化站长的提醒，回家和媳妇说这事。媳妇说她也听见传闻了，只是这几天忙着找牛，顾不上说这事。孙仲望批评媳妇连主和次都分不清。他匆忙打点好行李，去赶回县城的末班车。

车到县城时，到处是亮晃晃的电灯。到招待所一打听，华文贤仍住在原房间，他的铺毛主任并没有退。服务员认得孙仲望，就放他进了屋。

华文贤不在，桌上放着一张印得很漂亮的节目单。“大型现代黄梅戏《偷儿记》”几个字是烫金的，灿烂得很。孙仲望打开节目单，见编剧位置上印着三个名字，毛主任的名字在最前面，后面还带括号，括号里面有执笔两个字。华文贤的名字放在第二，孙仲望的名字排在最后。节目单后面还有毛主任写的一篇创作体会。孙仲望看了一遍，发现毛主任很会编，将他的都编到自己身上去了。

孙仲望肚子饿，就在房间里找吃的。一拉抽屉，见到一份抄得好好的申请书。是华文贤写的，他果真想来县里当合同制作家。申请书上面毛主任已签了“同意华文贤同志的申请，请转呈徐局长”等一行文字。孙仲望拿起桌上的笔，正准备在毛主任的签字前面加个“不”字，想了一阵，终于没有写。

孙仲望决定先去找小杜了解一下情况。敲开小杜家的门，小杜正领着女儿欲出门。

小杜见了他，有些吃惊。

孙仲望坐下后便说：“我认识的干部中，就你待我最好，我就不用拐弯抹角了。我想问问这合同制作家的事。”小杜说：“这事就那天听徐局长随便说过一句，以后就再也没有动静。”孙仲望说：“是不是他们有事不公开说，我看见华文贤都写申请书了。”小杜说：“这也难说。不过我想华文贤很可能是受了骗，毛主任只是用这点来引诱他。”孙仲望说：“你若真不知道，我就去问问徐局长。”小杜连忙拦住他：“你千万不能见徐局长。”

孙仲望很奇怪。小杜就解释说：“你用感冒来假冒心肌炎，开补药吃的事，不知怎么地让华文贤知道了，华文贤就报告了徐局长。徐局长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还要处分我。没办法，我只好往你头上推，说看病的医生是你的亲戚，是你和医生串通一气做的手脚，我并不知道。老孙，你可不能怪我。”

我这孤儿寡母的，真的挨了处分，怎么生活呢？”小杜说着就流出眼泪来。孙仲望说：“我不怪你，我只怪华文贤这狗东西。”小杜咽着说：“《偷儿记》过几天赴省里演出，因为名额有限，你和华文贤只能去一个。

华文贤就将这事抖了出来，还说了你媳妇在街上寻死，你在招待所踩破了抽水马桶的事。

徐局长听了直拍冷气，怕你到省里去出大洋相，就让华文贤去。赴省人员，今天晚上在剧团里开会。老孙，这后面两件事是真的吗？”孙仲望愣了一阵，说：“我真没想到自己身边埋着一颗定时炸弹。”小杜说：“徐局长这时正在火头上，你找他有理也说不清。

不如等从省里演出回来后，再找机会慢慢解释。”孙仲望听了不作声。小杜说：“你若同意就点点头。”孙仲望真的点了点头。

小杜到卫生间擦了一把脸，转回时身上有很浓的香气。小杜问：“你家的牛找到没有？”孙仲望摇摇头后，忽然说：“你这样维护我，也没什么好报答的，趁着外面的月亮很好，我帮你将柴锯了吧！”小杜说：“那你不睡觉？”孙仲望说：“我不想到招待所去见姓华的。”小杜说：“那就在我家沙发上睡也行。”孙仲望说：“那更不行，弄不好他们会用更邪的话伤你。”

小杜觉得有理，就没有坚持，找了一把锯和一张旧凳子给孙仲望，招呼几句，说她要去看会，就带着孩子走了。

拉了一夜锯，孙仲望将柴全部锯短并码得整整齐齐的。这时小杜起来了。孙仲望对她说，自己先去招待所拿行李，过一会儿就回。小杜问他早餐吃几个馍。他记起昨天没吃晚饭，就说，七八个可能差不多。

他去敲门时，华文贤还没醒，迷迷糊糊地打开门说：“见行李知道你来了，怎么这半夜才回？”孙仲望说：“你真是一贯造谣生事混淆黑白。”华文贤说：“你怎么话里带刺？”孙仲望说：“这总比你人不做鬼强多了。莫以为你背后捣鬼无人知晓，我全知道了。今天我俩一对一，当面把话说明了，我还可以宽大你。不然，可就别怪我铁面无情！”

华文贤愣愣地看着孙仲望，脸色一点点地变白，忽然说：“表哥，我实在不是想偷你家的牛，我只是想分散你的精力，使你不能在县里呆下去。我把牛藏在后山那个废战备洞里，我媳妇每天都去给它喂水喂草。我真的不是偷，我打算关半个月就将它放出来。”孙仲望吃了惊：“你知道偷牛是要坐牢的。这主意你不敢想，是不是毛主席替你想出来的？”华文贤说：“毛主席说他见了你就心烦意乱，要我想个主意将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那回我骗你，说是在毛主席家喝醉了，其实我是偷着回家了，是我媳妇出的主意。”孙仲望说：“你把一切都坦白出来。”华文贤说：“毛主席说，戏工室只打算聘一名合同制作家，有你就没有我，所以我就和你竞争。”孙仲望说：“你想没想过谋杀我？”华文贤叫起来：“我再坏也坏不到这种地步。再说，我的两个儿子还在上中学呢！”孙仲望说：“你态度还算诚恳。看在你那两个还在读中学的孩子面上，这回我就不去法院告你了。不过，你那媳妇可要好好管教一下。”华文贤说：“别人我都管得了，就是管不了她！”孙仲望说：“那就让我来管一回。”华文贤说：“再好不过，只有你才能杀得下去她那傲气。”孙仲望忽然不说话，怔怔地过了半天才开口：“我退出，不同你竞争了。五十三岁的人了，当干部的这个年纪都在筹备退休。我和人反着来，不成了笑话？”华文贤说：“你若成全了我，将来每年过年时，我送你一只肥猪头。”

孙仲望惦记着被华文贤藏起来的牛，拿上行李和那些旧帐本，正要走，毛主席进来了。

毛主席见了他一愣，禁不住脱口问：“你怎么来了？”孙仲望随口讹他一句：“徐局长通知我来的，他说你俩都不是这个剧本的合法作者，要我跟剧团一起上省里去演出。”都腊月了，毛主席额上顿时渗出一层汗珠。

华文贤朝毛主席使了个眼色。毛主席心里马上明白了，他说：“老孙，这次没安排你到省里去，你可不能怪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啦！本来已决定我们三人都去。名额都分好后，小杜提出她也要去。杨主任还专门从省里打电话来，要徐局长务必安排小杜随剧团到省里去。别人都通知了，无法变更，只有你没有通知，徐局长就将你的名额给了小杜。”孙仲望半信半疑：“你没说我媳妇”的事？没说怕我上省里去生事添麻烦，给县里丢丑？”毛主席说：“我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那件事徐局长若知道了，还不骂我一个狗血淋头。”

孙仲望琢磨半天，不知到底谁说的是真话，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人说话，总是让人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孙仲望在小杜家吃了早饭，小杜送他一张回西河镇的车票。上车后，他埋头睡了一觉，等醒时，车已到了西河镇。一下车，他就去后山战备洞中将黄桔牵出来。牛一点也没掉膘，似乎还长壮了些。孙仲望牵着牛往华文贤家里走。远远地看见华文贤的媳妇在家门口晒太阳打毛线，他顿时冒出一个主意。

华文贤的媳妇见他牵着牛走过来，眼睛里就有了呆傻的模样。华文贤的媳妇说：“老孙，牛找到了？”孙仲望说：“多亏了文化站长，是他提供了线索。他说他看到有人老往那废了的战备洞里钻，就跟了去，这才发现我家的牛，他说他过两天腾出空来，就去告这个人，让这个人坐半年牢，看她还做不傲气。”华文贤的媳妇无心打毛线了：“他没说是谁？”孙仲望说：“他不肯告诉我。另外，他让我捎个信你，今晚十一点，他要你上他宿舍里去一趟。”华文贤的媳妇说：“他还说别的什么没有？”孙仲望一边摇头一边牵着牛走了。

媳妇见牛回来了，很高兴。进屋后，孙仲望对媳妇说了这一切。媳妇气得半死，说孙仲望心太软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说了些狠话后，气也消了。媳妇开始觉得让华文贤媳妇去找文化站长的事不妥。华文贤媳妇嫁给华文贤之前已失过节，这事对她不甚重要。关键是文化站长，若是因此将他拖下水，受了处分，那就太对不起人了。孙仲望本想如此帮文化站长一把，让他得些快活，作为报答，没想到倒有了几分危险。孙仲望便想出一个补救措施，让媳妇去和文化站长的媳妇说，文化站长生病了，要她到站里来料理。

文化站长的家离镇上有十多里路，一来一去，返回时天已黑了。

夜里，华文贤的媳妇去敲文化站长的门。文化站长的媳妇开开门后，几句话不对劲，文化站长媳妇就甩了华文贤媳妇两耳光。华文贤媳妇心虚，不敢还手。

这天，孙仲望正在家吃晚饭，邻居忽然跑过来叫：“老孙，快来看，电视里播你写的戏呢！”孙仲望和媳妇放下碗，赶到邻居家时，电视新闻已换了内容。邻居说，《偷儿记》在省里获了奖，还排在第一位，孙仲望不敢全

信，伯邻居听错了。

回屋后，没过一会儿，赵宣传委和文化站长就来了，祝贺孙仲望创作的《偷儿记》在省里获了五项大奖。孙仲望则连连表示感谢领导的厚爱和关怀。

孙仲望一激动，夜里可就苦了媳妇。不过媳妇也高兴，说再苦再累也心甘。

腊月初八早上，镇广播站的大喇叭里说，县文化局领导班子调整一年以后，全局工作面貌一新，新近创作的黄梅戏《偷儿记》引起社会轰动效应，昨天，县剧团赴省演出凯旋而归，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接下来是记者的采访，孙仲望听到徐局长、夏团长和毛主任都讲了几句。孙仲望听了半天，没听到有谁提到他的名字，连农民作家这个词也没有出现。上午十点左右，文化站长跑来叫孙仲望赶快到镇委会去，徐局长给他送奖状奖金来了。

孙仲望赶到镇委会会议室，见徐局长、毛主任、夏团长、小杜和华文贤都在。大家都站起来和他握手。小杜交给他一张奖状和四百元奖金。小杜说，剧本奖金是一千元，徐局长让给你四百，他们两个一人三百。趁人不注意，小杜又悄悄地说，杨主任在许多场合都讲了，你是《偷儿记》的主要作者。颁完奖，镇长和镇委书记都简短地讲了几句，接下来由徐局长详细介绍《偷儿记》剧组赴省演出的经过。徐局长说，《偷儿记》获奖是没有一点争议的，不像有的戏，靠走后门拉关系，别人都不服气。所有专家评委一致认为，《偷儿记》是我省戏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在各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徐局长最后说，为了扩大这个戏的影响，为下一步晋京演出作舆论上的准备，省电视台决定在大年初一上午十点，播送《偷儿记》演出的实况录像，请大家注意收看。

中饭是镇委会准备的。一上桌，小杜就找理由敬孙仲望的酒，她说，没有老孙的当初，就没有我县戏剧界的今日，如果各位领导同意我这个看法，我就用两杯敬老孙一杯，然后各位都敬老孙一杯。说着小杜连喝两杯，几位领导都叫好。于是大家纷纷轮流朝老孙敬酒，连毛主任和华文贤也勉强地喝一杯。徐局长排在最后，他端起酒杯，朝孙仲望、华文贤和毛主任三个人说，我敬你们共同喝一杯，祝你们下次合作成功，为我县戏剧事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作出新贡献。

敬完这一轮酒，大家坐定后，夏团长说小杜的两杯酒，其实有一杯是代杨主任喝的。

徐局长也说，这次拿了这多的奖，多亏杨主任的九鼎之言。说这话时，他们看小杜的眼色很特别。

徐局长又朝镇长他们敬酒，并说，老华我们借用了多时，现在完璧归赵。

归后的事，孙仲望一概不知，醉倒在桌椅间不省人事，徐局长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就更不清楚了。

他清醒以后，就去找华文贤。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他说话。谁知华文贤竟不见他，将房门闷死死的，除了一日三餐以外，连他媳妇也不让进房里去。

孙仲望连跑了三次，到第四次时，华文贤仍不见他。他火了，站在门外大声说：“常言道事不再三，我这是第四次了。你再不开门，我就对你不

客气了。”华文贤连忙开门让他进去。孙仲望见桌上摆着一叠稿纸，上面写着：大型古装黄梅戏《情比仇深》，编剧华文贤。

孙仲望说：“你写剧本怎么这样怕见人？”华文贤叹口气说：“时间太紧了，毛主任要我年底以前再写个剧本交给他，而且限定要古装戏。毛主任说光现代戏还看不出我的艺术功底有多厚，专业作家又比农民作家的条件要高许多，他必须看我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仲望说：“毛主任这个人，你得防他一着，别让他骗去卖了还帮着他数钱。”华文贤说：“我以前总认为你太老实，怎么现在也狡猾了。”孙仲望说：“我是为你着想。”又说了几句，见华文贤想动笔写，就起身告辞。华文贤也没留他。

孙仲望用四百元奖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腊月里，反正也不做事了，成天坐在屋里看电视。电视里面教英语和日语，他也一样看得有味。

华文贤一直没露面，腊月二十八，镇里提前搞联欢晚会，赵宣传委亲自去请，他才露了一次面。孙仲望见他瘦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在脸上打转，就劝他把一切看空点。华文贤说他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死命挣一回。华文贤没空演节目，孙仲望上台唱了《偷儿记》中的那段“无儿点灯灯不亮”，博得全场喝彩，好多人说这段戏文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正月初一上午，镇上没电视机的人都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拜年。孙仲望家里也来了十几个人，一见到屏幕上闪出《偷儿记》几个字时，大家就开始鼓掌，第一场落幕时，孙仲望问戏写得怎么样，大家都说好。第二场落幕时，大家依然说好。第三场以后，大家的情绪就变了。孙仲望的媳妇觉得不对劲，趁他上厕所的机会，要他琢磨一下。孙仲望说，不要紧，悲剧效果就是这样。第五场开始时，孙仲望说：“等会儿王家老爹的儿媳妇要将身上的衣服脱光，你们认真看一下，看是不是真脱光了！”电视里，女主角一出现，几个小孩就嚷“真脱光了！真脱光了！”孙仲望的媳妇说：“你也真大胆，写这不要脸的戏，还有不要脸的女人来演，是不是花钱雇的婊子？”孙仲望说：“真是乡下女人少见多怪，这演员身上还穿着一层衣服呢。”屋里的大人都惊奇地叫一声：“那这做衣服的布不是比纸还薄？”

往下，大家都不作声了。只有孙仲望的媳妇不时问：“怎么又死了一个，还能活吗？”孙仲望说：“死了怎么能活呢！”媳妇说：“那老戏上许多人不都是死了又活过来吗？”孙仲望说：“那些戏其实都是在骗观众荷包里的钱，我这戏是给人以艺术享受。”正说着，有人起身走了。孙仲望说：“戏还没完呢，怎么就走？”跟着来拜年的人都走了，几个小孩不肯走，被大人强行拉出门去。

孙仲望将大家送出大门，回转身继续看。忽然听见大门口哗啦一声响，跟着一股恶臭冲进屋来。

孙仲望回头一看，有人将一桶大粪设在他家门槛上。

没待他发火，门外又响起一声声的叫骂，说：一孙仲望，你这个没长屁眼的，大年初一让我们看这样的电视，今年若是不行时，不走运，非要找你算帐不可。”孙仲望走出门看时，当街站了黑鸦鸦一片人，再细看，还有媳妇娘家的人。孙仲望说：“你们行不行时，走不走运，怎么怪得到我头上了，莫以为我姓孙的是小姓，好欺负？”有人说：“是你先欺负所有人的，你让戏中的人都死光了，大年初一里，让我们去看，你的天理良心叫狗吃了么？”孙仲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怎么将乡风民俗忘了呢。这时，有人拿来一副白对联，要贴到孙仲望家的大门上，孙仲望的

媳妇拿了一把菜刀冲出来，要找那人拼命。

幸好文化站长走过来，他从中拦住二人，并说：“这个戏是有很严重的问题，但不该老孙负责，怪只怪别人趁老孙回家找牛时，动手改了剧本，篡改了老孙的原意。”又对老孙说：“你也不要太生气，大家找你闹，而不去找华文贤闹，正说明了你在大家心里的分量。你要更加勤奋，写出一个让大家喜爱的戏来才是。”回头再对大家说：“老孙现在是镇领导的红人，是我们镇的骄傲，你们这样做，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两边一劝，将大家劝走了。

文化站长帮忙将大门上的大粪清扫干净，孙仲望的媳妇又弄些陈文，将里里外外熏了一遍。做完这些事，媳妇留文化站长在家吃中饭。文化站长不肯，说他还要到站里去筹划业余剧团演出的事。

孙仲望已经好久没说一句话了。文化站长试探地朝他说，他今天一看电视里的《偷儿记》就觉得不对劲，这种戏只有城里的老爷才会看，这是毛主席早就批评过的。他要孙仲望还《偷儿记》的本来面目，那才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站长说了半天，孙仲望只还了一句，他说他现在讨厌写戏。文化站长走时，要他再详细想一想，不能让自己农民作家的称号白白葬送了。

下午，电视里播赵本山演的戏，媳妇和他笑得前冲后仰，将上午的不愉快忘记了。

笑过后，媳妇说：“赵本山演这么多的戏，不知道挨人家的大粪淋没有？”孙仲望说：“群众爱都爱不及呢！他那戏群众全都喜欢看。”媳妇说：“你写的《偷儿记》，开始那一稿，我这个群众不是也喜欢吗，为什么后来要改呢？”孙仲望说：“后来，教他们一说，我就头脑发热，弄得思想里的通货膨胀了。”媳妇说：“那你为什么不将开始写的真正的《偷儿记》，给文化站的剧团演一演呢？也让大家看看你的真本事嘛！”孙仲望说：“我觉得他们的水平太低。”媳妇说：“你若这样想，说不定过几天就嫌我不够格做你老婆了。”孙仲望说：“你的想像力再丰富一点，也可以当农民作家了。罢！我这就去和文化站长商量行不行？”媳妇说：“我还有个建议。你开始写的那一稿里，不是说王家老爹的儿媳妇，生了个儿子，被不知情的公公偷走了， she就把别人的女儿认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吗？我看啦，干脆改成，这一儿一女都是她生的。”孙仲望想了想说：“这个建议好，很顺民心。有这个建议，我就更有把握了。”

孙仲望去找文化站长，正巧赵宣传委和业余剧团的几个演员都在那里议事。听孙仲望一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当即决定，从初二起，一边配曲，一边修改，一边排练，争取初六镇里各机关单位收假上班时，开始演出。

孙仲望打算等华文贤来给他拜年时，再同他说这事，可是等到初三还不见华文贤来。

按辈分，孙仲望是不能先去给华文贤拜年的，可《偷儿记》在镇里演出是件大事，并且作者如何署名也要商量，他不能像毛主任和华文贤那样躲躲闪闪的，生怕好处被别人占去了。孙仲望决定主动去和华文贤说说。他走到华文贤门前十丈左右的地方，停下来叫着华文贤的名字。叫了三声，华文贤的媳妇出来说，华文贤到县里给徐局长和毛主任拜年去了。

反正礼节到了，华文贤也不好怪自己了。孙仲望不去想它，一门心思按媳妇的主意去修改剧本。

初六晚上，《偷儿记》在镇礼堂正式演出。排练时间太短，演员的道白和唱腔不熟悉，出了好几次差错，孙仲望在后台急出了一身汗。总算结结巴

巴地演完了，王家老爹一家和怀抱着一儿一女双胞胎的儿媳，在台上唱着最后一曲：

亲亲女儿的脸，
摸摸儿子的身，
叫一声娘的肝，
喊一声爷的心。
一儿一女一枝花，
全家老少喜呀喜呀喜扭了筋！

大幕还没关，台下的掌声像打雷一样响了起来。

镇长笑眯眯地上台来接见演员，他拍着孙仲望的肩膀说：“到底是农民作家，能想群众之所想，往后，你要多写这样受农民欢迎的好作品，再不要搞那种只有上面的人才感兴趣的东西了。”孙仲望听了直点头。镇长将孙仲望和文化站长扯到一旁，小声说：“初八我儿子结婚，原打算放一场电影，现在我改主意了，就请你们剧团到村里去演《偷儿记》。”

见台下的人还没散去。镇长转身对台下大声说：“我们的人写，我们的人演，弄了这么一个好戏，我很高兴。大家家里有喜事什么的，为什么不请他们去演一演呢，这可比放电影和录像热闹多了。我带头，初八我请他们，其余时间，你们去竞争，去商量！”

镇长的话提醒了大家，不少人立刻拥上台来，结婚，做寿，华厦落成，生意开张事各样理由，将孙仲望和文化站长吵昏了头，吵到天亮，总算将各家的日子定了下来，一算已排到正月底了。文化站长当场光定金就收了九百多元。

初八下午，镇长家将一头退了毛、开了膛的大肥猪送到文化站，说本来送邀台要等戏开锣后再送，但怕干部这样做影响不好，就破了规矩提前送到站里来，希望大家原谅。

文化站长当即叫人将猪肉按人分了。

孙仲望拿上他的一份往家里走时，半路上碰见垂头丧气的华文贤。

华文贤见了孙仲望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叹口气。孙仲望本来想说；是不是拍马屁拍到马屁眼上了，弄得一手屎。但见华文贤气色不对，又不忍心说。二人一前一后走了一段，孙仲望才说：“你去拜年，怎么花了这几天？”华文贤说：“我将《情比仇深》交给毛主任，等他看完后，又改了一下，这才去见徐局长。”孙仲望说：“说了你当专业作家的事吗，怎么样了？”华文贤又叹了一口气：“徐局长不同意。他说农民作家首先是农民，其次才是作家，农民作家不能离开培养他的泥土。”孙仲望说：“我看你是被毛主任玩弄了。”华文贤说：“不会，他答应让县剧团演我的《情比仇深》，作为补偿。

还说等我的名气再大一些，徐局长想卡也卡不住了。”华文贤说着，脸上又泛出红色来。

孙仲望说：“徐局长和毛主任知道镇上在演《偷儿记》的事吗？”华文贤说：“知道。

他们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又说：“你现在不能叫毛主任了，要叫毛局长。”孙仲望说：“他提拔了？”华文贤说：“不光他，小杜也当副局长了。他俩因对我县黄梅戏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同时提升了副局长的。”孙仲望听了半天无话可说。

二人分手后，华文贤又追上来，递了一包糖给孙仲望，说是小杜今晚

结婚，这是她托他带来的喜糖。孙仲望问新郎是谁。华文贤说就是杨主任，腊月里，省里会演一结束，杨主任就和他先前的老婆离了婚。孙仲望喷了几声，仍很感激小杜没有忘记自己，就向华文贤说，其实杜局长比毛局长好。华文贤说，这是你的观点，我的观点与你的相反。

华文贤忽然说，我一直忘了问：“那次你家的牛没弄出什么毛病吧？”孙仲望说：“若有毛病我会饶你？”二人都笑了。

晚上，镇里的广播喇叭里说，县劳模大会开幕了，县文化局徐局长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树为全县十面红旗之一，并晋升一级工资。

孙仲望随剧团到镇长家演《偷儿记》，很晚才回。他一边洗脚一边对媳妇说，毛主任当了局长，就更不会调华文贤去当专业作家了。媳妇问理由。他解释说，华文贤太了解毛主任的底细了，他会在身边留下这样一颗定时炸弹？媳妇点点头。顿了顿，孙仲望问，儿子大明明天是不是真的到县城去。媳妇说，他们两口子吃了早饭一起搭车去。孙仲望说，那明天早上你送二十块钱过去，让大明回来时，给你带一条武昌鱼。媳妇说，你怎么还记得这件事。孙仲望说，本不记得，在镇长家吃晚饭时，见中学的语文老师给镇长儿子的新房写了一副对联，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两句，才让我想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对联的横批是水调歌头。

1991年5月于香炉山

冒牌城市四题

居委会

下午，有人头顶一颗懒洋洋的太阳，站在一座土墩上大叫：“喂--所有男女劳力和各家管事的大人，夜饭后都到村部开会！”

“再通知一遍，夜饭后所有居民都到居委会开会。”

“这是最后一遍了，没听见的当心到时罚出义务工。晚上在村部开居委会大会，各位村民居民不得缺席，上级有重要的事情要民主一下。”

他一喊完，有人答应：

“猪长，晚上开会的事我没听见！”

喊话的人随口骂一句：

“日你娘！你娘是大猪婆！”

这时，一头老牛昂头叫了一声，那声音就象是叫：“你娘--”哄地一下，从门洞、树荫和地角等去处，传来一阵乐。喊话人也就乐了。那三遍喊中，第二遍是对第一遍的纠正，第三遍是对第一遍内涵的怀念、对第二遍内涵的肯定，以及对一二遍的补充。到晚上，他再次站在土墩上喊开会了时，还会如此换来换去，将人捏泥猴一样弄晕了头。

也还会有几个人喊他“猪长”。

这之间，被叫作“猪长”的踱到一座大门前，对里面说：“三爹，今晚的会你得到场。”

“不是宗族议事，我不去。”

门外的人拉开准备逃的架势后说：“是议咱胡家大坑改名的事。”

屋内一声吼同一只小板凳一起砸出来时，门外人已逃出老远了。

叫“猪长”，其实是先前人们叫他队长，后来叫他村长的延续。这地方本是大别山中的一个小镇，无论过去如何从农业社变成生产队、又变成某某村，镇上的人全都是无所谓的一副模样。可是，突然间他们这儿变成了一座县级市，他们的村长变成了居委会主任。领导对他们的尊称也由村民变成了居民，有村民就有村长，有居民就有“居长”，他们也就半真半假地喊起“猪（居）长”来。想一想，也真怪转弯转得太急了，将居委会主任叫作“居（猪）长”，也就是惯性之必然了。那天开万人大会，有人中途上了趟厕所，返回时裤子还没系好，四周便被宣布成城市了。鞭炮放了一天一夜，到处都可以见到好看的女人，使大家觉得还真的有点电影电视里的城市味道了，可是待一场夜雨冲走满地的鞭炮屑，贵如黄金的粪便垃圾自然肥充斥各个角落时，一切又全如当初了。而胡家大垸即使是在放鞭炮时也没有城市味，上级分配的应放鞭炮数，被当时的村长、几天后的“猪长”打了折扣，放鞭炮的三毛则打了村长的折扣，将鞭炮藏了三分之一留作娶媳妇用，虽然第二天就被查了出来，但对于头天的鞭炮稀疏已无可挽回了。胡家大垸又没有好看的女人。胡家大垸甚至不明白那天那多好看的女人是从哪里来的，事前事后怎么一个也见不到了。

现在，对于胡家大垸居委会的全体居民来说，将他们彻底变成城里人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眼下的胡家大垸这个小农意识太浓的地名换掉。

会议一开始，居委会主任先将自己身边坐着的那个人，介绍成是市里派来传达重要指示的杨同志。

然后，杨同志便极威风地整整衣领说：“没有多的事，就两件，请大家认真发表意见，好供市里决定时参考，第一件是居委会不比先前的大队和村，市里原则意见是，居委会主要头头将由上面委派，不一定全由土生土长的人担任。二一件是，将地名改一改，不能叫这境那境的，应该叫某某街、某某路或某某大道。”

接下来，居委会主任一脸乌云地宣布，先议地名的事。他想必记起自己由村长过渡到居委会主任后，仅仅是个代理。同时，一定明了为何这种小会市里还要派个人来督促。

再接下来，满屋一派死寂。

不是没人想说话，那个叫三毛的几次都快张开嘴巴了，都被长辈用玉石的、黄铜的和木的竹的烟嘴堵住了。

多数人是惊愕。

人可改名，这个道理在文革中被胡家大垸接受了。但是，当那些胡红卫、胡文革、胡语录以及胡彪们，刚开始筹划给胡家大垸改名时，就遭到保皇派们的激烈反对，且理由无法反驳：共产党与国民党那样的死对头，到坐天下时，也只在中华民国上加上三个字，要改垸名也只能象这个样子的改法。将红色、革命、解放、胜利等词与胡家大垸一起拼了多时，始觉不行。有固执者便扛着标语牌示威游行，被扛着锄头的长辈一顿乱棍，打得自此鸦雀无声了。

如今改了革，开了放，如何又要强迫命令改地名呢？只有不要祖宗的人才去改地名。

杨同志瞪了居委会主任一眼。

居委会主任瞪了会场一眼。

大家都不说话，他俩似乎也不好意思开口，跟着又这么瞪了几次。会

场仍没动静。

这样，每隔三两分钟，便有一个女人打一次孩子，哇哇地将会场哭得更寂静。

居委会主任终于吼了一句：“谁再哭，罚他出义务工。”

这话有毛病，意思却没有毛病。女人母鸡领小鸡一样引着小孩鱼贯而出，站到外面的稻场上，将自己的儿女一齐打得如雨后水塘里的蛙群。

杨同志看看表，有些耐不住。胡家大垸不知道他丧妻三年后，刚刚续上一个。他一清嗓子又亮出一副好听的京腔：

“大家不要鼠目寸光，只盯着脚背。别看胡家大垸眼下是一人一个粪坩，一户一片风水，将来这儿要修一条大街，笔直笔直的，象汉口的解放大道，上海的南京路。所以，上级决定来点提前量，将这儿改叫--”

杨同志忽然发觉自己快说漏嘴了，停下来想一想才接着说下去，

“上级决定将这儿改叫某某大道！”

会场顿时一惊。三毛终于逮住机会说话了：

“什么？叫母母大道？”

杨同志改用方言答应：

“是叫某某大道。”

三毛马上又问一句：

“叫毛毛大道？这不是与我的小名一样么！市里养着那么多读书人都干什么去了，取这么个放牛娃叫的鬼地名。”

杨同志解释说：“某某大道，是说这大道还没名字，还得等大家参谋一下。”

居委会主任这时不能不说话了。

“你们这些言生，平时总朝我要民主，现在上面给了民主，你们又不当数用。再没有人出来民主，日后谁要是再说翘屁股话，可别怪我脱裤子骂娘不象党员干部了！”

这时，从门口进来一个老头，纷纷让路的人都叫他三爹。三爹的拐杖拄着居委会主任的鼻尖问：

“真的要咱胡家大垸改地名？”

杨同志接过去回答：

“市里各处不合适的地名都要改。”

三爹口齿不清态度却明白：

“胡家人自己说话，不用外姓人插嘴。”

居委会主任连忙解释：“他是市里派来领导开会的！”

三爹昏花的眼睛盯着杨同志看了一阵。

“那好，咱小民就再冒犯一次。上海有条街叫王家码头路，领导知不知道？”

“不知道。”

“董家渡路呢？”

“也不知道。”

“那黄家路、乔家路和毛家路大概也不知道了？”

“是的，我没有去过上海。”

三爹替杨同志叹了口气。

“也罢，咱说近的，不说那远的了。黄州城你总算去过吧？”

“去过。”

“城里有条街叫阮家凉亭，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就好办了。你不是说咱这儿叫某某大道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看就叫胡家大垵大道。”

角落里坐着的三毛和另一个人接着补充：

“叫胡家垵大道也行。”

“叫胡家大道也可以。”

三爹他们的话让杨同志傻了眼，他心里早装着市里内部定下的地名：青春大道，做梦也没料到会民主出眼下这么个古怪地名来。

居委会主任心里一亮，赶忙响亮地说：“还有没有别的提议？没有！那--同意三爹主意的人请举手。”

在三爹举得高高的拐杖的号召下，所有手臂陆续举成了一片小树林模样。

居委会主任数也不数就叫道：“一致通过。”

杨同志又瞪上了他：“胡主任，你自己呢？”

居委会主任极少听到有人称他的官衔，却从上面来人的嘴里听到了，这一点险些使他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幸亏三爹的拐杖搁在面前的桌子上，他于是表态：“我是少数服从多数。”

又说：“现在讨论第二项，居委会主任到底如何产生合适？”

三爹老眼一翻，将屁股对着杨同志，“屁！咱们胡家大垵的领头人，得由胡家自己人来当。”

“对，小地方养不了大地方的人，小庙只供土地神！”

三爹背后有人拥护地发一声吼。跟着会场参差不齐地乱糟糟吼成一片。

“胡家有能人当这芝麻官。”

满垵的狗被惊得吠成一片。

居委会主任这次特慎重，多问了几声。都说就这个，没别的意见了。他于是将脸转向杨同志：

“是不是再表决一次？”

“有他一人就够了，其余的全是闻屁虫！”

三毛又逮着说话机会了：

“杨同志，你怎么开口骂人？”

杨同志苍白着面孔，抬腿走人了。居委会主任愣了一阵，突然撵了出去，嘴里连连叫着：“杨同志慢走，我送送你。”

居委会主任追上杨同志，自言自语地嘟哝：“咱这儿议事的规矩是一户一票，我也没办法。”隔了一阵没声音，他正以为杨同志不理睬他了，突然间听到了回答：

“这事没完，得听市里的最后决定--”

猛地一声（口扑）嚏，杨同志摔倒了。一边往起爬一边忍不住骂了一句：

“狗日的胡家大垵大道！”

一切果然全由市里决定。

半年后，市里给居委会派了一位主任。

派来的主任尽管是个浙江佬，却也姓胡。新来的胡主任宣布，市里给

这块地方正式命名了。

胡焯大道，胡家焯大道和胡家大垵大道，都被市里否决了，新名称叫古月大道。

“古月胡！”

听到这个消息时，三爹嘟哝一句后淡淡地一笑，很深奥的模样。然后换了一面，继续晒着懒洋洋的太阳。

雕塑

三年一小庆，五年一中庆，十年一大庆，这原本是指国庆节而言，现在却被市里领导沿用了。因为转眼之间，县改市已经五年了。市里各方面变化较大，街名、地名等都被人叫习惯了，就连市长自己听到过去的属下喊他老县长时，也开始别扭了，觉得没有市长这个称号有现代意识。

市长是个极富创新意识的人。

五年一中庆。这个中庆该不该庆的问题，让市长犯了愁。国家在到处搞紧缩，过紧日子，连四十周年大庆也只是象征性搞些小活动。一个小小县级市搞市庆，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么？只是自己先前说过，等到城市面貌彻底改观后，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这一阵由于在文明城市评比中，这个市夺取了县级市中的头一名，五周年中庆的舆论风便刮得更猛了。就连连续三年亏损的五金厂，也说，只要市长发句话，说什么也要凑个十万八万的，为市委市政府捧场添光。

正在为难之际，市政协那边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声称，我们市已将桐籽花和杉树，分别选为市花市树，却没有自己的城市雕塑，这是十分的美中不足，建议在古月大道路口，建一座能展示我市风采的现代化雕塑，让我市以更新更美的姿态迎接它的五周岁生日。

市长后来反复说，群众的确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中的确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

在当时，市长很高兴地欣赏了附在信后的几幅设计图，然后就亲自打电话到市文化馆，让搞美术的胡天堂速来，有要事相商。

胡天堂是古月大道胡家少数几个吃公家饭的人之一，听到市长要见他的消息时，他正在老婆孩子的责任田里插秧。胡天堂心慌慌，手脚上的泥也未洗干净。待从市长办公室出来，却变得一脸的春风得意，逢人便说，市长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古月大道路口设立一尊雕塑，并以此来取代五周年中庆。只是不提自己设计的几张图纸被市长否定的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设计，除开他胡天堂以外，市里没有第二个人拿得下来。这一点，市长也在谈话中的语气里很明显地流露出来。尽管市长也说过集思广益的话。他认为那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按说，胡天堂不该这么骄傲，市里搞美术在省地获奖的人，共有四五位。在这四五位当中，胡天堂总是排在靠后的位置。且胡天堂是油漆匠出身，自幼当学徒，跟着师傅给人漆嫁妆、棺材等，最初的画技，是从师傅给人家嫁妆上描龙点凤时偷来的。师傅只教他油漆活，不教他画花鸟，说要学画花鸟，得三年满师后，再当三年徒弟。胡天堂只肯学一个三年，往后便自学成才了。做的油漆，画的花鸟很快就超过了师傅，直弄得师傅最后撂了油漆担子，将独生女儿许给他，自己安心养老当外公去了。

胡天堂不象师傅一门手艺苦守一生，他什么都学，什么都干。还别出心裁地用鸡毛鸡爪树皮树根等杂物做镜屏卖，并由此被安排到一家乡镇企业

搞工艺设计。又过了几年，又被调到市文化馆。他后一次调动不是因为他会做镜屏，而是他会用木头或泥巴，雕塑出各种各样的菩萨。时逢市里修复圣庙，文化馆请他去帮忙，他说帮忙可以，到结帐时，凭人头算，大小均拉，一个佛像一百块钱。文化馆算算帐，觉得还不如将他调进来开工资划算。便将他调到了文化馆。所以，尽管那几位搞美术的人，闻讯跃跃欲试，胡天堂仍敢第一次在那几位美术同行面前放肆地问：“你们搞过雕塑么？”同行们反问：“你不就是做了几只泥菩萨？”胡天堂一点不脸红地说：“是做过。那些泥菩萨还都挺灵验的呢！”

胡天堂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在他继续与别人神吹，去见市长时自己如何如何的时候，同行们已抢先将隔壁图书馆有关雕塑方面的书籍全都借走了。轮到他去时，找了半天，也只从一本旧杂志上看到一尊小孩撒尿的雕塑。他看不出它妙在哪里，琢磨半天后倒琢磨出另一个道理：既然小孩撒尿都可以成为千古传颂的伟大作品，那么自己也一定能够搞出一件传世佳作来。对于同行们的竞争，他还是小有警惕，毕竟他们现在拥有了他所没有的那些宝贵资料。

但是，胡天堂拥有市长。

想到这一点，他趁几个同行都在办公室时，给市长打了一个电话，并有意将一句话说得很重。他说：“哪怕是第一次搞城市雕塑，也要从生活中来。”放下电话，他很高兴地转告同行们，说市长很同意他的看法。

事实上，胡天堂高兴得太早了。在他下去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时，市里成立了一个关于城市雕塑工作的领导小组。组长自然是市长亲自兼任，副组长是有关部门的头头，这些都无关紧要，要命的是艺术顾问名单里面，找不到他的位置。更要命的是，他想找市长汇报这次下去体验生活的收获，及其对城市雕塑的初步构思，市长坚决不见他，还让秘书捎口信，说自己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让艺术家们在公平竞争中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

几次联系没联系上，胡天堂便无心再找市长了。同行们的竞争已进入了刺刀见红的阶段，上阵厮杀的还有包括省地一些搞美术的高手。胡天堂因下去体验生活，耽误了几天时间，等他弄完设计图，送到领导小组时，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四壁上已挂满了别人的设计图。他的那幅缠头巾抱麦穗的少女图，只好平摊在地上。对此，胡天堂是很有意见的，却一点效果也没有。一个当上艺术顾问的同行说，再送晚了，只好挂到厕所里去。听了这话，他本想发火，不知怎地到头来却忍了下去。他看了看别人的设计，出门时，先前的自信心一点也没有了。

接下来几天，他懒得去文化馆坐班，只字不提城市雕塑的事，在家埋头为仙人顶大庙塑一尊观音像。

时逢阳历七月，高考在即。这天妻子去圣庙为即将赴考场的儿子烧香，回来时对丈夫说，他画的那幅图，被摆在圣庙外面征求意见。

胡天堂将信将疑，去看了才相信这是真的。自己的那幅少女图，和别的两幅图摆在一起，前面各自放了一个意见箱，领导小组的人在一旁对这三幅图搞民意测验。

这天来圣庙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来祈求自家子女高考得中的。一些有头面的人，在另两幅画面前指指点点，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几句什么，再投进那画前的意见箱。这些人对旁边的少女图似乎很不屑，看也不看就扭屁股走了，倒是那些来求神的老太太，不时有掏出钱币投进意见箱的。胡天

堂对此大惑不解，直到有位老太太说，这个观音画得不大象时，才明白，她们是把意见箱当成功德箱了。

明白后，胡天堂满脸羞红，回家后，甚至无颜面对那尊未塑完的观音像。正巧五奶来串门。五奶也听说了雕塑之事，要他一定要为胡家人争这口气。他灰心地说了这事的来龙去脉。说得五奶不甘心地叹气，很不服气胡家人种的桃树，果子竟要被别人搞去。

却又无计可施。

国庆的日子一天天迫近。自然，雕塑之事也不会象别的事那样拖得遥遥无期。就在民意测验之后的第九天，领导小组通知有关人员到一起开会，进行最后的敲定。

胡天堂是接到通知的。他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在家守着有鼻子没眼的菩萨坯子，双手沾满泥土地忙乎着，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将通知之事忘了个精光。后来，有小汽车在外面鸣笛，有人在外面叫唤：“胡天堂，快到市里去开会！”

胡天堂听见了，不但没理睬，反叫媳妇出门挡驾，谎称他不在家。他一想到馆里那两位搞美术的同仁，这几天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样子，心里就难受。他自知那幅画得有点象观音的少女图，是比不过他们的那两幅图。他不愿去给他俩当陪衬人，干脆守在家里自己给自己捞点实惠。至于那两幅图中选哪一幅，是悲是喜都是他俩的事，与他不相干的。

小汽车走了又回了。车上的人不再叫唤，径直闯进屋里，问：“你是胡天堂么？”胡天堂只来得及应一声，手没洗，衣没换就被拖到车上。到车上那人才说：“市长生气了，说你们搞艺术的都爱摆臭架子！”胡天堂听了无话可说，只把两只手来回使劲搓着，搓出一些圆滚滚泥柱泥球，纷纷落在市长的皇冠车内。

一进会议室，市长就迎面瞪着眼瞅着他不吭声，旁边的人便审判一样问：“老胡，这么三请四接的，你都干什么去了？”胡天堂几乎将塑泥菩萨的事如实说了出来，只是去请他的人抢先开口，才使事情变成另外一种样子。那人说：“胡老师正在家里雕塑这幅少女图呢！”没等旁边的再开口说什么，市长说：“言归正传吧！”

一入正传，会场便活跃起来，与会人很快就形成两大派，围绕胡天堂的两个同行的两幅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胡天堂无心听那些话，也听不懂那些古罗马、古希腊和什么现代抽象艺术，认为这些人都是在市长面前卖弄学问，好让市长发现自己超人的才华。

胡天堂一句话不说，仍旧慢慢地挂着泥团，手上搓干净了，又搓脚上的。后来，他又将这些小泥团摆成一个大泥团，再将这大泥团一点点弄成一个雕像的雏形。正是自己的那个设计的模样。

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不介入这场争论的还有一个人。那些争吵得口干舌燥的人，忽然间发现市长从头到尾都不吭气，仿佛意识到其中的微妙，便一齐歇下来，把目光直直地投向市长。

市长发现这个情况后，笑一笑说：“大家是不是想请我评判呀？我不敢在孔圣人门前弄文，胡天堂同志一直也没开口，是不是先听听胡老师的意见！”听到市长称自己为老师，本来没勇气说话的胡天堂忽然来神了，抖擞着说了句：“人是人，鬼是鬼，山是山，水是水，一种东西如果弄得人不人不鬼不山不水，那还叫东西么！党中央提倡为群众办实事，搞艺术的也不能例

外，不能搞那种云里雾里虚无飘渺不着边际，只有贵族老爷爱的东西。”

两个同行想争辩，被市长一挥手挡住了。市长亲自开口说：“我是个外行，就说点外行话，前天，领导小组的同志找我汇报，说有不少的群众在民意测验时，往一幅画前面的意见箱里塞钱，其实就是捐款嘛。老百姓的感情最朴素，也最实在。我就喜欢老百姓的朴素感情。我们搞艺术的如何把这种传统的朴素感情，和现代的审美观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普通而又最高深的问题。有些人不喜欢观音娘娘的模样，可老百姓称喜欢，外国人也喜欢，说观音是中国圣女。刚才胡天堂同志的话也对也不对。艺术就诞生在似与不似之间。他自己的这个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你们看看，这画中人既象观音，又有现代女性的风韵，她手里的那把麦穗，多么象观音拿的云帚，至于那头巾则更是溶古今为一体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幅设计，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不过这名字不太好，我有个意见和作者商榷一下。毛主席有句诗说；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能否就将这幅雕塑叫作神女呢？”

市长话音刚落，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过了些日子，古月大道路口上也响起了热烈掌声。胡家人见到胡天堂的《神女》，从一大片红绸里升起来，高高耸耸地矗立着。

又过了些日子，市礼堂里响了更热烈的掌声，市里都知道，那是市长连选连任了。

交通岗

大前年，让杨同志摔跤的小路上，堆满黑石头。前年，小路被凿成一条街道的坯子，并被覆上黑色煤渣。去年，市里派人在黑煤渣上浇了一层黑沥青油。这样，古月大道在它出世后三年，才初步诞生了。

胡家人天生一副处世不惊的性子。古月大道竣工通车时，五金厂锣鼓喧天地使唤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工，披上五彩衣，沿着粘脚的沥青路，唱着革命歌曲扭了几个来回。除了市里派来的那个姓胡的主任外，其余姓胡的或是倚在门口纳鞋底，或是蹲在稻场边啃甜高粱杆，绝对是一派看热闹的景致。这条大路将古月大道居委会的好田好地占去了一半。别处田地占了，还能够安排几名土地工，古月大道的田地是白白奉送了，市里说修路占地是无偿的，一滴油水也没让他们沾到。三年来，仅仅以古月大道的名义，每年向五金厂一个人头收伍元钱的管理费，除此以外，胡家人再也没见到过城市的任何好处，甚至还为城市愠气。外出时，人总以疑惑的眼光审视着，问，你那里是什么城市？那模样就象是审问骗子小偷。还有铺路面时，熬沥青冒出的黑烟，将又粘又黑的烟油飘洒在胡家人的脸上，三五天洗一块肥皂，仍没有多少干净时候。胡家人斯文讲礼貌，不去与筑路队计较，而是找居委会。胡主任当即代表市里称赞他们很会民主，答应一定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第二天，就给各家各户发了一盒去污粉，说用这东西擦烟油又快又省又干净，又说要大家克服一下，大道边上一只门，胜过烧香供财神，等这大街建成了，准保日子过得象小财主。胡家人聪明会举一反三，他们将去污粉卖给筑路人，自己用灶里的草木灰擦，还说这也是发明，过些时大街修成了，也象城里人成立一个公司，专门经销这种天然去污粉。胡家人很多事只是说说。说的时候常常忘记自己也算城里人了。

一切复归平静后，古月大道的居民慢慢地做起一些卖瓜子、盐蛋、茶水等小生意。

又过了一阵，那些低矮破旧的屋檐下面，竟堂而皇之地挂出餐馆旅社、

百货商店等招牌来，而且居然还有人冲着胡家人喊大老板、少老板了。

当然，湘水对于胡家人仍是头等重要，男人每到傍晚总忘不了催促女人，上五金厂去抢湘水。胡家对女人管教很严，但与五金厂的炊事员调调情，却是可以的。有一天，一位过门才几天的媳妇，让五金厂的炊事员将要害部位摸了几把，新媳妇担着空桶哭哭啼啼跑回家，丈夫三毛儿见了反骂媳妇娇气，自己把自己当金枝玉叶。

一日里，古月大道又热闹起来，几个穿撇眼的人，撅着屁股在大道中间划出几条白线，又在十字路口上安了一个油桶一样的小屋。那地方从前有座小庙，修路时让推上机铲平了。一辆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来来回回地宣传什么蓝盾杯竞赛。胡家人以为是要在这儿比赛拔河或赛跑什么的，等了半天也不见有运动员来。倒是那些平日很爱吓唬人的警察，拿着一叠纸，笑吟吟地往过路人怀里塞。塞到胡家人怀里时，他们死活不要，叫道共产党的政策是买卖公平自愿，你们不能强迫命令。挣得脱的挣脱后飞快逃开了，挣不脱的只好假装收下，趁他们纠缠别人时，赶忙将那纸搁在路面上，不声不响地溜走了。后来，宣传车上走下一个人来，人都认识他就是那次来改地名的杨同志。杨同志点名要找三爹。胡家人却叫他有事找五奶。他愣了愣还是去了。之后，五奶传话，说杨同志如今是市交通警察的队长了，说蓝盾杯是交通安全竞赛的代号，是全区统一搞的，说在咱古月大道搞试点是瞧得起胡家人，是给胡家人的面子，要大家别搓反索儿，协助一下杨队长。

仅隔一夜，五奶就自己搓起了反索儿。

第二天，五奶小声颤颤地说，姓杨的，你的报复心好重哇！这时，胡家人七嘴八舌吵成一锅面。几个没有五奶辈份高的男人抱成一团，说王奶比不上三爹精明能干，三爹在时，胡家从没吃这样的问心亏，五奶太不行了，让我们一个亏接一个亏地吃。

王奶后来又说，姓杨的有日破天的本事，我也要和他斗到底，看谁赢谁的。大家看五奶决心这样大，复又无话了。

杨队长的蓝盾杯竞赛，就是不准人车在古月大道上横冲直撞，还在十字路口设的岗亭里，派上几名警察监督着。这样一来，胡家人刚刚做出瘤头的茶水生意，就不能在柏油路边摆摊设点。这点还可忍让，不能忍让的是，竟然不准他们横穿马路，到古月大道的另一边去挑水洗衣放牧干活以及去五金厂挑湘水。岗亭里的警察用雪白的手套，指着地上划的横行线说，不是不准过，是必须从规定的横行线上过。按说古月大道长不过千余米，划了四处横行线并不算少。但胡家人都是讲究坐北朝南的风水，一家一户一片宅基，没有连成片，四处横行道，只照顾到四家，且这四家都有人在外面吃公家饭。别人不服，这四户也不愿自己门前的空坪，变成众人的大路。迄今为止，古月大道除大道是市里的外，一切都是胡家的。大道这边零零散散布满胡家人的住宅，大道的另一边则是为胡家人提供衣食的田野和田野中间的五金厂。没有机关。没有商店、没有放录像放电影演戏的地方，没有能够藏住家鸳鸯和野鸳鸯的树林。所以，古月大道上很少有闲逛的人。所以，这些白线实际上只能限制胡家那些上田地干活，上五金厂挑湘水的人。这些理由一摆，确实可从认定杨队长动机不纯。

五奶气愤地说，想限制我们走路，做错了梦。对，走自己的路，由别人说去，有读过中学的胡家青年说。五奶瞪他一眼说，你爹你爷还在，轮不到你说话。

王奶接着说了一条妙计。刹那间，那几个说王奶不如三爹的人，对她肃然起敬，极端恭维地说，胡家有五奶管事是祖上积下的阴德。当即，一户收了五毛钱，差人上五金厂小卖部买了一瓶白油漆，余下的给晚上行动的人作工钱。

天黑后，五奶找块土墩站住喊了一声：大毛儿、三毛儿、细毛儿，该动手了。片刻，三个男人便窜上了马路。

第二天，单等交通岗上的值班警察一就位，胡家男女老少撒鸭子一样，从各家各户最方便的地方漫过马路，在对面遛儿遛道又一齐席卷而回。交通警察哈喝着跑近来一看，顿时傻眼了：古月大道从头到尾密密麻麻划了许多白色横线，分不清哪是他们划的，哪是胡家人划的，满地都是人行横道。交通警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愣了半天后，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灰不溜秋的小玩意，冲着它哇哇叫了几声杨队长。

十分钟刚过，杨队长从一颠一颠象瘸了腿的螃蟹一样的摩托车上跳下来，用手指试了试标志横行线的油漆干没干。

这时，王奶踱过来说，也不知是谁划了这么多的线路方便群众，我 OJ 想写感谢信又不知往哪儿送，这学雷锋真是学得好哇。杨队长不作声，仍在试那油漆。王奶便眯眯笑起来说，夜里能把线划得这么直，够能干的。杨队长霍地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这油漆里汽油掺少了，当心将两只手粘到一块儿了。说完将自己的两只手往拢一并，象个被铐住了的犯人。

随后几天，古月大道上不见交通警察的踪影，马路上胡家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胆大的三毛儿甚至还砸开交通岗亭的门，蹲在里面一边拉屎一边数过往的行人车辆。三毛儿出来问，八辆车加十七个人等于多少。有说二十六的，有说二十四的，王奶骂他们只晓得瞄牛屁眼，连等于二十五都不知道。三毛儿当即恭维说，五奶假如年轻些一定考得上大学。

第四天上午，居委会胡主任一家一户地通知，下午在马路上开逮捕人的现场会。胡主任知道茶壶不是夜壶，自己姓的胡和古月大道人姓的胡不是一个胡，平日总是将正经事开着玩笑说，譬如动员超生孕妇去刮胎，他总说是去将胎里的气放掉，有时也说去减肥。动员人去交公粮，他则说去叫粮管所的人多买几包老鼠药等。所以，他说的话虽凶险，却无人深究。

等到下午大家往马路上一站，才发现几日未露面的杨队长，带来了几个派出所的人，还有一只警犬。派出所的人要大家排队，一个个将手伸给警犬闻一闻。轮到三毛儿时，警犬低声咆哮起来，派出所的人二话不说拿起手铐就将三毛儿铐住。接下来大毛儿和细毛儿也都被警犬嗅出来。然后，派出所的人便宣布他们三个妨碍执行公务，给予行政拘留一个星期的处份。

王奶急了，挤到前面，说，这与他们无关，是我干的，要坐牢我去。杨队长笑眯眯地说，这么直的线大白天你也划不了。

押走时，大毛吓得脸刷白，细毛儿只知道哭啼啼叫妈，只有三毛儿昂着头，一副视死如归硬骨头模样地冲着人群喊，五奶，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丢胡家人的脸的！王奶见了激动地说，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可以接三爹的班。

隔一阵，来了一辆铺沥青油的车，顶上冒黑烟，底下流黑汁，只跑了一个来回，就将古月大道涂得象一匹黑缎子。接下来，交通警察依然在老地方拦腰划上几道白线。

赔了夫人折了兵，五奶心想，只有朝三爹讨主意了。说三爹不在，本

意是三爹不在位的意思。平常说哪个不在是说这个人死了。三爹没风却这么说，是有人咒他早死早托生。三爹自己也动过死的念头，是五奶以胡家的利害劝他，他才答应不死，却坚决要求退居二线。那一次，三爹从三毛儿的新房后边经过，从窗户中瞥见三毛儿媳妇正在房中洗澡。三爹一生是极正派的，年轻时跑码头做生意从不下窑子嫖婊子。但这一次他脚象生了根，站在窗外怎么也迈不动。三毛儿媳妇发现后将此事告诉了三毛儿，三毛儿则告诉了父亲。三毛儿父亲等一帮五六十岁的人早就想撵三爹下台，于是，也不管儿媳妇的羞耻，在族人中张扬开了。三爹下台了，半路上被王奶摘走了果子。

王奶来到三爹自我国禁的小屋中。这之前三爹早把杨队长散发的那些传单研究了好久，发现这些交通规章完完全全只能在大城市里才行得通。五奶一进屋，他就说了句三字真言：猪牛羊。

这三个字一出口，古月大道就换了一番情形，一群群猪牛羊，在一声声吆喝中，自由自在地在马路上来回穿梭而过。交通警察从岗亭里跑出来，拿着指挥棒拼命地挥赶。

这时，三毛儿刚被派出所放回来，王奶着意培养他，教他上去说，你们这标志只说不准行人车辆横穿马路，并没有说不让畜牲走哇。警察答不出只好又用对讲机唤来杨队长。杨队长来了亦无言以对。这都是学的别处的先进经验，哪曾料到这儿还须专门为畜牲立几条交通规则呢！

瞅着马路上乱成一团，杨队长蛮横起来，说，畜牲总不能比人特殊。他伸手在马路中间逮住一条牛，拴在三轮摩托后面欲拖走，那牛一使劲，摩托车后面冒起一股黑烟后被憋熄火了。杨队长在一片哄笑中跳下车，步行着一边赶牛走一边说，要领牛的就带上保证书和罚款到交警队来。

谁想到这一招险些惹来大祸。

杨队长将捉来的那头牛，关在交警队的院子里，原想这样出不了什么意外，第二天清早他正在床上和妻子说着私房话，每早起来练气功的老母，隔着窗户叫着坏事了。杨队长爬起来一看，昨夜还是好生生的一头牛，竟然不声不响地死了。

才说不妙，果然就不妙了。那牛的主人是三毛儿。三毛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牛是农民的宝贝，你们赔我家的宝贝。三毛儿媳妇更是抚着牛背嚎陶大哭，她出嫁时，后娘一件嫁妆也不肯给她，一气之下，”她将自己亲手喂大的这只牛牵到了婆家。有好事的业余通讯员；将此事编造成“农家女出嫁只要一头牛”的稿子，寄到报纸上发了出来。媳妇哭，丈夫闹，闻讯赶来的胡家人，砸了办公室的几块玻璃，凶狠地说，不赔牛就将这房子的皮扒了。闹了半天，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为胡家人抱不平。杨队长知道这事拖不得，拖也无益，弄死了农民家的牛，再怎么有理也得失赔了再说，这是不是政策的政策。杨队长让会计上银行取了两千元现金给了三毛儿。三毛儿媳妇还不情愿，说这头牛是她的亲人。杨队长无奈只好再加五百元。

熬到天黑总算将此事了结了。一整天没空沾水米，杨队长刚得空端起碗，王奶颤颤巍巍地进屋来了。杨队长马上开始发心慌。五奶进屋后，听到不知何处传出阵阵诵经声，不禁怔了怔，定下神后，说，胡家人办事讲个光明正大，半点亏心事也不会干，这两千五百元，胡家人不能要。五奶将一包钱搁在桌上，继续说，死牛的事不怪你们，昨晚三毛儿夫妻偷着跑来看牛时，顺路在别人田里扯了几把秧苗喂给了牛，那秧苗是刚刚打过农药的，牛吃了当然会死，所以，责任在三毛儿自己身上，这钱我们不要，但你们必须向胡

家人公开检讨，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

杨队长连连答应。这些钱本是队里发工资用的。五奶使他摆脱了内外交困。

五奶临走时听到内屋说了几声善哉善哉。

胡家人还不服气，尽管他们已经做到骑着牛或赶着猪羊任意穿过马路，但是女人挑水时，还得绕到那横行线上。五奶终于看出一切的关键在那只岗亭，没有岗亭，风风雨雨的无处躲，那些警察就呆不住了。

王奶便又上杨队长家，却是找杨队长的母亲。王奶说我来向你学点敬菩萨的经验。杨母说，没别的，都是病怕了，找人学了气功，跟着就向了菩萨。五奶说，我那儿有一座庙，杨队长修岗亭时，将它毁了。杨母听了脸色惨白，绝望地喊孙子去叫儿子回。王奶忙起身告辞，杨母已无力起身送了。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就看到十字路口岗亭上挂了许多红布条，警察上班后小心翼翼地不碰它。不知情的人问王奶，这红布条是不是为了避邪。五奶说这是表示胜利的红旗。

过了两天，杨队长坐在宣传车上，大声宣布蓝盾杯竞赛胜利结束。之后，岗亭里的交通警察就不见了踪影。而岗亭也被谁挪到了路边，王奶吩咐，让三毛儿媳妇用它作个售货亭。吩咐完毕，她一个人笑容可掬地任意找个地方横穿马路。走了几个来回后，她忽然不笑了。她发现前一段时间干干净净的古月大道上，遍地都是黑色的粪便和泼洒出来的湘水。王奶回头走到岗亭边，瞅着岗亭发愣。三毛儿和他的媳妇正在亭内忙碌着，见状问五奶怎么了。五奶等了半天才口吐两个字：骄兵。

小小无锡景

很显然，这个“色织工艺培训班”，不同于同住在太湖饭店的另外几个培训班。那架势：小考、中考连大考，直考得饭店服务员找经理扯皮，经理则每逢见到培训班负责人总要问上一句：“你们什么时候结束。”

别的什么班，到一起聚聚、游游太湖、再聚聚，三五天就散，走的时候纪念品成堆地抱在怀里。这个培训班，若不是开学三个月后逢上“五一节”，恐怕还得等三个月散摊时，才能光顾那近在咫尺的太湖风光了。难怪最后一个来报到的伍淑姣惊呼：“俺那二闺女读高三，学校抓得也没这里紧。”

在伍淑姣来之前，培训班上只有三个女的。她来之后 5033 房间的四张铺就满员了。

来后的某天晚上，她们一个个脱光了下身蹲在脸盆上擦洗时，突然有人叫起来：“妈呀，怎么进来一个男人！”戚亚萍、易湘和陆莉吓得拿起湿淋的毛巾向最，怕见人的地方这。剩下伍淑姣坐在脸盆上象观音坐在莲花上那么稳，并拍打着凸起的肚皮说：“别怕；是俺的小儿子，他在叫俺快点放他出来呢！”这样实际上不只四人而是五人，四女一男，伍淑姣天天这么说。

伍淑姣实岁四十七，那天她报到时，服务台周围的姑娘小姐同志先生们，齐整整地把目光投向她。她便咬牙减去五岁说：“俺虚岁四十二了！”话

一出口，更是羞红了脸，一是因自己说了谎，二是因周围的人哄地笑了。也难怪，别说这开化到了顶的无锡城，在她乡下老家，早几年就见不到象她这种年纪还挺着一只大肚子的人了。

来的那天，她钻进 5033 房间，就拣整理得最漂亮的那张床躺下，眯了一会才发觉背上不舒服，伸手一摸竟从枕在背上的被窝里掏出一架袖珍录音机来。为了那天出门时没捎上丈夫的录音机，她一直后悔了整整三个月，所以这时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按键子就将立体声耳机架在腹部凸顶上。

陆莉她们游了太湖转回时，伍淑姣的胎教还没结束。

“你--怎么这无礼？”陆莉见有陌生人四脚朝天地躺在自己床上，扑上去抢过录音机，并顺势把伍淑姣狠狠推了一下。

而还在门边站立的易湘、戚亚萍叫唤起服务员来了。

“俺也是来学习的。”伍淑姣怕她们误认自己为坏人连忙说。

“你也来学习？”服务员可不是三两遍就能叫得应的，还得她们自己查问。“怎么才来？都迟了三个月。”

“前三个月俺去杭州那培训班了，那里一结束，连家都没回就来这儿了。”

易湘、陆莉各自厂里也派人去了那培训班，使问了那几个人的情况，伍淑姣答准了，就转过脸主动问戚亚萍：“杭州那班上你有熟人么？”

戚亚萍正忧伤地盯着伍淑姣的大肚子出神，听到问自己便冷淡地一笑，笑过之后，又独自出神。陆莉见她那副模样，便突然冲着她的耳朵大声叫道：

“狗不理包子！”

“爱情特区！”回过神来的戚亚萍回敬一句。

“爱情特区”陆莉理所当然是汕头人：“狗不理包子”戚亚萍不会不是天津人；易湘是湖北人；一口一个俺的伍淑姣是河南人。

五一节晚上，也许是因初来乍到的伍淑姣的那只大肚子的吸引，5033 房间没人外出。

戚亚萍问伍淑姣：“你今年五十岁不到吧？”

“虚岁四十二。”伍淑姣曾闪过再减五岁的念头，终因瞧见镜子里自己那张老脸，不好意思回到三十七岁，并补充说：“俺那儿水土不好，人不经老。”

“四十几的人怎么还怀孩子？”

“俺不知咋回事，年轻时拼命地想怀孩子，回回累死了，可肚皮上水泡泡也没起一个。现在懒得想了时，它倒胀得像个猪八戒。”伍淑姣一边说一边巴巴眨着眼睛。

“你这才是头胎呀？”易湘惊讶起来。

“嗯。”伍淑姣幸福地点着头。

陆莉不太相信，插进来问：“你这喂奶的东西怎么瘪了？有本小说上也写了一个四十几岁没怀孩子的寡妇，说仍同成熟了的姑娘的一个样。”

伍淑姣答不上时，戚亚萍替她圆了过来。“书上说的就是真的？易湘的爱人就是作家。你问问她就知道小说是怎么编出来的。你呀，二十岁的大姑娘，一天到晚不是跳舞就是到黑市去找禁书看。”

陆莉顾不了反驳，一扭脸找上了易湘。“你摊上了个作家做丈夫，怎么不先告诉我？都把我羡慕死了。”

“告诉了你，不出三天连太湖边上的石乌龟也会知道的。”

“你别得意，易湘，若是有机会相中了你丈夫，我可不在乎人家说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

易湘揪了一下陆莉的耳朵，“难怪人家叫你‘爱情特区’。”

这边一静那边又说起来。

“你怀上孩子这般不容易，怎么不在家好生调养？不管改什么革，女人生孩子总改不了革不掉。”

“俺自己要来。男人在厂里当厂长--”

陆莉一蹦老高。“我爷爷当厂长，戚亚萍的爸爸当厂长，现在又钻出你丈夫当厂长，易湘是‘党的人’没得说的，我们三个就全是动机不纯者了。”

“他才当两年厂长。”伍淑姣接着说。“以前在厂里老受另一帮人排挤，这回说是拼命要在四年任期内干出个样子来。别的不为，也要为自己争口气。厂内厂外的事哪一桩没过问就有人捣鬼，家里的事他连问都懒得问。按理说俺不当出门学习，出门在外，穿洗都不便，哪有在家里好，可你们不知道俺家的情况。四世同堂，想给胎儿增加点营养，上有公爷公奶、公爹公娘，下有大闺女小闺女，这物价一行比一行地较着劲往上涨，买多了吃不起，买少了俺又吃不下--巧了来通知让厂里派人来学习，俺就开窍了：江南气温好、水土好、对胎儿发育肯定有利。又可不上班不做家务，外加每天几块钱的补助，这样休息好吃得也好，杭州住三个月，无锡住三个月，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就会顺顺当地生下来。”

“若是有什么意外怎么办？来无锡时火车出合肥不远，就有一个女的将孩子生在厕所里。”易湘说。

“俺不怕，俺有经验。”伍淑姣有把握地说。

“你刚才说你两个闺女？”陆莉问。

“嗯。”伍淑姣一愣。“是俺领养的。”

多时没作声的戚亚萍这时吁了一口气，象要说话又忍了回去。

“你多大了？”伍淑姣察觉了主动引她说话。

“属兔，三十七了。”戚亚萍又是一声轻叹。

“啥？俺当你才二十五呢？”伍淑姣确实在吃惊。

“我也没生过孩子。”

“你这腰又宽又扁咋不会生孩子，你男人干什么去了？”伍淑姣有些气恼了。

“男人？出门时他还是我的男人，现在不知和谁结婚了。”

伍淑姣的“咋了”没出口，陆莉和易湘几乎同时抢先追问起来。

“我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后，又不愿看到这种人家说的好说好散的情形，就来这儿了。其实我来也无益，这里教的我上大学时全学过了。爸爸和他都劝我来，说可以到太湖散散心。”

“为什么要离婚？他有外心了？”

戚亚萍摇摇头。

“感情不合？”

还在摇头。

“无缘无故，好好一对鸳鸯怎么会散。”伍淑姣急了。

沉默了一阵，戚亚萍才低声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恋爱时一切都是好好的，但从结婚那晚上起，只要他一碰我的身子我就开始抽筋，什么药也没效，非得等到天亮才自动好。”

“怪。你没找医生看一看，诊一诊？”

“这种病不好找医生，连妈妈也是在我俩决定离婚时才知道的。她托人

打听，都说没人能治这病。”

“你快写信回家，叫他等着你。”陆莉激动起来，“《安徽文学》上有篇报告文学介绍了一位专治这种病的医生，他在合肥开了一家医院。”

易湘也说她偶然在丈夫的书房里看到过这篇文章。她说偶然时语气很重。陆莉再补充说那文章叫《性医学备忘录》。

苦笑着的戚亚萍说：“我虽然是戴着工农兵帽子的大学生，但读的书不比没戴帽子的少。你别见怪--如今作家写的文章里真货不多。”

尽管有“别见怪”在先，易湘常挂在嘴角与眼角处的微笑不见了。导致四个女人的空间里一片沉寂。刚巧电视机里的联欢晚会结束了，一片开门声，一片脚步声和一片咳嗽唾痰与跺脚歌唱声冲淡了这沉默中的不快。

“讨厌！鬼哭狼嚎！”陆莉骂了一句，再续上刚才的话题。“本来，家里那群把我养大的人都不让我来，说我连挡车都还没熟练，学了工艺也是纸上谈兵。我可不愿错过这么好的公费旅游机会，就天天半夜三更爬起来，将家里的立体声开得大大的，一遍又一遍地专放那奚秀兰唱的--小小无锡景，太湖鱼米乡。直唱得邻居上派出所提意见。因为我小时患过癫痫，家里人别说打连话都不敢对我说重点，害怕刺激我的神经。那天夜里我刚起床，奶奶就在隔壁叫开了：“别闹了，爷爷说你要去就去。”

陆莉说完后，当然该易湘了。看看她根本没有想开口的意思，伍淑姣忍不住问：

“你也给俺们说说，咋个来无锡的？”

“别听她的，她是‘党的人’，说梦话都带着共产主义气味。”陆莉边说边做着鬼脸。

“总比你满身狐狸臊好。我说的也是实话嘛，厂里挑了几十个人考试，我考了头一名，就来了。”易湘说。

“听听！我说的没假吧。一个个字都是照着党报头条新闻背下来的。”

“比你背《新婚卫生必读》好！”

戚亚萍帮了一句，易湘脸上的微笑就重新出现了。

夏令时间晚上十点刚过，陆莉就没精打采地回了饭店。易湘遗憾地搁下学习笔记，戚亚萍则相反，高兴地放下一本什么小说。

“这快就回了，还没到十二点呢！”

“这舞跳得乏味得很。唉！”

“怎么，小王老师也没潜力么？”

“屁。还是硕士呢，书呆子两片。”

“拜拜么？”

“你当我会犹豫？基本原则：半月之内没有潜力可挖了的坚决拜拜！”

两人轮番问着，伍淑姣不好意思开口。她每夜趁陆莉去跳舞的空隙用录音机进行胎教，想不到陆莉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虽然陆莉装作没看见，她仍感到很尴尬。

“唉！只有北方组的钢嘎象个男人，可他回蒙古都快一个月了，怎么还没信来！”陆莉一边叹气一边说。

“你不是当面奚落他浑身酸马奶味么，他给你写信干嘛！”

“也是。喂，戚姐你明天到培训班领导那儿帮忙问一下钢嘎的情况，回头我给帮个大忙。我说话算数。”

“有你这声甜姐，不还价我也帮这个忙。”

易湘难得开次玩笑。“陆莉，培训班上和你玩了朋友的有几个？”

“就他俩！”

“才不信，你和男人照的像有一大探。”

“嗨！你真是个乡巴佬。那么好的风光一个女人孤零零的多没意思。再说，和男性一起更能衬出女性的风姿来。”

两个听了，都笑了。之后稍怔了一会，易湘补了一句：鬼心眼。而戚亚萍则认真地发起愣来。伍淑姣却相反，她是先征后笑，并且一笑而不可收拾，那种局促不安的神情全给笑掉了。

易湘说：“笑出毛病来，明天考试要吃鸭蛋。”

伍淑姣说：“怕啥，吃鸭蛋可以给俺这小宝贝增加营养。”

第二天上午考试时，当然不会有人吃鸭蛋，学生吃了鸭蛋老师的奖金就有可能变成鸭子。但是倒数前四名 5033 房间就占了两个。小王老师昨夜失眠了，换了架变色近视眼镜戴上，也能见到眼窝里的黑晕。他在黑板上写了试卷上的一道题，转身点名让伍淑姣上去再演算一遍。伍淑姣离开课桌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催时，她说：“不会。”

再催时，她大声说：“俺没潜力了。”

满教室的人都捂起嘴来笑，还将眼光在陆莉和小王老师身上扫来扫去。

“不会就上来站着，让会的教你。”

“咋？俺在厂里上班还讲究妇女四期照顾呢。”

“那好，结业时可别怪档案上写差了。”

小王老师的眼光在搜寻下个对象时，陆莉猜着他要点自己了，就接着刚才的话题说：

“你写别的没用，只有写她在这儿和别人谈情说爱，因为她丈夫是厂长。”

在一片哄笑中，小王老师摔碎了粉笔盒，临出门时丢下一句：“这课用不着我上了。”

不是厂长的孙女，就是厂长的夫人，靠走后门过一辈子吧！”

再回教室时，他由负责培训班的黄总陪着，黄总情知天南海北的男女老少在一起，能搞成这样已属百里挑一了，所以对伍淑姣好言相劝：

“你这种身体在这儿学习恐怕吃不消，不如先回去，等办下一期时再来。”

伍淑姣连忙说：“那不中，俺厂里改了革，等着要人才呢！”

僵持不下时，易湘出面说：“她来得迟，以后每天晚上我帮她补补课。”教室拍了一响，就这么定了下来。

下课后，陆莉埋怨易湘不该露脸，否则看那小气鬼怎么下台，她猛地提高声调说，想报复可得戴上一打眼镜找准个好欺负的，还说在汕头时有人拿刀子逼她，她唾了那人一脸痰后照样拜拜了。因为小王老师走在她 ffl 身后。

吃了晚饭，陆莉见易湘还坐在房间里，便说：“你怎么不去开会？”

“什么会？”

“你没听到下课时组长喊，南方组的党员六点一刻到他房间开生活会。”

“党员开会，与我何干？”易湘一笑。

“你不是党员--骗人！大概是组织关系没转来吧！”

“骗人干吗，这儿又不是敌占区！”

怎么解释陆莉也不相信。“一见面我就看出你是党的人。”

“未必党员还有什么特征？”

“当然，我们厂的女党员都象你这样：说话留三分余地，做事带三分谨慎，唱歌专唱《党啊，亲爱的妈妈》，跳舞只跳慢三慢四--哎哟，六点半了。”陆莉匆匆擦把脸，打开化妆盒细细地化起妆来。

“晚上又跳舞去？”

“嗯。”

“又有舞伴了？”

“你想不到的--钢嘎来了。”

“我怎么没看见？”

“要是你的那位作家来了，不用眼睛看，一下火车你这鼻子就能闻出来。”

一阵温柔的风刮走了陆莉后，伍淑姣照例搬出录音机摆弄起来。易湘对她说：“该补课了，说不定星期一还要提问的。”

“俺不怕，大不了一问三摇头呗！”

“你回厂后不打算工作呀？”

“工作个啥，等孩子生下来我就请三年保育假，接着就到了五十，就退休，吃他爸的，喝他爸的，穿他爸的。女人这命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全看自己在乎不在乎。”

戚亚萍不知忙什么去了，直到十点多钟才满头大汗地回来。

而陆莉圆饭店时已近凌晨、点了。为了不再发生使伍淑姣难堪的局面，从那次和小王老师拜拜了的第二天起，不管多晚回来总是先在门外学伍淑姣的叫门声。所以，这晚尽管人都睡熟了，她仍在门外叫一声。

“俺回来了！”

一向高喊“星期天早晨万岁”的陆莉，破天荒起了个绝早。戚亚萍轻轻地唤了她一声，她就猴子般从蚊帐里钻出来。洗刷时俩个叽叽咕咕地说着悄悄话，然后掩好门走了。

这么鬼鬼祟祟地易湘当然没觉察到。天亮前她听到陆莉叫她：“易湘，我睡不着怎么办？”

“你这人就这么喜欢自找烦恼。”

“你不知道，昨晚他说这趟差完了就回去结婚。”

“和谁？”

“他厂里的一位姑娘，也是蒙古人。我一听到他要和别人结婚，就发疯似地拉着他跳。唉，早不知他潜力大，要不真可以踏平这儿所有的舞场。”

“你还小，把人生设计得太浪漫了。”

“象你这样实在我可受不了。你那作家丈夫一个月能写十几万字的小说，快四个月了却连信也不给你回一封。我就是想活得浪漫些，不过，我这辈子的舞恐怕也跳不了昨晚那样好，那样叫人忘不了。”

往后还说了些什么易湘一句也没听见。醒来时，屋里只有她一人，陆莉她俩走后，伍淑姣也起来增加营养去了。等到她刚要出门时，陆莉回来了，手里晃着三封信。“就缺你的。”

“他忙。来之前，家里就有几份通知，几家刊物请他去参加笔会。”

陆莉又要往外走时，戚亚萍头发蓬乱地闯进门，扑在床上哇地哭起来。

“戚姐，你怎么啦？”陆莉慌张地摇着她。

“都是你的馊主意！”戚亚萍哭喊着。“叫你陪着我别走，你偏要走。”

“医生让我走的。”

“那不是医生、是流氓！”

“妈的！”陆莉骂了一句。“老子找他算帐去。”

听了半天易湘才弄明白。前几天，陆莉在街上看到一张游医广告，写着专治男女性病。她早就在打主意、找门路替戚亚萍治病，回来后就竭力劝她去诊一诊。今天早些去，本意是免得碰见别人，那医生叫陆莉到外面去等，陆莉自己也想再会会钢嘎，却不料竟使戚亚萍受了侮辱。

“吃亏了没有？”这时伍淑姣也回屋了。

“被我挣脱了，就只内衣撕破了。”

“你也是，这样的事也该和我们说说，大家都去也可助助威。”易湘责怪陆莉。

“是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亚萍今天没吃大亏算是万幸。”伍淑姣说。

“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找警察去。”

“别去！”戚亚萍又叫起来。

伍淑姣也挺着大肚子拦在门口。“见了警察咋说？”

“让他们去遗流氓呀！”

“这流氓总得有个理由，你若把亚萍的事都说了出去，那她以后怎么做人！”

陆莉跺着脚说：“这些流氓就是看准了你们的弱点才下手的。”

合计来合计去，最后还是由着戚亚萍本人的意思，不找警察，就当这事从未发生过。

然而，陆莉却一直如刺在喉，老认为对不起，老想再替戚亚萍做件好事，下个周末和钢嘎跳舞时，没精打彩得使钢嘎用劲带也飞不起来。

喝咖啡时，钢嘎问：“你怎么啦？”

“头疼。”

“我替你治，五分钟包好。”说着要陆莉转过身去，不管身上有什么感觉都别惊慌。

陆莉按他说的坐好，不一会儿就感到一股凉气顺着脊背缓缓上到头顶，盘旋一阵后又象汨汨小溪一样从前额流至小腹不见了。钢嘎叫了一声好后，她真的不觉得头疼了。

“气功？”听完解释陆莉好惊奇。“什么门派？”

“家传的，说是成吉思汗所创。”钢嘎说。

“你得帮我一忙。”陆莉在钢嘎面前说起戚亚萍的病时，终于有了姑娘的羞涩，支吾半天才让人听明白。

钢嘎犹豫一阵说：“只此一回，千万别声张，我悟性不佳，功力浅了，不敢在人前显露。”

陆莉高兴不了几分钟又愁眉苦脸起来。“戚亚萍她肯定不好意思让你治。你能不能躲在另一间屋里替她治呢？”

钢嘎叹说：“我爷爷能，我不能。再说她这病外气只能通通脉络，还得教她一套功法练内气。”

说话时陆莉又乐了。“明天你就扮成你爷爷，准保骗得过她。”

回饭店后，陆莉悄悄地唤醒伍淑姣和易湘，三个人在走廊上一边合计一边吃吃地笑。

第二天早上，最先起床的陆莉发现门底塞进一张便条，拾起来一看是

钢嘎写的，没待看完她就骂起来：“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跟着眼中的泪水和手上的纸条一起掉到地上。易湘、伍淑姣正看纸条时，戚亚萍问：“是谁没潜力了？”当戚亚萍看到纸条上写着--陆莉：厂里来电报了，未婚妻被布机轧伤，我得赶凌晨三点那趟火车，失约了，真对不起--她大声说：“他还写着永远也忘不了你呢！”

陆莉恨恨地叫道：“我已经忘记他了。”

伍淑姣懊丧地嘟哝：“俺还以为能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不定是钢嘎吹了牛又怕露馅，就一溜九里坡了。”

“长什么见识？吹什么牛？”戚亚萍不知根由地问。

易湘差点道出真相，陆莉一脚踢翻戚亚萍的洗脸水，一阵忙乱过后，嘴边上的话变成：

“钢嘎说他在市二医院有熟人，答应带伍姐去查查 B 超，看看胎儿是男是女。”

“是男，不是女！”伍淑姣竟不容半点怀疑。“你们咋没见到俺进门时总是跨的左脚，吃东西专吃酸的！”

“双保险不更好！”陆莉见情形不妙，只好真的忘记钢嘎而出面救急了。

这么一来，五月的太湖竟索然无味了。5033，房间里各人的计划全乱了套。

看看陆莉始终没有丝毫要出门的迹象，绝望了的伍淑姣问得住，但腹中胎儿闷不住，她说不尽委屈地唆了戴着立体声耳机的陆莉一眼，朝外走时心里说：大姑娘咋这模样，活象电影里发电报的女特务！

片刻后她回屋时却咋呼起来。

“气功师来了，真气功师来了！”伍淑姣将声音控制在既不惊动胎儿又能表现激动的范围。

几个人一齐挤到门口，并没有人影。

“叫快点你们要愣，都上九楼去了。”

“你怎么知道？”

“俺在门口碰上的。”

来到门口果然如她所说，大门旁边的宣传牌上写着“热烈欢迎著名气功师洪高来先生来我市指导工作”。在伍淑姣“俺俺俺”、“咋咋咋”地叙述那气功师胡须怎么长，头发怎么白，脸色如何红润，走路如何轻快时，陆莉决定一不作二不休，将真情和盘托出。并破釜沉舟般表示，戚姐的病治不治得好全在此一举了。

戚亚萍开始还说再也不在人前出丑了，但经不住三个连说带劝、连推带拖，等上到九楼后知道身不由己了，才勉强答应试试看。

一定是武打电影、功夫电影、武侠小说看太多了，陆莉进屋后也不管人多人少，走到伍淑姣在门缝里指给她看的那个老人面前，双膝一跪，嘴里说道：“拜见洪老前辈！”事后她说，功夫越深的人脾气越古怪，不想法见面就把自己强加于他，说不定三言两语后就要送客了。她说自己也是急中生智。这一招真的将满屋人镇住了，老人赶紧拱手叫坐，三五个那身份就是陆莉爷爷的上司见了也要恭恭敬敬地负责接待的干部，也赶忙沏了茶来。

自然，她比仍猫在门外的戚亚萍更急，没待坐定，就连说带比划地说清来意。老人鹤发童颜，早就发现了门缝里张望的伍淑姣。“姑娘，你不该取笑老朽了，既然如你所说那她怎么会怀孕？”

陆莉的连环计果然有效，她朝门外喊：“戚姐，你进来吧！”

伍淑姣在前面扯，易湘在后面推，四个女人这才全露面。到了这一步，老人想推却也推却不成了。

他问：“你这病从什么时候起的？”

戚亚萍说：“结婚那年。”

“哪年结婚。”

“八二年。”

“不对，看你这面容，病根有十几年了。”

戚亚萍惊愕地抬头看了一眼，随后又垂得更低了些。

老人回头让那几个男人到走廊里去转转，回避一下。几个人不乐意地走了后，他说：“讲吧，怎么起的病。”

看看沉默了半天还不并口，三个都劝她。

“病都上身了还在乎说不说。”陆莉说。

“是呀，病莫讳医嘛！”易湘说。

“俺都替你急。诊好病就能复婚呀！”伍淑姣说。

老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要死要活全是命，我不诊了。”戚亚萍打断老人的话转身往外跑。

“叭！”戚亚萍刚抬脚脸上就挨了一耳光。

“怎么打人？”陆莉正要去护，也被推了一掌。

老人说：“我九十八岁了，都可以作你的太爷爷，你有什么话不可在我面前说？”

戚亚萍看老人，几分钟后才说：“你让她们也出去。”

“不行！”老人拦住易湘她们。“心胸宽阔坦荡，百病自愈。你有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患病的真情，就有勇气战胜病魔。”

不知是一耳光打清醒了，还是打晕了。戚亚萍低声说了几个字。

“啥？你手咋啦？”伍淑姣没听清。

而陆莉双手捂着耳朵叫道：“别问了！别说了！”

“有手淫习惯。”老人重复一句。“这就对了，说出病由才知病根。”

“七二年，我从插队的地方推荐上大学后不久，便和班里的一位男同学偷偷地恋爱了。不知谁告到军代表那里，结果全系师生都来批判我、写我的大字报，因为是我先写信给他的。这恶习就是那时开始的。”

老人说：“以后还受过惊吓吧？”

戚亚萍愕然了。“大学毕业时，为了照顾父亲，我要求到父亲下放劳动的那个厂。

上班才几天就被厂里一个造反派头头缠住，我以为跟上这人，父亲的处境会好一些，就答应了他。结婚后才发现天下坏蛋的种种丑行都与他沾了边，就和他分居了。后来，我爱上本厂的一名技术员，并且……后来，在他屋子里，被那头头捉住，要我们光着身子游街，我吓呆了……后来，四人帮倒台了，那家伙进了监狱，我们就结婚……”

一声长叹中，老人紧闭的眼窝里滚出两颗泪珠。过了片刻，才发外气给成亚萍治病，随后又教了一套功法让她每天子时、寅时、午时各练一遍，说百日之内必有奇效。

这时陆莉当然不再五体投地了，敬重地道了谢后欲走，老人唤住她们。并让陆莉也愕然了。“这位姑娘小时大概患过癫痫吧，我也教你一套简单的

功法，可免其复发。”教了陆莉后老人对戚亚萍说：“到了我这种年纪是不能发外气的。但看到你年轻地受着难言的折磨，我这身老骨头就算再活九十八岁又有什么意思呢！”

听到老人舍己为她治病，戚亚萍落泪了。然而，第二天老人去世时，她们一刻也没伤心过。

再告辞后，老人又唤住戚亚萍。

“我那孙女和你的遭遇一个样，只是她让人活活羞辱死了。”说完门关上了。她听到屋里一片老泪纵横声。

又没有易湘的信。别人都有。

为了使自己能容忍戚亚萍手淫的事实，陆莉不去上课、不去跳舞、咬牙切齿地逼迫自己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啃完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和《梦的解析》，但仍不能使她同戚亚萍的关系达到最佳状况，只不过勉强控制使自己再见到她将食指伸到嘴里剔菜渣时不再恶心。

易湘表面上看仍是那样平静，仿佛丈夫不回信是很正常的事。

愁眉苦脸过了两天的伍淑姣又喜笑颜开了，她正担心口袋里拿不出什么去增加营养，丈夫就汇来了两百元，还问她学习得怎么样。她回信说学习大有长进，这实际上是说未出世的孩子有长进，从大前天开始，她一胎教，就感到胎儿在有节奏地蠕动。

“象跳舞似的。”她对同伴说时好得意。

“是快三还是慢四？”陆莉问。

伍淑姣咧着嘴笑。“和钢嘎跳的舞一个样。”这么说本是想讨好陆莉，并表示对录音机主人的谢意。

谁知竟有不领情的。“钢嘎个屁！我看你准生个女儿。”

伍淑姣顿时大惊失色。“咋的？”

“你有意时进门是跨的左脚，可无意时进门全是跨的右脚。”

一句话说傻了伍淑姣。“俺哪一世作了孽，怎么这辈子还没有生儿子的福哇。是哪路神仙借投了这婆胎，俺这就上医院送你回去。”

陆莉连连解释：“这是说着玩的。”

伍淑姣摇着头。“俺知道，无心说的真心话，无意做的有意事。”

“你这大年纪才怀头一胎，管它是男是女，反正都是亲骨肉。”

七劝人劝地劝得伍淑姣气叹得少了，但非要将这婆胎打掉。

无可奈何中易湘出个主意。“那天哄戚姐时不是说过带你去查 B 超，不如真去查查看。

不然如果打胎打下的是男孩后悔也来不及了。”

伍淑姣终于有了些笑意。“中倒中，就不知这儿象不象俺那儿，不给查男查女。”

陆莉说：“天无绝人之路，三个奥皮匠一齐去，总能想出办法来。”

于是在数不清多少好奇的目光中，四个女人一道去医院，总算到 B 超诊断室门口，一副铁面的护士放进伍淑姣就要关门，陆莉说她是俺姐，一侧身挤了进去。跟在后面的两个还没反应过来，门就砰地关死了。

在门外等了半个小时后门猛地开了。气急败坏的陆莉跳出来。

“虚伪！骗子！都是一路货！”

易湘指了指钉在墙上的“喧哗者罚款”的牌牌。“冷静些。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进去，那医生正问查什么。伍淑姣‘俺’了半天才说清，医生却干脆地一挥手要我们走，说是有规定不准作胎儿性别检查，我就添枝加叶地说伍淑姣如何可怜，四十多岁才怀头胎，最后总算说动了，哪知医生解开她的衣服提起探头准备检查时，又突然变脸不给查了不说，还臭骂我一顿，说光看她腹部上的孕沟，最少生育过两胎，还骂我是女骗子，行骗找错了门。”

这时伍淑姣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走出来。

“走哇，还想等着受骗么！”

陆莉说着扭头就走。易湘没拦住，撵了上去。戚亚萍和伍淑姣相看了几眼说：

“我们也走吧！”

“不给检查，也该退钱给俺！”

“算了吧，反正回厂后能报销。”

在路上，伍淑姣对戚亚萍说，她是怕人给厂里透风才说谎的。她已经生了两个闺女，大的去年高考落选后在家里待业，小的正在读高三。丈夫当厂长后，学着步鑫生搞改革，厂内厂外得罪的人数都数不清。这些人天天生出法来捣丈夫的鬼，别的她计较不了就懒得计较，最气恼的是这些人常常当面骂他绝子绝孙。于是，她下决心要替丈夫争口气，为他生个儿子。后来真的怀孕了，就想着如何瞒过众人到这里来生。

“你丈夫知道怀孕的事么？”易湘知道事情的始末后问。

“俺到现在还瞒着他。不然他说什么也要我去打胎的。”

“如果被发现了，不怕受处罚？”戚亚萍问。

“怕啥，大不了是罚款、撤职、降薪，到顶的也不过是双开除。只要生个儿子，坐牢俺也不在乎。”

半夜时，戚亚萍正要起床练功，听到伍淑姣正苦苦呻吟，她问了几句就急忙唤醒易湘和陆莉。

没等救护车赶到，一个小生命就提前一个月匆匆来到了人间。

“男的么？”伍淑姣问。

“女的！”--“男的！”

陆莉又要开玩笑，易湘一声断喝后，将婴儿举到伍淑姣眼前。陆莉忘了书上说的产妇最忌讳精神刺激，易湘则还记得自己那次分娩后不多时，另一名产妇被护士的这种玩笑惊成了产癫疯。

还是没有易湘的信。

这次她笑得同以往不一般。晚上她破例没有复习，拿出一堆的棒针线摆弄起来。

“给谁织？”戚亚萍问。

“儿子。”易湘说。

“五岁小孩怎么要得了这多线！”

“给他也织一件。”

陆莉来兴趣了。“易湘平时老说儿子第一、丈夫第二，这回我可要看看你到底先给谁织！”

“这些事你没体验就少多嘴。”戚亚萍说，“我给你织一件吧，一边织织毛线一边养养气，两不误。”

“那就先谢你了，你织他的这件吧！”

“戚姐，真傻，不是妻子亲手织的穿着不舒服。”

“等你找准了谁作先生，大概连三角裤头都要亲手织吧！”戚亚萍说。

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本是平安无事地上床睡觉的，但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却有人在被窝里悄悄地哭起来了。

朦胧中陆莉以为是易湘。“你就知道自己憋气，干吗不放硬气些？他不给你写信，你也别给他写信。别以为作家了不得，还不如有钱的个体户吃香！”

等发现弄错了以后，易湘也披着衣服起来，开灯后，都有些愣：戚亚萍满脸泪珠，满脸欣喜。

“是不是病好了？”易湘问。

戚亚萍点点头。

“有冲动了？”

戚亚萍又点点头。

陆莉上去搂住她。“我真该是个男人！”

戚亚萍却推开她，看看表后，跳下床满屋里收拾起东西来。

“干什么？”易湘问。

“四点钟有趟火车。”戚亚萍说。

“问你干什么去！”陆莉补一句。

“回家！”说的时候戚亚萍头也不及抬。

三下五除二，戚亚萍拖着行李包就走了。……刚好一个星期后，陆莉正独自在灯下复习功课而憋得满头大汗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她头也不回。

“没见到门上的纸条么，我戒舞了。”

“是我哇，我是戚亚萍！”

开开门，果然是喜气洋洋的戚亚萍站在眼前。

“你怎么又来了？”

“来好好谢谢你们啦！怎么就你一个？”

“你走的第二天伍淑姣就出院回河南了，第三天易油也回湖北去了。”

“离结业还有一个多月，她怎么也不安心了？”

“不知道。那天她厂里的汽车路过这儿，她和司机在走廊里说了一会，再进屋时，心慌意乱地拿起她的东西就坐那货车回家了。比你走得还急，你还没忘记让我和黄总说一声，她连半句话也没留下。在我再三追问下说：学得再多有什么意义。”

“你不是说过等将太湖玩遍了就提前走。”

“家里来信，说厂里搞信任投票，爷爷得票率不到十分之二，就辞职退休了，问我何去何从。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认认真真学点本事再回，免得将来哪天年轻地被人炒了。”

戚亚萍还在从皮包里往外掏东西：“原说来还还人情债，为伍淑姣的儿子买点礼物，再将答应易湘的毛衣织完，哪知变化这快。”

“回去后怎样，如意么？”陆莉问。

“别乱问，来，吃糖，她两个的你也代吃了。”

“你呢，打算怎样？”

“也学伍淑姣，先为他生个白胖儿子再说。”

“我问这培训班的事。”看见她仍迟疑，陆莉说，“住下来，帮我补补前面的课程吧！”

戚亚萍想想，“明天我打电话和他商量一下。”

边说话，边吃糖果，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包糖果的那张报纸上有条消息

说，气功大师洪高琪先生的追悼会昨日在他的家乡举行。她两个和走了的那两个都没有看报纸的习惯。

所以，陆莉提醒戚亚萍别忘了那位气功老人时，戚亚萍动情地说，等有了孩子以后，再和丈夫一起去登门拜谢。

屋里再没人说话时，戚亚萍还在想自己刚才说的：女人真有意思！陆莉却抵不住连日挑灯的困乏伏在桌面上睡着了。

暮时课诵

1

傍晚的天空很灿烂，小柳的家里却阴沉得很。爱人回来时，小柳正在洗菜。他先听到门外有钥匙申在响，尔后，很重的高跟鞋声就进来了。片刻，客厅里砰的响了一下。

他起身去看，见一只杯子粉身碎骨地躺在地上。小柳也不问他们，又走了几步，操起一只热水瓶，轰轰隆隆地掼在杯子旁边。开水溅到爱人的脚上，爱人忍着不出气。小柳也不说什么，依然到厨房里洗那把白菜。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的门锁咋嚓的转动声。

他明白这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

小柳依然不吭声，将菜切了，炒好，又煮了一个人的面条，独自吃起来。正吃着，门锁又响起来。

进来的是丈母娘，她问：“你媳妇呢？”小柳一睨丈母娘手上的钥匙答：“不是给你送钥匙去了？”丈母娘被问住了，就换个话说：“你俩这又是怎么啦？”小柳说：“没什么，她不小心摔了一只杯子，我不小心摔了一只热水瓶。”丈母娘咽了一口什么说：“她单位里闹什么改革，改成了经济实体，所以她的心情才不好！”小柳说：“知道。我还劝她生闷气没用，这事是政治局、国务院让搞的，有意见朝他们提去。”说着他一看表：“哎哟！新闻联播来了。”边说边去开电视机。身后，丈母娘扭头走了。小柳撵上去，大声说：“有人约我今晚去跳舞。妈，你和她说一声。她若不去，我就一个去了！”他说话的那语气，让走在前面的老太太直想跺脚。

七点半之前，爱人赶回家时，小柳已钻进被窝躺下了。爱人搬开三人沙发，铺上一床被子，也睡了。半夜里，小柳听到有哭声，他翻了一下身，仍然睡得很香。他俩这样快半年了，谁先睡就睡床，后睡的就睡沙发。

早上起来，去打饭时，在楼梯转弯的地方，小柳碰上了同事海鸥。海鸥拦住他说：“昨晚怎么没去？害得我和爱红白等了半夜。”小柳一乍：“哎哟！我怎么就将这跳舞的事忘了呢！”海鸥说：“别装！谁不知你这模范丈夫，怕老婆天下第一！”小柳立即正色说：“我有言在先，只要没离婚，就不和别的女孩约会。”海鸥说：“别得意，谁和你约会了？不就是想找个舞伴，散散气，开开心！”说着话，楼梯一阵颤抖。小柳的爱人提着一只菜篮，一脸晦气地从天而降。海鸥见了忙说：“嫂夫人这早就去买菜呀？”隔了半天，才从楼梯底下传上来一句：“别想我绝食，我不会那样怏！”海鸥听了一伸舌头：“怎么，你们也吵架了！”小柳说：“我们才不吵架呢，什么事都是暗自较劲。”

海鸥看见小柳钦下楼就说：“我那位刚才赌气走了，这四只馒头，你正好可以拿两只去。”

就别去排队了。”小柳说：“你不是每餐只要一个馒头？”海鸥说：“还有一位。”小柳问：“谁？”海鸥说：“爱红。”小柳说：“又闹起来了？”海鸥点点头：“他们啦，这一回怕是要彻底解决啦！”小柳叹了一口气：“她那丈夫，白读了一回大学，蛮得像头牛。分开了也好！”

小柳拿上两只馒头，下了楼，将碗放进自己的信箱里，径直上班去了。

他边走边想心事：自己与海鸥、爱红三人，都是去年五一结婚的，婚礼由局团总支操办，很热闹的一次集体婚礼。没想到，不到一年就闹成了反目为仇的模样。她们俩是明闹，别人都知道。自己是暗闹，几乎没有外人知道。局长和他们谈过几次，还将闹的理由归纳了一下，无非是过去的机关一改成经济实体后，大家都忙，都顾不上家里的事。

局长要他们都忍让一下，等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后，就会好的。可他们觉得连一分钟都难忍受下去。拐进机关大门，迎面一个灰不溜秋的人，朝他一合掌，说了一句很古怪又很熟悉的话。

小柳看清这人是一个和尚时，才明白这句话是阿弥陀佛，换了别人，小柳会生气的，在这个机关里上班的人，对来办事的人发脾气、撵他们走路是常事。但小柳今天由于好奇就没有发脾气，心里想：这和尚来财政局干什么？嘴上却问：“你找谁呀？”和尚说：“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小柳说：“连找谁不找谁都不知道，那来干什么？”和尚说：“是这样，同志，我姓释，是灵山寺的，由于近段寺里香火不太好，这一段每天只能开一顿僧饭。显光师父让写了一个报告，请财政局补助一点。我们是头一回向政府化缘，不知这手续该怎么办，才特意来早点，想找个同志请教一下。”

小柳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打开办公室，随手开了日光灯，将啃剩下的半只馒头往桌面上一放，拿起和尚递过来的报告，一字不漏地细看了一遍，说：“只要一万块，数字倒不大。”和尚听了连忙说：“其实，只要五千就行。只是听隔壁林场的同志说，要五千，至少得写一万，才多写些的。”小柳说：“佛家子弟倒也真的诚实，与几俗不同。”忽然，小柳想起什么：“你刚才称呼我什么？同志？”和尚不好意思地说：“按佛门规矩，本该称施主。可对政府领导这么称呼，就太不恭敬了，只好这么叫，你可别见怪！”小柳说：“哪里！哪里！”

说着话，上班的人都陆续来了。

大家轮番看着小柳递来的和尚们要钱的报告，还没看的和看过了的，就把目光去扫那和尚。和尚受不了这目光，挺难为情的。

人越来越多，连楼上楼下各个办公室的人也都闻风来看稀奇。海鸥也来了，一个劲地挤到和尚面前，看了几眼忍不住发问：“和尚师傅，都说灵山寺的菩萨灵，有求必应，你说句实话，到底真灵还是假灵？和尚见是女的，就闭上眼，合掌说：“俗话说，心诚则灵。佛门之事也是这个理。”海鸥追问：“怎样才叫心诚呢？”

这时，走廊上有人大声说：“行财股是不是又在分东西了，怎么这热闹？”小柳赶忙迎上去说：“李局长，灵山寺来了位和尚，还有个报告，想要点钱，大家是头一回遇上这事，不知怎么办好，正商量找你请示呢！”李局长进屋来，小柳从人群中找回那份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摆手：“我眼镜没戴，看不清。”小柳就大声念一遍。李局长听完后不禁一笑：“这改革还

改出鬼来了，连和尚都知道找财政要钱。庙里养了那么多的和尚、尼姑，怎么不出去化缘？”和尚就解释：“庙里僧尼虽然很多，可真正能出门做事的并不多，都是些有病无钱沿半路出家的和老来无依无靠才投靠佛门的。加上周围一带地方，都在搞精神文明，不准人上山进香，功德钱收不了几个。许多初当香客的人，只知磕头拜佛，不知积几个功德钱，显光师父又不准弟子们开口提醒，所以才弄得现在这么个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得已才请政府帮忙解决。”李局长说：“你大概是庙里的二把手吧？”和尚说：“还没明确，不过这些杂事都归我管。”李局长说：“你这庙里的情况和我这里差不多，我实话对你说，如今县财政连全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哪能顾得上你们这些出家人啰！回去和你们一把手说说，尘世在改革，仙界不动也不行呵！”

和尚不知软磨硬泡，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收起报告便走。

人都走光了，海鸥便对小柳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去灵山寺抽个签怎么样？”小柳正在想怎么回绝，爱红从门外进来了。海鸥一怂恿，爱红就说：“去倒想去，就是不会骑车子，太远了，难走！”边说边把眼睛瞅小柳。海鸥说：“小柳去就行，他可以骑车带你。”爱红说：“人家星期天事多呢！”小柳连忙说：“去。我早就想去那庙里看看呢！”

爱红浅浅一笑：“昨天我去统战部玩，碰见一个和尚正在那儿打小报告，说庙里当家的显光师父管理不得法，收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搞得庙里经济上一团糟，政治上也很混乱，要统战部派人去帮忙整顿一下。”说到这里，爱红压低嗓门说：“那味道，非常像李局长在县长面前说胡局长。”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很开心，一点也不像是正和丈夫老婆闹离婚的人。

笑完，她俩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小柳看见半截馒头仍在那儿搁着，刚伸手去拿，爱红急急地来唤他去她办公室。

爱红的文印室一扇窗户正临着一条小巷，隔着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局长正和和尚说些什么。还给了十元钱那和尚。和尚还了他一个揖。“肯定还念了声阿弥陀佛，只是听不见。”小柳说，又说：“昨天打小报告的是这个和尚吗？”爱红说：“有点像。”又说：“我最讨厌李局长这种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爱红在小柳面前说话，越来越不藏心思，小柳觉得其中藏着什么，但他从不敢细想。

2

星期天早上，小柳破例没睡懒觉。他昨晚有意看综艺大观，等他关了电视机，里屋的床果然让爱人先占去，他如愿地在沙发上睡了一夜。天亮后，他悄悄地起了床，从食堂里打回饭菜，放在电饭堡里保着温。吃完自己那一份后；他就打扮得潇潇洒洒的，站到县城的十字路口上等人。

等了一会，见不着一个眼熟的，尽是一些进城赶早市的农民在眼里晃来晃去，小柳就去路旁买电烤饼吃。交了五毛钱，拿到一张厚纸片，正在排队，眼前霞光一闪，一个小个子女孩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穿着红大衣、红弹力裤，从马路那头过来了。小柳赶忙喊：“海鸥！海鸥！”海鸥眼角一扫，见了他，忙跳下车，并说：“给我买两个，我还没吃早饭呢！”小柳真的又掏钱，拿到两张厚纸片。

这时，第一锅电烤饼已经熟了，大家都围上去抢。小柳挤拢去迟了些，只抢到一只。

他看见对面一个人抢到了两只，就朝那个叫了声：“王厂长！”王厂长

反应很快，立即找准了人，“哟，柳股长，你也吃这个？”小柳说：“不只是我，还有海鸥会计也想吃呢。可下手慢了，只抢到一只。”王厂长忙说：“刚好，这两只先给你们，我等下一锅。”小柳也不客气，就用手里的纸片和他换了。王厂长一脸笑容地小声说：“我们厂申请的那笔周转金，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小柳说：“你星期一来看看吧。”王厂长谢过后，又围到烤炉旁边去了。

海鸥咬了一口饼，说：“几毛一个？我给你钱。”小柳说：“算了，昨天拿了你两只馒头，不是也没给饭菜票！”海鸥说：“我倒忘了。还以为占了你的便宜。”远远地看到爱红款款地走来了。小柳忍不住说：“我总觉得你和爱红的闹不一样。爱红是真闹，你是闹着玩的，小两口过腻了，无事生出是非来。”海鸥说：“我也总觉得你心里偏向着爱红，对我只是在应付。”

小柳还没想出话来回答，爱红就到了近前，很好看地一扬眉问：“你俩在说什么悄悄话？”海鸥说：“说你呢，三四天没回去过夜，昨天回去恐怕是小别胜新婚呢！”好好地，爱红突然阴了脸，说：“他敢碰？我枕头底下搁着小刀！”小柳觉得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一种声明或什么的。海鸥转变也快：“大清早怄什么气。来，吃一只电烤饼，小柳特别为你买的。”爱红接过去吃了两口，脸上逐渐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小柳问：“一只够么，要不要再买一只？上山路顶累人。”爱红说：“我带了干粮。”

吃完电烤饼，爱红和海鸥都将手帕伸到小柳面前。小柳一愣，然后用海鸥的手帕擦右手，用爱红的手帕擦左手，并说：“我这样作很公平吧？”海鸥说：“貌似公平。可左手离心近，右手离心远。”小柳说：“你可错了，我是异心位，心长在右边。不信你摸摸。”海鸥说：“你让爱红摸吧！”说着，一抬腿，骑上车子走了。

小柳推动车子，但不能骑，此处正是上坡。走了一程，到了坡顶，才骑上去，他没作声，爱红就很默契地坐到车子后面。海鸥已将他俩拉下两百米。小柳刚想松开车刹。

就听见爱红在耳边说：“让她去，莫追。”隔了一会，爱红在身后忽然问：“你的心的真的长在右边？”小柳说：“没那回事，蒙海鸥的。”

下完坡，走到平路上时，小柳感到两只手悄悄地落在自己的腰上，温温柔柔地有一股暖气伴随而来。小柳见路上来往的人渐渐多起来，心里有点怕，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让那手从腰上松开。这样走了两里路，小柳忽然说：“有熟人来了！”后面的爱红迅速松开了手。刚做完这些，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人，骑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旧永久车，迎面驶过，车后绑着一只大竹笼子，里面装满了公鸡母鸡。小柳叫声：“冯股长！”那人一点反应没有，径直走了。

爱红在后面问：“哪个冯股长？”小柳说：“你来之前，他在我们股里当股长，很有权，人也正直，水平也不错。还准备让他当副局长。这样就遭到人的妒嫉。冯股长有个相好的女人，大家就捏住他的这只痛脚使劲整他，最后将他整到林工商公司里去当副经理，以后就每况愈下。”爱红说：“你怕是看错了啵，行财股的股长，再倒霉也不致于去当鸡贩子。”小柳蹬了几圈才回答：“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掌了这么多年的财权，总该有点过硬的关系呀！”

转了一个弯，看到海鸥站在路边。他俩忙下了车。海鸥用手帕扇着风说：“碰见冯股长了吗？就是那个鸡贩子！”小柳说：“鸡贩子倒是看见了一

个，可拿不准就是冯股长。”海鸥说：“烧成灰我也认得他。他骑的还是财政局的那辆车呢！”小柳说：“海鸥你就爱记仇，那年他把你从行财股撵到农财股，主要是嫌你算盘打得不好，也没别的原因。”海鸥说：“狗屁。反正结婚了，也不怕你们笑。有一回，他要摸我，我不让，还唾了他。”爱红说：“那你当时怎么不揭发出来？”海鸥说：“是我妈不让公牙，说搞不好就是自己抹尿在自己脸上。”

说着话，路旁的炕里有夫妻俩开始打架。哭闹吼叫声，听得一清二楚。男的骂：“臭婆娘，老子好不容易挣了几块钱，留着买烟抽，你这缩头乌龟吃了豹子胆，竟偷去供了菩萨！”女人哭：“还不是为你老子去还愿，七老八十的，总也不死，长年累月害病，把这个家都拖垮了。我不去求菩萨，还能求谁呢！”男的骂得更凶：“你这个臭厌，今天不去庙里将钱讨回来，我就用刀剐了你。”听到这话，爱红的脸一下子红了，催着快走。海鸥却听上了瘾，非要看个水落石出。小柳见爱红非要走，就说海鸥：“你是想从这女人那里学两招对付男人的办法嘛！”海鸥果然中计，说：“他敢这样待我？他爸妈还没生出这样硬气的种来。”说着一推车子，走几步后，将身子移到座登上。去。

车轮开始滚动在田间小路上，三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多说话了。走了约半个小时，就到了灵山脚下，往上全得靠步行。他们将两辆车锁在一起，放在一个农户的家门口。车子一响，屋里出来一个女人，说：“车子放在这儿，掉了可别找我扯皮。”小柳忙掏出一块钱递过去，说：“给包烟钱，麻烦你帮忙看一下。”女人立刻高兴起来，让他们将车子搬进屋里放。还教他们，若是去庙里问签，心里先得想好问什么，不然签就不灵。乡下女人的话，他们听了就像没听一样，一点也不在意。一刀、柳放好车子，抬头看到墙上的奖状上写着：奖给双文明户。他朝爱红和海鸥啾啾嘴，她俩看见奖状后，捂着嘴到门外去笑。小柳细看，发现奖状旁边挂着一串避孕套。女主人也发现了，忙解释说：“这一定是刚才家里没人时，妇联主任送来的。”小柳不好和她多说，忙出门去追爱红和海鸥。

追到半山腰，海鸥累了，不再跑。爱红却还在拼命往上跑，不让小柳追上。小柳欲追，海鸥不让：“别追，她见了那东西，脸红得像熟苹果，连我也不让看。”说过后，又自语道：“也怪，都结婚大半年了，还不知什么是红什么脸呢？”小柳听了不说话，怔怔跟在海鸥后面往前走。

3

灵山寺和灵山林场紧挨着，初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单位：就两栋房子，一上一下，分前后排列着。小柳有个高中同学在林场当技术员，他先去林场，找个人问马泰在不在，那人说马场长下山要钱去了，去了好几天，说是今天回，但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小柳听说马泰当了场长，就问是正的还是副的。那人说没有正的，就他一个剧场长。小柳就吩咐，说马泰上午若回了，就告诉他，说财政局一个姓柳的中午要在他这儿吃饭，一共三个人。出了林场，海鸥问：“马泰若没回，中饭上哪儿去讨？”小柳说：“你自在财政局呆这几年，马泰下山去要钱，现在财政局的三个人自己上了门，他们还不招待一顿！”爱红不信：“你别想得太美！中饭没有吃的，我不怕，我带着饼干。”小柳就伸出小指和她拉了钩，打了赌。

出了林场后门就是灵山寺的大雄宝殿。殿门不远处有一只鸡笼，小柳打赌说这鸡肯定不是庙里和尚喂的，而是林场职工喂的。爱红和海鸥都不和他赌。小柳又打赌说，这灵山寺外面看像个机关单位，一定是文革时建林场

将旧庙拆了，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就将林场的办公室划归庙里了。爱红和海鸥仍不和他。爱红还说：“你想让我将饼干输了？休想。”

大雄宝殿外面的走廊上，几个和尚正站在太阳里说话，议论去年发大水，今年年景恐怕仍好不了。大家意见很一致，没有争论，说的都是附和补充的话。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和尚，用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字；旁边一个中年和尚拿着一张纸条，嘴里念着：“通知，今晚暮时课诵以后，接着开全体大会，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念完小和尚也写完了，两个人又对照纸条检查一遍，见没错，就将小黑板挂在大殿门口靠左边的墙壁上。中年和尚夸奖小和尚说：“慧隐真聪明，要不了几年就可以超过慧明，将来显光师父一定会选你当接班人。”小和尚说：“刘师父太抬举我了，论学问谁也比不了你。”中年和尚说：“我没有受戒，能一辈子享菩萨的福就够了。”小和尚说：“现在连菩萨的福也不好享了，瞧他们光吃饭不作事，难怪慧明师兄要师父撵他们走。他们不走，这庙里的香火，恐怕维持不下去了。”和尚感到有人在偷听，猛地回过头来，见不是庙里的人，脸色才缓和下来。

小柳趁机凑过去问：“请问，有位姓释的师父在吗？”中年和尚说：“庙里的人全都姓释，不知你找的那位法号叫什么？”小柳一愣：“法号？只知道他姓释。”小和尚说：“天下人一入佛门，就都依了释迦牟尼姓释。”海鸥忙插嘴：“那你刚才怎么叫他刘师父？”中年和尚说：“我是居士，可以称俗姓。”小柳说：“那我也叫你刘师父好了。”顿了顿，见刘师父没反对，又说：“我们是第一次来贵寺，请刘师父多关照。”刘师父问：“是参观还是拜佛。”小柳说：“她俩拜佛我只参观。”刘师父转身说：“慧隐，你喊一下夏师父，今天该她值班。”慧隐说：“她怕不会听我的。”刘师父说：“我喊也不行，前天做暮时课诵时，她打瞌睡，我在后面推她一把，这几天她一直不理我。她和显光师父是一个垅里的人，仗着势呢！”刘师父边说边叹了一口气。慧隐说：“那我就试试看。”小和尚顺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那扇门前，叩了两下，又叫了声夏师父，好半天、一个老尼姑才开门走出来，还挂着一脸的不高兴。

老尼姑在头里进了殿，小柳在身后悄悄地对爱红和海鸥说：“她是个来享仙福的居士。”爱红问：“你怎么知道？”小柳说：“她头上没烙点子，没受戒。”老尼姑擤了一串鼻涕，随手一甩，正好甩在海鸥的皮鞋上。海鸥挺生气，见门边的经幡垂得很低，就飞快地弯下腰，用红幡将皮鞋揩干净，然后，装着低头细看经幡是怎么做的。

爱红心里搁着事，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见了蒲团就跪上去。老尼姑忽然用很高的声调说：“点了香再磕头，这么急干什么！”爱红问：“哪里有香？”老尼姑说：“香在这儿。得给钱。”小柳这才想起自己本该先提醒一下她俩，进殿后要往功德箱里放些钱才行。爱红和海鸥各自摸了一块钱出来，问：“钱给谁？”老尼姑用眼角瞥了一下，大约是觉得给少了，更不高兴，装作没听见。小柳忙上去招呼她们，将钱塞进功德箱里。老尼姑这时又开口说：“要是抽签，还得给五块。”爱红和海鸥一怔，相互看了看，但还是各自往功德箱里塞了五块钱。趁海鸥没注意，爱红忽然问小柳：“你怎么不——”小柳懂了她的意思，很严肃地说：“不管是大庙的菩萨还是小庙的菩萨，我都很尊敬，但我从不给任何菩萨磕头。”爱红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老尼姑摸摸索索弄了半天，才将各处菩萨面前的香火点燃，然后就一声声地敲起磬来，嘴里还不停地诵经。老尼姑点香时吩咐过，待磬响了再磕头。磬响时，小柳催他们快磕。爱红和海鸥推让了一番，终于是爱红先磕了。

海鸥以为老尼姑还要为她敲一遍磬，谁知老尼姑待爱红磕了三通后，撂下了锤子，跑去张罗起签筒来。海鸥急忙问：“我的呢？我还没磕呢？”老尼姑半睁半闭的眼睛问了一下说：“地上蒲团多着呢，谁叫你刚才不磕。”海鸥无奈，只得在没有伴奏的条件下，闷闷地碰了三下。

老尼姑连丢了三次卦，不是全是阴卦，就是全是阳卦，反正菩萨是不准这么问。老尼姑问：“你心里想好问什么事没有，怎么老是不准？”

爱红说：“还要想呀？怎么想呢？”老尼姑不耐烦了：“你这姑娘，什么也不懂。

出嫁没有？出了嫁怎么和男人过日子呢？”爱红一下子发出很大声音来，说：“我就问今年考武汉大学插班生班的事情，有没有希望！”老尼姑将卦一扔，一阴一阳，准了。

爱红从签筒里抽出一支签，是第三十二签，中平。海鸥吸取了爱红的教训，先想好了问自己的前途。只一卦就准了，抽了个第九签，下下。

小柳说：“你两个的签都没抽好！”她俩不懂，他就解释：“你没看到武打片中，英雄落难时，总抽的下下签么！”她俩不信，问老尼姑。老尼姑要她们到隔壁去找慧隐写签文。

慧隐就是那受了戒的小和尚。海鸥见了他，像要感化谁似的，甜甜地说：“慧隐小师父，你看我这签抽得怎么样？”慧隐也不答话，接过签一看，又翻开那本很厚的签文，用毛笔在一张黄纸上抄了四句话：第九签，下下，谋望，命里无时莫强求，何须日夜苦优优，莲花镜里何从见，用尽心思不到头。抄完了递给海鸥，也不说话，又接着抄爱红的，也是四句话：从来名利有天机，谋者虽众得者稀，倘不收心思忍耐，必然失计被人欺。抄完后，任她俩怎么问，慧隐一句话也不说。这时，老尼姑踱进来，见慧隐在收笔砚，就说：“这下下签硬是差些，上个月我外甥媳妇的一只银戒指不见了，跑来抽个下下签，结果，银戒指怎么也找不回来。”慧隐也不答话，低眉落眼往外走时，才说了一句：“夏师父，你别试我，我若和女人说了话，佛祖肯定会听到的。”老尼姑叹气说：“这个慧隐，小小年纪，慧根就是又深又长。从不和女人说一句话。”老尼姑说着话也走了。

屋里就剩下小柳、爱红和海鸥。爱红指着海鸥的签文说：“这苦优优的优字错了，应该是苦忧忧或苦悠悠。”小柳说：“可能是有意写成这样的，一优一忧，意义差别太大，解签文的人就有活动余地了。”一直没说话的海鸥，这时开口冒出一句：“这庙里眼服务质量太差了，难怪和尚自己跑到统战部去打小报告。”

小柳见墙上贴着一张什么，就扫了一眼，并趁无人之际，将那张纸撕下来，揣进口袋里。爱红问是什么。他说等会儿再给她们看。正说着，外面有人问：“刘师父，看到财政局的三个同志了吗？”刘师父答：“有倒有三个人，不知是不是财政局的。”

4

小柳他们正待出屋，外面忽然吵了起来。林场来找小柳他们去吃饭的人，是场里的王会计。王会计一看到挂在殿门旁的小黑板，认出正是林场上星期丢失的。大概是王会计与这几个和尚有些积怨，来往没几句话，双方就吵起来了。和尚人多，王会计吵不赢，就动手抢。和尚虽然人多，都是些年老体弱的，走廊又窄，人多施展不开，王会计一人和他们打了个平手。

小柳有心想帮王会计一把，匆忙中，他喊了一声“显光师父来了。和

尚们一听，忙住手站着不动。王会计趁机夹着小黑板，从台阶上跳走了。

和尚们一看上当二都把眼光对准了小柳他们三个。海鸥有些慌，大声埋怨小柳说：“别人的事，你去耍什么聪明！”话里有讨好和尚们的意思。爱红在身后一把拽住小柳的衣服，小声说：“要不，我们到屋里去，把门撑起来（等王会计喊林场的人来救我们出去！”小柳说：一别怕，未必他们还敢开杀戒和色戒不成！”刘师父带着几个和尚已走得很近了。”

突然，背后一声响，一直关着的那扇门开了，小和尚慧隐从屋里走出来，正色道：“不得对香客无礼。得罪了香客，我们还能继续在这儿修行吗？”刘师父他们愣了愣，终于软下来。慧隐对小柳说：“你们可以走了。”小柳、爱红和海鸥赶紧穿过人缝，跑到了林场。

王会计已在办公室里摆好了茶和瓜子。见他们来了，就去厨房催菜。

小柳便掏出那张纸念起来：“《十月二日广州空难中出现的奇迹》，作者，安景。

震惊中外的十·二广州空难事件中，死伤了一百多人，其中三位幸存者，只有表皮受了一点轻伤……笔者近日访问这三个人，现将其中秘密写在下面：一、三人的基本情况：冯锦标（男）现年三十二岁。家住佛山市石湾忠信路，现任佛山寺佛协秘书。黄昌华（男）现年三十七岁，家住广州市前进街，为人正直，信仰佛教。林婉明（女）现年三十四岁，家庭广州市江南西路，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家庭信仰佛教。三人皆受雇于某商业公司，任业务员。二、到南普陀守打普佛：三人于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来厦门办事，并买好十月二日回广州的机票。不知怎么她们心里总有一种不祥之兆，便于九月三十日到南普陀寺，由监院德辉法师安排他们在十月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早课随堂普佛。

打完普佛后，三人登上寺后的五老峰，眺望大海，埋在心里的不安顿时烟消云散了。”凑在一边看的爱红说：“这个眺望的跳印成了跳。”小柳继续念：“十月二日六时许，他们在厦门机场排队领飞机座位的牌子时，忽然来了一个人插在他们前面，领去了十多张座位牌，而使他们领到九排ABC三个座位的牌子……飞机被劫持后……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迫降……机翼撞到了停在机坪上的一架飞机头部……飞机后半部又撞上正在准备起飞的一架上海飞机，一声巨响，厦门--广州的二五一〇号班机顿时断成两截，断的部位正好是十、十一排之间，正是插队那人拿走的那些座位……三人跑开几秒钟之后，飞机残骸就爆炸了……后来清理现场时发现，所有东西都已化为灰烬，唯有小冯带的《阿弥陀经白话解》、《竹窗随笔》和星云法师著的《佛光普照》等书，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王会计早就将菜上齐了，等读完才叫他们上座，边吃边说：“这庙里呀，真和尚就只显光师父和他们的两个徒弟慧明和慧隐，别的人都是过去一心只想享共产党的福的人，如今见共产党改了章程，就又来菩萨面前吃闲饭。”小柳问：“听说这庙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王会计摇摇头说：“那倒未必。显光师父的德行很高，这两年光是国外捐的钱就有十几二十万，原先准备将旧屋扒倒，重盖庙宇，可去年以来就没听见议论了，依我的愚见，这可能是显光师父在用计，让那些假和尚吃不了这苦，自己离开走路。”

门外有人咳了一声，王会计一乍：“马场长回来了！”没待起身，马泰果然就进来了。小柳边握手边和他说了几句打趣的话。马泰坐下来后说：“我上你家去找你，你媳妇说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一脸的乌云，我怕听见炸雷，

赶忙扭头就走。也难怪，你带这么漂亮的女伴出来玩，老婆还不发脾气！”海鸥一点不善，也发起攻击，说主人迟到，要罚酒三杯。马泰说：“只要你们能帮我弄到十万元财政周转金，喝三瓶我也豁出去了。”小柳按住马泰：“别逞能，上回见面你还说自己肝功能不正常呢。你也别喝酒，钱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你只要优惠卖给我们每人一方杉木就行。”马泰看了王会计一眼。王会计会意地说：“正巧，场里正在处理一批烂杉木，按柴禾的价，七分一斤。要的话，过几天派个车给你们送去。”海鸥说：“我不缺柴禾。”小柳从桌底下踢了她一脚，她就不作声了。

小柳让马泰将报告给他。他看了一遍，吩咐马泰过几天派个人去拨款就是。

酒过三巡，小柳问马泰：“你要这多钱干什么？”马泰说：“想办个制药厂，这灵山的草药多得很，制成成药后，价值就要翻上百倍。这一片大山都是林场的，可老百姓中百分之大部分都是穷得叮当响。我这一任，不给他们带来点好处，问心有愧呀！”小柳说：“你还是那样血气方刚。我可是一点棱角也没有了。”马泰说：“不磨光角你能在机关里站住脚？”小柳说：“再说钱吧，我多给你五万怎么样。”马泰说：“不怎么样，就十万吧。这年头，十万可能干出二十万的事来，真有二十万，则可能当十万用了。”小柳点点说：“你若是来当财政局长就好了。”马泰说：“这也难说，如今连和尚也朝你们要钱，这个家可就难操持了。”小柳说：“你怎么知道了？”马泰说：“刚才路上遇着庙里的慧明了，他自己说的。昨天去了，今天又去，却不知道你们星期天放假。”小柳说：“这些和尚也真有意思。”马泰说：“是有意思。去年年底抓计划生育，我让人在庙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山区人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和尚们不让写，要写只能写少生孩子多拜佛。扯了半天皮，还是显光师父发下话，说栽树与拜佛是殊途同归，要和尚们别再闹。我从那时想到现在，也没悟出这么个殊途同归的道理来。”小柳说：“我也想不到，我们没有慧根。”

这时，有人进来在马泰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小柳听马泰说：“让他再等一会儿。”马泰回头接着说：“我觉得显光师父很像一个人。”小柳问：“谁？”马泰用手指蘸了点汤，在桌上写了一个字，小柳见了大笑。爱红、海鸥伸伸脖子，看清后也笑了。

5

吃罢饭，马泰告诉小柳，庙里的慧明和尚在隔壁屋里等他。

小柳过去，见果然是昨天上财政局要钱的那个和尚。慧明见小柳他们进来，弯腰作了一个揖，再叫：“柳股长，实在对不起，不知你要来小庙，没有安排好，请你多包涵。”小柳说：“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只苦了她两个，一片诚心来拜佛，却差点郁成了心病。”爱红和海鸥一齐忿忿地说：“特别是那个老尼姑，太不像话了！”慧明忙赔不是：“几位若不计较，我马上就亲自给你们打一堂佛。”小柳望望门口的太阳，说：“只怕是天太晚了。”慧明说：“晚了不要紧，就在寺里吃桌斋席再回去。”马泰一旁插嘴：“灵山寺的斋席可是大名鼎鼎的，平常的人想吃都吃不上呢！”慧明说：“马场长再帮我留留客，斋席就请你作陪。”马泰说：“柳股长，不看增面看佛面，吃了斋席再走。”

天黑不怕，我叫林场的汽车送你们回去。”小柳看看爱红，发现爱红正在看他，眼里的意思仿佛是让他答应留下。小柳于是点头同意了。

又说了几句闲话，慧明起身先去，说是先去准备一下，等会儿来请他们去打堂佛。

慧明走了几步，小柳将他喊住，递给他一张纸；“这是刚才我从庙里墙上摘下来的，还给你！”慧明说：“怪不得刚才刘师父不肯为你们办斋席，说你们偷寺里的东西，还告到显光师父那里去了。”小柳说：“那你是不是有难处？有难处我们现在就可以走！”慧明忙说：“哪里哪里！显光师父洞察秋毫呢，他叫刘师父一切听我的安排。”说完，慧明就走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尼姑来请他们去。开始，小柳还以为是两个小和尚，是爱红悄悄告诉他的。他仔细一看，那手那脖子和那胸脯，果然是只有女的才有。马泰说：“我也去。我离得这近，却从未见过真佛！也去开开眼界。”

一进殿门，那钟磬和木鱼就一齐响了，四周香火镜绕，两排僧尼分立，将佛经念得嗡嗡作响，肃穆神圣极了。小柳、爱红、海鸥和马泰，无不是身不由己的样子，一下子就匍到蒲团上去了。

接下来是抽签。这次是在后殿的一间净室里，由慧明、慧隐两个亲自打卦自签。他们四个却是一个个分别进去。慧明说：“这问卦，实际上相当于洋教里的忏悔，除了佛前弟子之外，是不能有别人在场的。”海鸥先进去，才几分钟就出来了，一脸的兴高采烈，双手按着爱红的肩膀蹦了三下，同时叫了三次：“上上签！上上签！上上签！”爱红问：“你问的什么？”海鸥说：“前途呗！”第二个是爱红，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出来。

出来时，很忧伤地说：“我也是上上签！”海鸥说：“你是问婚姻--我知道！”爱红几乎哭了出来。“他们说我俩会白头偕老！”小柳见爱红这个模样，也不和马泰谦让，一头钻进净室里去了。

慧明说：“你先想好问什么，再静想一会儿，然后再抽签。”小柳说：“我什么也不问，我不想抽签。”慧明说：“那我给你看看面相和手相。”小柳说：“我也不想看相。”慧明一愣，隔一阵才说：“那你就静坐一会儿，我给你念一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见小柳没有作声，慧明招呼慧隐，两人一齐朗诵起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一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小柳猛地站起来，说声多谢了，就自己开门往外走。

海鸥急切地问：“么样，你问的么样？”小柳眼睛一转说：“我问咱们这儿什么时候能实现精神文明！”他这话让爱红在嘴角上笑了一下。

只剩下马泰一个人了。马泰拿不定主意进去问什么签。小柳出个主意，让他就问林场的前途如何。马泰露出一丝苦笑：“也罢，场兴我荣，场衰我耻，林场的前途也就是我的前途。”言毕就推门进去了。

功夫不大，慧隐出来，请大家都进去休息。马泰见大家进来就笑着说：“慧明和慧隐都算定林场三日之内，必进一笔意外之财。”小柳也笑，“如今的和尚也精了，见你中午请我们吃饭，就知道我会给你们弄一笔钱来。”马泰说：“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慧隐说，这笔钱不算财，不用还的钱才叫财。我这穷单位，谁会给了钱不叫还呢。”

说时，慧隐捧来一叠佛门书籍，慧明让大家一人挑一本，拿去作个纪念。小柳挑了一本《暮时课诵》，爱红挑了一本《朝时课诵》。小柳将《暮时课诵》翻个个儿，想看看封底，发现封底印着《朝时课诵》几个字，原来他俩选的是同一本书。海鸥和马泰也各选了一本。

说了一会儿话，小柳提出要见见显光师父，慧明面上露出难色，用眼睛直瞟慧隐，慧隐装作没注意，一旁埋头整理那些书。慧明只好向小柳解释：“显光师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外人一概不见，就连我和慧隐也不能轻易去打扰师父。”马泰也说：“我在林场干了七八年，恐怕见到显光师父的面也就七八次吧！”小柳说：“那年准备给和尚尼姑定行政级别时，显光师父初步定的是什么级别？”慧明说：“怪我无能，只给师父争了个副县级！”爱红、海鸥听了，一旁直吐舌头。“幸亏这事没搞成，不然真是愧对师父了。”慧明继续说。小柳想起一个问题：“那--怎么不让显光师父当县政协副主席呢？”慧明说：“师父今年快九十岁了，早起了龄。我们倒没超龄，可道行不深，没有威信。”小柳说：“我看庙里的事，实际是你当家。”慧明慌忙说：“那我可没这大胆，都是在听师父吩咐。”慧明神色紧张地看着慧隐。

慧隐不动声色，拿起多余的书往外走，转眼间，也神色紧张地跑回来说：“师兄，不好，有闹事的来了！”

走到殿前，一个中年男人，正拖着一个女人，在台阶上挣扎。那女人嘴里苦苦叫着：大慈大悲的菩萨，快救我一命吧！”几个和尚，尼姑拦呀挡呀都无益，那男人力大如牛，一膀子就摔开了，三步两步闯进了殿门。男人喘了口气，吼道：“死婆娘，你把我的钱给哪个菩萨了？快指给我看！”

小柳身后的马泰这时叫起来：“高大全，你这是干什么？高大全的男人一怔：“是马场长你呀，这死堂客瞒着我来庙里烧香，将我攒的一点钱全都给了泥巴菩萨！”马泰说：“你放开他，有话好说嘛。去年你还表态说争取三年内入党，这个样子能行？”高大全说：“我那是被你批评糊了，瞎说一通。不过场里规定，要精神文明，不准求神拜佛信迷信这一点，我可是没违犯。只有这个死婆娘，不听说，每次总是偷偷摸摸地往庙里钻。骂也骂过，打也打过，都无益，今天非要出出她的丑，把香火钱要回去，看她以后还有不有脸来。”马泰说：“我给她讨个保，再不犯，你放了她，行啵？”高大全说：“这是我自家的事，你场长的权力无效！”马泰生气地说：“那看你以后还找不找我！”说着就走开了。

到了旁边，马泰对小柳他们说：“这人是二百五，场里的这条规定是偷着订的，让庙里和尚尼姑知道了，日后怎么能和平共处呢？”小柳说：“你这又不是政治局文件，保不了密，庙里早知道了。”小柳对马泰讲了昨天慧明在财政局讲过的话。马泰见和尚并不怎么恼怒，才放下心。

爱红和海鸥这时记起，这就是早晨在路边炕里吵嘴的那对夫妻。

慧明对那对夫妻说：“你们吵架到外面去，别在殿里惊动各位菩萨。”高大全说：“我偏要看看菩萨到底是怎样发慈悲的。”说着就踢了女人一脚。女人忍着痛，没有哭。

他又踢了一脚，女人仍不哭。高大全火气一下子窜上来了；“死婆娘，你对菩萨还真有感情啦，怕惊了他们的好梦--你哭不哭？”他一下比一下狠地连踢了三脚。女人被踢翻了，爬起来时，她顺势在蒲团上磕了三下头。高大全一跳几尺高，走上去按着女人的头，拼命地往地上撞。撞几下，说一声“你哭不哭？今天非要你在菩萨面前哭个够！”女人不作声，任男人打骂，一得空，就赶忙向菩萨磕头作揖。

高大全见女人忍得住痛，就改了主意，一把扭过女人，想让女人磕反头，将屁股对着菩萨。女人对这一点非常清醒，只要是对错了方向，她就不下跪，抗不过男人的蛮力时，宁肯直着身子摔在地上。折腾几下，未能如愿，

高大全这时说：“我人打累了，手打痛了。懒得打了。”大家听了这话，正欲松口气，以为这事该了结时，高大全走到香案上，拔出一把燃着的香，放到嘴边吹了吹，等露出明火，就抽了一支接到女人的手上，嗤的一声，窜出一股青烟丝，女人全身哆嗦起来。

小柳心头一紧；同时感到自己的手被人攥住了，低头一看，是爱红。爱红的手变成了青紫色，眼睛里，许多泪花在打着转。小柳轻轻说：“别这样，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爱红仍不松手，说：“我怕。像是他在打我。你快叫他住丰。”柳抬头寻马泰，找了几圈不见人。他只好跟慧明讲。

小柳说：“这女人捐了多少功德钱？你们退给她算了。”慧明说：“功德箱是显光师父锁的，我们都打不开。”隔了一会，他悄悄地说：“要不你和慧隐说说，看他能不能去和师父说一声。”末了又补一句：“别说是我的主意！”小柳便开始找慧隐，却总也找不见。问刘师父和夏师父，都说刚才还在这儿，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问海鸥，海鸥说：“刚刚还在这儿念经呢！这么多的和尚尼姑，都在看热闹，就他和慧明念什么经！”

小柳正打算让爱红松开手，自己到别处找一找，忽听见殿后面传来一声：“阿弥陀佛！”声音虽低，但强烈得很，很像空山中的回声，一下子就透进心里。和尚、尼姑听了，立即低头垂手，合起掌，也念了声阿弥陀佛。地上的女人，也忘了香火的灼痛，爬到薄团上一个连一个地磕起长头。

殿后转出一个和尚未，看模样不过五六十岁，慧隐一脸专注地跟在身后。

小柳正猜这人是谁，那和尚走到功德箱前，朝慧隐一挥手。慧隐马上用手中的一把钥匙，将功德箱上的锁打开，并随手打开箱子，现出小半箱钱来。那和尚对高大全说：“都拿去罢！”高大全尚未反应过来。刘师父说：“菩萨开恩，发了慈悲，叫人把自己的钱拿去。”慧隐在一旁说：“刘师父你错了。这位施主，你将这些钱全拿去罢，家里如果不到山穷水尽，你也不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家人，是不是？”高大全忙说：“是的，是的，小民谢菩萨开恩。”一惊一喜，他也顾不上廉耻，脱下裤子，将功德箱内的钱一骨碌地装了进去。

那些没受戒的和尚、尼姑一看，急了，一齐拥到那和尚面前，叽叽喳喳地说，寺里一日两碗粥，这么多的钱却轻易给了一个不信佛的人，让大家看了心寒。那和尚也不作声，轻轻拂开众僧，走到那女人面前，以手加顶，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了好大一通。后说了一声起，那女人就真的站了起来，一脸的顺畅之色，完全不似刚刚挨过毒打之人。那和尚说：“女菩萨，我已注意你好久了，你不该呆在凡俗之人当中，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举荐你去汉口归元寺受戒。”女人听了一口回绝：“法师好意我心领了，可我实在舍不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和尚叹了一口气：“本该是佛门中人却不入佛门，不该是佛门中人却要赖在佛门。”说罢，径直往后殿去了。

小柳见那和尚人影不见，问慧明：“他是显光师父吗？怎么这么年轻？”慧明不作回答，只顾喃喃自语：“显光师父往外一站，我就觉得自己连糠批都不如。”

高大全前脚出殿，那女人后脚就跟上了。海鸥冲她叫：“别理那牛东西，和他离婚！”那女人回头望了一眼，没说什么，依然去撵在前头的男人。爱红忧伤地说：“妇女越解放命就越苦。”小柳装作没听见。

等到帝菜全部搬上桌子，大家心情才好转起来。马泰直叫嚷：“庙里厨

师有这好的手艺，我可真没想到！”海鸥和爱红则小声嘀咕：“不是说和尚吃素，怎么鸡鸭鱼肉全有？”作陪的慧明不解，只一个劲地叫他们先将每样菜都尝尝。大家一尝，才发现所有的鸡鸭鱼肉全是假的，是用面粉掺上其它素菜做的。

小柳连连称奇。慧明又给他们敬酒。海鸥以为酒是假的，是白开水，端起来正要喝，却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便叫“怎么庙里能喝酒了？”慧明说：“尝尝！先尝尝！”一尝才知道不是酒。问时，慧明笑而不答。小柳佯作生气，说不知真情，就罢吃罢喝。慧明只好说明，这是后山上一种竹子里面的水。马泰问是哪种竹子，慧明无论如何也不肯说。

吃到一半时，小柳说：“其实，你们这种手艺，完全可以到城里去办个斋席馆，肯定可以赚大钱！”慧明说：“我和师父讲过，师父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是不表态。”小柳说：“也许是庙里经济状况好，还不用走那一步吧！”慧明说：“若说好，只有师父和慧隐知道。我虽然管台前台后的杂事，可我只知道情况不好，不瞒你说，庙里的米只够吃几天了。我说的几天，是只能煮粥，不能煮饭。”海鸥问：“那你这桌斋菜是怎么做的呢？”慧明说：“师父点了头呗。师父点了头，只要不犯戒律，厨师什么都能变出来。”马泰问：“那是不是也给显光师父开了小灶？”慧明说：“那倒没有。开不开小灶，对于师父都无所谓，他可以辟谷，只要一开辟谷，就可以一连十几二十天，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不喝，人照样精神抖擞。”小柳说：“那你手上没有财权，怎么管事？”慧明说：“没有办法，只好一天到晚撵大家出去化缘，弄得全庙的人都埋怨我。

没办法，才听了林场王会计的话，到你们财政局去要钱。”

听到这话，小柳忙叉开话题，问慧明的身世。马泰不待慧明开口又将话题扯回来：“柳股长，咱们同学一场，想你不会怪我说直话。我和慧明作邻居不是一年半载，他的德性在庙里不是数一实实在在是数二。你们今天这种待遇，就连前年省政协的一个副主席来，也没享受到。说穿了，慧明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他是为了解燃眉之急，才这样作的。他不忍心看到庙里的香火在他手里熄了。他要的数字也不大，五千块，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钱数。我帮他一把，也等于帮我一把。林场小卖部每年收入两万多，全靠的香客。不然，这大山抄子山，鬼才来买东西。”马泰说了一大通才停下来。一直不吭气的爱红也开口说：“这个忙你帮得了。你就帮他一把吧！”

见海鸥也要说，小柳笑了：“海鸥你别说，我知道慧明帮忙抽了一个好签，所以你要帮他说话。五千块钱并不算多，难的是找个合适的理由。那个报告肯定不行。现在好多单位的干部职工连工资都难发出去，还能顾得上庙里的和尚？这个口子一开，说不定大家都会拥到庙里去吃现成饭！”

慧明想了几个理由，如修庙、塑像、修路，接待省佛教协会领导，筹办授法大会等，都被小柳一口否定了。直到吃完斋席，还没想出个合适的理由。

撤了席，喝茶时，小柳忽然问：“庙里有舍利子没有？”慧明摇头说：“若有舍利子，灵山寺就成圣地了！”小柳问：“有没有办法得到？”慧明欲言又止，禁不住小柳再三催逼，才说：“依显光师父的德行，圆寂之后，大概可以得到几颗舍利子。”小柳一拍大腿：“就这理由，你马上去写一个报告，就说防止显光师父圆寂后，舍利子遗失或流失，必须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如建玉石塔、黄金盘、以及特种薪柴等，故须财政拨款五千元，自筹三万元。

这样的报告才能有效。说别的人都不清楚，但大家都知道舍利子是千年难得的宝贝，你这一写，局长不重视才怪！”慧明却犹豫起来：“这样写，师父知道了会怪罪的！”小柳说。“你找张白纸盖上庙里的印，我帮你写。不过，我有言在先，日后显光师父圆寂，炼舍利子时，我们四个可都得来看看！”慧明说：“这好说。”

这时，天刚黑，庙里的钟声响了。慧明说该做功课了。小柳说反正有车送，干脆看了暮时课诵再回去。

8

大筹一响，和尚们一齐唱道：“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河……”

马泰准备汽车去了。剩下小柳他们三个，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不作声地观看，前面用一大块善男信女送的红布匾掩饰着。这是慧明特别安排的，主要是怕显光师父出来检查时发现了。但爱红仍忍不住对小柳说：“来了一整天，就现在这庙才像是座庙。”正说话时，那边墙角有一阵小小骚动。

昏黄的烛光下，姓夏的老尼姑被两个年轻和尚撵出殿门。老尼姑一路低声哭泣着，嘴里数落：“庙里不要我，我这一把老骨头上哪儿去哟！”隔了一会儿，殿门外传来一阵人声：“夏师父，这点钱显光师父让你拿去好好安家。”小柳他们听见这是慧隐的声音。

灯光下，还看见有个人在众僧后面一晃不见了。小柳觉得那人应该是显光师父。

由于要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钟磬铃和木鱼的节奏比往日快些，功课也结束得早些。念完《祝伽蓝》后，和尚们转身向上，顶礼站了起来。引磬响了最后一声，和尚们都向殿外走。

慧明这时叫了声：“五分钟后，回殿里开会学习！”等人都走了，他才叫小柳他们出来。小柳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把夏师父赶走了？”慧明说：“显光师父来时，她还在打瞌睡。这种事以往也有，可师父他近段不知怎么的，只要谁出一点差错，就将谁撵出山门。”爱红说：“我看你师父肯定心里在筹划什么大动作。”小柳说：“你怎么知道？”爱红说：“凭女性的直觉。”

这时马泰来说车准备好了。海鸥兴趣不减，非要看看和尚们怎么开会。小柳无法，只好要慧明通融一下，先开会，后学文件。慧明说这个不难，因为显光师父是不参加这种会的。

和尚们再次集中到一起，等慧明一宣布开会，刘师父就带头发难。主要是给显光师父提意见，说了一大堆，有说他不关心别人疾苦；有说他处分人太狠，一点后路也不留；有说他光会修行不会当领导……

见庙里开会和局里开会是一样的情景，海鸥顿时兴味索然，连连说：“走吧！走吧！”于是慧明就出来送。小柳不解地问：“大家这么说显光师父的坏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怎么办？”慧明说：“显光师父最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没人敢去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自己又从来不来听会，所以大家才这么放肆。”慧明又说：“意见只是意见，谁又奈何得了显光师父呢！”

临别时，小柳吩咐，要慧明过几天邀王会计一起去拨款。

林场只有一部旧解放。驾驶室怎么也挤不下他们三个。小柳就说他站到车厢去。海鸥钻进驾驶室，爱红也进去了。汽车刚一发动，爱红忽然说她怕汽油味，要到车厢里去。

小柳不能扔下爱红一个人在车厢里，只好让驾驶室空一个位子。

爱红靠在车厢的左边，小柳靠在车厢的右边。下山路，汽车虽然带着刹车，依然很快，三月的风很凉，小柳感到风直往脖子里灌，身上在一层层地起鸡皮疙瘩。正在畏冷，汽车猛地拐了一个弯，小柳没注意，一下子被甩到车厢的左边，差一点扑到爱红的怀里。

海鸥听到动静，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问：“怎么啦？小心别出事。”小柳回答：“好险，就差一点点！”待海鸥缩回头去，爱红问他：“你说什么只差一点点？”小柳听了不作回答，隔了一阵才问别的：“你凭什么说显光师父要搞大动作？”爱红说：“庙里这种情况，不变变行吗？”小柳说：“到处都在变，也不知几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爱红说：“若是能取消户籍制就好了，那时，我就一个人跑得远远的，完全不用闹离婚闹得头破血流。”小柳想了想才说：“那时，我也说不定会学你跑得远远的。”

小柳知道有只手正在车厢上沿上，一点点地挪向自己的手，他有点怕，正不知怎么办，车停了。海鸥喊他下去搬自行车。

自行车搬上车厢后，海鸥也爬进车厢，一边爬一边说：“今晚的月亮还真有点诗意呢！”

9

第二天一上班，小柳就从抽屉里拿出棉织厂的那份报告，将上面批的二十万改成十万。然后又将林场的报告上写了“经研究决定，拨给财政周转金十万元”等一行字，并盖上行财股的大印。办完这些事，他才开始一如既往地扫走廊。一边扫一边和上班的同事打招呼。爱红上班时，只看了他一眼。他说：“上班啦？”爱红没有理他。他想，这一定是在怪自己昨晚不该胆怯。

正在猜测，李局长提着一只黑皮包进楼来了。小柳见李局长脸上气色很好，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灵山寺要钱的报告，尾随而去。

李局长刚坐下，小柳就进来了。两人相对一笑，小柳赶忙给李局长杯子里沏上茶。

沏完茶小柳并不办正事，而是说：“李局长，你知道吃素的和尚，为什么不吃葱蒜韭菜和红苋菜吗？”李局长说：“那天，那和尚走后，我就一直琢磨这个问题呢！”小柳说：“我昨天专门为这事去了一趟灵山寺，总算问了个清楚明白。”

李局长一催，小柳就说开了，“从前，有个皇帝叫梁武帝，他不愿当皇帝，脱掉龙袍，拜在智功师父门下做了和尚。西宫娘娘极不情愿，就想破梁武帝的道行。一天，她派人给梁武帝送来一双僧鞋和一顶僧帽。智功师父见了，接过僧帽扔在地上用脚踩，却把僧鞋供在香案上。梁武帝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敬帽子而敬鞋。智功师父就叫他拆了鞋帽细看。一拆才发现，僧帽是用女人的褰衣做的，僧鞋是用经书填起来的。隔了一阵，西宫娘娘听说梁武帝要宫中厨师做些素包子送去，就想了个主意，让人杀了条狗，做成狗肉包子。包子送去时，智功师父二话没说，一个人将一笼包子全吃了。吃完之后，一只黄狗从他袖子里跑了出来。智功师父看见西宫娘娘埋狗头的地方长出了葱，埋狗脚的地方长出了蒜，埋狗皮的地方长出了韭菜，狗血泼在克菜地里，克就变红了。所以，后来和尚的素菜里就少了这四样。”

李局长呷了一口茶，想一想连声说是有点像那样的来头。

小柳趁机将庙里的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听说是为了保护舍利子，就提笔签了“同意拨款五千元”几个字。还一再叮嘱，要小柳对这件事要进行定期追踪检查。

小柳收了报告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棉织厂王厂长已候着多时了。小柳从抽屉里拿出他们厂的报告递过去，说：“批了。拿这个会拨款吧！”王厂长一看后说：“不是说二十万，怎么只有十万？”小柳说：“嫌少，那就等下一批吧！”王厂长忙说：“我只是问问，谢谢你，柳股长！”小柳说：“我还没谢你昨天的电烤饼呢！”王厂长说：“屁，改日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王厂长刚走，爱红就进来了。她将一包威化饼干扔在小柳桌上，说：“昨天输给你的饼干，你没功夫吃，留到今天吃味道就变了。”小柳知道爱红不爱吃甜食，威化饼干很甜，显然是为他准备的。小柳拆开饼干袋，一口吃了两块，说了一句戏言：“好事成双嘛！”爱红嗯了一声：“你的胆只有芝麻大！”小柳叹口气说：“谁叫我们当初谈恋爱时，老打瞌睡，选错了目标呢！”爱红说：“你不想再选一次吗？”小柳说：“若是再选错了呢？”爱红生气了，扭头就走，走到门口时回头说了一句：“除非你瞎了眼！”小柳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想解释，可爱红已经走了。

星期二、三、四，林场和灵山寺都没有人来。星期五中午下班时，慧明才来。小柳说：“若不怕不干净，跟我上食堂吃了饭，下午再办事。”慧明说：“那钱寺里和林场都不要了。”小柳很奇怪：“怎么变卦了呢？”慧明说：“显光师父真的来了个大动作，他将刘师父等人全撵走了，没受戒的人中，只留下三个聪明肯干的。师父说寺庙也不是清闲享福之地，只要他在世一天，这庙就不会重修，僧粥也不会改变，还宣布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二十多万元钱，全部借给林场办制药厂。我仍在庙里管事，但主要是与林场商量如何办厂。一应佛事，师父都交给了意隐。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师父真正喜欢的是慧隐。”小柳安慰他：“那也未必，将来厂办好了，庙里的分红多，这实权不又在你手里。这就像那功德箱的钥匙。”慧明叹口气说：“我还得赶回去，刘师父他们一走，庙里的香火反而旺了起来，人手不够用，什么事都得亲自动手。朝时和暮时课诵，连师父都得出面。”小柳说：“这么忙，下山打个电话来说说，不就行了？”慧明说：“电话用不得，用多了，人会变懒。”

慧明作了一个揖走了。小柳锁上办公室的门，一转身爱红正站在背后。爱红说：“听说要搞小政府大社会，财政局的人要精简三分之二。”小柳说：“减那么多？”爱红说：“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小柳说：“也好也不好！”爱红说：“反正我是豁出去了！”走廊那头钻出海鸥，她问：“说什么悄悄话，这么神秘？”小柳说：“这年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改革呗！”

小柳还未打开家门，下班的电铃声就响了。这时海鸥还在爬楼梯。爱红不在单位住，她正站在街边上，等一辆洒水车呜呜地超过去。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稿毕

伤心苹果

长途客车的车门打开时，一阵冷雨哗哗地扑了过来。抢先挤到门口的两个人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石祥云趁机拨开他们，一点也没躲避地钻进雨中。雨其实并不大，只是有点密，不一会儿脸上就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了。天上昏暗暗的，沿街的小杂货摊早早地亮起了电灯。北风顺街而下，将灯光照耀下的小城吹得一晃一晃。

石祥云正低头匆匆走着，忽然听见街边的商店里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看了几眼，发现县委政研室的小徐站在门口的人群中。

石祥云停下来，怎么在这儿，等雨停啦？

小徐说，没办法。出来转转，忘了带伞。不是说你昨天到省里去了吗，怎么还在县里？

石祥云说，我是去了，这不，刚下车。

小徐说，什么事，这样急，来回一千多里呢！

石祥云正欲开口，一见人多又有点不便说，只好笑一笑，然后说，晚上等我，我来你家里玩。

小徐说，看你这模样是有什么喜事吧？

石祥云做了一个手势后扭头继续走路。他听到背后有几个人在小声议论，说这就是那个写小说写出了名的石作家。不知怎么的，他听了这话一点也不自豪，反倒有一种赶快逃离的感觉。

文联和文化局在一起，但大门口只有文化局的牌子，所以一般人很难找到文联。不是文联不愿挂牌子，是文化局不让挂。文联成立那天，文化局的人就不怀好意地说，文联是文化局生下来的，凭什么招牌同文化局的一样大一般高。文联从文化局分出来时，说好暂借房子住一两年，可眼下都三四年了还没有搬出去的意思。文化局的司机有一次借酒装疯，将文联的那块招牌取下来扔进了街边的下水道。当时文联的人赌气没有将它捡起来。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下水道涨满了水，却被招牌堵着排不出去。环卫所的工人发现后，不管其中的隐情，僻僻叭叭几铁锹将那招牌砸了个粉碎。文联只有三个人，主席苏江、副主席马珍珠，第三个就是秘书长石祥云。苏江一气之下告状告到县委书记那儿，不料县委书记却说，你那个文联本来就不该成立，这几年，除了石祥云以外，你们屁事也没办成一件，就知道搞少儿书画比赛。苏江口文联转述这些话时，马珍珠不服气说她已开办了四届老年迪斯科和交谊舞培训班。石祥云一句说也没说，苏江要他去找一找县里的领导，石祥云说他正在给《人民文学》赶写一部中篇这一阵没功夫。苏江当时说，行，你石祥云是我们文联的活招牌，死招牌就不要了。石祥云一点也没有感到这话的真正含义，心里还在说，没有我，文联鬼都不会理。直到后来，他才慢慢地觉察到苏江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石祥云走到单位门口时，猛地发现大门旁又挂起了文联的招牌，不由得吃了一惊。

随之他就明白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奥妙。他试了试，那招牌上的油漆还不太干。他正想找人问一问，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从院子里走出来。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忽然说，你是石头的爸吧！

石祥云一怔说，是呀，有什么事？

老太太说，我一看就觉得你们父子俩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你快回去，小石头我已托给你邻居家了。往后你可要小心，这么晚了，两个做大人的都不管他，让他一个在街上乱窜，当心会出事的。

说完话，老太太只顾独自离去。石祥云望了望她，只觉得很面熟，但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

石祥云上了五楼，见家门紧锁着。儿子石头在苏江家叽叽喳喳地和谁说着话。他先开了门，再去将石头领回来。他顺带着问了声苏江在不在家，听说不在，他便留下话说晚饭后他找他有事。

石祥云将开水瓶里的水倒进脸盆里，然后将湿漉漉的头发浸了进去，那股热乎劲使他不慎打了一个颤。洗到半截，屋外有人咋呼起来：谁把我家的门弄开了？石祥云听出是妻子梅丹的声音，便懒得作声。他听见儿子和梅丹说了几句什么，跟着那脚步声就到了卫生间门口。

梅丹站在他背后说，你雷鸣电闪地跑得这么快，我还以为强盗撬门了！石祥云哼了一声什么。

梅丹的手开始在石祥云的头上轻轻抚弄着，石祥云低声低气地说，我自己来。说着，他三下两下地将头发弄干了，再将一脸盆脏水重重地倒进水池里。

梅丹知道他是生气了，就解释说，公司里开会，所以才回来晚了。

石祥云说，石头差一点丢了，是别人送回来的，你知道吗？

梅丹说，我知道，本来就准备溜出来到幼儿园去接石头，刚走出公司大门，就有人告诉我，说她看见明大妈牵着石头在街上转，我就放心了，才没有去接。

石祥云接过梅丹沏好的一杯茶，走到阳台上看了看那几盆花草，又到书房查了查那曾写了半截的长篇，见一切都完好无损这才放心回到客厅。

他冲着已在厨房里忙碌开了的梅丹说，什么会，这么重要，连儿子也不顾了！

梅丹说，都十二月份了，公司搞年终评比。

石祥云说，这是年年都要走的过场，评上评不上无非是一张纸的区别，有什么要紧！

梅丹说，今年不同，听说要和奖金配套，先进和非先进相差两三百块钱。

石祥云说，你们公司要是真有个先进，这腐败风就要小好几级。

梅丹说，反正是公事公办，现在哪儿不是在矮子里面找长子呢！那些大作家若是没有改行下海，能有你今天的出头之日吗？

石祥云忽然生起气来，说，文学上的事你少多嘴。

梅丹说，得啦，你别又摆开了作家架子，到时候看你怎么好开口问我这个那个字的发音。

石祥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逼着生词生字总免不了要问梅丹，所以，先前只要梅丹一拿这话来奚落他，他便不作声。

梅丹正在刨藕皮，冷不防石祥云说了一句，从今往后我不再问你了，我花钱请别人教，丢丑到外面去丢。

梅丹没有准备，手中的藕掉在地上摔成几瓣。

石祥云钻进书房，寻了一本杂志翻起来。他找好一篇文章正要看，石头在客厅里叫起爸爸来。他走出去，石头要他一起玩小汽车。石祥云同儿子玩了一阵以后，心情渐渐地好了起来，他瞅了个空，走进厨房，用手轻轻抚抚梅丹的后腰。

石祥云说，告诉你一件事，市里要调我去当专业作家！

梅丹身子微微一震，隔了一阵才说，我真为你高兴！说着话，几颗眼泪掉进油锅里，油花猛地四溅起来，石祥云赶紧抱起梅丹躲到一旁。

吃饭时一向爱说话的梅丹竟一言不发，石祥云知道她这是缺少心理准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吃完饭，石祥云喝了两口茶，然后告诉梅丹说他去隔壁苏江家里，将

调动的事和他说说。苏江是直接领导，说晚了会得罪他的，他要是使绊子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石祥云说着就要出门，梅丹说，等一下！

说着她起身打开贮藏室，从里面拎了一袋苹果出来，一边递给石祥云一边说，这是最后一次求老苏，空手去不好。

石祥云一看这包得好好的一袋苹果就起了疑心问，这两天谁来家里了？

梅丹说，昨天傍晚一个业余作者跑来找你，还带来了一部中篇。

石祥云说，稿子呢？

梅丹说，我让他带回去抄正了再送来。

石祥云这才无话，出门走了几步便举手敲门，同时还贴着门缝叫，苏主席在家吗？

里边门锁一响，跟着门就开了，苏江那油亮的大脸庞出现在门后。

苏江说，是小石呀，快请进。

石祥云进屋之后，将手中的苹果随手搁在桌子上，说，一点鲜果，给孩子们尝个鲜。

苏江一笑说，你怎么也变庸俗了，跟我来这一套。我记得你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我也开始请客送礼，那就预示着我的艺术生命已开始完结了。怎么样，是不是想改行从政了？

石祥云脸红了一下说，哪里哪里，我只是想体验一下生活，尝尝送礼的滋味！

苏江说，是吗，想将我写成黑色的幽默？

石祥云见这玩笑开得不好，忙说，我不瞎扯了，苏主席，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苏江说，我能帮你什么忙！

石祥云说，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苏江一愣说，翅膀硬了就想飞，飞到哪儿？

石祥云便将昨天到今天的经过都一一对苏江说了，最后他说市文联催得很紧，所以他才这么拼命往口赶。

苏江想了想说，你不该现在才对我说，让我觉得太仓促了。

石祥云说，前天收到电报时，我还以为是叫我去参加什么文学活动，见了面谈起来才知道，连我都感到有些吃惊，有些不可想像。

苏江说，是有些难以想像。小石，你放心好了，这一回，我决不刁难你，该我签字的、该我盖印的、我一分钟也不会耽误。另外，需要我说情的，你只管开口。不过，凭我的直觉，你这事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上会有麻烦。

石祥云说，我知道，可我不怕，天下哪有比写小说更难的事呢！

苏江摇摇头说，你可千万不要轻敌，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战术上你都要事先考虑好。

石祥云说，还有一件事，假如这事办成了，我走以后，梅丹和石头母子俩暂时还得住在这儿，请你多多方便一下。

苏江大度地说，这一点没问题，你到了市里也是为共产党做事，我这里也不是国民党的天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文化局那边若有动静，我负责替你顶着，只要文联不搬走，谁也撵不走梅丹他们。

石祥云没料到苏江这么爽快，那爽快中的意思甚至是巴不得他快点走，走远一些。苏江接下来问，他走了以后，谁可以接他的班。石祥云刚要开口

说出一个名字，又马上止住，反说这事他看不准没有把握，得别人来选。苏江非要他说，通不过后，他就开玩笑，说毛主席选接班人选了四次都选错了，现在谁还敢乱选啦！

苏江笑起来，说，我想好了，还是在实践中自然产生，从你这往后，不再设专业的，一律搞合同制，这样可以保证让最优秀的人才在他该呆的位置上。

石祥云心里忽然不快起来，他觉得苏江早就在盘算着让他走，不然这些想法不会产生得这么快。

又说了几句话，石祥云便起身告辞。

临出门时，苏江提醒他，这事关键在宣传部，而宣传部的关键又是一把手县委常委陈部长，他说照他的估计，别的几个副部长可能会礼节性地挽留一下，然后就会表态支持人才流动。石祥云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石祥云回家同梅丹说了几句话，将苏江同意他调走的情况简要地告诉她。

梅丹说，老苏太过分了，简直像是撵你走，若是万一走不了。那可就不再难同他相处了。

石祥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如今这社会，哪有主动要人的单位呢！

他正要出门，梅丹说，你稍等一下行吗，过了七点半再走。

石祥云说，有事吗？

梅丹说，”没事，不过可能会有人来。

石祥云说，不管是谁，你让他明天再来。

石祥云从五楼往下走时，昏昏暗暗地碰见了一个人，他并没在意，就在擦肩而过的那一刻里，那人叫了一声祥云，你去哪儿？

石祥云定神一看，是统计局副局长王汉英。他一时控制不住情绪，说，你来干什么？

王汉英支吾一阵说，你想找你帮个忙！

石祥云冷笑一声说，得了，想找梅丹是不是，快去吧，她正在给我儿子洗屁股呢！

王汉英忙说，祥云，我是真的来找你的，我前几天到省里去了一趟，他们让我回来找你！

石祥云说，找我？我没空！找别人你就请便。

石祥云咚咚几步窜下楼梯，钻出楼房时，有几片雪花一样的东西落进颈里，他扭头向上一看，发现梅丹正抱着石头站在阳台上望着他。

石祥云低头走了一阵，冷不防一个转身，轻手轻足地往回走。他刚上到五楼楼梯口，就听见梅丹在训斥王汉英。

梅丹说，请你不要再进这道门，我跟你把话讲清，我最讨厌你们这种饱食终日，只问升官发财的人！

王汉英分辩说，我就是为了做点事才来找石祥云的，谁知他是那个态度，我想请你帮忙解释一下。

梅丹说，祥云的领导住对门，你可以去找他帮忙。

石祥云没有再往下听，再次转身往楼下走。

石祥云敲响小徐家的门时，屋里的小两口正在唱卡拉OK。

一进门，石祥云就夸小徐唱得好。

小徐的妻子小齐一撇嘴说，现在的干部只知道泡歌厅，除了三陪小姐，专业演员也唱不过他们！

小徐说，可唱歌比跳舞安全多了，是不是？

小齐说，不要脸，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东西。

说着狠话，小齐自己先笑了，并补充一句说，我不能再说了，再说他就会说我是贼喊捉贼。

小徐说，你怎么才来，等了半天，人家送的两张舞票也过时间了。

石祥云说，我先找老苏去了。

小徐说，什么事，安排得这样紧凑！

石祥云说，前天上午我收到市文联的加急电报，要我立即去一趟。昨天我去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是想调我去当专业作家。

小徐说，好哇，这是好事，小弟我先表示祝贺。

石祥云说，你别祝贺早了，“还不知道县里放不放行，这人事中的道道你熟悉，你得先给我出个主意。

小徐不作声了，盯着卡拉OK画面开始想问题。

小齐这时创好一只苹果送过来。石祥云也不谦让，接到手中便咬了一口，苹果脆脆地一响引得石祥云忍不住用眼睛在上面仔细打量。他看见苹果里有些异样，便说，这苹果叫钻心虫咬了。

小齐说，大作家你这就脱离生活了，你知道现在百姓怎么叫它？

石祥云摇摇头。

小齐说，这叫伤心苹果。

石祥云想了一阵说，这说法有点寓意，也有点恶毒。

这时，小徐开口了，他说，祥云，这事不用太操心，你是名人，那些人不敢在你身上来个鸡肠狗肠的，只要手续齐了，会给你办的。问题的关键是上面放不放你走。

石祥云立即将苏江的意思说了。

小徐一沉吟，说，这着棋你恐怕没走好，你应该先同宣传部陈部长说，假如陈部长不同意你走，而老苏又将所有欢送你的话都说了，那你以后还怎么在文联里工作。老苏为什么这么爽快，因为年底到了。这时候县里总在考虑调整各级班子，老苏不是不知道陈部长早就有意让你当主席而让老苏搞专职书记，你这一动走的念头，老苏他还欢天喜地。就是我说的，这会儿老苏肯定在给几个部长家里打电话，说你已决定调到市里去。

石祥云说，老苏他不会这么急吧！

小徐说，县委这几天就要研究班子问题，此时每分钟都是千金难买。

石祥云想了一阵后咬着牙说，我不管这些，我下了死决心非走不可。

小齐在一旁插嘴说，祥云你别听小徐瞎吹，他要是真有本事也不至于现在还是一个科长。

小徐说，放心，一个月之内，若是再无人提拔我，你就将我休了。我们还可以打个赌，祥云不管是现在去找宣传部的人，还是明天一早就去，若是他们不知道祥云的来意，从今往后你做丈夫我做妻子。

小齐哼了一声说，又瞎吹了，你能生孩子！

小徐嘻笑了一下。

石祥云说，说正经的，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去同陈部长说。

小徐说，你以前给陈部长送过东西没有？

石祥云说，只送过我自己出版的几本书。

小徐说，这就不好办，空着手去他家里太不礼貌，有些话在办公室里又不好谈。要不这样也行，陈部长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总要回家喝一碗什么保健汤，你先去附近守着，然后装着无意中碰上，再随他一起进屋。只要陈部长这一关能过，别的也就迎刃而解。

石祥云总觉得不踏实，似乎有许多问题要同小徐商量，他不停地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他喝了几口水后终于想起一个问题。

他说，人事局那边，你可得先给我疏通一下，免得到时候出现阻力。

小徐说，你放心，那群家伙不敢不给面子。

石祥云再也想不出什么事情来，又见时间已不早了，便起身告辞。

小徐将他送到外面，冷风一吹，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石祥云扭头问，你知道王汉英最近的动静吗？

小徐说，怎么，你还记着他当年追梅丹的事！

石祥云说，不知为什么，他今晚竟跑到我家里去了，说是有事要我帮忙。

小徐说，前一阵听说他要升正局长了，可后来又一点动静也没有。

石祥云说，不知为什么，我一见面就烦他。

小徐说，谁不是，成天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

石祥云说，不过，真按能力，他可比许多人强。

小徐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光靠能力行吗？

石祥云愣了愣后忽然说，小徐，你我是朋友，看样子我在县里呆不久了，就算我临别赠言吧，你仕途上的趋势的确很好，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应忘了要为普通百姓扎扎实实地多做事。

小徐说，老哥的提醒我一定记在心上。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老想着百姓，我现在就没有心思来帮你了。

石祥云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往回走时，他听见每座楼上都是一片哗哗的麻将声。他想，这些人怎么不怕冷，煨在暖被窝里不舒服吗！随后他又想起一句俗话：麻将头上有火。石祥云忍不住独自笑了一声。走了二十来分钟，眼看着快要到家了，他忽然看见王汉英站在一处屋檐下，不停地跺着脚。

王汉英似乎听到了脚步声，将脸扭过来。

石祥云感觉到王汉英是在等他，便停住脚步，随后又拐向街旁的一条小巷，走了一百多米，他忽然骂起自己来，说自己这点用也没有，像是做了亏心事不敢见王汉英似的，凭他现在的状况，他完全可以趾高气昂地面对王汉英。

石祥云出了小巷后，故意顺着街中间无遮无拦的地方大摇大摆地走着。目不斜视，两手抱在怀前，整个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走了好长一段之后，还没听见有人叫他，石祥云忍不住四下打量一阵。大街上哪里还有王汉英的影子。

石祥云忽然有了一种失落感，他推开文化局和文联小院那冰凉的铁门，楼道里静悄悄地，没有往常那种山摇地动的麻将声。石祥云摸黑爬上五楼，他掏出钥匙正要开锁，梅丹从里面将门打开了。石祥云刚要说什么，对面苏江屋里猛地发出一声欢叫：哈哈，自摸了，双豪华七对！石祥云心里一惊，随后就明白这是有人和一个大和。

石祥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妈的，哪一天那些洋鬼子将诺贝尔奖错给了我，我也不会这么惊喜。

梅丹掩上门说，各人的追求和寄托不一样。

石祥云说，现在这情景让人老想着二三十年代！

梅丹说，你莫乱譬喻，又没经过，你怎么知道。

石祥云说，你看看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

这时，石头在房里叫了一声，爸爸，外面下雪了吗？

石祥云说，没有。

石头说，光下雨不下雪，一点也不好玩。

石祥云走进儿子房里，在石头脑门上拍了一下说，快睡，明天下午爸爸来幼儿园接你。

石头说，我不要你接，明奶奶说了，明天她还来送我回家。她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若是忙不过来就别去接我。

石祥云说，你那么喜欢明奶奶？

石头说，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喜欢她。

石祥云不作声了，他走出来时，梅丹已将洗脚水都准备好了。

他一边洗一边问，这个明奶奶是干什么的？

梅丹说，她是乡下学校的老师，退休后住在城里女儿家。

石祥云说，是不是那个总在街上做好事的老太太。

梅丹说，就是她。要真让大家民主选举，明奶奶说不定可以选上县长，最低也能选上副县长。

石祥云说，你不是老说我能选上县长副县长，怎么现在改了主意。

梅丹笑一笑说，我怕你成了名以后就变了心。

石祥云说，除非是你先变。

洗完脚，上了床后，有一阵两人都不说话。

石祥云憋了一阵后终于先开口说，王汉英今天来做什么？

梅丹说，来找你。

石祥云说，我又不是组织部长，能管他的升迁。

梅丹说，他说他不想当官了，要拜你为师学写小说。

石祥云一下子坐起来，愣愣地看着梅丹。

梅丹说，其实他昨天晚上就来过，苹果就是他送来的。他说他本不想找你，而想在省作协找个老师，可省作协的人说他舍近求远会使人变得浮躁，非让他回来找你。

石祥云说，他不是发过誓，非要当个县长书记让你瞧着后悔吗！

梅丹说，我儿子都替你生了，你怎么还那么小气。

石祥云说，我若是将你送给他就不小气？

梅丹说，王汉英还是和许多从政的人不一样，他是真想有些作为，不怕出汗出血的人。

石祥云没有接话。

屋里很安静，像是都睡着了，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合上眼。半夜里，梅丹将手伸进他的上衣里，然后一点点向下移动。石祥云也伸出手将梅丹的内裤一点点地往下推。

六点钟石祥云起床时一脚踩住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他低头一看，是梅丹昨夜扔在地上的三角短裤。他洗漱完毕又喝了一大杯凉开水，这才出门

散步去。

刚一推开铁门，他就望见文联的招牌又躺在下水道里。石祥云弯下腰正要伸手将招牌从下水道里拿起来，忽然听见两下咳嗽声，他抬头往四周瞧了瞧并无半个人影。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再次伸出手时，那咳嗽声又响起来了。他听见声音在头顶上，直起腰回头一望，见苏江正站在自家阳台上，朝他比划着，示意他不要动。

石祥云正在迟疑，苏江又打手势叫他走开。

石祥云走到烈士陵园里，寻了一块空地，将腰肢好生扭动了一番，大约十五分钟后，他见额头微微出了一层汗就停下来，然后开始绕着公园中间的小山慢行。走到第二圈时，他看见人事局的小金匆匆地往一片小树林里走去。石祥云连忙跟上去。

他走到小树林旁边，正待往里钻，忽然听见一个女人说，你怎么才来！小金说，半路上碰见一个熟人了。那女人说；别骗我，一定是哪一位吊着你的脖子不让你起床。小金说，你别酸我好不好。接下来声音变成了另外一种。石祥云知道这时候是最不能打搅的，便悄悄走开了。

七点一刻，石祥云开始往回走。走到院门口，他见文联的招牌已被挂到门旁。他以为是苏江做的。待上楼见了他以后，才知道是文化局马局长亲自挂上去的。

苏江告诉他，姓马的前一阵一直提醒自己，要文联将牌子再挂起来，苏江觉得奇怪就故意不理睬，没想到姓马的竟让人做了一块同文化局招牌一样大小的牌子挂在大门旁。

苏江说他为了试试姓马的葫芦里的药，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将招牌扔进下水道，然后看他们怎么办。

苏江说，他妈的，这姓马的起床后，愣也没愣就下了楼将招牌捞了起来。

石祥云也觉得不可思议，这马局长没理由要这么下贱啦。

苏江接着说，这不是好兆头，姓马的八成是要升官了，而且很有可能是管我们这条线的。

石祥云说，未必是他要当宣传部长了？

苏江说，极有可能，陈部长已经 58 岁了，他自己早就说过想去人大干两年，然后退休。

石祥云想了想后不禁失声笑起来。

苏江不满地说，我知道你小石在笑什么，你是要走的人当然可以将这些当笑话看，可我这走不了的老东西就惨了啊！

石祥云知道苏江内心说的是陈部长那个位置被别人占去了，所以才惨。他嘴上不作声，转身进了自己家门。

梅丹正在给石头穿衣服，地上的东西已收拾干净了。

他上去逗了一下儿子。

梅丹说，昨晚我忘了跟你说，老苏将苹果送还给我们了。老苏说他不能收你的东西，不然日后一读到小说中有关送礼或者行贿受贿的情节就感到是在写他。

石祥云说，老苏这人有时也直率得很可爱。

梅丹说，今天你准备跑哪些地方？

石祥云说，先去宣传部。

吃饭时，苏江敲门进来吩咐石祥云这一段时间就别去办公室了，跑跑自己的事，再抽空将年终总结写出来就行。同时还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推荐几个接班的候选人。

石祥云嘴上一一都应了，心里却很不高兴，他最烦写年终总结。文联的工作，值得写的只有文学创作这一项，而文学创作的成绩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他的。苏江让他写总结，他便不好写自己，唯有将其它一些不上斤不上两的事瞎吹一通，拼命地与精神文明建设联起来。因为总结不是苏江和马珍珠写的，他也没办法怪他们，结果每年的先进总是由苏江谦让给马珍珠。就这样苏江还经常开导他，说他在报刊上抛头露面的机会多，这点小荣誉就让给马珍珠算了。

看见他不高兴，梅丹就劝他说，是死是活反正就这一回，到了新单位，别再揽这种活就是。

梅丹这话的确让石祥云轻松起来。

吃过早饭，石祥云便往县委大院跑。

宣传部在四楼。他刚爬到三楼，迎面碰上张副部长。他是部里最年轻的副部长，刚好和石祥云同岁。

张副部长劈面就是一句，怎么样，想飞呀！

石祥云马上说，苏主席已经向你汇报了？

张副部长点头时，石祥云心里立即叹服小徐预见的准确性。张副部长看看手表后说离开会还有二十分钟，他要陪石祥云和另外几个副部长谈谈。张副部长说着就转身往回走。

部长办公室里其他几个副部长都在，只缺陈部长，陈部长是常委，他在二楼有单独的办公室。副部长们气色都不好，不过见了石祥云多数人还是从椅子上往起欠了欠身子。

张副部长说，刚才我们几个人都议过了，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留住你。

石祥云吃了一惊，照小徐昨晚的分析，这些副部长因怕石祥云将来同他们夺取宣传部长的位置，应该放他走才是。他说，我在这里只会给各位领导添麻烦，让我走对谁都有好处。

张副部长说，说实话，我们还指望你将来领导我们呢！

石祥云被这话懵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张副部长说，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议论，论才华、人品和能力，只有你最合适接陈部长的班。所以大家都不同意你走，都准备在部长办公会上向陈部长提出来。

几个副部长都说了一番真诚挽留的话，张副部长还提到文化局不让文联挂牌之事，他要石祥云至少也要将这口气出了以后再走。

石祥云这时总算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见他们这种动静，他也有几分相信苏江的猜测，文化局马局长看来是有可能要当宣传部长了。

他说，你们几位中不管哪一位当正部长也比我强十倍以上，我除了写小说以外，什么也不能干。

石祥云正在着急时，不知谁说了句：最好陈部长再干一任。大家就不再谈论他，而谈起陈部长来。说了好一阵，大家的结论是，陈部长正值年富力强，不应该让他退居二线。

石祥云瞅了个空起身告辞，一边走一边半开玩笑地说，几位部长，到开办公会时，你们可得投票让我走，不然我天天上你们家去坐。

张副部长说，我正想学写小说，你上门去教，岂不是正中下怀。

大家都笑着说自己也去学写小说。

石祥云看着时间还早，就去隔壁那间大办公室里转转。一群年轻的科长都知道他要调到大城市里去了。石祥云和他们不停地说着笑话。正说着，他一眼扫见桌上有叠文件，是组织评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和个人的。

石祥云指指文件说，街上的那个明大妈，明奶奶完全够这个格。

大家望着他笑一笑，并不说话。

石祥云说，真的，我说的是真话。你们不知道她？

有人说，石作家，你别把这事看得太简单、太庸俗了。这不比你写小说，听见人放屁，就可以写出三五千字。

石祥云知道没有办法再对话了，便装着什么事情的时间到了，一边看表一边往外走。

实际上，这时候才只有九点半钟，离十点钟还有半个小时。冬天的太阳刚刚有几分暖意，昨夜的雨水还在树叶上挂着，地上汪着。石祥云找了一阵子找到一处既干爽又有太阳还可以望见陈部长家门的地方。四处是很安静，往常吵搅县城的几家工厂基本上都停工了，工人们都放了长假。往常大家都嫌噪音污染环境，现在才体会到没有噪音的工厂更加让人不安。石祥云打量了一下县委办公楼，心里总觉得楼内的情形和楼外的状况不太对路。于是，石祥云就想到自己应该写写这方面问题的小说。

石祥云一下子就进入了角色，无聊的机关和安宁的车间都进入了他的思维里。

正想着，忽然听见有人叫了声陈部长。石祥云回神一看，果然是陈部长，他已打开自家小院的门开始往里走。

石祥云一急，差一点就叫了出来。等他走到陈部长家门口，那院门已经反锁上了。

他瞅着那门铃，伸手试了几次都没敢按。

正在犹豫，一旁走来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冲着他问这儿是不是陈部长的家。石祥云点过头后，几只手几乎同时伸向了那门铃。

石祥云赶忙退到一边。

门铃响了好一阵院门才打开。石祥云听到有人说他们是代表铸钢厂八百名工人来送请愿书的。陈部长推说他只分管文教卫，不管工业。工人们说，四大家领导以及纪检、公检法和电台电视台的头头人手一份，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一不想升官，二不想加级，我们只想上班有活干，下班有饭吃。

工人们也没进门，就在门口说了几句后便扭头就走。陈部长跟在后面送了一程。石祥云趁机从暗处走出来、慢慢地靠上去。

他客客气气地叫了声陈部长。

陈部长抬头见是他，便哼了一声。

石祥云说，我正准备去办公室找你，没料到在这儿碰上了--

陈部长一下子打断他的话，生硬地说，你是不是想调走？想走你就拿个东西来，我负责签字。走一个少一个，都走了就好，财政就不怕没钱发工资，也不怕工人闹事了。

石祥云没料到陈部长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話，他怔了半天才说，那我这就叫对方发商调画过来。

陈部长说，商调个屁，直接来调令就行，谁不放行你就去找谁要你的

工资奖金。

石祥云尴尬地跟上两步，说，陈部长，我非常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栽培。

陈部长说，别说好听的，我知道，现在天底下只要能发出个音的，不管是什么东西，背地里都在骂我们这些当头头的。你们当作家的除了用嘴还用笔。

石祥云不能再往下说了，他知道，陈部长就这么个脾气，心情不好时什么丑话都能说出来。

石祥云回头去政研室找小徐。小徐不在，几个同事说他刚才还在看报纸。他摸了摸小徐的茶杯果然还很烫手。便坐下来等。

说了几句话，石祥云有意将话题扯到铸钢厂。大家一听工人们正在挨家挨户给县里主要头头送请愿书，立刻就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石祥云一旁听了半天，终于弄明白其中情况。铸钢厂三年前效益还是不错的，起码是工人们不愁吃愁穿，后来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非要他们扩大生产规模，一下子投进去近两千万资金，这下子可不得了，全厂每年的利润还不够付银行的利息。去年县委书记换了人，新官不买旧官帐，把半死不活的铸钢厂扔在一边不管，将全县的资金都集中投到新建的电子元件厂上去。结果铸钢厂新车间不能投产，老车间又被折腾得七零八落，产品质量下降后卖不出去，今年春节过后勉强支撑了三个月不得不停工停产。政研室这几位当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一系列问题，他们曾集体署名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递了上去，委婉地说这种“书记工程”将来会遗祸不浅。据说新书记当时就将这份研究报告扔到地上用脚碾，没过多久，政研室正副主任便一齐调到下面乡镇去了。政研室的工作由小徐牵头负责。

石祥云记起自己隐约听说过这些事，当时小徐正巧请假和小齐度蜜月去了，没能在那份研究报告上签名。

石祥云说，那你们现在怎么看铸钢厂？

大家说，我们没看法了，上面叫我们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石祥云说，这一阵你们研究什么呢？

大家说在研究麻将，看什么样的和最大。

石祥云说，这还用研究，我不会打麻将也早就听熟了，清一色的三豪华七对门前清。

大家都笑起来，说这种研究结果只有国家先进水平，真正的国际水平是，清一色的三豪华七对门前清海底捞，再加上其余三家都杠了一手，再加上抬庄。从理论上讲，每家可以杠四手，可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此只能是一种梦想，就像那种只要能给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假设，可能性是存在，就是永远也不能实现。

石祥云被说得有些傻眼了，跟着他们一起傻笑。

正在笑时，小徐推门进来了。

小徐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石祥云说，政研室终于有了一项国际级的研究成果了！

小徐说，我知道是什么，他们总拿这麻将的事来懵人，也怪，所有的人都被懵住了，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最大的和是什么。

小徐看了看手表，说，这样，今天中午大家都不要走，找家酒店，我请客。

小徐这话一出口，大家立即将笑容收敛起来，随后几个人都推说家中有事不能奉陪。

小徐看看四周也变了脸。说，祥云是我们的铁哥们，他马上要调到大城市去当专业作家了，现在让你们陪着吃顿饭你们还叫价，等将来你们想看他一眼恐怕也很难。

几个人怔了一下后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石大作家升迁之喜，我们有再大的事也要抛到一边。

大家往外走时，小徐瞅个空悄悄吩咐石祥云，等会儿吃完饭，听他发话后，石祥云进去和老板说记政研室的帐，别记在以前的帐上，以免那些家伙去查，另外用一页纸。

小徐在街边选了一家熟识的酒店，坐下不一会儿菜就上来了。一见有羊肉和狗肉大家便格外地兴奋，酒也喝得很快，转眼间就干了三瓶孔府宴。几个人好像将别的事都忘了，只是说文学。石祥云慢慢才弄清楚，这些人都曾做过好多年的作家梦，只是后来发现从政更实在一些才改换信仰和追求的。第四瓶孔府宴眼看要喝完了，小徐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票子递给石祥云。

他说，我喝多了，不能动，你帮我将帐结了。

几个人盯着那票子说，小徐，就记政研室的帐吧！

小徐说，不行，今天是我私人请大家。

石祥云走到后堂，将小徐的话对老板说了一遍。老板心领神会，干脆另用一个新本子将日期金额写好了。石祥云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写在后面，这也是小徐吩咐的。这样即便同事来查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

石祥云回到席上，刚坐下，小徐就站起来举着酒杯说，来，我们大家共饮了这杯酒。

见大家都站了起来，小徐继续说，喝这杯酒之前，我要说句话，上午组织部找我谈了话，让我当这个室的副主任，我推了半天没推掉。论资历论学识这位置本来轮不到我，可组织上硬要这么为难我，我也不好多说。在此，借这杯酒，我想请大家日后多多帮助我多多协助我。我先干了，你们干不干随意。

小徐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扭头就去厕所。

石祥云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地站了一阵后，都默不作声地将杯子喝空了，并将一只只空杯子亮给石祥云看。石祥云立刻觉察出那空杯子是一只只的白眼在瞪他，心里就有一种被小徐当枪耍的感觉。

几个人不吃也不喝，坐在那里等小徐归席。

过了一会儿，老板过来说，徐主任喝醉了，正在后院吐呢！

“徐主任”三个字让大家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石祥云说，我去看看。

石祥云走了几步，听到身后桌椅乒乓地响起来，他回头一看，几个人也勉强地跟上来了。

小徐果然吐得一塌糊涂，蹲在那里几个人也拉不起来，不过头脑还清醒，他要别人都回去，有石祥云在这儿就行。说了几遍，那些人就真的走了。

他们一走，小徐就自己站了起来，说，祥云我们找地方喝杯茶去。

石祥云说，你没醉？

小徐说，我是故意抠吐的，你没看出那几个家伙对我升职很不服气，没办法我只有真真假假地同他们斗，一直要斗到他们习惯了我这个主任才

行。

二人来到楼上的小雅间。

老板问，要不要小姐陪？

小徐生气地说，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

老板笑着说，我这是职业道德，只要是宾客都得这么问。

关了门后小徐长吁一声仰倒在沙发上。

石祥云说，你真是料事如神，昨天的话今天就兑现了。

小徐说，也没什么，书记一个月前就暗示了我。你的事怎么样了？

石祥云说，这一点你可是大跌水准。他将今天上午宣传正副部长的态度一一说了。

小徐半天不作声，然后才说，这就对了，上午同我一起谈话的有六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到统计局，陈部长的女婿当局长，另一个当副局长。陈部长的女婿在审计局当科长才一年多时间，这样安排肯定是一种平衡。陈部长看来要去政协而不会是人大，去人大是不用这么照顾的。陈部长的位子也一定由外来人接替，这样才能解释副部长们的态度。不过你倒是沾了这军阀混战的光，不然，可真是磕头找不准菩萨。

石祥云又将早上苏江的一番行为说了。小徐深为同意苏江的看法，认为马局长极有可能来当宣传部长，所以石祥云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在老领导心思已不在岗，新头头又没到位的时机里将调动的事办妥了，不然，换了谁来也不会放你走的。

小徐忽然叹了一口气说，政坛险恶，还是你这一行好。对手只有自己，想斗就斗，想停就停，谁也不犯谁。

石祥云说，也不一定，你未必没见到老苏一天到晚裹着盔甲来防范我。

小徐说，你们那是幼儿园的游戏，和我们这里相差好几个档次。

石祥云记起王汉英，便问，统计局这么一安排，那不是没有王汉英的位置了。

小徐说，我也想过，但没想出来。

石祥云说，他最近也开始写小说了。

小徐说，总不会安排他到文联去接你的职吧！

石祥云说，真的那样，狗也会笑出尿来。

小徐说，王汉英这人有时太认真了，太认真的人领导不喜欢不说，连女人也不喜欢。

石祥云说，可他还不是找着老婆了！

小徐说，那是二手货，称不上老婆。

石祥云说，那叫什么？

小徐说，只能叫性伙伴。

石祥云说，可人家不是过得很好。

小徐说，有你好吗？

石祥云本想说各人的境界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说不定他还瞧不起我们呢。他终于没有说出口，说出来的是另外一句话。

他说，我明天就去拿商调函，下午还有事要准备，得走了。

小徐说他也要去铸钢厂看看。

石祥云说，那是个马蜂窝，你怎么能去捅！

小徐说，我心中有数，光看看，作些调查，不说话，不表态是出不了

事的。干我们这行要主动跑，被动写，也就是多动腿、少动手、不动嘴。铸钢厂这个样子，我们再不去那就太不敏感了，不挨训也要挨批。

石祥云回到家里，见电汉堡里还温着饭和菜，他脱了外衣钻进被窝里躺了一阵，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他看了看挂钟，见已经四点半了，便慌忙爬起来往幼儿园跑。

石祥云赶到幼儿园时，孩子已被家长们领走了大部分。石头穿着一身红衣服，孩子又不多，他一眼就找到了。石祥云连叫了几声石头，儿子竟不理他。他走拢去照着儿子的小屁股拍了一下。

石头头也不回地说，我和妈妈说好了，不要你们来接，明奶奶会来接我们的。

石祥云说，明奶奶呢，她在哪儿？她家里有事不会来的。

话刚落音，明大妈从大门外走进来，嘴里还不停地说，谁说我不会来，我会来的。

十几个孩子见了她，都欢叫着一齐围上去。明大妈问明了他们住址后，便叫他们手拉手排好队，跟着她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教孩子们唱：

我爱小猫，小猫爱我
我爱白兔，白兔爱我
我爱小树，小树爱我
我爱汽车，汽车爱我
我爱叔叔，叔叔爱我
我爱阿姨，阿姨爱我
我爱哥哥，哥哥爱我
我爱弟妹，弟妹爱我

石祥云跟在孩子们后面，感觉到明大妈的歌都是随口编的，见什么就爱什么，可以永不重复地爱下去。歌声很单调，但孩子们唱得津津有味。

走了一程后，队伍变短了，待过了县政府大院后，孩子们只剩下六七个了。和政府大院紧挨着的是县委大院。

石祥云来时走得匆忙没有注意，眼下走得慢了才发现在两个大院之间的一处院墙下，一个中年男人摆了一个擦皮鞋的小摊，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白纸板，上面写着：县铸钢厂车间副主任、七级钳工、1988 年全省工业战线劳动模范、1980 年至 1993 年历届全县劳动模范方光武竭诚为你服务，敬请光临惠顾，保证不开后门，绝对不损公肥私，没有报销单据。

石祥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方光武在那白纸板上实际写着什么。

这时明大妈停了下来，用眼睛直打量那个方光武。

方光武连忙站起来说，明老师，你好！

明大妈说，光武，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方光武说，没办法，工厂停工过不下去。

明大妈说，过不下去就再找个本份事做，你没必要这样写。你以为能丢他们的脸？说到底丢脸的只是你自己。

方光武要解释什么，明大妈却领着孩子走开了。她一边走一边说，好孩子，回去同你们的爸妈说，要爱工人爱农民，别瞧不起他们，不管他们，别弄得他们缺吃少穿；

石祥云几次想伸出脚去让方光武擦一下，然后给他十块或二十块钱，

可他终于鼓不起这份勇气。

明大妈又带着孩子们唱开了：

我爱工农，工农爱我

我爱县委，县委爱我

我爱国家，国家爱我，

我爱领导，领导爱我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

我爱劳动，劳动爱我

石祥云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懂得这歌的含义了。

吃晚饭时，石头一上桌子，就对石祥云和梅丹说，爸爸妈妈，你们要爱工人和农民，别不理他们，别--别--

石头憋得脸彤红也记不起下文。

石祥云说，别弄得他们缺吃少穿，对吗？

石头点点头，说，你们能做到吗？

石祥云和梅丹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点点头说，能！

石头说，那你就是我的好爸爸好妈妈！

石头低头吃饭时，梅丹想问他什么，但每次都被石祥云阻止了。等到石头吃完饭去看动画片后，石祥云才将路上的事对她说了。

梅丹叹口气说，这样下去，我看铸钢厂迟早要闹出大事来。

石祥云说，这年根岁末的，领导层都在为人事安排绞尽脑汁，谁还会为他们去多费心血。

正在说话，小徐推门闯进来，说，渴死我了，快弄杯水来。

梅丹连忙去泡茶。小徐却是等不及，瞅见桌上石祥云的半杯凉茶，端起来就灌下去。

小徐喘了一口气说，妈的，几百号人将我围了一下午，别说水，连尿也没有一滴。

石祥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徐说，一开始并没发生什么，厂里的工人和领导都还平静。后来王汉英带了两个人跑去搞什么统计报表，为了几个数字吵了起来。工厂都这样了，数字假和不假有什么屁用！可王汉英硬是转不过来弯！一争一吵便将工人都惹火了，将我们围在屋子里不让出来，什么话都让他们骂尽了，连小齐也被那些臭嘴糟蹋了个够。要不是明大妈送孩子路过那里，将他们劝散，恐怕得让武警去救才出得来。

石祥云瞅了一眼端茶上来的梅丹没有接话。

梅丹说，我总觉得王汉英这人生错了时代。

小徐说，我倒认为他是吃反了药！

石祥云这时才说，我看铸钢厂的事，这么迟迟不决，对民心影响太大了。总得用个办法来解决才是上策。

小徐说，老哥你不知，现在的这帮人只听得进下策，偶尔听进去一回中策也就够大家欢天喜地的了。

石祥云笑一笑说，我没料到刚将你提拔起来，你就说这么恶毒攻击的话。

小徐说，这话可不能出这个门，若是出了门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梅丹在一旁忙说，小徐，你别吓着我们了。放心，你就是犯了杀人罪，

我们也会掩护你一辈子。只有一宗我们不替你保密！

小徐说，知道，我不会找情人吃野食。

三人大笑一通后，小徐便起身要走，说再晚回去又得找他们作证，不然小齐那儿没法交代。

小徐告辞的声音惊动了苏江。石祥云刚要关门，苏江就从自家门里钻过来。

苏江也不客气，直截了当地问，刚才是小徐来过？

石祥云一边点头一边递过一支烟，自己也随手点上一支。

苏江说，听说他升副主任了，二十七岁的副局级，恐怕全县没有第二个。

说着苏江话锋一转，问起宣传部头头们对他调动的意见。石祥云觉得没必要如实相告。苏江有点不相信石祥云说的话，连问了三遍这是不是真的，问得石祥云来了火，以为苏江想变卦不让他走人，便顶了一句，说这全是陈部长的原话，谁也无法改变。

苏江闷着头抽烟，一声一声地抽得哼哼响，烟灰弯成了一条钩也无心去磕。

好半天苏江才开口说，看样子陈部长是要让位了，谁接班呢，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是姓马的。可县里有个惯例，从不让文化局长当部长呀，文化局是个小局，小局局长当部长进常委，就与别的大局摆不平。可姓马的也的确有能耐，将一个演草台戏的剧团三下两个就弄成地委书记和省委书记三天两头跑来看的全县热点，县里再不重视能说得过去吗。前任书记嫌姓马的不听话，撤他的文件都印好了，可最终还是没发下来。现在的书记若再忽视这个情况，那可真是教不转的蠢猪。文化局长是与宣传部副部长同级别的下属，下属一下子跃升为领导，谁心里也不会舒服，所以他们希望有人能取而代之，副部长们的这种态度又是一个很好的侧证。难怪前一阵，姓马的总是叫司机天黑以后将车开出去，不带任何随从，半夜三更又偷偷摸摸地回来，一定是到地委活动去了。三四百里路，来回五个小时，串门两个小时，七个小时足够，而且神不知鬼不觉。真是不想不像，越想越像，那宝座是姓马的确凿无疑了。不过也好，老马平时老损文联和体委，将我们说成了驴子八只脚，他真的当了这条线上的大头目，看他如何将过去的话收回去。

那时，我们不敢笑，自然有人敢笑，我们不敢挖苦，那些一向对他流里流气的乡镇书记自然会去挖苦。小石，你这一调动，一下子就将整个局势挑明了，不然，大家都会继续蒙在鼓里。你可做了件大好事！

石祥云一直以为苏江是在自言自语，这时才知他是在同自己说话。

他说，我还以为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呢。

苏江说，我现在也觉得你走了有些可惜，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宣传口只有你的名气能压过马局长。

石祥云说，当领导我不如老马，硬让我当那是害我，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苏江说，也没别的，你还是大大的开路，我不设一关一卡，我只是不服气马局长。

石祥云连续听见苏江两次背后称老马为马局长了，他不作声，也不想过问这些，他说，我想明天就去拿商调函，这比通过邮局寄快一些。

苏江说，你是应该抓紧，这时候全国都一样，搞不好那边发生人事变

动，你这事就有可能黄。另外，作为老同志我提醒你一句，这一阵别和小徐来往过多。两个大院里年轻科长多如蚂蚁，小徐上了，他们没上，作为他的朋友，说不定，他们会找你出气。这个时候你可是谁也得罪不起的。

石祥云说，我这是正当途径，又不是开后门，我不怕他们。

苏江说，这人事上的事是最说不清前门后门的，不过年轻干部当中，我还是最看好小徐，他是人精。

苏江临走时，提醒石祥云赶紧将总结写起来，站好最后一班岗。

苏江随手将门关上后，石祥云却迟迟没听到他家的门响，梅丹便猜他一定到三楼老马家去了。石祥云不大信，他悄悄地开了门，刚巧听到苏江在压低嗓门叫，老马，马局长在家吗？我是五楼的老苏哇。

石祥云心里有一种作呕的感觉，他赶忙关上了门。

石祥云在屋里转了两圈，才说，老苏这个人的官运怕是倒了顶，拍马屁拍得太掉份了，一点水平也没有。

梅丹说，那也不一定，拍马总比绊马让人喜欢。

石祥云说，王汉英这回可能要栽跟头了。

梅丹说，以前我就同他说过，他那性格不适合从政，心也不毒，手也不辣。从政的人要像小徐那样，嘴巴会看，眼睛会说。

石祥云说，那你当年为什么选择我？

梅丹说，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你模样长得比王汉英好。

石祥云说，你就没有看中我的品质和素质。

梅丹说，女人选对像就同行政上选干部一样，认得准的只有表面模样。

石祥云笑起来，说，这么多年，我头一回听见你说出深刻的话来。

因要赶早班车，石祥云早早就睡了。梅丹也几下将石头弄到床上睡了，然后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来陪石祥云。被窝变暖了以后，梅丹便开始亲他。他知道梅丹的意思，伸出双手将梅丹用劲箍了几下，箍得梅丹身上的关节咯咯响。随后，他放开她，并说，睡吧，我明天还有几百里路七八个小时的车要坐呢。他松开两臂，一翻身，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一觉睡到闹铃响，爬起来弄点东西吃了，便直奔汽车站。

原以为天冷人不出门，车上的人不会多，可上车一看几乎全坐满了。他的座位已被别人占去，他要看那人的票，那人不给他看，他将自己的票给那人看那人拧着脸不看，僵持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同司机和售票员说，他们也不管。他多说了几句后，售票员反奚落起他来，说车站卖的号又不是他们卖的号，号卖给谁了谁自己管不住那还能怪别人。石祥云本想说，你不管那我就坐你的座位。可他终究没有这个无赖劲，回过头来又和那人较量。

客车开出了二十多里远，那人还不肯让。

石祥云生气了，说，你这人好不讲理。

那人说，这是县政府教的，他们号召我们不讲理。

石祥云见那人不像个农民，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那人说，说出来你会吓一跳，铸钢厂的。

石祥云心里果然怦地响了一下，他说，你们对县委县政府有气，可也不能泄到我的头上来呀！

那人说，县里的干部都一样，我一见到你们就有气。

石祥云说，可我不是干部。说着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那人。

那人扫了一眼后，脸上表情立即变了，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将座位让给了石祥云。

石祥云坐下后，不时打量几眼站在走道上的人。那人却不看他，两眼有些漠然地望着正前方扑面而来的景物。

太阳出来以后，车上的人开始活跃起来。前后左右互相搭讪着说起话来。石祥云装着打瞌睡，听着他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声音，渐渐地明白过来。这一车人几乎全是到省城去打货的小商贩，年关临近，他们要抓住这黄金时机狠狠赚一把，小商贩们都说今年生意不好做，不管什么货都卖不动。

铸钢厂的那人像铆钉铆死在那儿一样，周围的一切对他全无影响。

中午一点，汽车在一个路边餐馆停下来。小商贩们涌下车，大把大把地掏出钱，点了酒菜后大吃大喝起来。

石祥云没有进餐馆，他向来不在这种地方吃东西，他总是担心会染上疾病。铸钢厂的那人也没进去，他靠在一棵树上晒太阳。

石祥云慢慢地踱过去，问，你怎么不吃点东西？

那个看了他一眼说，我带着馒头。“

石祥云说，你和方光武是一个车间的吗？

那人说，不，他的工种好，我的工种差，我是炉前工。你怎么认识他？

石祥云将昨天傍晚在街上见到方光武的情况说了一遍。

那人说，方光武是钳工，还可以单独去开个修理铺，像炉前工和造型工就惨了，离了工厂就空有一身力气。

石祥云说，那你这次出来做什么？

那人说，一到年关人都要放假过年，可单位的锅炉，钢铁厂的化铁炉不能停，可能会要些临时打替工的人，我去试试。

石祥云说，你不打算过年了。

那人说，挣点钱比什么都重要，一开年孩子要上初中，学校也一样，非得拿钱开路。

石祥云说，你叫什么？

那人说，杜虎。真对不起，刚上车时，我把你当成县里的干部了。

石祥云说，工人的情绪怎么样？

杜虎说，没怎么样，就是特别想唱《国际歌》。

石祥云说，还没到唱《国际歌》的份上吧！

杜虎说，真让我们唱出《国际歌》来，就一切都晚了！

石祥云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不知道再怎么同杜虎谈下去。

小商贩们吃完饭后，司机将紧锁的车门打开了。石祥云执意要将座位让给杜虎，而杜虎又执意不肯坐，二人站在走道上认真谦让的劲头，让那些小商贩很不理解，弄不明他们为什么一会儿争一会儿让。

让了半天，两人都不去坐。最后一排的一个小商贩。嫌后面太颠便走过来坐了。他刚坐下杜虎就要他起来让给石祥云，小商贩一嘴犟，杜虎的粗话就出来了。小商贩不知底细，刚要还嘴，旁边的人赶紧劝他，说杜虎是铸钢厂的。小商贩立即乖乖地站起来来回走，边走边嘟囔道，难怪老古话说穷人的气多，富人的屁多，真是一点也不假。

杜虎吼了一声说，你们这些奸商，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被你们腐化的。你们就是想他们腐败，越腐败你们越好赚黑心钱！

一车的小商贩听着这话都没有还嘴。

杜虎在城郊的工业区下了车，他甚至没有和石祥云说句话、打声招呼

就跳下去了。

他一离开，小商贩们就又活跃起来，虽然说了很多刻薄的话，可他们还是一致认为现在又像过去一样，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是工人农民。

石祥云走进市文联办公室时，他们还以为他尚未回去，听说他是回去了又来，便吃惊起来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么快的办人事调动的速度。石祥云将县里的特殊情况说了一遍后，他们笑了起来，说他若不解释，他们就会怀疑他是原单位不愿要他被撵出来的，那样他们就得重新考虑调入他的问题了。

石祥云住进一家招待所，等市文联有关同志去办商调函。他打电话找市里的几个朋友，刚巧他们都不在。他后来才想起，这个时候上面的人都喜欢往基层跑，弄点土特产回来过年。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

没事做时，石祥云就找了几张纸，趴在房间的写字台上写起总结来，他照着往年的老套套，将马珍珠一手操办的“残疾人书画展”、“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诗歌大奖赛”和“乡镇干部公文写作比赛”等等胡吹一通，然后才将自己今年创作情况累计成一组字数写上去。写完后一数页码，发现总共还不到三千字，离宣传部年年规定的总结不能少于五千字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他绞尽脑汁又将文联如何做好党对文艺领导的工作写了三百字，将配合时事政治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写了三百字，将抓计划生育、防火防盗、爱国卫生和双文明建设等撮在一起写了四百字。

石祥云花了一整天时间，人写干了油也只写了四千字，离五千还差一千，他恨不得找张《人民日报》摘一些文字抄上去。

天黑时，市文联办公室的小许来看他，顺便告诉他商调函明天才能办好。小许顺手拿起他写的那份总结看了看，然后笑话他，说如果按这总结上说的，他再过两辈子也别想调到市文联来。石祥云解释说不能自己吹自己。小许不同意，他提醒石祥云长此谨小慎微，人会变得美琐，人格也会蜕化，他说不少有才华的业余作者就是这样被环境和自己扼杀的。

石祥云被这话触动了，吃晚饭时他要了二两酒和一只烧鸡，一个人独斟独饮。回到房间时，新闻联播已经播完了。

他就着酒兴，铺开纸重新写起总结来。这一次他不再感到别扭，浑身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两个小时总结就写完了，一数稿纸竟有八千字出头。

写完总结，他跑到楼下总服务台给苏江家挂了一个电话。他先说总结已写好了，有八千多字。苏江听了非常高兴，石祥云趁机叫他喊梅丹接一下电话。苏江随口同他开了几句玩笑后，就过去将梅丹喊来了。

分开才一个晚上，也没有什么要紧的话，无非是问一问石头的情况，家里有没有事以及编辑部或出版社来没来电报快件等。梅丹嘱咐他，说她看了天气预报明天气温在零下三度，要他多穿点，若带的衣服不够就上街买一件，她说钱的事小人的事大。

放下电话后，石祥云回到房间洗了一个热水澡，那莲蓬头里的水很有劲，冲在身上舒服极了。洗完澡躺在床上，他有些后悔出来的头天晚上不该没理梅丹。他觉得很难熬，便翻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找可以通电话的人。翻了一阵，目光落在一行清丽的字上，他愣了愣后忍不住拨了这个电话号码。

那边电话响了三声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响起来。

石祥云说，小雁吗，我是祥云。

小雁说，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石祥云说，我现在就住在你家附近。

小雁说，那你赶快过来。

石祥云说，跟你说，我马上就要调到市里来了。

小雁说，听我的话，你快过来！

石祥云忍不住答应了。放下电话他又有些后悔，他愣了十来分钟还是出了房间。他和小雁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后来小雁拼命给他写信，他没有理她，并将她的所有的信都给梅丹看了，并将那些信都烧了。奇怪的是。信一烧了后，他反倒有些惦记她了。

石祥云按照记忆中的地址找到小雁的家，他刚一触那门，门就自己开了。小雁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等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心情放松了下来。

两个人坐在那儿说话一直说到天亮，石祥云担心的事竟一点也没发生。

吃了小雁的早点，临要走时，石祥云无意中问了一句她为什么在电话中表现得那么急。小雁说其实没什么事。可就在将要开门的那一瞬间，小雁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

等到他真的出门时，已是下午了。他在小雁的床上仰着抱着小雁时，才发现墙上有一张结婚照。这样他就大胆起来，不担心小雁怀孕和逼他离婚的问题。他们反复多次地做爱，竟一点也不觉得累。临走时，小雁吩咐下次一到就给她打电话。开门后，他见楼道里无人，竟回过头来吻了小雁的手背而不是嘴唇或脸。

回到招待所，一打听，没有任何人来找他。他赶紧蒙头睡了一觉，结果小许什么时候进商调函来他都不知道，醒来时天已黑了，商调函就搁在床头柜上。

他一爬起来就给小雁打电话，他想再去她家，小雁却说今天不行了，他丈夫可能会回来。

石祥云闷头想了一会，便决定坐夜班车回家。

他退了房来到车站。车一开动他就睡着了，并且一口气睡了六个多小时，客车入了县境才醒过来。等到了家，尽管天没亮，可他却睡不着，便拉过梅丹亲热了一回。

直到这时他才感到累，趴在梅丹身上没有力气起来。

快十点，石祥云才起床来到办公室。

苏江一见他就问，四点多钟时是你回来了呀？

石祥云说，是呀。

苏江笑来说，我听到你家门响，还以为--

石祥云说，苏主席，你的警惕性也太高了，梅丹不是那种人。

苏江说，那可不一定，昨天上午，陈部长就在自己家里被人家女的丈夫捉了双。

石祥云想起自己昨天上午在做什么，便低头说，传的话信不得。

苏江说，是马珍珠告诉我的，陈部长这一出事，马局长会得更稳了。

石祥云说，那文联可就遭殃了。

苏江说，也不一定，事在人为。

石祥云从口袋里取出商调函和总结递过去。

苏江将商调函看了一遍后说，怎么市里调人是这么个调法？

石祥云忙问，有什么不对吗？

苏江双手在抽屉里找印，眼睛却落到那份总结上。看了几行，苏江脸色就有些变了，双手也不再在抽屉里摸，而是抽出来捧着那份总结看。

二十多分钟后，苏江将总结看完了。没待石祥云询问他便说，好，写得好，比前几年的总结强多了。说实话，县文联就是靠你这长子撑着，你这一走，真不知日后工作怎么开展。这两天，马局长在我面前夸了你好几次呢。

苏江将总结往抽屉一塞，顺手拿出文联的印，叭地一下盖在那商调函上。苏江说，我去同人事股说一声，档案就让你自己带去，不然路上耽搁太多。

文联没有自己的人事干部，一应档案都由文化局人事股代管。苏江领着石祥云从一楼上到二楼，然后亲自向人事股长交代了。人事股长看了看商调函后，流露出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冷笑。

苏江拿着上了封条的档案袋和盖了几个红印的商调函，禁不住说，我还以为手续很复杂，没到到这么简单。

人事股长回了一句，他说最复杂的事往往最简单，最简单的事往往最复杂。他问石祥云找的什么关系花了多少钱。石祥云告诉他既没花钱也没有任何关系。人事股长不信，他说他花了三年时间，七、八千块钱，还没有把自己办回市里去。石祥云心里说他大概从后门走惯了，嘴上却没有这么说，而是说，好事多磨，苍天不负有心人。

石祥云去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的车票。回来时，他顺路到石油公司看看梅丹。

梅丹见了他，炫耀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定期存款单在他眼前晃了晃。

石祥云问，哪儿来的？

梅丹说，偷的。

石祥云知道这意思是说单位发的。他问，多少？

梅丹说，能顶你写两部中篇。

石祥云不再追问。石油公司连年效益好，每到年关便变着法儿给职工发钱物。在家里时，石祥云总说石油公司发的是国难财，总说要写篇小说来揭他的老底。毕竟只是说话过过瘾，他不能不为梅丹的饭碗着想，梅丹一年的收入能顶他写两部长篇。

石祥云本想同梅丹的领导谈一谈，听梅丹说地区公司的领导下来了，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对梅丹说了明天送档案过去的事，梅丹没作声。停了一会儿，她说公司领导安排她今天陪地区领导跳跳舞。

梅丹见石祥云半天不开口，便说，我只跳半场，九点半以前就回。

石祥云看了她一眼说，跳吧，散了场再回，别让公司领导说你拿架子。

梅丹见石祥云这么一反常态，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不想跳完，不然下半场开始时的那曲弗尔斯不好办，我不愿和任何别的男人跳弗尔斯。

梅丹用一副纯洁的眼光看着石祥云。石祥云赶忙说，那就随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他起身就走。

石祥云在街上又碰见了方光武。他瞅着那块白纸板，心想这次去省城，一定要同新闻界的朋友说一说，让他们来捅一下这事。他绕过方光武进了县委大院，他想同宣传部几个部长说一声商调函已经到了。

上到五楼，见宣传部正在开大会。他听见陈部长在讲话，要大家抓紧

时间，二十天以内，必须将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称号落实到人头，他还特别提到铸钢厂，说是越乱的地方越要树起个先进的榜样。这时有人插话说，铸钢厂报了一个人，叫方光武，是他们厂的老模范。陈部长说老模范当然稳当，但最好还是要发现新典型，不能将某个模范当成了万金油，哪个项目都让他去抹一下搽一下。

石祥云在陈部长的语气中，一点也听不出刚刚被人拿了双的痕迹。

等了一会儿就散会了。

石祥云跟在副部长们的身后，进了他们的办公室。他告诉他们商调函已经到了。

张副部长说，这么快！

石祥云说，我自己去拿的。

张副部长说，现在天底下只有两种人最认真，一种是作家，一种是个体户，因为只有他们的东西才是他们自己的。

石祥云见陈部长踱了进来，忙岔开说，铸钢厂有个叫杜虎的工人不错，前两天去省城，他主动给我让座，自己站了五六百里。

陈部长来了兴趣，当即叫人记下了名字，并让人下午就去厂里调查一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事迹。

陈部长一走，石祥云怕张副部长又发牢骚，也赶紧走了。

中午，梅丹回来吃饭时，就开始准备晚上舞会的行头。石祥云装出很大度的样子，还帮她出主意，甚至还建议她去买一双比较新潮的高跟鞋，不过梅丹没有听他的，最终还是将一双半新的红色皮鞋拿出来，说是到街上找人多上点光就行。石祥云差一点叫她去找方光武。

公司领导下午放了梅丹的假，梅丹一直在床上陪着石祥云睡午觉，还愿意将衣服穿得少少的，恨在石祥云怀里像只挺乖的小猫。睡到四点钟，两个人起床一个去接石头，一个准备晚饭。

石祥云到了幼儿园，石头仍不同他一起走，非要等明奶奶。石祥云没办法，只好等明大妈来了以后再跟在她的后面慢慢地走。

半路上，石祥云碰见了小徐。小徐不知在忙什么，匆匆地同石祥云说了几句话便要走，石祥云抢着告诉他商调函已经拿来了。小徐一边走一边叫他有空晚上去他家一趟，有些事他再给参谋参谋。石祥云问他这是从哪儿来，小徐说他又去了一趟铸钢厂。

路过方光武的擦鞋摊时，见他正低头给一个女孩擦鞋，旁边还有两个女孩在等着。

明大妈和孩子们在他面前唱歌他也没顾得上抬头看一眼。

沿街的十几个擦鞋摊都挤满了女孩，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很光鲜。石祥云想起梅丹，便猜测这些女孩大概也是同梅丹一样，晚上要陪上面下来的人跳舞。

梅丹匆匆吃了一碗饭，便到房里去化妆，整整用了一个小时，再出来时，石祥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年轻美丽的女子就是自己的妻子梅丹。

梅丹见到石祥云那副诧异的样子，不由得得意地笑了笑，说，怎么样，你老婆还是可以拿出手的吧！

石祥云说，只是你这番打扮是为了别人。

梅丹说，我给你看的是真诚，这伪饰当然只能让别人看。

石祥云没料到梅丹说出一句很深刻的话来，一时没有应对，只好一笑

了之。

九点钟，石头睡着了，石祥云一个人才觉出了孤独，他到阳台上看了几遍，见梅丹还不回，便先脱衣睡了，并将屋里的灯都关了。

挂钟响了十一下后，梅丹才回。她一进屋便径直进了房，先是在床前站了片刻，然后慢慢地俯下身来，抱住他的头，贴在耳边说，总是让我挂惦你，今天也让你尝尝挂惦的滋味。

石祥云猛地一掀被子，将皮鞋也没脱的梅丹拖上床来。连扒带撕几下就将她脱光了。

第二天，石祥云一个人在旅途上，想起梅丹和自己昨夜的情景，竟觉得比和小雁在一起时还意醉神迷。他有点感谢小雁，没有她，自己同梅丹就不可能进入到这种新的境界。他决定一下车就给小雁打电话，将方光武的事告诉她，让她抓个好新闻，在报社里风光一下。

下车后，石祥云依然没有先打电话，原因是到市文联会的公共汽车来了，他下意识地先跳上了公共汽车。他将档案交给了市文联办公室的小许后，依然住到那家招待所，这时他才顾得上给小雁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问石祥云是谁，石祥云说自己是小雁的朋友，有个好新闻的线索要告诉她。男人说小雁不在家，到外地采访去了。

石祥云有点失落，停了停后，便开始给朋友打电话，可那几个朋友自前次打电话到现在一直没回家。他就试着给小雁的单位打电话，查查她是不是真的外出了。电话通后，接电话的女人先不告诉他小雁的去向，却非要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简直比小雁的丈夫还要凶狠。石祥云不想告诉那女人，二人正在电话里斗嘴，忽然招待所总机接线员插进来，告诉石祥云说有长途要打进来。石祥云刚将电话压上，铃声就响了。他拿起耳机一听，竟是小雁。

小雁说她今天刚到石祥云的县，她下了车就打听他，听说他送档案到了省城，便猜他可能仍住老地方，所以就打电话到总台查到了他的房间。

小雁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她非常希望能在县城里见到他，并和他手挽手在一条古老的小巷里走一走，她就是为了这才力争出这趟差的。

石祥云心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那样，如果被人碰见那他的名誉就全完了。石祥云便骗她，说自己得将调令等到手以后才能回，可人事部门的事谁也说准，有可能是三天，也有可能是五天，还有可能是一星期半个月。

见小雁很失望，石祥云忙告诉她方光武的事，他认为那绝对是一条可以获普利策奖的新闻。

小雁没有答话就将电话挂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小许来电话说调令已经开出来了，让他快点去拿。

石祥云将调令拿回来后，却不打算立即走，他想等两天，等小雁离开县里以后再回去。

晚上八点，他正在看电视，忽然有人敲门，他将门拉开，外面站着的竟是小雁。他刚要伸手抱她，外面有人叫道，错了，那不是 312，是 302。小雁朝他使了一个眼色，然后提着行李往前走。

五分钟后，小雁从她的房间里打电话过来，说没有他她在那儿一分钟也呆不下，所以就赶回来了，她说她要在招待所陪他住几天然后再回家。她知道招待所十一点钟查房，所以十一点半以后，他可以到 312 房间来。

他们一起在招待所呆了三天，白天里相互装着不认识，夜里十一点半以后再聚到一起，早上四点左右分开。小雁告诉他，她已将方光武的情形拍了一组照片，然而，报纸上能不能发表还很难说。

第四天，他们才各自回家去。

石祥云一到家梅丹就告诉他，说是他走的那天有个女记者来找他。石祥云装出一副困惑的样子。梅丹又说详情苏江知道。石祥云到屋内各处转了转，别的都很正常，只是那双红舞鞋变得像新的一样。他心里顿时不好受起来。

晚饭后，苏江过来串门，将小雁来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还将小雁的名片递给石祥云看。石祥云故意朝苏江要这张名片，苏江不肯给，只让他将地址电话抄下，苏江说小雁答应了他，回去后要写篇文章将县文联的工作好好报道一下。他还要石祥云再去省城时催一催她，让文章早一点见报。

最后，苏江拿出一张发票，要石祥云签字证明，他说这是送给小雁的礼品。

石祥云一看金额有四百八十七元，心里便骂起来。小雁已告诉过他，苏江只送给她两包普通茶叶，最多四十元钱。石祥云不能捅破，他一边签字一边说，其实你送红包给她就是，现在外面流行送红包，送礼物太多不好拿不说，还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苏江破例谦虚地说，你要是在家提醒我一下就好了。

苏江这番话，让梅丹对女记者的怀疑冰消瓦解了。她对石祥云说，前天省公司的人也来了，她没办法，又陪了两场舞。石祥云也放下心来了。

他说，那你们公司又破了一笔财吧！

梅丹说，听会计嘟哝，两拨人一起花了几万，那礼品都是派专车送。

石祥云尽管很累，为了避免出现破绽，他偷偷嚼了一把西洋参片，夜里抖擞精神同梅丹亲热了一回。他看到梅丹那副满意的神情，这才放心地倒头睡去。

他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他起来吃点东西就去人事局。

一进门，正好碰见小金。他和小金是半生半熟，见了面都认识。打过招呼后，他问办调动手续找谁，小金说不用找别人，就找他。

石祥云一高兴，掏出调令递给他。

小金扫了一眼后就去开抽屉，可是开到一半又停住了。小金说，你这是市里的调令呀？

石祥云说，是呀，我调市文联当专业作家。

小金说，那不行，只有省里可以直接从县里调人去，市里不行，必须先有商调函来。

石祥云说，商调函来过了。

小金说，那我怎么不知道。

石祥云说，我将它签了意见以后又返回去了，不然这调令怎么来得了。

小金说，不经过我们这儿，你档案怎么走得得了？

石祥云说，我自己带走的。

小金生气地说，文联和文化局简直是瞎搞。

他将调令一把推过来，说，这个我不要，你还是拿去给文联和文化局，让他们给你办。

小金走到火盆边，埋头烤火去了。石祥云不知所措地站了一会儿，也

跟到火盆边。

他说，金科长，你通融一下吧，调令都已经来了。

小金说，人事上的事一点也不能马虎，每一道手续都不能缺，不然的话，一个大活人站在那儿，谁都搞不清他是谁。

这时，门口进来一个人，冲着小金笑了笑，小金示意他坐下。那人坐下后冲着石祥云说，你也在这儿呀！石祥云觉得这人有些面熟，可就是想不起他是谁，那人刚开口说出“我那事”三个字就被小金打断了。

小金对石祥云说，你坐在这儿一点用也没有，不如回去找找你们文联和文化局的人。

石祥云以为小金心里松动了，连忙起身拿起桌上的调令往外走。

他先去找苏江，苏江不在，马珍珠说他同文化局马局长一道办什么事去了。石祥云就去文化局人事股。人事股长说这事他没有责任，他是按苏江的话办的。石祥云当然记得当时苏江说的话，他实在没理由责怪人事股长，再说人事股长本来就不想管文联的人事档案。

石祥云这才明白，苏江是有意最后整他一下。苏江一定是对那份总结不满意，却不便公开发泄，才使这么一个阴招子。

他忍不住说，老苏，你等着瞧，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一边盘算着那张假发票一边问，这事现在该如何处理呢？

人事股长说，就看你有没有特殊关系，如果没有恐怕得从头来。停了停，他又说，你可以先打点一下试试，不过，你的身份太大，人家恐怕不敢收。

从人事股出来，他一眼望见苏江从院门口进来了。石祥云迎上去，不高兴地说，苏主席，调动的事出现了问题。人事局要商调函。

苏江说，是调我的人，我同意了就行，他们要商调函干什么。是同我商量，又不是同人事局商量。人事局又没发你一文工资一厘奖金。

石祥云说，你打个电话帮忙解释一下吧！

苏江不愿意打电话，他说，这样，你买一条硬壳红塔山给小金送去，开张发票给我报销，就算是文联给你送行。

石祥云觉得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试一试。

他将烟买好后用报纸包好，又来到人事局。办公室里小金仍在那里烤火，旁边没有他人。石祥云进门后打起精神笑了笑，然后将烟递过去。

他说，金科长，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请你给个方便，这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并不多。

小金出乎意料地伸手一挡，说，石作家，你文章中不是很有正义感吗，怎么现在也来这一套！

石祥云说，熟人之间嘛，好说好说！

小金一下子站起来说，不好说！你现在送东西求我办事，转眼去写文章骂我，是不是！我要是你想像中的那种人，我早就升官发财了。

石祥云感到身后进来了几个人，脸色一下胀红了。他说，你要不是卡我，我干吗要这样！

小金说，我是按手续照规定办的。

石祥云气得将红塔山扔在地上用脚碾碎。他刚要走，小金上来拦住他，要他将地上弄干净。他没办法，只好照着做了。

石祥云从人事局出来后，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正在茫然时，忽然听

见有人喊，扭头一看，正是那个找小金办事的人。

那人上来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脑子里一亮，说成了，并说小金人真是不错。

那人说他的事也办成了，如果不是小金，那简直不敢想。他妹妹在新疆结了婚，按政策是不准往回调的。可小金商调函也不发，直接给她发了调令。石祥云试探他，说自己花了五百多块钱，那人说自己花的零头也比他多。

石祥云听说那人的妹妹调回来后，安排在铸钢厂工会工作时，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忍不住朝方光武的擦鞋摊那边指了指，告诉那人铸钢厂停产很长时间了，工人只发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大家都出来自己找事做。那人说小金都给他交了底，铸钢厂几个主要后勤部门的人都能拿百分之八十的工资。

石祥云独自经过方光武的擦鞋摊时，不敢细看，他正要快步走过去，方光武忽然冲他问了一声，擦鞋吗！

石祥云情不自禁地走了拢去。方光武请他将脚放在一只小凳子上以后，便使劲擦起来。

石祥云问，生意还好吗？

方光武说，这几天还行，每天下午后，总有好多女孩子来擦鞋。

石祥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方光武说，听她们的口气像是赶舞会。

石祥云说，她们是在陪上面来的领导。

石祥云感觉擦皮鞋的手停了一会。直到将皮鞋擦完，方光武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中午吃饭时，石祥云到小徐家去，他想找小徐商量一下，看他能不能有个办法。小徐却不在，小齐说他陪上面来的领导吃饭去了，小齐要他晚上来看看。

晚上石祥云再去时，小徐依然不在，也是陪舞。小齐气忿忿地说，其实是他们自己想跳舞，以领导来作借口，你们文联的苏主席，文化局的马局长怎么从来就不陪舞，按常理搞文艺的人应该多进舞厅才是，说到底，这是一个人的意志品质问题。

石祥云要她别上纲上线，他说现在什么都吃香，就意志品质不吃香。

二人说着闲话，外面忽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小徐。

小齐说，舞伴不漂亮是不是，怎么不到九点就回了！

小徐说，我找了个借口才脱身的。你忘了，晚上我们还要去看个人呢。

听说小徐要出去，石祥云赶紧将今天上午的事对小徐说了一遍。小徐一点不帮他出气，还笑得差一点将手中的茶杯摔碎了。

小徐笑他从来就没有送过礼，连一点规矩都不知道，哪有将东西往办公室里送的呢。

小徐叫小齐从里屋取出一条大中华香烟。小徐这回升职有人从中帮了大忙，他要去感谢一下人家。小徐让他在家里等半个小时，看他是怎么将这烟送出去的。

小徐领着小齐出了门，石祥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才二十八分钟，他俩就回了，手中的那条大中华已留在人家那里了。

小徐得意地说，现在送礼不兴嘴上说明，进了屋先不忙坐，在客厅里站一会儿，说上几句话，然后找个借口或者什么借口也不要，瞅准一间不起

眼的里屋走进去，将礼物放在屋里一个显眼的地方，出来后再坐下，说几句客气话或者是要说要办的事后就赶紧起身走，切莫多坐多说，一时说不清的话下次再去时再细说，这样屋里有别的客人也不怕。

石祥云苦笑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徐劝他别着急，过一天，缓缓劲他再领石祥云亲自到人事局跑一趟。

没办法，石祥云只好回去等。

第二天，他闲着没事，便在家里写那没有写完的长篇。酝酿了个把小时，刚找回感觉，外面有人敲起门来。打开一看，是几个不认识的人。

为首的一个人说，我们是铸钢厂的，想请你到我们厂去看看，写点东西为我们呼吁一下。

石祥云说，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工人说，没错，你是石作家，统计局的王局长特地向我们推荐了你。现在新闻记者靠不住，只问红包不问良心，只有作家还能讲点真话。

石祥云说，你们别听王汉英瞎说，我是写小说的不写报告文学。

工人说，只要你将我们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什么都行。

石祥云想起小雁，便说，你们别急，前几天我请了一个很不错的记者来，你们厂的情况她已掌握了，说不定这几天就有文章见报。

见他这么一说，工人们连声感谢起来。再关上门时，刚找回来的那点感觉已不翼而飞了。他见外面的天气很好，便索性搁下笔出去走一走。

太阳还是那么暖和，可是，除了儿童们的脸上是红扑扑的以外，那些高高大大的成人妇女都是一副灰不拉叽的模样。石祥云说不准这是不是少了绿色的缘故。间或有一两个经过粉饰的女人在街面上招摇而过，可无论唇有多红，眉有多细，乳有多高，仍无人去留意她们。石祥云知道前几年不是这样，那时，这些假模假样的东西只要一出现，总会招致几声咒骂，后来变成了鄙视，现在人们似乎司空见惯了，已把它当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了。反倒是那些露着苦难本质的沿街乞讨的残废人和衣衫褴褛的捡破烂者成了咒骂和鄙视的对象。

石祥云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有了这样的念头。

石祥云在几个书摊旁逛了逛，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书卖，他一直这么盼，可一直没有见到。书商不卖他的书，说他的书里面少了一样东西，没人看。他有时犹豫地想尝试一下，但梅丹坚决反对，别的方面他怎么写她都没意见，唯有在性的问题上梅丹态度非常鲜明，她说自己不想成为一个下流文人的烂婆娘。

石祥云又想到小雁，对梅丹来说，他身已不洁，光有文洁又有何用。

边走边想时，前面忽然有吵闹声，拐过一处墙角，迎面聚了一大堆人。他走拢去一看：明大妈正揪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不放。那男人拼命叫，认错了人，他没有干那种缺德的事，

听了一阵，石祥云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昨天下午，明大妈在街上捡了一只钱包，里面有一张存款单和五百多块钱。她当时急着要去幼儿园，便将钱包交给一个过路的人，要他在原地等失主或者将钱包交到派出所。谁知这人竟将钱包拿走了。明大妈送孩子们回家时，碰上了哭哭啼啼的失主，所以从昨天到现在她一直在街上找这拿走钱包的人。

被明大妈揪着的男人要大家帮忙说说，明大妈一定是人老眼花看错了。

谁知竟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都说他们相信明大妈，明大妈绝对不做一点亏心事。

后来，那男人承认钱包是自己拿走了。只是他已花了一百多块钱，给家里的老人买了一床新棉絮，另外买了几斤猪油和几斤猪肉。他说他是铸钢厂的，孩子本来就贫血，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给孩子买肉吃了。

一听是铸钢厂的，人们就都不作声了。

明大妈说，你把用剩下的都还给人家，这用了的钱你就当是借人家的，等你们厂哪天好起来后，发了工资再还给人家。

明大妈要那人以后有空每星期带孩子到她家里坐坐，随便吃点什么。那男人说，孩子自尊心特别强，从不吃别人送的东西，他担心这事若是叫孩子知道，还不知会闹出什么祸来。明大妈就对周围的人说，要他们回去别在孩子们面前提这事，以免传到那孩子耳朵里面去了。

石祥云跟着大家默默地散去时，心里开始真的惦记小雁拍的那组照片能不能见报的事。他到邮局给小雁打电话。

小雁家里没人，电话空铃响了半天。石祥云又将电话打到报社，报社的人说她今天休息没来上班。

石祥云到拒台前交费时，听见旁边负责信函收寄的小姐问一个人那厚厚一包是什么，回答说是小说稿件。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才发现正是王汉英。

王汉英也看见了他，说，刚才打电话的是你呀！

石祥云说，嗯，有点事。怎么真的想改行？

王汉英说，我没有你那份天赋，主要是个精神寄托，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太无聊。

石祥云说，我可是忙不过来，所以你不要把我往铸钢厂里拖。

王汉英说，我是佩服你才向他们推荐你的，那可是创作素材的宝库。

石祥云忽然鄙夷地说，你也懂得什么是创作了？那好，这宝库你自己留着吧！

他走了几步，王汉英追上来说，祥云，听说你要调到市里去，你能不能推荐一下我，让我来接替你的位置。我实在受不了行政上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石祥云回头说，你是不是夜里醒来时想到苏东坡被贬了官后，写出前后赤壁赋的典故来？

不待王汉英回答，石祥云大步走出了邮局。

晚上，石祥云和梅丹睡到一起时，他感到梅丹身上有些凉，就问，你怎么了？

梅丹说，没什么，心冷。

石祥云说，我又怎么惹你了！

梅丹说，你今天给哪个女人打电话？

石祥云说，我是给女人打电话了，可我是为了铸钢厂的事，工人们今天来家里找过我，我答应给他们帮帮忙，这才找那个女记者的。

梅丹说，是叫小雁？

石祥云说，那天老苏告诉我时你在场，还问什么。你是听谁说的？

梅丹说，王汉英。

石祥云说，他去找你汇报了？

梅丹说，我去邮局帮单位寄挂历时，他正在那儿，他说你刚走，早一分钟我们就碰上了。

石祥云说，你好像现在更信他的话了！

梅丹说，你别猪八戒过河倒打一耙。我们不说这个，说铸钢厂吧，那里面事你千万别管，你一走，可我还在人家掌心里握着呢！

石祥云说，你别拐弯，我听得出意思，不会把你们娘儿俩扔在这里不管，待我一安顿好了以后，马上就开始想办法将你们弄过去。

梅丹说，我有一个要求，新单位可不能比石油公司差，不然落得铸钢厂这么个下场，看你怎么养得活我们娘儿俩。

石祥云在梅丹腰间抚摸了一下，没说什么。梅丹温顺地转过身来，将半个胸脯压在他的身上。他觉得梅丹身上发起烫来了。

第二天一早，石祥云起床锻炼，他有意在公园门口转，想等一等小金。等到人们开始往回走时小金还没来，后来他碰见劳动局的一个熟人。二人并肩走着时，他有意指着前边的二个人说，那不是小金吗。劳动局那人说，小金从不起早，每天总是上班前五分钟起床。石祥云这才知道那天早上碰见小金时，小金并不是来锻炼而是约会。

回家的路上，石祥云遇见苏江。他将红塔山香烟的发票递给苏江签字。苏江签字时问他手续办得怎么样了，石祥云回答，关键看今天。

他正想责怪一下苏江，苏江自己先开口说，这事也怪我太积极了，想得不细，将必要的程序漏了。

石祥云说，你以前当过文化局人事股长，后来又当管人事的副局长，你应该是知道这些的。

苏江说，好几年未接触人事了，这长时间还以为他们改了革，那想到还是老样子。

这样吧，我抽空去人事局那儿解释一下，吃了早饭就去，怎样？

石祥云没作声。

吃过早饭，石祥云就去找小徐。

小徐正在办公室同大家商量什么时候下去转一转，大家都说这时候下去太早了，乡镇干部还没有树立起过年的意识，去了也自去。最后他们商定腊月十五左右下去转一转。

小徐是笑着把这转一转说成是扫荡一下。

小徐领着石祥云到了人事局干部股。

一见面，小金就管小徐叫徐大主任。石祥云从这个“大”字里面听出一些异样来。

说了几句闲话，小徐便将石祥云调动的事和盘托出，要小金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方便。小金脸上一点也看不出别的什么，一副踏实认真的样子。他说小徐新官上任三把火，按理他应该帮忙扇扇风让火烧得更旺，所以他不能往上面浇水，如果他不按制度规定放走了石祥云，等将来上面追查起来，那岂不是害了小徐。小徐说这种事不是原则问题，领导知道了顶多也只是给点脸色看看，魁几句完事。小金当即回答，说假如领导常给小徐脸色看，常(克)小徐，那小徐这次能升为副局级的副主任吗！

小徐怔了一会儿，才说，我这是闲职，不比你们这儿事关重大，所以上面才慎重对待。

小金说，你知道慎重就行了，别太勉强我，让我为难。别自己当了副

主任就不管别人饭碗端不端得稳。

小徐说，那你说句实在的话，这事现在怎么办好？

小金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再发一个商调函来，档案也要再拿回来。

一直插不上嘴的石祥云说，档案不拿回不行吗？

小金说，没有档案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石祥云刚要说句不恭敬的话，苏江从门口走进来，嘴里大声说，金股长，老苏我来负荆请罪了。石作家的事全怪我，是我自作主张将档案和商调函弄到那边去的。’

小金说，苏主席你别大包大揽，你是领导，说话做事应该比我们慎重。

苏江说，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

石祥云一股气上来，说，苏主席，这事已经解决了，我今天下午就去将档案拿回来。

小金有些故意地说，记住还有商调函。

石祥云说，我记忆力还没有出现减退。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他在门口等了十来分钟，小徐和苏江才出来。他俩都责怪石祥云不该这么冲动，说不管调走不调走，人事局是不能得罪的，它管着干部的职称、工资等切身利益，连组织部也没有他们利害，组织部只管得了干部提升任免。

石祥云说，我不怕他，大不了我将他那丑事抖出来。他将自己在公园里看到的事说了一遍。

小徐和苏江坚决不同意，说这种事现在不叫问题，顶多不过是让他家里不和，如果一闹离婚，反而成全了小金。他们要石祥云忍住这一时之气。

苏江见小徐有话要对石祥云说，就先走了。

苏江一走，小徐就骂小金是狗日的杂种，竟敢冲着他来。他要石祥云别走，就留在县里，熬个三五年，等当上宣传部长、县委常委以后，不整死小金，也要整得他嘴里吐白沫。小徐这一说，石祥云反倒劝起他来了。

说了半天，小徐仍不罢休，说他一有机会非要报这个仇不可。

石祥云走到单位门口时，见苏江正在用一块抹布在文化局那块招牌上一把一把地擦着。

不待他问，苏江主动说，也不知哪个坏小子干的，将几只烂蕃茄扔在这上面，我不擦擦，文化局还以为是文联的人干的。

石祥云笑一笑，没答话，他琢磨苏江这是做给马局长看。

他刚回到屋里，苏江就手拿抹布跟了进来。

苏江说，我跟你说了，要你多注意同小徐的来往。这下子你可信了吧！小金他们心里不服小徐，你拉小徐去哪有不误事的！

石祥云说，冲着小金这个样子，不提拔他是县委的英明。

苏江说，我不怕你和小徐是朋友，你以为小徐真的比小金强，若不是朋友，恐怕小徐待你比小金还差。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办事一靠钱，二靠权，无钱无权就得靠朋友，若是当初你同小金交上朋友就好了。那样，这时候你已经是市民了。说到这儿，我不妨给你一个忠告，到了市里你不能再像在县里一样，见了谁都昂头三丈。你一定要多交朋友，公检法、新闻、组织人事、工商税务商业都要有，银行也不能拉下，不然存款就没有高利息。另外还有医院，现在谁都服医生--

石祥云打断他的话说，马局长当常委的事像是有变化。

苏江立即警觉起来，问，你听谁说的？

石祥云心中暗笑一声，说，这我可不便对别人说，只知道马局长可能要调到地区去。

苏江想一想说，这好像不大可能吧，地区文化局，文联正副职一大堆，马局长去干什么呢！

石祥云说，也可能不大确切吧！

苏江有点坐不住，起身要走，到了门口他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信封递给石祥云说，有个作者写了一篇小说，我觉得还不错，你抽空给看一看。

苏江走后，石祥云赶紧弄了一点东西吃，然后到车站去搭十二点的班车。

一路上很顺利，眼看就到了长江边，过了江一上高速公路就等于到了省城。可是客车司机一不小心，将一辆奥迪车的油漆蹭掉一块。奥迪车可能是地委机关的，所以司机凶得很，一张口就要客车司机赔三千块钱。客车司机说了半天好话，总算以三百块钱不要收据为条件了结了。就是这么一耽误，江上起了雾，轮渡停开了。

天色漆黑，江风刮得像刀子割。大家不停地到码头上问，得到的回答是，这时候起雾，最早也得明天中午才能散。

车上的那个骂声整夜都没停过，所有该骂的全都骂尽了，石祥云也骂了几句，他骂的是小金和苏江。到了下半夜，车上那些小商贩熬不住，全都跑下车，将路边的小餐馆叫开，烧起一只只火锅后，纷纷喝起酒来。车上人一少，便格外地冷起来。石祥云冻不过，只好下车绕着客车慢慢地跑着。

幸好大雾在第二上午十点多钟时就开始散了。

下午四点多钟，石祥云疲惫不堪赶到市文联，将情况一一说了。见他那副憔悴的样子，小许顿生同情，让他去招待所休息，一切的事都由自己去操办。

石祥云一进招待所门，就看见小雁站在总服务台前查着住宿登记表。他上去招呼了一声后才知小雁正在找他的名字。

小雁问他怎么才到。他将路上的情况说了一遍，又问小雁怎么知道他来了。小雁说是苏江打电话告诉他的，苏江急着要她将那篇写文联工作的新闻尽早发出来。石祥云随口说了一句，老苏他这是在为自己进常委造舆论。

进了登记到的房间，小雁便上来吻他。石祥云勉强对付了一下后，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只想睡觉。

小雁从拎包里拿出一些好吃的，要石祥云吃了再睡。

石祥云吃了几口，眼皮一搭人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石祥云一口气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半时，才被电话铃吵醒。电话是小雁打来的，小雁请他到梦也娱乐城吃饭。

小雁要了一个小包厢，石祥云对包厢里的情调没有思想准备，加上人已恢复过来，所以心里非常冲动，刚一坐下就将小雁搂在怀里。小雁推开他，说这儿不行，这娱乐城是她的一个关系户开的，她必须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小雁问他苏江是不是真的要进常委，如果有可能她倒愿意帮他一把。石祥云将自己憎苏江的事说了一遍，他说若是老苏进了常委，不出三天这个执政党就要下野。他告诉小雁老苏用她的名义开假发票报销。小雁不以为然，说现在这点小钱和小动作，已不叫贪污不叫违法了。石祥云说他们全年事业费才三千块，苏江这一张发票就贪污了全部事业费的百分之十几。小雁告诉

他，今天她请他吃的这顿饭，实际上也是那老板朋友的合法贪污。二人顿时大笑起来。

笑过之后，小雁说，那新闻已发稿了。

石祥云说，发就发吧，让老苏空欢喜一场也很有趣。

小雁说，铸钢厂的那组照片，元旦以后才能见报。领导说，元旦之前的新闻不能冲淡节日喜庆气氛。

石祥云说，只要能发，我回去也好向铸钢厂的工人交差了，不然他们会说我说话不算数。

吃完饭，小雁又唱了一个多小时的卡拉 OK，临走时小姐送来一张单让小雁签。石祥云一看，全部消费一共一千二百多块钱。

小雁回头见石祥云在那里出神，就问，又在想什么？

石祥云说，我想起了铸钢厂。

小雁说，这个急不是你我救得的，像铸钢厂这样的情况多得很呢！

石祥云说，照这餐饭的水平，这座“梦也”一年要吃掉玩掉两座铸钢厂。

小雁说，你是不是又想闹暴动，铲除资产阶级剥削？眼见就要进城了，这农民意识该改一改。

小雁在石祥云头上戳了一指头。石祥云不再说话，二人起身走出包厢之前，站在那里一个长吻足有十分钟。

小雁打了一辆的士将石祥云送到招待所门前。下了车，石祥云到街边的售货亭买口香糖，顺便买了一块洗衣眼的肥皂，待他转过身来，见到小许正在那里同小雁说话。石祥云吃不准他们是什么关系，便远远地站着不敢走拢去。不一会儿，小雁就同小许一起走了。

小雁走时，一点招呼也没有打。

石祥云回到房后不久，小雁就打电话过来解释。他一听说小许是小雁丈夫的弟弟，差一点将话筒惊掉了。小雁说她有空再打电话来约他。

听完电话后，石祥云第一个念头是，他同小雁的这段情缘该了结了。

正在想心思，电话铃又响了。是小许打来的。他问他刚才去哪儿了。石祥云撒了一个谎，说是逛书店去了。小许告诉他，人事局正在搞年报，今明两天没空，后天又是元旦放假，所以补商调函的事只能在元旦过后了。小许问他是先回去过了元旦再来，还是在这儿等。石祥云想了想说就在这儿等。

石祥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里没事，天天上街去买报纸回来看。一张报纸常常要看三五遍。有关县文联工作情况的新闻，他就是在第三遍上发现的。整条新闻不足一百字，却将苏江、马珍珠、县委宣传部以及他自己都提到了。

他拿上报纸给苏江打了一个电话，将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苏江听。他告诉苏江这是自己泡在报社盯着他们发的稿，为了发这篇稿，报社编辑将地区文化局的一篇文章撤了下来，那文章好几处提到了县文化局和马局长。苏江听了很高兴，当即在电话里允诺，他这次的差旅费文联报销百分之五十。苏江还主动将梅丹叫过来同他说了话。

一听到梅丹的声音，他差一点说出让她带着石头来市里过元旦的话。梅丹说家中一切都好让他别耽心。他也说自己一切都好让梅丹别耽心。

石祥云放下电话后，走到街上转了转，半路上他碰见小雁挽着丈夫的手在一家精品店前打量着橱窗里的一件男式大衣。他有意咳了一声，小雁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赶忙撒回去。

这天正是元旦，街上的人很多。奇怪的是，石祥云瞎逛了一通后，又在一处林荫道上碰见了小雁和她丈夫。石祥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就懒得在街上逛了。

傍晚时，苏江出乎意料地打了电话过来。苏江问撤下来地区文化局那篇稿子中，有关马局长的文字是怎么写的。石祥云现编一通说文章中夸马局长是全区基层文化工作的排头兵，具有较高的群众文化工作素养等。苏江说如果照此推理，这的确有点像为马局长调到地区文化局任职而有意造的舆论。

石祥云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忽然觉得这事太无聊，虽然将苏江捉弄了一番，自己也因此而显得格外小气。

元旦的第二天，到处仍在放假。小雁一直没有理他。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想去朋友家聊聊天。朋友却直率地叫他今天别去，朋友家今天有牌局，去了无人接待。石祥云一想起别的朋友也都是麻将迷，就没有再打电话。他买了一张当天的报纸站在街边看起来。

他一下子就看见了二版上的那幅照片，方光武坐在擦鞋摊后，身后白纸板的那些字清晰可辨。照片下面的文字解释说，铸钢厂工人理解国家困难，不伸手向上，自己想办法重新就业。石祥云一开始只是对这几句话不高兴，看了几遍后，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他将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还踩了两脚。

就这样，石祥云还是没能消气，他忍不住往小雁家里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小雁。

石祥云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雁说，你别嘴上逞英雄，有种的上我家来！

石祥云说，你当我不敢？

石祥云真的往小雁家去了。他气冲冲地推开小雁的门后，屋里却不见人。他叫了一声，也没人理。正在发得，虚掩的卧室门里传出一丝轻柔的音乐声，他从门缝里看了看，却见小雁只穿着黑色的乳罩和三角裤躺在床上。

他听见小雁说，把门关好！

随后的整整一天里，石祥云将自己的来意忘了个一干二净。他不问小雁的丈夫上哪儿去了，小雁自己也不说。他说的都是此时最动听的话。天黑时，小雁做了些好吃的给石祥云吃。然后就催他走，说晚上有人要找他出去娱乐娱乐。石祥云心里猜到这人一定是小许，他问小雁娱乐完了以后自己能否再来。小雁笑而不答。

来招待所找石祥云的果然是小许。小许找了两个小姐来陪石祥云出去跳舞，小许说这是头头特意安排的。石祥云舞跳得不好，不过他有另外的收获。也从小许嘴里得知小许的哥哥今天一早飞到乌鲁木齐去了。

石祥云夜里十二点又到了小雁家，第二天早上七点才离开。六点五十五分时，他对小雁说那幅照片的文字配得不好。小雁告诉他，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这样就发不出来。

石祥云一边点头一边同她吻别。

上午十点，小许就将事情办好了。其实也就是在先前那份商调函的发送单位称谓县文联的前面，添上一个县人事局，另外再将已拆封的档案重新打上封条。

石祥云望着新添上去的那几个字，说，怎么县人事局就这么厉害！

小许说，人把良心一昧就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厉不厉害就看你敢不敢将良心放到一边。

石祥云觉得小许这话是在说自己，他道了声谢谢后，就赶紧走开，说是去买当天下午或晚上的车票回去。

石祥云到车站一问，当天的车票全部卖完了，每趟车上连站票都卖了十几张。石祥云不愿站那么久，就买了一张第二天的票。

天黑以后，石祥云就不安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小雁家。直到小雁打电话过来问，他才下定决心最后去一次。

一见面，小雁就告诉他，小许说市文联的主要领导可能要调走，所以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将手续关系办过来，不然新领导若不认旧帐可就不好办了。

石祥云心里顿时着急起来，一分心，做爱时就不那么雄壮了。小雁也像是有心事，也不比先前那么投入。只一会儿两人就累了。

睡到半夜两点钟，石祥云被小雁的抽泣吵醒，他问了半天小雁才说，他们还是分手的好。石祥云说他也是这样想的，不然于良心于前途都有伤害。

他们咬着牙发了誓，并当即让石祥云睡到另一间房里去。石祥云准备五点钟起床走，才四点他就醒了。他实在抵抗不住，爬起来又钻进小雁房里。后来，他们有气无力地说，反正做已做了，讲良心也没用，只要不离婚，不让人发觉就行。

石祥云一下车就发现街上气氛有些不对，走到哪儿哪儿都有武警，站岗不像站岗，巡逻不像巡逻。他刚走到楼下，就有人对他说，他家里来了一大群客人。

他进屋一看，原来是铸钢厂的一群工人。梅丹见了他眼泪就出来了。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叫梅丹给工人们倒水，散烟。梅丹没有倒水散烟，却将王汉英送来的一袋伤心苹果拿了几个出来，搁在茶几上。

工人们不吃苹果，直截了当地问那报纸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歪曲事实。石祥云推说他不知道这事，工人们不信，说他们已查清了，那个记者是他请来的，如果他不说明，他们就搭车去省城上报社去讨个公道。

石祥云怕小雁的事露了馅，只好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说他本意是想借报纸来为他们呼吁一下。他也没料到好事会弄糟。工人们一再追问，是不是县里有人这么授意的，石祥云矢口否认。他说，其实这个图片新闻是话里有话，只是没有说明而已，只要用心，谁都会看懂这里面的辛酸故事，我在省里就听见了不少反应，都说省劳模去擦皮鞋别的解释都不通，只能说是那个工厂的情况太糟了，而且是没有人去过问去解决问题。

石祥云这么一解释，工人们不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才有人问，这是真的吗？

石祥云说，真的，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他停了停，又说，其实，我同你们厂的杜虎还挺熟，前些时，我们一起搭车出去的。

这时，方光武背着擦鞋包出现在门口，他有些生气地对工人们说，你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说过要你们别借我的事瞎闹，你们说说，他们这些文化人无权又无钱，找他们有什么用，搞不好还让别人笑话。快回去吧，今晚文化局的马局长要领剧团上厂里去慰问演出。怎么说，文化人有同情心，还记得我们。你们出去看看街上，连武警都出来了。你们做事怎么就这么没头脑呢！

工人们跟着方光武走了以后，苏江就过来串门，他说这些工人先去找他，他刚说了几句那记者是来找石祥云的，工人们就撵了过来，他怎么也拦不住。

石祥云坐在那里不说话。

苏江又说，自那天同石祥云打了电话以后，他想了好久才忽然想通，提拔干部不比国外选总统，要大造舆论，提拔干部是不能造舆论的，说多了会引起别人的逆反心理，所以被提拔的总是那些很少点名表扬的人，人家不注意他对立面就小，上台以后好工作。

所以马局长是不大可能调到地区文化局的。

石祥云打了一个呵欠。

苏江像是还要说什么，但他忍住没说，只是走到门边才问石祥云调动的事到底怎么了，走与不走要尽快落实，他好安排新年的工作。

石祥云说，我已将档案拿回来了。

苏江一怔。

石祥云又说，商调函也重新开了一张。

苏江这才嗯了一声。

外人都走了以后，梅丹才将真实情况告诉他。她说那些工人本来要找宣传部，宣传部说这事是文联联系的，他们就找到文联，苏江咬定他不知道这事，这事是石祥云从中牵的线，那些工人便一齐拥到他家来了。他们不相信石祥云不在家，扬言石祥云不出来，他们就不走，梅丹说她正着急天黑以后怎么办，没想到他及时回来了。

石祥云嘴里不干不净地将宣传部和苏江骂了一通，便不再说这事了，他们确实不知道此事，对起质来可就麻烦了。石祥云编了一通自己在省城如何成天到晚托人找关系，人家最后才同意另发一张商调函，他说他这是市人事局成立以来，破天荒为一个人发两次商调函。

梅丹要他不要管铸钢厂的事了，一门心思地想办法赶紧调走。她说苏江这一阵在物色人，苏江跟人说他选人的标准首先是德，其次才是才，他不想再来一个才高盖主的人。

说了一会儿话，梅丹就去关门。石祥云知道她要干什么，他本来不太愿意，又不得不陪梅丹。

二人都没去接石头，石头是明大妈送回来的。

石祥云尽管很累，可他还是得出门去跑一跑。

小徐他们两口子不知为什么这样高兴，关了门还远远地能听到他们的笑声。石祥云进屋一问，才知道小齐怀孕了。小齐怀孕才两个月，小徐非要看看她到了十个月时是什么模样，他塞了两个枕头在小齐怀里。小齐走了几步，枕头就掉了下来，小徐便大叫，生了生了，一儿一女双胞胎。然后两个人就抱着枕头笑。

石祥云也忍不住笑了一阵。

一旦说到正事，小徐就恨起小金来。小徐说，最近书记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同组织部一道搞一次人才调查，他从组织部档案里了解到好多人的秘密。他特意看了一下小金的档案，才知道小金上大学时读的是铸造专业。

石祥云觉得小徐这话另有一番意思，但他没有深究，而是问小徐下一步最佳的选择方案。小徐说，你这手续已经很齐全了，谁也卡不住你，你尽管这么办去。

临走之前，石祥云问，你是不是要整一整小金？

小徐说，别看扁了我，我这位置能整谁呢！

石祥云说，不过我总觉得你能力太大，明明只有三分利的事，你能赚出四分五分的利来。

小徐说，我可是记着你的话，总想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做点事。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石祥云正准备出门去人事局，苏江喊他到办公室。苏江眉飞色舞地告诉石祥云，他昨夜跟马局长去了铸钢厂，整场演出非常成功，马局长组织人编写的几个小节目很有人情味，工人们巴掌都快拍破了。工人们说这个社会总算还有人记得他们，为他们说几句知暖知热的话。

苏江说，文化局工作上去了，我们文联也不能落后，我打算尽快编一期《春节文艺生活》，马局长他们编写的节目我已弄到手了，你再组织几首诗和一篇小说，三天之内要进印刷厂。

石祥云说，我实在没空，就让马珍珠编吧！

苏江说，你人还没走呢，还在文联拿工资呢！

石祥云说，这印刷费和稿费哪里出支？

苏江说，你只管编，经费的事我负责，我去找企业赞助。

石祥云点点头应承了。

他正要走，苏江说，我上次给你的那篇稿子看完了吗？

石祥云说他正在看，心里却在想稿子被放在哪儿了。

石祥云将商调函和档案交给小金时，小金果然没再说什么，他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干部调动通知函，用一支速写笔在那些空白处，用一些很漂亮的行书体将不连贯的文字连接起来。写完之后，又用了印。小金见一切准确无误，这才用一把尺子按住纸，将上面的一半撕了下来。小金的所有动作都非常规范，包括将调函递过来动作，已完全职业化了。

小金说，你把这个交给人事股，让他们再开个调函返回来，我再给你开个调函，你就可以拿上档案远走高飞了。

石祥云这时觉得小金并不像原来那样可恶，他甚至有几分喜欢他。他拿着调函没有走，站在那里问小金自己评的群众职称，到了市文联不知还算不算数。

小金一听他提到职称，马上将档案锁了封，他看了一眼后，立即将调函要了回去，说，你是中级职称，必须报到组织部批准以后，我们才能办手续。

石祥云有些傻了，他恨自己不该多这一句嘴，愣了半天他才说，非报不可吗？

小金说，这是规定，谁敢对抗县委。

石祥云说，那什么时候报？

小金说，到集了三五个以后就报。

石祥云说，现在有几个了？

小金说，上上星期刚报了一批；这一批你是第二个。

石祥云想说点好话软话，可他一句也说不出。

石祥云天天去人事局打听，看有没有第三个第四个往外调的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到了第八天，总算来了一个高级工程师。在高级工程师之后紧接着来了一个会计师。会计师是铸钢厂的。石祥云高兴起来，走在街上时正好碰见了王汉英。

石祥云想起苏江吩咐的事，都八天了还没有编好稿子，于是他主动同王汉英打招呼，要他尽快写一篇小说给自己。王汉英很高兴，说他今晚就开夜车。

他见苏江过了期限，仍不提《春节文艺生活》的事，趁着心情好，便主动过去问。

他告诉苏江稿子总算筹备得差不多了，就等他一句话便可以进印刷厂。苏江心不在焉地应付了几句，似乎对那件事已不感兴趣了。苏江又问那篇小说石祥云看了没有，不管看没看，他要石祥云将稿子还给他。

石祥云回屋后拖着梅丹一起满屋找，最后才在一叠旧报纸里找到那篇稿子。石祥云一看笔迹是苏江的，便好奇地翻起来。小说写的是某县文化局长如何地拼命工作，历尽种种艰辛，最后功绩得到承认，被选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石祥云一边看一边冷笑，小说里的局长姓冯，只比马局长的姓多两个点，其故事人物就是照着马局长写的。

石祥云拿上稿子去苏江家时，刚要开口恭维，苏江就推说自己要打个电话，进了房以后就不出来。

第二天石祥云下楼时，见灰道口旁边有几块碎纸片，他认得出，这正是苏江给他的那篇小说稿。

走到大门口见苏江正望着文联的招牌出神，石祥云就上去问，苏主席，你怎么啦，像有心事？

苏江目不斜视地说，马局长昨天同我开玩笑，说你一走，这文联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石祥云要苏江别将玩笑话当真。苏江只是摇头。

石祥云一到人事局就问小金报到组织部没有，小金说局长还没研究，研究了才能报。

他只好问局长几时研究，小金说局长们成天忙，很难碰齐，碰齐了就可以研究。

为了这个碰齐，石祥云又等了一个星期，总算等到局长们开会研究同意后，小金仍不能报给组织部，他说上次报上去的还没批过来，若是现在又报过去，组织部会认为这是在将他们的军，暗指他们工作效率低。

窝了一肚子气，石祥云回到家时，梅丹正同王汉英在客厅里聊天。

王汉英见了他忙弯腰站起来，并准备从口袋里往外掏什么，石祥云看也不看他一眼，一头钻进房里，并随手将房门狠狠一摔。

王汉英知趣地走了以后，梅丹走进来问他干什么发脾气。石祥云忍不住吼道，说，都怪你，当初要去跳舞，要不然我去问问小徐，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关卡了！

梅丹不让他，顶嘴说，你别找借口，我知道你想说我不该同王汉英在一起，可他是你请来的，是你的客人，我哪知道你发的什么神经突然要同他往来，我还不是为了你才让他进屋的。

石祥云想起自己让王汉英写小说的事，但他不肯作罢，反而说，我也知道你的心思，你根本就不想我往上调，你怕我甩了你，怕我学城里人在外面找情人，你巴不得我一天到晚不出门，像头关在栏里的公猪一样才好。

梅丹哭了起来，说，姓石的，石祥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良心，说出这样的黑话混话！

一个哭一个吼，把几间屋子闹得天翻地覆。直到明大妈送石头回家，

才歇下来。

石头一见他们那个样子，拉着明大妈的手不让她走。明大妈问清楚原因后，说她明天去帮忙说一说。石祥云以为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就追问了一句。

谁知明大妈说，为什么要关系呢，你们总想着关系，关系当然就特别重要，我从不去想它，它就不重要了。

石祥云怕明大妈将事情搞复杂，就拦她，要她别去，他说自己宁肯多等几天。

明大妈不肯，她说她并不是为他们耽心，她是为石头耽心。

第二天，石祥云不放心，早早地到人事局门口去拦明大妈。明大妈果然在九点钟之前来到人事局门口，见石祥云拦住自己的去路，她就说，我不只是为了怕耽误了你的事，主要还是怕耽误了他们的一生。明大妈上楼后，石祥云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躲起来。大约十几分钟后，人事局的一大群人将明大妈送出来，一个个客气的样子让石祥云大吃一惊。

随后，明大妈又去组织部，石祥云不远不近地跟着，他隐约听见明大妈一进组织部办公室的门就说，这个世上爱心比什么都重要，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有时说起来难做起来也容易。譬如，有人来办事，你们别往外摊，也别往抽屉里塞，能办的随手就办了，这就是爱！遇事多替别人想想就更是爱了，可现在你们这样子，让我都不好跟孩子们讲怎么去爱别人爱生活了。我真怕孩子们问我这研究是不是爱，疏通疏通是不是爱，请客送礼是不是爱。可爱这东西一谈就得说清楚，不能出偏差，不然就坑了一代人啦！人家石头他爸，好好一个写文章的人，为了上进，被折腾得不知东南西北，无缘无故地在家和妻子吵。如果石头问我谁好谁坏谁对谁错，你们说我该怎么说，我能说你们都坏都错吗，都坏都错，那好的和对的又在哪儿呢！明大妈说了这一通话后，在办公室里坐了坐，喝了几口别人泡的茶就告辞了。依然有许多人将她送到门口。

石祥云门进小徐的办公室，小徐正好在。他将这几天的情况一一说了，小徐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可以叫组织部主动催小金将报告送过来。小徐说着就去了组织部。片刻之后，小徐回来说他碰见小金将报告送到组织部来了。小徐不好当面问，他准备过一会儿再去。一个钟头以后小徐又去了一趟组织部，回来时，他有些惊讶地说，真奇怪，他们说你的调动手续已全部办好了。

石祥云说，我刚才忘了告诉你明大妈的事。

小徐听后说，明大妈应该评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石祥云说，宣传部好像不大同意。

石祥云来到人事局，小金第一次笑着接待他。

这一次石祥云对小金的话没有了反应，他想到的是明大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石祥云拿上调函和档案去了省城，他一路琢磨着明大妈的话。到市文联报到过后，他就给小雁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将明大妈的话说了一遍。小雁沉默了一阵后，说她明白他的意思，随后就将电话挂了。石祥云对着挂断了的电话说，祝你幸福。我爱你。

石祥云在省城住到腊月底才回家。这中间他给苏江打了个电话，苏江问清是石祥云后，二话没说就去将梅丹喊来了。梅丹压低声音告诉他，马局长正式当上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一上任就将文化局和文联合并了，名

义上叫合署办公，苏江当总支书记，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都由王汉英一人担任。文件上苏江排名在王汉英后面。梅丹还告诉石祥云，小金被调到铸钢厂当书记兼厂长去了，大家都传说组织部找小金谈话时，小金大哭了一场。

石祥云回来后才弄清，小金是全县唯一一个学过铸造专业的大学生，县里希望他去扭转局面。而王汉英却是因为前些时马局长带队去铸钢厂慰问时，那些节目主要是由他执笔创作的。王汉英上任一个星期就印了一期《春节文艺生活》，上面有他自己写的那篇小说，还附有新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马部长写的按语，马部长说，对不关心百姓痛痒的现象不能再容忍了。石祥云读了那篇小说，确实没有什么可恭维的，唯一的长处就是倾注了对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人们的满腔热爱。

石祥云刚一到家就听见苏江兴奋地在楼道上叫，铸钢厂的工人上街游行了。

石祥云跑到阳台上一看，只见一大群人手举各种锦旗奖状在人行道上缓缓走着，大街上车辆依然通行无阻。

石祥云来到街上，同许多人一道跟着工人们慢慢地走。他看见那些锦旗和奖状上分别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防火先进单位，治保先进单位，优秀民兵连，妇女四期保护先进单位，爱国卫生模范单位，计划生育红旗，工会工作知识竞赛一等奖，工交战线歌咏比赛组织奖，女子篮球甲级比赛第二名，男子篮球甲级比赛第四名，女子拔河鼓励奖，男子拔河精神文明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示范单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荣誉奖，纳税模范，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路线教育优秀工作队，奔小康大讨论纪念奖，拥军爱民十佳单位，优秀民兵营，男子篮球比赛参加奖，QT小组竞赛优胜奖，1988年十佳突出贡献企业……

石祥云被五光十色的锦旗奖状照花了眼。他将目光移到一边时，开始思索很多问题。

他觉得组织工人上街的那个人具有很高的智慧。他想起杜虎的话，如果这些人边走边唱《国际歌》那可真是麻烦了。

当天晚上，小徐和小齐来串门。他们说老马一到任就当了县里干部一军，他让县剧团搞一场什么义演来为铸钢厂职工筹集过年费。他让人将两家大院的门都锁了，只留一道小门，然后要每个下班的干部自愿买票，票价最低五十元，最高不限。一开始还有人不愿意，老马就开玩笑说，不给钱也可以，拿办公室里放的烟酒食物来抵。大家于是乖乖地掏钱买了票。只半个钟头就筹了差不多三万元。小徐还说小金已暂停人事局的移交工作，先行到铸钢厂主持工作。

梅丹得意地说，我今天给游行的工人送了一袋苹果。

石祥云趁他们说话时，走到贮藏室里，他看见那袋伤心苹果不见了。他走回来告诉梅丹，明天一早他也去剧团买一张票。他要梅丹给他一千块钱。

梅丹说，你献爱心也不用花那么多呀！再说我已经送过苹果了。

石祥云说，那苹果不能算，那是王汉英送的，我们没花钱。

小徐在一旁说，一千块是太多了点，减半吧，五百。其实给二百就够最多的了。

石祥云说，我是在支持你呢，我知道小金是你推荐给铸钢厂的。

小徐笑着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可是常委会上定下来的。

说着，小徐一转话题谈起老马。他说老马一到宣传部就同张副部长他

们干了起来，老马将陈部长圈定的那些名单搁在一旁不顾，非要将明大妈树为精神文明的先进个人的第一名不可。他在没有任何副部长支持的情况下，强行将文件发了下去。奇怪的是，外面的人却说，县委这些年来终于做了一件得民心的事。

小徐又要石祥云猜铸钢厂工人扛着那些一点真功夫也没有的锦旗奖状上街是谁的主意，石祥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来。

小徐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边说，小徐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他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研究报告。

1994.12.28 . 于花桥

凤凰琴

刘醒龙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论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焉了的垅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垅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要，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垅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也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维修、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左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垅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更变了方向，走到邻坑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张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扇去将自己叮得生疼。他爬起来，拿上书住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坑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作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

“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垵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率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

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么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垵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作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

张英才瞅着粪桶不作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层只剩下舅甥两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先去了隔壁垵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呆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么！”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垵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

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

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有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说到教室去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

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有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有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有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 12345671，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凹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片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四来一趟，送些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

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有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有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运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有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百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节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哀。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凹走去。

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有梅一左一右背靠背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着。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着，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倍。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

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凹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有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有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有梅的老婆长得很墩实，左边生了个疤拉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有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呆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有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有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有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有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有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有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怕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有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疸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有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 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几才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绳，余校长身后是邓有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着。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最少长大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张英才感动了，说：“余校长，这些事你该向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说：“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又说：“听说国家派了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搞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邓有梅插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转正。”张英才的情绪就被破坏了，他扭头进屋去刷牙洗脸。

拿上毛巾牙刷牙膏，走到屋子旁边的一条小溪，掬了一捧水润润嘴，将牙刷搁到牙床上带劲地来回扯动。忽然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孙四海。孙四海提一只小木桶来汲水，舀满后并不急着走，站在边上说：“你不该动那

凤凰琴。”张英才没听清：“你说什么？”孙四海又说了一遍：“我们是从不碰那凤凰琴的。”张英才想再问，忙用水漱去嘴里的白沫。孙四海却走了。

早饭是在余校长家吃的。是昨夜的剩饭加上野芹菜一起煮，再放点盐和辣椒压味。

没有菜，有的学生自己伸手到腌菜缸里捞一根白菜杆，拿着嚼。旁边的想学他，伸手捞了几下没捞着，缸太大，他人小够不着缸底，就生气，说先前的学生多吃多占他要告诉余校长。张英才站在他们中间勉强吃了几口，就走了出来，回到房间摸出两个皮蛋，揣在口袋里，又到溪边去。他倒掉碗里那种猪食一样的东西，涮干净后，独自坐在水边的青石上剥起皮蛋来。一边剥一边哼着一首歌，刚唱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句，一只影子现在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冲着走到近处的孙四海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像个没骨头的阴魂。”见到滚落溪中的是一只皮蛋，孙四海也不客气地道：“我也太自作多情了，见你吃不惯余校长家的伙食，就留了几个红芋给你，没料到你自己备有山珍海味。”他把手中的红芋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走。

张英才捡起红芋，来到孙四海的门口，有意大口大口地吃给他看。孙四海见了不说话，埋头劈柴。红芋吃光了，张英才只好去开教室的门。孙四海在背后叫：“张老师，今天的课由你讲。”张英才毫不谦虚：“我讲就我讲。”连头也没有回。

山里的孩子老实，很少提问，张英才照本宣科，觉得讲课当老师并不难，全凭嘴皮子，一动口就会。孙四海从头到尾都没来打照面，他也一点不觉得慌。先教生字生词、再朗读课文三五遍，然后划分段落，理解段落大意，课文中心思想，最后是用词造句或模拟课文做一篇作文，上学时老师教他们用的一套他记得一点没走移。余校长在窗外转过几回，邓有梅装作来借粉笔，进了一趟教室，他拿上两支粉笔后道：“张老师一定得了万站长真传，课讲得好极了。”

捱到下课，张英才看到孙四海一身泥土，从后山上下来，钻到屋里烧火做饭。他也尾随着进了屋，见孙四海不大理他，讪讪地说：“孙主任，干脆我上你这儿来搭伙吧？”孙四海冷冷地说：“我不想拍谁的马屁，也不愿别人说我在拍谁的马屁。其实，你没必要和人搭伙，自己屋里搭座灶就成。”张英才说：“我不会搭灶。”孙四海说：“想搭？我和班上的叶碧秋说一下，她父亲是个砌匠，让他明天来。”张英才说：“这不合适吧？”孙四海说：“要是你自己动手做，那才真不合适，家长知道了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说着话旁边来了一个女孩。

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挺招人喜爱，身上衣服虽然也补过，看起来却像天然的。女孩笑笑径直到灶后帮忙烧火。张英才问：“这是谁家的女伢儿？”孙四海答：“她叫李子，她妈就是王小兰。”说时把目光直扫张英才，仿佛说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张英才由于听邓有梅说过孙四海与王小兰的事，见孙四海这么直爽，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于是转过话题，说：“灶没搭起来，我就在你这儿吃，你撵不走我的。”孙四海怪自己主意出坏了，说：“让你抓住把柄了。先说定，灶一做好就分开。”张英才连忙点点头，孙四海正在切菜，吩咐李子给锅里添一把米。

吃饭时，孙四海和李子坐在一边，张英才越看越觉得两人长得极像。他想起教室学习栏上有篇范文好像是李子写的，他便端上饭碗边吃边走到教

室，范文果然是李子写的。

题目叫《我的好妈妈》。李子写道：妈妈每天都要将同学们交到我家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聚上一担，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儿一块血迹，那儿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霉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后来将给爸爸备的一副棺材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去给同学们买书。妈妈的心很苦，她总怕我大了以后会恨她，我多次向她保证，可她总是摇头，不相信我的话。

张英才看完后，没有回到孙四海的屋里，孙四海喊他将碗送去洗，他才从自己屋里出来，碗里盛着剩下的八只皮蛋。他对李子说：“放学后将这点东西带回去给你妈，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她好！”李子不肯接。孙四海说：“拿着吧。代你妈谢谢张老师。”李子谢过了，张英才忍不住用手在她的额上抚摸了几下。

下午是数学课，他先不上数学，将李子的作文抄在黑板上，自己先大声朗诵一遍，又叫学生们齐声朗读十遍。学校教室破旧了，窟窿多，不隔音。上午上语文，下午上数学，这是全校统一安排，目的是避免读语文时的吵闹声，干扰了上数学课所需要的安静。三四年级的大声读书声，搅得一二和五六年级不得安宁。邓有梅跑过来，想说话，看到黑板上抄着的作文，脸上有些发白，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余校长没进教室，就在外面转了两趟，也没说什么。

放学后，笛子声又响了起来。老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张英才站在一旁用脚打着拍子，还是压不着那节奏，那旋律慢得别扭，他有点不明白这两支笛子是如何配合得这么好。后来，他干脆就着这旋律朗诵起李子的作文来。他的普通话很好，在这样的傍晚里又特别来情绪，一下子就将孙四海的眼泪弄了出来。降了国旗，张英才拦住邓有梅问：“邓校长，李子的这篇作文你认为写得怎么样？”邓有梅眨眨眼答：“首先是你朗诵得好，作文嘛不大好说，你说呢，孙主任？”孙四海一点不回避：“只说一个字：好！”邓有梅逼了一句：“好在哪里？”孙四海答：“有真情实感。”余校长这时踱过来说：“孙主任，我看你那块茯苓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孙四海说：“底下太硬了，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学生家长来帮忙挖一天。”余校长说：“也好，我那块地的红芋长得不好，干脆提前挖了，让学生们尝个新鲜。家长们来了，叫他们顺带着把这事做了。”又说：“邓校长，你家有什么事没有？免得再叫家长来第二次。”邓有梅：“我没事要别人干。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的先生——”话没说完，孙四海扭头走了，一边走一边狠狠甩笛子里面的口水。

李子回家去了，放学时垵里有人路过学校顺路带她回去的，在平时，都是孙四海送她。张英才蹲在灶后烧火，几次想和孙四海说话，但见他满脸的阴气就忍住了。直到吃饭，两人都没开口。一顿饭快默默地吃完了，油灯火舌一跳，余校长的小儿子钻进门来：“孙主任、张老师，我妈头痛得要死，我父问你们有止痛的药没有，有就借几粒。”孙四海说：“我没有，志儿。”张英才忙说：“志儿，我有，我给你拿去。”临出门，他回头说：“孙四海，你像个男人。”回到屋里，他将预防万一的一小瓶止痛药，全部给了志儿。

夜里，张英才无事可干，又弄起了凤凰琴。偶然地，他觉得有些异样，琴盒上写的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与1981年8月这两排字之间，有几个什么

字被别人用小刀刮去了。刮得一点墨迹也没剩，留下一片刀痕。

外面的月亮很好，他把凤凰琴搬到月亮地里，试着弹了几下。弹不好，月光昏昏的，看不见琴键上的音阶。他好不扫兴，就用钢笔帽猛地拨动琴弦，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和声。

忽然间余校长屋里有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宿在余校长屋里的学生惊慌地哭起来。张英才急步过去，大门门得死死的，敲不开，他就叫：“余校长！余校长！有事么？要人帮忙么？”余校长在屋里答：“没事，你去睡吧！”他趴在门缝里，听到里面余校长的老婆在低声抽泣着，那情形是安静下来了。他想了想就绕到屋后，隔着窗户对屋里的学生们说：“别害怕，我是张老师，在替你们守着窗户呢！”刚说完，山坡上亮起了两对绿色的小灯笼，他死死忍住没有惊叫，下一点不敢迟疑，飞快地逃回自己屋里。

进屋后，才记起将凤凰琴忘在外面，还忘了解小便。他不敢开门出去，在后墙根上找了个洞，哗哗啦啦将身子放干净了，就去床上捉蚊子睡觉。凤凰琴在外面过一夜，明早再拿不要紧。

捉完蚊子，再看几页小说，困意就上来了，这是昨夜没睡好的缘故。他本打算吹灭灯，嘬起嘴巴，又变了主意，从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将煤油灯拧小了。一阵风从窗口吹进来，手臂凉丝丝的。他想父母这时一定还在乘凉，大山杪子上就只有一宗好处，再热的天也热不着。

虽然困，心里总像有事搁着睡不稳。迷迷糊糊中，听到窗口有动静，一睁眼睛，看到一只枯瘦的白手，正在窗前的桌子上晃动着要抓什么。张英才身上的汗毛一根根都竖起几寸高，枕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本小说集，他抓起来隔着蚊帐朝那只手砸去，同时大叫一声：“抓鬼呀！”那只手哆嗦了一下，跟着就有人说话：“张老师别怕，是我，老余呀。见你灯没熄，想帮你吹熄。睡着了点灯，浪费油，又怕引起火灾。”末了补一句：“学生们交点学杂费不容易呀！”一听是余校长，张英才就没好气了：“这大年纪了，做事还这么鬼鬼祟祟的，叫我一声不就行了！”余校长理拙地应道：“我怕耽误了你的瞌睡。”

这事过去不一会儿，张英才刚寻到旧梦，余校长又在窗前闹起来，叫得有些急：“张老师，赶快起来帮我一把。”张英才躁了：“你家水井起火了还是怎么的？”余校长说：

“不是的，志儿他妈不行了，我一个人动不了手。”张英才赶忙一骨碌地爬起来，跟着余校长进了他老婆的房。前脚还没往里迈，后脚就在往后撤。明爱芬光着半个上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满屋一股恶心的粪臭。余校长在里面说：“张老师，实在无法，就委屈你一回！”张英才看看无奈了，只有进去。

一看明爱芬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上憋得像只紫茄子。余校长分析一定是吞了什么东西憋在喉咙里，并简要地数了她以前吞过瓦片、石子和小砖头等东西，张英才心里一动，脸上发愣，想这女人命真大，自杀几次仍还活着。余校长和他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一个人扶着明爱芬，另一个人用手拍她的背，看看能不能让她吐出什么东西来。

明爱芬大小便失禁身上脏得很，余校长自己习惯了，就上去扶，露出背心让张英才拍。

张英才不敢用力，拍了几下没效果，余校长就叫他在床沿上练练，连连拍几下余校长不满意，要他再用力些。他心一横，想着这是下谁的黑手，

一掌下去，打得床一晃。余校长说：“就这样。非得这样才出得来。”张英才看准那地方猛地一巴掌下去，只见明爱芬颈一梗，哇地吐出一只小瓶子来。正是刚天黑时，志儿去借药，张英才给他的那一只。

余校长将明爱芬安顿好，看着她睡过去。明爱芬喉咙一咕咙，说了一句梦话：“死了我也要转正。”

出得屋来，余校长将志儿从学生们睡的那间屋里，一把提到堂屋，朝屁股上打了几巴掌，骂他多大了还不开窍，又将不该给的东西给他妈。志儿不哭，全身缩成一团。张英才上去讨保，余校长才将他送回床上，并对那些吓醒了的学生说：“没事，明老师又闹病了，大家安心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升国旗呢！”

送他回屋的路上，两人站在月亮地里说了一会儿话，余校长解释，他家过去发生这类事，从不请别人帮忙，现在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才求他。张英才很奇怪，怎么过去不叫孙四海帮一帮，余校长说自己天黑以后从不去孙四海屋里，怕碰见不方便的事。说了之后又声明，孙四海是少有的好人。张英才请他放心，孙四海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任谁也不告诉。张英才又追问邓有梅为人怎么样，余校长表态说这个人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张英才于是说：“你果真是和事佬一个。”余校长问：“谁告诉你的！”张英才供出是邓有梅，余校长听了反而高兴起来道：“我怕他会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张英才抓住机会问：“那凤凰琴是谁送你爱人明老师的？”余校长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张英才道：“问问就问问呗！”余校长叹口气：“我也想查出来呢，可明老师她死不说明。”张英才不信：“你俩一个学校里住这么久，还不知道？”余校长说：“我比她来得晚，最早是她和你舅舅万站长两个。之前，我在部队当兵。”

张英才有些信这话，分手后，他顺便将凤凰琴拣进屋。到灯下一看，凤凰琴琴弦被谁齐齐地剪断了。

天刚现亮，就有人来敲门。张英才以为是余校长叫他起来升国旗，开开门，门口站的是怯生生的叶碧秋。叶碧秋说：“张老师，我父来了。”这才看见旁边站着一个模样很沧桑的男人。叶碧秋的父亲很恭敬地道：“张老师，我来打扰了。”张英才忙说：“剥削你的劳动力，真不好意思。”叶碧秋的父亲紧忙答：“张老师你莫这样说，烂泥巴搭个灶最多只能用个十年八载，你教伢儿一个字，可是能受用世世代代的。”张英才不解：“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哪能用世世代代的？”叶碧秋的父亲说：“过几年，她找了婆家，结婚生孩子后，就可以传到下一代，认的字不像公家发的这票那证，不会过期的。”张英才听了心里一动：“你这孩子聪明，婚姻的事别处理早了，让她多发展几年。”叶碧秋的父亲说：“我是准备响应号召，让她搞好计划生育的。”

听出这话是言不由衷的。叶碧秋的父亲放下工具，也不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就开始搭起灶来。他本来在别处做屋，将人家的事搁一天，先赶到这儿来，到外面两支笛子吹奏国歌时，灶已搭到齐腰高。张英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备着锅。他问孙四海哪里有锅卖，邓有梅一旁听着接腔应了，说自己家里有口锅闲着没用，给他拿来就是。到上课时，邓有梅果然顶着一口黑锅来了。张英才只有谢过并收下。

大约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张英才从窗户里看到山路上走来了父亲。父亲给他带来了一封信和一罐头瓶猪油，还有一瓷缸腌菜。他对父亲说：“正愁没有油炒菜，你就送来了及时雨。”父亲说：“我还以为学校有食堂，带点

油来打算让你拌菜吃。”他问：“妈的身体好么？”父亲说：“她呀，三五年之内没有生命危险。”张英才见父亲说了一句很文气的话，就说：“父，没想到你的水平也提高了。”父亲说：“儿子为人师表，老子可不能往你脸上抹粪。”张英才嫌父亲后一句话说得太没水平了，就去拆信看。

信是一个叫姚燕的女同学写来的，三页信纸读了半天才读完。前面都是些废话，如同窗三载，手足情长等等，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姚燕在信上说，毕业以后，除了这一次给他以外，她没有给任何男同学写过信。虽然这话的后面就是此致敬礼，张英才仍读出许多别的意思来。姚燕的歌唱得特别好，年年元旦、元宵、三八、五一、五四、五二三、七一、八一、十一等等时节，只要县文化馆举办歌手比赛或晚会，她就报名参加，为此影响了学习，但她总说自己不后悔。姚燕长得不漂亮，但模样很甜很可爱。所以，张英才想也不想就趴到桌子上赶紧写回信，说自己也是第一次给女同学写信等等。

想到姚燕唱歌，就想到自己将来可以用凤凰琴为她伴奏。他去动一动凤凰琴，才记起琴弦已被人剪断了。不知是谁这样缺德。张英才将琴打开后，搁在窗台外面，让断弦垂垂吊吊的样子，去刺激那做贼心虚的人。

因是第一次来校，余校长非要张英才的父亲上他家吃饭。灶还没有搭好，没理由不去。吃了饭出来，父亲直叹息余校长人好，自己的家庭负担这重，还养着十几二十个学生，还说：“你舅舅的站长要是让我当，我就将他全家的户口都转了。”张英才说：“你莫瞎表态，舅舅那小官能屙出三尺高的尿？转户口得县公安局长点头才行。”

说着话，忽然山坡上有人喊余校长派人到下面垅里去领工资。余校长便拉上张英才作伴。到了垅里才搞清，乡文教站的会计给这一带学校的老师送工资和民办教师补助金时，在路上差一点被抢了，幸亏跑得快，只是头上被砸破了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走到垅里后就再也走不动了。余校长签字代领了几个人的补助金，走时安慰那会计说：“这案子好破，你只要叫公安局的人到那些家里没人读书的户里去查就是。”张英才拿了钱后，随口问：“补助金分不分级别？”余校长说：“大家一样多。”张英才一默算竟多出一个人的钱来，心想再问，又怕不便。回校后他就给舅舅写了一封信，要舅舅查查为什么这里只有四个民办教师，余校长却领走五个人的补助金。

两封信都交给了父亲。还嘱咐父亲将姚燕的信寄挂号，怕父亲弄错，他说邮费涨了价，现在挂号得五角。父亲要他给钱。他有点气，说：“父子之间，你把帐算得这清干什么，日后有我给钱你用的时候。”父亲听出这话的味：“好好，谁叫水往上涨，恩往下流呢！”

父亲走时，他正在上课。听见父亲在外面叫一声：“我走了哇！”他走到教室门口挥挥手就转回来。刚过一会，叶碧秋的父亲搭好了灶也要走。张英才放下粉笔去送他，他对张英才说：“你父让我转告你，他将那一瓶猪油送给余校长了，他怕你生气，不敢直接和你说。他说他中午在余校长家吃饭，那菜里找半天才能找到几个油星子。”

这天特别热闹，放学后，国旗刚降下，呼呼啦啦地来了一大群家长。总有十几个，也不喝茶，分了两拨，一拨去挖孙四海茯苓地的排水沟，一拨去帮余校长挖红芋。大家都很忙乎，没人注意到张英才，更没人注意到断了弦的凤凰琴。张英才到孙四海的茯苓地里转了转，大家都在议论。孙四海这块地的茯苓丰收了，地上裂了好些半寸宽的缝，这是底下的茯苓特大，涨的。孙四海头一回笑眯眯地说，自己头几年种的茯苓都跑了香。

张英才问什么叫跑了香。孙四海说，茯苓这东西怪得很，你在这儿下的香木菌种，隔了年挖开一看，香木倒是烂得很好，就是一个茯苓也找不到，而离得很远的地方，会无缘无故地长出一窠茯苓来，这是因为香跑到那儿去了，有时候，香会翻过山头，跑到山背后去的。张英才不信，认为这是迷信。大家立即对他有些不满，只顾埋头挖沟不再说话。

张英才觉得没趣，便走到余校长的红芋地里。几个大人在前面挥锄猛挖，十几个小学生跟在身后，见到锄头翻出红芋来，就围上去抢，然后送到地头的箩筐里。红芋的确没种好，又挖早了，最大的只有拳头那么大。余校长说，反正长不大了，早点挖还可以多种一季白菜。张英才看见小学生翘屁股趴在地上折腾，初始，心里直发笑，尔后见到他们脸上粘着鼻涕粘着泥土，头发上尽是枯死的红芋叶，想到余校长将要像洗红芋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洗干净。他喊道：“同学们别闹，要注意卫生，注意安全。”余校长不依他，反说：“让他们闹去，难得这么快活，泥巴伢儿更可爱。”余校长用手将红芋一拧，上面沾的大部分泥土就掉了，送到嘴边一口咬掉半截，直说鲜甜嫩腻，叫张英才也来一个。

张英才拿了一个要去溪边洗，余校长说：“莫洗，洗了不鲜，有白水气味。”他装作没听见，依然去溪边洗了个干净，他不好再回去，只有回屋烧火做饭。

走到操场中间，听见有童音叫张老师，一看是叶碧秋。他问：“你怎么没回家？”叶碧秋答：“我细姨就住在下面垅里，我父让我上她家去为张老师要点炒菜的油来。”果然，半酒瓶菜油递到了面前。张英才真的有些生气了：“我又没像余校长一人照顾二十几个，怎么会要你去帮我讨吃的呢？”叶碧秋吓得要哭。张英才忙变换口气：“这次就算了，以后就别再自作聪明了。”叶碧秋忙放下油瓶，转身欲走。张英才拉住她说：“你帮我一个忙，问问余校长的志儿，他知不知道是谁弄断了凤凰琴的琴弦。”见叶碧秋点了头，他就送她回细姨家。进垅后才知道，她细姨就住在邓有梅的隔壁。

邓有梅见到后又留他吃晚饭，他谎称已吃过，坚决地谢绝了。往回走时，张英才记起叶碧秋刚才走路时款款的样子，很像那个给他写信的女同学姚燕，他有点担心父亲会不会将他的回信弄丢。他又想，可惜叶碧秋比姚燕小许多。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学校里的事几天就熟悉了，每日几件旧事，做起来寂寞得很，凤凰琴弦断了一事，便成了真正的大事件。等了几个星期不见叶碧秋找他汇报情况，反而老躲着他，一放学就往家里跑。星期六下午一上课张英才就宣布，放学后叶碧秋留下来一会。叶碧秋果然不敢抢着跑。

张英才问她：“你问过余志儿没有？”叶碧秋说：“问过，他说是他干的，还要我来告诉你。”张英才说：“那你怎么迟迟不说？”叶碧秋说：“他说他知道我是你派来的特务汉奸。我要是说了，就真的成了特务汉奸。”张英才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叶碧秋说：“我父说，是你问我、要我说就不一样。”他说：“我不相信是志儿干的。”叶碧秋说：“我也不相信，志儿尽冒充英雄。”他说：“那你再去问问他。”叶碧秋说：“我不敢问了。上一回，他说他吃了蚯蚓，我说不信，他就当面捉了一条蚯蚓吃了。”眼看谈不妥，张英才就放叶碧秋走了。

星期六的国旗降得早些，原因是老师要送那些路远的学生回家。尽管降国旗时，全校的学生都参加了，但由于太阳还很高，天空还很灿烂，邓有

梅和孙四海的笛子吹不出黄昏时的那种深情，气氛也就没有往日的肃穆。降完旗，邓有梅、孙四海和余校长各带一个路队，往校外走。学校里显得特别冷清。张英才试过几回这种滋味了，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夜里，就像山顶上的一座大庙，寂寞得 shen 人。余校长总说他路不熟，留他看校。张英才这回耍了个小心眼，悄悄地跟上了孙四海这一路。直到走出两三里远，才从背后撵上去打招呼。孙四海见了他有点意外，嘴上什么也没说，依然牵着李子的手，一步步稳稳地走着，还不断提些课堂上的问题，让李子回答。李子若是到路边采山楂时，孙四海必定在旁边紧紧守护着。这一路队有六个学生，到第一个学生的家时，已走了近十里路。张英才走热了，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背心，说：“这十里路，硬可以抵我们畷下的二十里。”孙四海说：“难走的还在后头呢！”

路的确越来越难走。草丛中的蛇蜕也越来越多，孙四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将拣到的蛇蜕小心地装进去。张英才看到一只蛇蜕，鼓起勇气把手伸了出去，刚一触到那发糙的乳白色东西时，心里就一阵阵起疙瘩。李子在旁边说：“张老师怕蛇了！”孙四海说：“李子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李子想了想说：“杯弓蛇影。”孙四海轻轻抚了一下那片微微发黄的头发。张英才不由得尴尬起来。蛇蜕有许多了，塑料袋装得满满的。孙四海不让学生们再拣，要他们赶紧走路。张英才站在山梁上还以为离天黑还有会儿，一下到山沟，就很难看清路了。

学生们陆续到家，只剩下一个李子。最后李子也到家了。李子的母亲就站在家门口，一副等了很久的样子。孙四海将塑料袋递过去，李子的母亲也将一只装得满满的袋子递过来。都交换了，孙四海才说：“李子这几天夜里有些咳嗽。”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张老师，以后由他带李子的课。”张英才不知道怎么称呼好，只有点点头。李子的母亲也在点头，点得很深，像是在鞠躬。然后问：“不进屋坐会？”孙四海忧郁地答：“不坐了。”黑暗中，张英才似乎看清这女人是个哀戚戚的冷美人。

女人身后的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呼唤：“李子回来了么？”孙四海立刻说：“我们走了。”女人什么话也没说，牵过李子倚在门口伫望着离去的黑影。

远远望去，山上有一处灯火很像学校。一问，果真是的。张英才奇怪：“李子回家不是多绕了十里路么？”孙四海说：“路是绕了点，但能多采些草药，她愿意。她不绕别的学生就要绕。”张英才壮壮胆后，忽然说：“李子她妈不该嫁给她父。”孙四海愣了愣说：“谁叫她娘家穷呢，这个男人那时是大队干部，又实心实意地喜欢她，她抗拒不了。谁知搞责任制后，他上山采药挣钱，摔断了腰。”张英才胆更大了，追问一句：“那你当初怎不娶她？”孙四海叹口气：“还不是因为穷，一听说我是民办教师，她娘家就将我请的媒人撵出大门。”

正待再问，前面有人呻吟着唤他们。听声音是余校长。他们走拢去，见余校长拄着一根树枝靠在路边石头上。余校长解释自己是怎么成了这样子的。他送完学生返回天就黑了，路过一个田垅，明明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走着，还叼着一只烟头，火花一闪一闪的，他走快几步想撵个伴，到近处，他一拍那人的肩头，觉得特别冰凉，像块石头，他仔细一打量，果然是块石头，不仅是块石头，还是块墓碑。他心里一慌，脚下乱了，一连跌了几跤，将膝盖摔得稀烂。余校长说：“我想等个熟人作伴，回去看个究竟。”孙四海说：“也太巧了。我们去看看，你丢下什么没有。”张英才知道这风俗，人走黑路受

了惊吓，一定要赶忙回去找一找，以免有精气或魂魄失散了，不然迟早要大病一场。张英才不信这个，他胆子特别小，家里人总说这是受了惊吓找得不及时的缘故，所以，有时他又有点信。

回去一找，果然是座墓碑。看铭文知道是村里老支书的。学校就是老支书拍板让全村人，那时叫大队，勒紧裤带修建的。过去余校长常叹息说若是老支书在世，学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破样子。这时，孙四海开口说：“老支书，你爱教育爱学校我们都知道，可你这样做就是爱过头了，你要是将余校长惊出毛病来，事情可就糟了。你要想爱得正确，就请保佑我们几个人早点转正吧！”余校长一旁说：“孙主任，你可别像邓校长，为了转正，不论是神是鬼，见到了就烧香磕头。”孙四海苦笑一声：“余校长放心，我这是开玩笑。”

大家又说墓碑的事，一致认为余校长看花了眼，再有另一种可能是遇上了磷火加上心里太紧张的缘故，引出幻觉。末了，余校长说，这种事山里常发生，不用大惊小怪。

边说边走，走到邓有梅的家，门外喊了一声，他老婆出来应，才知道他还没有回来，邓有梅送学生的路最远，有个学生离学校足有二十里，来回一趟整四十里，三个人进屋去说了一会话，邓有梅在外面叫门。开门进屋，四人一凑情况，不由得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余校长遇上怪事，而是邓有梅撞着一群狼了。说巧都巧到一块儿去了，邓有梅刚绕过一座山嘴，狼群就迎面冲过来，他吓得不知所措，站在路中间一动也不动，那狼也怪，像赶什么急事，一个接一个擦身而去，连闻也不闻他一下。

说到底，大家都笑。邓有梅的老婆揉着泪汪汪的眼睛说：“真是应了老古话，穷光蛋也有个穷福分。”余校长添一句：“穷人的命大八字小。”

星期天，张英才就起床往家里赶。从山上往山下走，几乎是一溜小跑。二十里山路走完，山下的人才开始吃早饭。路上碰见了蓝飞，他也是星期天回家看看。两人只是见面熟，走到岔路上自然就分手了。一进家门他就问：“妈，父呢？”母亲说：“你父一早就到镇上拉粪去了。”他正想问她知不知道父亲寄过一封挂号信没有，一扫眼发现灶头上搁着一封写给他的信，也是挂号。拆开一看，只有一句话：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

他先是一怔，很快就明白了意思，心里高兴地说，没有料到姚燕还这么浪漫有诗意。

母亲给他做了一碗腊肉面，正吃着，舅舅从外面走进来，见面就说：“听说你回了，就连忙赶来，有个通知，正愁送不及时，你就赶紧带回学校去。”张英才说：“刚到家，就要返回？”舅舅说：“这是大事，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精神，下下个星期要到你们那儿搞扫盲工作验收，一天也不能捱了。”张英才知道舅舅一定又在蓝二婶那儿，听蓝飞说他回了，就跑过去抓他的公差。不过收到了姚燕的信，回家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早回校迟回校都是一个样。他梗从舅舅手里接过了通知，回头扒完碗里的面条腊肉，提上母亲匆匆给他收拾的一些吃食就上路了。

上山路走得并不慢，歇气时，他忍不住拿出姚燕的信来读，信纸上有一种女孩特有的香味，他贴在鼻子上闻就是好久，这样就耽误了，还在半腰上，就看见路旁独户人家开始吃午饭。他也不急，从包里抠出两只熟鸡蛋，剥了壳咽下去，依旧走走停停。走到邓有梅家的后山上，他弃了正路，从砍柴人走的小路插下去。

邓有梅家门口的粪 dang 里，有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将粪 dang 里的土粪一担担地往一块地里挑，地头上已堆起了一座黑油油的土粪堆。张英才认出其中两个人，是上次帮孙四海挖茯苓地排水沟那帮家长中的。邓有梅也挽着裤腿在一旁走动，脚背以上却一点黑土也没粘。

见张英才来，邓有梅不好意思地说：“马上要秋播了，我怕到时忙不过来，昨天和家长们随便说起，没想到他们就自动来了。其实，这土粪再沤一阵更肥些。”张英才说：“现在你和余校长，孙四海摆平了。”邓有梅说：“其实，那天我那话没说清楚。”张英才抢白道：“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教私塾的先生，是不是？”邓有梅说：“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张英才说：“你不是怕我，你是怕我舅舅。你洗洗手！”邓有梅眉毛一扬：“是不是有转正的名额下来了？”张英才说：“可不能先吐露，等大家当面了再说不迟。”

邓有梅走在前面，乐得屁颠颠的，这个样子让张英才觉得很好笑。余校长不在家，领着志儿他们上菜地浇水去了，只有孙四海坐在门口吹笛子，曲子是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又是将快乐吹成了忧伤。邓有梅冲着他喊：“孙主任，到张老师屋里来开会。”孙四海放下笛子：“星期天开什么会？这地方，抓得再紧也不能提前达到小康水平。”邓有梅说：“来吧来吧，这回亏不了你。”在等余校长期间，张英才将熟鸡蛋分给他俩一人一个，他自己也吃一个。边吃边说：“我有个俗语对联，看你们能不能对上：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邓有梅和孙四海想了一阵，认为这没有什么，再想想就能对出来。

这时余校长来了，手也没洗满是泥土。邓有梅说开会。张英才不急，要余校长帮忙对对联。余校长听了就说：“这个上联很难对，主要是那个你字。”邓有梅忙插嘴：“你能对的字太少了，只有我和他两个字。”余校长说：“是原因之一，主要的还在之二，这个你字用在这里表示两人在互相盼望，下联只能用一个我字，就是这个我字来对也很勉强，所以，在这里是难有很好的下联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服了气，张英才心中有苦不便说出来，就叉开话说：“我舅舅让捎个通知给你们，要你们按通知上的要求，尽快执行，做好准备工作。”

余校长接过通知看了看，就手递给将颈伸得老长的邓有梅，让他读读。邓有梅接过去，咳一下，清清嗓子响亮地读道：“西河乡文教站文件，西文字第 31 号，关于迎接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刚读完标题，邓有梅脸就变色了，最后几个字几乎能听出一些哭腔。余校长问：“邓校长，你怎么啦？”邓有梅实在忍不住沮丧：“我还当它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前几次的文件总是这个季节发下来。”邓有梅不愿再读。孙四海不用人叫，自己拿过去，自己读起来。读得余校长一脸的严肃。

孙四海一合上文件，余校长就说：“满打满算才剩十天时间，没空讨论了，今天我就独裁一回，从星期一起，咱们四个人作这样的分工，张老师正式带三四年级的课，孙主任将一二和五六年级的课一担挑了，抽出邓校长和我突击搞扫盲工作。”张英才打断余校长的话：“我不懂，十天时间怎么能扫除文盲呢？”余校长头一回用不客气的语气说：“不懂的事多得很，以后可以慢慢学，现在没空解释，这事关系到学校的前途，一点也放松不得。”余校长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一切为了山里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山里的孩子，一切为了学校的前途。张英才听不懂这叫什么纪律，他想说这倒像是誓词。

余校长这一认真，显得像个领导者，让张英才生出几分畏惧，不敢乱插嘴。

余校长话不多，说完后就叫大家补充。邓有梅提出，要村里派个主要干部参加准备工作。孙四海说：“来个人又不能帮忙做作业、改作业，不如乘机叫村里将拖欠的工资补给我们。”邓有梅连声叫好。余校长苦笑一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不过各位也得出点血，借此机会请支书和社长来学校吃饭。每人十块钱，怎么样？”邓有梅说：“可以是可以，在谁家做呢？”余校长每人看了几眼，才犹豫地说：“就在我家吧，明老师做不了饭，就另外请个会做饭的女人来帮帮。”孙四海低声说：“我没意见，还可以让村干部感受一下学校里艰难的气氛。”至于请谁，商量半天唯有王小兰合适，她做的饭菜又省料又清爽。这一切都定下来后，天就黑了。

吃过饭后，张英才就趴在煤油灯下冥思苦想，如何写上一句话，才能在姚燕的那句话上来个锦上添花。他将那本小说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其中每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都细细品过，竟没有一点现成的可供参考。枯坐到半夜，余校长又在窗外察看，见他没睡，就打个招呼走回去。他灵机一动，冒出一句话来：敲门太费时了，我要直接翻进你的窗户。写了这句话后，张英才很激动，也不怕外面的黑暗，跑去敲孙四海的门。刚敲一下，孙四海还没醒，他就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怎么和孙四海说呢，说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的。他悄悄地退回去，身后孙四海醒了，问：“谁呀？”张英才学了一声猫叫：“喵——”

村长、支书和会计是星期二来学校的，加上王小兰与学校本身的四个人，刚好一桌。

王小兰的菜其实做得不怎的，就是佐料放得重，他们都说这菜做得有口劲。吃饭之前，干部们先说了一个好消息：尽管村里经济困难，还是决定先将拖欠教师的工资支付五个月，同时还希望全体教师能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村党支部和全村人民争光添彩。大家都为这话鼓掌，余校长的老婆明爱芬，也在里屋鼓了掌。然后吃饭喝酒。

酒至半酣就开始逗闹。会计死死拉着王小兰的手，非要王小兰和他干一杯。学校的人都为她讨保，说她真的不会喝酒。会计不答应，不喝酒他可以代她喝，喝一杯她必须亲他一下。也不等王小兰分辩，会计端起王小兰的酒杯，一口喝干，便将老脸往王小兰嘴上凑。孙四海的脸顿时涨得像一大块猪肝，余校长怕出事，用手连连扯孙四海的衣角，邓有梅见势不妙，起身解手去了。张英才本与此事无关，又有很硬的亲戚作后台，大家对他很客气。他见会计闹得有些过分，就挺枪出马杀到两人中间，一手分开王小兰，一手将酒瓶倒过来，斟满桌上的空酒杯，说：“我代王大姐和你连干三杯。”也不管会计同意不同意，一口气将酒杯喝干了三次。会计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一见张英才血气方刚的样子，就连忙甘拜下风。孙四海的脸色也开始平和了。张英才岂肯白喝三杯，拉扯之间会计叫起了头昏，说：“我服了你，但酒是不敢喝的，我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行啵？”张英才答应了，会计真的趴到地上去。村长见了道：“行行，就这样，意思到了就行。”张英才心里对村干部本是有意见的，自己来这儿教书都这长时间了，没有一个人来看看他，如此见村长在他面前打官腔，就来了气。他也不说话，绕到会计的背后，双手抵住会计的屁股直往桌子底下推。对面坐着的孙四海，将自己和凳子一起往后移了移，露出空档，让张英才将会计推到桌子这边来了。会计恼羞成怒，爬起来时手

里攥着一只肉骨头，要砸张英才，支书连忙抱住他，口称：“醉了！醉了！别再喝了，撤席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笑话我们！”

送走了村干部，张英才看见王小兰趁人不注意，溜进了孙四海的屋子。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镜头里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歇下来的。

第二早上，见到孙四海时，人明显消瘦了许多，眼圈挨着的地方都是凹凹。升完国旗，余校长吩咐，三四和五六年级，各抽十个成绩差的学生，交给他和邓有梅安排。按照成绩单倒着排，叶碧秋应该是前十名，这倒数前十名轮不上她。张英才不理解余校长搞扫盲工作，要抽成绩差的学生做何用处。问又得不到回答，因而多了个心眼，把叶碧秋派了去。

隔天，他问叶碧秋：“余校长安排事你都做了么？”这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说话时绕了弯。叶碧秋果然很坦白地回答：“余校长安排我代替余小毛的一年级的作业，我很认真地做了，余校长还表扬了我。”张英才问：“你认识余小毛么？”叶碧秋说：“认识。前年他和我一起报名上一年级，上了两天课就没有再来，今年报名余校长又动员他来了。只报个名就回去了。他家困难读不起书！”张英才说：“我们班的同学，总共要代多少个报名不上学的学生做作业？”叶碧秋说：“余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的。做完了，每个学生奖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张英才说：“明天放学时，你把给余小毛做的作业本拿给我，我替你改一改。”叶碧秋一点也没怀疑，点头答应了。

过了一天，叶碧秋果然将作业本带来交给他。他一看，完全和一二年级已经作过的作业一摸一样。由于成绩差，哪怕是高年级学生了，做一年级的作业还是常出差错。张英才一点也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转眼十大过去，舅舅带着检查团来了。检查团来时，余校长又要孙四海将五六年级的课，也交给张英才，理由是孙四海也要参加一部分接待工作。所以，张英才忙得团团直转，连和舅舅打招呼的工夫也没有。他只是觉得一二年级的学生，似乎比平时多出许多，却难得有空想其中的缘故。

检查团在学校呆了一天，下午总结时，张英才给两个班的学生布置了同一个作文题《国旗升起的时候》，三四年级要求写五百字，五六年级要求写八百字，自己抽空去听了一下总结报告。报告是县教委的一个科长讲的，他认为，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几的入学率！真是一个奇迹，他还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几大堆作业本。张英才听完报告才明白。这次检查只是查扫盲工作最迫切的问题：适龄儿童是否入学。张英才的舅舅只是检查团的一名普通成员，他发言说：“老万我不怕大家说搞本位主义，如果界岭小学这次评不上先进，我就不当这个文教站长了。”余校长带头鼓起了掌，检查团的成员也都鼓了掌。

山上没地方住，检查团看着余校长指挥学生降下国旗后，就踏黑下山了。临走时，张英才对舅舅说：“舅舅，我有情况要反映。”舅舅边走边说：“你的情况我知道，等回家过年时，再好好聊一聊吧！”舅舅走出两百米远，张英才记起忘了将写给姚燕的信，交给舅舅带到山下邮局寄出去。他喊了两声，撒腿追上去。跑了百来米，看到舅舅在那儿拼命摆手，他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一行人，在黑沉沉的山脉中隐去。

检查团走后，张英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平时各处弄虚作假的事他见得多了，那些事与他无关，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这回不同，不仅他是当事人，

舅舅也是，而且学校里其他人明摆着是串通一气，怕他泄露玄机，事事处处都防范着他，把他和舅舅都耍了，就像他耍叶碧秋一样。这一想就有气往上涌，他忍不住，拿起笔给舅舅和县教委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详细地述说了界岭小学和界岭村，在这次检查中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等等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伎俩。信写好后，他有空就站到学校旁边的路边上，等那个三天来一趟的邮递员。等了四天不见邮递员来，也不知是错过了，还是邮递员这次走的不是这条路线。他不愿再等下去。拦住一个要下山去的学生家长，将两封信托他带下山寄出去。不过姚燕的信他没交给他，他只会将它托付给像父亲和舅舅这样万分可靠的人。

这几天，学校里气氛很好，村干部来过几趟了，大家一道每间屋子细细察看，哪儿要修，哪儿要补。村长表态，发下来的奖金，村里一分钱不留，全部给学校作修理费，让老师和学生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余校长将这话在各班上一宣布，学生们都朝着屋顶上的窟窿和墙壁上的裂缝欢呼起来。余校长还许诺，若是修理费能省下一点，就可以免去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的学费。

大约过了十来天，下午，张英才没课，到溪边上洗头 and 晚上换下来的衣服，边洗边吹着口哨，也是吹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一边想孙四海和邓有梅的笛子里，这一段总算有了些欢乐的调子飘出来，听到身后有人喊他，四处一打量，才看见舅舅站在很高的石岸上。他甩甩手上的泡沫，正待上去，舅舅已跳下来了。舅舅走过来，铁青着脸，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就是几个耳光，打得张英才险些滚进溪水中。

张英才捂着脸委屈地说：“你凭什么一见面就打我？”舅舅说：“打你还是轻的，你若是我的儿子，就一爪子掐死你！”张英才说：“我又没有违法乱纪。”舅舅说：“若是那样，倒不用我管。你为什么要写信告状？天下就你正派？天下就你眼睛看得清？我们都是伪君子？睁眼瞎？”张英才说：“我也没写别的，就是说明了事实真相。”舅舅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这儿实际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几？你知道我在这儿教书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入学率才达到多少么，臭小子，才百分之十六呀！我告诉你，别以为自己比他们能干，如果这儿实际入学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他们个个都能当全国模范教师。”舅舅要他洗完衣服后回屋里呆着，学校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几巴掌打怕了，张英才老实地呆在自己屋里，天黑前，笛子声一直没响，直到余校长用异样的声音喊：“奏国歌！”笛声才沉重地响起来。之后，孙四海开始拼命地劈柴，用斧头将柴连劈带砸，弄成粉碎，嘴里一声声咒骂着：“狗日的！狗日的！”直到余校长叫他去商量一件事。

舅舅很晚才到张英才房中，灯光下脸色有些缓和了，叹口气说：“你花两毛钱买一张票，弄掉了学校的先进和八百元奖金，余校长早就指望这笔钱用来修理校舍。其实，这儿的情况上面完全清楚，这儿抓入学率，比别处抓高考升学率还难，都同意界岭小学当先进，你捅了一下后就不行了，窗纸捅破了漏风！”张英才想辩几句，舅舅不让他说：“找让余校长写了一个大山区适龄儿童入学准的情况汇报，作个补救，避免受到通报批评。我和他们谈了，让他们有空将每个学生入学时的艰难过程和你说说，你也要好好听听，多受点教育。”话音刚落，人就睡着了。

舅舅的酣声很大，吵得张英才入梦迟了。早上醒来一看，床那头已没

有了人。

早饭后，张英才拿着课本往教室那边走，半路上碰见孙四海，对他说：“你休息吧，课我上！”张英才说：“不是说好，这个星期的课由我上么？”孙四海不冷不热地说：“让你休息还不好么！”张英才听了不高兴起来：“休息就休息，累死人了，我还正想请假呢！”说着转身就走。第二天，几乎是在头天的同一个地方又碰见了孙四海，孙四海说：“你不是请假了，怎么还往教室望跑！”张英才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是真生气了。

从舅舅走后，他很明显地感到大家对他的反感。孙四海见他时，只要一开口，那话里总有几根不软不硬的刺。邓有梅干脆不与他对面。看见他来就躲到一边去了。余校长更气人，张英才向他汇报，说孙四海剥夺了他的教学权利，他竟然装聋，东扯西拉的，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自己的耳朵一到秋冬季节就出问题。开头几天，张英才还以为只是孙四海发了牛脾气，闹几天别扭也就过去了，过了两个星期仍没让他上课。余校长和邓有梅也不出面干涉，他就想到这一定是他们合谋设下的计策，其目的是撵他走路。

晚上，他看见一只手电筒灯光往余校长屋里走。到了门口亮处，张英才认出是邓有梅，随即，孙四海也去了。他猜一定是开黑会，不然为何单单拉下他一人！越想越来气，他忍不住推门闯进会场。进屋就叫：“学校开会，怎么就不让我一人参加？”孙四海答：“你算老几？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张英才一下子愣住了，退不得，进不得。最后还是余校长表态：“就让张老师参加旁听吧！”张英才就不客气地坐下来。听了一阵，搞清楚是在研究冬天即将来临，如何弄钱修理校舍等问题。

大家都闷坐着不说话，听得见旁边屋里，学生们为争被窝的细声细语的争吵。闷到最后，孙四海憋不住说：“只有一个办法。”大家精神一振，盼孙四海快点说，孙四海犹豫一番，终于说：“只有将我那些茯苓提前挖了，卖了，变出钱来先借给学校，待学校有了收入时再还我。”余校长说：“这不行，还不到挖茯苓的季节，这么多茯苓，你会亏好大一笔钱的。”孙四海说：“总比往年跑了香强多了。”余校长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代表全校师生愧领了。”一直低头不语的邓有梅抬起头小声嘟哝：“要是评上了先进，不就少了这道难关！”说了之后，又一副后悔的样子，恨不能收回说出口的话，赶紧重新低下头，余校长问：“还有事没有，没有事就散会。”张英才说：“我有件事，我要求上课。”余校长说：“过几天再研究，这是小事，来得及。”张英才说：“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回个话。”孙四海开口说：“张英才，你别仗势欺人。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先出去，等研究好了，再将结果通知你。”

张英才无话，只好先行退出，他又没胆子候在门外的操场上，回到自己的屋里，用耳朵和眼睛同时注意着外面的动静。不一会儿，孙四海过来，隔着窗子对他说：“我们研究过了，决定下一回再研究这事。”这话让张英才气得直撞床板，用牙齿将枕巾咬成团，塞在嘴里狠命嚼才没哭出来：

学校一如既往，不安排张英才的课。哪怕是请了学生家长来帮忙挖茯苓，孙四海不时要跑去张罗，也不让张英才替一下。茯苓挖到第二天，中午山上一片惊哗。张英才以为出事了，心里有些幸灾乐祸。没过多久，孙四海兴冲冲地从山上下来，手里捧着一个灰不溜秋的东西，嘴里叫着：“稀奇，真稀奇，茯苓长成人形了。”张英才忍不住也凑拢去看，果然，一只大茯苓，长得有头有脑，有手有脚，极像一个小娃娃。余校长从孙四海手里接过茯苓

人。细看一遍后，遗憾地说：“可惜挖早了点，还没有长成大人，要是长得分清男女，就值大价钱了，说不定还能成为国宝。”

孙四海愣怔之后，手一用力，将茯苓人的头手脚一一掰下来，一下一下地扔到张英才的脚下。张英才见孙四海的眼里冒着火，不敢吱声，扭头回屋，将自己反锁起来。

他想，老这么斗也不是事，回避一阵也许能使事情有所转化，他就向余校长交了一张请假条，余校长立即签了字，还说一个星期若不够，你还可以延期一两个星期都行。

张英才拎上一只包，装上牙刷毛巾和给姚燕的信，外加那本小说集就下山了。

下山后，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乡里，想见舅舅，舅妈拦在门口，告诉他舅舅到外地参观去了，一点也没有让他进屋的意思。他心里骂：难怪舅舅会偷偷和蓝二婶相好——这个母夜叉！嘴里依然道了谢。

出了文教站，看见回县城的末班客车停在公路边上。车上人不多，有不少空位，他摸摸口袋里的钱，打定主意，干脆上一趟县城，将信直接交给姚燕，他一上车，车就开了，走了三个小时，在县城边他叫了停车，姚燕家在城郊，父母是种菜的，问了半天路才找到。找到和没找到一样，她一家人全上黄州走亲戚去了，大门上着锁。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原以为晚上可以住在姚燕家，现在要掏住宿费了，便觉得囊中羞涩。他记得县城有家下等旅社，过去父亲来学校看他总住那儿，同学们尽拿此事笑话他，他和父亲说了几次，父亲不肯改，仍住那农友旅社，张英才找到农友旅社，交了两块钱，登记了一个床铺，也不去看看，拿了牌牌就出门瞎逛。几个月没来，县城就变了样，别的没有，主要是人们穿的裤子，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不论男女统统穿一条绷得紧紧的牛仔裤，他想搞清这裤子的叫法，就走到一个成衣摊子上，远远地用手一指，要摊主拿条裤子来看看，摊主拿着取衣杆，碰一下说：“是要牛仔细裤？”又碰了一下说：“还是要萝卜裤？”他知道这种裤子叫萝卜裤，便说：“算了，这式样不好。”转到天黑，找个小吃店买了碗面，三下两下吃完，就回到农友旅社，蒙头睡了。后半夜，农民赶早去占集贸市场上好位置，将他吵醒，他没表不知几点，跟着起来去车站搭车，到了候车室一看那钟才三点一刻，候车室里只有几个要饭的躺在那儿。

好不容易回到乡里，刚下车就碰上蓝飞。相互简单说了些情况，蓝飞就替他出主意，要他回去装作准备进行转正考试的样子，不信那几个民办教师不来巴结他。张英才对这个主意很满意，抵销了先前对蓝飞的不满。

张英才回家吃了顿中饭，又让母亲准备几样可以存放的菜，就赶着回校。

回到学校，他就将初高中的课本以及学习笔记，全部铺开，陈列在桌面上，窗户也用报纸糊死，不露一点缝隙。一连两天，除了大小便和必要的室外活动，譬如升降国旗等，其余时间决不出屋，即使要出屋也将门随手锁上。第三天早上，他去厕所回来，发觉窗纸被人抠了一个小洞。他什么也没说，找了一块纸，把那个小洞又补上。中午，他闷着门在屋里做饭，听见有人叫门，打开了，是叶碧秋。叶碧秋站在门外说：“张老师，我有个问题搞不懂，你能教我么？”张英才说：“什么问题？”叶碧秋说：“最小的个位数是哪个数？”张英才一愣：“谁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的？”叶碧秋说：“是邓校长和孙主任两个人一起来考我的，还说若不懂可以问张老师。”张英才心里

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说：“你进屋来等着，我查查资料。”装模作样地将一本小说都露给叶碧秋看过，他才拍了一下头：“记起来了，不用查，最小的个位数是一。”叶碧秋说：“谢谢老师。”张英才故意说：“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不要再来敲门，我要复习，准备考试。”叶碧秋走后，他忍不住一阵窃笑。下午放学后，他听到笛子的响声有些三心二意，就有意走出去，邓有梅立即放下笛子，冲他极不自然地笑一笑，他视而不见，嘴里喃喃地背着数学公式。

天一黑，他还要闷闷，孙四海来了，对他说：“明天我要下山一趟，配副眼镜，课就由你去上。”张英才说：“我请了一星期假还未满呢！”孙四海说：“我这是私人请你帮忙。”张英才说：“如果是公对公，那可没门！”孙四海走到桌边，拿起那副近视眼镜：“你这眼镜是几多度的？”张英才说：“四百度。我告诉过你。”孙四海说：“我记性差，忘了。”边说，眼睛狠狠地将每一本书盯了一下。

孙四海果然是下山去了，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回来，背着一大摞书。张英才问李子，孙老师背回的是些什么书，李子告诉他全是中学的数理化课本。孙四海背书回来后，就没有在半夜吹过一回笛子，每次张英才夜里起来小便，都看到一个读书人的影子，映在窗纸上。

邓有梅也请假下山去了一趟，回来后神情忧郁，背后和余校长嘀咕：“可能是这次转正的面很窄，名额很少，所以上面有意保密，一点口风不透。”邓有梅回来的当天，余校长就亲自来找张英才，询问他近来工作安心不安心。张英才矢口否认自己有过不安心。余校长就单刀直入，指着桌上的书本问他这是干什么。张英才用准备参加明年高考的理由来应付。见问不出什么，余校长走出去，对着守在一边的邓有梅仰天长叹。后来几次，张英才听到余校长恍惚地自语：“邓有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后门，孙四海可以凭本事硬考硬上，张英才又有本事又有后门，我老余这把瘦骨头能靠点什么呢？”

张英才实在服了蓝飞这一招，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这个学校的宝贝，被人或明或暗地宠着。他想，民办教师转正这一关，实在太厉害了。

往后的一个月中，邓有梅往山下跑了七八趟。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可见了张英才仍要作出笑脸，称又见到了万站长，万站长真是个好领导，等等。这天晚上，余校长踱进了张英才的屋，寒暄一阵，就把目光转向凤凰琴：“最近一段怎么没听见你弹琴，是不是弦断了？”张英才说：“弦断了不要紧，主要是没工夫。”余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琴弦：“我还有四根旧弦，不知合适不，你上上去试试看。”张英才也不推辞，伸手接过来，并说：“只怕过不了两天又会弄断的。”余校长说：“不会的，再也不会的，以前主要是明老师听不得这琴响，听了就犯病。现在我将门窗堵严实了。”支吾几句再转过话题：“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特别的人，譬如像——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优惠政策？”张英才说：“这次转正？没听说，一点消息也没听说。”余校长忧伤地转过脸：“没听说就算了！你忙，我到孙主任那里去转转。”走了几步又回头：“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向上报你当教导处副主任。”张英才心里想笑，嘴上说：“多谢余校长的栽培。”

余校长敲不开孙四海的门，孙四海声明过，这一段放学后，他谁也不见，连王小兰这一个月也没见来，余校长本也无事，隔着门说几句就打了回转。

正在这时，黑洞洞的操场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余校长，余校长喂！”

你快救救你儿他父、救救我的有梅吧！”邓有梅的女人跌跌撞撞地扑过来，一把抓住余校长。余校长有些急：“你放开我，有话慢说，这黑的天，叫别人看见了如何说得清！”邓有梅的老婆仍不放手：“我不管这些，有梅他让派出所的人抓去了，你要想法救他出来。”张英才这时从屋里钻出来：“派出所的人怎么会抓他呢？”邓有梅的老婆答：“还不是为了转正的事，别的人不是有学问就是有靠山，有梅他什么也没有，就想找路子走走后门，家里又没钱，送不成礼。没办法，有梅就到山上砍了几棵树，偷着卖了。没想到被查了出来——余校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哇！”余校长一听急了：“这不是丢学校的脸么！上次先进没评上，这次又来个副校长偷树，真是斯文扫地哟！”

见余校长又急又丧气，张英才就一旁劝：“事已至此，还是得想个办法为妙。”余校长在操场上团团转，像只热锅上的蚂蚁。邓有梅的老婆坐在地干嚎，声音又长又尖。

张英才不耐烦地说：“你哭得难听死了，像死了人一样，搞乱了别人的心怎么想主意呢！”经这一说，哭声低了很多。余校长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只能这样了，就说是给学校砍的，学校要修理校舍，又拿不出钱，只好代学生忍辱负重，作此下策之事。”张英才说：“行倒行，就怕孙四海不同意。”余校长说：“你去喊他来一下，我刚才去过，他不开门。你敲，他会开的。”张英才过去一叫，门就开了，说了经过，孙四海露出一脸鄙夷相：“没本事就认命罢了，干吗一人做鬼，还拖着大家陪他去阴家呢？”余校长说：“行还是不行，你表个态。”孙四海说：“我没态可表，就当我不知道这事行了。”余校长说：“这也算个话，你就把一切推给我得了。”邓有梅的老婆叫起来：“姓孙的，别以为自己就那么清白，想坐在黄鹤楼上看帆船，是人总有栽跟头的时候！”孙四海将门掩到一半停下来，低声说：“我同意，就算是学校决定的吧！”

余校长连夜独自下山，第二天下午才和邓有梅一道回来，邓有梅脸上有几道疤痕，开始还以为是为派出所的人打的，说过后才知道，是自己钻到床底下去躲时，被床底的杂物划伤的，邓有梅整个灰了心，一连几天，见人就说自己教一生的民办算了，再也不想转正，吃那天鹅肉了。

会计又送补助费来，还透露说，上次被抢一案有线索了。会计刚走，邓有梅的弟弟就被抓走，他一见到派出所的人就说：“前几天你们来抓我哥哥时，我就以为是来抓我的。”他做木材生意亏了本，就横了心，专搞不义之财。这两件事一发生，邓有梅的背驼了许多，还向余校长递交了辞职申请。

只有孙四海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复习。星期六下午放学，照例是老师送学生回家。余校长见邓有梅情绪不好，怕出事就叫张英才跟着邓有梅。一路上很顺利，返回时，碰上了王小兰。王小兰慌慌张张地往学校里去找李子。张英才记得很清楚，站路队时，孙四海是牵着李子的手出发的，王小兰仍不放心，她心里感觉似乎要出事了，非要到学校看看。

到了学校，孙四海的窗口亮着，有人影一动不动地透出来，叫开门，王小兰气喘喘地问：“李子呢？女儿呢？”孙四海说：“她不是回家了？”王小兰说：“你们是在哪儿分手的？”孙四海说：“半路上，我想赶早回来复习，就没把她送到门口。”一听这话，王小兰哇哇地大哭起来，扭头就往门外跑。余校长也来了，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分成两路：一路是孙四海和张英才，顺着路队走的路找，一路是余校长和邓有梅，沿近路往前找。孙四海跑得飞快，不一会儿就超过了王小兰，张英才跌了几跤，还是跟不上。

幸亏孙四海要到沿途路边人家问问，才时断时续地跟住。跑到张英才头一回跟路队走时天黑的那道山岭上，月亮出来了，孙四海站在山梁上不动，等张英才跟上来后，就说：“李子在那边树上，被一群狼围着。”张英才一看，那棵黑黝黝的木梓树上，果然有李子嘶哑的哭声，树下有十几对绿莹莹的狼眼睛。

孙四海吩咐张英才，看准路后，两人大叫着往那树下冲，千万不能停，然后迅速爬上树去，等余校长和邓有梅来。说着，孙四海大叫：“李子——别怕——我来了！”张英才有些怕，不知叫什么好，嘴里哇哇地乱吼出一些声来，狼群吓得往后退了些，他们趁机爬上木梓树。孙四海一把将李子搂在怀里，李子没哭，他自己先哭起来，狼群又将木梓树围起来，但只过了半个小时，就被余校长带来的一大群人撵跑了。

回到学校，已是后半夜。孙四海不肯去睡，谁劝也没有用，一个人坐在旗杆下吹着笛子，一个个音符流得非常慢非常缓，沉沉地，苍凉得很，一如悼念谁或送别谁。张英才早上起来，看见操场上到处是焦黑的纸灰，他拣起一张没烧完的纸片一看，是中学课本。孙四海仍坐在旗杆下吹笛子，从笛孔里流以一点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小块殷红。余校长坐在自己屋门口抽着烟，不远的山坡上，邓有梅双手掩面，躺在枯草丛中，都是一夜未眠。

晨风瑟瑟，初霜铺在山野上，褪得发白的国旗，被衬出一种别样风采。张英才对余校长他们说：“我是今天第一次听懂了国歌。”他这话含有多层意思，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搞的这场恶作剧很悔恨。他不敢说明白了，只想找机会报答一下，作一种补救。晚上，他将自己上山后的所见所闻，如升国旗、降国旗、李子的作文、余校长家的十几个孩子、以及孙四海仅有的一次疏忽就能使学生遭到危险等，写成一篇文章叫《大山·小学·国旗》，又亲自下山送到邮局，寄给了省报。在门口正好和跑界岭这条线的邮递员走对了面，邮递员交给他一封信，又是姚燕的情意绵绵的话写了几页纸，他没读完款塞进口袋里。心里一点谈情说爱的兴趣也没有。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文教站的会计领来一个陌生人，说是省教委下来搞落榜高中毕业生情况调查的，要和张英才好好谈谈，会计将这入扔下，自己回去了。那人自称姓王，张英才见他年纪较大，就喊他王科长。王科长和他谈得很少，却老爱往教室和学生中钻，还逐个同余校长、邓有梅和孙四海谈了话，张英才可起谈了些什么，他们都说只是拉拉家常。有一次王科长竟跑进明爱芬的房里，余校长发现得快，硬将他拉出来。第二天中午王科长不见人影，张英才以为他不辞而别，不料到天黑后又回来了，说是到下面垅里去看看风土人情，王科长最喜欢看学校升国旗、降国旗，每到这个时候，就拿着照像机按个不停，一点也不疼惜胶卷。

到了第三天下午，又逢星期六，王科长跟着孙四海的路队绕了一大圈，回来后说了实话，王科长不是省教委的，而是省报的高级记者，报社收到张英才的稿件后，非常激动，就派他下来核实。大家开始改口叫他王记者。王记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篇文章每一点都是真实的。还说那篇文章一个星期以内就可以见报，要发头版头条，还要配编者按和照片。

刚好王记者走后的第七天，县教委、宣传部的人在张英才的舅舅的陪同下，亲自将报纸送上山来，声称张英才和界岭小学为全县教育事业争了光，在省报这么显要的位置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是从未有过的。张英才接过报纸，

发现文章不是发在头条位置，那个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界岭小学的文章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编者按和照片倒是都有。

照片印得非常好。余校长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横吹笛子的邓有梅和孙四海，打着赤脚、披着余校长的破褂子、站在满地霜花中的志儿，趴在几块土砖搭起的木板上做作业的李子，以及围在桌边吃饭的一群小学生，这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余校长看了照片直惋惜：“要知道报纸上要登这些，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整理整理。”

县里来的人在山上呆了两天，走之前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都说话望能拨点钱，添置一些课桌课椅。最后问张英才，张英才呛呛地说：“请领导发点善心，给几个转正指标，解决这些老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领导将这些话都记下才下山。

又过了十来天，邮递员给学校送来一只大麻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信。是从全省各地寄来的，除了表示慰问敬佩和要求介绍经验外，还有二十多封信是说要和界岭小学一道开展手拉手活动。张英才不知道什么叫手拉手活动，余校长就解释，这是团中央一个什么基金会搞的，富裕地区的学校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的活动。这么多的学校都愿意来帮助界岭小学，大家自然很高兴。当即决定分头写信，一人分了一大堆。

忽然，邓有梅叫道：“这么多信，都写回信要几多邮票钱呀？”大家受到提醒，忙点了点数。一共是三百一十七封，需邮费六十三元四角整。四个人都傻了眼，呆了半天，余校长说：“先将重要的挑五封出来回信，其余的以后再说。”大家一挑，发现几封专门写给张英才的。

张英才一一拆开看，都是差不多的意思，称他有文才，将民办教师写活了，也有说他敢于为民请命，有良心和同情心的。只有一封信很特别，只有一句话：速借故请假来我处一趟。开始还以为是姚燕写的，再看落款，方知是舅舅。他不敢再撒谎，舅舅说有事又不能不去，便想了个主意，写了个请假条，只写“因事请假一天”六个字，趁天没亮，余校长还未起床之际，塞进余校长的门缝里。

日上三竿时，张英才到了舅舅家。舅妈正蹲在门口刷牙，一只又肥又大的屁股将门堵得死死的，见人来也不挪出道缝。张英才只好等她刷完牙，进门时，见地上的白泡沫中有些血样，心里就骂了句活该。舅舅正在屋里洗女人的内衣，满手的肥皂泡。见了他，用手一指厨房：“没吃早饭吧，还有两个馒头。”张英才也不谦让，自己进了厨房，一只大碗盛着两只肉包子和两只馒头。他懂得舅舅话里的意思，肉包子肯定是留给舅妈的，就用手移开上面的肉包子，拿出碗里的馒头，一手一个，捏着站到舅舅身边，望着他吃。

张英才咽了一口问“什么事，这急的！”舅舅望了一下房门小声说：“等忙完了再说。”于是，他知道这事得瞒着舅妈。舅妈从房里整整齐齐地出来，用纸包上肉包子，拿着就出门去了。他问：“她这是去哪？”舅舅说：“上班去呗！”

接下来就入了正题。张英才的那篇文章受到上面的重视，除了拨给界岭小学一笔三千元的专款以外，还破例给了一个转正的名额。并点名将这名额给了张英才，这不仅是他的文章写得好，还因为只有他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合适，其余四个相差太远了，既超龄，学历又不够。

舅舅说：“你把这表填了，快点的话，下个月就可以批下来。”张英才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看了舅舅半天才说：“这没搞错吧？”舅舅将表摊左

他面前：“白纸黑字，还错得了！”张英才终于拿起笔，正要填写，又止住了：“舅舅，这表我不能填，应该给余校长他们，事情都是他们做的，我只不过写了篇文章。”舅舅说：“你别苦，舅妈为了她表弟转正的事，都和我闹了几次离婚。这次的机会一生不会有第二次。”张英才说：“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我不会让的，现在我想还是让给他们一次机会，我比他们年轻二十多岁，就算像你一样十年遇到一次，也还有两次机会呢！”

舅舅听完他说了自己假装准备转正考试，弄得他们差点出了大事故的经过后，心也动了：“其实，我也想将他们转正，只是没有这个权力。”张英才说：“你可以找领导做做工作。”舅舅想了想，态度又坚决起来：“不行，姐姐把你交给我，我要替你的一生负责。你想想，转正后得马上到县里去读两年师范，这时就快二十一岁了，然后干上三五年，积蓄点钱正好可以结婚成家。”张英才说：“你这样做，我是不会同意的。”舅舅说：“你这伢儿！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让蓝飞去界岭，把这个机会给他！”张英才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些话我可是没向舅妈漏一点风声哟！”舅舅气得往门外走：“你倒要挟我起来了！好好，你的事我不管了，自己看着办去！”过了几分钟，舅舅又从门外转回来：“外甥风格高，舅舅当然不能拉后腿。不过你得回去问你父母同意不同意，免得到时弄得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张英才坐在舅舅的自行车的后架上，半个钟头不到，两个人就进了张英才的家门。

舅舅先说，张英才补充。刚说完，父亲就说：“伢儿，这一年复读的确没白读，你思想也提高了，做人就得这样，该让的就要舍得让！”母亲还没开口，眼泪先流出来：“伢儿，这样做对是对，只是你自己不知要多吃多少苦。”舅舅叹口气：“你们都这样想，倒是我先前不对了。”张英才边给母亲擦眼泪边对舅舅说：“我也是为你作牺牲。你想想，堂堂的万站长，不将转正名额给自己那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外甥，反给一位条件不如他外甥的人，说出去不等于给你脸上添光么，说不定因此将你提拔到县里当个局长、主任什么的呢！”一屋人都笑了起来。

两人随后上山去界岭小学。一路上舅舅说了几次，到了学校后名额肯定不好分，只能搞无记名投票。他搞过几次这种投票，有一百人参加，就有一百人能得到票，参加投票的都是自己投自己的票。这次投票张英才的票千万不能投给别人，投给了谁，谁就是两票，就是多数。舅舅要他给自己也留一点机会，同时也可以检查一下别人的风格如何。

三千元拨款加一个转正名额，弄得界岭小学人人欣喜若狂。投票时，舅舅坐在张英才身边，看见那笔在纸上写下余校长的名字，他气得恨不能给外甥一个耳光。他以为这个名额非余校长莫属了，不料唱票结果，仍是一人一票。张英才马上明白，余校长投了他一票。舅舅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不自禁地说：“看来我还没能力将每个人都看透。”按照规定，投票无效时，就进行公开评议。

大家坐在一起，半天无话。张英才忍不住先说：“我看这次的名额，大家就让给众校长吧！”过了好久仍没响应，他又说：“不谈别的理由，余校长是学校元老，吃的苦最多。”又过了好久，孙四海低声说：“给余校长我没意见，”邓有梅只好也表态：“我也无话可说。”一直耷着眼皮的余校长，抬起头来，张英才以为他会说几句感激话来接受评议结果，听到的却是一句意想不到的话：“万站长，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听到这话，邓有梅、孙四海和张英才起身要往外走。舅舅忙说：“你们人多，还是我和老余到外面去说话。”余校长也说：“我们到外面去说话方便一些。”他俩起身出去，站在操场边上，面对面说了一会，余校长像是流了些眼泪，张英才的舅舅嘴唇动也没动，只是在最后时候点了点头。

舅舅招手叫张英才他们出来。大家站成了一圈。舅舅声音沉沉地说：“余校长有件事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老余，你说吧。你说了，我再说。”余校长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刚才大家投票时忘了一个人，就是明爱芬、我老婆，她也是我校的一名老师。那年腊月她生下志儿的第三天，就到县里去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没想到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了，为了赶车，她趟了冷水河，还没进考场人就病倒了。抬回来后，下身就废了。拖了这多年，她心还不死，夜里做梦都念着转正。我想，就是还没转正这口气憋在心里没散，所以她每回到了死亡线上又返回来。我想，若是真给她转了正，说不定过不了几天，她就会死的。现在这个样子，她难受，我也难受，连带着国家、集体和大家都不好办。

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让她将这几步路走快点，走舒服点，让她这一生多少有点高兴的事。大家刚才的好意我心领了，转正的名额我不要，能不能把它给——给——明爱芬呢？”说完，他低下头，不敢看大家的神色。张英才的舅舅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才说：“明爱芬本来是不够条件的，给她挂个民办教师的衔，主要是因为照顾余校长的生活。所以，虽然只有四个人上课，站里仍给你们学校五个人的补助金。但是，我不是没有一点人性的人，只要大家同意给明爱芬转正，并且保守秘密不向外说她是个废人，哪怕是犯错误，我也要帮老余这一回。”孙四海什么也没说，缓缓地将手举起来，邓有梅也跟着举起了手，张英才见了，将自己的两只手都举起来。舅舅说：“老余，你抬头看看表决结果。”余校长抬不起头，泪水哗哗直往外流，喃喃地说：“我知道，天下尽是好人。”太阳挂在正当顶，地上的影子很清晰。

大家跟着余校长进了明爱芬的房。张英才第二次进这间屋，觉得气味比以前更难闻。

上次是夜晚，加上慌张，没看清，这次不同，清楚地分辨出，明爱芬的模样，完全是一张白纸覆在一只骨架上。

余校长捧着表格，走到床前说：“爱芬，你终于转正了。”明爱芬眼珠一动：“你别骗我，你总是对我这么说，”余校长说：“这次是真的，万站长刚刚主持开了会，大家都同意转你。”张英才的舅舅说：“这次上面特别批给界岭小学一个名额。”邓有梅说：“这还得感谢张老师那篇文章舆论造得好。”孙四海说：“余校长，你快把表格给她填了吧！”

明爱芬接过表格，从头到尾细看一遍，脸上逐渐起了一层红晕。她忽然说：“老余，快拿水我洗洗，这手哇，别弄脏表格。”张英才连忙到外面去端水，趁机猛吸几口新鲜空气。明爱芬用肥皂小心洗净了手，擦干，又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共青团员，贫农，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生。那支笔忽然不动了。邓有梅说：“明老师，快写呀，万站长今天要赶回去呢！”明爱芬没有一点动静。在背后扶着她的余校长眼眶一湿，哽咽地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走的，爱芬，你也是好人，这样走最好，大家都不为难，你也高兴。”

明爱芬死了。一屋的人悄无声息，只有余校长在和她轻轻话别。张英才忍了一会儿，终于叫出来：“明老师，我去为你下半旗致哀！”张英才走在

前面，孙四海跟在后面。

邓有梅把在教室做作文的学生全部集合到操场上，说：“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老师死了！”再无下文。张英才扯动旗绳。孙四海吹响笛子，依然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国旗徐徐下落，志儿、李子、叶碧秋先哭，大家便都哭了。

余校长给明爱芬换上早就准备好的寿衣，点上长明灯，再赶到操场，见国旗真的降了下来，慌张地说：“这半旗可不是随便降的，你们可别找错误犯。”他伸手去升旗，使劲一拉，旗绳断了。张英才说：“这是天意。”余校长急了，对邓有梅说：“这是政治问题，不能当儿戏。你快找个人到乡邮电所，借副爬电线杆的脚扒来。”张英才的舅舅这时说：“老余，你去张罗明老师的后事吧，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停一停，又说：“明老师这一走，名额的问题还得重新研究一下。”余校长说：“万站长放心，这事我已考虑好了，保证不误你下山。”

张英才的舅舅在山上呆了好几天，一直到明爱芬葬好了。文教站会计送安葬费时，带来了舅妈的口信，要舅舅马上回家有急事。舅舅对张英才说：“屁事，一定是闻到风声了，想要我将这个转正名额给她表弟。”张英才说：“你就硬气一回，看她能把你生吃了！”舅舅答：“我是这样想的。”

葬礼来了千把人，把余校长都惊慌了手脚，都是界岭小学的新老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亲属，操场上站了黑鸦鸦地片村长致悼词时说了这么一句：“明爱芬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二十年教师生涯留下的业绩，将垂范千秋。”张英才见到村长说话时噙着泪花，就把上次喝酒时的不快扔在一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让他润润嗓子。来的人都送了礼，有布料、大米，也有送鱼送肉、送豆腐鲜菜的。孙四海摆个桌子在那登记，大家都不去那儿，说这么多的人情，余校长若是还起礼来，哪还负担得起？孙四海坐在那儿没事干就去厨房帮忙，王小兰在那儿，她被请来负责筹办葬礼后的酒席。孙四海刚进去，还没和王小兰搭上话，邓有梅就来喊他，说余校长要他俩去商量一件事。

张英才和舅舅分别看到他们进了余校长的家，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脸上很平静。他们没料到这是在开校务会，专门研究那仅有的一个转正名额问题。舅舅随后进去看看，见余校长正在那儿填表，就没有打扰，出来对张英才说：“余校长转正后，这两年师范怎么个读法？三个孩子咋养呢？一二十个住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又该怎么办呢？”张英才也没有答案，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谁能把后路看得一清二楚呢！”酒席在操场上摆了几十桌，桌子和碗筷都是从附近院里借的，酒菜全是别人送礼送的。大家都说，就是上次老支书死，也没有明老师死得隆重热闹。

酒席散后，就到了黄昏。张英才送完最后一张桌子回来，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他家门口争论着什么，两人都很激动。张英才想拢去又有些不敢。站了一会，孙四海和邓有梅也来了。舅舅见了，就喊：“你们都过来！”张英才走过去。舅舅递过一张表：“你看余校长是怎么填的。”张英才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张英才三个字。张英才结结巴巴起来：“余校长，你怎么能把转正名额让给我呢？”舅舅说：“我劝不转他，就看你的了！”余校长说：“谁来也没有用，这是校务会决定的。”张英才不相信：“真的么？”孙四海说：“是真的，从上次李子出事后，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自己一走，李子一家怎么办，特别是李子怎么办。我的一切都在这儿。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邓有梅接着说：“明老师这一死，我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的事看得太重。

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张老师，你不一样，年轻，有才气，没负担，正是该出去闯一闯的时候。”张英才仍说：“我不信，这不是你们心里想的。”余校长正色道：“张老师，你这样说太伤人心了。邓校长和孙主任的确是自愿放弃的。只有一点，大家希望你将来有出息了，要像万站长一样，不管到哪里，都莫忘记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孩子上学还很困难。”张英才听不下去，大叫一声：“我不转正。”转身钻进自己屋里。

舅舅随后进来，不理他，打开凤凰琴拨了几个音。张英才说：“你不要乱弹琴。”舅舅不管又拨了几下：“你不是想知道，这琴的主人是谁么？就是我。”张英才一惊：“那你干吗要送给明爱芬？”舅舅只顾说自己的：“转正的事我不强迫你，我讲个故事，你再决定。十几年前，这个学校只有两个教师：我和明爱芬。那年，学校也是分到一个名额。论转正条件，明爱芬比我强一大截。我就想别的门路，迅速和你舅妈结了婚。你舅妈品行不好，已离了两次婚，但她却有一个军官叔叔作靠山。明爱芬当然明白这一点，她为了证明自己比我强，明知无望，又刚生孩子，仍硬撑着要去参加考试，想在考分上压倒我。结果就是前几天余校长所说的，将自己弄废了。我一转正就调到了文教站，走之前，我不敢见明爱芬，就想将凤凰琴作为礼物送给她，让她躺在床上时有个作伴的。

写好字后，又怕自己的名字会刺激她，就用小刀把它刮掉。我将自己的东西全拿走了，就只留下凤凰琴，我想老余见了一定会拿回去的。没想到它一直搁在这里。”张英才听完了说：“这叫有得必有失！”舅舅说：“你真聪明，我就是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张英才坐在桌子前不说话。舅舅说：“我累了，先睡，你想好了就喊醒我。明天回去，还不知道你舅妈怎么跟我吵。”躺下后又补充：“这次转正要两步棋一步走。明天就随我下山，一边到师范报到，一边办手续。别人都是九月份入的学，晚了赶不上考试，拿不到学分就麻烦了。”

一觉醒来，天已亮了，屋里不见张英才。舅舅开门一看，张英才独自靠在旗杆上出神。屋内他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天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学校依然在升国旗，张英才要余校长让他亲手升一回国旗，他在笛声中一把一把地拉动绳子，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了凤凰琴声。他忍不住回头一看，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合作，弹奏着《国歌》。

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时，大部分学生还未到校，这种天气余校长、邓有梅和孙四海都要到半路上去接学生，三人都为不能为他送行而感到不好意思。张英才将那副四百度的近视眼镜送给了孙四海。余校长将凤凰琴送给了张英才。然后，大家握手道别。各走各的路。张英才和舅舅下到半山腰时，遇见了邮递员。邮递员又给界岭小学送来了一麻袋信，还给了张英才一张汇票。看后，他对舅舅说：“是报社寄来的稿费，一百九十三元。”舅舅说：“真不少，比我一月工资还多。”他本想问问有没有姚燕寄给他的信，马上意识到问也是白问，又不能查，反正学校那些人会转给他的。舅舅忽然说：“今后你要努力呀！那时，我总想，到了你们这一代人百事都好办了，没想到难办的事还有那么多。”正走着，身后有人喊。是叶碧秋的父亲，他要进城找活干。叶碧秋的父亲告诉他俩，余校长在举行葬礼那天，和那些孩子还没上学的家长都谈了话，大部分人的思想通了，表态说，过了年一定让孩子到学校里来。张英才和舅舅走累了，想歇歇，就让叶碧秋的父亲先走了。

雪越下越大，几阵风劲劲地吹过，天空就乱舞起来。转眼之间，地上

没白的地方就白了，先前白了的地方变得浮肿起来。张英才望着雪景，不免说了句：“瑞雪兆丰年。”舅舅说：“别浪漫了，快走吧，不然就下不了山。”

分享艰难

刘醒龙

八月的夜晚，月亮像太阳一样烤得人浑身冒汗。孔太平坐在吉普车的前排上，两条腿都快被发动机的灼热烤熟了。车上没有别人，只有他和司机小许，按道理后排要凉快一些，因为离发动机远。孔太平咬紧牙关不往后挪，这前排座如同大会主席台中央的那个位置，绝不能随便变更。小许一路骂着这鬼天气，让人热得像狗一样，舌头吊出来尺多长。小许又说他的一双脚一到夏天就变成了金华火腿，要色有色，要味有味，就差没有腿毛。孔太平知道小许身上的汗毛长得如同野人，他忽然心里奇怪，小许模样这么白净，怎么也会生出这许多粗野之物哩。他忍不住问小许是不是过去吃错了什么药。小许说他自己也不明白，接下来他马上又声明自己在这方面当不了冠军，洪塔山才是镇里的十连冠。孔太平笑起来，说洪塔山那身毛没有两担开水泡他几个回合，再锋利的刀也焅不下来。两人说笑一阵，一座山谷黑黝黝地扑面而来。吉普车轰轰隆隆地闯了进去。小许伸手将车门打开，并说，孔书记，到了你的地盘。违点小规也不怕了。孔太平没说什么，他先将车上的拉手握牢，另一只手将车门打开。一股凉风从脚下吹向全身，酷热的感觉立即消散了许多。

刚刚有些凉爽的感觉，吉普车忽然颠簸起来，孔太平赶忙将车门关好。小许说不要紧，路上有几个坑。孔太平却厉声说，关上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小许没敢吱声，赶紧关上车门，同时减小油门让车速慢下来。这以后，两人都没说话，路况好，车子走得平稳时，这种沉默有些不对头。孔太平知道自己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便有意找话说说，缓和缓和气氛。他掏出烟，一次点燃了两支，并将其中一支递给小许。

小许抽了一口烟后，马上告诉孔太平这是假的阿诗玛。小许说，这烟是县城南边金家坳的农民做的。

孔太平说，金家坳是我县唯一一个有希望进入亿元级的村子哩。

小许说，若将那些假烟一查禁，恐怕同我们西河镇的情况差不多。

孔太平说，是该查禁，不然国家的事就全乱套了。

小许说，昨天我听人说了一副对联：富人犯大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大犯小法的坐监牢。

孔太平想了想，觉得这副对联有些意蕴，他问小许说，你还听见什么没有？

小许说，洪塔山近期内可能要出事。

孔太平忽然敏感起来，他问，出什么事？

小许说，县公安局还在整洪塔山的材料，似乎是经济上有问题。

孔太平说，不对，经济问题应该由检察院办理。

小许说，那要么就是嫖妓搞女人。

孔太平正要再问，迎面一辆汽车亮着大灯扑过来，灯光刺得他俩睁不

开眼睛。小许踩了一脚刹车让吉普车停下，然后拉开车门跳到公路中间破口大骂起来。那辆车驶近了停在小许的身前，孔太平认出是一辆桑塔纳。他马上猜测可能是镇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的座车。果然从桑塔纳车门里钻出来的那个人正是洪塔山的司机。小许用拳头擂着桑塔纳的外壳，说那司机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敢在西河镇里亮着大灯会车。那司机分辩说，是因为小许没关大灯他才学着没关的。

小许说，今天得让你付点学费，认清楚在西河镇能亮大灯会车的只有老子一人。

小许正要抬脚踢那桑塔纳车灯，孔太平大声阻止了他。孔太平下车后，那司机赶忙上前赔不是。孔太平支开话题，问那司机去哪儿。那司机说是送一个客人。孔太平见车内隐约坐着一个人，就挥挥手让桑塔纳开过去。桑塔纳走后，孔太平又说了几句小许，他担心那车内坐的是养殖场的客户。小许说那人绝不是什么客户，那副妖艳的模样，一看就不是正经路上的人。听说是个女人，孔太平也不再数说小许了。倒是小许来了劲，不断地说现在太不公平了，洪塔山算什么东西，居然坐起桑塔纳来，书记镇长却只能坐破吉普。小许说他若有机会，一定要治一治洪塔山，不让他太嚣张。

小许的话说得孔太平烦躁起来。这时，吉普车已来到镇外的河堤上。孔太平让小许停下来，打开车门时，他叫小许开车先走，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吉普车消失在镇子里，四周突然静下来。被太阳烧烤透了的田野，发出一股泥土的酃香，月亮被醺醉了，满面一派桔红。热浪与凉风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会儿凉风扑面，一会儿暑气袭人，进进退退地叫人怎么也安定不下来。

河堤外边的沙滩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乘凉的男女青年，女孩子嗲声嗲气的话语和男孩子有些浪意的笑声，顺着河水一个涟漪就漂出半里远。孔太平想起小时候自己从县城里来乡下走亲戚时，舅舅带着他走上几里路，同坑里的男女老少一道来这河滩乘凉的情景。有天夜里，满河滩的人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喊了声狼来了狼来了，惹得许多人慌忙逃个不迭。后来舅舅大喊了一声；说这么多人还怕几只狼，一人屙一泡尿就可以淹死它！舅舅的喊声制止了河滩上的慌乱，大家镇定下来以后才知道是有人在闹着玩，目的是想吓唬那几个睡成一堆的女孩子。舅舅走上前去揪着那人的耳朵，一使劲就将其扔到河水中去了。那人在水中挣扎时，大群女孩纷纷抓起沙子撒到他身上，直到那人急了，说若是谁再敢撒沙子，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光，这才将女孩子吓退。那人从水中爬起来时，舅舅对他说了几句预言，断定其人将来不会有出息。孔太平记起这个故事，却不记得舅舅所说的这人是谁了。在当时他可是知道这人的姓名的，时间一长竟忘了。忘不了的是这人如今也该四十岁了。

想起舅舅，孔太平的目光禁不住拐到另外一个方向上。远远地一座小山之下，忽明忽暗地闪着一架霓虹灯，西河养殖有限公司几个字一会儿绿一会儿红，往复变幻不停。

空洞的夜晚因此的确添了几分姿色，美中不足是那个“殖”字坏了半边，只剩下“歹”在晃来晃去。舅舅的家就在养殖场附近，虽然离得不算远，可他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进过舅舅的家门。孔太平打定主意，近几天一定要去舅舅家坐一坐，不吃顿饭也要喝几杯水。

孔太平从县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下到西河镇任职已有四年了，头两年是当镇长，后两年任的是现职。论政绩主要有两个，一是集资建了一座完全小学和一座初中，二是搞了这座养殖场。现在镇里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座养殖场。所以他对养殖场格外重视，多次在镇里各种重要场合上申明，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养殖场。实际上，这座养殖场也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命运。回县城工作只是个早晚时间问题，关键是回去后上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小镇里政治上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考核标准最过硬的是经济，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

凉风一阵比一阵紧了，暑气明显在消退，河滩上几个女孩子忽然唱起歌来。孔太平心情好起来，他刚要加快步伐，迎面走来两个人影。不知为何，孔太平一认清那两人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和徐书记，竟下意识地躲进河堤旁的柳丛里。

杨校长走到他跟前时忽然停下来，等一下，我屙泡尿。

徐书记嗯了一声说，我陪你屙一点。

好半天没见水响。杨校长说，妈的，白等了半夜，哪知他竟留在城里偻老婆不回来。

徐书记说，这热的天再好的女人偻起来也没味道。

杨校长说，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教师，去年家里就装了空调，改造了自己的小气候，你还当是大环境啦！

徐书记说，你别笑我土，我还真没见过空调是什么模样哩！

杨校长说，恐怕是你不注意，县城里好多楼房的外墙上挂着些像麻将里的一饼，二饼那样的东西就是空调。

孔太平差一点笑出声来。

杨校长继续说，胡老师突然发病住院，也不知是好是歹，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医疗费还要学校先垫付，他妈的这是什么道理！

徐书记说，镇长书记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哪里会真心实意地关心教育。你没听见刚才开车的小许在镇委大院里嚷，要全镇人勒紧裤带给镇里买台桑塔纳，不然出门太丢人了。杨校长说，也是，县里随便哪位领导卖台车子也够全县教师好好过上一个月——喂，老徐，我这一阵不知怎么的，屙尿特别费劲，老半天也挣不出一滴。

徐书记说，莫不是前列腺有问题，得赶紧查一查，男人这地方最容易患癌症。

杨校长说，患了癌症才好，我就可以解脱了，死不死活不活反让人难熬——好好，总算屙出来了！憋死个人！

一阵水响过后，两人终于走开了。孔太平听出他们要去镇医院。孔太平明里暗里听惯了别人的牢骚话，他知道杨校长是在说自己，抬腿将眼前的柳树狠狠踹了几下后，心中的火气也就去了多半。

孔太平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地委奔小康工作组的孙萍。孙萍一个人正顺着河堤散步，孔太平一见她那模样就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又收到男朋友的信或者是刚刚给男朋友写完信。孙萍挺大方，说不是这两样，而是一个三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莽撞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孔太平问她感觉如何。孙萍说她发现老同学的文章写好了。孔太平提醒她留心对方是不是抄了哪个名人公开发表的情书。孙萍笑着表示了认同。接着她告诉孔太平，镇里人都知道他今天回来，包括杨校长在内的好几拨人一直在镇委院里等着他，直到小

许一个人开着车进院后，他们才散去。孔太平问清除了杨校长是准备找他要钱的以外，别人都是来伸冤告状的，便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下来。他告诉孙萍，这年头只要不涉及到钱，一切都好办。说了一阵闲话后，孔太平要孙萍给他帮忙做件事，马上到镇医院去看看那个姓胡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住院的。孙萍答应后便往镇医院方向去了。

一进镇子，街两边乘凉的人都拿眼光看他，同他打招呼的人却很少，偶尔开口也是那几个礼节性的字。孔太平平常进出镇子总是坐车，同镇上的人见面的日子不多，这般光景让他有些吃惊，自己刚来镇上时可不是这样，那时谁碰见他都会上前来谈一阵话，反映些情况，提点建议什么的。孔太平看见街旁一位老人还在忙个不迭地招呼几个孩子，就走上去询问他家中的情况。他以为老人的儿子，媳妇外出打工去了，谁知老人气呼呼地告诉他，孩子的父母都让派出所的人抓了起来。老人说，自家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带点彩犯什么法，开口就要罚款三千。那些个贪官污吏怎么不去抓，那么多贪污受贿的人怎么不去抓？老人一开口，四周的人都围拢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孔太平总算搞清楚，原来镇派出所前天晚上搞了一次行动，抓了四十多个用麻将赌博的人，清一色是镇上的个体户，不要说是干部，就连农民也没有一个。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派出所的预谋，十几万罚款够买一台桑塔纳。孔太平借口自己刚回，不了解情况，转身往人群外面走。老人在背后说，我将话说明了，要钱没有，要命有几条。孔太平没有理睬。老人又说，这哪像共产党，连国……。孔太平不等他那更刺耳的话出口，便猛地转过身大声说，不是共产党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这些私营业主先富起来，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大的铺子？钱来得太容易了，就想赌，是不是？莫以为自己逃税的手脚做得干净，让你逃才逃得了。孔明知道关羽会放曹操才让他去守华容道。不让你逃时，你就是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得了共产党的恩惠却想着王八的好处，这叫什么，这叫混帐王八蛋！前年订《村规民约》时，你们都签过字，赌博就要挨罚。不想交罚款的人明天到镇委会里同我打个招呼。

孔太平一吼，街上突然静下来。他什么也不再说，一溜烟地回到镇委院内，也不理睬别人叫他，站在院子当中扯着嗓子大叫：老阎，老阎在家吗？分管政法的阎副书记应声从自家门口钻出来，孔太平要他马上将派出所黄所长叫来。

他刚开门进屋，住隔壁的妇联主任就送了两瓶开水进来，并随口问他怎么这次出去时间延长了三四天。孔太平说，刚开始只准备参观一下华西村，后来大家都闹着要去张家港市看看，参观团的领导只好修改日程安排。妇联主任问他有些什么收获，孔太平一边叹气一边告诉她，经验很多，可是太先进了，他们一下子学不了，还得敲自己的老实锣鼓。

孔太平开始解上衣钮扣，并说自己要冲个澡。妇联主任说，你冲你的澡，我说我的话。孔太平说，那我就脱裤子了。妇联主任笑着说，你那东西我家里也有，吓不着人。

妇联主任说笑之间人也起身站起来，她跨过门槛后又回头告诉孔太平，他不在家里，宋家堰村超生了一个人。她说，本来差一点就是三个，另两个被她抓住了时间差，抢先将工作做妥当了。孔太平说，今年一切工作都白做了。他叹了一口气，随手关上门，一个人怔了一会儿后忍不住自言自语道，这些骚女人，老子非要用焊枪将她们闭了不可。

孔太平打开水龙头，放水冲了一阵身子，他刚用肥皂将身子涂抹一遍，

水龙头里就没有水了。他打开窗户探出头冲着楼下叫道，一楼的，等会儿再用水好不好，让我将澡洗完。叫了两声，水龙头里又有水了。他赶忙凑过去。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孔太平一怔，马上意识到一定是老婆打来的，目的是探听他的行踪，她总是怀疑自己在镇里有别的女人，常常出其不意地搭车跑来或在半夜三更打来电话。孔太平冲出卫生间，抓起电话大声说，是我，我是孔太平，我已经准时回到镇里，你该放心了吧！别用什么孩子不听话，钥匙找不见了等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别有用心，我都明白，你不要耍这种小聪明！他吼了一通后，电话里竟无一点反应。他又说，有话你就快说，不声不响地到头来还是我付电话费。电话里轻轻地响了一下，接下来是一串蜂鸣声。孔太平愣了一会，伸手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一阵后有人拿起了话筒，他对着话筒说，我爱你，你放心，我不会三心二意的！电话里忽然传出儿子的声音，儿子说，你是谁，不许你爱我妈妈，我妈妈只能让我爸爸爱！孔太平说，儿子，我就是你爸爸！儿子在那边欢叫道，妈妈，爸爸要爱你！孔太平放下电话，继续将身上的肥皂液冲洗干净。

派出所黄所长进来时，孔太平刚刚将裤子穿好，天气太热，他懒得再穿上衣，光着膀子，开门见山地问抓赌的情况。黄所长说他们的确是选择了镇上干部发工资的前几天行动的，因为这时干部们口袋里都是瘪的，无钱上麻将桌，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和难堪。只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镇上那些个体户竟敢公开抵抗，到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收上来。他们准备明天先放几个女人，探探风向。孔太平沉吟一会后，表态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政权机构做事就得令行禁止，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就会失去威信。孔太平答应镇里出面帮他们维持一下，条件是收上来的罚款二一添作五，两家对半开。派出所长不同意，他们正指望用这笔钱添一些交通工具。孔太平告诉他，老百姓已猜出他们是想买辆桑塔纳，他们若真的这么做，会失去民心的。因此，不如将这批罚款分一半出来，捐给镇里，专门发放拖欠了几个月的教师工资。黄所长有些松口了，只是不同意交出一半，他觉得太多了，教育上困难，公安部门也同样困难。孔太平思考了半天后改变主意，提出只要明天一天，到时收到多少算多少。黄所长很高兴地同意了。

门外响起了高跟鞋的磕磕声。孔太平连忙抓住上衣往头上套，孙萍进来时，他那铜钱大的肚脐眼还没有盖住。孙萍刚坐下，黄所长便起身告辞，那模样似乎有点避嫌的意思。孔太平留他没留住，只好由他去了。

孙萍将乌黑的披肩长发甩到胸前，像瀑布一样垂着，然后说她想喝口茶。孔太平正要重新泡一杯，孙萍已拿过他喝过的茶杯，有模有样地抿了一口。孔太平想阻止却来不及，他看着孙萍那粉做的一样好看的手，心里咚咚地响了两下。

孙萍抬起头来说，孔书记这茶叶太好了，是哪个村里做的？

孔太平说，我这茶叶算什么好，这回出去考察，你们地委组织部的人那茶叶才真叫好哩，一连八九天，就是看不见他们茶杯里有哪片叶片是两芽的。

孙萍说，那还不是下面乡镇的干部送给他们的。其实我们镇上也应该搞点特制土特产，这对开展工作有好处。

孙萍这话是双关意思，暗里还指疏通关节可以早点向上提拔。孙萍是昨天回到镇里的，她在地区团委工作，团委同组织部在一层楼上办公。她这次回去休假，刚好遇上东河镇的段书记鬼头鬼脑地在组织部门口转，一看就

知道是上门送礼的。孔太平本来对孙萍说话的口气有些恼火，但她话里的内容却很重要。东河镇的段书记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地县领导连续三次考察，都是孔太平排第一，老段排第二。这次地委组织部组织外出考察，人员名单都是戴帽下达的，上面没有东河镇的段书记，他原本有些暗暗高兴，没料到人家却来了这一手。

孙萍说，现在考察干部并不是光看政绩。

孔太平说，我不会这么贱，胡子一大把了，还低三下四地去巴结那些二十来岁的毛头科长。不说这个了，说说医院里的情况吧！

孙萍说，胡老师可能是中暑了。但医生还不敢贸然下结论，一般的中暑醒过来就没事了。胡老师却是醒过来后又接着昏过去了。所以非得住院观察。

孔太平嗯了一声。孙萍继续说，同胡老师一个病房里还有宋家堰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两人的症状几乎一样。

孔太平想了想说，我得马上去看看，不然万一出了事可没法交待。

孔太平领着孙萍走到门口时，看到院子里空无一人，他很奇怪，往常大家总是整个晚上都在外面乘凉，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不怕热了哩！他下到院子中央大声说，都睡了吗？还没睡的请出来一下。喊声刚落，家家户户都有人从门里钻出来。孔太平告诉大家，他准备到医院里看看两个住院治病的老师，谁家里有暂时用不着的罐头、奶粉、麦乳精什么的，请先借给他用用。孔太平一开口，几乎人人都转身进屋拿出一两样东西来，一会儿就积成不小的一堆。孔太平也不客套，找上两只口袋装好后就往医院方向走去。

走了半天，孔太平回头一看，只有孙萍一个人跟在后面。往常这种事他不用开口，鞍前马后总有几个人跟着，特别是妇联主任，哪怕是有意思甩也甩不掉。孙萍走上来，接过他左手提着的那只袋子时，无意中碰了一下他的手。顿时，一种别样的滋味袭上心头。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大院里的人为什么要躲进屋里，为什么一个人也没跟上来。他心里骂一句：这些狗日的东西，是想创造机会让我跳火坑哩！礼太平想到这里，脚下迈动的速度忽然加快了。孙萍跟不上，一会儿就被拉开几丈远。急得她不住地叫着等一等。结果，二十分钟的路程，他们只用了十五分钟。

一到医院，孔太平就嚷着找院长，见面后他二话没说，就要院长写一个收条，还注明时间是几点几分。写完收条后，他们才去病房。一边走院长一边同他说了实话。胡老师他们病因其实已查明了，主要是营养没跟上，身子太虚了，又赶上双抢季节农活太累，所以中暑的症状就特别严重。院长对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知道现在教师的情况很复杂，搞不好一颗火星可以燎起一场大火，所以特别吩咐主治医生将病情说含糊一些。院长说杨校长他们推测出了几分，再三追问是不是有营养不足的问题，他们咬紧牙关没有说出真情。孔太平听说胡老师一家人已经有两个月没敢花钱买肉吃，就连端午节时也只是买了一堆杂骨熬上一锅汤。而那个民办教师情况更糟，民办教师有个孩子在地区读中专，为了供孩子上学，暑假期间，他除了下田干活以外，每天还要上山砍两担柴挑到镇上来卖。昨天中午他柴没卖完，人就晕倒在街上。院长的话让孔太平心里格外沉重起来。

孔太平出乎人意料之外来到病房，胡老师他们特别感动。杨校长和徐书记还没走，他俩心里对镇委领导有些气，听孙萍说孔太平一到家就赶到医院里来，也不好一见面就发牢骚，但脸上的表情没有胡老师他们好看。孔太

平不大理睬他俩，他询问了胡老师和民办教师的情况以后，当着大家的面表了硬态，他说，这个月十五号以前不将拖欠的教师工资兑现了，他就向县委递交辞职报告。孔太平这么一说，杨校长就不好再挂着脸色了，他主动上去说自己想了个减轻镇里负担的办法，让学生们再挤一挤，腾出几间教室租给别人办企业，只要一个月有它三五千元的收入，学校就可以维持下去。孔太平瞪了他一眼说，这样做你不怕人背后骂，我还怕哩，你若是想当校长就只管教书，若想做生意就将校长的位子让给别人。

这时，门口跑进来一个女孩，冲着孔太平问他几时回来的。孔太平反问你怎么在这里，是不是家里有人生病了。躺在床上的民办教师忙说是学校里安排田毛毛来照料他的。

田毛毛是孔太平的表妹，是他舅舅的独生女，高中毕业后在村办小学里当民办教师。田毛毛也不管是否有正经事，一下子就将孔太平拖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撒着娇非要表哥给她帮一回忙。田毛毛长相很动人，孔太平从小就宠这个表妹，他早就在舅舅面前表了态，一定要给田毛毛找个合适她的工作。他的确联系了几个地方，可惜田毛毛都不愿去。孔太平以为又是找工作的事，就开口答应了，谁知田毛毛竟要他写个条子给洪塔山，让洪塔山以优惠价卖给她一千只幼甲鱼。

孔太平很奇怪，就问，你要这东西干什么？

田毛毛说，当然不是放在家里养，是别人托我要买的。

孔太平说，毛毛，你别以为现在钱好赚，生意场上的深浅太变化莫测了，你涉世太浅，经不住这种折腾。

田毛毛说，就这一回。赚点小钱将自己打扮打扮。

孔太平说，你要是想买什么就对我说。

田毛毛一撇嘴说，罢了，我可不敢沾惹你家那只醋罐子。

孔太平笑起来，他抽出笔，就近处找到一张处方笺，随手写了几行字后递给田毛毛。

他告诉田毛毛，幼甲鱼平常卖时要二十五块钱一只，他让洪塔山用十八块钱一只卖给她。

他要田毛毛别出面，直接将条子交给那要买幼甲鱼的人，然后按差价的百分之五十拿回她应得的那一份钱。他怕田毛毛上人家的当，再三叮嘱她，要她一手交条子一手收钱。

田毛毛不以为然地要他别太小看她了。

孔太平返回到病房时，医院院长正同杨校长谈给自己的儿子换个班的事，院长说现在的班主任对他的孩子一直有些歧视。杨校长先否认有歧视这回事，但还是同意考虑，只不过得找个恰当的理由。孔太平来也就是看看，并没有具体的事，他向躺在病床上的人抚慰了几句，便转身往回走。

院长送了一程后正要打住，孔太平却要他一起走一走。一路上，院长不断讲些小故事，逗得孙萍笑个不停。院长说现在搞计划生育的真正阻力是男人，所以有的地方就针锋相对地让男人去结扎，免得他们搞些借腹怀胎的鬼名堂。有一回，他随计划生育工作组到一个村里去打堡垒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缠着他们，非要代儿子做结扎手术，工作组不同意，老头反将工作组的头头训了一通，说他们挫伤了他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孙萍的笑声让孔太平心里很难受，他知道孙萍是下来镀金的，时间一到就要飞回去，再艰难的工作，在她来看也只是谈笑之间的事。然而，对他们来讲，越是让局外人发

笑的事情，做起来越要呕心沥血，绞尽脑汁。

镇委会院子里依然没有人，孔太平拖着院长在院子里的空竹床上坐下来，直到有人从屋里走出来他才放其回去。孔太平回屋再次冲了一个澡，然后也搬了一只竹床到院子中间。他还没下楼就发现院子满是乘凉的人。

坐定后，不断有人凑过来问这问那。食堂炊事员最后过来，该问的别人都问了，炊事员就问华西村那么富，馒头是不是还用粉蒸。一院子的人都笑起来。孙萍一边笑一边说，何师傅，你这种问法，真有点毛主席的味道哩！孙萍这话提醒了孔太平，别人都睡着了以后，他还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心里细细琢磨。人再富吃的馒头也还是粉做的，一把手身上的脏东西多数是二把手偷偷扔的，这都是基本规律，到哪也改变不了。孔太平下决心要在三天之内搞清楚，自己不在镇里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也要看看镇长赵卫东的政治手腕有没有长进。

鸡叫过后，天气转凉了。孔太平咳嗽一阵，翻身吐痰时，看见一个人影在一旁徘徊，有点欲前又止的意思。他认出是副镇长老柯。老柯平时跟他跟得很紧，有什么小道消息绝不会放在心里过夜。现在连老柯都犹豫起来，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孔太平一翻身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天亮以后，孔太平让办公室主任小赵通知早饭后开一个党委、政府和人大负责人会议。小赵告诉他，赵镇长原定今天到县里去要钱，这时恐怕已经走了。孔太平知道小赵与赵卫东是亲戚，他有意说，镇长知道我回来了，怎么连照面也不打一个就走，该不是我哪儿对不住他吧！小赵是孔太平与赵卫东之间有些摩擦以后，孔太平有意提拔起来的。老柯开始还替他担心，唯恐小赵为虎作伥。但后来的情况让老柯打心里佩服孔太平，小赵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后，常常直接从孔太平那里领略到许多暗含杀机的话语，小赵当然会转告赵卫东，可赵卫东又不能就这些话有所表示和反应，那样就等于出卖了小赵，由于这种顾忌，赵卫东不得不多方作些收敛。

赵卫东果然没敢走，而且是第一个赶到会场。等人一到齐，孔太平就宣布开会。他说今天会议议题有两个，第一个议题是如何搞好社会治安，协助派出所收缴赌博罚款。

孔太平没有说出自己昨晚与黄所长协商达成的协议，只说今天在家的干部都要上街，由他自己带队。有两个人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么做，其中就有老柯。老柯平时总与孔太平保持高度一致，他一反对，反让大家迷惑不解起来，一个人都不敢轻易表态。事实上，老柯的反对是孔太平会前安排的，什么原由他却没有说明。孔太平借口让大家再想想，转而进行第二个议题。他先问赵卫东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家。赵卫东说差不多有四十天。他又问了几个人，得到的答复是最少的也有二十天了。这时，孔太平才说，第二个议题是干部休假问题。因为双抢已基本结束，所以他提议镇里的干部分三批休假，第一批优先照顾三十天以上没有回家的人。大家对这提议都表示赞同，只有赵卫东不同意。但一点用处也没有。孔太平说他若再不回去，老婆闹离婚时，组织上一概不负责任。大家都笑着劝赵卫东接受这个提议。赵卫东只好勉强地笑着答应了。孔太平又要小赵以组织的名义通知赵卫东家里，从今天起给他七天休假。孔太平说，赵镇长太累了，必须强制他休息一阵。说着，他就回到第一个议题。九点钟时，他一敲桌子，说不能占了赵镇长等人的休假时间，第一个议题过后再说。

孔太平知道别人都不愿上街和群众对着干，他开这个会的真正目的只是放赵卫东的假，收罚款的事他自有主张。散会后，几个干部围着他说，他们还以为孔太平今天只是传达出外考察的情况。孔太平说这事过一阵有了空再坐下来细细地说。接着他又指出他们用词不当，考察情况只能汇报，不能传达。干部们都说，你是一把手，怎么能向我们汇报哩，只能是我们向你汇报。孔太平对这种回答在心里表示满意，他已经看出来刚才的会开始立竿见影了。

小赵按孔太平的吩咐，让税务所和工商所的头头带着所有的人都来镇委会开会。同时又以镇委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告，要那些收到派出所的罚款通知书的人，在今天之内将全部罚款送交到镇委会，否则后果自负。税务所和工商所一共二十多人，孔太平领着他们先上街走了一圈，他没有向他们作什么交待，只是叫他们一个个跟紧些，路上说说笑笑可以，但不准打打闹闹。当然制服是必须穿的，这是孔太平让小赵通知他们时最郑重地重申的一点。转了一圈回来，孔太平让他们集中在二楼会议室打扑克下棋，自己则一个人又到街上去走了一圈。见了人也不说话，人同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顶多只是用鼻子哼一声。从街上往回走时，他到镇广播站里去了一趟。他刚回到镇委会院子，镇上的几个高音喇叭就同时响了。先是报时的滴滴声，然后女播音员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离镇委会上午下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离镇委会下午下班时间还有七个小时。无论是镇委会院子里还是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听出了那种最后通牒的倒计时的味道来。孔太平上到二楼会议室，他要大家再出去走一趟，他要求这一次人人面孔必须十分严肃。天气很热，出门大家身上的制服就被汗水湿透了。因为镇里一把手在头里带队，他们也不好说些什么，加上心里对这些安排一直不摸底，神神秘秘的反让他们做起来挺认真。冷冰冰铁板一样的模样在小镇的窄街上流动时，虽然已近夏日正午，却也有一股凉嗖嗖的东西直接渗到四周的空气中。

孔太平正在当街走着，一辆桑塔纳迎面驶来。他看出那是洪塔山的座车，理也不理，昂着头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桑塔纳赶紧靠到街边，接着个子和模样都让人看了不舒服的洪塔山从车子里钻出来，老远就大声说，孔书记，我有急事正找你。孔太平说，过了今天再说，今天我没空。洪塔山还要开口，孔太平突然说，你那养殖场的干部有没有人赌博？惹毛了我，就是经济命脉，我也要查封。洪塔山一愣说，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孔太平说，我还想见识一下，在西河镇有谁屙得出三尺高的尿！洪塔山也是在生意场上炼成精怪了的人，他意识到孔太平是在敲山震虎，马上露出一副骨头软了的模样说，我这饭碗还不是书记你给的，我可不敢让它变成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洪塔山站在街边，一直等到孔太平领着那群人走过去后，才转身上车。

上街转了两圈，食堂的饭已熟了，还不见有谁送罚款到镇委会来。孔太平心里有些不踏实，却不让表情露出来。他让两位所长带着自己的人到镇委会食堂去吃饭，一个人也不许回家。有几个女人推说家里有急事，想回家去。孔太平开始没有阻拦她们，等她们走到院子门口时，他才暴跳如雷地吼起来，将她们骂得狗血淋头，一声声都是说，今天是非常时期，就是家里死人失火，也必须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孔太平骂她们时，许多人都从院门外边往里望，那些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能听清的。孔太平平时对人态度不错，从不直接批评普通干部和群众，对女同志尤其和气。这也是他老婆对他不放心的地方。今天他一反常起来，大家立刻想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关键性。

女人们哭哭啼啼地回到食堂，孔太平让事务长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到镇委会门前的商店里搬回四箱啤酒，然后自己亲自带头上阵，举着酒杯同大家一起闹酒。税务和工商的干部酒量都练就得比较大，孔太平又让镇里一些会闹酒的人也加入其中，一时间，食堂里碗盏叮当人声鼎沸。转眼间四箱啤酒就喝光了，孔太平让事务长再去搬了两箱来。事务长搬了啤酒回来后，悄悄告诉孔太平，说是外面有些人借故有事，在偷偷地看动静。孔太平说自己心中有数，让他别着这个急。事务长刚走，老柯又凑过来，提醒孔太平是不是稍加收敛，这么大吃大喝传出去影响不好。孔太平说他现在不管好不好，只想影响越搞越大，大吃大喝多数时间是一种工作方法。

一顿饭用了两个小时，六箱啤酒全喝光了。大家都很高兴，连那几个挨了训的女人也都带着醉意说孔太平工作确实有方，跟着他她们愿意指哪打哪。孔太平没有醉，他只喝了很少几杯酒，看见拐角处有人在偷偷张望，他故意大声说，那好，下午依然是一边休息一边待命，一过六点钟就行动。

下午三点钟，广播喇叭里说离镇委会下班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三点过五分，小赵接待了第一个来交罚款的人。紧接着交罚款的人像穿珍珠一样，一串接一串地来了。交完罚款，他们都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交了罚款以后还会不会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税务所和工商所的人听了很奇怪，他们从没有说过要吊销谁的执照的话。孔太平不让他们将谜底揭穿，他要他们对那些人说，现在个体户太泛滥了，该关的就要关，该管的就要管。这话一点也没有违反国家政策，但从孔太平嘴里说出来时，却有一股子杀气。孔太平说，现在这个时候，当领导的就是要时时透露一点杀气给人看。

孔太平看着小赵的登记表上已有了整整四十个人，抽屉里的现金塞得满满的，脸上立即堆起了笑容。正在开心时，派出所黄所长急匆匆地闯进来。

黄所长腰里吊着一把手枪，见了面就嚷，孔书记，你可不能将我们的油水揩干净了呀。孔太平说，哪里哪里，我们绝对保证只收今天一天，以后的全归你。

黄所长说，你们还会给我以后，不到天黑就会收光的。

孔太平说，不会的，绝对不会。小赵，我们收了多少人的罚款？

小赵心领神会，马上说，才二十多个。

黄所长说，赵主任，你别太小瞧我们的侦察能力了，你们已经收了二十九个人的罚款，正负误差不会超过两人。

孔太平心里吃了一惊，他怕事搞僵，忙说，我们也没料到局势会变化得这么快。

黄所长说，你大书记也别挖苦我们，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枪杆子不能对着人民专政，人民公安是保护人民，不像你们人民政府是管着人民。

孔太平说，都是为党卖命。我看这样，镇里这边就收到现在为止，剩下的都让他们去派出所。

黄所长很干脆地说，不行。

孔太平一见黄所长的态度很强硬，就先拐个弯说，要不这样，剩下的还是你们收，至于我们已经收了的，找个机会，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他这边一软，黄所长就不好再强硬下去，但他要求今晚就开始协商。孔太平想了想，见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好答应他。黄所长一走，孔太平就叫小赵先将现金送到银行里存起来。小赵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一个人不敢去，就叫上小许开车送。他俩刚上车，马达尚在呜呜叫着没有发动起来，办公室

电话铃突然响了。孔太平拿起话筒一听，竟是赵卫东。

赵卫东上午出了大院门，其实并没有回去。孔太平不便问他躲在哪里。赵卫东说，有人给他透露消息，派出所准备派人半路拦劫，将镇里收到的罚款控制在手里，争取分配的主动权。黄所长判断镇委会的人不敢将这笔巨款存放在办公室，一定会在天黑之前送到银行里去，所以他已派人在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附近分别把守着。孔太平心里很恼火，他没料到黄所长竟会这么干。不过他又有点不相信。他将小赵从车上叫下来，让小许开着车出去转了一圈。小许回来说情况真如赵卫东所说，不仅银行门口有派出所的人，就是镇委会大院门口也有一个拿着对讲机的警察在望风。孔太平不由得对赵卫东心生些许谢意来。

他冷静地想了一阵，终于有了对应的办法。首先他亲自给县教委，电视台和县里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副县长打了电话，请他们今晚来西河镇参加一项重要活动。接着又给洪塔山打电话，调他的桑塔纳去接县电视台的记者。然后他让小赵坐上小许的车，到两家银行门口去逛几趟，将黄所长的人从镇委大院门口调开。小赵和小许一动身，大门口的那个警察果然就尾随而去了。接着洪塔山的桑塔纳准时开了进来，洪塔山也随车来了。他还是找孔太平有事。孔太平让老柯去县里将一应人都督促来。

孔太平在等待镇教育站何站长的空隙里，听完洪塔山要说的事。洪塔山的养殖场里，昨天来了几个客户，偏偏甲鱼池旁边的棉花地有人正在打农药。洪塔山怕被客户碰见会有不利因素，影响他们之间产销合同的签订，就亲自去劝那打农药的田细伯稍缓两天再打，结果双方几乎发生了冲突，田细伯差一点用锄头敲碎了洪塔山的头。田细伯是孔太平的亲舅舅。孔太平听了又气又笑，他答应明天抽空去帮助他处理这事。两人分手时，孔太平告诉洪塔山，他写了一个条子，答应给人一些幼甲鱼，希望洪塔山给个方便。洪塔山说得很漂亮，他说只要是孔书记的指示，他绝对百分之百地照吩咐办。

洪塔山刚走，教育站何站长就来了。孔太平非常严肃地先要他用党性来作担保，然后才告诉他，无论他想什么办法，一定要紧急通知全镇各学校校长，晚上八点钟准时赶到镇委会会议室开会，而且必须保密，开会之前不能让消息走漏给外界。何站长有些摸不着头脑，孔太平不肯透露半点信息，只说绝对是不让他们吃亏的事。何站长见模样真的有好处，就使出绝招，站到镇外的人必经之路上，分别告诉一些回到各村的人，让他们给村小学校长捎信，说是有民办教师转正指标下来，要连夜讨论。

从何站长告诉第一个人算起，到最后位校长赶到教育站，总共只用了一个半小时。来得最早的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完小里没有民办教师，但他意识到这个会可能有其他目的，他问何站长时，吓得何站长赶忙摇手叫他别瞎猜免得让自己犯错误。杨校长不管这个，继续追问是不是镇里想用那笔赌博罚款补发教师工资，何站长一方面叫他别再说下去，一方面又回答说这种推测有几分道理，现在的事没有比钱的问题更让人敏感了，何况又是从派出所荷包里掏出来的钱，那敏感程度则更要翻倍了。其他校长来了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校长们争着先要看文件。何站长拿不出来，便随口说到时，县里领导要来亲自传达。校长们到齐后，派出所黄所长也来了。黄所长说自己是来帮一个亲戚开后门的。何站长装模作样地记下了他那亲戚的名字。黄所长忽然问，怎么中学唐校长没来。何站长本是将中学给忘了，他下意识地撒

了一个谎，说中学里没有民办教师，倒是天衣无缝。黄所长走后，何站长越发感到杨校长的推测有道理。八点钟时，他带着一帮校长来到镇里，他一个人悄悄地将这一切都说给了孔太平，并重点申明自己是领会到领导的意图以后，有意不通知中学唐校长与会，免得引起派出所的怀疑。孔太平一点也没有给他面子，反说是画蛇添足，不让唐校长来才让人怀疑。何站长想一想终于悟出道理来，现在哪个会议不是毫不相关的人坐半屋子，来与不来是对会议主题的态度问题。看着何站长灰溜溜地走到一边，孔太平心里又有些感叹，他觉得文人的自作聪明真是又可嫌又可可怜。这时，黄所长带着他的两个副手全副武装地走过来。

孔太平老远就冲着他们笑，并大声说，天气这么热，还这么注重仪表。

黄所长说，我这是向税务所和工商所学来的，有些事情是得用点威慑力量。

孔太平说，要是你威慑到党委和政府头上，那可就要犯大错误哟！

黄所长听出这话的分量来，他不甘示弱地说，要不要我们回去重新打扮一下，再找几个公关小姐陪着来！

孔太平见好就收，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这些作地方领导的还巴不得请两名武装警察站在门口哩，你们一威风，我们也跟着像个英雄形象了

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孔太平趁机将黄所长等三人请进办公室。跟着县教委主任、电视台记者和县委肖副书记都来了。孔太平让记者们先打开摄像机，他一边介绍情况时，他们就可以同时做节目采访了。孔太平开门见山地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他代表全镇五万人民感谢镇派出所自己在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向全镇教育系统捐款人民币十二万元。黄所长一时没反应过来，摄像的强光一照，三个人都有些发呆。肖副书记表扬他们的话，他们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直到孔太平请他们一起到二楼会议室同全镇教育界的代表见面，走出办公室时，室外的凉风一吹，他们才清醒过来。两个副所长借口上厕所，便一去不回。黄所长挨着肖副书记，他不敢走，而且还在聚光灯下，亲手将孔太平交给他的一大提包现金，转交给何站长。在十几位校长的掌声中，黄所长还说了一些堂皇的话语。何站长抱着大提包发表讲话时，黄所长趁人不注意，踢了孔太平一脚。

孔太平没有还手，他小声说，你应该感谢我让你出了名，他们说了，这条新闻可以上省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另外上地区和省的日报一点问题也没有。黄所长说，你不该设下圈套让我钻。

孔太平说，我这也是没办法，镇财政太穷了。

黄所长说，只怕是有些事到时候我也没办法。

捐款仪式一结束，黄所长就走了。这时，校长们已知道民办教师转正通知完全是编造的，惹得他们一个个有喜有忧。喜自然是拖欠的工资可以到手了，忧则是回去没法向民办教师们交代。肖副书记只对结果满意，但对过程提出了批评。孔太平说，如果县里给他们镇一百万，他绝对负责一切都照党章和宪法法律办事。他说正确路线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批评归批评，肖副书记也明白基层干部的难处，他说自己在理论上是绝对不支持这种作法。正经话说完以后，他甚至要孔太平付给他当演员的劳务费。孔太平听到大家都跟着肖副书记喊他孔导演，不由得苦笑几声。

大家一一告辞时，何站长也想走，孔太平叫他先留下。待肖副书记他们都走了，孔太平将何站长叫到办公室，当着老柯和小赵的面，他要何站长

将十二万块钱中分出四万块钱给镇委会。何站长有些不情愿，他觉得教育站将各方情意都领了，不能只得打折的好处。孔太平不说话，只是阴着脸坐在那里。小赵和老柯不停地劝何站长，要体谅孔书记的一片苦心，没有孔书记这破釜沉舟的一招，这拖欠的几个月工资可能再过一年半载也没钱发放。何站长说这钱本来镇里就是要给的，现在名义上给了十二万，可实际上只得到八万，这之间的亏空，教育站实在没办法背负。做了半夜工作，何站长还是不松口，孔太平火了，他指着何站长的鼻子说，老何，你别给面子还不知道要。十二万都给你，你也多得不了一分钱，我要四万自己也不敢都贪污了，就这样定了。就现在，你数出四万给赵主任。说着他一甩椅子到院子里乘凉去了。

他刚坐下，孙萍就将自己的躺椅搬过来。两人相距不远也不近。孙萍告诉他，镇里对今天发生的两件事反响很强烈，群众都说孔书记真有水平，一天时间就将当今最霸道的人和最难缠的人都摆平了。孔太平问孙萍还听说其他情况没有，孙萍说别的没有，就只看见赵卫东赵镇长在街上拦住肖副书记的车，似乎是回县里去了。孔太平心里又有些不爽，赵卫东同肖副书记是高中同学，关系不同一般，两人这一路同车，也不知会说些什么对他不利的話。孔太平犹豫了一阵，到底还是开口问孙萍在地委组织部有没有比较好的关系。他以为孙萍会理解自己的意思，哪知孙萍只说了她有一个校友在组织部当干部科科长后，就没有下文。干部科正好管着孔太平这一类干部的升迁，孔太平对孙萍一下子重视起来。

这时，小赵走过来，说何站长已答应了，但他希望孔书记表个态，在镇里财政收入情况好转以后，采取某种形式给教育站增加四万块钱。孔太平毫不犹豫地说了两个字：没门。过了一会儿，他又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先例不能开，党委和政府不是个体商店可以讨价还价。小赵回屋不久，何站长一个人提着大提包出来了。他有些垂头丧气地同孔太平打了个招呼。孔太平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将他叫住，然后又叫起小赵和老柯过来，他要小赵和老柯护送何站长到银行去，将钱存起来，以免出现意外。何站长苦笑着说，别人抢劫偷盗我都能对付，我只怕你孔书记，大家都以为孔太平要发脾气，谁知他竟哈哈大笑起来。

老柯从银行里回来后，坐在孔太平的竹床上，两人说了一通悄悄话，老柯告诉孔太平，赵卫东这一阵在镇里放风说孔太平要回县里去当商业局长。孔太平心里响了一下。镇委书记去当商业局长，看起来是平调，实际上是降职使用。这种类似的职务一般只给乡镇长，书记则大多是到人事、财税、公检法等要害部门，或者到大委大办去，否则就有问题了。孔太平明白昨晚回来时的冷清场面，一定是这个原因，他没有责怪老柯不及时通风报信，老柯有老柯的难处，与他太亲近了，万一赵卫东当了镇委书记，他的处境会不妙的。他原谅了老柯还因为今晚的气氛已发生了变化，大家公开地说西河镇唯有他孔太平才能镇住，别人都不行。他对后面这句话感到特别舒服。但他心里还是打定主意要找机会让赵卫东出一回丑，杀杀赵卫东身上的那股邪气。他将小赵叫来，问他知不知道赵镇长现在在哪。小赵这次真算见识了孔太平的厉害，他不敢说假话，如实说赵卫东晚上才回去，整个白天赵卫东都在财政所同人下象棋。小赵说赵卫东是担心镇里今天有事万一用得着他，才没有走的。孔太平心里清楚赵卫东是怎么个想法，赵卫东一定是打算出来收拾残局的。他没有将这一点戳穿，他心里在担心赵卫东将财政所控制得太死

了。镇里分工，他管人事干部，赵卫东管财政金融。他在内心作检讨，今后对赵卫东分管的这一块也不能太放任了。

夜深以后，院子里静下来，天上的星星此时格外明亮。孔太平又想小时的河滩乘凉时有人喊狼来了的情节，他觉得如果现在能找到这个人，肯定十分有趣。

半夜过后，孔太平朦朦胧胧地感到有人用什么东西往他身上遮盖着。他以为是孙萍，睁开眼睛一看，是妇联主任。他没有作声，又将眼睛闭上。刚刚睡着，忽然有人将他摇醒了。摇醒他的人是洪塔山。洪塔山也不管他是否完全清醒，急如星火地告诉他，派出所将他的那几个客户抓走了。孔太平迷糊地问为什么抓他们，洪塔山说是因为有几个姑娘陪他们玩。这话让孔太平一下子惊醒了，他翻身坐起来，从头到尾细问了一遍。为了招待那几个客户，洪塔山专门从省城请来几个公关小姐，昨晚没事，哪知今晚派出所突然下了手。养殖场四周围墙上架有电网，派出所的人也做得出来，居然像特务一样剪断电网，从围墙上爬进养殖场，又用麻醉枪将几条大狼狗放倒，顺顺利利地钻进客房里，将那些男男女女光着身子逮走了。洪塔山说他们事先还专门请派出所全体人员吃了一顿，明明白白地请黄所长高抬贵手给企业一条活路，黄所长已答应只要不太出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洪塔山断定他们出尔反尔只是为了报复镇委会和镇政府，因此这事非得由孔太平出面调解不可。

洪塔山的养殖场提供的税收占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时竟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而这几个客户又保证了养殖场销售额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派出所这一招实际上是冲着孔太平的咽喉而来，孔太平身上感到一股凉嗖嗖的寒气在弥漫，转眼之间浑身上下又有了一种火燎火烧的感觉。他朝洪塔山要了一支烟，吸了半截让人恢复冷静。他要洪塔山严格控制此事的知情范围，对养殖场内部的人要把话说绝，谁将此事告诉第二个人，就立即开除出场。对外部的人除了他以外，暂时谁也不要说。而且他估计，派出所那边也不会将此事大肆渲染，甚至有可能同样严格控制此事的知情范围。

洪塔山当即回场处理内部事宜。

孔太平一个人想了好久，才决定将此事扩大到小赵那里。他叫醒小赵并对小赵说这事到他那里应该划上句号，包括镇长暂时都不要让他知道，孔太平带着小赵往派出所走去。

让他们奇怪的是，派出所屋里屋外竟是一片漆黑。他们对着紧闭的大门叫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来开门。孔太平心里窝起一团火又不能发泄出来，他强忍着让小赵别再叫了，干脆回去睡觉，明早再来。

天亮后不久，洪塔山又跑来了，他告诉孔太平，五更里场里值班人员接到一个客户家里打来的电话，那个客户的老婆因为打麻将也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家里要他赶紧回去救人。洪塔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半醒不醒的孔太平就往外走。孔太平生气地摆脱他，说自己总不能连脸也不要吧。他洗脸刷牙时，洪塔山一直在旁边催促着说，我的好书记，你动作快点吧！到派出所的路上，洪塔山将自己如何在场里作的安排，一一对孔太平作了汇报。孔太平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就说他是亡羊补牢。

派出所半掩着的大门，一只肥猪正在拉屎，热腾腾的白气升起老高。孔太平正要吆喝，从门缝里飞出半截砖头，砸在猪身上发出肉孜孜的一声响。大肥猪一下子窜出老远，并且像有绳子牵着一样，从门缝里拖出一个人来。

三人一碰面，孔太平发现他正好是黄所长。

黄所长拿着一把扫帚说，孔书记和洪老板一大早结伴而来，是不是向我们这些穷公安捐赠点什么？

孔太平说，黄所长你也别叫穷，我们不会在你这儿揩油吃早饭，还是让我们进屋去说话吧！

黄所长做一个请的手势。派出所办公室的确有些寒碜，两只破沙发上，几团黑棉絮从窟窿里往外翻着，水泥地面上尽是大坑小坑，办公桌上油漆已经驳落了许多，上面印着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已是残缺不全了。

洪塔山说，黄所长办公条件这样艰苦可不行，什么时候闲了到养殖场去走一走，我送几套办公用品给你们。

黄所长说，洪老板这么慷慨，我却不敢接受，艰苦点好，免得落下个腐败的嫌疑。

黄所长接着说，照我多年办案的经验，无论是当领导的，还是当老板的，如果是主动登我破门槛，一定是有求于我。

孔太平说，黄所长你也别绕弯子了，我们的确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当然，话说回来，你这儿也太森严了，个个腰间都别着一把铁公鸡，好人也还怕枪走火哩。

孔太平使了个眼色，洪塔山忙说，请黄所长高抬贵手，将我那几个客人放了。小弟我还懂得规矩，知道如何感谢你们。

黄所长正色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说我们这儿没有你们的什么客人，就是有客人被逮住了，也会绝对按法律条文办事，要谢你们到北京去对着天安门磕几个响头就行。

洪塔山说，黄所长别戏弄我，我们职工昨晚亲眼看见你的两个副手带人冲进客房里，将那几个人带走的。

黄所长说，这不可能，他们做事不可能不先同我打招呼。公安不同官场和生意场，勾心斗角互不买账。我们这儿是军令如山倒，官大一级压死人，管你没商量！

孔太平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昨晚我就亲自来过，无论怎么叫你们都不开门，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总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吧！

黄所长说，我们借贵处宝地安营扎寨，哪敢得罪你们，昨晚上所里的同志都出去巡夜去了，按规定，家属是不能管公事的，孔书记你也别见怪。我这就去替你们查，看看是否有人搞僭越，有事没有通过我。

黄所长让他们坐一会，自己去去就来。他一走，孔太平和洪塔山就相对骂了一声，妈的！果然，只一小会儿他就转回来了，进门就说，是抓了几个外地人，已搞清楚了，没什么问题，刚刚放了他们。孔太平和洪塔山赶到门口一看，果然有几个男女在往门外走，洪塔山一喜说正是他们。黄所长连声说误会误会，并将他俩一直送出门。孔太平心里觉得奇怪，跨过大门门槛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见派出所的几个人正相对而笑。

洪塔山也没顾得上同孔太平打招呼，连同客户和公关小姐们一起，六七个人挤进桑塔纳里，向养殖场急驰而去。

孔太平刚回到镇委会，小赵就迎上来告诉他，昨天夜里，山里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泥石流，其中一个百来人口的垅子几乎完全被毁，死了九个人，牲畜还没有准确统计，最少也有四十多头。孔太平头皮一下子发麻了，血气阻在那儿，仿佛要涨破头皮。他望了望初露的骄阳，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可山里就是这样，隔着一道山梁，一边暴雨成灾，一边赤地遍野。他让小赵将昨晚扣下来的四万块钱全部拿出来，同时大声吆喝，让镇委会在家的同志作好准备十分钟以后随他出发去救灾。镇里只留小赵一个人上传下达，小赵将四万块钱交给他时，提议火速通知赵镇长回来。孔太平没有同意，他只同意让赵卫东在县里作些联络，尽可能多弄一些救灾物资资金回来。他对小赵说，你告诉赵镇长，三天之内他要是不能搞到五万块钱现金，一万斤粮食，我跟他从此就是仇人。

十分钟以后，全镇的干部都出动了。孔太平带上老柯、孙萍和妇联主任坐上吉普车在头里走了。路过派出所，他让小许停一下车，自己跳下去找到黄所长，要他派两个人去帮助维护治安。黄所长听了情况后，连忙叫全所的人将自备的干粮与治外伤的药全都拿出来交给他，然后骑上那辆旧三轮摩托，亲自往灾区赶。黄所长的做法提醒了孔太平，他让孙萍下车返回去，协助小赵通知镇上各部门单位，轮流做些熟食送到山里，同时动员镇上的人将自家的旧衣旧物捐献出来。

黄所长的三轮摩托拉着警报在前开道，半路上果然见到路旁的河里在涨着浊水。被泥石流袭击过的村庄田野真是不忍目睹，半夜里从家里仓皇逃出来的人们，多数只穿着一条裤衩。失去衣服遮护的女人们全都挤成一团躲在一处小山凹里，高高低低的一声接一声地哭着。男人们望着面目全非的垵子，一声不吭地怔在那里。天上还在下着雨，泥泞在男人女人那半裸的身体上流淌着。孔太平记得垵子附近有所小学，就想将灾民转移到学校里去躲一躲，他淌过齐腰深的泥泞过去看时，才发现学校已被毁得干干净净，就连学校操场边的一棵有八百多年树龄的银杏树，也被连根拔起，滚到很远的一处山崖下。

孔太平他们忙了半天，救灾工作才有点头绪。中午过后，县里的领导赶来了，赵卫东也坐着他们的车子赶回来。一见面赵卫东就说他已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了任务。孔太平免不了要说几句客套话。但他在心里还保持着警惕，赵卫东能在半天之内完成这些钱粮任务，可见他的潜力很大。孔太平让赵卫东仍旧回镇里去组织救灾的后勤保障工作。这时，天已晴了。太阳一出来，气温就急剧升高。孔太平夜里没有休息好，白天里一急一累，外加太阳一烤，早上和中午又没有好好吃东西，他正在指挥别人搭简易棚子时，突然一阵晕眩，人一歪倒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到阴凉地方，早有医生上来给他推了一针葡萄糖。

孔太平醒过来不一会儿，洪塔山匆匆跑来了。孔太平以为洪塔山是来救灾的，一搭腔才知道他还是为了那几个客户嫖妓的事。派出所名义上是将那几个人放了，但还扣着他们的身份证，以及他们的交待材料。他们被放出来时，派出所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说什么。洪塔山推测，可能是要他们拿钱去赎回那些证词证物。

天灾人祸都处理不过来，洪塔山又拿这说不出口的事来烦他，孔太平真有点恼火了，他生气地质问洪塔山说，你是不是还想我去给养殖场当拉皮条的干爹！洪塔山并不示弱，他说你信任我，让我当这全镇财政顶梁柱的头头，我得对你负责，不然企业出了问题，到头来还得你出面收场。

孔太平说，你别拿这个来要挟我，好不好！洪塔山说，我说的是实话，换了赵镇长我还懒得这么跑腿费口舌哩。养殖场不是我的。办垮了我还正好去干个体。

洪塔山说能不能拿钱去贿赂派出所的人，他等着听孔太平的答复，有人挑担子他才敢做，不然恐怕将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洪塔山说着转身跳进淤泥中，帮忙寻找被掩埋的物件。

孔太平清楚自己是绝不能开口表态同意洪塔山这么做，这是原则问题。然而，卡着养殖场脖子的几个客户，实际上也在卡着他的脖子，养殖场一垮，全镇财政一瘫痪，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就终结了。别人以为他还在休息，都不忍来打扰。他一个人苦苦思索了半天，终于觉得有个办法可以一试。他朝洪塔山招三次手，洪塔山才发现。

他告诉洪塔山，天黑之前将那几个客户用车送到这儿来，名义上是找黄所长说情，实际上是要他们触景生情，主动表示爱心善心，先让他们受感动，再让他们自己去感动黄所长，形成一个连环套。洪塔山觉得除此以外别无它法，假如这个连环计成功了，也是最理想的结果。

西河镇虽然山多沟多，毕竟只那么大一个地盘，桑塔纳跑一个来回，也就个把钟头。洪塔山将那几个客户领上山时，孔太平也不失时机地将黄所长叫到身边，借口商议晚上要不要派人巡逻值班。黄所长说为了防止发生万一还是派人顶几夜为好。孔太平正在点头，洪塔山他们走拢来了。几个客户严肃的面孔上都流露着震惊与痛苦。洪塔山正向黄所长说，他们是特地来请求宽恕的。年纪稍大一些的姓马的客户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的事算个屁，是自讨苦吃，这些人才是真正遭孽哟。太多钱我也拿不出来，说话算数，我捐一万块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位姓马的一带头，剩下几个也马上作出表示，大家都是不多也不少，每人捐出一万，他们身上没有带太多的现金，当场一人写了一张欠条给洪塔山，让洪塔山先替他们垫付，他们回去以后马上将钱汇过来。洪塔山与他们的业务关系很密切，信得过他们，所以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孔太平见他们正按自己预计的去做，心里很高兴，自然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并且大声对现场四周的干部群众作了宣布。受了灾的那些人更是热泪盈眶。激动一阵后，大家又回过头来说泥石流，说到最后几乎都是一样的话：他们都听说过泥石流的厉害，可是没想到泥石流这么厉害，简直就像一群饿狼攻击一头瘦牛一样。孔太平抓住时机对黄所长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些人心里也不坏，还算有良知。

黄所长看了他一眼说，孔书记，尽管这一幕戏只有我一个观众，但我还是被感动了，不管怎样，我也得为这些灾民着想啊。

说着话，黄所长取出腰上的对讲机，他先喂喂地联络了几声，然后说，王八案子取消，放他们一马。洪塔山一高兴，当场表示要送一台大哥大给黄所长。几个客户也千恩万谢地说了不少好话，他们最怕这事捅出去在家人面前不好交代。黄所长叫他们到派出所去将身份证拿走，交代材料当面在派出所毁掉。

他们走后，剩下孔太平和黄所长站在树荫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久，黄所长先找到话题，他说搞政治的人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总爱耍些小花样，其实有些事明了说效果反而更好些。孔太平连忙作了一番解释，说自己这样作也是穷怕了，明里是一级政权，可是光有政没有权，有时只好做些违心的事，搞些短期行为，欺下瞒上敲左诈右，不这样日子就没法过。黄所长说，我也对你说点真心话，不是体谅你的难处，这一回非要让你服输不可，只要我咬住养殖场，你孔书记就是有九条命也过不去这一关。孔太平

叹气说，我也说实话，哪个狗日的想赖在书记的位置上不下来。我早就不想干，可人总得争口气，不干了也得有个体面的退法。有人想撵我走，可我偏不走。黄所长说，我知道你指的是谁，是赵卫东，对不对？那小子鬼头鬼脑的，还总想同我套近乎！不是卖乖，我更喜欢你些，哪怕有时是对手，同你干仗很过瘾，输了也痛快，孔太平笑起来，黄所长也跟着笑，笑过之后，孔太平说，到了这一分，我们索性说个明白，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在告洪塔山的状？黄所长说，没有，我们这儿没有，县局有没有我就知道了。孔太平说，你得帮助我探个虚实，查一查到底情况如何，最少让我心里有个底。黄所长说，我可以问出个九分谱，但别的你可不要找我。孔太平说，能这样我就很感谢了。黄所长问他检察院那边查不查，那边可是经济案子。孔太平想了想说不用查，别的问题他可以想法保洪塔山，如果是经济上有问题，保他反不如抓他，免得好好的一个企业被他搞垮了。听他这一说，黄所长当即擂了孔太平一拳，并夸奖孔太平是个清官坯子。他后面的话是在试探，因为百分之百有问题的领导，在下属案发以后，总是想方设法找检察院里的人探听，以判断下属是否将自己牵联进去。孔太平敢于置检察院而不顾，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清白的。孔太平吓了一跳，他没料到黄所长在这种气氛下还在搞侦查，黄所长告诉他，许多案子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不经意中发现并破获的。黄所长问孔太平想不想知道赵卫东的一些个人隐私。孔太平一口谢绝了，他有他的理由，他认为自己同赵卫东实际上是在搞一场政治竞争，知道了隐私就会加以利用，这会导致自己在工作上少花精力，别看一时可以得势，但最终还是不行的，因为别人知道了这一点后会充分作好防范，什么事都有一条暗暗的红线作界限。失去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可怕。黄所长觉得孔太平的这段话里充满了哲学辩证法。

救灾工作搞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灾民总算都安置下来了。资金紧巴巴的，但总算对付过来了。孔太平没有让洪塔山先将客户们的捐款垫付出来，他想着冬天，那时才是真正的困难，得预防着点。那几个客户回去后，怕邮寄出问题，包了一辆出租亲自将钱送过来。孔太平让小赵将钱分文不动地存进银行。

孔太平刚刚松口气，又马上担起心来，因为又到了月半发工资的日子。先是财政所丁所长找他诉苦，说自己无论怎么样努力奔波也只是筹集到全镇工资总数的一半稍多一点。孔太平要他去找分管财政的赵卫东。丁所长去了以后又依旧回来找他，而且是同镇委会的会计一起来的。孔太平摆出一副撒手不管的架式，说自己这个月工资暂时不领，为镇财政分忧。会计提出先将小赵存的那笔救灾款子挪出来用一用，到时候再填进去。孔太平正色说，不许提这笔钱，谁若是动一分，我就撤谁的职，丁所长这时才说，实在不行，可以将养殖场下月应交的款项先收了。孔太平心里早就料到了这一着，他估计这是赵卫东他们私下设计好了的，目的就是想插手进入养殖场。

他不动声色地说，这得看人家企业同不同意，若同意我没意见。

丁所长说，洪塔山那里得孔书记发话才行，别人去了不管用。孔太平愠怒起来，他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好像洪塔山是我的亲信家丁，可我听说你们哪一个去不是在他那里又吃又拿的，一箱阿诗玛一阵子就光了。他站起来大声说，我累了我要休息，现在该轮到我要休息了。

孔太平让小赵通知镇上主要干部到一起开个会。会上他没说什么，只说自己这几天腹部很不舒服，因此打算从明天起休息一阵，顺便检查一下身

体，家里的工作都由赵镇长主持等等。赵卫东没有当面提钱的事，反而说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孔书记，让他安安静静地休养一阵。孔太平从这话里听出一些意思来，但他懒得同他计较。

回到屋里，孔太平独自坐了一会，然后开始将一些必须用品放进手提包里。后来，他清点起口袋和抽屉里的钱，连毛毛票一起，刚好够一百元，钱是少了点，好在是回家，多和少不大要紧。屋子里很热，镇上又停了电，只靠自己用扇子扇风，实在够呛。他想起家里空调的舒适，老婆的温存，儿子的可爱，心里忽然有了几分期盼。这时，表妹田毛毛敲门进来了。几天不见，田毛毛变了模样，颈上多了一条金项链，身上的连衣裙不仅是新款式，而且没有过去的那种皱巴巴的感觉。孔太平多看了几眼，田毛毛就问自己是不是变漂亮了。孔太平则问她，洪塔山是不是已将幼甲鱼按数给她了。田毛毛说，如果不是做成了这笔生意，我能有钱买这些东西吗？她补充说，我现在既不像民办教师也不想当民办教师了。孔太平说，那你想做什么？

田毛毛说，暂时保密，不过我想你到时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孔太平笑一笑，也不追问，他说，你父亲好吗，听说他同养殖场的人干了一仗？想必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田毛毛说，他还是那个样，一天到晚都在那一亩半田里泡着，将棉花种得比我妈妈还漂亮。孔太平说，怎么不说他的棉花种得比你还漂亮？

田毛毛说，他心里是想，可是没能做到。不过他也不敢，他种的棉花若是比我还漂亮，恐怕每株都要变成迷人的妖精。

孔太平说，那也是，光你这小妖精就够他对付了。

田毛毛哧哧地笑起来，她忽然问，表哥，你知道我给幼甲鱼取了什么名字？

孔太平猜不出来。

田毛毛说，它叫迷你王八。

孔太平没听清，随口反问了一句。

田毛毛说，现在小家电等商品不是流行什么迷你型吗，这幼王八也是一种迷你型。

孔太平差一点没将手中的茶杯笑跌落了。田毛毛得意时，那种娇态特别让人喜爱。田毛毛将一只红丝线系着的小玉佛送给孔太平，说是她特意买的，男佩玉女戴金，可以避邪，还搬出贾宝玉作证明。孔太平不敢戴这玉佛，且不说党政干部戴这东西影响不好，单就三十大几的年龄也不合适。田毛毛说干部们之所以老得快，根本原因是心态衰老得太快，总以为成熟是一件好事。孔太平同她讨论这个，转而问那个住医院的民办教师的情况。

听说那人已出了院，并且已领到拖欠几个月的补助工资，孔太平心情更加好起来。

说了一阵闲话，田毛毛突然提出要他帮忙，做做她父亲的工作，她想同家里分开过。

孔太平吃了一惊，直到弄清她的真实目的是想分得那一亩半棉花田的三分之一面积后，他才稍稍宽下心来。孔太平一边问她要分地干什么，一边在心里作出推测。田毛毛不说她的目的所在，孔太平也想不出根由。他不肯表态做舅舅的工作，惹得田毛毛噘着嘴气冲冲地走了。孔太平追到门外留她吃过午饭再走，她连头也不回一下。他开玩笑说，看来自己不是迷你型的表哥。田毛毛这才回一句话，她说孔太平这个表哥是冷血型的。

田毛毛走后，孔太平又到办公室里去转了转，翻翻当天的报纸，发现地区日报上有一篇消息说是西河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然后将孔太平去医院看望教师，千方百计组织资金，将拖欠的教师工资全部补发了等几个例子举出来。孔太平一看文章没有点赵卫东的名就猜出是孙萍写的，因为本县的本镇的业余通讯员，无论何时也不会忘记在每一处都做到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对平衡的。他拿上报纸去找孙萍，孙萍不在，随后他想起孙萍同自己打了招呼，说是回地区领工资去。孔太平让小赵将这张报纸剪下来，贴到会议室里的荣誉栏上去。小赵只将报纸剪下来，但没有上楼去贴。小赵说，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点浆糊刚才已彻底用完了，赵镇长已吩咐，这一段一切办公用品都不许买，一分一厘钱都要用来发干部职工工资。孔太平将自己房间的钥匙扔给小赵，让他开了门去拿自己用剩下的半瓶浆糊。小赵没作声，拿上钥匙赶紧去了。孔太平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待小赵一点意思也没有，他打定主意索性回避个彻彻底底，下午干脆去养殖场看看，再顺便看看舅舅，处理一下舅舅往棉花上打农药的问题。

养殖场占地有一百多亩，大小几十个水泥池子里放养的差不多全是甲鱼，从前这儿规模很小，只能从别人那里买来幼甲鱼自然喂养，两三年才能长到半斤以上，所以养殖场总在亏本。洪塔山来了以后，第一年就建起甲鱼过冬暖房，不让甲鱼冬眠，一只幼甲鱼一年时间就能长到一斤多。养殖场也有了丰厚的利润，接下来洪塔山就动手扩大养殖场规模，并创出了西河镇养殖有限公司这块响当当的牌子。

孔太平悄悄走近养殖场新搞成的甲鱼繁殖池，只见成千上万只幼甲鱼像一朵朵印花一样趴在池边的沙地上，那种娇小玲珑的样子实在有几分可爱，孔太平想着田毛毛给这些小家伙取了个“迷你王八”的名字，一个人忍不住轻轻地笑起来。某一时刻里，他不经意地咳了一声，只见先是近处的“迷你王八”纷纷逃入水中，接着是近处和更远处，默默的骚动过后，印花般的小家伙都不见了，池边只有一带银色的沙滩。

孔太平绕着养殖场围墙墙根慢慢走着，好像是前年，他在年终总结大会上讲过，养殖场是自己的心头肉，他在位一天就决不许别人到养殖场里胡来，他规定镇里的干部进养殖场必须有镇委和政府办公室出具的通行证。这个规定开始执行得很好，后来同赵卫东的磨擦出现以后，他也不愿执行得太认真了，以免矛盾的扩大化。正走着围墙转了一个九十度的急弯，跟着又闻到一股农药味。他紧走几步登上围墙角上的瞭望塔，就在眼皮下面，养殖场围墙呈现出一个“凹”字型，在凹字的凹处是一块长势极好的棉花田，一个老人正背着喷雾器在棉花丛中喷洒着农药。

孔太平叫了声：舅舅！

老人抬头望了望塔棚，又一声不吭地低下头去继续做自己的事。

孔太平又叫了声：舅舅，我是太平！

老人这次连头也没有抬。孔太平知道叫也无益，他走下塔棚，来到养殖场办公室，正好碰见田毛毛在同洪塔山说着什么，孔太平有些不高兴，就问洪塔山怎么带头违反规定，随便放人进来。洪塔山分辨说田毛毛是养殖场的客户，田毛毛也说自己在同洪塔山谈一笔生意。孔太平不准他们之间再搞什么交易了，迷你王八的事只能到此为止。田毛毛说她也不想再做这迷你王八的生意了，她现在同洪塔山谈判的是有偿租借土地的问题。孔太平马上想到那块凸进养殖场的充满农药味的棉花地，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洪塔山说，希望孔书记能支持这项交易，棉花地的问题不解决，万一被客户发现，有可能危及整个养殖场的生存。

田毛毛说，那块凸进来的棉花地正好占整块棉花地的三分之一。

孔太平沉吟了半天才说，这事操作起来一定要慎重，毛毛她父亲人虽好，但涉及到他的土地，恐怕是不会让步的。

田毛毛说，我才不怕他，那地本来就有我一份。

孔太平瞪了她一眼说，你难道不了解土地是你父亲的命根子！

田毛毛说，我就不信他把土地看得比我还重要。

孔太平说，冒这个险我们可要慎重，我看还是将围墙加高几米。

洪塔山说，这个也行不通，田细伯连现在的围墙都要推倒，说是挡了他家棉花地的光和风。

田毛毛说一切都包在她身上。她走后，孔太平有一阵思绪老也集中不起来，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洪塔山以为是屋里太热了，就要引他到客房里去，打开空调凉爽一下，孔太平拒绝了，他婉转地告诉洪塔山，镇里有人在打他的主意，想方设法要从养殖场挖走一砣油，而自己从明天开始休假，镇里又等着钱发工资，没人撑腰时希望他巧妙对付。洪塔山心领神会地说他只有来个三十六计走为高，出去躲它一阵再回来。孔太平没有说这样做妥不妥，只说没事时，洪塔山可以到县城他家里坐一坐，接下来孔太平问起那几个客户的情况，洪塔山回答说那个姓马的昨晚还给他打了个电话，并且还让转告对孔书记的问候。孔太平知道他这是卖乖，却不戳穿他。依然接着客户的话题问洪塔山对那些人的作法怎么看。洪塔山狡黠地回答，他没有看法。孔太平本想提醒一下他，让他各方面都收敛一点，特别要注意别撞在公安局那伙人的枪口上，见洪塔山有意不正面回答，自己也就不想说了。隔了一阵，他还是放心不下，就换了一个方式，他告诉洪塔山，自己有意让他当上县人大代表，并且争取当上省人大代表，现在的关键是这一段时间里不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抹屎。若是又脏又臭了，那他就无法提名他当候选人。洪塔山赶紧表态说一定要管好自己。

孔太平又叮嘱了一些话，便起身往外走。洪塔山将他送到养殖场大门口后，人已转了身，又回头对孔太平说，镇里的司机小许，似乎有些同他的司机过不去，总是将吉普车拦在路当中，不让他们的桑塔纳舒舒服服地走。洪塔山说开始他那司机同他说时他还不大相信，但是前天傍晚，他坐在车上时正好遇上了。小许的车故意在旁边慢慢地挤他们，弄得桑塔纳差一点掉到路旁的小河里去了。孔太平知道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他还是说回去后问一问小许，看看到底是他的车出了毛病还是人出了毛病，再作处理。

田毛毛家在宋家堰村的边上，三户人家共着一个屋基场。田毛毛知道孔太平要来家里，早就在门口守候着。他进屋时，舅舅正在后门处用水冲洗着脑袋，屋里有一股农药味。孔太平开玩笑说是田毛毛身上化妆品的香气。舅妈泡了一杯茶端上来，田毛毛要孔太平别喝这烫人的茶，自己进房拿了一杯凉茶给他。孔太平笑一笑，放下凉茶，拿起热茶呷了一口。田毛毛不高兴，说他也守着老规矩、一点开拓思想也没有，这热的天，放着凉茶不喝，而去喝热茶，真是自找苦吃。舅舅走过来，找了张凳子坐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没有过滤嘴的香烟，自顾自地抽起来。

屋子里忽然沉静下来。孔太平赶紧主动开口问，棉花长势很好吧！舅舅磕了一下烟灰说，不怎么样。孔太平说，能这样已经够不错了。舅舅不高

兴地说，你不要当干部当修了，同前几年比起来，这棉花要逊好几分，连自己都不敢看，看了觉得自己可耻。他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孔太平说，大外甥，你能不能让洪塔山将那些白水池子都拆了？孔太平说，为什么呢，全镇上的人都指望靠它发家致富。舅舅说，你这话不对，我就不指望它。舅妈插嘴说，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国王，什么事都要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舅舅不作声了，低头吸烟的模样让孔太平看了后，心中生出许多感慨来。他说，舅妈，不要紧，我就是想多听听舅舅的想法。舅舅将一支烟抽完后，站起来，拿上一把锄头，帽子也没戴便往门外走。舅妈说，太阳这么毒，你光着头去哪？她没有等到回答。孔太平说，我同舅舅一起出去走走。

屋外热浪逼人，太阳照在地上反射出许多弯弯扭扭的光线，就像是白日里燃在野外的火苗。舅舅在前面缓缓地走着。一只狗趴在屋檐下懒洋洋地看了他们一眼，连叫也不愿叫一声。几头牛在一片小树林里无力地垂着头，偶尔用尾巴抽打一下身上的虻虫，发出一声声响来，却一点也不惊人。炎夏的午后乡村，比半夜还安静，半夜里可以听见星星在微风中唱歌，可以听见悠远的历史，在用动人和吓人的两种语调，交叉着或者混杂着讲述着一代代人的过去故事。骄阳之下，淳厚的乡土在沉默中进行一种积蓄。孔太平跟着舅舅走过一垄垄庄稼时，心里都是一种无语的状态，两个人终于来到了棉花地前。

舅舅问，你怕农药吗？

孔太平说，不怕！

棉花叶子被太阳晒蔫了，白的花朵和红的花朵也都变得软绵绵的，垂着花瓣，颇像女孩子那丝绸裙子的裙边。

孔太平问，这地能产多少棉花？

舅舅说，从来没有少过两百斤。

孔太平心里一算帐，也就两千几百来块钱，他正要说明种棉花比养甲鱼收入低得太多了，舅舅指着养殖场的围墙说，那是洪塔山，将这么大一片良田熟地全毁了，也将这儿的好男好女给毁了。过去村里一个二流子也没有，现在遍地都是游手好闲的人，等着天上掉面粉，下牛奶。他还想要我这块田，没门。

孔太平说，有些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舅舅说，吃喝玩乐也是分工分的吗？我虽未出门，可心里明白，这围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大外甥，别看洪塔山现在给你赚了多少钱，可你的江山将全被他毁掉。

孔太平说，我哪来什么江山。

舅舅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在大河里乘凉时，半夜里有人喊狼来了的情形吗？

孔太平说，记得，可我不知道那人是谁。

舅舅说，还有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洪塔山。洪塔山自己成了狼。

孔太平怎么想也觉得不像。

舅舅说，人是从小看大，小时候大人都说洪塔山不是块正经材料。

孔太平说，大人们说过我吗？

舅舅说，说过，说你能当个好官，可就是路途多灾多难。

孔太平轻轻一笑。这时，从旁边的稻田里爬起来一只大甲鱼。舅舅上

前一脚将其踩住。然后用手捉住，看也不看一挥臂就扔到围墙那边去了。跟着一声水响传了过来。

孔太平说，这儿经常有甲鱼？

舅舅说，这畜牲厉害，那么高的围墙，它也能爬过来。叫它王八可真没错，过去除非病急了，医生要用王八做药，人才吃它，不然会遭到大家耻笑的。没料到世事颠倒得这么快，王八上了正席，养的人当它是宝贝，吃的人也当它是宝贝。

孔太平说，事物总是在变化。

舅舅拍拍胸脯说，这儿不能变。

这时，围墙 liao 望塔上出现一个人，大声问谁往水池里扔东西了。舅舅没有好气地说，是我，我往水池里扔一瓶农药。孔太平听了忙解释说是一只甲鱼跑出来，被发现后扔了回去。那个人认出孔太平，客气地招呼两句又隐到围墙后面去了。舅舅说这围墙里的那些家伙，总将周围村子里的人当贼，其实他们自己是强盗，将最好的土地强买强要去了。舅舅自豪地声称，他们那套在自己身上是行不通的。

孔太平还在想着那个喊狼来了的少年，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怎么现在无人喊狼来了呢？

舅舅在自家田地里摸索了一下午，孔太平不能从头到尾地陪他，他在四点半钟左右就离开了舅舅，太阳太厉害了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孔太平在舅舅家等了四十多分钟，为的是等出门到朋友那里借一本有关美容化妆的杂志的田毛毛，他在舅妈不在场时，郑重地提醒田毛毛，如果她执意将棉花地的三分之一转给洪塔山，很有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父亲，田毛毛还是不相信，她要孔太平别夸大其词吓唬她。

天黑后，小许开车送他回县城休假，一出镇子，那辆桑塔纳就从背后追上来，鸣着喇叭想超车，小许占住道死也不让。孔太平只当不知道，仿佛在一心一意地听着录音机放出来的歌声。压了二十来分钟，桑塔纳干脆停下不走了。小许骂了一句脏话，一加油门，开着车飞驰起来。这时，孔太平才问小许为什么同养殖场的司机过不去。小许振振有词地说他这是替镇领导打江山树威信。孔太平要他还是小心点为好，开着车不比空手走路，一赌气就容易出问题。他心里却认同小许这么做，有些人不经常敲一敲压一压，他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几钱，腰里别一只猪尿泡就以为可以几步登天了。车进县城以后，小许主动说，只要不忙他可以隔天来县城看看，顺便汇报一下别人不会汇报的事，孔太平不置可否，叫他自己看着办。

孔太平进屋后，老婆、儿子自然免不了一番惊喜。随后，一家三口早早开着空调睡了。儿子想同孔太平说话，却被他妈妈哄着闭上了眼睛。儿子睡着以后，孔太平才同老婆抱作一团，美滋滋地亲热了半个钟头。事情过后，孔太平仰在床上做了一个大字，任凭老婆怎么用湿毛巾在他身上揩呀擦的。接着老婆将半边身子压在他身上，说起自己在西河镇发生了泥石流后，心里不知有多担心，她说她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当年到云南去支边，遇上了泥石流。同行的五台汽车，有四台被泥石流碾得粉碎，车上的一百多人都死了，连一具尸体也没找到。孔太平听说老婆每天都打电话到镇委办公室去问，同时又不让小赵告诉他，心里一时感动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她身上抚摸起来，心里又有些冲动的意思。不料老婆话题一转，忽然问起镇里是不是有一个从地区下来的年轻姑娘。孔太平就烦她像个克格勃一样，想将自己的什么事都

查清楚。他一推老婆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一翻身，不一会儿就真的睡着了。

孔太平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才醒，睁开眼睛时，见老婆正坐在自己身边，他以为自己只迷糊了一阵，听老婆说儿子已上学去了，连忙爬起来拉开窗帘一看，外面果然是红日高照。孔太平自己睡得香，老婆却一直在担心，怕他睡出毛病，连班也不敢上，请了假在屋里守着。他瞅着老婆笑了一阵，忽然一弯腰将她抱到床上，飞快地将她的衣服脱了个干干净净。

恩爱一场，再吃点东西，就到了十一点，孔太平也懒得出门了，索性开了空调坐在屋里信手翻着老婆喜欢看的那堆闲书。吃过中午饭，孔太平又开始睡午觉，他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半才爬起来，一个人在屋里说，总在盼睡觉，今天算是过了一个足瘾。傍晚，孔太平在院子里捅炉子，住楼上的邻居同他搭话。邻居说，从昨晚到今天，他们总感到这屋里有个男人，却又不露脸，还以为是什么不光彩的人来了哩，孔太平的老婆笑嘻嘻地将邻居骂了几句，孔太平则说现在找情人挺时髦，不找的人才不光彩哩。这话别人没听进去，老婆却听进去了，晚饭没吃两口，就撂下筷子坐到沙发一个人。

孔太平一个人喝了两瓶啤酒，趁着儿子在专心看动画片，他对老婆说，如果她总是这么神经过敏，他马上就回镇上去。这一招很灵，老婆马上找机会笑了一阵，接着又里里外外忙开了。

孙太平看完中央台、省台和县台的新闻节目后，换上皮鞋正要出门到县里几个头头家走一走，电话铃响了。孔太平以为是镇委会哪一位打来的，一接电话才知道是派出所黄所长。

黄所长说，你托我问的那件事，我已问过，的确是存在的。

孔太平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他连问了两声什么后，才记起自己托他问的是洪塔山的事。他问，具体情况如何？

黄所长说，其他该要的东西都有了，只是还没有立项。

孔太平见黄所长将立案说成是立项，马上意识到他现在说话不方便。他问，果然黄所长是在公安局门房给他打电话。孔太平约黄所长上家里来谈，十几分钟后，黄所长骑着摩托车赶来了。进屋后，免不了要同孔太平的老婆说笑几句。孔太平叮嘱老婆不要进屋，他们有要事要谈。

黄所长告诉孔太平，有人联名写信检举洪塔山，借跑业务为名，经常在外面用公款嫖妓，光是在县城里，那几个在公安局挂了号的暗娼，洪塔山都同她们睡过。告状信上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写得清清楚楚。黄所长翻看了全部材料，那上面有的连住旅店宾馆的发票复印件都有。看样子这几个联名告状的人大有来头，不然的话，得不到这些材料。孔太平听黄所长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镇上一一些普通的干部职工，因为种种原因同洪塔山发生了冲突，所以一直想将洪塔山整倒。但是他们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以至能弄成这么完整的材料，只要一立案，洪塔山必定在劫难逃。孔太平听到黄所长说那住宿发票复印件上，有“同意报销”几个字，很明显是从养殖场帐本上弄下来的。他马上联想到财政所，只有他们的人在搞财务检查时，才可能接触到这些已做好帐的发票。

黄所长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将那些检举信从档案中拿出来毁了。”不过这种事他不能做，他是执法者，万一暴露了，自己吃不消。他建议这事让地委工作组的孙萍来做，因为她同管理这些检举信的小马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接着黄所长又帮他分析谁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他断定必是赵卫东无疑。

因为现在几乎每个在生意场上走的人，都有过这种黄色经历，镇上几个小企业的头头，甚至半公开地同妓女往来，可除了家里吵闹之外，从来没有人去揭发他们，主要是他们倒了无人能得到好处。洪塔山不一样，养殖场实际上在控制着西河镇的经济命脉，谁得到它谁可以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孔太平觉得黄所长言之有理，赵卫东管财政而不能插手养殖场，权利就减去了一半。按照赵卫东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而且这种作派也的确像是他惯用的手法。

说着话，黄所长长叹了一口气，他说，下午我去翻档案，见到的一些检举信上的情况真是让人惊心动魄，洪塔山这样的企业家在那些人当中还可以评上先进和模范，可这些案子都被封存了，领导上发了话，公安局若将所有被检举的经理厂长都抓起来，那自己就得关上门到街上去摆摊糊口。他接着说现在的景象很像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

孔太平说，你怎么改行研究起政治经济学来了？黄所长说，哪里，是小马这么对我说的。太平问，你刚才说那些厂长经理的案子都被封起来了？黄所长说，话是这么说，但总得来它几下敲山震虎，同时也可以缓一缓老百姓心中的怨气。孔太平说，这就对了，谁撞在枪口上谁就算倒霉。是不是？黄所长点点头。他起身告辞时，一连看了几眼那嗡嗡作响的空调，并说，这东西真比老婆还让人觉得亲热。两人笑起来，站在门口握了握手。孔太平一进屋就见老婆在那里抹眼泪，一问才知道老婆以为犯了什么法，才约黄所长来密谈的，老婆说他若是犯的经济案，她可以帮他退赔，银行待遇不错，她偷偷存了近八万块钱。若是男女作风问题，她可是要离婚的。孔太平安慰了她一番，她还不相信。

惹得孔太平生气了，他说，夫妻几年，未必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经济上家里沾没沾别人的光你应该最清楚，作风上怎么说你也不信，我发个誓，若是在外有别的女人，那东西进去多少烂多少，老婆一下子破涕为笑，还嗔怪他一张臭嘴只会损自己。

孔太平给洪塔山打电话，洪塔山不在家。孔太平告诉他妻子，明天一早将桑塔纳派到县城来，并让司机带足差旅费，他要到地区去一趟，同时他要求对自己的行踪严格保密。

打完电话，孔太平出门转了一圈，得到不少消息。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县里已正式将自己同东河镇的段书记一起列为下一届县委班子的候选人，可实际空缺只有一个，因此竞争会很激烈。二是赵卫东今天在县财政局活动了一整天，最后搞到一笔五万元的财政周转金，拿回镇里去发工资。这两点都让他心绪难宁。首先镇里拿了县里的周转金，这是用于生产的，既要计算资金利用率，又要按时偿还，用它来发工资实际上是寅吃卯粮，现在不饿肚皮将来饿得更狠。可是别人不管这个，他们只管十五号来领钱，担心着急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其次是那没有把握的候选人资格，他很明白在人缘关系上自己远不如东河镇的段书记，段书记非常精明，在省地组织部门都有比较铁的关系户。回屋后，他第一句话就问镇上是否有电话来，听说没有，他地心里很不踏实，几次手都摸着了电话话筒又缩了回来。不仅是镇里，就是洪塔山也不见回电话。他第一次觉得有些心虚，同时他又不相信赵卫东一天之内就能扭转乾坤。

孔太平很晚没睡着，很早就醒来。正在刷牙，外面汽车喇叭响了两下。他以为是桑塔纳到了，开门一看却是小许的吉普。小许问他有事要他办没有，

孔太平想了想说暂时没有。他本来要小许吃早饭以后再来看看，他担心养殖场的桑塔纳不会准时来或者根本不来，一转念又决定如果洪塔山胆敢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他就让其尝尝监狱的滋味。

孔太平要小许这几天在镇里守着点，赵卫东要车也别老不给他面子，小许应声走了。小许走后不一会，桑塔纳真的来了。

一上车，司机就告诉他钱带得很足，并说是洪塔山亲口说的数字。孔太平问洪塔山昨晚干什么去了，司机说洪塔山找赵镇长有事。孔太平一下子来了火，但忍着问那是为什么事。司机不知道，他随手拿出一只大哥大，说是洪塔山让他带给孔书记的，机器已办了全国漫游，走到哪儿都可以打电话。孔太平拿过大哥大，反复把玩一阵，心情渐渐好起来。车出了县城，他问司机来时碰见小许的车没有，司机说碰见了，但他不愿意小许的眼，远远地拐进一条小巷，绕道而行。孔太平说他们都是小心眼。

桑塔纳跑得很快，半路上，孔太平给地区、团委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孙萍不在。他说了自己的身份后，请团委办公室的人通知一下孙萍让她在办公室等候，他有急事。十点钟不到，车子就驶进了地委大院。孔太平是第一次越级来到上级首脑机关、一进那气势很压人的办公大楼时，腿竟有些发飘，他在找到团委办公室之前，先看到组织部办公室，一溜七八间屋坐着的全是一些二十郎当几岁的年轻人，他一想到多少基层干部的前途都由这样一些涉世不深的大孩子来掌握，心里不由得感到几分可悲。

孙萍不在办公室。这让孔太平感到有些束手无策。本来可以马上回到车上，但他在楼里多呆了一会，才出来。司机不知道他这段时间几乎都蹲在卫生间里，他对司机说组织部一个部长约他下午再来，现在他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

地委办的宾馆就在地委大院旁边，登记了一个双人间后，孔太平说自己去看一个朋友，如果十二点没回来，那就是有事缠住，司机可以自便。其实，孔太平是去找孙萍的住处，找了好久总算找着了，门口晾着孔太平看熟了的衣服，却不见人。他给孙萍留了个纸条，让孙萍回来以后到宾馆来找他。这时，十二点钟快到了，孔太平上街找了一处小饭馆要了一碗肉丝面和一瓶啤酒，三下两下就吃下去，他不想这么快就回去，街上太热没法呆，他干脆花五元钱买了一张票，进到一家门口写有冷气开放的镭射影厅看起电影来。他没想到自己碰上了一部三级片，尽管很刺激，但他一直忐忑不安生怕万一被人认出回去不好交差。熬到散场时，他赶紧抢在头里第一个离开。出了门，他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朝与宾馆相反的方向走了几站路。然后站在街边给宾馆打电话，说是几个朋友将他灌醉了，要司机到他说的地方来接他。司机开着车来后，他一头歪进后座，做出一副醉酒的模样躺倒在座椅上。回到宾馆，他趴在床上，吩咐司机四点钟喊醒他。司机果然在三点五十分叫喊起来，孔太平翻身起床，慌忙不迭地梳理一番，然后仅从提包里拿出一只小文件包，夹在腋下，匆匆出了门。

孙萍依然没去办公室，住处门上的纸条也原封未动地粘在那儿。

孔太平从没遇到这样的冷待，心里难受极了。刚巧这时他看见东河镇的段书记从一辆车子里下来，拎着一只大包，朝比孙萍的住房好许多的那片小楼走去。孔太平躲在密密的灌木篱墙后面，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看见老段空着手从那小楼群方向走回来，孔太平怔了好久，他慢慢地走着，觉得自己挺悲哀，费尽心机玩些小花样，目的只是骗司机，不想让司机小瞧自己，

说自己没门路，来地区后鬼都不理。人家姓段的玩得多潇洒，大明大白，昂首挺胸，谁也不怕。走出宿舍区，孔太平又碰见老段的的车停在办公楼旁。

他等了几分钟，便看见一群人拥着老段从办公楼走出来，亲亲热热地送老段上车，老段与他们握手都握了两三遍，那些人一个个都在留他住一晚上，老段说他只有一天时间，时间长了，家里说不定会闹政变。老段走后，孔太平垂头丧气地回到宾馆。司机问他怎么了，他一惊后醒悟过来忙说是中午的酒还没醒。为了表示喜悦，他打开电视机的音乐频道，随着那些歌星唱起歌来。

晚饭他们是一起吃的。司机说孔太平有喜事临门，应该要个包房，自己庆祝一下。孔太平不肯，就在宾馆买了两张普通进餐票，进了普通餐厅。菜饭刚上来，门口忽地涌进四个姑娘，打头的正是孙萍。孔太平激动地叫起来，孙萍一看也有些惊喜。两人说了几句闲话。孙萍说她手上有些多余的会议餐票，今天没事就约了几个朋友来这儿吃饭。

孔太平一时高兴，就说今天我请客，找个包房好好聚一聚。孙萍她们也不谦让，很熟悉地挑了一间叫梅苑的包房。大家边吃边唱，孔太平不会唱卡拉OK、在一旁专门听。那司机却唱得很好，转眼间就同每个姑娘联手来一曲对唱。孔太平瞅空问孙萍忙不忙，想不想就他的车去西河镇。孙萍说，要走她只能在后天走，孔太平连忙答应他可以等她一天。

孔太平不敢直截了当地请孙萍出马，他怕孙萍一口拒绝，准备到了县里以后再跟她挑明。

这顿饭花了一千多块钱，孔太平心情好，也不怎么心疼钱了。他原以为孙萍晚上要好好陪陪自己，哪知孙萍吃了饭就要走，一点也不像在镇上时那种总想往自己身边靠的样子。好在孔太平不大计较这点，他们约好明天晚上在宾馆房间里碰一下头，确定后天出发的时间。

第二天，孔太平让司机整天自由支配，走亲戚会朋友都可以，只要晚上早点回来睡觉就行。他说自己要写一个报告，是地委组织部要的，今天必须交给他们。司机走后，他一个人关在房间哪儿也没有去，看了一整天电视，闲得无聊时，他用那只大哥大给家里打电话，同老婆、儿子聊天。他一个人也懒得去外面吃饭，就在宾馆小卖部里买了些方便面，火腿肠和啤酒等，在房间里对付了两餐。晚上八点钟司机才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孙萍来了，大家说好明天吃过早饭就出发。孙萍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要走。她走后，司机有些不满意，说孙萍在下面当工作组时，乖得像个媳妇，一回到上面就变成了冷眼看人的阔太太。孔太平替孙萍解释，说她本来有些安排，譬如请他们去跳舞、逛街，都被他推辞掉了，他说乡下干部不能学上这些东西，学上了就更不安心在基层为普通百姓做实事。前面那些话是他现编的，后面的却是真心话。

孙萍一到县城便又变回来了，一举一动都乖巧可人。孔太平安排她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下，她一进房间，脸也没洗就说自己忘了一件事，她本来应该带孔太平到组织部去见见那个当干部科长的熟人的，哪知一忙人就糊涂了。孔太平心知是怎么回事，但他不便计较，一边说这事来日方长，一边将这次去地区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孙萍。孙萍想了一会说自己先洗个脸。她在卫生间足足呆了二十分钟才出来，也许是化过妆，那笑容显得更加动人。

孙萍笑眯眯地说，孔书记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谈交换条件，其实我早就有在基层入党的愿望和要求，只是怕自己条件不够才一直没有向你表露出

来。

孔太平沉吟了一阵说，派下来当工作组的同志，能不能在下面入党，这事还没有过先例，可能得研究一下。

孙萍说，说真心话，如果是别人，孔书记开了口，我不会有二话。可是对洪塔山我实在不想帮他。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向你汇报，今年年初时，你派我同养殖场的

几个人一起到南方出差，一路上洪塔山就反复说这次要我当他们的公关小姐，并说只要生意做好了，他给我从头到脚都按现代化标准进行包装。我开始以为他只是说说笑笑，谁知一到深圳他就来了真，深更半夜要我同他的一个客户到游泳池去游泳，气得我差一点当着客户的面甩他一耳光。当时我的确是为镇里的利益着想，只是推说身体不适例假来了，委婉地回绝他。我后来越想越气，无论怎样，我是地委派下来帮忙工作的干部，洪塔山怎么可以如此狗眼看人哩。

孔太平记得自己似乎隐约听洪塔山说过，孙萍差一点当了他的公关小姐，他当时没有追问，现在也顾不上了。他说，无论怎样，小孙你得从我们西河镇大局去看，洪塔山是有不少坏毛病，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开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说实话，这事到现在我还瞒着洪塔山，将来我也不想让他知道，免得他认为现在的党委政府都是围着他转，离了他就不行，因此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从这个道理上讲，你不是帮他，而是在帮我，稍作点夸张说，是在帮助西河镇的全体干部和人民。

孙萍说，我也说点心里话，尽管现在许多人把入党看得很淡，可在地委机关不入党就矮人一头，提职评奖都轮不上，可是机关里年轻人多，等排队轮上你时，人都快老了，那时再进档，当个科长、副科长有什么意思。所以下来帮忙工作的人都想在回去之前能在基层将党入了。不然，基层又苦又累，谁愿意下来。

孔太平突然意识到，自己前天在地委大楼见到组织部那帮年轻人时产生的一种蔑视意识是完全错了，连孙萍这样的女孩都有如此成熟老到的政治远见，那些人想必会更厉害。

孙萍继续说，这事也不是没有先例，同我一同下到邻县的那些年轻人中，已有三个人在火线入党了。

孔太平咬咬牙，终于答应了孙萍，但他提出孙萍自己必须拿出一两件说得过去的事迹。孙萍脱口说出可以用自己在抢救泥石流造成的灾害活动中的表现做理由。孔太平差一点被这话镇住了，他实在佩服孙萍敢于说这种话的勇气。孙萍说她在救灾现场被碎玻璃割破脚掌，那件刚买的新裙子也被树刺拉破了。不管怎样，救灾过程中有她，这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找公安局的小马是孙萍一个人去的，孔太平从司机那里拿了一千块钱给她做活动经费，孙萍没有要，她说小马不是那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人，小马一向只看重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和真情，四者皆能降服他。趁孙萍去公安局时，孔太平回家去了一趟。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屋子里有几分零乱，这同老婆一贯爱整洁的习惯有些相悖。他便猜测是不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才让她变得手忙脚乱连屋子也顾不上收拾。他进到里屋，果然看见桌头柜上放着一张字条。老婆写道：你舅舅被恶狗咬伤，住在镇医院里，我去看看，下午赶回来。孔太平有些吃

惊，他隐约感到那恶狗可能就是养殖场养的那些大狼狗。

孔太平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拨镇上自己房里的电话号码，电话没人接。他又给黄所长打电话。他想既是恶狗伤人，派出所一定会知道原因的。果然，黄所长告诉他，的确是洪塔山养的大狼狗咬伤了田细伯，起因是为了那块棉花地的归属问题。具体细节还没搞清楚，但赵卫东已叫人将洪塔山扭送到派出所，收押在案了。黄所长说，他已看出一些端倪，这个事件的幕后人物是赵卫东，因为他听见田细伯骂出的那些难听的话语中，提到洪塔山勾结买通赵卫东想强行夺走他的土地。

孔太平刚同黄所长通完电话，孙萍就将电话打进来，要孔太平赶紧回招待所。孔太平锁上家门回到招待所，孙萍见面劈头盖脑就是一句：土别三日，真是刮目相看。孙萍说小马曾经是那么单纯的一个小伙子，过去还每星期写一首诗，可现在开口要钱连结巴也不打一个，舌头打一个翻就要五百。孔太平将孙萍方才没有要的一千块钱都给了她。孙萍只要一半，孔太平让她拿着备用。他有一种预感，孙萍再去时小马可能要加码。果然，孙萍再次回来，进门就很文雅的骂了一句小马，说他一日三变，刚说好五百，回头又要翻一番。孙萍说小马又新提出洪塔山刚在西河镇犯了案，所以这检举信就更加重要了。孔太平相信孙萍没有从中鲸吞，因为洪塔山刚刚犯案的事是不可能瞎编的。花了钱将心病去掉，怎么说也是值得的。孙萍告诉他，那些有关洪塔山的检举信及材料，小马都当着面烧毁了。小马问是谁请她出马的，孙萍没有告诉他真相，而说是洪塔山自己请的她。

孔太平无心陪孙萍，正好孙萍说她已有安排，不用任何人陪，县里有她三个同学，他们要聚一聚。回到屋里，孔太平一直盼着电话铃响，他急于了解舅舅被咬伤的情况，却又不想丢身份打电话到镇委会去问，因为这样的事，下面的人总是应该主动及时地向自己汇报的。等到下午三点半，镇里还无人打电话给他，倒是小许敲门进来了。小许一坐下就告诉他恶狗咬人的事情。

原来洪塔山这几天一直瞒着孔太平在同田毛毛办那棉花地转让手续。因为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和集体，这事必须通过村里，村里知道田细伯视土地如生命怕闹出事，就推到镇上。那天晚上孔太平打电话找不着洪塔山时，洪塔山正在同赵卫东谈这棉花地的事。赵卫东一反常态，不仅支持而且非常积极，第二天就亲自到养殖场去敲定这事，村里的干部也来了，但村干部当中不知是谁偷偷向田细伯透露消息，田毛毛回家偷土地使用证时，被田细伯当场捉住，狠狠打了一顿，并搜出一份转让合同书来。田细伯拿上这合同书闯了几次养殖场的大门都被门卫拦住了。天黑以后，洪塔山牵着一只大狼狗在镇上散步时，被田细伯看见，他扑上去找洪塔山拼命。洪塔山挨了田细伯两拳头，但洪塔山牵着的那只大狼狗，只一口就将田细伯手臂上的肉撕下来一大块。事发之后，赵卫东翻脸不认人，指挥一些围观的人将狼狗当场打死，并将死狗和洪塔山一起送到派出所关起来了。另一方面，赵卫东又委派小赵代理养殖场经理职务，同时还让田毛毛协助小赵管理养殖场。在土地转让合同书中本来就有这一条，由田毛毛出任养殖场办公室主任。田毛毛正是在洪塔山许诺之后，才这么积极地要来分棉花地，想带着自己的那份土地进养殖场工作。

小许说的这些情况，完全出乎孔太平的意料之外，洪塔山瞒着他搞的这些更让他气愤。田毛毛一直想进养殖场，但他从内心里不愿这个表妹同洪

塔山一起工作，所以他一直没有同意。他这才明白田毛毛那天说自己马上就有个让他意料不到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些。他特别想不通的是赵卫东这么安排田毛毛是出于什么目的。让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去管理养殖场，哪怕只是协助也会让大家不相信赵卫东作为镇长的决策能力。

小许走后，孔太平决定给镇里打个电话，他要让那些人重新体会一下自己。他拨通镇里电话后，只对接电话的小赵说如果看到他老婆就让她马上回家来。说完这话他就将电话挂了，他很清楚老婆这时肯定已在回县城的末班车上。他知道小赵马上就会将电话打过来。果然，一分钟不到，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话筒听见小赵在那边问是孔书记吗。他将话筒放在一边，随手用遥控器将电视机打开。小赵不停地问是孔书记吗，他不回话也不压上话筒，他要等足十分钟，连一秒钟也不肯少。十分钟后，他用一个指头敲了一下压簧，话筒里立即传出一声声的嘟嘟声来。

天黑之前，老婆回来了。她说的情况同小许说的差不多，另外还说舅舅同田毛毛断绝了父女关系。他估计小赵他们晚上可能要赶过来，便故意出去不见他们。他对老婆说，自己在十点半钟左右回来，小赵来了先不用催他们，等过了十点钟再找个理由让他们走。老婆心领神会地说，她到时就说孔太平事先打了招呼，若是十点钟没回就不会回来。

孔太平在第一个要去的人家坐了一阵后，出来时一眼看见孙萍同一个穿警服的小伙子在街边的林荫树下慢慢地散步，不时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小动作与小表情。孔太平不声不响地观察了一阵，他忽然觉得如果孙萍旁边的小伙子就是小马，那他是绝对不会开口朝孙萍索贿，破坏自己在一个漂亮女孩心目中的形象的。孔太平自己也不愿想下去，他同样不愿一个漂亮女孩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破坏。

小赵他们果然来了。孔太平没有估计到的是，同行中还有赵卫东。他甚至有点后悔，自己的这些小伎俩有些过分了。老婆对他说，赵卫东在屋里坐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用了四次向孔书记汇报工作这类词语。按惯例，镇长是不能用这种词语的，赵卫东破例这一用，竟让孔太平平生出几分感动。躺在床上，他默默想了一阵，觉得自己还是提前结束休假为好，赵卫东没有明说，但他这行动本身就清楚表示了那层意思。他开口同老婆说了以后，老婆开始坚决不同意。他细心地解释了半天，老婆终于伸出手在他身上抚摸起来。见她默认了，他也迎合着将手放到她的胸脯上。

孔太平和孙萍坐着桑塔纳一进院子，小赵就迎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检讨。随后便是赵卫东将这几天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孔太平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直到听完了，他才说了一句话。他说，暂时就按赵镇长的意思办吧。这话明显是专指养殖场的情况。随后，他布置小赵，通知镇里有关领导和单位，开展一次抗灾救灾的评比表彰活动。

孔太平先到医院看望舅舅。舅舅将他臭骂一顿，一口咬定这些是他策划的，然后借故走开，让别人来整他。孔太平不便在人多口杂的地方多作解释，站在床前任舅舅怎么骂。骂到后来，舅舅自己不好意思起来，他见许多人都挤在门口围观，又骂孔太平真是个苕东西，这么骂都不争辩，哪里像个当书记的，这么不顾自己的威信。孔太平非要等舅舅骂完了再走，舅舅没办法，只好闭上嘴。

随后，孔太平便去了派出所。刚进门就看见田毛毛正在缠黄所长，要黄所长放洪塔山一个小时的假，她有要紧的业务上的事要问洪塔山。黄所长

不肯答应。孔太平没有理睬田毛毛，只对黄所长说，自己要同他单独谈点工作。他说话时甚至看也不看田毛毛一眼。黄所长请田毛毛回避一下。气得她跺着脚说，当个书记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土皇帝吗，别人怕，我连做梦时也不会怕。

田毛毛一走，黄所长就开口问孔太平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孔太平将经过简单说了一遍。最后才说到一千块钱的事，他还没说完，黄所长连忙直摆手，说这个我不听，我什么也不知道孔太平明白黄所长的意思，他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

黄所长问他想不想见见洪塔山。孔太平先没答复，反问这事会是什么结果。黄所长说照道理也就是罚罚款了事，但他觉得这种人得到机会应该关他几天，让他以后能分出作好歹人来。这话在孔太平心中产生一些共鸣。黄所长又问他，洪塔山随身带的大哥大要不要拿下来。自从洪塔山进来以后，他就一直用大哥大朝外联系。黄所长因担心将那大哥大拿下来后会影响养殖场的业务，就没敢下决心，但他一直在怀疑洪塔山在用大哥大调动客户来向镇里施加压力。田毛毛这么急着要见洪塔山一定也与此有关。孔太平马上给小赵打了个电话，问他养殖场现在的情况。小赵说洪塔山被关起来后，有四家客户打来电话，说是从前的合同有问题，要洪塔山在三天之内赶到他们那儿重新谈判，不然就取消合同。小赵随口漏了一句说是赵镇长为这事挺着急。孔太平一下子想到赵卫东是感到不好收场才请他回来收拾局面的。他放下电话后，同黄所长合计了一阵，黄所长断定这是洪塔山做的笼子，目的是逼镇领导出面做工作放他出去。孔太平当即叫黄所长收了洪塔山的大哥大，同时又叫小赵安排人将养殖场电话机暂时拆了，免得外面有人将电话打进来。他要黄所长对洪塔山宣布行政拘留十天，实际上在第五天出他出面保洪塔山出去。

黄所长很快办好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手续，然后一个人去通知洪塔山。回来时，他手上多了一只大哥大。黄所长说，他将裁决书一宣布，洪塔山竟跳起来，那模样实在太猖狂。洪塔山口口声声说这是政治迫害，他要求见孔书记。

孔太平稍坐了一会，然后让黄所长将洪塔山带上来。洪塔山见了他情绪很激动，说这是赵卫东设的圈套，原因是自己不该同孔太平走得太近。洪塔山嚷得正起劲，孔太平忽然一拍桌子，厉声说，你这是狗屁胡说，你哪儿同我走得近，我叫你别打那棉花地的主意，你怎么不听我的。当着黄所长的面跟你说实话，照你的所作所为，坐牢判刑都够格。洪塔山愣了愣，人也蔫了些。孔太平说了他一大通后，又说不是自己不保他，是因为回来晚了，裁决书已经下达，没办法收回，所以希望洪塔山这几天表现好一点，他再帮忙争取提前几天释放。孔太平问洪塔山业务上有什么要急办的。洪塔山说没有。孔太平就问他合同是怎么回事。洪塔山说那是自己串通几个客户来要挟赵卫东的。洪塔山回拘留室以后，黄所长说他这股劲头得送到县拘役所去灭一灭火。孔太平表示同意。

临走之前，黄所长提醒孔太平，他表妹田毛毛在洪塔山手下干不是件好事，稍不慎就有可能出差错。孔太平说他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目前她铁了心，连父亲都敢对着干，别人就更没办法约束，只能等一阵再想办法调开她。

过了两天，镇里开会、孔太平提出要发展孙萍入党，表态支持的人很

少，妇联主任公开表示异议，认为不能开这个先例。孔太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上面下来的人，又是女同志，能主动参加抗灾救灾活动，就很不容易了。现在上面下来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来一个人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留下一些可以作纪念的东西，万一他们以后高升了，绝对对西河镇没坏处，从这一点上讲，这也叫为子孙后代造福。孔太平说孙萍年轻前途不可限量，他自己年纪大了，不可能沾她什么光，但镇里的年轻干部就很难说了。说不定哪天就需要人家关照。孔太平一席话将年轻干部的心说动了。孔太平抓住时机要赵卫东作为孙萍的入党介绍人，赵卫东犹豫片刻，点头同意了。他还接着孔太平的话说这也叫感情投资。他俩一表态，这事就成了。当天孙萍就拿到了入党志愿书。

有天夜里，礼太平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那人说是洪塔山在拘役所磨得实在受不了，请孔书记无论如何要快点保他出去，哪怕早一小时也好。孔太平一算已到了第五天，便约上黄所长，第二天早饭后，一行人开着车直奔县拘役所。拘役所的犯人多，洪塔山在那里一点优越地位也没有，几天时间人就变得又黑又瘦。孔太平他们去时，洪塔山正光着头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同另一个犯人搭伙抬石头。见到孔太平，他扔下抬杠就跑过来，看守在后面吼了一声，要他将这一杠石头抬完了再走。洪塔山二话不敢说，乖乖地回去拾起了抬杠，抬着石头往一处很高的石岸上爬。

洪塔山回来后，孔太平依然让他当养殖场经理。田毛毛则正式当上经理助理。孔太平见已成了既成事实，干脆让镇里下了一个红头文件，想以此来约束下他们。舅舅出院以后，很长时间胳膊都用不上劲，所幸狼狗咬伤的是左手，对干农活影响不大。秋天，棉花地换茬后，舅舅又将小麦种上。麦种是孙萍帮忙撒的，孙萍入党后，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因为田毛毛一直不回家去，孙萍没事时就去孔太平的舅舅家，替两个老人解解闷。种完小麦，还没等到它们出芽，孙萍下来的时间到期了，孙萍走时还到那块没有一点绿色的地里看了看。然后到养殖场拿走田毛毛养在一只小鱼缸里的两只长相很特别的“迷你王八”。

秋天的天气很好，可孔太平心情非常不好，上面一抓反腐败，这甲鱼的销路就大受影响。洪塔山带着田毛毛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可是销售量却比去年同期少了近三分之一。就这样也还算是最好的，好些养甲鱼的单位，干脆停止使用暖房，让甲鱼冬眠，免得它吃喝拉撒要花钱。洪塔山神通比同行们大，这是他们一致公认的。然而就这三分之一让镇里财政处境更加困难。国庆中秋相连的这个月，孔太平咬着牙动用了那笔别人捐赠的救灾款中的一万元，全镇所有干部职工和教师的工资也只能发百分之五十。而上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分文未发。

孔太平天天盼着洪塔山回。等到十一月初，洪塔山和田毛毛终于回来了。两人气色都不好，孔太平以为他们累了，问了一些简单的情况以后，孔太平就叫他俩先回去休息。洪塔山头里走了，田毛毛却没有动。待屋里没人时，田毛毛忽然扑到他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孔太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用手轻轻的拍着她的背，反复叫她有话就说，别哭坏了身体。

哭了好久，田毛毛突然抬起头来说，表哥我想回家！

孔太平说，想回家，这太好了，我送你回去。

田毛毛说，可我怕他们不让进门。

孔太平说，你不用担心，有表哥我哩。

说着，他就叫小许准备车。然后将田毛毛牵出屋，上车往家里开去。舅妈见田毛毛回来了，喜得双泪直流，两个人正抱头痛哭，舅舅却一声不吭地拿上锄头往门外走，但他两脚一直未跨过门槛。孔太平看时，才发现舅舅脸上也有两行泪痕。

孔太平说，好了，毛毛回家你们应该高兴才是，别再哭。他还想宽慰几句，小赵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结结巴巴地说，各个学校的代表来镇里请愿了。赵镇长请你马上回去。孔太平脑子轰的一声像炸了一样，他二话没说，转身就往外走。

在他上车时，舅舅叫了声，大外甥，别慌，吉人有天相，你首先得当心自己。孔太平嗯了一声，便吩咐小许快开车。半路上，碰见教育站何站长在路边匆匆忙忙地跑着，小许停下车将他也捎上。孔太平问他是怎么回事，何站长脸色发白，说他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见，倒是有不少老师在他面前说自己能体谅镇里经济上的困难。孔太平要他马上打听，背后有没有其它因素。

教师请愿团的总代表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孔太平有几个月没见到他了，一见面发现他人瘦了许多，而且气色也不正常。杨校长开门见山地说，教师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想要回自己的那份工资，如果不答复他们明天就停止上课，也出去打工自谋生路。杨校长很谨慎地避免使用罢课两字。孔太平同他们说了半天没结果，反而将气氛弄僵。这时，赵卫东提议镇里领导先研究一下，回头再同代表们见面。杨校长他们同意了。

到了另外一间屋子，赵卫东说他发现一个问题，杨校长用的是要回自己的那份工资，而不是补发，那意思像是干部们将他们的工资贪污了。孔太平觉得赵卫东的话有几分道理，不然教师们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正在分析，何站长来了。向站长打听到这事的起因是派出所指出的那十二万块钱中，被镇里扣下四万块钱，前几天这消息被教育站的会计透露出去，教师们认为这钱被镇里的干部们私分了。

孔太平心里有了底，他回到会议室将四万块钱的事作了解释。杨校长他们听说这四万块钱全都用在被泥石流毁掉家园的灾民身上，一时间都无话可说了。孔太平索性向他们交了底，说镇委会帐户上还有几万块钱，那也是别人捐给灾民的，上上个月实在无法，大家要过节，只好挪用了一万，现在眼看冬天就要来了，他们一分也不敢再挪用了，否则那些灾民就可能冻饿而亡。这样，轮到杨校长他们说商量一下了。

很快教师们就有了商量结果，他们说应该相信镇领导会带领全镇干群共度难关，因此他们不再提停课的事，还是回去安心将书教好。孔太平很感动，当即表态，这一个月三十一号以前，他一定要兑现全镇在册人员的工资，他说哪怕是将自己老婆的私房钱拿出来也在所不惜。

教师们走后，赵卫东说孔太平最后那句话说过头了，两个月的工资，全镇共需十多万，这么急，哪儿去弄这么多钱。赵卫东说他老婆不在银行工作，家里没有私房钱。孔太平认为赵卫东这是推卸责任，他不应该挑剔谁说了什么，谁没说什么，关键是管财经不能只管花钱而要想办法挣钱。两人绵里藏针地斗了一阵嘴，赵卫东一直不肯让步，孔太平火了，他说这件事自己一担挑，反正到月底他负责让大家领双份工资。赵卫东真是求之不得，他说这样更好，自己可以向一把手多学几招。

赵卫东一走，小许过来小声提醒孔太平，他这是中了赵卫东的激将法。孔太平有些恍然大悟，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

孔太平同老柯，老阎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开一个全镇企业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上将各单位本月应上缴的资金数强行分解下去，还要他们立下军令状。企业头头们勉强地答应了，可是会一散，他们又纷纷叫苦和反悔。孔太平不理他们，回头又去召集财政，工商和税务部门的负责人会议。

忙了两天两夜的会以后，孔太平又带着一帮人到各村去扫农业税死角，每天总是要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镇上。中间他还抽空到养殖场去了两次，要洪塔山挖挖潜力，能多缴多少就一定要缴多少，要打埋伏也得等到熬过这几个月再考虑。他每次去时，田毛毛都不在办公室，问时都说她从出差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来上班。孔太平问洪塔山是怎么回事，洪塔山说他也不知道，或许是田毛毛想辞职不干了。孔太平觉得田毛毛真的辞职倒是件好事，省得他老是放心不下。

孔太平前些时一直没有机会告诉洪塔山，他们到县公安局帮他弄掉那检举信的事，到了这时候，为了让洪塔山对自己不存二心，他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洪塔山到自己房间里来，专门同他说了这件事。洪塔山听后脸色发白，没说一个字。

这天晚上，孔太平从村里回来时，发现自己门口蹲着一个人。他认出来那是舅舅，连忙开门将他请进屋里。舅舅全身发抖，站不住也坐不稳，进了屋也只能蹲在墙根上。孔太平慌了，正要叫人请医生来，舅舅终于开口说了一个不字。然后绝望地要孔太平将洪塔山那畜牲抓起来枪毙了。洪塔山在出差的第二天晚上就闯进田毛毛的房间里将她强奸了。田毛毛回来后不敢说，直到今天傍晚突然肚子疼，送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是宫外孕，田毛毛这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田毛毛当即做了手术。孔太平简直气疯了，他拿起电话吼叫着让黄所长马上来。几分钟后，黄所长就到了，听完情况，他二话没说，回头就走。二十分钟以后，黄所长打来电话说人犯已押起来了。

孔太平随后去了医院，田毛毛脸和手白得像面粉捏成的，两眼不看他，但是泪水在哗哗淌。舅舅和舅妈像木人一样呆在床边。孔太平一个字也说不出，他转身找来院长，要他将这间病房的其余床位空着，不许安排别人，同时尽量封锁消息，不要让无关的人知道真相。院长对病床的事很为难。孔太平蛮横地说，不管他想什么办法，总之这间屋子不能有别人。

孔太平见到黄所长时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将洪塔山铐上关着，铐紧了没有。黄所长说他是将洪塔山双手捆着吊在窗户上，脚下垫着一块刚刚踮着能踩上的砖头。孔太平说就这样吊他个三天三夜。接着他又问能不能给洪塔山判死刑。听到黄所长说不能，他恨恨地说现在的法律太宽大了。他要黄所长加重刑罚，最少也要将这狗杂种弄成个废人。黄所长说这一点他能够办到。

从派出所出来，孔太平又去了医院。他怕田毛毛万一有什么闪失，整夜都在她床边守着。天亮后不久，黄所长骑着摩托车来到医院，见面后匆匆说一句，有人要哄抢养殖场。孔太平连忙跟着黄所长跳上他的摩托车往养殖场急驰而去。

养殖场门口果然聚了一百多人，都是田姓的，大家乱哄哄地叫嚷要养殖场赔偿田毛毛受害的损失。孔太平和黄所长劝说了好久才将他们劝走。黄所长见孔太平冷静了些，就告诉他一件事。昨天晚上赵卫东在财政所喝酒，他告诉丁所长，当初让田毛毛去养殖场就是为了现在而留下的伏笔，他早就看出洪塔山对田毛毛不怀好意。这事终于发生了，现在看孔太平还保不保洪

塔山。没有洪塔山，孔太平的半壁江山就不存在了。丁所长听后觉得赵卫东这人太可怕，他不好直接告诉孔太平，就打电话托黄所长转告。

孔太平听这些后，人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到黄所长家里一个人呆着想了半天，黄所长回来吃中午饭时，他冷静地问洪塔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黄所长说一切照旧。他叹了一口气后让黄所长赶紧叫人将洪塔山从窗户上放下来，不能再吊了。黄所长问他怎么不想杀了或弄废了洪塔山。孔太平说谁叫当了这管着几万人吃喝的官呢，黄所长说他这样做才是对，黄所长又说他昨晚的言行也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让人觉得孔太平是个有血有肉的领导人。黄所长还告诉他，自己根本就没有用那些法子折磨洪塔山，他虽然被关着，但在小屋之中还有自由。孔太平又长叹了一口气，说下辈子我决不再当这窝囊官。

孔太平一直没去镇里办公，一天到晚总呆在医院里，镇里有什么事分管的人都来医院请示他。镇上许多困难，在说给孔太平听的同时，舅舅和舅妈也同时听见了。到了第三天，几乎所有人来后都要说养殖场不能就这么群龙无首，否则全镇干部职工就没有钱买过年肉了。孔太平对这些情况一概不表态。

第四天上，舅舅对他说，他应该去上班，为百姓做点事。孔太平说他在哪里也是为百姓做事。舅舅说了这一句又不说话了，过了好久，他突然开口要孔太平出去一下，他一家人要商量一件事。孔太平一出门，舅舅就将门反锁上，他在门缝中听不出里面在说什么，不一会儿，屋里传出两个女人的嚎啕大哭声。孔太平急得用拳头直撞门。女人的哭声低下来时，舅舅将门打开放孔太平进屋。

舅舅用揪心的语调说，我们说定了，不告姓洪的了！让他继续当经理，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

孔太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我一直想说这话，可我没脸说，我没本事将西河镇搞好，却害得表妹受这等罪孽！孔太平说着话眼泪像河水一样淌出来。

舅舅要田毛毛提前出院回家去休养。孔太平问过医生，并得到允许，便替他们办了出院手续，然后用车将他们送回家。回转来，孔太平让黄所长将洪塔山放了。黄所长说他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连口供也没录。洪塔山出来时，要找他谢罪，孔太平不愿见。除了继续让他当养殖场的经理外，什么话也没传给洪塔山。

洪塔山第二天就让司机开着桑塔纳送自己到省城去了。孔太平许诺的日期已经很久了，收上来的钱离发工资还差得远。他没办法，只好真的回家翻箱倒柜将老婆八万块钱存折找出来，他打算以此作抵押，从银行里贷些钱出来。就在他跨进镇工商银行大门时，小赵追上来告诉他，洪塔山在省城将桑塔纳卖了，寄了十几万块钱回来给镇上发工资。

工资刚发完，县里通知孔太平到地委党校学习，同行的还有东河镇的段书记。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话却不多。有一天东河镇有人给老段送来不少茶叶。老段让他尝了尝，他觉得味道非常好。老段得意地说这叫冬茶，刚焙的，他每年只做十斤这种茶叶。孔太平说，这时候采茶叶，霜冻一来茶树不就要冻伤吗？老段说一棵茶树才几个钱，我用这十斤茶叶换来的效益，不知要超过它多倍。

刚好这天黄所长带着洪塔山来看孔太平。洪塔山在这段时间里做成了几笔生意，以镇里的经济情况眼见就能好起来，孔太平听后对他说，再出去

时将镇完小的杨校长带出去，找家大医院检查一下，看他是不是患了前列尔癌，并让他住院治一阵。洪塔山，心领神会地说，孔书记放心，孔太平将他的冬茶拈了点，泡给黄所长和洪塔山喝，并说这一定是他用在要害上的，黄所长当即骂了几句。喝罢茶，孔太平提出到外面走一走，黄所长推说想躺一会，没有去。

孔太平领着洪塔山出了党校后门，进到一片僻静的树林。两人走了几步，孔太平忽然转身对着洪塔山就是几拳。洪塔山晃了几下没有倒，但他也没还手，任凭孔太平的拳脚雨点般落在自己身上。

孔太平踢了最后一脚后问，我待你怎么样？洪塔山说，很好。

他俩回屋后，黄所长依然躺在床上。

夜里，老段拿上茶叶出门了。过了几天那些冬茶又被人送回。老段很奇怪，以为是味道不好，便打开一只密封的盒子检查。盖子一揭开，上面有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有权喝此茶者请三思，如此半斤茶叶可使一亩茶树冻死。再检查其它盒子，都有类似的字条，只是有些言语更激烈些。

